續修四庫全書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四三八・史部・雜史類

三朝野紀七卷 〔清〕李遜之撰……一

甲乙記政録一卷 續丙記政録一卷 續丁記政録一卷 新政一卷 〔明〕徐肇台撰……二一七

東林事略三卷 〔清〕吳應箕撰……三六九

啓禎兩朝剥復録十卷 〔明〕吳應箕撰……三八三

復社紀略四卷 〔清〕陸世儀撰……四七三

聖朝新政要略十卷訪單一卷附録一卷 題外史氏輯……五五九

2F36/08

三朝野紀序

嗚呼繇今日而追溯昌啓與崇禎正如白頭宮女談天寶遺事又如桃花源中人重話先秦不知其在龍漢刼前有不令人長嘆而深思者哉況自庚申迄甲申凡二十餘年間內有朋黨之禍外有邊隅之憂加以奄尹播虐赤眉煽亂下者已甘飲狂藥上者亦漸醉宿醒相率爲愚爲罔而不知所底即有志義之士或殉忠於殿陛或戮力於疆埸但能以身自靖告無罪於皇天后土而已不能挽滄

海之橫流迴狂瀾於既倒也嗚呼以悊皇之優柔蒙蔽而猶幸承庥襲安以烈皇之英明剛毅而竟至國亡身殉豈遭會不同耶抑蘊毒在先而潰敗在後耶又或治亂有時氣數已定不可測識耶遜之者爲黃口幼孤今作蒼顏老叟痛念先忠毅盡節於悊皇崇旌於烈皇國恩家教耿耿在懷顧以才地卑微志識黯淺未能闡揚先業纂述舊聞況三朝以來絲綸之簿左右史起居注之籍俱化爲煨燼而貞元朝士桑澥遺民又皆沉淪竄伏無可質証於是國故亂於朱紫俗語流爲丹青緣飾愛憎增易聞見者有之矣黨庇奸逆抹殺忠義者有之矣韓退之論史官巧造語言鑿空構立何所承受取信至怵以人禍天刑曰若無鬼神豈可不自心慙愧若有鬼神將不福人至哉斯言誠爲著論述事者之良規而曲學誣世者之炯戒矣予故不敢僭爲全書但就邸報抄傳與耳目覩記及諸家文集所載摘其切要據事直書間或旁託稗官雜綴小品要於毋偏毋狥勿僞勿訛若夫傳疑未確

者甯闕而不錄庶幾竊附識小之義存一代之軼事乎或曰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間多微詞今立乎此日以紀啓禎猶未遠於定哀也而詞多指切事無隱諱亦不悖孔子之教否曰此固野紀耳吾但條繫事件隨日雜書語無粉飾文無編次但以爲巷謳村謡置之則固無褒刺之嫌與謗書僞史之譏也倘讀之而有與故國故君之思懷銅駝荊棘之感者吾且欲憑吊於斷簡殘篇之中相與悲歌當泣也已矣歲在重光大淵獻之南呂月十有八

日江邑遺民李遜之膚公氏漫題

三朝野紀目錄

第一卷

泰昌 庚申八月

第二卷

天啓 庚申九月起至甲子十二月

第三卷

天啟 乙丑正月起至丁卯八月

第四卷

崇禎 丁卯九月起至庚午十二月

第五卷

崇禎 辛未正月起至乙亥十二月

第六卷

崇禎 丙子正月起至辛巳十二月

第七卷

崇禎 壬午正月起至甲申三月

初得書估本錄之後得膚公先生手稿本校一過本題曰三朝野紀改題實錄寫者之昧也道光甲申四月

三朝野紀卷之一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泰昌朝

光宗貞皇帝爲神廟長子母孝靖王太后萬歷十年壬午八月十有一日生二十九年十月立爲皇太子孝靖故宮人也神廟一日索水盥手孝靖奉匜以進遂御幸焉賞頭面一副旣而諱之孝靖有娠神廟偶侍慈聖太后宴言及其事神廟諱曰無之故事聖躬有所私幸必有賜賚隨侍文書房內

閣卽註明某年月日并記所賞以爲驗至是慈聖命取內起居注相示神廟面頸發赤慈聖好言相慰謂我年老矣尚未弄孫若生男宗社之福也毋以子貴甯分差等耶時鄭貴妃有盛寵每與神廟戲輒呼老嬤嬤暗行譏刺神廟嘿然不自得故誕生後一應恩禮俱從其薄僅進封孝靖爲恭妃越三年福王生遂進封鄭爲皇貴妃給事中姜應麟疏言恭妃誕育元子反令居下非所以重儲貳乞降旨首册恭妃次册貴妃又卽降明詔册立元子爲東宮奉旨以應麟疑君賣直降邊方雜職科道楊廷相等救之俱不聽嗣後廷臣請建儲者俱得罪降削有差緣鄭貴妃恃寵乞憐欲立福王爲太子也北上門之西有大高元殿供眞武香火頗著靈異神廟偕貴妃詣殿行香要設盟誓因御書一紙封玉盒中以爲信後迫於廷臣而慈聖又堅主立長神廟始割愛定立云然直遲至二十二年始以皇長子出閣講學二十九年册立次年成婚册妃郭氏後追謚爲孝元皇后時光廟年已二十一

矣

光廟初出閣講學一切典禮俱從減殺故事講以巳刻寒暑則傳免至是定以寅刻寒暑亦不傳免二十八年十一月大風寒甚時尚未賜諭煖耳光廟方出諸講官入郭正域卽宣言曰天寒如此皇長子係宗廟神人之主玉體固當萬分珍重卽講官忝列禁近若中寒得疾豈成體統宜速取火禦寒內閣俱圍爐密室聞言始撞火出乃克竣講神廟聞之亦不罪也

初出閣時年僅十三聰穎不凡間有問答旁通大旨一日講官焦竑叩以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大義應聲曰只是天命之謂性而已董其昌問擇可勞而勞之答曰所謂不輕用民力也每講則閣臣一人入直看講御案前有雙銅雀故事叩頭畢從銅雀下轉而東西面立一閣臣誤出其上即語內侍移銅雀可近些雖不明言意已默寓衆皆嘆服光廟在東宮危疑特甚有前後妖書事皆宵小輩窺伺內意以爲神廟有易儲之舉以此搆

釁造問且肆毒朝紳各逞所忌而門戶之名立矣其事俱詳神廟實錄故不具論至四十一年福王之國河南而事始定四十三年又起梃擊一事時東宮侍衛蕭條有男子張差持赤梃突入東宮殿簷下打傷守門人璫輩共執之奏聞始下法司提問御史劉廷元疏言其跡涉風癲貌是黠猾司官胡士相等及一二言官遂有瘋癲之說提牢王之寀詳加詰問乃有馬三道誘至龐劉二中官處與以棗木棍令至東宮逢人即打語多涉貴妃之寀疏聞科臣何士晉力言當窮其事外議洶洶神廟不得已召上慰諭因率上及皇長孫諸王孫詣慈寧殿聖母几筵前行告慰禮召見羣臣面諭曰太子國家根本朕豈不愛諸皇孫且振振衆多何外廷疑朕有他意時御史劉光復從班後抗聲稱皇上東宮慈孝語不甚明神宗怒責其恣肆命拏送法司復諄諄理前諭命決張差龐保劉成等上從旁請無株連以傷天和又諭羣臣毋聽流言爲不忠之臣使本宮爲不孝之子神宗悅命閣臣速擬諭以進尋誅張

差於市斃龐劉二璫於內廷方事初起中外驚駭至瘋癲之說倡議者謂其意有所爲而王之寀直發逆狀刑部尚書張問達深以爲然形跡愈露然必窮究其由來所傷實多神宗念大臣中無足與計不得已自行召諭其不下二璫於理亦有深意又賴上仁孝曲爲周旋法正而宮闈安所全甚大使是時福藩尚在邸中則事更難處而維時主瘋癲者遂以察典罷王之寀官且坐以創釁奪誥何士晉亦外遷則不平甚矣

夏允彝曰梃擊之事之案所訊張差其言甚悉刑部各司官會鞫時亦多相合於是舉朝喧然以爲國戚有專諸之意貴妃亦危懼訴於上上命自白之太子貴妃見太子辯甚力貴妃拜太子亦拜且拜且泣上亦掩涕爲燚二瑺以解然東宮雖侍衛蕭條何至使外人闌入諸臣危言使東宮免意外之虞國戚懷惕若之慮斷斷不可少顧事連宮禁勢難結案若必誅外戚廢親藩度能得之神宗乎從古有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行之法則田叔燒梁獄詞亦調停不得已之術何者東宮固無恙尚可以全骨肉也乃必以此爲執法者罪案是何心歟

萬歷四十八年庚申七月神宗寢疾不食且半月皇太子未得見閣中止方從哲一人科道各官叩闕請對御史左光斗謂從哲宜率百官問安從哲曰上諱疾即問左右不敢傳給事中楊漣曰昔之潞公問宋神宗疾內侍不肯言潞公曰天子起居汝曹不令宰相知將無他志下中書省行法公誠曰三問不必見亦不必上知第令宮中知廷臣在門且公當直宿閣中從哲曰無故事漣曰潞公不訶史志聰乎此何時尚問故事從哲不答明日壬辰九卿臺省入思善門候問甲午召見閣部大臣彝郎出皇太子尚踟躕宮門外漣光斗語東宮伴讀王安曰上病亟不召太子非上意今日已暮明晨當力請入侍嘗藥視膳向夜無輕出丙申神皇崩次日丁酉以大行賓天告於奉先殿頒遺詔罷天下礦稅諭云先年礦稅爲三殿二宮未建權宜採用今盡行停止各處管稅內官張曄馬堂胡賓潘相邱秉雲等俱撤回其加派錢糧以本年七月前已徵者起解餘悉蠲免

是時稅監遍天下小民塗炭已極廷臣請撤者月無虛牘槩行留中辛丑冬神宗抱病甚篤追悔礦稅事夜半御筆親書片紙傳免內閣沈一貫既承旨未即發忽有內閹二十餘輩踉蹌來追一貫猶豫未定閹輒自相撲流血被面一貫懼隨以封進自是海內重受荼毒又二十年至

是首詔傳免民間歡若更生云
令旨又念遼東缺餉將士勞苦可憫遵炤遺旨特
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經畧熊廷弼犒賞軍士
務沾實惠又旨發內帑銀一百萬兩解赴九邊撫
按官酌量犒賞并諭二項共給脚銀五千兩沿途
支費不得騷擾驛遞其銀毋入太倉差官即發給
事范濟世要從哲於會極門言大行在殯以令旨
行非便宜封還留中御史張潑曰留中二字天下
方駭頷且稱奉遺命正繼述大孝也何不可之有

從哲繳送司禮司禮曰上閣章奏恒至半夜某等
何敢留遂發之
諭禮部遵遺旨皇貴妃鄭氏進封爲皇后尚書孫
如游執奏曰本朝並無此例其以配而后者乃敵
體之尊其以妃而后者則從子之義先帝念皇貴
妃不在無名之位號殿下體先帝之心亦不在非
據之尊崇輔臣從哲亦執奏如如游言時鄭踞乾
清宮托保視爲名知李選侍有專寵因與請封后
結歡選侍亦請封鄭太后相引重上心知不可未
能顯絕賴閣部持之而止貴妃始移居慈甯宮凡
朝謁尊禮仍一如神廟於慈聖故事
光廟此舉以消讒間以釋疑城誠爲厚事然非
制也
祖制宮中服飾器皿惟后用黃餘皆用紅鄭貴
妃有寵神廟欲賜黃慈聖不許請之再三乃曰
皇帝講分上安得不聽傳懿旨東西兩宮皆賜
黃神廟遂止不敢用後孝端崩一切宮中事俱
付西宮范德妃權署家範嚴正如此況王昇跪

所述貴妃待孝靖者種種無禮乎是時穆廟劉
昭妃尙在熹廟登極移貴妃於仁壽宮而迎劉
太妃於慈甯宮傳論立后俱用劉太妃令行之
禮也
上命吏部右侍郎史繼偕南京禮部侍郎沈㴶俱
陞禮部尚書入閣辦事二臣原係神廟親點批紅
未下至是因輔臣方從哲催請於下又點何宗彥
朱國祚劉一燝韓爌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又召舊輔葉向高於田間時從哲獨相多年不

協人望廷臣言之再四從哲亦具揭申請同時俞
旨點用七員前此所未有也惟韓在京即日到任
餘皆差官欽召來京
諭禮部封皇弟瑞王於漢中府惠王於平陽府桂
王於東昌府尋改惠王於荆州桂王於衡州差官
督造府第瑞王於天啓七年二月十一日惠王於
三月廿二日桂王於四月十七日相繼出京就國
時逆閹用事希圖神器故急遣藩封以弱根本也
諭內閣朕今早御門見各官隨從多執洒金大扇

及駕回至省愆居聞散班官於會極門高聲喝道
朝儀嚴肅豈容褻慢可傳示大小九卿科道等官
以後凡遇臨朝俱要十分謹愼仍前肆行違禁者
糾儀官指名參來重處先是戶部主事鹿善繼請
發金花銀濟邊奉神宗旨降處吏部爲之請方准
復原官矣科臣周朝瑞疏言愼初三要一信任仁
賢二推廣恩澤三斥遠嬖倖又請停止金花銀兩
奉旨此項銀兩原係祖制進內備犒賞諸費朝瑞
擅請停止爲大不敬本當廷杖念即位之初姑從

輕降一級調用閣疏言善繼方蒙恩復職借金花
者蒙及寛政議金花者獨蒙嚴譴非一視之仁乞
免其降謫科道各官亦具疏救俱不聽
吏部尙書周嘉謨疏開爲國本建言得罪王德完
等三十三人又開礦稅及他事詿誤諸臣請旨錄
用時科臣周朝瑞有疏云盡人而起之猶恐偶遺
即日而起之猶爲濡遲就使疲癃尫羸均宜沛之
寵異以俟其自陳又或旦暮古今并當議其贈卹
以報諸身後豈可令引領賜環隱身緜上賫志長

沙也哉於是廢閒皆起一寺卿貳至十餘人各寺
皆滿不可勝紀矣
起陞鄒元標爲大理寺卿王德完爲太僕寺少卿
鄒公以萬歷丁丑登第值張居正不奔父喪上
疏爭者俱予廷杖公入朝視趙用賢吳中行艾
穆沈思孝四公杖畢歸寓草疏次日詣會極門
投進值日內閹詰之公曰吾告假本耳疏入亦
予杖一百遣戍貴州居正沒起居諫垣又以直
言謫再起再謫至是以刑部郎家居三十餘年

矣世以其出處卜消長命下士論快之王公則
請篤厚中宮被杖者一時並起鄒公已年高德
劭涵養粹然有追論江陵者公獨曰江陵之過
在身家功在天下絕不以一己嫌怨忝也或謂
其前半峭直後半寬和至訾之爲兩截人又有
訾之爲僞學者善乎倪文正之言曰自元標以
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一席儼然
揖宣聖爲平交豈不可慨也哉王公再起以疏
爲封疆諸臣請寬爲魏忠節所忝而周忠毅保

之一時同志幾成水火云

禮部孫如游疏請册立東宮言皇上毓德青宮元
子朝夕與居顧復之愛實以父而兼母訓迪之嚴
又以父而兼師今日有萬幾即欲與元子煦育提
撕勢或不能然則册立遺詔先帝非直爲皇長子
慮亦兼爲陛下慮也禮科楊漣亦疏言之且歷考
册立故事云今皇長子年已十六矣以皇上御極
未旬餘較列聖册立之年爲尚早以皇長子歷年
如斯而講讀未就冠婚未舉較列聖青宮之日爲
已遲奉旨皇子年尚幼質清弱於禫服後擇吉行
閣臣部臣復請之言前四十三年先皇召羣臣於
慈甯宮元孫在側已見丰采岐嶷偉然有成人度
何至今日猶云清弱服制在民間爲二十七月在
朝廷爲二十七日今擇九月之吉去釋服已半月
餘正與前旨令諭合乞卽賜允行始奉俞旨

上大行皇帝尊諡曰範天合道哲肅敦簡光文章
武安仁至孝顯皇帝廟號神宗先是閣議顯宗恭
皇帝給事中魏應嘉駁之曰昔東晉恭帝南宋恭

宗二號當時光景已不堪言追維先帝聖謨不可
殫述持衆美而勍之光昭萬世猶恐不至乃草草
舉事令盛美不彰何心哉疏出公論韙之故得改
擬今諡云

上不豫上體素弱雖正位東宮供奉淡薄登極後
日親萬幾精神勞瘁鄭貴妃復飾美女以進一日
退朝陛座內宴以女樂承應是夜連幸數人聖容
頓減十一日壽節傳免內醫崔文昇下通利之藥
上一夜數十起支離牀褥間鄭貴妃日夕覬疾趨

旨邀封太后再諭內閣下禮部具儀禮部孫如游
力言查本朝無例而止
給事中楊漣疏言臣等於十六日隨大臣宫門問
安奉有頭目眩暈身體軟弱不能動履之旨各用
驚駭至詢問所以大不安之故外廷所傳進御不
節流言絕不相干全是用藥差誤所致臣等恨不
食用藥者之肉傳聞爲內官崔文昇然則外傳爲
興居失節侍御蠱惑必文昇藉口以蓋其誤藥之
奸文昇之黨肆出煽播以掩外廷攻摘之口既益

聖躬之疾又損聖明之名文昇之肉其足食乎乞
發司禮監究問處分傳示中外并乞皇上沉心靜
攝隨意隨時召皇長子同衆皇子承顔導喜於前
以發天性之眞和又言臣署事禮科見都督鄭養
性揭收回封后成命一事此一事也祖宗典制難
干如所稱封者尊之以嫡母乎則於大行皇后有
碍尊之以生母乎則於本生皇太后有碍故養性
之請收成命正所以善安其始在貴妃今後養老
別宫省心回念更所以善安其分善保全先帝之

明德於有終與殊恩於無已也二十一日疏上二
十三日傳召閣臣方從哲劉一燝韓爌英國公張
惟賢部院周嘉謨李汝華孫如游黃嘉善黃克纘
張問達吏科范濟世河南道顧慥并兵科楊漣共
十三人入乾淸宮皇長子侍立上曰朕在東宮感
寒症未痊值皇考妣相繼大喪典禮殷煩悲傷勞
苦不進藥已兩旬了卿等大臣勿聽小臣言又諭
册立事從哲對曰册儲已卜吉宜移近早竣吉典
以慰聖懷上因指皇長子言他伏侍人都有了事

都妥了又諭册立貴妃禮部孫如游對曰俟二后
封謚東宮册立諸大典既竣當次第行上頷之諸
臣叩首出

楊忠烈自述畧曰二十日聞帝疾甚漣私念鄭
雖出宮李在左右前封后之論尚在萬一彌留
之際串作遺詔奈何且署禮科事者何人因在
科草疏已思不在成名要在事濟故削去諸惡
論以進御之言并歸之傳聞流播使上悅而賜
覽或得停封即事濟矣疏既上亦分崔方用事

李庇之上復病不覽文書方爲崔秘契一發票
豈有全理只待旨下詔獄耳二十二日忽傳宣
兵科仍傳錦衣及閣部吏科河南道既入朝孫
宗伯語曰大洪何爲上昨日本不知今宣校尉
乎恐上怒漣曰崔奸實誤上何忍不言既至左
掖門周太宰曰我前日正言鄒內官傳鄭進宮
人上未御并未說誤醫漣曰此中外共傳何以
不知且漣前署禮科如封太后事論尙在內閣
萬一內閣從臾貽他日之禍奈何今日召對死

即死不敢不爭已內閣方偕新相劉韓二公至
周太宰孫宗伯向方言今日特召楊兵科恐爲
昨日本事望爲開解方曰宮中事原不好言今
聖體違和恐怒不測須楊公認一錯周孫傳語
漣漣曰上明明爲奸醫誤壞許世子不嘗藥尙
謂弒君今明知而不言相公尙謂我錯且鄭貴
妃子非天子何以要封后後論何以尙在閣中
此等事如此含糊我不要做亂臣賊子不錯閒
太宰曰方老先生是好意漣曰豈不知是好意

爲我惜死耳傷寒五日不汗則死死何可怕只
錯字說不得既進乾清帝意甚悅目漣者再捐
今上語他的事安了伏侍人都有了封太后事
已停了是時臺省各候宮門恐詔杖願公本救
見漣出乃共喜今小人并言係內相㪷進四十
歲皇帝從空㪷一官進豈先帝亦今上冲年乎
沒先帝召對美事而蒙之惡名不知此曹子是
何心腸

二十九日再召從哲等十三人於乾清宮諸臣問

安畢上顧皇長子諭羣臣曰卿等輔他爲堯舜國
家事當盡心分憂語未既李選侍拉皇長子入嘈
嘈語復趣之出皇長子含憤向上曰要封皇后上
色變禮部孫如游因奏封選侍爲貴妃臣等不敢
不遵命又語及壽宮諸臣以皇考山陵對上云是
朕壽宮諸臣云聖壽無疆何遽及此上仍諭要緊
者再又問有鴻臚官進藥者何在從哲對有李可
灼自云仙丹未敢輕信上命中使宣可灼進診視
具言病源及治法上喜命進藥諸臣出可灼與御

醫各官商確未决須臾乳娘至趙和藥諸臣復入
可灼用乳調藥以進上飲湯輒喘進藥乃受上喜
稱忠臣者再諸臣出宮門外候少頃傳聖躬用藥
後煖潤舒暢思進飲饍諸臣歡躍而退可灼與御
醫各官留日晚可灼出閣臣邀詢之可灼言上恐
藥力歇欲再進一丸諸醫言不宜驟傳趣益急遂
再進訖閣臣復問服藥後何狀云聖躬傳安如前
諸臣退次日五鼓內傳宣召甚亟諸臣趨進而上
以卯刻上賓矣時九月乙亥朔也蓋可灼時從諸

御醫往來思善門中使遍聞以達於上其傳奏姓
名不得而聞是日以問安賜諸臣銀幣燒割可灼
亦與焉賓天後猶奉皇長子令旨賜可灼銀五十
兩綵緞二表裡則首輔從哲所擬旨也
十月上尊號曰崇天契道英睿恭純憲文景武淵
仁懿孝貞皇帝廟號光宗葬慶陵
　董文敏曰貞皇臨御四十日感乎天下之人心
有在善政之外當青宮毓德有夔夔無慄慄內
廷菀枯之形若弗知外廷羽翼之激若弗聞禍

王就國抱持慟哭張差發難陛前曉諭神宗以
貴妃屬帝即跪而對曰兒子豈敢得罪於天地
遵奉遺命盆廷之爭竟不忍奪卽虞舜大孝何
以加茲使帝之出震未及而幹蠱莫施天下事
有不可知者矣

三朝野紀卷之二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啓朝

熹宗悊皇帝爲光廟長子毋孝和王太后萬歷三十三年乙巳十一月十四日生於東宮光宗登極一月而崩上猶爲皇長子時年一十六歲羣臣擁之即大位册立張氏爲皇后崇禎年上尊號曰懿安皇后后父張國紀封太康伯光宗病亟內旨趣召羣臣至宮門而龍馭已上賓時庚申九月初一

日也科臣楊漣謂冢臣周嘉謨等曰宗社事大嗣皇年幼無嫡母生母此時宜急請見一見即呼萬歲以定危疑隨擁之出宮移住慈慶爲妥衆以爲然乃語閣臣方從哲漣先諸臣排闥入閹豎持梃亂下漣厲聲云皇帝召我等今宴駕嗣皇幼汝等阻門不放入臨意欲何爲閹者却諸臣乃入哭臨畢請見嗣皇嗣皇爲選侍阻於煖閣不得出青宮舊侍王安紿選侍強抱持以出諸臣即叩首呼萬歲共請詣文華殿王安擁之行閣臣劉一燝掖左

勳臣張惟賢掖右內侍李進忠傳選侍命召回且喝諸臣曰汝輩掖之何往小爺害怕還來牽嗣皇衣漣叱之曰我等皆臣子有何怕共擁嗣皇登輿至文華殿西向坐羣臣禮見畢請即日登極嗣皇不允復擁入慈慶宮一燝奏曰今乾清宮未淨殿下請暫居此嘉謨曰今日殿下之身是社稷神人托重之身不可輕易即詣乾清宮哭臨須臣等到乃發嗣皇首肯諸臣退有議即日登極者以諸大典禮未行於義未協令禮部具儀擇日行

吏部等衙門周嘉謨等公疏請安梓宮於仁壽殿移選侍於後殿御史左光斗疏言內廷之有乾清猶外廷之有皇極惟皇帝御天得居之惟皇后配天得共居之今選侍既非嫡母又非生母儼然居正宮殿下乃居慈慶不得守几筵行大禮典制乖舛名分倒置即先皇貴妃之請亦在彌留之際其意可知且行於先皇則伉儷之名猶可行於殿下則尊卑之稱亦斷斷不可倘不早決將借撫養之名行專制之實武氏之禍立見於今有不忍言者

疏入逖侍用李進忠謀邀嗣皇語以母子同宮王安忿然因宣言於外楊漣遇進忠於宮門問以移宮何日進忠搖手曰莫說李娘娘大惱今母子一宮正欲究左御史武氏之說云何漣詫曰誤矣幸遇我諺云吃飯莫忤火頭皇長子今非昨比選侍好好移宮異日封號故在且嗣皇年長矣即無奈選侍若屬能無懼乎進忠默然去至初五選侍尚未有移宮意楊漣語方從哲曰明日上登極矣尚可緩乎從哲曰便待初九十二也罷漣曰天子無

返東宮之理今日不移亦未有移之日此不可頃刻緩者內侍皆曰獨不念先皇舊寵乎何遽迫也漣叱曰國家事豈容姑息且汝輩食何家飯敢云如是聲徹大內立候上批得旨即日移宮王安等從中恐喝選侍遂不及待侍從手抱八宮主徒步以行凡簪珥衾裯之屬俱爲羣閹掠奪跟蹌移至噦鸞宮選侍泣下內侍李進忠劉朝田詔等乘機竊盜內帑王安發其事命立行追究

御史王安舜疏言先帝病雖經旬未應迅速突聞賓天之事衆論紛紛咸謂不知誰薦李可灼進紅鉛一丸服之不豫忽接邸報奉令旨賞可灼銀五十兩綵緞二表裡果酬其藥價乎抑酬其經驗民方能起死回生乎不過借此一舉以塞外廷議論也蓋輕用藥之罪固大而輕薦庸醫之罪亦不小不知其謬猶可言也知其爲謬而故薦之故賞之不可言也奉令旨李可灼進藥不効殊失敬慎但亦臣愛君之意姑從輕罰俸一年

文文肅曰三案是非平心乃見挺擊事干宮闈

豈可推究掩過亦自不錯紅丸一案多在一賞譬如富家翁疾延醫時翁面許謝而遽沒其子如父命酬之人有不笑其愚且疑其逆哉至移宮自是問不容髮之事寧可移而臣子受抗言之罪無使朦忍不移開僭處之禍觀日後客氏光景則此日之急移有功無罪矣

御史賈繼春上書政府謂先帝賓天肉尚未寒宜調護撫回使選侍得終天年皇女無虞意外左光斗疏言選侍移宮其理明白易見移宮之後存以

大體捐以小過特恩在聖衷調護在宰相給事中
周朝瑞疏駁繼春喜樹旌旗妄生題目繼春疏辯
謂保全選侍亦人情至理非詫眼旌旗驚心題目
朝瑞曰安選侍者猶謂之是則安宗社者顧謂之
非乎繼春曰立刻驅逐搴鬧打搶革其已進儀注
之貴妃困其無端羅織之考父伶仃之皇八妹入
井誰憐孀寡之未亡人雉經莫訴云云奉旨雉經
入井等語有何憑據着令回話繼春以風聞對有
旨著削籍爲民自此遂成葛藤云

楊漣疏叙移宮始末云臣當日卽語諸大臣移宮
自移宮隆禮自隆禮必兩者相濟而後二祖列宗
之大寶始安先帝在天之靈始安卽本日緝獲罪
璫只宜殲厥渠魁無滋蔓引大抵宸居未定先帝
之社稷付託爲重平日之寵愛爲輕及宸居既安
既盡臣子防危之忠卽當體皇上如天之度今言
猶在耳臣之所以議移宮者始終如此乃後來忽
有蜚語傳選侍徒跣跟蹌欲自裁處皇妹失所至
於投井者或傳治罪璫過甚者或稱內外交通者

使風聞嘆息之言作此日不白之案九廟神靈鑒
此熱血乞皇上於皇弟皇妹特勤召見慰安曲及
選侍酌加恩數仰體先帝遺言云云疏入次日特
諭曉示廷臣曰朕幼冲登極開誠布公不意外廷
乃有謗語輕聽盜犯訛傳釀成他日實錄誠有如
楊漣所奏者朕不得不再申諭以釋羣疑九月初
一日皇考賓天諸臣入臨畢請朝見朕李選侍阻
朕於煖閣司禮官固請選侍許而復悔又使李進
忠請回者至再至三朕至乾清宮丹陛上大臣扈

從前導選侍又使李進忠牽朕衣卿等親見當日
景象安乎危乎當避宮乎不當避宮乎是日朕自
慈慶至乾清躬視皇考入殮選侍又阻朕於煖閣
司禮官王體乾固請得出初二日朕至乾清宮朝
見選侍畢躬送梓宮於仁智殿選侍差人傳朕必
欲朝見方回各官皆所親見明是威挾朕躬垂簾
聽政之意朕蒙皇考命依選侍朕不住彼宮飲食
衣服皆皇考所賜每日僅往彼一見因之懷恨淩
虐不堪若避宮不早彼爪牙成列盈虛在手朕今

不知如何矣彼旣毆崩聖母每使宮眷王壽花等時來探聽不許朕與聖母舊人遍一語朕苦界外廷不能盡知今停封以慰聖母之靈奉養以遵皇考之意該部亦可仰體朕心矣臣工私於李黨不顧大義諭卿等知之

此卽要典中移宮一案當時楊左何嘗不請加恩選侍而毆崩聖母威挾朕躬等句皆諭中之語乃復盡舉爲楊左等罪案逆賢輩不足責前後詔諭矛盾不知熹廟亦有知否

命議改元以今年八月初一日起至十二月終稱泰昌元年明年正月始稱天啓

左忠毅曰天下事情與理而已泰昌雖一月亦君也一月中而萬歷四十八年之美厚其終天啓億萬年之祥開其始是古踰年不改元之非尤甚於不踰年改元之非今已成先帝之不改元之是又不貽今上踰年不改元之非所謂禮隨義起者也

陝西撫臣報黃河清八月十五日臨鞏蘭州之間巳時見河流上泛白至申時徹底澄清上下數十里一望無際至十七日未時仍舊濁流其清三日

河清世稱瑞應然歷考前代無一善者漢桓帝延熹八年河清明年帝宴駕靈帝建寧四年河清未幾黃巾賊起隋煬帝大業三年武陽郡河清數里十二年龍門河水清後二年唐興而隋亡唐高祖武德九年河清蒲州是年太子建成欲殺秦王後秦王殺建成元吉太宗貞觀十四年陝西秦州河清高昌王反十六年懷州河清

突厥入寇二十三年靈州河清帝崩元宗開元二十五年淄州河清是年廢太子瑛肅宗寶應元年陝州河清河東絳州等處將士作亂宋徽宗大定二年乾寧河清是時蔡京專政或曰河者臣道宜濁而反清下不恭之罰也此皆見於前代彰彰者至我明正德間黃河清逆瑾亂政宮車遊幸無度致有寧藩之變是時魏忠賢肆惡殺戮忠良幾移國祚故亦先有河清之兆云

科臣魏應嘉張修德馮三元各疏彈經畧熊廷弼

廷弼屢辯不已具疏請勘卽命三臣勘之楊漣疏言使臥聞言事之人卽作原事勘問之人實爲非體乃改命兵科朱童蒙往已童蒙上廷弼功罪奏言廷弼力保危城功不可泯聽其回籍仍許及時起用改用袁應泰代廷弼經畧任

高汝栻曰廷弼任事纔十餘日遼陽之頹城如新喪膽之人心復定王奉集瀋陽二空城儼然重鎮伊誰力也童蒙入遼官民士庶遮道而代之鳴謂數萬生靈皆廷弼一城所留其功不小

第其性甚急刻期鳩工鄉紳青衿役皆不免又綑打各弁斥逐遊客是以流言載道形容過實若勝心所激屢疏肆辯幾成罵詈實乖大臣之體功在存遼罪在任性噫兩言蔽之矣

初廷弼在遼凡自邊外來奔稱回鄉者悉置之廢城閑住而不用爲兵私出者卽殺之有賈得功自稱生員回鄉者攜四人來內有八歲小兒廷弼取置親近啗以果餌誘之言家安然在彼中糾小兒行使人不疑窮之乃知故先在開原作內應者立磔以殉賀世賢久有異志廷弼疑之使自爲一軍備調遣不使定駐時餽遺勞苦之稱其忠勇宴集諸將勉以同心出血共歃已而諸將有密啓其異者廷弼私語之曰吾向者歃血正爲此第各自愼可耳及袁應泰代任盡反其嚴而以寬收人譽委任世賢不疑且懸招撫令來投卽納諸帥童仲揆泣諫應泰曰我自敗不戰之功何不可而强阻爲令世賢與尤世功並駐瀋陽世功所將一萬五千人世賢報納降夷六萬世功密啓曰實十萬也

城大不能守願以所統卒自歸遼陽應泰始大駭然已無可奈何姑以軍令令世功曰敢移一步者斬意欲留世功牽制之勢已不能矣蓋廷弼用權詐恩威不測故間不行應泰左右皆間宜其敗也

許重熙曰降丁內應一愚應泰於遼再愚元化於萊書生之誤國兩見咸將軍所謂必我元氣盛而後可以用壽奈何輕言受降也

□兵幸衆渡河旣陷瀋陽乘勝過代河直抵遼陽城下時二月十八日也應泰自出城督戰我兵不

支復退入城相持四晝夜至二十三日城樓火起降丁內應城門遂閉應泰與按臣張銓分守道何廷魁三人坐城東樓應泰知事不可爲身佩劍印引刀自裁廷魁返署沉二女二妾於井而後自溺監軍崔儒秀都指揮徐國全並縊於都司同知冐日乾亦自縊銓自城頭回署李永芳入見訴不得已故銓曰汝對我言我對誰言擁之出見□責以拜銓大呼曰我天子憲臣豈爲拜汝□謂從我則生銓罵曰我豈從□胡不速殺我□怒令人持之

去已又以好言慰之終不屈□曰送汝歸何如銓謂力不能殺敵無顏歸速死爲幸□知不可奪送還署中銓至署望闕五拜又望家四拜別其親遂自縊死□謂李永芳曰此中國忠臣也棺而葬之後立廟以祀

張公沁水人先任江西巡撫時先忠毅爲南康司理最被知遇引爲同心遼事棘從按部時條上方畧極言經畧楊鎬等不可用人爭以請邊事推之遂改按遼東抵任極與經臣爭受降事不能得竟同及於難先忠毅嘗言其形貌魁傑望而知爲偉人好議論喜讀書在官著春秋補傳曾付先公較正宜其大節皎然如此先公有詩吊公云三晉古多忠義士只今正氣凌青霄青霄白日懸烈膽我公之魂其可招魂兮慘澹朔風怒燐碧沙黃霜滿路孤忠晝策不見收書生恨計招降誤鐵甲憑陵胡馬嘶烟合城頭腹心蠹臣非守土可無死鼠狗偷生盡如此衝冠裂眥折驕□蘇武不降李陵恥嗚呼衣冠拜闕

何從容前有睢陽後有公時無許遠誰與守公得死所死何有憶公持斧西江上烽急羣推內食將彼人是哉公曰吁戲聾劍筆鍔相向多公先見用公晚浩氣猶爲本朝壯大夫磊落斗牛寒羞殺檻車責軍狀從公殉難崔與何皎皎三節汾之阿聖主報忠原不薄志士聞之應枕戈自公殁後誰男子西平亦有將軍羅嗚呼邊事不可說安得尙方斬辱國之妖魔

公初司理保定有兩是亭祀楊公繼宗許公逵

公葨二公前揖曰待公而三也至是果符其言事聞贈卹有加謚曰忠烈

何公大同人謚忠愍　崔公陝州人謚

又命合建祠名曰昭忠祠

姚文毅曰袁應泰前任永平募兵訓練關外需糧糗火藥隨呼而集廷弼在遼陽頗賴焉故舉以自代既受事於廷弼所建置微有更張受降一事尤不厭人心然誓於神言宦遼即以身委遼病醫於斯死葬於斯棄遼去者神明殛之城破之日拜闕拜親從容自縊內姪姚居秀從縊僕唐明慟哭縱火焚樓而死後之携手入關者視之作死矣應泰本循吏才即置之邊徼當屬之以轉輸供億之寄乃使之嬰危城衝勁敵豈其任哉此亦官人者之罪也

遼陽敗報至舉朝驚恐上諭吏部曰熊廷弼守邊一載未有大失換過袁應泰一敗塗地當時倡議何人若不嚴核何以警後部議覆上諭曰馮三元張修德魏應嘉扶同排擠致誤封疆各降三級調外姚宗文陰險傾陷實爲禍始革職爲民起廷弼爲尚書仍經畧命撫按敦趣就道刻期視事時首輔福清葉向高被召未至皆次輔南昌劉一燝主議也有間劉於葉者謂欲阻其入朝向高信之而給事霍維華孫杰皆葉之門人也方以通內事爲冢宰周嘉謨所惡側轉外藩遂鼓其黨與新遼撫王化貞比爭獄諛福清曰麟閣功勳當唾手以待老師不使南昌與經畧得志也於是福清入而南昌不安其位南昌去而經撫之祖分舉朝終日聚訟卒至併逆河西且起朋黨之獄盡以大權歸之中璫矣

封乳媪客氏爲奉聖夫人移居咸安宮衣服飲食與三宮埒時科道侯震暘王心一朱欽相倪思輝等皆有疏論之奉嚴旨各降謫有差

魏忠賢時已入宮中客氏初與內閣王國臣有私國臣原名魏朝後改今名既又私於忠賢王安方掌司禮監印客與魏協力擁戴安時內閣李進忠劉朝等俱以盜帑下獄魏初入原名進忠楊漣曾疏參及忠賢忠賢乞憐於安安盡委罪於李進忠

以飾外廷忠賢得無恙旣國臣與忠賢爭客而閔
直叩之御榻前上詢客意所向爲逐臣而留賢安
心不平其事深加誚責客魏遂大恨安安適循例
告病擬邀温旨卽出有閣臣輩臣者霍維華戚也
通信維華謂安與賢正相水火有隙可乘華遂出
疏叅安賢尚猶豫未决王體乾心圖掌印力慫客
氏激賢怒矯旨弔告隨降謫南海子縊殺之其名
下曹化淳王裕民馬應辰俱降貴一空安死忠賢
用事以維華之疏攻安也深德華華因引孫杰與

通線索漸密冢宰周嘉謨以年例黜維華於外杰
遂疏攻嘉謨嘉謨引疾賢矯旨放歸次年杰亦以
例外轉

禮部主事劉宗周疏言奉聖夫人客氏於陛下有
阿保之恩不忍其遽出致出而復入夫以大內森
嚴恣一宮人之出入不禁非所以閑內外也而陛
下方以人言云及逐諫臣三人罰者一人至閣部
以下舉朝爭之不得陛下又以一宮人成拒諫之
名矣臣于是有感於宦官用事之禍也朝逐一諫
臣中旨也暮逐一諫臣中旨也此中旨者陛下方
用之以快一時之喜怒左右前後之人又乘陛下
之喜怒以快其私方且日調狗馬鷹犬以蕩陛下
之心日進聲色貨利以蠱陛下之志人主方以爲
德我而愛之益覩法家弼士如仇而後得以指鹿
爲馬盜陛下之威福生殺予奪惟所自出國家之
大命隨之此宦官必致之禍也試問今日得時用
事親幸於陛下如左右手者非魏進忠耶則導陛
下逐諫官者進忠也并導陛下以優人雜劇走馬

者亦進忠也不則亦進忠之黨也陛下清明在躬
如蒙泉初出乃竟爲進忠等所誤豈不深可恨哉
疏入逆閹欲票旨廷杖首輔葉福清力持之僅罰
俸一年

廷弼旣拜命赴召特賜上方劍得便宜行事又令
九卿祖餞都門外以寵其行時王化貞以巡撫駐
廣寧上令廷弼守關先是化貞主戰欲用西制東
而密招叛將李永芳爲內應廷弼欲阻險守備畫
關而守議旣相左臺省各以意見佐之遂成水火

交章構爭不已于是論兵部集羣臣會議經撫去留言人人殊即政府亦爲兩可之言不能斷决也二年正月□騎廵行至遼陽廣寧居民訛言□欲渡河紛紛南竄坐營叅將孫得功等遂擬縛化貞以獻化貞大懼跟蹌而逃廷弼在前屯遇之快化貞之主戰而逃也幸畫關之說爲有當也以有守關之前旨在亦並轡而南言者共以私逃論列奉旨逮化貞革廷弼職聽勘廷弼亦自詣法司誠謂廷弼奉守關之旨不可謂逃又不當與化貞同律

已而法司會審俱坐以大辟未微引及入議讞語屬刑部主事顧大章筆御史楊維垣遂疏大章鬻獄大章辯封疆之事誅心則廷弼難末減論事則化貞乃罪魁頗自謂持平今竝論辟矣業已辟之又何鬻焉維垣又叅大章受廷弼賄四萬金代爲營脫大章又辯爾時會審者二十八人人各有單始而各出己見終而畫一成招蓋三法司共議而定此辟臣曷嘗釋廷弼哉廷弼行賄不應行于定辟之人奉旨奏剖既明仍舊供職後逆賢借廷弼封疆之案追楊左諸臣之贓而駢殺六命實本維垣之疏云

廣寧之敗監軍道高邦佐在松山同事皆諷以西走不聽謂其僕高永高厚曰我受國恩義不偷生誓以死報矣好收吾骨歸報吾母即葬吾父墓側使知有死事兒不愧也遂沐浴衣冠西向再拜而自縊高永曰吾不忍主人無伴亦縊於側高厚曰我若再縊誰爲歸其骨乎徒步入京爲佐姪世彥道之同往扶櫬歸又有祁秉忠扶病力戰中箭而

沒劉渠殺□甚雄落馬而死羅一貴砲打□傷三進三部卒以自刎皆武臣中之錚錚者

禮部尚書孫慎行疏論舊輔方從哲引李可灼進紅丸致損聖躬昔許世子不嘗藥春秋謂之弒君從哲縱無弒之心却有弒之事欲辭弒之名難免弒之實至貴妃欲封皇后禮部與科道執爭之哲漫無主持又議上尊謚稱恭皇帝同亡國之君如晉恭帝隋恭帝周恭帝如此謬戾實呪詛君國逆侍欲垂簾聽政以顧命元臣曾不聞慷慨一言詰

非九卿言官急請移宮選侍一旦得志皇上幾無駐足以此三事例彼進葯一切苟且泄沓干犯天下之大名義釀成社稷之大禍患乞速下九卿科道詳議將從哲速正兩觀之誅并將可灼嚴加詰問奉旨下部據實會議左都御史鄒元標亦疏言從哲未申討賊之義反行賞奸之典即謂無其心無以解人之疑也況秉政七年未聞其輔相何道但聞一日馬上三書催戰斷送百萬生靈血染眞沙但聞其將祖宗櫛風沐雨一片遼東地土盡屬

□人又曰臣讀學士公鼐疏言六七年間以言及東宮者爲小人不言東宮者爲君子此何等景象是誰使之盡除天下之淸流陰剪元良之羽翼此眞實錄也惟皇上熟思前年之景象勿忘當日之艱危科道亦交章論之部院集廷臣會議云不重處可灼無以慰皇考服中外而正大法舊輔自疏認罪乞削奪以明其心以釋中外之疑此亦大臣引罪之道宜爾也奉旨可灼法司究問崔文昇發南京充淨軍舊輔事關國體不必深求是時舉朝附和同聲其持異論庇從哲者惟黃克纘王志道徐景濂汪慶百六七人而已

次輔韓爌亦具疏述當日進葯始末云方先帝召見羣臣皇上焦顏侍側臣等環跪徬徨揉葯而前顧天以禱恨不身代凡今之所謂宜愼宜止者豈不慮於心實未出於口迨龍馭上升臣民慘痛凡今之所爲致疑致憤者不惟不忍出於口抑且不以萌於心即禮臣忠憤之激談與遠近驚疑之紛議不知謂當日何如情境若不詳明剖悉直將舉

殞身非命之凶稱加諸好德考終之令主先臣拱所謂不忍肅皇抱不白之寃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直使古今大變又再見於今已至進葯之輕率不効議止不力傳封雖寢而以查例屬禮部移宮雖奏而獨具揭後廷臣賞金雖成命而胡追奪不亟請尊謚雖考定而何始議不參稽從哲自應引咎臣亦何辭罪愆云云

按當日議此案者總以門戶分異同遂激成他日要典一書與挻擊移宮共爲三案且起大獄

也惟蒲州本屬正人又身在事中具疏據實直陳議論持平可謂有大臣之節矣善乎王慈嶽之論曰坐以弑逆則深責以不慎則淺此何事而可不慎哉他日熹皇以淫葯蘊毒驟至聖體腫蝕卒以不救誰則爲之則此番之正論未必無當也

御史周宗建疏言大臣名節宜重小臣忠告宜寬內臣窺伺宜防外臣附和宜化中窺伺一欵云近見處分一二章奏外廷嘖嘖咸謂與竅之中莫可

測識諭旨之下有物憑焉如魏進忠目既不識一丁心復不諳大義竭其智慮有何遠謀又曰耳目嚬笑之暇漸與相親一切用人行政墮於其說必且東西易面而不知邪正顛倒而不覺云云疏入璫於文華講讀後指不識一丁語嘵嘵詬辯賴閣臣解救乃已已復疏論科臣郭鞏入幕呈身昏夜乞哀諸狀鞏亦連疏誣搆于是內外漸相逼而逆璫之勢張矣

刑部員外徐大化疏叅熊廷弼因及周朝瑞等尙書王紀叅大化久廢職業日事旁蹊罔言今有人焉巧能移奪人主之視聽力足顛倒天下之是非同文館獄將與黃臺瓜詞已賦爲今之蔡京者何不出袖中之彈文以擊之御史楊維垣疏責紀牛吞牛吐紀因直疏攻輔臣沈潅云潅內結奥緣外連僉壬欺君罔上招權納賄試取惠世揚周朝瑞魏大中董羽宸等前後諸疏一一玩味則京之爲京已槩括於此矣其交結魏進忠與京之契合章貫同乞哀董羽宸與京之懇欵陳瓘同蓄養死黨

邵輔臣孫杰與京之固結吳居厚王漢之同傾命元臣劉一燝周嘉謨之迹與安置呂大防蘇轍何異持正言官江秉謙熊德陽侯震暘之斥與貶諸常安民何異尤可訝者賄交婦寺竊弄威福中旨頻傳朝柄陰握此又潅京迷國罔上怙寵弄權之要訣曠百世若合符節者也是時廷臣之攻潅者不下百餘疏詬罵盡情始得旨放歸紀亦卽以審奸細杜茂劉一獬事中旨責其遲誤革職爲民則逆璫顯然爲潅報怨也

蔡士順曰宋之蔡京生前造禍今之蔡京死後道行烏程邀死而死後二三年凡生前所欲爲者人無不爲之矣王公之疏不特烏程小像亦時事小像也

淮爲烏程之南潯人其鄉十里之中而出三閣老皆在啓禎數年間沈後爲朱國禎朱後爲温體仁惟朱持身稍正世無貶詞沈温二人皆奸險深刻人比之杞檜一流豈彼鄉之地霧人傑固如是耶

禮部尙書孫愼行予告回籍愼行既抗疏參方從哲已爲宵小側目至是又有秦王存樞請封其次子郡王事祖制親王次子封郡王若原係郡王嗣爵襲親王者其次子仍本等封將軍不得進郡王今秦王欲封其次子爲郡王非祖制也已行賄內廷邀有俞旨下部部議執爭不得遂乞身去自孫王二尙書去而總憲副院繼之朝局又一變也矣

左都鄒元標與副都馮從吾建書院於長安西街與同志立會講學兵科朱童蒙論其不急罷恐開門戶之漸工科郭允厚郭興治復論之元標上疏言天下治亂係於人心人心邪正係於學術臣等所講習討論者惟是銷反側以歸正直會有極以歸皇極若分門別戶則名教所不載也若以講學惟宜廢棄之日以此洗其磊塊消其抑鬱無聊之氣則如切如磋道學一語端爲濟窮救苦良方非盡性至命妙劑亦視斯道太輕視林下臣太淺矣

首輔葉向高亦疏言童蒙以講學論元標猶止論其事允厚遂并其人而訾之其意似不在講學在於明歲之考察恐有所左右其祖也年來門戶釁

與互爲勝負人情多端過生猜疑臣未嘗不嘆息於前事之過當夫講學之禁從來未有二科臣之疏頻奉內傳屢更票擬至謂宋室禍敗由於講學誰爲此言以告皇上獨不思宋方盛時止以濂洛關閩講明學術比王淮韓侂胄陳賈輩始立僞學題目搆陷朱熹諸賢而宋祚遂終我二祖立綱陳紀設科取士一本宋儒二百五六十年一切裂防決維之事有所忌憚不敢爲皆係於此奈何輕聽二科臣之言乎日來言官條陳率多咈而少俞乃

二科臣獨有當於聖心若是誠不知其解矣元標復連疏乞休封印出城始得旨予告從吾亦相繼去

閣臣票擬即可處言官之無狀何爲亦具疏糾評非二臣內傳得力即絲綸之地亦無可爲乎如是光景福清已不可爲矣安得不抽身也

先是遼陽新破廣寧至三岔河幾三百里無人烟御史方震孺泣爭於朝曰將遂棄河西耶若以其地爲荒野危險臣請自往犒師臣本柔脆書生當

此炎天烈日之中猶有熱血黃沙之想凡以激天下忠臣義士使其心東向耳既得犒師之旨隨有巡按之命至壬戌正月已差滿回前屯衛造册候代而□兵至巡撫棄廣而走大帥祖大壽擁敗兵駐覺華島觀望震孺曰天下安危在此一着若彼借大壽之兵以攻榆關豈有幸哉即日帥都司張國卿往招之握手與語曰將軍歸否耶歸則相保以富貴不歸請即殺我大壽泣下始與俱歸所得兵以數萬計火器糧豆以萬計而視師者不以聞

主事吳淳夫徐大化疏論其擅差下部院議總憲鄒元標曰御史保全山海有功無過大化是何肺腸偏欲中傷善類劾罷之未幾給事中郭興治等借道學攻總憲總憲去而方罷歸至乙丑興治再疏論河西賍方遂與楊左輩相繼逮問矣

修撰文震孟疏言常人之情震發則富貴之士皆可爲功名頽靡則道德之士未免流于迂腐皇上昧爽臨朝鴻臚引奏第如傀儡登場了無生意竊意祖宗朝設有科道部院必當以次白事獻可替

否皇上與輔臣商决焉不惟聖智日練即諸臣亦可試其職守若僅周旋進反祇畢朝儀何爲也經筵進講鋪叙文詞第如蒙師誦說一無開悟竊意祖宗朝君臣相對如家人父子閭閻無不咨詢故雖深居九重而情形畢照左右近習無緣蒙蔽若僅尊嚴若神祇成故事何爲也神情既與羣臣不相洽必與天下不相照耳目所觸發自不越於中涓之口夫宏遠規模豈若輩能解于是無名濫予而藩封踰制屢來中旨傳宣典範甚蔑爲弁髦有

罪不誅而失機成案更來衆議紛紜憲章悉付於葛藤更可異者總憲二臣以講學之故使不得安於其位空人國以營私窟嘗道學以逐名賢去者爲榮則仕者不貴頊王紀削籍歸農策蹇出都人謂快於騁馳破帽蒙頭人謂榮於蟒玉此豈清平之世所宜有哉疏入留中不下庶吉士鄭鄤疏言留中乃壅過之漸竊弄之機也遂奉中旨俱降三級調外

聞中璫見此疏於上前設傀儡戲指疏中語以

爲此譏侮朝廷也遂觸上怒閹臣揭救不聽命降提督內操太監劉朝於南京朝以盜竇罪璫貪緣脫獄亡何以戎政內宣刑科毛士龍疏爲抄叅士龍以此得罪去朝竟以內操提督三千禁旅至是又與魏璫忤發其罪而屏逐御史宋師襄言朝雖去而朝所蓄之三千虎旅安在此皆朝之腹心親兵也況三千之外所私養死士亡命又不下數千也皇上但知去一劉朝其害已除不知未去之劉朝其憂方大世豈有以蓄怨藏怒之人潛布親信腹心於左右能保其不終爲患耶聚之則內宦卽爲內兵散之則內兵還爲內宦脫介冑而珥璫卷旗車而陛戟明示以聖明不復用且令反側得自安不亦可乎至於平日手竊乾衡口啣天憲誰爲教猱翼虎若不黜破朝卽被罪尚不服辜毛士龍嚴爲抄叅旨幾中寢非朝所切齒乎邵輔忠乘機陷之而削籍矣皇上未投以太阿而朝鼠竊之以至小人蟻附是以削者削譴者譴朝皆語於人曰我怒之我逐之也甚至署尾之閹臣主試陪

推之司空徑黜朝語於人曰我用之也

本兵張鶴鳴以熊王之敗自請視師復命疏明分左右之袒且起奸細一獄欲開縉紳之禍廷臣交章論劾謂喪師失地本兵之罪當與熊王同論且歷數其種種奸欺鶴鳴始罷去

以大學士孫承宗署兵部時經畧未得人承宗因疏請詣關門相度商議奉諭旨賜蟒玉銀幣又發帑金三十萬軍前給用以兵部郞鹿善繼隨行贊畫承宗得旨親下教場考選將材越一日卽陛辭

行未幾卽奉留鎮之旨自承宗出鎮而關門息警中朝晏然不復以邊事爲慮矣

夏允彝曰承宗練而材凡軍中利弊每發言洞中能令諸帥心服且部伍器用亦精嫻但其所推轂大帥馬世龍貌甚偉而無將畧獨以爲韓白復出人亦訝之兩鎮關門俱無事歸居里中以戊寅之變城陷合家被難傷哉

又曰遼人守遼策之得也而廷弼以爲遼人必不可用爾時遼俗富而奢莫肯力戰故云然然

數戰之後遼人實可用如浙兵秦兵川兵皆可用但問用之者如何耳督撫莫得勝任將士莫能敵愾政府中樞尤皆庸庸遼事所以壞也當江陵柄國九邊事如指諸掌如某將防某地某邊有事必先知之戒論無失後鮮有繼者矣一邊撫嘗云葉臺山固不可及每邊城上疏必手書答之此役止發一名帖而已中外不相應安望成功哉

命中使頒賞邊關將士督師孫承宗奏曰中使閱涉兵柄自古有戒皇上不遣廷臣而遣內臣且多至四十餘人念兵不可玩使不可瀆典或以美而成駭例或以暫而爲久願皇上歘飭使臣無以此行爲嘗試以覩兵爲威福先是巳有遣太監劉朝率內操諸璫巡視榆關之命周宗建疏言內臣非行邊之官禁兵無輕試之理因列其九害三不可而以漢中常侍妄干朝柄毒流縉紳唐魚朝恩朱竇貫本朝王振劉瑾爲戒

內官張守仁等索取冬衣銀兩羣集工部堂上喧

嚷尚書鍾羽正奏聞蓋內官冬衣銀兩係工部職掌今歲領去歲之銀此定額也是時內璫橫肆欲破格先領以致喧嚷奉旨銀兩自當措解部堂不宜喧嚷下司禮監議處科道復疏論之始有嚴查責降之旨并責司官招事起釁於是羽正亦不安其位杜門求去矣先是巳有內官趙進忠等毆辱兵科賴良佐於午門前事旨下反詰責良佐御史吳甡因言侮科臣者侮尚書之漸也羣閹無法已極猶究處司官非司官與羣尚書何異羽正既義

不受辱以去恐內外爭勝而兆漢末十常侍之亂是則可憂也

三年癸亥京察吏部尚書張問達左都御史趙南星同主察典考功郎則程正己也故給事中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亮嗣即向齊楚中之持局者時目爲四凶招權納賄亂政有據而吏科都魏應嘉欲庇之總憲因作四凶議示同事功郎復力持之始俱坐以不謹黜退諸有議者亦俱從襭革不少假借先是鄒吉水爲總憲羣小憚其丰裁故嫉朱童蒙等借講學事攻去之不知繼者爲高邑其嫉惡更嚴作手更辣也

趙公四凶議畧云唐虞御衆以寬獨嚴於四凶此時文明未啓比屋可封乍見四子之惡不勝駭異故投之四裔耳萬歷末年皇祖深居政不在上而在臺省强有力者操六卿宰相之權以作威福總貨實封疆大吏閫外將軍皆其引薦無行之徒致喪師陷城咸得無罪皇祖堯也已容之矣皇上舜也今當考績宜用重典而古法不可行於今其輩且走使長安挾求寬政不思丁巳之察所阱皆名士以不滿一隅之人易如干名士猶未足洩忿更以黜爲過乎且以某某之罪較之共工等彼未爲凶也此宜鐫秩彼但宜奪俸耳此其人名滿天下即寬之天下必不能容不待余之沸詞矣　逆璫用事後亓趙復起顯官崇禎初定逆案始正法云官吳二人則幸先亡不及於事

旣余懋衡南京吏部尚書曹于汴吏部右侍郎時會推南銓以李三才爲正懋衡爲陪吏侍則馮從吾爲正于汴爲陪兩旨以三才尚未起用從吾同籍未久故俱黜陪二臣具疏辭蓋正推既不用得旨者不免有交通之疑故皆不自安而去矣是時正人尚多在位宵小逼內者欲搆之使去故嫉內廷用黜陪一法爲搆弄機關未用者既不得起在朝者不容復留一箭雙鵰其計甚巧閣部與科道屢疏爭之又增一番聚訟云

南京吏部尚書何熊祥主南計事多不合輿論科

道劾之[illegible]遂發憤求去其去國一疏肆口橫詈尤爲
狡毒復嗾曹郎范得志疏詰南臺王允成李希孔
以二人皆以持正相忤也就中陰謀交搆爲南總
憲王永光南北交章論列其事獨未有顯指永光
者是時先忠毅初入西臺即抗章參之畧云范得
志突犯公惡南北交參夫得志走狗耳即何熊祥
與有發縱之功不免猖狂去後然其明明直認猶
是顯惡可攻獨有不畏人言陰窺密伺如得志所
云新憲臣欲問豺狼而掣其肘者固王永光是也

永光生平不必具論就其兩三年來以指摘之身
混登庸之列方借徑而南巧占風於廷尉俄營遷
以北躐賞功之尙書既心雄於主察則自北改南
復志短於熱中復借差營北乍去乍來望左望右
此種行藏宜爲得志臭味且堂堂憲長澄法百僚
使果有豺狼而掣肘不問是庸輭也使謬以鳴鳳
爲豺狼而挾私顚倒是邪誣也使原無豺狼本無
掣肘而坐受惡孽曹郎之餘唾至今默默無言是
聾瞶也三者永光何居焉識者謂其援北道諮訪
之例實爲下石之謀又欲開內轉管計之端將爲
年例之地伎倆雖巧明旨不行可謂心勞日拙矣
半年來譏刺紛紛佯若不知挑激逢迎任人笑駡
既不敢張膽以自明又不知息機以引避邪謀已
破猶巧閃於半陰半陽之間衆矢共攢向匿影於
若遠若近之地云云奉旨不得指摘傷體永光有
疏伸辯先忠毅再疏駁之云永光認聾瞶而不及
邪誣卸巧營而謬附公論如云王允成饒有物議
先欲察處議論不一纔開年例北部不行若得志

所謂掣肘真掣肘也此種密謀惟永光與熊祥知
之得志介局曹郎使非中宵入幕何能窺其肺肝
代之發憤哉且使其事眞也正宜明參不宜暗揭
其事非也側轉何名所執而是也豈可聽行止於
人所執而非也已方有囁嚅不欲上聞之心何以
欲人慷慨代行殺人之事若先成希孔建白錚錚
號稱賢者豈永光所謂不肖正以其建白之錚錚
耶奉旨永光已准告病不必深求
先公自出此疏遂爲北人側目然允光之惡至

第4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　版正外

崇禎時秉銓而益著故蔣公澤壘序先公疏草備言併　其庇護逆黨誅鋤善類種種罪狀俱詳崇禎記中

吏部尚書趙南星上再剖良心疏曰萬歷十七年臣爲文選員外睹士習不端民生日蹙陳剖良心一疏於在位者多所譏切向時天下方太平臣言似爲過計因循至今日士風大壞吏治隨之臣老矣幸而良心尚在所爲竭智力於陛下者不過與大小臣工各以良心爲社稷蒼生而已今天下之

最可患者莫甚於民之作亂治之莫急於懲貪有司之貪已成風長安之書帕日多安得不貪貪則多酷既朘其脂膏又加之毒痡安得不亂如是而但論罷之如行商而得素封有歌舞而爲耳謂宜以後贓迹昭彰者必追贓正法以抵兵餉庶貪風漸息而亂萌可消矣

趙公以萬歷癸巳司計清嚴遭忌廢棄在錮籍三十餘年至是薦起今官繼涇陽張公秉銓奮力仔肩以澄清爲己任此疏與三十年前一疏自相喁答不知世界汩沒已甚其不醒良心二字較前愈甚也

先是逆閹知公望重以同鄉故傾意販往一日囑其甥傅應星介同事某中翰贄於公公麾去又嘗同坐宏政門選逼叅公正語曰主上沖年內外臣子各宜努力爲善璫默然怒形於色不久遂得罪去位矣

甲子正月初一日盜殺長興知縣石有恒主簿徐可行隨獲盜首吳野樵徐山施立甫及窩盜許贊

匠等時白蓮餘黨未盡有司捕之急遂於元旦五鼓乘縣令拜牌執而殺之并殺主簿天明兵民漸集賊無所往俱就擒正法事聞有恒等贈卹有差

高忠憲祭石公文畧云長興之變非始於長興甲子元旦之變非始於元旦其所從來者久官眞則盜畏也官眞必爲國家安地方除盜賊盜安得不畏安得不思除之以便行事彼以爲得令無不得志焉不意劫獄獄囚無從叛者曰寧死不背石爺士民且動地起於是思挾令出城

又不意公視死如歸也殺一簿持首示之公恬然曰吾爲令乃護盜即活何顏見長與父老於是盜知事不成殺公矣與其死而成盜之事孰若使盜事不成而死而盜亦遂墮公計中矣殺貪吏者或可倡亂公則民之天也胡可殺殺貪吏或可逋竄公之死則爲明神者也胡可免甚矣盜之愚也

蘇州同知楊姜抗忤織監李實因叅其尅減袍段料價錢粮奉旨革職下撫按究問應天巡撫周起

元疏言姜無罪被誣錢糧欵項自明究所以被萋菲之故不過不善求容與李實爭焰各監舊規不肯倡行屬禮而已姜一小吏呵之譴之亦何足惜賢奸混淆法紀倒置凡有求不遂者皆得挾私懷忿中人以不測之禍甚非聖世所宜有也職尸素經年不能徇織盜以滿其欲而鰓鰓爲請明料價致其誣叅蔦蘿難斷并請罷斥奉旨切責仍削楊姜籍爲民當差工科周士樸等公疏言織監偏詞難聽撫臣大體當全吏科許譽卿言紀綱日紊俱不聽

蔡士順曰姜雖小吏頗能潔己愛民巡撫屢疏爭之不特能伸强項也東南民力一李實便有百李實若非周公力過其焰則民力之竭先於士大夫被逮之禍矣

周公此疏本爲地方而已與內閣樹敵矣後終以此被禍李實一疏而搆陷七人先忠毅其一也痛哉事在丙寅年

吏科都程註於二月中俸滿當陞員缺序當屬劉

宏化次阮大鋮次魏大中阮方告假省親劉亦奉差在外且傳丁艱矣阮因不待假滿先期入京以待時周士樸亦當陞任部先推之而阮疑以工科缺待彼遂通於內格陞士樸疏不下蓋周亦方以疏叅織監取忌中璫也吏部旣循次推阮補吏垣矣朝論多沸然不平阮因請告歸阮歸始補魏而阮疑魏有意逐之遂因刑科傅櫆通逆賢甥傅繼教入逆幕矣（櫆故與繼教通譜稱兄弟）值逆賢往涿州祠元君於途次獻百官圖燃香拜結傅櫆即借汪文言事

疏參大中與僉院左光斗比昵匪人內旨下文言於詔獄左魏各具疏辯既奉各安心供職之旨忽於報名詰朝議謂互參事情未結不得到任舉朝又復閧然時福清尙在事婉解之而定

大鋮初亦暱依正人在同籍中與魏忠節先忠毅俱相善也至是以爭吏垣之故與忠節公搆怨先忠毅猶以舊好欲爲之調劑特貽書諷之略云昔伊川子瞻一生樹敵到底同鑴黨錮之碑若使蔡確之徒欲分收一人以去二君子必

不顧也可和可爭而必不受小人之攀援君子之品乃見魏公亦有感事詩云日落客還去蕭然獨閉關鬼窺燈閃閃雷挾雨潺潺木以龍酣戰因之鳥倦還冥冥千古意予亦欲追攀乃大鋮竟投璫幕自絕於諸君子矣先忠毅於檻中曾賦詩云細數知交在逍遙各一方魏齊方睥晲（指常熟魏說初也）阮籍一猖狂（指大鋮也）形影悲相吊音書夢已荒古人不可作搔首問蒼蒼蓋猶感懷此時事也崇禎初毛羽健一疏參之最快（詳第五卷）

後定入逆案問徒至南渡時附貴陽起官司馬力導之誅鋤正人重翻三案置疆事於度外而社稷因之以墟矣小人之禍至是乃益驗云

汪文言者歙人也因黃正賓以交於諸君子（正賓故中書萬悉中以寄揭事疏論申吳門之囮冊立廷杖下獄）後遊長安與光廟伴讀王安善因爲安指說當世人品某邪某正安信之丙辰丁巳間正人盡退局中諸大有力者亦漸相携貳文言策之曰浙主兵也齊楚客兵也成功之後主欲逐客矣然柄素在客未易逐可搆也遂

多方用間齊浙果大搆卒以兩敗而楚乃歸正庚申歲鼎湖再泣擁護沖主鼎新朝政劉南昌與王安同心共濟文言實綢繆之諸君子爭嘉文言之功忌者亦日益衆壬戌被彈下法司幸從末減人謂宜少休矣乃文言益遊公卿間夤緣趨內閣中書器小易盈頗肆招搖至是爲樾疏參下詔獄卒無可坐者乃突出中旨廷杖一百後璫黨欲借文言口毆楊左諸公復令御史梁夢環疏參逮問卒死詔獄然至死不肯屈服以贓誣楊左其人故有

足多者

吏部尚書趙南星疏陳銓政變通之宜言吏部四司惟稽勳主事一人餘司皆二人司官額設十五人今僅有八人且代庖數易遷轉太驟事多廢弛不若就近推補司官不拘資及一省不妨二人引陸光祖等之調吏部呂坤黃克念之同邑同司爲言上從之遂不繇咨訪破格調職方司員外鄒維璉爲稽勳司維璉江西人主事吳羽文亦江西人現在任遂拘例杜門求去同鄉科臣傅櫆章允儒

陳良訓互有煩言上疏刺之維璉因上疏力辭語復過激揭辯紛紛有旨催督維璉到任御史張納疏內遂有躍冶之銓郎屢煩巽命之招呼語冢臣再疏申理御史袁化中疏解之禍清票旨各安心供職不得爭辯求勝

一省兩銓事屬破例趙公此舉直謂江右素稱道學名邦皈依正論鄒吳二公又皆賢者不妨并用耳不意諜之弗協致起參商先忠毅向官江右與諸公俱素交也頗爲調解於中寄蔣公澤壘書云雲中（傳櫆號）自是一種意見魯齋（允儒號）岵月（良訓號）吾輩人也乃憤憤生疑中細人之挑激至使兩正人（謂鄒吳二公）無端蒙其毒鬩牆召侮豈不可爲痛哭哉時江右先達則推李公懋明極力解諭章陳二公卒化異爲同傅則傾心爲難且借此事而波及左魏二公參汪文言以逢迎璫意他日逆案註曰通內開禍夫豈誣哉

左副都御史楊漣疏參東廠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疏有全刻不具錄）　奉旨政事皆朕親裁無從旁落壽

害中宮等語憑臆結禍責以尋端沽直且戒諭各官不得隨聲附和凡數百言忠賢具疏辯奉優旨褒答及先楊疏下于是科道公疏單疏及大小九卿南京各部科道等官俱上疏論列凡七十餘章概置不聽方楊疏初上忠賢亦頗懼客氏與王體乾日在上前軟語乞憐巧法庇護李永貞等復對助之遂得瓦全保持上眷益優放手爲惡無所忌憚云

當楊公在寓草疏先忠毅過之卽攜手微語慷

然於宮府之際且示以草疏意先忠毅曰一擊不中將挺而走險張口噬人公顧命大臣豈可使朝廷多此一番錯舉某言官也請以身當之郎趨歸寓草成十六大罪疏將上而楊公疏已報聞因上罪璫巧於護身一疏實先諸公而繼楊公之後云

繆文貞自序云應山疏上余適過福唐湘州李公先在坐福唐曰應山這疏亦太容易彼其人於上前時有匡正一日有飛鳥入宮上乘梯手

攖之其人挽上衣不得上有小璫賜緋叱曰此非汝分雖賜不許穿其認眞如此恐大洪疏行難得此小心謹愼之人在上左右余曰誰爲此言以欺老師可斬也福唐色變余先起而出其語聞於應山意不勝憤福唐知而書抵李公辯未嘗詆大洪之短應山益憤欲發抄余力止之先是言者響合福唐亦寄具一揭諷上准其退歸私寓過加優渥比於大臣勳臣者然上不失恩意下明其退讓兩得之道也揭入大拂內意

乃揚言此揭非出我意我門生所逼也且謂應山之疏盡出吾手而忌者附會其說益不可解矣

蔡士順曰應山此疏誅璫取禍甚烈無識者乃謂焚林之禍疏實召之不知此疏爲諸正人之實筏也不然元黃相攻門戶已耳孰爲攻璫孰爲媚璫而別白若此創奪誅戮若海波濤中有此疏在則斗杓可依其功大矣又或謂逆璫後此之惡皆此疏激成之然則縊裕妃害皇子危

中宮諸大事在此疏之前者又誰激之誰成之耶

是時舉朝響應參疏盈廷錦衣僉事陳居恭固楊疏中所參爲鼓舌搖唇者也亦惕於衆議具疏參璫御史黃尊素疏末云居恭固憲臣參疏中人同事反戈改頭易面不知爲優孟之衣冠黎邱之假子戲場傀儡迭施線索夫表裡聲援么魔結隊此尤可據者而異忠賢者攻忠賢同忠賢者亦攻忠賢無惑乎朝端之上正人指邪人爲邪邪人亦指

正人爲邪是是非非其孰定之
杖屯田司郎中萬爆於午門外尋卒爆初任營繕司主事轉屯田先管寶局而陵工其職掌也目擊銅斤匱乏因問局中曰有何術得購銅入局咸言有內官監破廢銅器堆積朽爛不下數百萬一移文旦夕可至爆因移文請發數月不覆詢之知忠賢怒外邊擅查內邊之銅故不報也爆遂具疏請查發廢銅鑄錢協濟陵工忠賢益怒旋出中旨詰責遂至寢閣先是爆任事數月苦積補稱錢得銀

五百七十餘兩報助陵工亦付之罔聞爆於是當盈廷請劍日獨上陵寢工費用甚緊權璫造意故遲疏略言忠賢原名進忠今改名忠賢當亦顧名而思忠賢之義乎以忠賢珠玉盈笥金銀滿屋何欲不遂以此破費銅器宜無足入目而亦必一手拏定者其設心以爲不若是無以操天下之利權既操天下之利權何難攬天下之政權奸雄用意最深蓄謀甚毒臣有以窺其微矣并列其所造墳墓碑石彷彿陵寢祠宇佛堂璇題耀目等事疏入值有皇子女之變忠賢乘上哀而激之怒以爲借事賣擾命於午門前杖一百革爲民時六月十七日也巳刻旨下隨有內侍數十輩蜂擁爆寓將爆捽髮牽衣而去自寓至午門三四里一路拳踢棍毆至午門已氣息奄奄矣及行杖尤痛加箠楚杖畢舁歸寓毆壽並作至七月初七日猶賦詩一章而卒
先忠毅上懇念死諫之臣疏畧云今爆死矣未報國恩先塡溝壑六尺之孤繞膝八旬之母倚閭旅

櫬無歸游魂戀闕臣僚飲泣道路咨嗟然無不共諒非出於皇上之心也彼時羣璫橫擊血亂神飛監杖張威傷痕甚重兼以倒拖逆拽蹴踏摧殘種種不支以至於此今皇上損好生之德負殺諫臣之名臣故不服爲萬爆冤深爲皇上冤也夫士大夫所以激昂發憤不能自己者獨念祖宗養士二百餘年禍在蕭牆且在旦夕故感恩圖報耳一言觸忤褫辱身死豈所以作忠勸士哉夫緘口待遷厚利也危言招戮實禍也身死而天下悲其忠虛

各也舍榮妻子肥身家之計而剏影編戶取侮於
鄉里小兒區區博此虛名飢不可食寒不可衣將
焉用之況乎傷殘父母之遺體備諸楚毒以從龍
比於九京也人非奴隸法非訊囚罪非死刑命非
草芥廷杖重典殊失士心動杖一百尤不經見且
以杖輕之故杖行刑之人是必欲衛士畏威立斃
朝士於杖下而後快心也直俟天心悔悟而後問
罪左右恤死錄孤嗟何及矣時臺臣黃尊素與科
臣劉廷佐杜三策部臣王守履皆有疏申論俱奉

旨以不得瀆擾責之
當時忤璫被禍慘死者先後凡十七人而萬公
首當其毒蓋璫先借此以示威也先公疏中語
皆若一一自爲他日寫炤者悲夫先公又嘗云
萬公氣骨淸峙先年有奇疾不死而竟死于權
璫殆天有意成其忠義也
命錦衣衛逮御史林汝翥廷杖汝翥巡視北城有
曹大與郝大爭毆毀屋事翥審供出內侍曹進傅
國興等五人法應參奏進求免奏甘責卽笞之十

五而去次日有窮璫邀翥馬首而詈者翥命拘之
不如卽國興也自願仗罪亦笞之如曹進例數日
間見萬燝以忤璫杖斃遂膚愬於王體乾體乾以
聞中旨票命廷杖如燝例翥見燝畢命兒拳因踰
墻而逃偃卧隣屋一晝夜潛出都門投順天巡撫
鄧渼自請繫獄愬其具奏事聞仍杖之闕下削籍
爲民翥故首輔葉之甥也方未獲時羣璫數十圍
葉寓直入內室喧譁搜捉具疏以聞始撤回內官
葉自此益不安席矣

時總憲孫瑋已告病伏枕謂此事關紀綱命先忠
毅代草參疏略言汝翥未爲强項之董宣先學逋
逃之張儉致玉堦無碎首之節而西臺有畏死之
官損國威而棄君命非法也林旣就獄候命先忠
毅謂伏法之纍臣在卽朝廷之法度在紀綱在且
反覆汝翥揭帖不過欲得代控之門明其義不死
於羣璫手而歸命朝廷耳杖御史一百以謝中官
十五之笞法未稱平復代總憲具疏救之雖未奉
諭旨然杖而不死不至爲萬之續者則此疏力也

左都御史孫瑋病卒於任具遺疏以當尸諫言內而城社可憂外而牖戶未固末歸之寡欲以保聖躬勤學以進聖德優容以廣言路明斷以攬大權語皆中逆璫之忌雖奉優旨褒答終於沒後奉中旨削奪矣

萬歷之季黨論甚熾而秦人尤樹赤幟爲天下指目惟孫公矯矯風節中立不倚天啓中以三朝老臣繼吉水高邑二公後再任憲院舉朝爭仰重爲先忠毅以後進事公公引爲知己畧堂

屬之分而篤道義之好時先公將出就巡方差公欲留爲左右輔特請復管理章奏一差以畀先公是差實清苦公以爲惟先公能辭賄就清也迨黨論初翻遂有以攘差誣先公者噫小人之論亦何所不至哉

首輔葉向高予告回籍奉旨加太傅賜銀蟒路費差行人護送恩禮有加葉以辛酉起家再相凡四年初猶展布一二自魏璫專權奪其票擬同事者復希意阿旨遂強半註籍請告疏凡三十三上而後得去云

福清初起時值經撫之議未免以門墻私暱稍分左右袒至於事敗而悔之晚矣逆璫用事福清竭其才智與之周旋亦能挽回一二迨楊公之疏入舉朝沸然望之主持乃既不能得於內又無以解於外惟有一去以謝責而已噫身爲元老委蛇中立而欲收無咎無譽之功得乎哉故先忠毅於劾璫疏末有云亦不欲爲劉健謝遷恐併不能爲李東陽所以規之者至矣至云

晝策投歡幾與焦芳同傳則專指南樂一人非輕詆福清也

陞刑部侍郎高攀龍爲都察院左都御史方總憲缺衆議楊副院署事內不允部推南憲臣馮從吾者以大計在邇令推現任衆以兵部軍國重任可寇朝審期迫司農司空皆被人言又皆非人望所屬遂推攀龍即蒙欽點云

高公爲趙公門人趙公方爲冢宰故高公力辭曰師生分掌部院攻門戶者藉口何以自解掌

垣魏忠節曰此番人多內營推之自外或不下將廷爭焉爭須爲天下第一人爭耳掌道袁忠愍公亦曰此天下事高老先生可引嫌乎議遂定

朱文肅曰余見內外所忌惟先生命未必下舊例送票而後發計期三日至是次日即發衆皆欣欣余獨怪謂非佳意方福清在事謂余曰梁谿內所甚惡外尤側目又太宰門生子之年友於道交爲湊泊於俗情爲眼釘尤須善處余皆

心識不敢言也

掌院疏劾貪汚御史崔呈秀疏畧曰呈秀巡按淮揚盗以賄釋犯以賄免出巡有節省之費到處透支至一萬四千餘兩各縣賠補不勝苦其薦運司譚天相則鹽臣劉大受且臚其贓私入告矣又薦霍邱知縣鄭延祚則吏科魏大中發其餽遺提問矣是賄薦之實証也攜山撼岳之威祇供其鬻貨攫金之用播間離斷之賤且冒居觸奸指佞之官當重處以一洗巡方之辱奉旨下部看議部議呈秀穢迹有據透支銀數行撫按勘明追贓遣戍時高公初入院呈秀適回道考察先忠毅司章奏故屬令具草呈秀知之昏夜過門長跪求解先忠毅拒之翊日而劾疏上矣呈秀以是恨先公尤甚云

督輔孫承宗疏請宥楊鎬熊廷弼王化貞等立功贖罪奉有待以不死之旨法司會審咸議候旨問釋吏科魏大中獨曰赦罪即有特旨會審自是明刑封疆事重議赦非時因合科道具公疏言皇上

之封疆重斯臣僚之情面輕朝廷之紀法嚴斯臣子之功名顯河東之失人尚知有死城死綏之義自高出胡嘉棟逃熊廷弼王化貞與之俱逃而死事僅高邦佐一人武功士氣蕩焉如掃恭繹明旨謂用兵軍紀宜肅不得不爲封疆深念則無如一旦縛楊鎬熊廷弼王化貞李維翰高出胡嘉棟李如楨等僇於市且皇上奉社稷以從樞輔閫外事一以聽之中朝之生殺予奪太阿自握廷論自參不當以此分樞輔之念得旨仍監候議決

魏公當日之持論如此乃逆黨竟以受賄寬獄一網諸公其宽誣較甚於岳武穆之莫須有矣瞿公稼軒有云是時王法固不可問矣獨不畏鬼神之在前乎千百年後讀其書有不拔劍起舞者豈人哉

光廟選侍有趙氏者尚未封有位號素與客魏忤客魏矯旨勒令自盡趙將光廟所賜金珠等項羅列桌上沐浴禮佛西向再拜然後投環僅以宮人禮殮之迄崇禎時無有伸其宽者

張裕妃有娠鋪宮冊禮已畢忽得罪客魏矯旨將宮人擯逐絕食而死革封如宮人例焚化崇禎初始復其位號

范慧妃偶失寵李成妃侍上寢代范乞憐客魏偵知之矯旨革封絕食一如裕妃先是李妃有鑒於張貴爲之備幸得苟延又值客魏怒少解得出爲宮人崇禎初始復封號給祿如舊有閹劉良相者曾爲上伴讀孝和遺言云與西李有仇者良相執筆也逆賢矯旨諭鳳陽殺之

上性好走馬又好水戲好蓋房屋自操斧鋸鑿削巧匠不能及又好油漆凡手使器具皆內官監御用監辦進日與親近之臣涂文輔葛九思輩朝夕營造造成而喜不久而棄棄而又成不厭倦也當其斤斫刀削解衣盤礴非素暱近者不得窺視王體乾等每伺其經營鄙事時即從旁傳奏文書奏聽畢即曰你們用心行去我知道了所以太阿下移忠賢輩操縱如意而呈秀廣微輩通內者亦如桴鼓之捷應也

河南臨漳縣務本庄去磁州八里漳河西畔有土忽自墳起耕民發之得玉璽一枚其大如斗晶潔異常龍鈕龜形方四寸厚三寸餘重一百十餘兩有篆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巡撫程紹具疏以聞因奏曰秦璽之不足徵久矣況此璽玉潔精光應是數百年內物臣以紀傳所載昔王孫圉不寶白珩齊威王不寶照乘彼叔季侯王寶得其寶猶能名顯列國今聖主惜才拔滯大臣如鄒元標馮從吾王紀盛以宏孫慎行曹于汴等沉淪邱壑咏

賦白駒又有一斥不起之詞林久錮不起之臺諫
皆土國禎祥臣不能叩於天聽致之明廷徒執一
古靈光頁符獻瑞臣竊羞之惟是玉璽之出實在
臣疆道路喧傳流聞禁闥既不應還瘞地下又不
敢私祕入間欲遣官恭進跡涉獻媚亦非臣謹
恭候進止復勸上怡神寡慾親賢納諫在朝忠直
勿事虛拘遺野名賢急爲登進雖謂虞舜之黃璽
夏禹之元珪至今存可也時閹方侈言符命得疏
頗不悅特命遣官齎進進璽之日上親御文華殿

門貯璽御前閹手捧之頒示羣臣傳制受賀而退
閣當辰而立指揮上下明示人以魁柄在手矣
先忠毅曰宋元符元年得玉璽於咸陽其文亦
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明年有同文之獄與時
事暗合豈氣運使然耶程公進璽疏獨著儆戒
之詞大破貢諛之習可謂得其正矣
十月朔上御殿頒歷已復享太廟羣臣咸集獨閣
臣魏廣微頒歷則不至享廟則禮且畢始跟蹌而
至吏科魏大中等公疏劾其無禮曰皇上以是日

頒來歲之歷四方萬國九夷八蠻誰不頫首奉行
其矯命雄行獨建僭奢安耳廣微執政近臣何以
驁焉不拜正朔也皇上於一日行二大禮而廣微
之無禮皆如此廣微疏辯語多悖悖先忠毅因再
疏劾之畧曰廣微科臣之言猖狂叫號若撫劍
疾視以恐嚇諸臣而關其舌者所翹然自負不過
曰罪止失儀耳夫行禮差錯始謂失儀按律失悞
朝賀笞四十祭享失悞笞一百廣微宜何居焉國
家設言官稱耳目近臣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事

關廊廟則宰相待罪廣微之父曾爲言官公正發
憤得罪閹臣以去聲施至今廣微獨不念乎奈何
比之路馬斥爲此輩夫不與此輩爲伍必另有一
輩作緣廣微有疚心之事清夜抱慚徵見指摘輒
自張皇若十手十目之暴其隱也廣微當退讀父
書保其家聲毋倚三窟與言官爲難庶上可以對
聖明下可以對士大夫異日亦可以見乃父於地
下也奉旨以借端輕侮着罰俸一年
廣微與逆閹以同鄉同姓故通內最先遂以陪

推得默用入閣楊忠烈參閣疏中有門生閣老語允忠毅有焦芳同傳語已顯然指及矣其與閣通凡有書札皆親筆行書外題曰內閣家報釘封鈐白文魏廣微印差心腹家人送入閣直房付李朝欽收掌

廣微之父允貞萬歷中建言著節與趙忠毅鄒忠介諸公素稱同志道義交也廣微既貴獨疾視其父所交名節之士而傾心於內閣鄒公每語人嘆見泉無兒（見泉允貞號）趙公則每見必以父

執誼規之不爲加禮以是益相忤決意借璫逞宿憾云

先公是疏入廣微讀至末一段益恨入刺骨謀之閹欲予廷杖賴首輔蒲州韓公具揭力救始准罰俸而韓公亦不安其位矣

吏部推太常少卿謝應祥爲都察院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已奉諭旨矣御史陳九疇疏參應祥昏耄不堪任緣吏科魏大中以師生誼私囑文選夏嘉遇濫推云云大中嘉遇各具疏辯九疇再疏攻訐此亦再疏應之紛爭不已俱奉旨下部院參看部議疏云應祥貞清眞恬其推也實發自臣南星之心出自南星之口於大中嘉遇無與且大中品高如山誣之曰私門擠嘉遇心淸若水誣之曰狥情面將令君子不得同道爲朋而吏科選目不得薦賢爲國家乎臣等會官廷推大臣豈敢輕爲改易惟應祥被嘲必不肯留不若遂成其孤高九疇無夙生波爲一網善類計本當議處念皇上於言官每見優容所言雖謬似宜置之以作敢言之氣奉

旨魏大中欺朕幼沖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酬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牘紛紜成何政體各降三級調外任又責部院含糊偏比會看不公南星遂以耄辭奉旨御史初上疏當即出一言何至紛嚣有旨會看卿自不公忠爲人調弄既引咎着回籍總憲高攀龍亦自劾失職奉旨卿既無私何乃師生偏庇既求罷着回籍首輔韓爌具疏申救且言御批徑發不由閣票有駭聽聞不聽又揭請秉銓總憲俱係大臣請賜馳驛亦不報

魏忠節曰胥中缺巡撫尹同臯潘雲翼欲推其
座主郭尚友郭先以賄入程芸閣程辭之而復
至頗有聞冢宰堅執不許自與夏繩北定一淸
恬之謝鳳高謝舊令予邑諸弗得者咸以爲出
於予嫉予甚九疇爲人所用初求顯攻予及予
疏糸南樂而九疇其鄉人也因列疏攻予矣
給事中沈惟炳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曰朋謀結
黨黨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奉旨責其說黨
字妄生猜疑降二級調外任給事許譽卿復疏言

皇上從來禮貌大臣優容言官不意今日雷霆之
怒疊見摧折取一二老成人世所望爲歲寒松柏
百尺無枝者速之去國乃爾至於惟炳承乏首垣
又以公疏獲罪將令後之言者且爲着樹之蘿誰
肯爲生庭之軼且爲伏籬之吠誰肯爲立仗之鳴
其勢必至結舌相戒不敢深言而天下事乃可慮
矣亦奉旨降三級調外任文選郎中張光前入署
甫二旬因冢臣輩後先奉旨去乃上疏曰臣若牆
中躲閃緘默不言以爲苟免計賣友之人即是欺

君之人臣豈敢欺君賣友令皇甫規笑人於千載
之上哉奉旨亦降調去蓋是時內外合謀已安排
手段爲一網計陳九疇之疏原是埋定脚跟然後
令之做者未幾即以京堂起用以乙榜而游歷秋
卿矣
銓憲二臣既去銓部以侍郎陳于廷代署都院以
副都楊漣代署俱留中及會推以喬允升馮從吾
汪應蛟等名上奉旨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何此
次會推仍是趙南星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

光斗箝制衆正抗旨狥私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
全列楊漣佯爲不知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看
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欺朕幼沖眞老奸巨滑頑
鈍無耻袁化中亦不無扶同情弊于廷漣光斗俱
恣肆欺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革了職爲民追奪
誥命化中具疏引罪亦降級調外
諭內閣朕覽李魯生本內會推武臣一節因思文
臣擬票不知只應元輔注思耶抑次輔等與聞協
贊一二也前鴻臚寺起數批行外廷嘖嘖近日巡

視科道本止乞嚴行相視遲擬領埋且乞討肩輿者乞進侯爵者概應之如響乎章之謂何今後元輔遝當同寅協恭集思廣益次輔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大家殫力抒忠以副眷注此欲逐蕭州也嬪因上疏求斥曰臣以譾劣備員中書詰戎宜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能抒宵旰之憂忠直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回雷霆之怒至後先多官之斥諭旨中出之變在聖明祇肅紀綱乃中外懼與黨禍臣既不能先時深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

挺持爲封還之計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皇上釋此不問微示詰責札諭疑列諸事前輔無此謬戾同官不相救正總屬罪端曷容深辯皇上責臣以協恭責同官以協贊臣且欲補過無由矣糠粃在前極知非據薙除行及倘自妨賢臣之愚亦臣之罪也疏入忠賢益惡之傳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忠盡職乃歸非於上退有後言今復倖倖求去着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禮貌無失待輔臣體不聽後竟以楊維垣言削奪且捕家奴究

贓幾羅大禍

韓公既得肯以幼孫患痘在寓未即啓行魏廣微過詢告之故廣微曰此豈章惇之罪哉勇以惇自居亦奇．

大學士朱國禎爲李蕃劉徽三疏參劾具疏引疾得旨馳驛回加少傅賜銀幣廕子差官護送歲給廩米輿夫如例忠賢語人云此老也是邪人然却不作惡事故禮獨優云

韓公既去顧秉謙急欲居首輔故嗾人論去朱

公聞秉謙率其子叩首逆閹曰本欲拜依膝下恐不喜此白鬚兒故令稚子認孫璫領之時其子方乳臭即授之以尚寶丞

督師大學士孫承宗疏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遼去京數千里擬于十二日入都門十三日隨班早朝十四日與同官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各官商確可否事畢回任云云上諭傳兵部督師輔臣既膺重任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以朕壽節爲名欲入

京隨班申賀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倘中途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卒之虞相機調度將誰屬乎兵部即速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首即東眞有秘計何妨便宜封進朕志以滅□爲期必不從中牽制

孫公才望素爲內廷嚴憚熹廟於孫公獻替每多嘉納時朝政一新賢奸倒置孫公擬陛見一陳是非冀以悟上實非晉陽比也廣微嫉之竟告忠賢曰樞輔擁關兵數萬淸君側兵部侍郎

李邦華爲內應忠賢悸甚遶御床哭上亦心動趣內閣擬諭旨首輔韓公已請告次輔顧秉謙奮筆曰無旨擅離云云凡百言午夜開大明門召大司馬入分三道飛騎止公且矯諭守門諸閹曰孫閣老若入齊化門便綁來殺了公聞報即刻歸關具踈自明廣微又嗾徐大化李蕃等連疏攻公比之王敦李懷光因命九卿議去留一時雖其代次年始解任李公亦即引疾回未幾分遣內使各邊奪諸大吏之權矣

鹿善繼曰高左二公皆特疏薦公而會推旨從高疏出故二公既得罪崔魏去人皆側目公廣微與公同鄉同年實陰忌公當其初入綸扉知爲世所不與嘗欲借公以自明御史李應昇以廣微不祀太廟彈之切御史門公人也廣微遂特疏爲公言勞欲加異典而稱公解于御史公駁其疏曰此爲臣干澤也廣微大恨首欲殺公以洩忿時中外喧傳兩魏欲殺公而忠賢有校事者在公左右知公實不擕一兵隨行無將吏

惟善繼從婉稍釋廣微遂借主上震怒以脅公既直以忠賢怒脅公矣公亦置之惟杜門求去而已廣微又疏起高第爲大司馬第本欲借公以媚兩魏用廣微策擬以王之臣代公而忠賢以第有口讃可任也令第自任第大懼叩頭乞免不聽日夜憂泣怨主事徐日久平日佐之譁題以爲贊畫日久懼疏論馬世龍激上怒削籍去以自免而以田吉爲贊畫吉故以殿試懷挾謫後爲兵部郎以逆璫同郡附璫以合第故倚

之以遁中人焉

三朝野紀卷終

三朝野紀卷之三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天啓朝

蘇松兵備朱童蒙前任省垣以講學叅鄒元標癸亥年例外轉在任復多不法心不自安引疾求退巡撫周起元疏劾童蒙未習簿書吏事又乏斟酌虛衷閶闔雖嗟暑雨似胡越之罔聞繩束自如秋荼每刑罰之不中疎於檢押而左右委轡不收濫於搜括而贖鍰徵輸過急乞勅下吏部量行調處

奉旨周起元排陷正人削職爲民朱童蒙不准告病同前例推郭允厚李春曄俱陞京堂用

是時童蒙已通內矣故以巡撫叅司屬反削巡撫之籍而被叅者以彈事爲啓事當時亂政如此後益不可問矣

周忠介贈周公罷歸序畧曰先是楊丞以强項開隙織璫李欲中丞以危法公曰黜陟之柄可容若輩操耶力持之而璫已啣公矣無何兵使者恣睢以逞一夫寃死萬姓憤激公亦知其多

內援未可擊而公弗顧也特疏上聞蒙天子督過而公削職歸矣以察吏安民之故被讒以去即奪公以官未嘗不予公以名公去而郡邑有所恃不肯以身殉監司有所畏不敢以刑快意繼公撫吳者終不能趨炎附熱翻一成之案且使彼之曲徑而入媚竈而來因以得美官者亦心沮心怵負世大詬而海內秉鉞之臣猶或能以察吏安民之責挺持於震風淩雨之中也

繼周公撫吳者為毛一鷺故璫之私人讀此文

益慚無地遂搆成丙寅之獄先忠毅亦羅入其中云

左副都喬應甲在道陳言凡十疏言趙南星之迷李三才之橫力攻高攀龍孫瑋曹于汴并攻魏大中等末言東林得淮撫則暗有所持淮撫得東林則兩有所挾意在剖分門戶力持黨局耳又言三才託汪文言賄謀起升房可壯特疏舉薦乞取各官保疏參疏俱付史館紀載

應甲素有狂疾故出語顛悖不倫即彼黨亦厭之以為不便佐憲旋出之為秦撫時王紹徽為冢宰參應甲至秦以銀五錢送馮恭定（從吾）託之備酒請一鄉紳馮因治具自亦出陪酒半忽語馮曰王太宰命奈何姑用家童一二人塞責可乎因於是廷中杖其一二家人而去其狂肆之狀如此

降福建湖廣江西山東四省考官顧錫疇董承業方逢年章允儒丁乾學郝土膏熊奮渭李繼貞各三級調外任并將中式舉人艾南英等罰科有差

內旨云各試錄策問詆毀朝政譏刺朕躬是非顛倒誣衊同類皆因大臣納賄主持於中故各官順旨附會於外云云御史劉廷佐疏救各官奉旨以其黨護亦着降三級調用未幾又奉試錄止用士子原文不得另撰之旨蓋會試兩主考顧秉謙魏廣微原不解屬文故借此以逢迎內意免觸忌諱也此旨固即兩人所擬云耳

工部主事曹欽程疏參御史周宗建張慎言李應昇黃尊素言宗建令仁和贓私狼籍恐人發之調

其親吳煥以繼其後其入臺也薦熊廷弼劉時俊且私庇沈萃禎愼言薦趙南星避貴州差歸之安伸伸辯復遭棘手又盜曹縣庫銀三千恨後任石三畏查追乘同鄉同年張光前揑畢劣處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排王永光等援高攀龍等又擁北直學差黃尊素以附汪文言入臺力薦其座師鄒維璉末云諸奸所爲同於白蓮之倡亂借題講學反愚一世以沽名所謂在一鄉則亂一鄉在天下則亂天下者也至竭忠盡節無忝傳樾之骨鯁者

僅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宋夢環張惟一數臣而已奉旨四臣俱削奪宗建愼言行撫按追贓具奏沈萃禎吳煥降三級安伸原官起用霍維華即疏贊云欽程一疏而劾四御史如承蜩然眞可謂發蒙振落矣

欽程本涿州門生初令吳江以貪穢被糾夤緣起官引入璫幕李魯生輩爲之代草是疏以效首功實由涿州恨張公曾參其父盛明故借此報怨而以先忠毅與周黃二公俱爲內外魏之切齒故併入一網云欽程因誇於人曰我做此好事選君范賓公尚不匹我何也范去而馮始令吏部超加以太僕卿欽程益恃寵恣肆顛狂無狀璫亦聞而厭之涿州恐累已也復令其門生潘士聞疏劾斥歸崇禎初逮問論辟

黃公戲東先公曰在鄉亂鄉數語惟曹孟德足以當之吾輩不情之譽自愧良多矣

給事中李恒茂疏申理崔呈秀等奉旨崔呈秀事情顯係誣蠛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

既經多薦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薦主今聽降陳九疇即歷京堂用呈秀亦上疏自理言曾疏糾陶朗先爲東林誣陷云云呈秀以居停內閣許秉彝通于忠賢忠賢亦欲結於外廷資呈秀爲耳目而廣微和之內外表裡殺人媚人無所不至矣

忠賢竊柄動出中旨行事兵科李魯生阿忠賢意上疏曰諸奸傾陷正人類先假借名號近者起用動曰中旨夫旨不自中出而誰出哉執中者帝宅中者王而旨不得稱中必由汪文言許念敬之過

付閹說王安之交通接引部閣之雷同響應而後
爲旨則旨眞外矣皇上烏能有其旨哉
忒戲云中旨之中若如此講則南方之強北方
之强强字强盔之强矣崇禎初汪始亨有疏叅
魯生駁中旨字甚透快魯生在瑠門下稱四李
中一李逆案問徒後降清復爲顯官四李者魯生蕃恒茂春塘也
魯生又疏論枚卜不得拘資序云試取明肯老成
幹濟語繹之蓋成郎爲老必其屹然爲堅凝甯靜

之器老於識而非老于年濟乃稱幹必其卓然抱
安內攘外之猷濟於民而又濟于國蓋爲擁戴馮
銓也又御史張樞疏亦有少年學士黑頭相公英
妙未可少之語
銓始入廣徽幕廣微極相推引銓復結歡魏良
卿傳應星等爲之延譽又逆賢未閹時有妻馮
氏亦涿州人疑與同宗頗注意焉銓因與霍維
華崔呈秀楊維垣輩時緝外廷事密報閹逆閹
教以當如何羅織密封付良卿轉送內廷行之

深中閹歡心遂得大拜云
御史梁夢環疏論計典叅汪文言宜重處奉旨汪
文言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來京究問初傅
櫆叅文言已逮問廷杖矣至是逆賢恨楊左輩未
已馮銓與霍維華楊維垣李魯生等密謀遂說賢
與大獄欲借汪文言口以殺楊左特令夢環出疏
從此緹騎之遣無虛日矣
御史楊維垣疏論刑部侍郎王之寀以張差一事
倖功躐躋誣皇祖負先帝不惟無功抑且有罪奉

旨着削籍仍追奪誥命
大理寺寺丞徐大化疏叅楊漣左光斗黨同伐異
招權納賄又謂正人皆爲漣等摧折亟宜起用有
旨漣光斗俟文言逮至審明追贓摧折諸臣俱起
用
自中旨以會推一事逐部院此後削奪日行始
但驅除異已繼則蔓引株連最後則同類相殘
或始合中離或爭權搆禍特疏糾彈者外論是
非固不足憑特旨處分者內廷好惡亦無足據

記之不勝記但擇其人與事之有關係者間錄一二以見大端云

汪文言逮至奉旨拿送鎮撫司好生打問鎮撫許顯純打問文言招出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兩謀陞此缺奉旨若星削奪一切贓私嚴行究問務要指出何人收用確招具奏該司復究問詞連楊漣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顧大章趙南星惠世揚李若星徐良彥黃龍光鄧漢繆昌期鄒維璉施天德王之寀毛士龍熊明遇錢士晉盧化

鰲黃正賓招言以移宮建議者爲立名贓等之資整頓銓政者爲偏聽招權之藉布買命之金而楊熊之刑停啓賄賂之門而陞遷之法濫總歸之文言得力於父事王安結納權要濁亂朝政奉旨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賄買圖脫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俱差官扭解來京究問趙南星等俱撫按提問追贓

刑科霍維華疏論挺擊紅丸移宮三案娓娓數千言奉旨本內說張差瘋疾逼眞進葯移宮尤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凶孫愼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朋比爲奸俱削籍王之寀待楊漣等逮到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分別陞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卽與推用李可灼免戍閑住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楊惟休私刻追毀仍改正皇考實錄

此疏乃一部三朝要典也奉旨亦甚長節錄數語已見其槪矣

七月逮楊漣左光斗周朝瑞袁化中魏大中顧大章先後到京俱下鎮撫司打問初獄上擬以移宮爲案苦於無贓徐大化倡爲封疆之說蓋移宮止屬楊左與顧大章無預封疆止周朝瑞薦熊廷弼顧大章與楊維垣爭辨與楊左四人又無預合移宮封疆爲一局以定殺六人之謀者大化也又獻串通王安之說俾殺之有名者賈繼春也先是拷掠文言欲據之以成招酷刑備加文言終不屈狀後不能堪始仰視許顯純曰吾口終不肯汝心任

巧爲之吾承焉可也顯純欲誣諸人贓至魏楊二
人文言曰以此餓清廉之士有死不承復加一夾
至是先斃文言以滅口使無所對質拷問日皆辯
論不屈左公曰彼殺我有兩法乘我不服而亟鞫
以斃之又或陰害於獄中徐以病聞若一鞫即服
即送法司或有見天日乎於是靡焉承順招出仍
發鎮撫司五日一比則從來未有之法也比時纍
纍跪階前裸體辱之弛扭則受桚弛鐐則受夾弛
桚與夾則受棍創痛未平不再宿復加榜掠至二

十五日報楊左亡二十六日報魏亡袁周至八月
中相繼亡有旨發顧大章刑部定爰書昭示天下
定限十日仍送鎮撫司監追顧至刑部亦自縊死
大學士魏廣微揭言今日文書房傳旨鎮撫司打
問過楊漣等着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
臣等不勝驚惶念璉等今日雖爲有罪之人前日
實爲聖明之佐即贓私是眞轉發刑部猶議減免
逐日嚴刑就死直須臾耳以理刑之職遽責追贓
無論違背祖制朝政日亂與古帝王大不相侔矣

揭入降諭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凶邪勵精圖
治秉軸大臣無有爲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左
光斗移宮一案背先帝深恩陷朕躬不孝又熊廷
弼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尙有餘辜漣等受其重賄
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朝文武
持祿養交狥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
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
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
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維國是敢有陰

懷觀望暗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揑造
飛言希圖翻案朕抜祖宗紅牌之律俱治以說謊
欺君之罪其楊漣等生爲貪婪贓臣死爲不忠逆
鬼雖在獄身故而殘害忠良惡類尙存俟追贓完
日明具爰書暴其罪狀布告遠邇並示將來爲人
臣不忠之戒

　南樂此揭因冢宰崔景榮强之而出隨有此諭
　內朝政日亂等語皆揭中語也擬此諭者涿州
　也隨令門克新疏參廣微誤聽景榮不覺識見

潛移脚跟不穩并叅景榮倡調停之說以媚奸
邪邀後福廣徵大懼引疾回景榮竟削奪去
酌中志畧云其造謀殺命秘遞線索害八者魏
廣微崔呈秀也一切削奪勒限追贓諸嚴旨皆
顧秉謙票擬閣中簿籍中書官可証也擠蒲州
爲程聊城者南樂爲涿州騰路擠南樂者即涿
州也擠涿州者崔呈秀也詔獄鍛鍊承旨下手
者田爾耕許顯純也謀興大獄私圖報復者涿
州薊州徐大化霍維華等也殺義僕韓三欲搆

成賄案牽連蒲州者楊維垣也維垣雖以中旨
起官因爲座師徐紹吉擠戶部侍郎欽爲南樂
譖之逆賢故卒未大用云
志畧爲罪監劉若愚著若愚爲李永貞名下秉
筆其言當不妄
三法司會審戚臣李承恩引盜乘輿服御物律斬
詔報可承恩父李和爲世廟甯安大長公主駙馬
承恩襲左都督世廟嫡外孫也招內以僭用團龍
服及龍鳳女衫金面壽喜龍盒三事乃世廟所賜
也打死使女三名家人一名家人則別案以他事
自縊者乃擬以盜乘輿服御物律斬未畧引及八
議旨云既當重辟如何又引八議承恩之坐死者
如此忠賢以此事緝獲有功賞羊酒賜勅獎諭
論內閣我皇祖特起熊廷弼於田間授以經畧賜
之尙方賜之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
朕即位托病卸担薦袁應泰而遼東亡旣剛愎不
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
喪軍民幾百萬姓命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
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岌岌未甯其罪難以擢

髮數迨三尺莫逃百計鑽求最甚者有周朝瑞十
日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爲罪屬可矜又托奸徒
汪文言內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
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
哉朕痛恨已將漣等置之於法頃八月二十一日
文華殿講讀畢卿等五人面獻刊行繡像遼東傳
一卷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
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況屢經言官部

興治門克新石三畏等形於章奏宜即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擬諭來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處决了以爲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

遼難之發涿州父方任　布政鼠竄南奔書坊中有刻小說者內列馮布政奔逃一回涿州耻之先令卓邁上廷弼宜急斬疏遂於講筵袖出此傳奏請正法（時熊在獄中又出揭辨無投賄楊左事內亦忌之矣）擬諭以進王體乾曰此明係小馮欲殺熊家與皇爺何預請御筆增入卿等面奏出諸袖中云云

熊旣奉旨從容更衣以出胸中盛一小袋內具辯究疏提牢主事張時雍問曰袋中何物熊曰辯究疏也張曰公未讀李斯傳乎囚安得上書熊曰君亦未讀李斯傳此趙高語也以疏稿授張受刑後傳首九邊尸棄漏澤園疏卒不果上

嗟乎當時失封疆者不獨一熊也楊鎬王化貞安坐福堂而獨殺一熊熊不死於法而死於局所以人多惜之崇禎初閣揭請之始許歸葬揭中叙述顛末亦最詳盡

命錦衣衛差官逮原任御史方震孺法司究問以自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也先坐贓六千追比法司議以監軍無封疆責難與廷弼同論獄屢待未決至次年以揚州知府劉鐸獄詞牽連擬辟崇禎初釋放復官　先是旣殺楊左諸臣內旨又以惠世揚同惡相濟亦命拿解究問鎮撫司讞上付法司坐以交結王安倡議移宮諸罪擬斬會審時掌道徐揚先問曰你說邵尙老（邵輔忠）是小人今果是小人否對曰諸公見地高明以爲君子世揚

愚昧故以爲小人衆惡其言遂責三十板爰書中故稱爲扞罔之冥頑云　其以交內擬大辟也曰青衣小帽入直房謀定策也鼎湖未泣謀定何策龍馭旣升普天縞素矣青衣入直有是理是事否當時逮入詔獄者先後凡十七人獨方惠二公幸得不死重見天日至崇禎末始登啓事方公任粤西巡撫聞甲申之變悲憤而亡惠公於易代後猶靦顏出仕異哉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又薦孫杰吳淳夫等十四人
才品宜亟擢用劾徐良彥宜罷斥
又疏諛魏忠賢修城之功參蕭甯命劉貫卿削奪
去○此諛璫之始也至次年二月又疏云臣薦魏
忠賢修城一疏不知者以爲行媚中官非臣與人
爲善之素心也伏祈勅下部院察朝野臣民公言
若事事得實不但史官書之垂於萬世見中官出
類拔萃且見臣稱人之善以堅其末路目前千譏
萬罵臣固安之

自此疏出而後之稱功頌德者遍朝野矣呈秀
之肉固犬豕不食此亦不足記特記之以見作
俑之自耳
提督九門太監金良輔劾御史倪文煥擅責門軍
奉嚴旨查究文煥急求解於呈秀呈秀引入璫幕
青衣叩頭求爲義子璫領之閱數日即具疏劾李
邦華東林高足與姪李日宣及趙南星魏大中毒
腸棘手掃空善類周順昌與大中結黨傾朱童蒙
汪文言廷杖南還扁舟與順昌會於姑蘇門外近
日又邀大中過姑蘇爲十日飲大中以孫託順昌
以女許爲至於給假同日坐三大船資貨充盈壓
沉一舟狠籍河干白鏹暴露通人掩口林枝橋與
援署選惟賄是聞宜究處鄒元標請院碑宜行毀
碎有旨李邦華等俱削奪內有贓私狠籍者撫按
提問書院碑即時碎毀
自古未有貪財至壓沉一舟者當時宵小肆口
橫詆不顧事理大約如此不特文煥此疏也餘
不能盡載姑記此以見一斑云

御史賈繼春疏言王安以修郄之故倡移宮之說
楊漣左光斗希寵功虐逼辱康妃虧損聖德傅櫆
參汪文言左光斗魏大中漣在其中矣於是先發
遮飾之計而參內之疏出參內者借題也不過爲
自免之計今日不可不明其所以當死之罪以破
其借題之奸聞若輩從前倡惑之說久播中外且
撰爲傳記淆亂聽聞不可不禁也奉旨楊漣左光
斗妄希定策串通王安倡爲移宮之事又與魏大
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黨護熊廷弼賄壞封

疆鐵案既定猶貪其重賄使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機關及文言事發乃巧借題目以掩罪信口裝誣毫無影響朕深切痛恨已將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追贓身故顧大章限十日內結案爰書既成就依這本說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日疏揭并近日屢旨着史官纂集成書頒行天下

繼春請優待選侍是也然是第一截後卻過范濟世疏未上而揭發抄衆正收之見張愼言薦牘是第二截此疏以楊黍內爲借題幾刊黨碑

是第三截瑺敗後又疏以楊黍內爲正題是第四截此旨內稱毫無影響正從借題二字起也裕妃之死成妃之革是有影響否他可知已國是明而借題被前後翻覆肺肝如見諒哉聖諭所云惟其反覆所以爲眞小人也嗟嗟繼春前美不足數矣後美不足贖矣

御史周維持疏請將諸奸情狀奉有明旨處分者逐一臚列頒示中外并將舊日倡建書院立時拆毀御史張訥疏言京師書院原係官房爲鄒元標馮從吾聚徒講學占作書院若東林書院乃李三才科斂東南財賦竭小民膏血修建孫愼行高攀龍窟穴其中書院爲馮從吾占據徽州書院余懋衡主管鄒三俊畢懋良拾級而登皆於此得力江右書院鄒元標旣潦倒劉一燝復誤國黨亦少散諸臣居鄉種種不法因及鹽臣入省會講之非奉旨書院俱折毀元標諸臣俱創奪鹽臣都察院覈議

訥所指鹽臣爲前任李日宣時劉徽正巡鹽河

東大懼急出疏自明因倒身事瑺遂大獲寵幸云

御史盧承欽疏歷舉東林自顧憲臣李三才趙南星而外如王圖高攀龍等謂之副帥曹于汴湯兆京史記事魏大中袁化中等謂之前鋒李樸賀烺沈正宗丁元薦謂之敢死軍人孫丕揚鄒元標謂之土木魔神宜將一切黨人姓名罪狀榜示海內有旨一切黨人不論會否處分俱將姓名罪狀刊刻成書榜示

時謂此舉大類元祐黨碑宋之石工乞免鐫姓名承欽石工不若矣開承欽不解文義宜其未知宋事也

時有東林點將錄計百餘人以水滸傳天罡地煞姓名配之又有同志錄人益衆皆王紹徽撰造魏廣微等爲之宣布傳入禁中魏忠賢揭於御屏以次漸除焉承欽之疏本此

御史吳裕中疏參次輔丁紹軾綸扉重地不宜弄舌鼓唇過則歸君善則歸己自失大節奉旨次輔

於皇祖初起熊廷弼時即首參論今廷弼伏辜神人共歎吳裕中以鄉戚兒女之情乘機報復顯與廷弼一樣肺腸着拿午門前着實杖一百棍削奪爲民杖畢舁至寓死

紹軾在閣偶失璫意是疏入紹軾懼求救於崔呈秀會璫至上所呈秀隨至中極殿西隅密語移時璫頷之而去次日遂奉嚴旨逮杖蓋吳公實熊之姻家呈秀以此激璫怒也

下詰敕房中書吳懷賢於鎮撫司拷掠死懷賢每閱邸報見論璫疏輒批其旁曰當如任守忠例即時安置等語適其族工部吳昌期以忤璫罷官懷賢遺書稱之有事極必反反正不遠語語頗流聞同官傅應星璫甥也據以入告又陰誘其僕程德遠出所評疏及書稿送於璫璫大怒徑差校尉百餘人至寓綁縛并及其子道升妾邱氏送東廠非刑拷問串入東林一案坐以妄談朝政下詔獄旬餘竟死杖下

吳爲徽之休寧人同時汪文言則歙縣人皆同

郡同官也一則以護善罹罪一則以嫉惡遭殃其階禍畧同雖未免犯出位之戒然視彼稱功頌德者至今使人羞道其姓氏不相去徑庭哉

保定撫按郭尚友馬逢皐問趙南星一案追贓完日遣戍南星年老收贖有旨趙南星不准收贖依律戍遣山西代州衛子清衛戍莊浪衛甥王鍾麗成永昌衛

先是趙公掌銓日尚友營求巡撫趙公以其行賄有據力拒之至是璫黨即擢尚友爲保定撫

窮治其獄嚴限比贓辱及子弟宅舍無歸移住寺廟夫人即日憤死趙公至戍所踰年坐一斗室顏曰味蘖齋惟弄筆爲適著有小論十首崇禎登極已奉赦詔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聽歸竟卒於戍所姚文毅曰此固小臣流毒然不如是則楊左諸公魂遊北寺者公不得翱翔其間負生前領袖矣

時羣小立意折辱諸君子以逢迎內意程公正已以掌察開罪下撫按提問追贓獄上有旨程

正已着親身擺站不准收贖刑部覆李若星遣戍有旨李若星着撫按官重責一百板發遣時撫爲郭增光按爲鮑奇謨奉行惟謹山西撫柯昶按安伸問張公愼言承戍竟刺其臂其他但奉文行事不加苛督者又不足論矣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今之通義我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翟鳳翀何士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邀首功皇考光宗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孝彌彰而奸人孫愼行張問達薛文周張愼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憾追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袁化中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希非望之福將憑几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宮眷視若寇仇臣子之誼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之臣凡因三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在

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諸臣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於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

此論出而僞史爲政正史去籍矣凡於持正論者不特殺其身并欲汚其名矣三案是非後有倪文正一疏其言極平極確不必具論諸臣祇分左右始猶起於意見之偏旣則深中璫毒極意擠排豈特不顧事理抑且全昧本心所爲自無足怪獨惜悊皇先旣親傳孝和與選侍有仇之手論矣後又以此諭爲誣揑斯時已非幼沖而前後異詞乃爾豈聖性善忘耶抑指授由人不克自主耶悊皇旣如此矣於逆賢何尤於諸

臣又何尤

一時人品邪正亦不必深辯但觀從來未有附內閹之君子與捐身殉難之小人則議論可別白於此矣

夏允彝曰東林操論不失愛君而太苛太激使人難堪攻東林者不失調停而以此罪諸賢加以一網不亦誤乎當東林盛時其重處惟一繼春餘不過年例降處而已受者卽以爲不堪推魏之時諸賢重者備受酷刑死謫戍遠配者纍纍至輕者亦必削籍奪誥日甚一日則攻東林者之罪不可言也

內旨命差太監劉應坤等分鎭山海關等處一應事務與文武將吏計議而行不時寫密封走報吏部等衙門具公疏諫止奉旨旣稱永樂宣德間差內使頗多明是祖制朕念封疆恢復無期故特遣內臣查核兵餉原諭並無掣肘卿等大臣當思仰體着遵前旨行

票內閣出鎭并此旨者顧秉謙也閣臣中惟丁

紹軾特疏諫止不聽

凡內閹奉差關防篆文曰某處內官關防惟東廠則曰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關防其飭諭最爲嚴重蓋永樂十八年所定也熹廟卽位避御諱改曰官旗逆賢擅政內閣紛紛出鎭秉謙獻俱票注太監二字遂以爲例先朝內閣上疏稱萬歲爺自稱奴婢逆賢時肅廢此禮曰陛下曰臣竟與外廷等矣

勑諭東廠太監魏忠賢我祖宗建都于燕賴東廠

漕運以給軍餉若北新倉主事李桂明倖濫甲科
潛懷穿窬心如厠中碩鼠形如梁上鵜鶘不思粒
粒皆萬民膏脂竟以汶汶潤一家囊槖偷盜之米
已盈二千九百石之多入已之贓已有一千八百
兩之數賴爾忠賢甘勞怨而如節發臺諫所未糾
去貪剔蠹嚴勒還倉一舉而上關國計下儆官邪
茂績如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仍增廕獎
勵

此賜勅獎勵之始嗣後連篇累牘封伯爵晉國

公賜鐵券有過于九錫文者不勝概錄矣桂明
爲惠世揚門人惠逮入都周旋不避形跡故及
于禍李雲南人

逮御史夏之令下鎮撫司打問追贓尋以二月日
斃于獄初御史以天啓初年巡視中城疏劾內黃
廠與羣璫鬨遂至批璫之頰璫有疏送閣傳旨重
治閣持之謂御史劾草場事而內持之兩相擊何
得偏責其事始寢至是忠賢用事理向來之傷其
類者遂借劾毛文龍言邊事令其黨倪文煥卓邁
疏劾逮問而死

錦衣衛百戶高守謙毆死翰林院簡討丁乾學於
家乾學于甲子年典試江西策問中有觸忤魏忠
賢語奉旨降調矣已又因御史徐復陽忝同典試
官郝土膏復傳旨將乾學削奪乾學籍居京城守
謙徼時故與有隙至是已負緣璫門下爲錦衣官
知乾學方以觸璫懼禍擁集二十餘人突入其家
稱奉駕帖拿問乾學方俯伏聽旨諸奸將棍石亂
擊又傾搶財物一鬨而散乾學竟以毆傷鬱憤而

死又有吏部郎蘇繼歐家居河南　縣因楊忠烈
被逮過周旋之于檻車中旋有以其事入告者將
遣騎逮問先使人恐嚇之蘇因懼禍自縊死
山西巡撫柯昶巡按安伸問張慎言遣戍回奏奉
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鑽差避差罪難枚舉今以監
守自盜律永戍姑依議其周宗建贓私久不回奏
聽其逍遥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削奪仍繡
衣黃蓋開館招賓更見縱肆郎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旗將宗建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周公初入臺郎有疏叅逆閹與客氏時閹猶未改名所謂魏進忠是也閹深恨之其私人郭鞏交通亂政公復再疏排擊不遺餘力忠賢既專政鞏力修舊怨故及于禍

繆公與高邑應山諸公素以聲氣相往來門戶黜陟預叅末議然抑揚過當又牽以愛憎故多不滿人意楊公劾璫被逐後璫拘其長班入內拷問長班對以惟繆翰林來寓商量三日故遂有代草之疑深中璫怒然代草實無是事繆公自序中辨之甚詳矣

織造太監李實奏欺君蔑旨等事奉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指勒袍價致連年拖運且託名道學引類呼朋各立門戶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齒除宗建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李實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李實齷齪不識字在蘇杭日惟以叅論府佐楊姜事與巡撫周公爲難然未有殺人意也適有他事偶失歡於逆璫實司房在京求解於李永貞語以必叅處某人等可以免咎遂爲代草此疏或云勒取空印本入京令李朝欽等串謀同寫故後得減死未知事確否

直隸巡撫毛一鷺以民變聞奉有本日解散姑不深究之旨已再疏三疏直云周順昌植黨附邪擠口起釁用作招搖號召夥衆擁擠鼓噪幾無天日已密擒首發大難之渠魁與脅從附和之餘黨以頒佩韋等請速正典刑又以吳時信等同惡相濟分別遣配併黜諸生王節等五人于是復奏有漏網渠魁之旨將并羅入廢籍諸臣云

浙江撫按亦疏奏官旂失落駕帖事奉旨黃尊素着撫按差官解京自此後奉旨拿解皆下撫按不復遣緹騎矣

黃煜人變述畧曰人變者述姑蘇義民殺校尉之變也天啓子丑間逆璫專政屠毒縉紳所仇

怨多在江南乙丑六君子逮常熟顧憲副大章與焉丙寅逮江陰繆宫諭昌期吳江周侍御宗建俄又逮無錫高中丞吳縣周吏部江陰李侍御吏部直節抗爽遇事敢言初傳有點將等錄皆逆黨所造羅列諸正人斥爲黨獨未及吏部名吏部慨然有皇甫威明之耻益奮發無顧忌巡撫周公起元以爭織造削奪歸吏部爲文送之所指斥內外甚具毛一鷺繼撫吳固璫義子也涖任日吏部即以送起元文示之一鷺恨甚

先嫉倪文煥疏叅與魏給諫連姻事削籍矣至是復以李實疏搆及之而逮逮者至邑令陳文瑞叩見曰公稍了家事吏部曰吾無家事可了顧左右曰前有僧求書菴額此當了却因命筆書小雲棲三字畢曰此外無一事矣遂同令君詣縣署緹騎大索金錢未即開讀士民聞之無不洒泣欲爲請命開讀日巡撫毛一鷺巡按徐吉至觀者蜂擁不下數十萬人諸生楊廷樞王節等前述士民意按撫戰栗不語一尉厲聲曰

今日事與秀才何預諸尉各舉械將擊諸生忽一人從人肩上躍出搜拳奔堂上急持尉之梃械者復有四人繼出一躍登堂遂與諸尉毆吏民喧從之首一人即顏佩韋餘四人馬傑沈揚楊念如周文元也五人持問尉此旨從何來尉曰實魏上公命我來于是五人大呼共殺僞旨者一尉匿梁上驚墮而死是日開讀不成禮衆遝過姑蘇驛遇尉之往浙逮黃侍御者騷驛遞復聚毆之況其舟燬及駕帖事聞璫頗懼曰財

賦盡在江南奈何乃勒令撫按搜捕渠魁五人挺身自任讞成大辟處決五人顏色不改璫頗啣李實疏爲激變實乃命浙江巡撫潘汝禎請建生祠以自解免相望成風生祠遂遍天下矣天祚聖明逆璫授首蘇州祠成而即廢蘇人即其下葬五人題曰五人之墓五人奮義日江陰李侍御就逮常州郡城士民聚觀者亦數萬人各挾短棍直呼入憲署殺魏忠賢校尉太守曾公櫻素惠民撫之而定故義民之名逸不傳

蔡士順紀畧曰熹宗朝逆璫害正緹騎四出丙寅三月十五日逮及周蓼洲吏部次早余亟往省已在公廨矣諸友至者數百人蓼洲神情意氣不異平時見余即問兄知李仲達否因出李實疏旨相視則仲達暨高景逸總憲周綿貞撫臺黃白安侍御俱在逮中姚現聞太史時在金陵寄言馮杜陵促余亟宜往常州視仲達十七日遂別蓼洲解維行十八抵無錫聞高總憲已自裁十九晨抵常州謁吳繼稱知仲達方抵城

下仲達鄉居聞逮束身待罪候邑令至即攜手登舟如長空孤鶴形影相吊情事絕苦余望其神情意氣與蓼洲無異也曾二雲府尊過舟中談良久年誼甚篤後江陰岑令公來同余見官旂于南察院議所以酬之者仲達雖爲司理入賤臺端而清介絕塵即常俸所入俱爲尊人見復公佐酒費橐無私錢時見復在家設處未得即至廿一日見曾公聞有蘇州鉏斃旂校事曾公私語此信上聞朝端或從寬政可望生還忽

報南察院前有數千人忿激如雷言李官忠臣何忍見其就逮與姑蘇不約而同奮臂大呼欲殺旂校府尊即往曉諭囑余促仲達至余翊捍同行塡街塞巷馬不能前仲達下馬拜求衆方解散因遷官旂于東察院陳兵衛之廿二日開讀尙慮民情洶洶或生變如蘇防禦嚴肅不許一人隨入獨余周旋其間得覩觴帖仲達拜闕畢遂留院署官旂亦知仲達居家孝友人共稱究未嘗繩以法也是夕父子同宿署中廿三日

遂行仲達慷慨就道眞有百折不回之氣同行者其兄伯發及友人陸養素陶自然也臨別託余謝府尊余不勝嗚咽府尊亦淚下嗣後委曲周旋不遺餘力若曾公者當于古人中求之矣蘇城激變一事撫按具題寄緝當日諸人而二三同志皆入網羅賴寇禮亭府尊曲加保全得免鈎黨之禍曾寇二公爲德于吳至今棠蔭兩地也曾名櫻江西峽江人寇名愼陝西同官人

成明義記遣事畧云丙寅春仲達被逮舟至昆

陵吳巒穉先生逆之于道憩之家飲食慰勞卿平生歡仲達篝燈閱先生兩郎文歎曰兩君皆遠到器惜吾不及見先生愀然命兩郎輟讀玆後亦勿令吾兒讀書先生曰書何必不讀但勿學汝眞正讀書仲達曰還須勿令從我先生始得忽不覺相視而咲翊日徐子元修自江上來相對悲憤欲慟仲達止之曰元修何必然但他年史筆借重數言便堪不朽耳先生曰昔蔡元定竄道州晦菴餞之蕭寺坐客有泣下者晦菴

徵視元定不異平時嘆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兩得之矣不圖今日親見此一番光景眞一夕千古遂共命酒呼盧仲達浮大白自賞曰飲酒恨不足今宵足矣越日緹綺促行仲達遂入就公署宿先生復入署相存仲達索先生素所讀易袖珍本者自攜先生喜授之曰吾祝汝爲薛文清乎遂洒然登舟而別先是仲達從先生學時曾假館此署者數月署中亭曰清風亭仲達恍然疇昔先生曰此行可謂不負所學仲達曰差不令此亭咲人耳嗟乎廉頑立懦仲達眞足風千秋矣

鄒嘉生序端友集畧曰逆璫陷殺諸君子獨于吾友仲達不能措一詞蓋仲達所謂眞忠孝人也誦其詩讀其書友其人問其官問其鄉而忍殺之者非人也而崔賊忍殺之且必殺之仲達就檻車之日傾城號踊而仲達引滿自如其師吳巒穉以一讀書秀才館之飲之不少變色緹騎環集其舍不爲動嗚呼此豈尋常師友哉余

猶憶夜分過巒穉叩仲達此時胸次什麼生仲達咲言吾亦有解吾前生當是蔡京章惇受用太過須此輪迴耳徵諷以高總憲之義輒泣然曰昇有老親在嗚呼仲達乃所謂眞忠孝人也

吳先生諱鍾巒武進人以宿儒教授里中先忠毅少從先生學以道義相砥礪先忠毅殉難後先生簡當年往還尺牘詩文彙編曰端友集行世同志遞序甚多僅錄一二以見其概後先生以崇禎甲戌登第國亡殉難去先忠毅之變已

二十餘年端人端友始終一揆故并誌之于此
若大節別有紀載茲不具述云
高公先一夕聞逮信即作遺表曰臣雖削奪舊
系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謹北向叩頭從屈平
之遺則君恩未生結願來生乞使者執此報皇
上書畢自沉園池中北面捧心屹立不動水僅
濡下體家人奔救之已氣絕矣　蓋公生平學
問得力故去來之際脫然無礙如此縣令欲執
其子付緹騎賴曾郡公釋之已奉旨追究漏洩

根因仍坐以配贖亦賴曾公保持得免大累
諸公先後逮到皆奉旨送鎮撫司打問許顯純
掌司事而崔應元副之到即一夾一棍敲八十
筈四十棍謂之一套拷掠時有名為聽記者倨
堂中指揮如意又有打事件者絡繹道路必取
內意發落各坐贓四五千不等復奉嚴旨五日
一比每比必酷刑交加至五月中因天變停刑
始少緩須臾而繆公則先以四月二十九日畢
命矣六月中仍開刑嚴比周忠毅公周忠介公

俱以十七日報亡黃忠端公以二十九日先忠
毅公以閏六月初三日相繼亡所以致死之狀
不能詳亦不忍詳其未完贓銀仍行原籍勒限
拘家屬追比周忠惠公以閏六月十六日下獄
即奉旨照李實原參坐贓十萬勒限嚴比至九
月初十日報亡
五月初六日巳時天色方皎潔忽有聲如吼從東
北方漸至京城西南角灰氣湧起屋宇動蕩須臾
大震一聲天崩地塌昏黑如夜東自順成大街北

至刑部街長三四里週圍十三里盡為齏粉屋以
數萬計人以萬計王恭廠一帶糜爛尤甚僵屍溝
疊穢氣薰天甎礫盈尺飛舞街道門戶毀裂一空
城中即不被害者屋宇無不震蕩狂奔肆行之狀
舉國若狂象房震倒羣象亦俱逸出遙望雲氣有
如亂絲者有五色者有如靈芝黑色者衝天而起
歷時方散長安街一帶時從空飛墮人頭或眉毛
和鼻或連一額紛紛而下大木直飛至密雲石駙
馬街五千斤大石獅子飛出順城門外所傷男婦

俱赤體寸絲不挂衣服俱飄在西山挂于樹梢昌平州教場中衣服成堆人家器皿首飾銀錢俱有仕紳在途打傷者甚多至壓死家眷婦女者又難枚舉矣

朝天宮三殿兩廊災焚房屋一百三十一間宮中獸頭沖下打死內官二人有詔下廷臣修省兵部尚書王永光疏言諸臣條上封事有停刑罷稅外卒未能寛恤何人恩免何項㩦以知道了三字荅之委之不知猶俟悔悟之日知而不改何時是蘇息之期奉旨以危言激聒責之

永光先有疏頌璫矣至是因司屬王壓張履端强之疏救大獄因天變請修省寛刑大拂內意未幾放歸崇禎初遂借忤璫名起位冢宰肆惡種種事詳後紀

刑部尚書薛貞審成揚州知府劉鐸獄詞上之命斬于市初錦衣衛緝得遊僧本福指為東林淵藪乘機造謗以鐸詩扇為証既下獄以前詩為歐陽暹所假事白得釋在京候補復為張體乾緝獲誣與方震孺同謀為在獄李承恩李柱明用賄求寛下鎮撫司提問又誣以與假官曾雲龍倩道士方景陽咀呪廠臣發刑部定罪始擬戍既擬絞忠賢矯旨令重擬尚書薛貞遂阿內意㕘司官實法削職方震孺加絞罪一等斬劉鐸咀呪重臣決不待時疏入允之鐸與曾雲龍家人劉福等即日駢斬于市方貞刑鞫時語鐸曰當今之時以己功名為重他人生死何與己事鐸曰一時功名有限千秋清議難逃貞大恨撲之二十崇禎初定逆案貞與張體乾俱擬斬

命逮歙縣民吳養春吳君實程夢庚等解京究問養春與養澤兄弟分財搆訟有年至是澤之僕吳榮至東廠首養春侵占黃山種種罪狀遂遣緹騎逮問懸坐贓銀六十餘萬不止又坐追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差工部主事呂下問刻期追解下問㩦僕妾三十餘人至縣擾愈甚搜通邑富戶科派之于三十萬外更增二萬餘縱放自役逼辱婦女民不堪命羣起鼓譟下問懼挈僕妾而逃焚燹勑

書事聞復遣大理寺副許忠吉代下問吉本欽人
至則以上官體自豪濫詐鄉人納賄作奸士民復
閧然起賴知縣倪元珙委曲調停之始定
編修吳孔嘉與養春有世仇時以纂修要典入
璫幕故引吳榮搆成此獄波累合邑慘殺多人
後坐逆案問徒
御史梁夢環先以查關稅嚴旨責令回話至是奏
上奉旨梁夢環姑不究熊廷弼雖正典刑家資巨
富其取發關外軍前銀十七萬二千兩並無開銷

着彼處撫案提家屬追贓變產勒限解部以助大
工狥情隱飾責有所歸左都周應秋亦疏言撫按
追贓當嚴犯官楊漣左光斗等贓私鉅萬奉旨追
助大工迄今絕無消息各犯其家不貧其局易結
請置循環簿二扇遠者四月一繳近者二月一繳
庶無沉閣等弊奉旨這奏深裨盛憲綱楊漣左光
斗等贓私限刻期奏銷
楊公居官廉潔被逮日不能具官旅費士民置
募簿于四門醵金助之追贓令急宅居盡鬻毋
妻棲止城樓乃言家私巨萬應秋真心死盡矣
大獄既興凡可殺人媚人者無所不至漳浦知
縣楚烟追比肆毒于周忠惠公子彥暉江夏知
縣王爾玉逼死熊公子兆珵黃州推官王萬金
于梅公之煥之獄鍜煉周密惟吾郡郡侯曾公
櫻護持先忠毅與高忠憲二家不遺餘力至捐
金以應緹騎寬限以比寃贓種種厚德不盡述
也又若應山知縣夏之彥立簿募金以助楊公
蘇州知府寇愼吳縣知縣陳文瑞庇覆周忠介

家武昌推官鄧來鸞委曲周全熊公家皆一時
之卓然者
陞周應秋爲吏部尚書崔呈秀爲工部尚書應秋
素極齷齪先年求司空缺于趙高邑至屈膝不已
趙鄙之常語人曰吾入山三十年不意士風掃地
至此至以媚璫陞冢宰秤官索價每日勒足萬金
都門有周日萬之目手復狠辣凡門戶中糾本參
及者輒借推陞題目以供誅求爲之同心行事者
文選郎李夔龍也遂至削奪無虛日後定逆案評

云頌美三十九本題請公侯伯誥改武蔭爲文蔭借推人以處人擬成遣李夔龍則以附奸媚逆望風承旨引交結近待律斬以兩人較之則應秋之罪實未蔽其辜也

虞大復應秋之婿也素以狂逸自負致書應秋云挾泰山以超北海在婿固不敢望人寶山而空回想岳亦不能忘情也盛爲時傳頌竟由南郎陞江西提學副使後亦入逆案

崔呈秀母死當丁艱奉旨奪情不准守制遂緋袍

視事如故禮部尚書來宗道爲之題覆郵典直曰在天之靈奏文書時讀至此上亦艴然變色用御筆圈出此四字已又命兼左都御史列銜都察院蓋欲銜制諸御史此又從來官制所無至七年月不由會推內旨改任兵部尚書既握天下之兵權矣祖制任大兵者親族俱不許掌管兵事呈秀竟用其弟凝秀爲浙江總兵不特背祖制直顯著無將之心云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聞皇祖年間有逆犯皦生光揑造妖言謀危社稷離間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爲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或陷朕孝德不光或棄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眷佑寶璽呈祥牖朕憬然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復芟除而脅從甯壬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改心咸與更始不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錮已深乃尙有等未盡奸徒怙惡不悛窩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揑寫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廠衛都察院

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體訪如有前項姦徒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即先將正身拏住具奏細細研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治

時有匿名榜揭後宰門到忠賢反狀忠賢怒疑中宮父張國紀及被斥諸臣爲之因增邏卒數百人欲以此與大獄盡殺林下疑似諸賢而由國紀以搖動中宮事成則以魏良卿女進府丞劉志選偵知之遂疏參張國紀罪狀罄竹難書有姝宮婢韋

氏作妾譖獄輙稱懿旨等語內皆丹山之穴藍出之種直指斥中宮氣祲甚惡末復云肘腋重臣鼎忠弼亮協贊中興間有伏莽之奸藏頭露尾投間抵隙爲一網打盡之計前之謗書今之蜚語望叮嚀緝事衙門嚴拏究治蓋匿名榜所指忠賢佐命七十餘人故志選有一網打盡之語御史梁夢環繼疏參國紀罪狀引志選丹山之穴等語以傾中宮有旨張國紀著革去爵蔭回籍省愆中宮性鯁直數于上前以顛倒舊章爲言蓋指客魏也

又上一日幸后宮見几上書一卷問何書后曰趙高傳上默然忠賢聞之益怒次日伏壯士數人于便殿上御殿搜得之身懷利刃上大驚送厰衛逆閹欲誣后父國紀謀立信王爲不軌以興大獄謀之王體乾體乾曰主上凡事憒憒獨于夫婦兄弟間不薄脫有變吾輩無噍類矣忠賢懼乃亟殺之以滅口

中宮爲秉筆劉克敬所選忠賢因遷怒克敬并其炤管老閹馬鑑俱降發鳳陽縊殺之既殮復蘇衆人俱聞棺中格格有聲畏逆賢故遂埋之崇禎初聽諸改葬志選夢環崇禎年俱以傾搖母后逼逐戚臣擬大辟斬決

先是中宮之立上決之于穆廟趙貴妃妃云此女端重遂立之其客氏所欲立者宸妃王氏也以此客魏相結布計搖動中宮云

蔣允儀疏語曰逆璫方張舉國若狂大率操戈矛于儕輩開羅網于縉紳耳未有敢發大難窺伺宮幃借搏擊貴戚之名行離間國母之實如

二臣者幾令天子不得庇其外戚國母不能全其生父即寸斬二奸亦不足贖乃志選潑口兇鋒脅持問官曰薛貞枉殺劉鐸致有今日之反坐前車可鑒此無論盈廷討賊與密告羅織者不同而以譏刺逆璫者與讒謗國母相提而論其不道無人臣禮莫此爲甚矣以奸邪兼之悖逆罪在十惡之條應從罵母之律

浙江巡撫潘汝禎首疏請建魏忠賢生祠用致祝釐奉旨據奏魏忠賢心勤體國念切恤民憫兩浙

連歲災傷革百年相沿鋪墊宜從衆請用建生祠
祠名與做永恩
織造太監李實奏厰臣祠宇已建乞授杭州百戶沈尙文等永守祠宇世爲祝釐崇報上允之祠建于西湖之麓居關壯繆岳武穆之中備極壯麗時有原任提學副使黃汝亨過其地微發詫異語守祠之監叢毆之立斃地方不敢問

此建祠之始從此效尤成風總由汝禎作俑也疏語皆揚詡贊嘆幾同勸進旨亦駢語相答稱

頌惟恐不至旨中必以朕與厰臣並稱而不名疏與旨俱不全錄者不勝錄不屑錄但錄陸萬齡一疏者侮及先聖尤爲亘古異事以見人之無良有非思議所及也

時內閣票旨者爲顧秉謙萬立極馮銓未幾顧馮去位又增施鳳來張瑞圖李國㯋諸人中惟李稍能以禮自持而保救張慼畹尤多其力

應天巡撫毛一鷺疏請爲厰臣建祠虎邱薊遼總督閻鳴泰疏請建祠薊州順天巡撫劉詔巡按倪文煥梁夢環疏同鳴泰又請祠額疏內云人心之依歸卽天心之向順恭照厰臣魏忠賢安內攘外舉賢任能非但學識綱常之際獨萃其全且于兵農禮樂之司共濟其盛治平績著覆載量宏亟請祠名用志功德有旨褒美祠額與做廣恩祠成迎賢喜容至巡撫劉詔等俱行五拜三叩頭禮兵備副使耿如杞見其像冕旒執玉惡之止一揖不拜詔遂疏參如杞立遣緹騎逮下詔獄打問追贓送刑部擬罪尙書薛貞當以大辟論斬璫敗後得復官

鳴泰鋪張功德足示擁戴矣人心依歸天心向順尸祝之疏幾同勸進之文像安得不冕旒禮安得不五拜三叩頭也炤曰恭炤心不勝誅矣

鳴泰又疏請建祠密雲祠名崇德劉詔倪文煥梁夢環疏同鳴泰又請建祠昌平通州昌平名崇仁通州名彰德劉詔等疏同鳴泰又請建祠涿州祠名宏愛巡撫劉詔巡按卓邁梁夢環疏同鳴泰又請建祠河間祠名仰德保定巡撫張鳳翼巡按倪

文煥疏同鳴泰又請建祠保定祠名旌功鳳翼與
巡按盧承欽疏同寧遠巡撫袁崇煥疏請建祠遼
東祠名德芳總督閻鳴泰巡關梁夢環疏同天津
巡撫黃運泰疏請建祠天津祠名威仁鳴泰卓邁
疏同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守祠官
運泰迎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迎
詔儀像至祠所安置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武
諸官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福口稱某名某
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年某月蒙九千

歲陞拔又叩頭謝致詞畢就班仍五拜三叩頭
旁觀者汗下運泰佯佯甚得意焉
宣大總督張樸疏請建祠宣府祠名隆勳巡撫秦
士文巡按汪裕張養素疏同張樸又疏請建祠大
同祠名嘉猷巡撫王點等疏同中書郭希禹疏請
將自置山地二百畝敬捐以祝廠臣喬松之壽大
同新任巡撫張翼明疏請爲廠臣建坊以示華袞
有旨名一代崇功
大同祠成上梁之日王點托病不出故急逐之
而用翼明翼明至無可獻媚乃請建坊愈奇而
愈下矣
山西巡撫曹爾禎疏請建祠五臺祠名報功總督
張樸巡按劉宏光疏同登萊巡撫李嵩疏請建祠
有旨准于府城水城各建一祠寧海院名景仁蓬
萊閣名留敬山東巡撫李精白疏同延綏巡撫朱
童蒙疏請建祠榆林祠名祝恩三邊總督史永安
陝西巡撫莊謙疏同督理三山工部郎中何宗聖
疏請建祠房山祠名顯德又疏稱房山知縣楊齊

芳捐銀百兩士民高甯等捐銀二百兩置買香火
地附祠崇報上林苑鄉官庶吉士李若琳等疏請
建祠蕃育署祠名感恩督理崇文商稅戶部主事
張化愚疏請建祠房山縣長溝地方祠名廣仁督
理蘆溝橋工部郎中曾國禎疏請建祠橋側祠名
隆恩巡視五城御史黃憲卿王大年汪若極張樞
智鋌公疏請建祠宣武門外順天府尹李春茂疏
請建祠宣武門內順天府鄉官通政司經歷孫如
洌疏同并請賜御製碑文祠名茂勛上林苑監丞

張永祚疏請建祠良牧署祠名存仁坊名功高冊府嘉蔬署祠名洽恩坊名洪恩流芳林衡署祠名永愛坊名一代元勳提學御史李蕃疏請建祠永安門

內閣李永貞最爲逆賢用事家在通州蕃制匾額送至其第永貞不受人皆快之

國子監監生生員陸萬齡曹代阿等疏言臣聞縱橫之世楊墨充塞聖道榛蕪子輿起而闢之廓如也故萬世誦孟子之功不在禹下至今千秋廟貌

比隆尼山我明列聖相繼聖道昭明不意顯皇中年東林僞學自立旂幟欲釣高名忍揑浮詞巧譏君父誣先帝爲不得令終陷陛下爲不能善始罪惡滔天聖學墜地此孔筆所必誅孟舌所不赦也恭遇中嶽毓靈尼山吐氣篤生聖輔督敞魏賢中但冊姓而不名提下世貞心佐一朝乾斷披丹開導首勸鸞輿視學竭力匡勷立補累朝缺典而且清軍實以壯國威捐逋稅以甦民困宸居遄建而九賦無增藩邸同封而四方不擾其最有功世道人心爲聖

門攸賴者芟除奸黨保全善類自元凶就繫而天下翕然稱明此即廠臣之誅少正卯也自要典昭垂而天下翕然稱孝此即廠臣之筆削春秋也朝廷之上昔爲魍魎糾結之區今日何由開朗孔孟之門昔爲邪慝冒借之窟今日何由清明是廠臣驅蔓延之邪黨復重光之聖學其功不在孟子下臣等涵濡廠臣之教佩服廠臣之訓念帝都爲起化之地國學爲首善之區伏願于監西勅建廠臣生祠後稽郎祀甯國先公與先聖啓聖之祀同舉

並行更願皇上製碑文一道勒石顯揚奉旨自東林邪人聚徒黌鼓淆亂國是搆釁宮闈賴廠臣獨持正議匡挽頹風一時門戶之奸如鏡炤膽兩宮慈孝之熾若日中天功在世道甚非渺小至于安內攘外剔蠹除奸免稅蠲逋扶良抑暴矜弁之徒得以貼席綬帶家誦戶絃皆廠臣恩德所被太學諸生請于國學建祠祝釐具見彝好卽着鳩工舉行

蔡士順曰萬齡欲孔子先禪素王然後禪以天

下也聖輔二字便是舜禹之案三朝要典襲六
經而七矣
後有監生李映日疏引周公朋天子禮樂郭汾
陽封王例時烈皇已登極爲通政使駁寢未上
故映日亦未入逆案僅下獄問罪
五軍都督府錦衣衛等衙門公侯伯駙馬等官博
平侯郭振明等公疏請建祠賜額名德芳保定侯
梁世勳疏請建祠安定門外五軍營大教場祠名
著愛襄城伯李守錡疏請建祠京營祠名鴻勛靈

瑩侯湯國祚武清侯李誠銘各疏請捐資附祠共
祝山東巡撫李精白疏請建祠省城內云厥臣仁
威彈壓乎山川藪澤滲漉乎中外堯天之巍蕩帝
德難名時雨之霑濡元勳丕著有旨祠名隆禧河
道總督李從心登萊巡撫李嵩疏同巡按黃憲卿
疏請又有旨祠曰湛恩
一祠兩名于是議兩殿分懸撫前而按後焉
精白先以麒麟歸瑞于厥臣具疏後即褒送共
節至是請祠請額極力揄揚堯天巍蕩帝德難
名噫是何語耶
憲卿在京已一再建矣抵任復疏繼請上梁之
日二臣俱親詣展拜擬柱聯云至聖至神中天
地而立極乃文乃武同日月以常明精白以多
福多壽易乃文乃武四字惟恐頌禱之未至也
濟南道副使梁廷棟屆期獨不至祠所漕監李
明道至河二部道俱行屬禮廷棟獨以客禮見
于舟次李闔送不登岸梁亦竟行不顧歸即堅
請終養時崔呈秀正奪情云

河南巡撫郭增光巡按鮑奇謨各疏請建祠開封
祠名戴德
此祠毀民房二千餘間建宮殿九重宏麗爲古
今所無建標祠所直書大工蓋大梁道周鏘祥
符令李寓庸爲之延綏巡撫朱童蒙建祠直用
琉璃瓦毫無避忌閻鳴泰公然稱人心歸依天
心向附李精白稱堯天帝德皆顯然著擁戴之
形不以爲異也
總督漕運太監崔文升鳳陽督撫郭尚友巡按宋

禎漢巡漕何早巡鹽許其孝公疏據漕道朱國盛等工部等官顧民碞等知府劉應召等合詞請建祠淮安祠名瞻德臨淸提督工部侍郎𡚁淳夫疏請建祠名萃德

東昌知府王堯民收進逆祠募疏不發淳夫疏參之遂削職爲民

巡鹽龔萃肅疏請建祠長蘆祠名留恩湖廣巡撫姚宗文疏請建祠武昌祠名隆仁鄖陽巡撫梁應澤巡按溫皐謨疏同

應澤復欲建祠于鄖陽荊南道蔡善繼不肯申詳迫之至再參以挂冠爭之應澤將疏參聞𤋮廟崩而止

巡鹽李燦然疏請建祠河東祠名褒勳山西巡撫牟志夔巡按劉宏光疏同淮揚巡鹽許其孝疏請建祠揚州祠名瞻恩總漕郭尚友巡按宋禎漢疏同

此祠上梁日𤋮廟哀詔已頒其孝等哭臨畢仍脫縗經易吉服相率往拜還復易服哭臨旁觀者咸爲咋舌惟副使來復不與

楚王華奎疏請捐金一千兩助建祀隆有旨嘉允親王爲國藩屏何德之感何威之㤼而乃有此舉乎噫亦異矣

三邊總督史永安疏請建祠固原祠名懋懿陝西巡撫胡廷宴巡按莊謙疏同孝陵衞指揮李之才疏請建祠孝陵前祠名仁溥命守備太監與祀總督河道蘇茂相請建祠鳳陽皇陵之次祠名懷德南京守備太監請建祠皇城東祠名崇勳時惟福

建未有請江西亦最後七年冬巡撫楊邦憲巡按劉述祖方疏請而璫已敗矣

總計建祠共四十所在諸臣既爲逆賢也人自不敢不爲逆賢也用至楚藩之捐助戚之建祠獨何心乎蓋與國同休戚即使改唐爲周革漢而莽俱賴朱虛之誅諸呂太尉之入北軍今乃齊心擁戴罔念國恩生何以覥顏稱世臣死何以對二祖列宗也定逆案時竟不之及而張鳳翼蘇茂相梁夢澤史永安諸人公然漏網其

一二守正者亦竟無格外之旌嗚呼蒲州諸公不得辭其責矣

以皇極殿工成晉魏忠賢爲上公原封肅甯侯魏良卿進甯國公賜鐵劵世襲加吏部尚書周應秋等十八人宮保賜銀幣馮嘉會崔呈秀廕子錦衣衛指揮世襲郭允厚薛鳳翔廕子入監孫杰陞工部尚書科道郭興言等加銜賜銀幣有差又勅賜忠賢庄田二千頃甯國公祿米照魏國公例歲支五千以示酬眷至意

又論甯遠解圍功加恩魏忠賢三等廕弟姪一人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王體乾等各陞賞有差既又以廠臣安攘天下加寧國公魏良卿太子太保封魏鵬翼安平伯魏良棟東安侯世襲時良棟僅四歲鵬翼僅三歲餘官各進爵有差

時北兵侵邊進圍甯遠兵備袁崇煥固守不下踰月圍始解內外文武大吏咸歸功逆賢僉曰仰賴廠臣指授方畧克奏膚公不有殊典曷酬大勳吏部尚書周應秋等翰林掌院楊景辰等太常卿林宗載等科吳宏業等道安伸等府京部院王在晉等俱具疏頌功德或合奏或單詞揄揚鋪張懽呼舞蹈旨亦應之如響于是封爵濫觴益不可紀極大小九卿科道各官俱加宮保尚書都御史太常太僕等銜廕錦衣者幾及千人陞袁崇煥爲右僉都御史巡撫寧遠崇煥以賞薄觖望至疏請建祠矣賞薄如故乃具疏引疾回籍

是年冬季縉紳戶部有五尚書另有一尚書在吏部管侍郎事兵部四尚書工部五尚書一右都侍

郎一儒士出身貢部郎署卿二十二人兩司八人右都一人十三道爲卿貳者二十四人六科十五人又爲尚書一副都五少卿五其守本御者四人而已

吏尚周應秋連頌璫三十九疏請益封公侯伯戶尚郭允厚四十疏請給庄田祿米等項工尚薛鳳翔四十疏請給第宅鐵劵豐城侯李承祚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鎮兩都此其最甚者餘不足計也

禮部題應天主考泰旨陳具慶張士範俱着陞翰林院侍講云

舊例兩京主試俱用宮坊逆賢抑庶子賀逢聖孔貞運等特簡具慶士範主應天試徐時泰孫之獬順天試俱從編簡超陞侍讀貞劍見也順天中式崔呈秀子崔鐸應天中式周應秋子周錄後皆磔革（鐸本房中書林萃芳 錄本房知縣岑之豹）

是時主試者因鑒前科試官以錄語得罪無不極力獻諂浙江主考陳盟出論題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孟題文王以民力爲臺爲沼三句蓋西湖逆祠甫落成也應天出題時有擬此謂惟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者張士範嘆絕以爲妙同考武進知縣岳凌霄抗言對曰今日之士上固不可得罪朝廷下亦不可遺譏清議這能惡人三字也覺太傷天地之和張面赤不能答陳以冷語解之張次題仍出見而民莫不敬至施及蠻貊湖廣主考李明睿錄叙備列鎭守諸閹名副考李魯生後序極詈楚風之惡昔及宋玉屈原爲纖靡妖靡蓋以

三朝野紀 卷三 五八

逆閹因楊忠烈故極惡楚人也惟江西主考倪元璐出嗃嗃乎不可尙已題因時方擬逆閹于先聖建祠國學司業朱之俊揭示有云上公之功在禹之下孟之上故以此暗駁之策問中亦多譏時語至引王文成備宸濠事爲言使逆閹不敗禍不測矣以田吉爲兵部尙書霍維華總督薊遼袁崇煥不爲逆閹所喜邊功不加恩廕維華疏言崇煥功高賞薄乞以己廕讓之以昭公道末又點崇煥詖款之誤有旨切責先是六年秋上幸西苑與二小閹泛舟爲戲忽風起舟覆上與二閹俱溺水中二閹死上幸獲救由此不安至是加劇維華聞之進仙方靈露飲其法取上號粳大米淘淨入水甑蒸之甑底中安長頸大口空銀瓶一箇米漸添漸熟水漸熟漸易不數易而瓶中之露滿矣乃米穀之精也上飲而甘之以餘瀝分賜近侍久之傳諭不用而聖體日漸浮腫醫葯不效逆賢聞之誚責維華華又偵知上彌留遂故作相左之態因崇煥上疏急出此疏且自請出鎭以遂之矣初華以崔呈

三朝野紀 卷三 五九

秀吳淳夫之薦起用其妾有爲逆賢甥孫者剌因稱患甥孫壻且妾弟陸藎臣爲午門璫故得聞內事最早最悉持公封讓子廕知兇局將敗眼明手快故爲異同也用吉庚戌進士以殿試懷挾被緝罰三科選雜職壬戌以蓮妖之變吉願請纓遂授鄆城知縣搜流民遺產變價入橐乃因逆璫肺親夤緣陞兵部不三年即登宮保尚書極品矣後以交結律入逆案斬決

禮部題國子監秋祭文廟有旨遣甯國公魏良卿

行禮舊例必遣輔臣至是因禮部尚書來宗道獻諛題良卿往行祭之頃怪風暴起殿上燈燭盡滅良卿驚悸伏地久之始能出聲說者謂先聖有靈不享非類之祀如此

上疾大漸二十一日有旨諭吏兵二部奉聖夫人客氏子侯國興封伯爵二十二日工部三殿告成敘功奉旨加封廠臣子弟一人東平侯朝臣增秩賜金有差蓋濫觴于搜功云是時大行崩問已傳二功謝恩之日即鼎湖攀髯之日所謂旨者非大行非嗣皇也矯旨于無可矯之日所拜之恩誰之恩與噫諸臣七尺之身從此永爲逆閹有矣

是時羣臣俱在寓聞訃恐入朝有他變生死且不測厥明至殿門宦者持門不得入告以宜用喪服既改服又言未成服宜如常羣臣奔走出入者三氣喘且不續哀訴宦官乃得入行哭臨禮司禮太監王體乾及忠賢在喪次獨體乾語禮部備喪禮忠賢目且腫無所言羣臣出獨呼兵部尚書崔呈秀入屏人私語移時秘不得聞或曰忠賢自欲篡

而呈秀以時未可止之也逆黨先又獻計欲令宮妃假稱有娠而竊魏良卿子以入忠賢輔之如新莽之于孺子嬰忠賢納其說令人諷懿安皇后后力拒不可曰從命死不從命亦死等死耳不從而死可以見二祖列宗在天之靈忠賢無以難乃召信王即皇帝位

九月上尊謚曰達天闡道敦孝篤友章文襄武靖穆莊勤悊皇帝廟號熹宗

三朝野紀卷終

三朝野紀卷之四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毅宗烈皇帝爲光廟第五子母選侍劉氏後追謚爲孝純太后萬歷三十八年庚戌十二月二十四日卯時生于東宮孝純早逝撫育于李莊妃天啓二年九月册封爲信王七年二月就外邸成婚册妃周氏是爲烈皇后后爲兵馬司周奎之女奎係蘇州府長洲縣人後封嘉定伯熹廟病亟時魏璫

方張燄中外危懍上在信邸爲魏璫疑忌常稱疾不朝謁至是召入見諭以吾弟當爲堯舜上懼不敢當但言陛下爲此語臣應萬死熹廟再以善視中宮爲托又言忠賢宜委用上益懼求出至八月甲寅日熹廟已宴駕諸姦秘不傳翊日凶問彰露始宣皇后懿旨告外遞璫遣涂文輔等迎上入宮上危甚袖食物以進不敢食宮中物也是時羣臣無得見上者上秉燭獨坐久之見一閹携劍過取視之留置几上許給以賞閹遽遜謝勞苦之問左右欲給以酒食安從取乎侍者對宜問之光祿寺傳令旨取給之歡聲如雷以二十四日卽皇帝位于中極殿受百官朝朝時天忽鳴

諭免召買香燭節省三萬餘兩加恩文武軍民人等賞賚守邊官軍諭內閣動支戶部太倉銀三十萬兩兵部太僕寺馬價銀三十萬兩工部二十萬兩光祿寺三萬兩順天府搜括稅契等項銀一萬兩各速給發

內閣奉上傳凡本內遇天地祖宗列后字樣俱要

出格朕不敢與天地祖宗並傳示遵行上一日御便殿閱章奏聞香烟心動疑之出步堦墀間乃定詢內官此自何至曰宮中舊方上叱毀之勿復進太息曰皇考皇兄皆爲此誤也

九月甲子朔太監魏忠賢乞辭廠務不允奉聖夫人客氏准出外宅給甯國公魏良卿安平伯魏鵬翼鐵劵太監李永貞疏病准回籍調理

客氏旣奉旨出宮于五更衰服赴梓宮前出一小函用黃色龍袱包裹皆先帝胎髮瘡痂及累

年剃髮落齒指甲等焚化痛哭而去後奉旨籍
其家命太監王之政嚴訊之有宮人有娠者八
人蓋出入掖庭多攜其家侍媵冀如呂不韋李
園事也上大怒立命赴浣衣局掠死後仍僇屍
凌遲子侯國興伏誅客光客先客璠楊六奇等
承戍光先璠皆客氏兄子楊六奇忠賢之壻忠賢肆惡皆與客氏
同謀成之其危中宮害裕妃成妃用王體乾殺
王安皆客氏之造意也
上即位所以優禮客魏者一如熹廟而潛邸承

奉盡易以新銜入內供事其李朝欽裴有聲王秉
躬吳光承談敬裴芳等次第惟其乞休逆賢羽翼
剪除一空復散遣家丁然後黜逐逆賢肘腋大姦
不動聲色潛移默奪非天縱神武何以能此
四大朝廷臣俱用朝衣朝服內閣則否惟歲除祭
中霤之神司禮監掌印代行祭禮奏請祭服服之
大朝止磕頭呼萬歲而已逆賢擅政凡遇大朝與
王體乾下至牌子等俱僭用朝衣冠于乾清宮大
殿內照外廷儀制行慶賀山呼禮贊禮內閣一如

鴻臚班首亦致詞焉後魏良卿晉封逆賢改戴貂
蟬冠位王體乾上烈皇登極逆賢欲仍照熹廟行
禮纔而悍上英明止用本等服色同衆叩頭呼萬
歲
御史楊維垣疏論崔呈秀依附魏忠賢立志卑污
居身穢濁上答以諸臣俱經先帝簡擢不得妄詆
御史賈繼春參崔呈秀以聽勘御史未及二年驟
加宮保賣官鬻爵貪淫穢迹不可枚舉田吉以般
試而被懷挾之黍兎全已幸乃二載曹郎而尚書

極品叨名器如承蜩畢明詡論期主政而督撫侍
郎取節鉞如拾芥此又破士林之口應聽自裁
工部主事陸澄源上言四事一正士習比來士氣
漸卑惟以稱功頌德爲事如厰臣魏忠賢奏疏不
書姓名盡廢君前臣名之禮祝釐遍于海內奔走
狂于域中士風之卑莫此爲甚一糾官邪如尚書
崔呈秀貪横無恥臺臣雖悉其概其惡實罄竹難
書一安民生立枷之法爰書未定而命已斃厰衛
深文株連蔓引慘酷不忍言一足國用今之助餉

充塞滿路糜費不支又如忠賢生祠在在創立費不下百萬及今變賣尚可得數十萬僉兵部主事錢元慤疏言巨奸崔呈秀雖已鋤去然呈秀之惡皆緣藉魏忠賢之權勢忠賢以梟獍之姿供綴衣之役先帝念其服勤假以事權羣小蟻附稱功頌德遍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徧列私人分布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珍輦寶藏積肅甯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輒傳旨箝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鉤黨株連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壁後置人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箝結網

天佑
國家誕啓聖明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可漫焉不加意乎至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勛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又如告訐獲賞之張體乾煅煉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張凌雲委官開棍之陳大同號稱大兒之田爾耕甯國契友之白太始等凡爲忠賢之爪牙鷹犬俱宜明正其罪或放或誅則奸黨肅清矣御史吳尚默疏言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惡未暴呈秀鬻身與援之門入賓閹寺之幕不顧笑罵稱功頌德天下幾不知有廉恥立馬之呼屢斥朝陽之音罕聞天下幾不知有名節蹤揭一入家籍沒而身虀粉人人重足天下絕不知有身家將作何事乃與奪惰天下幾不知有倫理都察一院而設四憲臣在都一秩而設兩產天下幾不知有名位礼者先帝易簣將及乃連章累牘

須爵賞而列封廕羣臣謝恩之日即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論及此而賊臣之罪案定廠臣魏忠賢之罪案亦可定矣貢生錢嘉徵疏劾魏忠賢十大罪一曰並帝內外封章必先關白稱功頌德上配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廠臣二曰蔑后皇親張國紀未罹不赦之條恨皇后當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國紀欲置之死幾危中宮三曰弄兵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宮闈操刀厲刃砲石雷擊深可寒心四

曰無上列祖列宗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與朝
政乃忠賢于軍國重事一手障天凡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五曰克削藩封三王
之國莊田賜賚甚薄而忠賢封公侯伯之土田膏
腴萬頃六曰無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之主忠賢何
人敢建祠太學之側七曰濫爵古制非軍功不侯
忠賢有何功績而襲上公之封八曰邀邊功遼左
失陷未恢寸土爲何封侯封伯聯鑣冒賞九曰傷
民財祠宇遍天下靡費金錢萬萬敲骨剝髓孰非

小民之脂膏十曰褻名器制科取士愼重關防忠
賢所私崔呈秀之子鐸目不識丁竟玷賢書疏入
俱報聞先是已准崔呈秀回籍守制同時奪情者
又有工部尚書李養德延綏巡撫朱童蒙俱准丁
憂去忠賢再疏引疾求退准回私宅調理甯國公
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東安侯魏良棟改指揮
同知安平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尋有旨安置忠
賢于鳳陽安置徐應元于顯陵應元故信邸承奉
以從龍升司禮得忠賢賄爲之左右上知之故併

得罪

十一月初四日諭兵部逆惡魏忠賢擅竊國柄蠹
盜內帑陷誣忠直草菅多命本當肆市以雪衆冤
姑從輕降發鳳陽豈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
亡命之徒身帶凶刃環擁隨衛勢若叛逆朕心甚
惡着錦衣衛即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
交割明白其經過地方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
沿途護送所有跟隨羣奸即擒拏具奏勿得縱容
遺患時官旂方出京忠賢至阜城縣聞信即自縊

于飯店中其名下隨身用事李朝欽同縊死焉崔
呈秀亦報縊于家旋奉旨各犯家產俱籍沒入官
各處生祠盡行拆毁變價解京其忠賢在京原賜
第一所命不必變賣留俟東西底定以賜有功之
臣榜曰策勳府

夏允彝曰烈皇不動聲色逐元凶處奸黨宗社
再安旁無一人之助較之世宗爲更難時在朝
皆閹黨莫發其奸維垣首糾呈秀始自相携貳
然于瑞仍不敢致譏澄源元懿乃直指瑞罪至

嘉徵所言更詳盡璫不勝憤哭訴于上愈觸上怒即放之出至中途偵知上必重處遂自縊死呈秀列姬妾并羅列珍異酒器縱飲一杯即擲壞之飲已自盡天地再闢皆上獨斷也

嘉徵循循大雅而以貢爲縣令元慤擢司銓澄源後與東林反脣所行多不檢以京察鋤之爲善不卒惜哉

楊維垣又疏參魏良卿奉旨逆孽魏良卿法當籍沒着內外官將有名人犯拘究僧浴光嚴緝必護

其原籍肅甯家產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具奏

當逆璫盛時曾以十萬金搆一佛刹延浴光爲主僧璫既敗平時往來者俱絕迹矣浴光獨延之一飯俄而維垣參疏詞及浴光人盡爲危之浴光曰吾不出無以安此法屬挺身赴京維垣見之大驚曰不意即師業上疏矣奈何前此維垣曾求光薦引于璫光却之至是色沮恐其吐實光殊無此意也夫以出家學道人而受逆璫之供養其人固無足取然視維垣輩身列衣冠而前後反覆始則鑽穴呈身繼則參論以博名高其人之賢不肖相去又何如哉

刑部爲遵旨會議事奉旨逆惡魏忠賢掃除厮役憑藉寵靈睥睨宮闈荼毒良善非開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伺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逆婦客氏傳遞消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擅威福之權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自有常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忠賢于河間府戮屍凌遲呈秀于薊州戮屍斬首仍將原書刋布中

外魏志德等俱發烟瘴地面永遠充軍

罷蘇杭織造諭曰封疆多事征輸繁重朕甚憫焉不忍以衣被組綉之工重困此一方民俟東南底定之日方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之意

撤回各邊鎮守內官諭兵部曰軍旅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矧宦官觀兵古來有戒今于各處鎮守內官盡行撤回一切相度機宜約束吏士無事修備有事却敵俱聽督撫便宜調度無復委任不專體統相軋各督撫諸臣及大小將領務殫竭

忠盡以副朕懷

諭吏部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臣民之憤稍舒而詔獄遊魂猶然鬱錮含冤未伸着部院幷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酌議採擇官評有非法禁斃情最可憫者應褒贈即與褒贈應䘏廕即與䘏廕其削奪牽連者應復官即與復官應起用即與起用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波累羈囚者應開釋即與開釋勿致久湮傷朕好生之意至元年三月吏部始以死事諸臣列名上請贈䘏有加詳疏

載于後

刑部奉旨廠衛深文附會鍛鍊朕深爲痛恨耿如杞着與開復原職胡士容李柱明俱改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着九卿科道會議耿以不拜逆祠得罪胡任薊州兵備爲崔呈秀所陷李任戶部管倉誣以盜米被獲逆璫以此叙功方以封疆惠以移宮皆誣坐大辟至是俱得釋而部院初猶擬方惠二人改斬爲戍再擬始准復官起用云如杞疏言撫臣劉詔上建祠疏怪臣不肯呈詳乃取忠賢像懸之喜峯見者俱五拜三叩頭呼九千歲臣見其像冕旒也半揖而行詔即馳報忠賢參臣逮問矣臣入鎮撫司許顯純酷刑所加甚于盜賊反叛懸坐贓六千三百兩家貲變盡親友代完乃得送刑部問成大辟押赴市曹者日日有聞幸遇皇上出臣于獄准復原職乞容臣回籍調理奉旨着即銓補優缺以旌直氣不必陳請方震孺亦具疏陳被誣始末畧云縲紲之禍至臣等而極今既荷雨露之恩宜永消報復之念若纔作藩籬之囚便又種

圜扉之果願以之爲祓非請臣規既遇聖主擧麟鳳者建樹固奇狎鷗鷺者夢魂亦穩假使逆璫不遭大譴即蟄伏空山得安枕乎又願以之爲廢棄諸臣規猶有請焉逆璫秉政最喜深文經廠衛者冤苦固多即不經廠衛者冤苦亦復不少且恩詔減等齊民得之猶易縉紳得之反難臣在獄與諸臣累言倘異日蒙生必以此情控于皇上今旣邀高厚敢負此心哉乞敕下法司從公盡數公審一番此又臣附于工藝蒭蕘之後者也

[library seal]

監生胡煥猷疏論大學士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𣚴當忠賢專擅揣摩意旨事事逢迎省直建祠各撰碑稱頌宜亟罷并糾各撫按之請建祠者奉旨下刑部問刑侍李若珪輒引卧碑生員禁言事律論杖除名四輔各具疏辨託言忠賢碑文使其食客遊士自爲之至于取旨褒賞則文書官稱上命票擬臣等不能盡職計惟有見幾之作而徘徊其間冀有毫髮之益于國亦少盡區區之心耳并引陳平周勃狄仁傑事上優答之未幾四輔相

繼去位惟國𣚴陛辭疏言煥猷書生義憤勃然自今觀之其言有一不行否用其言而棄其人何以發忠義之氣願還之胄監以作敢言從之人謂高陽此舉猶見相度勝同事諸人多矣四輔旣被劾義難久留因合疏請枚卜上允之令部院會推以十人名具題是時逆璫餘燄未滅邪議尙存上明聖知列名前後不無意議乃貯名金甁巾對天焚告行一拜三叩頭禮以鈁夾之首得錢龍錫次李標次來宗道次楊景宸輔臣以天下多事叩頭求廣一二上乃復夾得二則周道登劉鴻訓也於幾來以署部時爲崔呈秀之母請卹有在天之靈語爲言路所糾楊在掌院時有頌疏上益疑會推之不足信始從衆望特諭召起舊輔韓爌蒲州矣

御史楊維垣旣疏叅崔呈秀擬與羣姦共收餘燼力持殘局時已差河東巡鹽矣掌道安伸疏請留佐大計凡創籍諸臣雖屢奉起用之旨維垣一手握定百方阻遏其游移兩歧及本邪黨而偶被逐者始爲推轂于是編修倪元璐上方隅未化正氣

未伸疏畧曰凡攻崔魏者必列東林爲對案曰邪黨以東林諸臣爲邪人黨人將以何名加之崔魏之輩崔魏而旣邪黨矣向之劾忠賢論呈秀者又邪黨乎哉且天下議論寧涉假借必不可不歸于名義士人行己寧任矯激必不可不準諸廉隅自以假借矯激深咎前人而彪虎之徒公然毁裂廉隅背叛名教于是乎連名頌德生祠匝地矣夫頌德不已必將勸進生祠不已必將呼嵩猶寛之曰無可奈何不得不然耳充一無可奈何不得不然

小宗伯學圖書館藏

之心又將何所不至哉今大獄之後湯火僅存猶以道學封疆四字持爲鐵案深防報復竊以爲過計也末因爲舊輔韓爌詞臣文震孟辨雪浮謗請賜召用又言鄒元標宜易名海內書院宜修復維垣隨出詞臣持論甚謬生心害政可虞疏糾之倪復出微臣平心入告臺臣我見未除疏畧云維垣折臣盛稱東林以東林之護李三才熊廷弼也亦知東林中有首參魏忠賢二十四大罪之楊漣及提問崔呈秀欲追贓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

議于三才也特推其揮霍之畧未嘗不指之爲貪于廷弼也特未即西市之誅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爲失論失刑也今以忠賢之窮兇極惡維垣猶尊稱之曰廠臣公廠臣不愛錢廠臣爲國爲民何況三才以虎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初擬止于削奪豈不驕兒護之維垣不聞駁正又何尤昔人之護廷弼至行賄之說自是逆璫借以爲揚左諸臣追贓地耳初擬以移宮一案殺諸臣及獄上而以爲難于生贓再傳覆訊改爲封疆派贓壽比

此天下共知者奈何倘守是說乎王紀以參沈灌忤逆璫而譴斥文震孟以薦王紀而降削均得罪于璫者耳試觀數年來破帽策蹇驢之輩較超階歷級者孰爲榮辱自此義不明于是畏破帽策蹇驢者相率爲頌德建祠希蟒玉馳驅者遂呼父呼九千歲而不顧矣逆璫毀書院逐正人錮學士大夫之口自鄒元標以僞學見驅逆璫遂以眞儒自命學宮之席儼然揖宣聖爲平交使講學諸臣在豈遂至此維垣以無可奈何之心爲頌德生祠解

嘲假令呈秀舞蹈稱臣于逆璫諸臣便以爲無可奈何而蒞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兵刼諸臣使從叛逆諸臣亦以爲無可奈何俯首從叛乎初疏入平湖施鳳來擬票有持論未當之旨蓋猶堅持璫局也至再疏入上親覽心動得奉俞旨維垣輩毒網始無所施人謂二疏實爲廓清首功云

御史高宏圖疏言魏忠賢亂政竊權謀爲不軌廷臣但指爲姦皇上暴其罪狀名之以逆從此凌遲戮屍頒布爰書而案始定彪虎怙寵毒害忠良法

司初擬末減皇上列其題應勅用重典從此論斷
遣成明著讞詞而案始定若夫傾危社稷搖動宮
幃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如劉詔劉
志選梁夢環者罪實浮于虎彪詔以天子憲臣于
忠賢像呼九千歲行五拜三叩頭禮非倡逆九邊
使效尤乎又于先帝彌留日遵化教場點兵更置
將領精甲良馬皆忠賢頒賜家丁直接都門非大
聖人出而內應外合非詔而誰先帝在宮無驪褒
之寵凡魚貫而進者非忠賢所貢槩行殘害椫后

父張國紀志選夢環連章糾劾一旦易后謀成兩
賊爲華歆矣志選僅與潘汝禎同削夢環茀與倪
文煥同逮則閣臣票擬殊非所以爲訓也奉旨
志選夢環撫按提解劉詔先行革職
御史葉成章疏言李實督造蘇松叅楊姜坐以贓
廵撫周起元力救之起元叅道臣朱童蒙實遂譖
于忠賢削逐起元橫坐以關說公事串入周順昌
高攀龍周宗建李應昇繆昌期黃尊素而一網之
緹騎四出械繫相續概送鎮撫司而許顯純操其
生殺之權矣李實搆于外李永貞織于內顯純下
此辣手卽舉四兇立磔于西市未足償七臣之命
也
上卽命磔魏忠賢客氏斬崔呈秀卽命定附逆諸
臣罪給事中李覺斯疏叅忠賢有十孩兒五虎五
彪奉旨法司會議具奏虎爲吳淳夫李夔龍田吉
倪文煥其一則霍維華也維華廣布神通遂以已
死之崔呈秀代之彪爲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
寰孫雲鶴時刑部尚書蘇茂相左都御史曹思誠

大理寺署寺少卿姚士慎皆與璫黨者香火情深
曲加護持引職官受財枉法律發附近衛所充軍
終身倪文煥追贓五千兩吳淳夫三千兩李夔龍
田吉各五千兩解助邊餉田爾耕許顯純引職官
故勘平人因而致死律斬監候處決崔應元楊寰
孫雲鶴引同僚官知情共劫減等發邊衛充軍讞
上輿論不平甚帷時劉志選梁夢環以誣論張國
紀傾搖國母薛貞以枉殺劉鐸皆相繼論列逮問
而內外蒙狗起解無期給事中曹師稷疏言虎彪

為逆瑾腹心同惡相濟按以交結之律甯有首從
之殊乃牽引尋常貪酷職官例律乃為諸姦出脫
其監候必于原籍充軍必于附近物議沸騰豈曰
無因今劉志選梁夢環李承貞並奉旨提問竊恐
法司復祖前人故智以護虎彪者護諸姦也御史
吳煥疏言昔年被禍諸臣朝聞命而夕就徵至不
敢入與妻孥訣今虎彪諸姦雖屢奉明旨而詔書
掛壁優游任意如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輩或燕
處家園或潛藏京邸奧援有靈朝廷無法薛貞以

堂堂司寇為瑾黨劊子抗不赴逮公然疏辨蔑法
甚矣于是再奉嚴旨勒限嚴催起解云時新咨科
道考選命下彈擊瑾黨無虛日瑾所援用之大僚
黃立極周應秋郭允厚孫杰陳九疇阮大鋮呂純
如等咸次第撤回虎彪與諸姦始得逮問正法次
年遂定逆案頒行天下
吏部疏題贈卹死事諸臣高攀龍兵部尚書後加贈太
子少保楊漣右都御史加贈太子太保左光斗右副都御史
贈加太子少保周起元兵部侍郎周順昌魏大中俱太常

寺卿李應昇周宗建黃尊素袁化中吳裕中夏之
令俱太僕寺卿周朝瑞大理寺卿繆昌期正詹事
萬爆光祿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炤品級賜祭葬
丁乾學侍讀學士顧大章劉鐸太僕寺少卿張汶
刑部員外俱賜祭葬奉旨高攀龍等守正捐生貞
魂久鬱既經分別贈廕准如議行以昭朕顯忠勵
世之意
以熹廟梓宮發引廷試進士改于四月初二日上
留心策士是日顧天祈得真才又將進呈三十六

卷並貯金甌中以金箸夾之首得劉若宰遂定為
狀元
按宏治乙丑科廷試孝宗皇帝亦焚香告天于
後宮是科所得名臣惟顧鼎臣崔銑黃鞏魏校
四人以文章品望著方獻夫以議大禮顯嚴嵩
以貪姦敗今戊辰科所得如汪偉金鉉王章吳
甘來周鳳翔徐汧李夢辰胡守恒史可法金聲
劉之綸徐澤皆以死節著似勝于宏治矣而是
科亦有宋企郊以首先降闖賊聞其他失節敗

類者亦尙有人也是科以登極恩中進士三百
五十人房考二十人科臣有帶都察院副都銜
者尙依逆璫亂政時所加然序列仍在翰林編
簡後

三朝要典一書乃逆黨顧秉謙崔呈秀馮銓等迎
合魏璫意借題以實諸正人罪者也其所指罪魁
紅丸則以孫愼行爲首移宮則以楊漣爲首挺擊
則以王之寀爲首當日名賢一網俱盡于此至是
倪元璐請毁之疏云挺擊移宮紅丸三案鬨于淸

流要典一書成于逆豎其義不可不兼行其書不
可不速毁蓋當事起議與盈廷互訟爭挺擊者力
護東宮爭瘋癲者計安神祖主紅丸者仗義之言
爭紅丸者原心之論主移宮者弭變于幾先爭移
宮者持平于事後各有其是不可偏非既而楊漣
二十四罪之疏發魏廣微輩門戶之說與于是逆
璫殺人則借三案羣小求富貴則借三案經此二
借而三案之面目全非矣故凡推慈歸孝于先皇
則頌德稱功于義父網已密而猶疑有遺鱗勢極

重而或憂其翻局于是諸奸始創立私編標題要
典以之批根今日則邪正之黨碑以之免死他年
即上公之鐵券由此而觀三案者天下之公議要
典者魏氏之私書夫以閹寺之權屈役史臣之筆
亘古未聞當毁一未易代而有編年不直書而加
論斷若云彷彿明倫大典則是魏忠賢欲與肅皇
帝爭聖崔呈秀可與張孚敬比賢悖逆非倫當毁
二矯誣先帝僞撰宸篇假竊誣妄當毁三又況史
局將開館抄俱備七載非難稽之世實錄有本等

之書何事留此駢枝供人唾罵當毁四奏入上卽
欲將要典焚燬內閣來宗道擬旨這所請關係重
大着禮部會同史館諸臣詳議具奏御筆于具奏
下增聽朕獨斷行五字既而衆議僉同奉旨卽行
焚燬矣侍講孫之獬請東閣力爭不可毁繼以痛
哭復上疏極言不可毁之故于是張承詔吳煥吳
玉等連疏參之獬語皆絕快而蕭山輩居中竭力
調護僅票旨回籍至次年定入逆案中

朱文肅曰甚哉小人之愚自供罪案又代爲他

人發揚盛美也要典一書先列爭者之疏附以史斷出誣妄詈無所不至然後附以駁者之疏其人則楊維垣趙興邦徐大化劉志選崔呈秀也由今而觀五人之肉足食乎骨之臭可洗乎前之爭者或死或廢其疏稿未必盡存其子孫未必能一一搜集而要典收之畧備者借天子威靈既藏內府又徧散民間未幾內府燬而散者不可收人皆得而見之于爭者無不嘆賞于駁者無不唾罵而史臣數語段段可恨可羞穢

莫加焉罪莫甚焉殆天奪其魄自投穢廁中汲貭不可援也五人既坐大訴其二又要大僇此外又有如劉廷元岳駿聲霍維華才皆可爲皆入其中吾惜逆賊既害多少善人又累多少才人故立身者不可不察總之功名之念淡則患過半矣

按文肅此論暢矣然似微爲劉霍致惜者亦知倡瘋癲二字以護挺擊者廷元也首開通內之徑陰導逆璫戕善類者維華也即謂之才亦小人之才耳何足言

御史毛羽健疏叅阮大鋮先後舉主前則五虎之倪文煥後則十孫之李魯生非黨邪確証乎甲子歲督吏垣之長恨趙南星不與而與魏大中遂拜忠賢爲義父而南星戍死大中慘死非害正確証乎若通算一疏力詆左光斗極罵周嘉謨等臣言過戇一疏復力薦之非陽附正人以掩其黨邪害良之確証乎至屈指待皇祖鼎湖一語此何事而今日屈一指明日屈一指以待皇祖之龍升非大

逆不道乎初大鋮以附璫歴光祿卿見璫敗因上合算七年通內諸臣一疏以惠世揚串汪文言通王安并及諸人冀掩其諂附之醜至是被劾即奉阮大鋮前後番覆陰陽閃爍着閑住之旨蓋長山所票也大鋮因恨長山遂私通內廷暗布蜚語以構之不久即得罪去

御史任贊化吳玉鄒毓祚鄧英毛羽健等連疏叅楊維垣把持朝政黨邪害正諸罪已奉旨下部議處斥革矣至是而原任尚寶卿黃正賓上除惡務

本疏畧云結交內侍明律森然乃虎彪肆行而子孫蝓集究其所爲作倡者魏廣微發縱指示者徐大化也大化始以攻熊廷弼爲媚璫贄見既而逢迎廣微使大肆其排擠之毒手貪緣督理大工日夆魏忠賢色笑剋減工銀無算最後私受銅商厚賄挪借惜薪司錢糧二十萬兩拂忠賢之意罷令閑住及覩逆局將敗令表姪楊維垣疏叅崔呈秀爲番身轉局地自今大化維垣雖夆譴斥潛居輦轂日與閹宦往來世界翻雲覆雨已三轉于大化

之線索何叵測也時蕭山票旨有不必苛求句御批楊維垣不許潛住京師徐大化着回原籍云

先忠毅與周宗建輩七公之逮也出于織監李實之疏李實已逮問大辟矣一日上召對時宣刑部署部事侍郎丁啓濬問曰李實一案有疑惑無疑惑有暗昧無暗昧啓濬對九卿科道會問據實回奏上曰李實何以當決不待時啓濬對實與李永貞搆殺七命不刑自招上曰豈有不刑自招之理因問吏部尚書王永光永光對初亦李實不肯承及用刑然後承認上曰重刑之下何求不得李實爲魏忠賢追取印信空本令李永貞填寫如何含糊定罪啓濬對威福出于朝廷一憑聖裁上曰持法要平朕豈爲李實五虎五彪輩緣何不問他決不待時後一日召對上特携李實原疏斥閣臣曰此李實叅七臣原疏也卿等可詳細觀看是硃在墨上墨在硃上諸臣詳覽久之俱對以果是墨在硃上上曰可見是空頭本復命傳與九卿科道遮閣舉于是宣閣臣改票李永貞決不待時劉若愚

次一等李實又次一等

按李實空印本是矣安知非實預爲後日卸罪地故作此先硃後墨之伎倆耶時爲實齎奏者司房孫升何不即提之詰問窮究到底耶又何不取實平日入奏之本校對筆跡異同耶縱云填寫出于永貞次一等足矣何至又次一等也王永光俯順上意小人故態不必言丁啓濬身列司寇不能執法廷諍乃以威福出自朝廷一語卸責閣部科道亦俱無一言糾正此廷臣之

所以見輕也明主可以理格時遲之甸在童年
同難諸子亦無一人在京執奏者使究對未償
大法未正痛哉至虎彪何以不問決不待時耶
天語琅琅諸臣置面顏于何地當時讞此案爲
司寇蘇茂相竊謂其罪不減虎彪也厥後三法
司會審虎彪諸奸始定大辟者主稿屬掌道蔣
公允議筆始無失刑矣
李永貞在忠賢名下用事三年十月升玉帶隨
堂秉筆賜坐蟒樸幾匝月五遷皆由逆賢心腹

掌班劉榮所薦凡戕害正人造謀實由外廷線
索永貞即非助近殺人之人然其心地可概見
也七年八月上即位即告病未允至九月初七
日始准辭十月初二即自刎于私宅小院穴墻
以通飲食二十六日聞逆賢允辭始出墻見人
蓋初求退原欲與徐應元合成一局擯退逆賢
從新另做世界至應元亦退永貞始手忙脚亂
寄託心腹掌班丁紹呂等餽王體乾王永祚王
文政每人銀五萬兩三人畏永貞反覆懼上聖

明都不敢收十一月十七日各進獻御前是日
晚永貞不自安密具鞍馬逃走二十六日奉旨
降淨軍發承天顯陵安置舉家驚惶無覓至十
二月初九日永貞外宅得報信人持永貞親筆
帖取盤費即拿獲奏聞着押赴顯陵二月又調
發鳳陽三月以御史劉重慶疏參提解赴北六
月二十日會審引奸邪進讒言佐使殺人律斬
決不待時二十七日召對云李實空本永貞塡
寫驗是墨壓硃遂于十六日縛赴正義街斬訖

御史吳煥疏參漕運太監崔文升引進李可灼漫
投寒瀉之藥以致光廟賓天實坐不赦之條而甘
爲逆賢腹心總督漕運控扼江淮要害與劉志選
虎踞南北遙爲聲援貪汚慘刻人人切齒文升任
淮尤爲縱肆剝軍虐民應行逮問疏入文升拉同
伴伏宮門哭聲達帝座上立拿首倡二監同文升
各杖一百俱降淨軍發往孝陵煥疏遂留中
應天巡撫李待問疏爲地方死難諸臣高攀龍左
光斗繆昌期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顧大章請建

祠尸祝言諸臣生平各有本末礪樹威著朝端撥
厥致禍非擊魏逆之奸萌即襮崔賊之貪醜觸兇
抗忌構端以陷之者也彼時虐焰四張羣兇羅織
殞身破家之慘無不爲之號霜泣旱寃憤實有同
情此時天日重開褒爵賜廕之恩無不幸其潤枯
噓槁昭揭尤有同志此各府士民相繼以尸祝請
也乞下該部具覆特免本地建祠崇祀庶忠魂大
慰泉臺直節永光來禩奉旨郡邑鄉賢祠原以俎
豆示風勸近來濫入太多褻越巨典殊非舊制這

慘死諸臣風節較著着有司遵旨速祀使士子曉
然知忠孝之義不必建祠
擬此旨者吳江次輔周道登也實欲阻鄉人之
建祠故以送祀鄉賢爲祠試觀當時縉紳即庸
碌致位考終牖下者何一不入賢祠且入賢祠
止須地方官批行何必奉旨哉聞之前輩云吳
江本與璫黨臭味頗忮嫉諸正人憎及死骨故
不喜同鄉有此盛舉也後經臺臣王道直劉士
禎論列亦指及此可見公論有在矣故瞿稼軒
云是時先祖父有云朝政日見清明邪黨尙守
璫局如聖慮皇皇求舊彼必力肆擠排呈懷忿
懟恤寃彼必痛加沮抑有君無臣且使人扼腕
太息耳噫向非聖主獨斷即一切邮典亦安能
亦如之優渥也哉
御史黃宗昌疏言逆璫竊柄陰謀叵測皆由懷祿
固寵輩嘗先而逢有以生其矯竊問鼎之漸如甯
錦報捷不過解圍自去乃命爵論賞即一毫無與
者皆升官廕子濫至百餘人國家名器盡爲逆閹

收買心腹之物此距先帝升遐時尙旬日或矯或
否半屬疑端至三殿不日之成一叙尤亘古所無
先帝賓天在八月二十二日敘功行賞在二十一
日先帝久已不豫此正大漸之時豈有安閒出詔
之理不聞此時召我皇上付託大寶及命大臣申
論國事乃以不要緊之事爲大顧命乎蓋逆賢此
時雄心正熱故預先竊命巧結腹心此皆魏氏官
非皇上官也今日猶載僞器立堂堂之朝亦良心
盡喪矣奉旨宗昌知矯僞有人不妨指名奏來宗

昌因復奏言臣只糾其事不能盡憶其人姑查邸
報列名直指之因舉黃克纘霍維華邵輔忠呂純
如等六十人以對大約先帝上僊之日卽諸臣謝
恩之日揚揚意得以假爲眞總之皆所稱僞官也
于是奉旨下部查核凡殿功邊功所加恩典一槩
削除不叙而爵賞始一清矣
戸部韓一良疏言皇上平臺召對有文臣不愛錢
之語然今世何處非用錢之地何官非愛錢之人
向以錢進安得不以錢償臣起縣令居言路以官

言之則縣令爲行賄之首給事乃納賄之魁今咎
守令之不廉然守令亦安得廉俸薪幾何上司督
取旣多過客動有書儀至考選朝覲動費四五千
金此金非從天降非自地出而欲令守令之不愛
錢乎至于科道人號爲抹布言只要他人淨不管
自己汚也臣兩日來辭却書儀五百餘金臣寡交
猶然餘可知矣此猶爲有名之餽臣則懼其以皇
上之言跡爲嚇人之腐鼠若操一二愛錢之心當
流水至矣乞大爲懲創使諸臣視錢爲汙懼錢爲

禍庶不愛錢之風可覩至開之有源導之有流猶
未敢深言也疏入上嘉之因召對出此疏命一良
高聲朗誦畢付閣臣互閱劉鴻訓奏這弊有兩端
有交際有納賄上問何謂交際鴻訓奏交際如親
友餽遺情有可原納賄則希榮求寵便不可以數
計上曰一良所奏大破情面忠鯁可嘉論部破格
擢用吏尚王永光奏曰科臣露章必有所指乞令
指出一二重處以爲貪官戒上召一良指疏內開
之有源導之有流等語可據實具奏一良對臣今

未敢深言待□捕平後具奏上又令指名一良曰
此二語蓋指事例言若納賄等事臣疏中原說風
聞上怒曰難道一人不知遽有此疏限五日內指
名來一良回奏參周應秋閻鳴泰張翼明褚泰初
上又召一良面詰曰周應秋等自有公論張翼明
已下部聽勘何待爾參復取前疏反覆展視玉音
朗誦至此金非從天降及辭却五百餘金一段擊
節感嘆聲厲臣鄰問一良此五百金何人所餽一
良對臣有交際簿在上固問一良終以風聞對上

遂震怒即諭閣臣曰韓一良前後矛盾前疏明朗有人今乃以周應秋等塞責劉鴻訓等合詞奏請再三上愠曰都御史不是輕易授的要有實功鴻訓再奏曰臣不爲皇上惜此一官但爲皇上惜此一言上曰分明替他說話豈有紙上說一說便與他一个都御史復召一良面叱曰所奏前後矛盾顯是肺腸大換本當拿問姑饒這遭

甯錦督師缺廷推袁崇煥崇煥赴任陛辭上召對曰封疆淪陷遼民塗炭卿萬里赴召忠勇可嘉所

有方畧可具實奏聞崇煥奏所有方畧已具疏中臣受皇上特恩願假以便宜計五年而東□可平遼可復上曰五年滅□使是方畧朕不吝封侯之賞卿其努力以解天下倒懸之苦卿子孫亦受其福崇煥謝恩暫退時上亦暫憩便殿給事中許譽卿面叩五年之畧崇煥言聊慰上意耳譽卿言上英明甚豈可浪對異日按期責功奈何崇煥自覺失言頃之上再御殿崇煥即奏東□四十年蓄聚此局原不易結但皇上留心封疆宵旰于上臣何

忍言難此五年中須事事應手首先錢糧上即召戶部署事王家楨令竭力措辦毋致不充于用崇煥又請器械凡解邊弓甲等項必須精利上即諭工部署事張維樞所解各項須鑄定監造司官及匠作姓名有不堪者挨查究治崇煥又奏五年之中事變不一必須吏兵二部俱應臣手所當用之人即爲選授不當用者勿爲濫推上即召吏部尚書王永光兵部尚書王在晉諭以崇煥意崇煥又奏以臣之力制東□而有餘調衆口而不足一出

國門便成萬里功嫉能夫豈無人即凜凜于皇上法度不以權掣臣之肘亦能以意亂臣之方畧上起立佇聽久之尊諭曰卿條奏井井不必謙退朕自有主持閣臣劉鴻訓等俱奏請假崇煥便宜賜之尙方至如王之臣滿桂之尙方俱行撤回以一事權上然之遂命傳示該部遵行

王象乾以原官起用總督宣大陛見上召同閣臣俱入檻內去御案咫尺蓋異數也上曰卿三朝元老忠猷素著見卿矍鑠知袁崇煥薦舉不差有何

方畧可面奏來象乾奏臣年踰八旬昏疎不能詳
奏所有方畧具在疏中上固問之象乾先言插漢
卜哈諸酋離合始末因奏朶顏等三十六家今日
應當與哈慎一同連給可得數萬安插薊鎮沿邊
駐牧爲我藩籬似亦可以敵插上曰覩插意似不
肯受撫者象乾奏從容籠絡撫亦可成上曰禦夷
當恩威兼濟不可專恃羈縻閣臣劉鴻訓奏聞酋
知王象乾至退去六百餘里上卽問退去在何地
方鴻訓不能對象乾代奏退去直北沙磧中上又

問倘欵事不成如何象乾密奏夷情數百言上始
色喜諭曰卿年踰八旬精力尚壯卿撫插于西袁
崇煥禦□于東恢復功成皆卿等之力也百官俱
叩首退
按崇煥原如邊事難爲冀以欵羈縻歲月故舉
象乾專主撫也象乾既赴任專任插酋撫賞事
宜舊例屬夷出馬中國出綵緞互相貿易名曰
馬市虜中駒初生縶其母于山頂駒從下一躍
而上者留充馳驅躍至半而踣者殺以爲食懦

不能躍者則以與中國市象乾建議彼既以駑
馬相欺不若却其馬以價之半予之少司馬申
用懋謂所市馬誠不堪用然每歲徵馬以萬計
于彼不無少損且以幣易馬尙爲有名若無故
歛幣予之去歲幣幾何又插索數甚奢若遂損
其數彼未必聽命塞外舊棄地甚多盡以泰甯
等地爲請能歸我舊疆我當如所索不能然後
減損其數則我爲有辭矣時象乾年耄無遠圖
當事俱急欲成功苟且從事不半年而內犯闌

入大同殺戮甚慘撫卒不成浪擲金錢幾十萬
云
袁崇煥甫至錦州卽連疏請餉上御文華殿召諸
臣諭曰前崇煥云安插錦州兵變可弭今又云欲
鼓噪求發內帑與前疏何相矛盾卿等奏來時尙
臣有請先發者上詰問戶部尙書畢自嚴自嚴極
言戶部匱乏容當陸續措給上曰據崇煥疏云初
三日卽變今已初二卽發去已遲何救于鼓噪又
曰內帑外庫俱係萬民脂膏原用以保封疆安社

稷若發去實實有用朕豈吝此且委實不足有人盃去卿等那得知禮部侍郎周延儒奏國家最急關門前防□變今又防兵變前甯遠鼓噪未曾處置今又因鼓噪發帑倘各邊效尤將何底止上曰卿以爲何如延儒奏臣非敢阻皇上發帑此時安危在呼吸間固當與之然非常策還須畫一經久之計上曰此說良是若事急事一請發內帑豈不涸之源何以應之上又曰爾等不肯大破情面極力擔當動稱邊餉缺乏每下旨逼不見解來即如

賍銀充餉至今不到豆價行查至今不同奏如此稽遲錢粮何時得定又曰你們每每求舉行召對文華商確猶然事事如故將召對都成舊套商確俱爲空文何曾做得一件實事又曰朕即位以來孜孜求治以爲卿等當有嘉謨奇策召對商確未及周知者悉爲朕告乃推諉不知朕又何從知之時天威震迅憂形于色諸臣皆戰慄稽首而退時元年十月初二也越數日復召對論缺餉事須講求長策遼兵動輙鼓譟各邊效尤將何底止延儒奏軍士要挾畢竟別有隱情古人還有羅雀掘鼠軍心不變的今各兵只少他折色銀兩如何動輙鼓譟上曰正是如此古人尚有羅雀掘鼠的今雖缺餉豈遂至此延儒又奏安知非不肯將官造出恐嚇言語搖動軍心上稱善者再自此兩番召對而延儒遂簡在帝心矣

插入犯大同總兵渠家楨閉門不出任其殺掠上召百官論云朝廷養士費許多兵餉一旦有警便束手無策只曉得請兵請帑又曰插戮人民巡按

官不能防禦是功是罪止仗一喇嘛僧講欵不令輕中國耶又曰邊彊失事只參總兵等官難道叙功不升文官朦朧偏護朕甚惡之後家禎疏至上示閣臣俱言大同失事家楨擁兵坐視豈能逃罪上曰督撫如何令千餘兵馬便要去敵插十餘萬衆渠家楨既有罪督撫作何事劉鴻訓奏武臣在外提兵文臣在內調度上曰文臣還當節制武臣今督撫一向不行操練平日虛冒臨敵張皇以千餘弱軍抵十萬强敵如何抵得鴻訓奏皇上責備

文臣極是但是皇祖靜攝以來至先帝時已二十年邊備廢弛已久一時猝難整頓上曰而今何如輔臣等俱奏而今比前大不相同上曰此俱是贊揚之詞尚未見行一實事如何便見不同諸臣默無以對又一日御講筵問閣臣曰宰相須用讀書人當作何解周道登對曰容臣等到閣中查明回奏上始有愠色既而微哂之又問近來諸臣本內多有情面二字何爲情面道登對曰情面者面情之謂也左右皆爲匿笑噫有君無臣之慨即此數

事已見之矣

工科黃承昊奏言東南時患水災因水利不修上問水利爲何不修閣臣錢龍錫周道登同奏水利是東南第一大事但修理要錢糧前已擬旨着撫按酌議上沉思久之曰要修水利可擾民否龍錫奏臣等惟恐擾民故行撫按酌議御史毛羽健疏請蘇驛遞上即令羽健自讀因諭閣臣曰驛遞疲困已極小民敲骨吸髓馬不歇蹄人不息肩朕甚恨之若不痛革民困何由得蘇卿等即擬票來及

票至上以票內有撫按司道公務外俱不許遣白牌語屬含糊命改票御史梁子璠請汰兵餉內有邊臣虛冒等語上召戶兵二部問何以冒濫至此戶部署事王家楨兵部王在晉奏兵餉冒濫已久各邊有事督撫屢次請添兵增餉情弊已非一日又讀至老弱之人曾荷戈而弗克上瞿然曰荷戈者皆老弱如何不查隨勅戶兵二部差廉幹司官挨年挨月查核具奏又一日召對特召科道官至前諭曰朕思進賢退不肖故令爾等爲耳目司舉

劾就中不無冒濫爾等試一思之所舉者果人人皆賢所劾者果人人皆不肖乎朕特降諭切責有反坐二字以求實言今又面諭爾等各箝口不言要科道官何用蓋上孜孜求治朝夕靡寧竟無一人能仰慰聖意至蘇驛遞清兵餉尤屬救時良法而奉行不善反以開流寇之禍矣悲夫

召御史吳玉讀所劾樞臣王在晉疏至在晉何卿人也命高聲請王公子親家等語上問親家姓名又問疏中壟斷字面玉曰壟斷是市人登高處左

右望而取利之意又讀至時局等語上問何爲時局玉曰卽當時是魏忠賢的局面今日是皇上的局面上怒曰如何以他比朕又讀至妄自矜詡等語上問輔臣何如李標奏在晉屢被人言宜放他去上曰事事有个是非如何只教他去便了又問張慶臻一事如何改勅閣臣奏先見兵部手本慶臻揭帖在後上問慶臻如何敢送私揭慶臻奏以小事不敢瀆奏上曰改勅如何小事及令諸臣及科道官奏王道直等俱云慶臻用賄改勅是實吳

玉又奏劉鴻訓主使慶臻奏改勅是中書臣只多了一揭上怒其妄辨叱之先是慶臻奉命提督京營勅內增有兼管捕營四字提督鄭其心以侵職掌論之上命查寫勅中書官因追究賄改緣由云因以擅改勅書罪下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奉旨劉鴻訓擅增勅書欺君說謊發邊衛充軍王在晉狥私受囑并司官苗思順俱革職張慶臻行賄鑽營念係勳臣罰俸三年中書田佳璧等法司定罪其吳玉王道直等參劾有據各加一級命會推閣臣以成基命錢謙益鄭以偉孫愼行李騰芳何如寵薛

三省盛以宏羅喻義九人名上温體仁憤其不得與也因疏訐錢謙益于辛酉科主試浙江賄中錢千秋不宜與推上召廷臣面問體仁謙益辨良久上問體仁所稱神奸結黨者誰體仁奏謙益之黨甚多臣不敢盡言至此番枚卜俱是謙益主持吏科章允儒奏錢千秋一事已經問結體仁資雖深望甚輕因會推不與遂爾熱中如糾謙益何不糾于未推之先體仁奏科臣此言正見其黨蓋前猶冷局柰他何用糾于此時正爲皇上愼用人耳允

儒奏從來小人陷害君子皆以黨之一事當日魏廣微欲逐趙南星等于會推疏中使魏忠賢加一黨字盡行削奪至今爲小人害君子之榜樣上怒叱曰胡說御前奏事怎這樣胡扯拿了錦衣衛將允儒挾出體仁又奏皇上試問冢臣王永光屢奉温旨何以不出直待瞿式耜有言完了枚卜然後聽其去皇上方眷注冢臣如何俞他去又奏曰謙益熱中枚卜先使梁子璠上疏令侍郎張鳳翔代行會推此從來未有之事上召諸臣問曰枚卜大

典會推要公如何推這等人是公不是公諸臣奏來閣臣李標等俱奏關節與謙益無干前已招問明白上曰招也極閃鑠不可憑據禮部侍郎周延儒奏皇上再三下問諸臣不敢奏者一則懼干天威一則牽于情面總之錢千秋一案關節是眞不必又問上又詰問曰九卿科道會推使推這樣人就是會議今後要公不公不如不會議卿等如何不奏延儒又奏大凡會議會推明旨下九卿科道以爲極公不知外廷止是一兩人把持定了諸臣

都不敢開口就開口也不行徒然言出而禍隨上命再奏延儒復奏如前上曰朕問卿等別無言答應何貴召對因目視延儒曰適二班官中只這官奏了數句又謂輔臣曰諸臣如此到不如稱功頌德之時邊防也完固財用也充裕今枚卜且暫停時謙益伏地待罪命出外候旨次日奉旨錢謙益關節有據又濫與枚卜有黨可知着革職回籍錢千秋法司提問又旨章允儒狥私滅公肆言無忌革職爲民耿志煒梁子璠罰俸一年瞿式耜房可壯降級調外

先是兩次召對上以宜興奏語稱旨已心屬之適當枚卜霞城欲爲兩解之商之掌垣章公章亦唯唯再過虞山寓則瞿公稼軒在座執意堅拒且以擁戴宜興譏許公矣虞山且云彼與涿州相如非吾臭味若推宜興可勿推我許公遂不置喙宜興見絕之已甚因與烏程合謀烏程既出疏忽蒙召對虞山猶不知自以爲拜相定于此日洋洋得意及入對方知有疏兩人廷辨

烏程言如湧泉虞山出于不意言頗屈科道諸臣又多爲虞山左袒者于是黨同之疑中于上意不可解矣

宜興與涿州同年相好當涿州拜相時宜興正居憂在籍未嘗附之升官也丙寅之獄諸賢以忤璫被難者宜興皆力爲援救貽書涿州規以大義一時同志皆稱之不特遜之一人之私也乃虞山輩獨絕之已甚激成一番水火反使烏程得志惜哉

御史毛九華糾温體仁逆祠獻媚詩册任贊化糾體仁居鄉不法諸事上復召對命宣九華疏以問體仁體仁奏臣若有媚璫祠詩必于手書爲贊無木刻之理既刻必流傳廣布豈有九華獨得之途中京師反無刻册且何不發于籍没逆璫之時而待于九華之手若以刻本爲據則刻匠遍滿都門以錢謙益之力何所不可假揑上如言詰九華九華對臣八月買自途中上曰八月買的如何到今纔發九華對臣十月考選上問閣臣如何説首輔

韓爌奏體仁平日硜硜自守亦有品望止以參論枚卜一疏憤激過當致犯衆怒上展册指後四人俱杭州人定是此四人所爲只問四人便知又召翰林官宣讀任贊化疏問體仁體仁曰臣之居鄉惟知奉公守法贊化不參臣居官之事而參臣居鄉之事以爲誣臣居官之事懼皇上召問廷臣欺罔立見故誣臣居鄉之事以爲道里遥遠耳目易眩因奏贊化爲錢謙益之死黨代謙益首攻陳以瑞以瑞係崔魏創奪皇上賜環因曾參謙益科場之事贊化反以娟璫糾之把持銓郎覆之爲民又贊化薦枏才一疏稱謙益爲伊周班行此皆爲謙益死黨之証上曰不必多奏自此體仁偏以孤忠見知于上而結黨之説深啓聖疑攻者愈力而聖疑愈深矣

御史吳甡疏言舊制六年京察爲諸臣不修職者設若大奸大惡附逆害人者不在此例如劉瑾之敗一時附瑾用事者或誅或戍或削或降皆不待京察以此輩罪大人多考功法所不載也忠賢之

兇逆倍于瑾附忠賢之惡罪亦甚于附瑾之徒大畧有四如摇動國母逼封三王虎彪義子上公封爵名曰佐逆借題殺人屠戮忠良門户封疆一網打盡名曰害正稱功頌德建祠聚斂引薦邪類要典抵誣名曰媚璫賄通權勢入幕密謀矯加職銜一歲九遷名曰速化此皆不知有朝廷唾罵由人廉恥盡喪務須徹底澄清斬斷根株若混入察典則名目不分額數有限掛一漏萬何以示懲奉俞旨下部未幾遂奉特論有逆案之定實自此疏啓

之御史候恂亦有疏言除奸察吏不可並行語俱
暢快
大計京朝官南京吏部尚書鄭三俊右都御史陳
于庭公疏于察典外舉南京媚璫之人二十人大
理寺卿謝啓光科郭如闇御史何早李時馨夏敬
臣劉漢徐復陽戸部魏豸胡芳桂張聚垣禮部虞
大復顔鵬蕃天陛兵部周宇李際明邸存性工部
魏宏政葛大同歐陽充材應天府夏之令或甘心
附逆或懼禍中變律以順逆之理均無一可貸據

實疏聞奉俞旨下部此亦在未奉論定逆案之前
也
上御平臺召閣臣韓爌錢龍錫李標吏部王永光
左都督于沛命定附逆諸臣罪閣臣先僅以四五
十人列案以請上大不然再令廣搜又益以數十
人上怒其不稱旨且曰此輩皆當依律法治罪諸
臣以未習刑名對乃召刑部尚書喬永升同事又
問張瑞圖來宗道何以不入對曰二臣無事實上
曰瑞圖以善書爲璫書祠額碑文宗道題崔呈秀

毋卹典稱在天之靈其罪更重又問賈繼春何亦
不入閣臣對繼春言善待選侍不失厚道後雖反
覆其持論亦有可取上曰惟反覆故爲真小人于
是復將御前詞頌紅本發下命據以定罪分列擁
戴謟附建祠稱頌贊導諸欵首冠以大逆魏忠賢
客氏令刊布中外吏部都察院接出聖諭朕惟帝
王憲天出治首辨忠邪臣子致身事天先明順逆
經禀人臣無將之戒律嚴近侍交結之條邦有常
刑法罔攸赦監逆魏忠賢猥狡下才備員給使傾

回巧智黨籍保阿功不過竊嚬笑以伺陰陽席寵
靈而饕富貴使庶位莫假其羽黨何奮爾得肆其
毒痛乃一時外廷朋奸誤國實繁有徒或締好宗
盟或呈身入幙或陰謀指授肆羅織以圖善良或
秘策合圖抔利權而竊兵柄甚且廣興祠頌明效
首功倡和已極于三封稱謂浸疑于無等誰成逆
節致長燎原及朕大寶嗣登鉞綸屢需元兇逆孽
次第芟除尚有飾罪邀功側身窺正以望氣占風
之面目發誇奸指佞之封章跡其矯誣惡容錯貸

朕鑑既審特命內閣部院大臣將發下祠頌紅本參以先後論劾奏章臚列擁戴詔附建祠稱頌贊導諸疏據律推情再三訂擬首正姦逆之案嚴于五刑稍寬脇從之誅及玆三祼其情罪輕減者另疏處分姑開一面此外原心宥過縱有漏遺亦赦不究自今懲治之後爾大小臣工宜洗滌肺腸恪修職業共遵王路悉斷葛藤無曠官守而假事講張無急恩仇而借題參舉朕執是非以衡論奏程功實以課官方有一于斯必罪不宥尚各懲毖乃

亦有終欽哉故諭

一首逆　魏忠賢　客氏（依謀反大逆律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

一首逆同謀　崔呈秀　李永貞　李朝欽

魏良卿　侯國興　劉若愚

（依謀逆但共謀者不分首從皆凌遲處死已經正法減等擬斬）

一結交近侍

劉志選　梁夢環　倪文煥　田吉

劉詔　孫如冽　許志吉　薛貞

曹欽承　吳淳夫　李夔龍　陸萬齡

李承祚　田爾耕　許顯純　崔應元

張體乾　孫雲鵬　楊寰

（以上依諸衙門官吏與內官互相交結泄漏事情夤緣作弊扶同奏啓律斬秋後決）

一交結近侍次等

魏廣微　徐大化　霍惟華　張訥

閻鳴泰　周應秋　李魯生　楊惟垣

潘汝楨　郭欽　李三才

（以上依交結近侍官員律減等充軍仍行各撫按招擬有贓私情節一併看明奏請

發落）

一逆孽軍犯

魏志德　魏良棟　魏鵬翼　魏撫民

魏希孔　魏希堯　魏希舜　魏希孟

魏鵬程　傅應星　楊六奇　客光先

徐應元　劉應坤　王朝輔　涂文輔

孫進　王國泰　石元雅　趙秉彝

高欽　王朝用　葛九思　司雲禮

陶文　紀用　李應江　胡明位

一交結近侍又次等

馮　銓　顧秉謙　張國瑞　來宗道

郭允厚　薛鳳翔　李耆一　孫　杰

張我續　朱童蒙　楊梦袞　李春茂

李春燁　王紹徽　徐兆魁　劉廷元

謝啓光　徐紹吉　邵輔忠　楊所修

賈繼春　范濟世　李養德　阮大鋮

姚宗文　陳九疇　亓詩教　趙興邦

傅　櫆　安　伸　孫國禎　郭　鞏

馮嘉會　曹思誠　孟紹虞　張　樸

李恒茂　郭尙友　李精白　秦士文

張文熙　楊惟和　何廷樞　陳朝輔

許宗禮　卓　邁　盧承欽　陳爾翼

石三畏　郭興治　劉　徽　智　鋌

何宗聖　王　珙　汪若極　陳惟新

門克新　游鳳翔　田景新　呂純如

吳殿邦　黃運泰　李從心　楊邦憲

郭增光　王　點　單明詡　李　嵩

牟志夔　張三傑　曹爾禎　毛一鷺

張文郁　周惟持　徐復陽　黃憲卿

許其孝　張養素　汪　裕　梁克順

劉宏光　温皐謨　鮑奇謨　陳以瑞

莊　謙　龔萃肅　李應薦　何可及

李時馨　劉　渼　王大年　余合中

徐　吉　宋禎漢　張汝懋　許可徵

劉祖述　李燦然　劉之待　孫之獬

呉孔嘉　李寓庸　潘士聞　王應泰

張元芳　阮鼎鉉　李若琳　張永祚

周艮才　曾國禎　張化愚　李桂芳

張一經　陳殿一　夏敬承　周　宇

魏　豸　郭希禹　頡　鵬　李際明

魏宏政　岳駿聲　郭士望　張聚垣

周　鏘　徐四岳　辛思齊　胡芳桂

以上依結交近侍官員律引名例律減二等坐徒三年納贖爲民

一諂附擁戴

李　實　李希哲　胡艮輔　崔文昇

李明道　劉倣　徐進　馮玉
楊朝　胡賓　孟進寶　劉鎮
王體乾　梁棟　張守成　商成德
以上一款十六人并前一款徐應元等十六人俱爲民當差
又疏列次等四十四人
黃立極　施鳳來　楊景辰　房壯麗
董可威　李思誠　王之臣　胡廷宴
張九德　湯三九　喬應甲　楊惟新
朱國盛　馮時行　呂鵬雲　董懋中

周昌晉　虞廷陛　楊春茂　徐景濂
陳保泰　郭興言　周惟京　徐揚先
陳序　曹谷　朱愼荃　郭如闇
何早　虞大復　葉天陛　邸存性
葛大同　夏之鼎　張九賢　李宜培
譚謙益　歐陽材　吳士僎　徐溶
潘舜歷　李三楚　童舜臣　陳守瓚
以上俱考察不謹冠帶閒住御筆抹去冠帶二字
此案主筆者首輔韓爌參定者次輔錢李暨部院三人也首輔持正有餘剛斷不足況冢宰身曾頌逆而乃與定附逆之案有不私庇同黨掣肘當事者乎所賴聖明嫉惡甚嚴申諭再四諸臣惕于明綸不敢不遵命以從事然欲上副聖天子錯枉之權下昭萬世臣民之戒者尚有未盡也自此以後下之謀翻者何之十七年如一日上之堅持者亦十七年如一日直至南渡後馬阮用事案翻而國運隨之以盡尚得謂小人之進退不關興亡之大數哉

命給慘死諸臣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魏大中周順昌李應昇周宗建袁化中黃尊素夏之令吳裕中萬燝等三代誥命從吏部驗封司郎中徐大相之請也
先是褒卹命下各家諸子赴闕謝恩上訴先臣受冤始末因各有所陳乞如楊之易周延侍夏承請給還原贓卽各奉命給五百金魏學濂疏其兄學洢死孝請附葬附祭高世儒繆虛白請母氏封誥逐之請祖父母封誥皆奉旨俞允至

是周茂蘭疏援會典三品贈及祖父母之例上
即下部參議部據會典覆允矣封司徐公謂各
臣事同一體不宜有異封典該部職掌不須子
孫一一自陳遂令諸臣姓名彙題同請即奉俞
旨斯直從前未有曠典敢備記之以誌聖恩并
見當事善推上意表揚先忠之盛美時政府司
票擬者爲首輔韓蒲州次輔錢華亭二公云
鹿善繼叙同難錄畧云皇上神聖其用意深遠
每非臣下所能窺如言及逆黨人孰不冒之恨

之未幾而漸平矣言及諸忠臣孰不憐之痛之
未幾而亦漸平矣漸忘也且托于見善不喜聞
惡不怒之說而復厚誣吾君于逆案欲從寛于
褒忠欲從嚴也至欽定逆案凜焉天誅而三代
誥命之給即在此時然後知聖主善善惡惡不
爲衆淆不以久倦且不因煩生厭也肯持忠不
望報之論使爲惡者畢竟得利爲善者畢竟不
利也耶
御史方大任疏奏會審曹欽程事欽程面出揭言

馮銓爲其房師召欽程使論周宗建四人以周在
先張愼言次之張曾論其父也必附以李應昇黄
尊素則南樂深仇也數日復召至其寓李魯生先
在袖出疏稿逼欽程疏上矣次年冬田仰以浙臬
齎捧入京與馮言吳越之會有七人一黨周順昌
周宗建高攀龍黄尊素繆昌期李應昇交通周起
元私謀翻局馮即欲誅致七人于死復欲迫欽程
再上疏欽程力拒之馮大怒即授意本房門生潘
士聞上疏薦仰而論欽程仰立轉京堂欽程立遣

創奪是首造謀者涿州成其謀者李魯生欽程
其威逼脅從者也後此之播虐專主其事者亦涿
州也造惡者田仰也其言鑿鑿如此銓媢嫉害人
章奏屢見即臣亦銓使其門生王珙所參臣去年
已入告其詳矣今總聽皇上之睿斷云田仰隨有
疏辨言欽程參四臣于乙丑之二月臣不在京七
臣被逮于丙寅七月臣入賀事竣久赴粤矣欽程
且謂于彼無干何以反謂臣造惡乎時逆案已定
聖主遂不深究止欽程坐大辟

欽程之疏出于馮銓確矣至丙寅李實之疏據實辨爲李永貞誘空頭印本入京塡寫則亦爲銓等與謀何疑借富事傳以永貞欽程抵罪竟未窮究其事也若田仰辨疏云七臣死于丙寅七月時已事竣赴粵然實疏之上實在二月諸臣被逮皆在三月被害在六月田仰在京師謬云七月遁詞情見矣況仰與馮銓曾生本至交即非造謀之人亦與謀之人也豈得脫然事外僅以京察拾遺奪職幸矣至竄伏數年宏光南

渡實緣燃阮督撫淮揚　清兵一至即稽首投降小人故態如是又何言哉

二年二月十四日皇長子生中宮周后出永樂以後惟白武宗毅皇帝爲孝宗正宮張皇后所出其餘中宮並無生子者

后父周奎係蘇州府長洲縣后生于對門內今有坤儀鐘瑞坊猶存后幼以天啓七年選爲信王妃旋正位中宮后父封嘉定伯有賜第在葑門

聖躬燕處之所爲屋三間而不並列由第一間而後第二間第三間則聖躬燕息處也第二間中設大薰籠貯衾裯之屬凡召幸宮眷至第一間則盡卸諸衣裳裸體至二間取衾被身乃進至第三間所謂抱衾與裯也即中宮與東西兩宮赴召不敢不遵行此禮惟先后以藩邸同甘苦不肯赴召又駕幸中宮后必趨出宮門外接駕先后亦以糟糠故廢此禮不用

應天巡撫曹文衡奏解進罪輔顧秉謙窖藏銀三

萬八千餘兩請留充該府本年餉銀奉旨允行秉謙素行貪鄙天啓中以投身逆璫得大拜在閣四年惟以婪賄爲事至秉軸票擬一奉逆璫之意旨然貪鄙之甚璫亦漸厭之于是准其請告歸家璫敗後臺省交章劾其庸惡無恥媚璫誤國奉旨有頑鈍依阿之旨居鄉猶肆虐鄉里黷貨無厭崑山合邑士民積憤不平羣起攻之登門辱詈秉謙于昏夜挈資潛遁其居室遂搶奪一空府縣力爲禁緝士民稍安旋奉旨搜其家中所遺已爲家人藏

匿及地方搶散殆盡止得其窖藏現銀僅有前數
蓋僅存十之一
詹事羅喻義等公疏爲故輔張居正陳情乞恩奉
旨居正佐相皇祖肩承勞怨力振紀綱飭弛舉廢
多有可紀雖以奪情及身後衆議然過不掩功委
當垂恤所請廕及其子懋修量復職銜該部從公
看議具奏准復二廕并給還應得誥命
工部節慎庫主給發商人上供顏料銀兩最稱獘
藪設有監督主事一員巡視科道二員皆爲蠧奸

剔獘計而諸臣奸弊更甚二年四月工尚張鳳翔
發其事有發銀一千實給四五百者上時御文華
殿召對面詰再三拿巡視科道王都高賚明主事
劉鱗長俱下獄究問又追論元年同事諸臣祖重
熚吳阿衡二人狠籍最著者俱下獄後吳以邊才
出爲監軍御史餘分別譴謫
命收葬熊廷弼從其子兆璧請也先是御史饒京
疏中言及閣中已擬批行而御筆抹去之至是因
兆璧上疏閣臣即具揭爲辨白畧云廷弼初任巡

按任總督其功狀皆有可言至遼陽既失再起經
畧與巡撫王化貞戰守異議廷臣又爲之分左右
袒致廣甯潰敗與化貞並馬入關挾忮昧淺喪誤
疆圉大計以此殺身無辭公論今傳首邊廷頭足
異處已足爲戒矣然使當日按封疆失陷之律偕
同事者一體伏法自當目瞑乃先以無影賄贓坐
楊漣等作清流之陷阱既又以刊書惑衆借題偏
殺身死戀贓辱及妻孥長子自刎斯則廷弼死未
心服也且自有遼事以來騙官營私不知凡幾廷

弼再任不取一錢不通一餽終日焦唇敝舌爭言
大計似猶此善于彼魏忠賢竊柄人俱靡然從風
廷弼以一長繫待決之人終不改其強直自遂之
性以致獨膺顯戮慷慨赴市耿耿俠腸獨未盡泯
今傳首已逾三年收葬原無禁例且茲事雖屬封
疆于邪正本末陰有關係數年來是非公罪之狀
悉在聖鑑或不以爲謬也始奉旨允行至四年秋
後行刑化貞亦即處決矣
四月十七日上講讀既竣出一疏示輔臣則山東

益都縣有驛丞黄道妻爲夫頌寃蓋鄉紳唐煥之弟行馬牌不厭意播㸑驛丞丞之子以觸柱死父以叩閽死都中其妻官氏復上書訴寃也上曰驛遞申飭屢矣何横縦敢爾子弟如此本官可知鄉紳如此地方官可知一府同知代爲申詳不能竟道府匿不報皆當重懲輔臣承旨退上方欲清驛遞故留意如此而詞氣仍安和不迫也

上親講讀凡講書史遇詞旨無甚關切及凶暴不祥宜避者悉道勿講或越過一二章或數章舊例

也一日講臣丁進講中庸越鬼神章講舜其大孝二節上即展前一節環視欲問未果已而李孫宸講君子無所爭一節則自子張問十世以下至季氏旅泰山越七章講將半上復展前數頁剨然有聲講竣遂問前幾章何以不講孫宸婉轉對曰是閣中派定也上指旅泰山節曰想爲季氏僭分耶旋口宣講官丁進進出班跪上命之起遂問鬼神之爲德章無甚忌諱何以不講進逡巡未對上顧輔臣輔臣皆趨近御案首輔㜸對曰鬼神之事理頗涉窈冥上曰還要補講進來進承旨叩頭而退

聖心留意典學如此

六月初九日召廷臣于平臺召對上曰天時亢旱雨澤愆期朕日夜焦憂所以召卿等面諭從今日御文華殿齋宿可傳示大小臣工竭誠祈禱無事虛文或刑獄有失平都要清理歸結朕擬一諭卿等參酌輔臣起立案傍上指示諭中款次正色言曰如此大旱皆因政事失當是朕不德所致輔臣韓爌奏皆臣等奉職無狀以致皇上焦勞上曰也

不是這等說還須上下交修修舉實事卿等俸祿俱是小民脂膏見此災荒心豈能忍又曰各衙門事多沈閣科道官通不言他們于外事誰不知只是礙于賄賂情面如御史梁子璠條陳汰冗官先是上二疏後又催二疏這纔不是虛文仍以聖諭授輔臣曰未盡事情還再參酌復召諸科道勉以該言部言

七月督師袁崇煥擅斬總兵毛文龍於皮島奏報文龍逆跡昭然機不容失便宜從事席藁代罪奉

旨文龍糜餉冒功通□有跡事關封疆安危閫外
原不中制不必引罪
按文龍向爲遼東叅將遼陽陷逃至海濱適有
難民數千文龍以術籠絡之同航海至皮島蓋
皮島居遼東朝鮮登萊之中稱孔道文龍斬荆
棘具器用招集流民通行商賈凡南北貨咸於
毛處掛號乃得發不數年遂稱雄鎮又掠沿海
零丁或指爲奸細故稱臨陣斬獲以是積功官
都督掛平遼將軍印逆賢時內閣出鎮各邊文

龍亦疏請閹監其軍上卽位嚴汰冗兵勅下山
東撫按檄登萊兵備王廷試往廷試受賄遂稱
文龍兵馬可用絕無冒破文龍亦憚上英明思
自立功名遂與東□通謀願捐金二百萬易金
復二衛地奏恢復功邀上賞已成約矣袁崇煥
以督師出上召問漫以五年滅□爲期及屢任
覘知毛有成約陰遣喇嘛僧通款啖以厚利冀
解毛議以就袁□最重誓約堅持不可喇嘛僧
日今惟有斬毛文龍在彼不爲負約在我可以
成功袁遂以閱武爲名直造皮島大閱軍士毛
置酒高會次日文龍進謁袁亦置酒留宴酒半
伏甲起稱有密旨卽座中擒文龍斬于轅門外
時崇煥布陣嚴整衆亦不敢犯毛部下一千餘
人散往他處餘衆悉就撫事定然後入告朝廷
亦姑容之先是崇煥陛見入都閣臣錢龍錫叩
以遼事答以當從東江做起錢詰舍實地而問
海道何也且毛帥亦未必可得力崇煥云可用
則用之不可用則殺之至是疏中卽入錢語錢

後竟以此得罪文龍旣被殺袁疏請增餉三百
萬謂五年之後遼事平并前所加各項皆可蠲
除此一勞永逸計也上令廷臣議皆報稱不可
袁計窮至十月遂致□兵入口矣
九月二十六日斬決重罪二十八內用吉侃文煥
吳淳夫梁夢環李夔龍皆逆案也楊鎬渠家禎張
翼明封疆失事也高道素殿工侵欺也故事部開
決囚單必以民犯强盜叛逆及眞正人命列于前
聽上勾決幾名而止若官犯則列名于後是年上

御筆獨將後開逆案諸人勾決先是中宮以皇子
大慶請免行刑上曰生子固大慶誅有罪亦是大
慶當竝行不悖旨下政府揭救面救再三上曰不
殺此輩則逆案爲無名政府曰此輩不過患得患
失之鄙夫耳上曰旣是患失便可以無所不至政
府乃不敢言時方久旱行刑後甘雨大澍
高道素督造桂王府第侵欺錢糧無算諸工俱潦
草塞責郎棟梁皆極不堪者一夕大風雨後殿數
層俱傾壓死宮眷百餘人以後每遇風雨王必露

立庭中深懼覆壓之患也上以是勾及之閣臣以
爲請上曰朕若出就藩封就是這榜樣高道素監
造府第使數百宮人死于非命即寸斬之尙未蔽
辜又何請焉道素自謂必無虞沉醉出獄門臨刑
方醒倉皇不能出一語但連呼如何如何而已
□兵從長城下大安口直抵遵化時新令汰冗兵
被汰者陰謀作亂□至城下開門迎入遵撫王元
雅死于亂軍中同死者知縣徐澤以新任推官何
天球已升未去保定推官李獻明以查盤至教諭

田毓齡守備劉聯芳時十月二十一日也遂破三
屯營總兵李國棟自縊山海總兵趙率教師兵赴
援兵營於七家嶺猝遇敵全軍覆沒將攻薊州袁
崇煥親率部將督遼兵萬騎自山海關直入薊城
守護□因舍薊而掠三河豐潤玉田三屯馬蘭諸
處有內守不堅而殘破者有邑令嚴守而無恙者
其死難尤慘者良鄉令黨還醇香河令任光裕也
固安令劉伸莅任方十日聞報先運藏倉庫身帶
印篆出走家人被殺者二十口竟以城陷不殉問

大辟監固安獄中十年方得遣戍
命滿桂爲武經畧總理援兵諸鎭悉聽節制桂戰
安定門袁崇煥戰廣渠門殺其王子一人初袁自
關門入援中外注望捷音迨駐兵郊外訛言繁興
上意方急退敵待之有加禮召見文華殿自起慰
勞呼以督師問禦敵之策賜御膳解上貂裘賜之
又與祖大壽各賜盔甲一副及東便門之戰殺傷
相當敵鋒少挫督師兵亦疲甚有入城休息之請
先是郊外徵侯中貴之園囿坟墓爲□兵踐踏毀

拆各中貴因環訴督師賣奸不肯力戰上已心疑矣及奏入上慢然心動復召對詰問良久言及援兵入城上聲色俱厲遂縛崇煥下獄閣臣謂臨敵易將兵家所忌上曰勢已至此不得不然袁既下獄關兵之在城外者閧然稱亂幾欲矢集城上命兵部從獄中出崇煥手書慰止之祖帥亦竟擁其重兵颺去

楊士聰曰己巳之變崇煥初至一戰人心始定迨後鈐制諸將不爲無見而袁爲人疎直于大

璫少所結好毁言日至遂罹極刑厥後滿桂一戰而敗安見鈐制諸將爲非宜哉及京城小民亦羣然以爲賣國而詈之矣

袁既下獄遼兵東潰皆言以督師之忠尚不免我輩在此何爲上乃出論暫令解任聽勘而先入言深竟難解矣

當本兵王在晉被譴後上召對羣臣升工部侍郎王洽爲兵部尚書洽山東人抗直無私披栢貌極雄偉上私語云好似門神有術士即下其在任不久以門神一年一易也至是□入十一月十六日召對羣臣多言中樞備禦疎虞調度乖張先既不能預授方畧今又不能整搠兵馬簡討項煜又引世廟庚戌故事云斬一丁汝夔將士悚震上遂下洽于獄以左侍郎申用懋代之升口北兵備梁廷棟爲順天巡撫起舊帥楊肇基爲薊鎮總兵又起舊帥王威尤岱楊御蕃孫祖受出罪帥馬世龍於獄俱以原官立功　起舊輔孫承宗督師通州仍入朝陛見以十月十五日至宏政門上即召入諭

曰守禦百無一備卿如何爲朕調度承宗曰臣聞袁崇煥駐薊州滿桂駐順義侯世祿駐三河此爲得策又聞尤世威回昌平世祿駐通州似未合宜上曰卿欲守三河何義承宗曰守三河可以阻西奔可以遏南下上曰卿即爲朕調度京師承宗曰皇上當緩急之際不恤單卒性命而使之飢寒恐非萬全策上曰卿言是卿不須往通面論首輔草勅賜劔出朝即周閱都城揭回奏畢次日出閱重城乘月巡濠塹度險阻質明又奉後命□報遏通

星馳通州料理蓋上意謂守近不如守遠故仍行守通初命也時倉場總督孫居相保定撫解經傳皆駐通州不受調度都城已傳通州三河等處皆失孫到通州遣人齎奏至上始喜曰通州固無恙乎即奉旨大小官員俱聽督輔臣節制

孫承宗奏初三日通州城守者瞭兵紛紛南下初四日知祖大壽全軍東潰自通之南二十里以趨張家灣渡河臣以手字慰大壽并傳一檄以撫三軍令游擊石國柱飛騎追之極力開諭軍校亦多

三朝野紀　卷四　奕

流涕但曰主將已戮又將以大砲盡殲我軍故不得已至此國柱又前追而大壽已遠去矣時訛言大壽且與口合反戈相向承宗因寄奏大壽危疑既甚又不肯受滿桂節制乘一軍驚駭有放砲洗營之說激而東潰非諸將卒盡欲叛也遼將大半爲馬世龍部曲臣謹遵便宜行事之旨寄遣世龍往撫苟見世龍必有解甲而歸者又寄札諭大壽教以急上自列東兵殺敵以贖督師之罪仍許代爲別白大壽得諭大哭其部曲皆哭乃如其指還

報而前軍已過永平矣

祖大壽率所統兵至山海關城南教場列營署鎮朱梅同監軍道王楫赴營勸其反戈自効言未畢衆兵擁大壽上馬奪關而出隨有馬世龍捧旨由正關出招諭多時大壽乃率諸將叩頭世龍即諭之諸將既感聖恩當鼓全旅進關再選未去馬步萬餘以繼後用保宗社則聖恩可酬督師可生汝等可成千古人品否則終于大義未安委曲撫導諸將皆悅大壽乃受約束暫歸汛地承宗亟使馬

三朝野紀　卷四　卆

世龍報命隨遵旨移駐關州防守

滿桂勇悍敢戰而矜已自用督諸將出陣軍無號令不能約束以十二月十六日督師而南十八遇敵于蘆溝橋一戰而全軍殲焉桂與孫祖壽皆死之黑雲龍麻登雲擄去黑後于四年九月反正逃歸上獨念滿孫二將血戰捐軀命禮部官出城致祭并查子孫優䘏

庶吉士劉之綸金聲俱上疏請纓自効并薦奇士申甫可爲大將上即升之綸兵部右侍郎爲戎政

副協理申甫特授副總兵揹內帑十七萬聽其調
度召募改金聲爲御史監其軍然甫實游談無實
所習僅役鬼之術所募兵皆無賴子十六日統兵
至良鄉與敵遇所造器不可用試術亦不驗所統
七千餘人俱敗沒事聞命棺斂給卹金聲以水出
城得免于難之綸以三年二月帥師至遵化遇敵
自永平回合兵沖殺前兵既衂敵即遣官招降之
綸不屈力戰而死
上以城守潦草下工部尚書張鳳翔于獄管工司

官長洲管玉音崑山許觀吉四川周長應上海朱
長世俱廷杖八十臨時閣臣合詞祈請寬宥上曰
目下與敵止隔一墻宗廟社稷都靠這墻一倒宗
廟社稷都沒有了豈可不重處時許周朱俱斃杖
下張管贖徒
山西巡撫耿如杞率兵五千入援皆勁卒也最先
抵都城下兵部即調守通州明日又調守昌平又
明日調守良鄉功令兵到初日不准開糧西兵連
調三日皆不得糧既餒且怒遂沿路刼掠耿以不

戢軍士逮門大辟至次年棄市耿在天啓年間官
薊州兵備以不拜逆璫生祠爲撫臣劉詔誣劾問
辟幸遇上登極赦罪復官即超升巡撫僅越兩年
復得罪死西市深可痛也自如杞逮後五千餘人
哄然各散潰歸山西而晉中流賊從此起矣
內外城守以口退往三河一帶方少寬二十六夜
刑部獄囚盡逸幾爲大患次日城門復閉爲捕囚
也刑部奉旨時方戒嚴獄囚逃逸典守官所司何
事尚書喬允升侍郎胡世賞提牢敖繼宗俱革職

着錦衣衛監禁
元年枚卜一事以烏程訐虞山故遂高閣不行至
是蒲州將乞休力請點用十一月初六日遂欽點
大命成基名改名靖之入閣已又于十二月二十一日
特用宜興周延儒會稽錢象坤桐城何如寵　蒲
州忠厚拘謹不能仰副聖恩口騎既退中書原抱
奇遂出疏參首輔與袁崇煥通謀誤國左庶子丁
進以升轉愆期亦出彈章工部主事李逢申繼之
蒲州遂請告回籍其禮尚從優厚云抱奇周貴郎

不足言丁與李皆蒲州己未所取士也丁奉旨以
陰陽閃爍降二級李以監督火藥失事下獄遣戍
蒲州後以壬午冬北兵破城死難其事未詳故失
記
三年庚午正月上銳意功業本兵申用懋老成持
重無所作爲梁廷棟智巧人也初以邊道超升巡
撫旋晉尙書督師薊通爲上所倚任三年正月初
五日內旨申用懋着解任回籍梁廷棟回部管事
□兵雖東歸復破永平灤州盤踞不退永平鄉官

白養粹首先迎降獻女以行媚孫閣部率師東行
嚴檄各將共攻灤永有舊永平兵備張春素得民
心曾練有鄉勇二萬皆精銳可用逆璫時張春被
劾罷歸鄉勇皆散至是復起春爲太僕少卿整飭
永平兵備永民聞之皆率先來迎向所練鄉勇亦
皆來會軍聲大振四月永甯兵備劉可訓甫破安
會奏捷遂率勝兵入援兵部司務丘禾嘉以監軍
入祖大壽幕激以忠義于是各帥啓營直薄灤州
張春劉可訓馬世龍等皆身被矢石誓不返顧□
見勢逼遂開東門而出而灤州告復永平城中聞
灤州既復咸有叛志□已擄掠滿志復見城中心
變一夕屠城而去所存者十之四五而已大兵入
城白養粹已死其母尙存張春先至盡封所有而
出絕無染指世龍盡取之大壽至空無所有遂將
白母用嚴刑乃盡出積藏蓋幾百萬云餉司陳此
心鄉紳郭鞏俱以剃髮投降逮問鞏固逆案問徒
向以首媚魏璫爲周忠毅參論者也至是始以大
逆論斬先是遵化之破有原任兵部賈維鑰率衆

投降即授僞巡撫之職至是亦同擒治正法凌遲
并同事十八人俱傳首九邊
隆萬以來除海忠介外從未有以乙科躋節鉞者
庚午恢復灤永後升四川副使劉可訓巡撫順天
兵部司務丘禾嘉巡撫山永(保新設)前屯兵備孫元
化巡撫甘肅皆乙科也一時共得四人丘以九品
末耶直躋中丞尤屬異數自後超用甚多至陳新
甲直正中樞之席然究無一人見功立節副破格
之特恩者

二月初十日册立皇太子上以戒嚴免陞殿百官
聽宣勅于午門行十二拜禮賜三品以上及日講
官各花朵紅一疋三品以下皆半紅花枝用角日
講官紅全疋花枝用銀加恩輔臣督臣皇親周奎
及司禮監有差禮部尚書李騰芳加太子少保儀
制司郎賀世壽陞光祿少卿
袁崇煥逮後御史高捷疏參錢龍錫卽指袁疏中
輔臣錢某相商之語指爲同謀時同志者勸錢于
辨疏中當痛言一番明主可爲忠言而錢竟不能

從也引罪疏甫奉溫旨隨卽入閣高捷再疏遂得
旨着致仕至是方悔不用前言則已晚矣
御史史𡌴高捷袁宏勳三人皆附楊維垣力持黨
局方璫勢初敗維垣既斥三人連疏參劉鴻訓之
持正票擬又力阻舊輔韓爌之召用以此得罪公
論奉旨革職時主票擬者錢龍錫也迨劉以改勅
事敗冢宰王永光遂力爲三人求復官科道交章
論之上方注意因其言用𡌴捷二人宏勳則令候
勘問事結另擬時宏勳又以嚇賄舉人事被參劾也適遇邊警袁崇

煥以通欵下獄二月遂與永光合謀借崇煥以報
龍錫因錢以及諸臣亦成一逆案爲翻前案地溫
體仁主之欲發自兵部而尚書梁廷棟初以外任
被特簡懼上英明不能遽起大獄不敢任其事韓
卒以此去錢竟逮下獄問辟
刑部越獄之變奉旨拿尚書喬允陞侍郎胡世賞
提牢敖維榮于錦衣衛時以內外戒嚴故上怒甚
欲重懲之至次年三月初十日御講筵講臣文震
孟進講君使臣以禮章勸上培養士氣推心感人

勿徒峻刑法以啓猜疑語極剴切上爲改容傾聽
講畢退上傳諭講臣暫留初疑有所召對後殿門
俱閉退至閣中則聖諭已宣付閣中釋諸臣送刑
部乃知論留閣臣俾卽見諸施行也
諸臣既下刑部尚書韓繼恩復以勘問從輕革職
矣更命都察院易應昌定罪易擬以法止常杖屢
旨駁問易執奏再三上大怒下易錦衣獄司官徐
元嘏廷杖五十棍後部擬喬以年老篤疾准遣戍
胡擬杖敖亦遣戍易卽下獄錦衣衛奉嚴旨打問

兩次以爲骫法庇私無人臣禮令法司從重擬罪部擬易罪以寬擬喬允陞今允陞已從寬論戍應昌之罪亦不能加于此又奉嚴旨以允陞自以老疾減等應昌違旨狥私當依律加等論不得借以求寬再駁再問竟坐大辟繫獄時京師雷雹大震會審之日雷擊審官案于是上警悟緩其獄并停天下行刑至次年始以天旱齋禱方得釋放

三朝野紀卷之五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四年正月　日召廷臣及各省監司官於平臺上召浙江副使周汝弼問浙閩相去海寇備禦之策汝弼曰去秋寇犯海上五日即去問江西布政何應瑞宗祿何以不報應瑞曰江西山多田少瘠而且貧撫按查覈有司尚未報耳問湖廣布政杜詩補楚去夏民變樹幟何也詩曰樹幟之後地方仍安問福建布政吳賜陞之祺海寇備禦若何賜曰海禦與陸寇不同故權撫之上曰李魁奇何又殺之賜曰魁奇非鄭芝龍比即撫不爲我用今鍾斌亦反側不可保上問實計安在之祺曰多練鄉兵多設火器以戰爲守此上策也問河南布政楊公翰賈鴻洙以有司收稅耗重宜悉來處治鴻洙曰近已革去矣問山東布政陳應元焦元溥曰爾省直宣大兵餉數十萬何也應元曰近已解細問其數曰七千兩上少之曰宣大重鎮需餉甚急其

毋玩問山西按察使杜喬林流寇披猖是否盡係秦寇喬林曰寇在平陽或在河曲須大剿之但兵寡餉乏耳上曰前報已蕩平何復生發喬林曰山陝界河倏去倏來故河曲被圍問河曲之陷對曰失於內應問勾引何人對曰大抵出於飢民問陝西叅政劉嘉遇寇與飢民相煽地方如何料理嘉遇曰寇見官兵即散退復嘯聚上曰寇亦是赤子可撫即撫之對曰今方用撫上曰前王左掛既孑降何又殺之對曰彼雖受撫仍行刼掠是以殺之

問近日情形如何對曰一在延安一在雲岩宜川問廣東布政陸問禮曰爾已升南贛巡撫了該地方多盜若何對曰南贛在萬山中接壤回省當行保甲練兵上曰此須實做問廣東海寇若何問禮曰廣寇多至自福建舟大而多火器只是把守海門勿容登陸方不爲害問廣西布政鄭茂華靖江王府爭繼事若何茂華曰憲定王二子履祥履祐祥早歿王靖立祐爲世子而祥有未奏選之妾生子今已長是以爭王位久定未敢輕議問四川布政華敦復鄉紳挾制王府事如何敦復以欠糧對上曰守臣何不彈壓敦復曰遠古州縣多科貢故不能持堅雲南布政婁九德已經功處問貴州布政張芹安位撫事如何芹曰督撫責安位四事一擒蒼會自贖已獻樊虎奢寅妻馬氏一責送撫臣王三善柩已送出一責修理九驛已漸報完一責削地安位不能從故議未決對畢召各官諭以正色率屬愛養百姓用命有顯擢如或有貪贓壞法國法嚴明決不輕貸諸臣叩頭先退又召左都洪學副僉張捷高宏圖諭之曰巡撫賢則子臣皆賢若巡按不肖其誤事不小屢諭科道須嚴加核考以後切不可輕狥又曰卿與吏部實心任事天下不難爲諸臣承旨退

日講官文震孟奏臣見羣小合謀欲借邊才以翻逆案雖聖意持之甚堅奸黨鬨之愈急故於予語魯太師樂章願皇上剖晰是非辨別邪正蓋一音雜而衆音皆亂一小人進而衆君子皆廢天下容有無才誤事之君子必無懷忠報國之小人今有

平生無恥慘殺名賢之呂純如且藉援而思辨雪
又見王永光無事不專而濟之以狠發念必欺而
飾之以詐深計巧役無所不中變亂祖制擯斥清
才舉朝震恐莫敢訟言臣下雷同豈國之福故於
五子之歌竟言識精明則環而向者無所售其欺
心純一則巧於中者無所投其隙為此語者實憂
治危明之極思願大小臣工當視國如家除兇雪
恥不當分門別戶引類呼朋也奉旨寓規時事知
道了所指呂純如慘殺名賢年例變制等語着據

實奏明虞孟曰純如為福建守道諂媚稅監高寀
周順昌時為福州推官剪除稅棍純如恨之後純
如投身逆黨輒取節鉞順昌訟言攻之純如遂挑
廵撫毛一鷺搆成李實之疏而順昌被逮慘死矣
其致死之由全出於純如今當先上疏求雪恃有
吏部尚書王永光為之援故首倡邊才之說而純
如之疏即繼之呼吸通靈提掇如響至於會推年
例等大事吏部不自主而必會同吏科河南道若
近推年例吏科都給事中陳良訓誰為開送商訂

不過以其稍秉公道每事參駁乃借外轉以除礙
手耳至考選新資度無所施其籠絡乃獨斥一才
名素著之陳士奇而十年冷署之潘有功亦以猜
疑見棄大臣之心術如此亦不忠之尤者矣永光
疏辨前閣臣定案時臣被言註籍純如入逆案臣
不及知何自援而出之至借邊才以翻逆案或指
王之臣一事然之臣在三等之列從考功一法註
有涉歷邊疆稍寬一點之語何嘗必欲借之必欲
翻之至陳良訓濫廁首垣與參廷議人言嘖嘖夫

豈無因至考選過堂十六人內選授科道十四人
部屬二人此二人畢各有人徒以前途正遠因才
儲用期待殊不薄也時永光已蕃結大璫為之地
誚文有私于三人于是聖意拂然內批遂有挾私
率批不堪講官之語閣臣揭請為講官存體面改
批云講官循職自可敷陳不得任情牽詆（此疏在三年因
序王永光事故并書於此）

呂純如吳江人天啓中任侍郎護送惠藩之國
其復命疏於護送太監劉與趙秉彝皆極揄揚

褒美有云其受地方也既一草一木之恐傷其自愛也又一新一水之若兇仁聲遐布清節可師至歸美逆賢一則曰厰臣之選才良再則曰厰臣之率屬嚴云云此係邸報抄傳四海共覩當鼎湖之泣純如現任佐樞密弄神通潛行改換乘邊警方息之後擬借邊才以翻逆案王永光等爲之主純如遂首先上疏訟寃請復命疏未嘗歸美厰臣不嘗列名欽案且引聖諭云須有憑據不許借題又謂紅本在御前副本在通

政司抄按在禮科其時爲天啓七年九月必有說謊以欺諸臣因說謊以欺皇上臣姑不盡言等語逼政章光岳即爲封進時呂氣焰張甚有路誌熙故文文肅特出疏糾之云

當永光於天啓年癸亥任南總憲比匪范得志參處南臺王永成李希孔因得罪公論先忠毅時初任西臺特疏參其陰陽閃爍諸奸狀永光始以病歸至乙丑春逆璫既逐諸正人去崔呈秀徐大化薦之起位大司馬即有兩疏頌璫四海抄傳邸報共覩丙寅以天變修省司屬王陞張履端二人力勸其疏救大獄因之去任然非彼意也崇禎元年起位冢宰猶陰持璫局至上命同輔臣據發出紅本定逆案諸罪永光因已亦有疏在內力爲諸人覆庇以自爲掩飾地延臣交章劾之以爲永光身爲頌逆之人不可以定從逆之案又言永光爲逆臣崔呈秀徐大化諸人所薦爲正人李應昇所參邪正已自了然今雪消晛見終抱狐兔之悲雖換面改粧尙在鷹眼之疾等語前後參論者如吳性

張國維陳良訓李長春王繼廉毛羽健馬鳴世顧其國王象雲王永吉張繼孟公疏單疏幾有百餘永光既以年例猾制科道復薦起史𦶜高捷袁宏勳以爲翼又因邊警謀翻案見薦呂純如王之臣之邊才故文公於講筵中言之又再疏論糾賴上英明堅持之不能動也至辛未三月科臣葛應斗糾袁宏勳受參將吳宗明主事趙建極私賄有據二人皆永光私人也兵尙梁廷棟亦發宏勳與張道濬招權納賄事宏勳等俱下獄論成吳執御復

論永光誨貪崇墨奉旨詰責永光始認罪去位則宜與當國已悟其奸邪驅而遠之矣

蔣允儀曰始永光與烏程比陽附宜興其實兩人自相爲黨用一人則居功於己斥一人則委咎於內宜興不覺也辛未春宜興以主考入闈兩人在外遂顯然示異且以兩年不協公論事宜俱歸咎於一人如薦之臣純如事絕未嘗謀之於周而告人則曰首輔意也宜興出闈覺之適上詢及之臣可用與否宜興即對曰若以之

臣閒住者可用諸與逆案者俱可賜環而忠賢呈秀亦可漸次昭雪矣上乃大悟堅執如初

蔣公丁丑年又序先忠毅疏稿中一段云首擊借逆者楊忠烈繼之者仲達首擊貪逆者高忠憲代草者又仲達也若夫有一人焉當淸明之時執澄汰之柄以好惡之拂逞淆亂之私初怵嚴威名討逆而實庇奸一經邊警輒借題而誅反案流毒至今尙未有底而仲達袖中彈文獨發於數年之前吾知應山梁溪兩先生亦必以獄可先見讓仲達以易名之先愧仲達矣此數語皆指永光事也姚文毅公有山巨源郭汾陽之先見亦以此矣

長垣既去御史水佳允疏攻梁廷棟顯爲袁張報復又發其私人沈敏與薊撫劉可訓往來諸奸狀下部獄則梁實授之以隙且實有暮夜之跡梁幾不免禍幸中涓左右之乃得旨閒住於是舉長垣俱不能忘情於宜興矣烏程又用其私人閔洪學爲冢宰一時捷足者竟附烏程而操戈向宜興宜

與頗危沈敏者紹興人同志說宜興即以沈同鄉進及烏程幷去之宜興唯唯給事王續燦等先後疏攻烏程與閔宰宜興腳稍定復欲烏程狂藥詗決不相負於同志舉動不能焰管幕客張捷賀世壽知宜興不足謀皆轉入烏程幕以所謀告之烏程因恨總憲陳于廷宮詹姚希孟刺骨至五年三月兵部華允誠疏參溫閔尤急切疑疏出姚手遂訟言排抑姚以主北闈試爲兵科王猷疏參武事冒籍事（猷爲袁宏勳門人）理止宜查冒籍與否與衡文者

無與閣中乃票覆試內一名高岱以不能完篇黜革正副主考俱下部議處初部覆疏上上意頗信烏程密揭入而聖心變遂降二級姚以少詹掌南院行矣陳以考核御史舉佐周等廷撲武弁事不稱旨革職爲民在五年六月

九月初七日上召羣臣面諭曰遼東事十數年不能平袁崇煥以滅敵自任朕遣兵湊餉無請不發不意事事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欵則斬帥縱敵入犯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散遣及敵薄城

下又潛携喇嘛僧中堅請入城敕下法司定罪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以下給配朕今止流他子女妻妾兄弟餘釋不問羣臣咸頓首無言上卽將紅本付刑部官承旨先出上又曰崇煥罪惡諸臣如何從無一言指斥其爲欺妄又曰此番警報朕與諸臣俱有罪諸臣叩首謝是日磔崇煥於市初錦衣衛具獄詞株連甚多上俱不究獨以史堃高捷言錢龍錫密謀主欵命革職擬罪

刑部會議奉旨謀欵行私朝廷若無主之者過臣何敢行錢龍錫與袁崇煥面商島事卽有入軍斬帥之語明屬同謀着錦衣衛差官旂扭解來京究問龍錫旣逮到疏辨無同謀斬帥與私書主欵之事且引首輔韓爌爲証再下部院會議奉旨云逆督謀欵擅殺導敵流殃龍錫實與同謀先旣面囑後又書訂至於面奏庇護尤屬狡欺會讞允確着監候處决又批刑部疏以科道官都無一言反借名建白佐欵長奸毛羽健毛九華王應升分別遣配

詞臣黃道周疏畧云竊見錢龍錫對簿法庭頭搶獄吏羣然相覷啞無一言此書傳所未見也世宗决意棄河套心疑閣畔撓元修故一旦破法而誅夏氏今東疆之圖未有定算恢復之計上下持疑獨斷然決意於一累輔累輔旣乏歛棋引杯之致廷臣又無瞰務齒馬之嫌遂使三台及溺於貫城斗柄銷光於譴室衣冠相語以目不曰那敢言卽曰那得歸人心如此誰復挺脊梁擔安攘之績者乎巻議謬悠謂殺罪輔爲毛文龍報仇如此則邊

將必驕閫臣權落故殺一閫臣爲文龍報仇則可
爲劉與治樹幟則不可爲邊臣示前車則可爲閫
臣作後阱則不可陛下御極以來輔臣負重譴者
九人矣一代之間甯有幾輔何必囹圄憤盈孤卿
駢首令傳者爲獄吏甚貴士紳甚賤乎且東江方
驁決撫蒯毛帥以鼓動列帥之理奉旨龍錫非案
原與文龍無涉何稱代爲報仇本朝不設丞相疏
內援引不倫至棄河套撓元修豈臣子所宜言且
妄稱夏氏是爲何語着回話道周再疏言臣恐邊

臣藉口閫臣則帷幄之猷不壯故因邊計而引東
江因東江而及毛帥因閫臣而引誤事及宰相思
古宰相無遙制之實而收遙制之功今閫臣無宰
相之名常受宰相之禍有此兩意滯於胸故倉卒
秉筆奉旨責其支飾降級調用至四年五月始以
天旱修省因科臣劉斯琜又有疏請宥始釋龍錫
於獄遣戍定海衛

　夏永彝曰錢初出獄宜與過候之極言上怒甚
挽回殊難錢甚德之次日烏程至錢述周語致
感烏程曰上固不甚怒也錢遂信溫質直而周
虛僞不知實溫之巧於擠周以自見德也

崇煥既誅有東江舊弁周文煌具疏爲毛文龍訴
冤奉旨云逆督擅殺島帥罪案已定文龍歷年糜
餉率制無功豈得乘機借端希叨忠義周文煌瀆
奏不倫本當重處念係愚弁姑饒他觀此旨始知
殺袁爲毛報仇非聖意也又有義士許俊上疏爲
袁訟冤云某日提兵至京營于某處發火器矢石
斬首若干又某日于某處斬首若干若云敦云勾

則三日所得首級何來若云不敢爲退衄則後此
能戰者何人疏入下部議謫戍其人復上疏曰崇
煥若通敵賣國則臣爲賊黨當與袁同誅若袁非
賣國則臣言無罪謫戍非律疏入亦不究

湖廣撫按奏三年五月初二有沔陽州鄉官譚世
講焚死據州申報百戶趙欽因訪察事本官暗假
他人名告陷押解按院世講先捉欽歸狠毆是夜
欽潛入譚家見世講在堂飲酒扭住不放世講令
家人放火截其來路不意天意反風倒燒房屋欽

因將世講殺死投屍火中合州士民幸之羣起爲難捕官登城愕視至次日豎白布旂上書四十三聖軍民人等被害報仇等語又奏六月初一鍾祥縣爭報道旁豎有紅旂上書九關七反招賢令七字一時承天襄陽荊州武昌岳州所獲紅旂或教場或衙門上書七字相同

譚木甲科歷宦潦倒曾請任江陰教諭貪戾之狀至今傳之宜其爲鄉暴横致罹慘禍而亂民之起即是流寇三楚自此騷動矣

日講官羅喻義進講經講章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一節中及時事有左右之者不得其人句頗傷政府正寥寥講數言後講聖駕大閱似一篇長奏疏又多用列聖廟號悲翰躬頻頻不便烏程實患其隱刺借餘文爲辭使正字官傳改羅難之正字請羅至閣面商比至閣門烏程坐房中高呼他事久不出迎羅待久之憤憤直至閣中隔板相請前此未有也烏程遂具疏參云舊例惟經筵進規多于正講日講則正多規步今喻義以日講而用經筵例駁改不聽乃下部議處部覆云聖聰天縱而喻義嘵嘵多言遂以閑住處之在温不過借題處羅耳若如部議安用講書爲也可謂一謬一誤羅後家居以寇禍死節

四年九月命太監張彝憲總理戶工二部錢糧唐文征提督京營戎政王坤往宣劉文忠往大同劉允中往山西各監視兵餉十月命太監王應朝往關甯張國元往薊鎮東協王之心中協鄧希詔西協各監軍十一月命太監李奇茂監視陜西茶馬

吳直監視登島兵餉初上既罷內臣外事俱委督撫然上英察輒以法隨其後外臣多不稱任使者二年京師戒嚴乃復以內臣監視行營自是衘恩四出動以威倨上官體加於庶使司蓋羣相壅蔽矣

從來文試有會試廷試有傳臚禮武場則否四年武舉試有董某者以勇力聞先達上聽時主武試者詞林楊世芳劉必達董以策不中程被格上謂諸臣故拂聖意也下兩主考及監試御史金文煟

馬如蛟于獄命改期重試另點方逢年倪元璐主試令內臣監視于十月廿二日首場試技勇廿五試馬箭廿八試步箭初二試策論初七揭曉初十傳臚悉照文場事例特拔王來聘為狀元賜宴兵部命閣臣主席自此遂為故事

十一月二十四日召對羣臣於文華殿先召戶部尚書畢自嚴問錢糧舊加派若干新加派若干自嚴對舊五百餘萬新一百六十餘萬上曰援兵未出之先稱出浮于入者一百餘萬援兵已出如何

尚未入完自嚴對前此積欠甚多上曰上緊催督還須從長打算按月給發召兵部尚書熊明遇各邊新兵若干舊兵若干養兵要為有事之備須是守也守得戰也戰得今日果能守得麽明遇對還是守得的又論戶兵二部須是同心做一家事不可爭執召左都御史陳于廷論以御史考核須嚴考核嚴自然盡職天下自然無事了又召文選司蔡奕琛李元鼎職方司李繼貞王芋論以文武各官俱是爾等經手推用必須得人因問奕琛用劉宇烈憑何推他邊才奕琛奏科道薦舉上曰只要肯做熟手做得生手也做得方一薦是熟手麽奕琛對以邊才實難望稍寬文法上又問劉源清何以推山海總兵繼貞對源清恢復有功且現在薊鎮就近推補又問三屯總兵王維城何如人繼貞曰亦是恢復有功又問張國振繼貞對國振原係陪推是上點用上曰正陪俱要堪用繼貞曰年來邊事查點愈多使費愈煩上曰畢竟官不廉官若廉吏胥豈敢作弊又召吏部尚書閔洪學等俱出

班跪上曰諸臣公疏遣用內臣太祖明訓朕豈不知只成祖以來也有間用的皆出一時權宜其天啓年用的朕且撤回豈如今反用朕何嘗不信文武諸臣年來做事不堪萬不得已權用他若諸臣果實心任事要撤也不難即如馬政一節如何解馬不堪即行變賣這等解他何用又言海禁當嚴前要孫元化奏他便說禁海須撤島明是不肯實心做要督撫官何用又重申前三日文武官齊心替國家做事這內臣要撤也不難

開封推官張瑶杞縣知縣宋玫各有才名張負氣
不爲人下辛未考選同郷宋鳴梧父子在科其門
役有所需索張不與便罵之宋不悦及考選以玫
爲吏科黙張爲同知張因揭玫賄嘱及倩人代書
情弊奉旨覆試而宋卷已潛易矣宋如故張遂降
州判孔有德陷登萊張殉難玫亦以壬午之變不
屈死
十二月考選科道後更核在任錢糧完欠于是給
事熊開元御史鄭友元俱以完不及格論調并責

戸部尚書畢自嚴不行糾舉革職下獄吏科顔繼
祖疏救上并切責之自是考選將及必先核錢糧
不問撫字專于催科而戸曹胥吏俱得以操官評
之短長矣畢固是先朝名碩然年齒已衰錢穀煩
劇非所宜也先已屢疏請告上不允竟致負重譴
而去公論惜之
五年壬申四月兵部員外華允誠上三大可惜四
大可憂疏言當事者借皇上剛嚴而佐以辨文擊
斷之術借皇上綜核而騁其[illegible]遁握算之能以皇
上圖治之盛心爲諸臣門智之捷徑可惜者一人
臣展采由此精氣今以窺微指爲盡心摘細瑕爲
快意直指風裁徒徵事件長吏考課惟問錢糧以
多士修職之精神爲小夫超轉之能事可惜者二
廟堂不以人心爲憂政本不以人才爲重四海漸
成土崩瓦解之形諸臣但有角戶分門之見以與
邦啓聖之日爲卽聾從昧之景可惜者三國家所
據以總一天下者法也王化貞與楊鎬異辟余大
成與孫元化竝逮使輕猾者不以扞網爲恨矯矜

者且以對吏爲榮刑罰不中鐵鉞無威可憂也國
家所特爲元氣者公論也直言敢諫之士一鳴輒
斥指佞薦賢之章非奸則黨是非共蔽忠讒互淆
可憂也國家所賴以防微者羞恥也大臣握重權
而有徒隸之心小臣惟望氣而鮮特立之操中使
一遣妄自尊倨與之抗者二三人耳其餘奔走期
會諂曲趨承貪競成風羞惡盡喪可憂也用人之
職吏部掌之閣臣不得侵今次輔與冢臣以同邑
爲朋比惟異己之驅除統均大臣甘作承行之吏

黜陟大柄祗供報復之私皇上惡諸臣之欺罔欺
莫欺于此擅莫擅于此矣疏入責令回奏又極言
温體仁閔洪學交比爲姦私沈演唐世濟等上怒
命奪俸一年
浙直巡鹽祁徽廣西巡按畢佐周各以戒責武弁
奉旨下都察院參看以會典軍官等項具奏方許
取問豈得三品軍職擅行杖責掌院陳于廷覆疏
歷引憲綱有戒飭之條謂非自兩人始且言外衛
諸武臣目不知詩書口不譜韜鈐無弓馬之長技

無過人之膂力家居則武斷豪橫賭博酗酒管運
則抗頑侵欺有司不得司其長短惟邊方衘天子
之命有戒飭之成憲創一警百暴横知戢且所犯
細故若必一一奏聞天威懼其或褻隱忍則又長
惡不悛天下之衛官將盡其驕肆莫可誰何矣奉
聖旨軍官不許擅自勾問律例甚明且勅書亦無
懲責字面再行駁議于庭堅執如初至第三疏同
奏遂奉旨以狥情市恩革職爲民時上方有意重
武抑文烏程又從旁譖之故以總憲重臣遂遭嚴

譴陳在天啓朝與趙楊高諸公同事以忤逆璫被
逐至此復以抗直不阿得罪去國益見大臣風節
矣
工部侍郎高宏圖言臣部有公署中尚書旁列侍
郎禮也內臣張彝憲奉總理兩部之命儼臨其上
不亦辱朝廷褻國體乎臣今日之爲侍郎尚書非
侍內臣國家大體臣不容不愼故謹延之川堂相
賓主而公座毋甯已之雖大拂彝憲意弗顧也且
總理公署奉命別建則在臣部者宜還之臣部豈

不名正言順上以軍餉事重應到部驗核不聽宏
圖遂引疾求去疏七上竟削奪前後論內臣不宜
遣者南北諸臣如呂維祺李日輔吳執御魏呈潤
金鉉馮元飈周鑣不下數十疏疏上或降或斥今
擇其疏語剴切摘錄一二于後
工部主事金鉉疏云昨見太監張彝憲牌開本監
公署已完擇十七日上任兩部司屬官吏等謁見
照部堂體制行臣不勝駭異是明欲驅満署之臣
屈膝于奄寺勅諭中曾有是乎彝憲銜猶司禮職

則監視原與巡視體制相等惟貪冒侵欺一體覺察若抗顏昧心妄自尊大以皇上廻簡之臣子令其磬折傴僂置自有之堂屬別行僭妄之儀去不易之公庭強抑刑餘之下從此結納奔趨彼則日驕此則日諂干憲典而壞士風可勝言乎

工部馮元飈疏曰聖諭以張彝憲總理戶工事務諸臣畢詞合詞爭之而不能得夫爭之不得惟在諸臣深體而善承之遠必無犯祖宗交結之條近必無負皇上釐剔之意皇上以爲內察外其弊可

得然必先爲無弊其弊終不可得除以爲其道莫如禁交謁則有酬酢有情面情面漸熟格套彌堅乞立嚴禁凡在廷諸臣並不許一至內臣之門識內臣之面內臣既別立公署亦不得造兩部之室與部臣齊還若部臣錢糧所關灼有弊端內臣即得糾參若其循職奉公自關人臣分內內臣不得爲梟不然本欲救弊弊乃愈滋使外臣冀內臣之不來以自便私圖猶可言也使外臣幸內臣之來以肆爲蒙蔽不可言也

南京禮部主事周鑣言內臣用易而去難此從來通患然不能遂去猶冀有以裁抑之今但見因內臣而疑廷臣者纍纍矣因廷臣而疑內臣者無一焉如張彝憲用而高宏圖之骨鯁不可容矣金鉉之抗直初雖幸免竟以他事中之矣王坤用而魏呈潤以救胡良機處矣趙秉職以直糾挾同處矣鄧希韶用而曹文衡以互訐投閒矣王宏祖以禮數苛斥矣若夫孫肇興之激直李曰輔熊開元之慷慨無不罪斥未能屈指每讀邸報半是內臣之

溫綸從此以後草菅臣子委褻天顏祇狥中貴之心將不知所極矣嗟乎貂璫巧佞祇是宮闈之趨從簪纓雖迂戇終屬帝王之心膂願皇上之深思也疏入奉旨削籍禮部員外袁繼咸救之不聽

薊督曹文衡慷慨任事勁直不阿與總監鄧希詔抗不相下具疏互訐因稱病乞歸奉旨着殫力幹濟以副委任科臣黃紹杰因有監督不和疏云古來未有反顏相視猶可覿面大事者毋論掣肘當前雖豪傑不能展手文衡亦節鉞重臣慷慨烈士

無因而受監軍之點綴將何顏而立於三軍之上猶責之以任事可乎然文衡去而監視不宜留何也此番元黃人人屏息若欲委蛇附和必非文衡之人而後可不然肯以鼻息仰乎則有監視必不能容督撫明矣且廷臣向所慮者不止此今皆已肆然無忌矣祖制不容典兵廷臣言之頃且幾於立標營窮地不堪驟擾廷臣言之今已穢迹自敗露廷臣言杖節負氣之士實遭毒螫今果伎倆遐見矣廷臣言寡廉鮮恥之夫將閹詔附今果有貲

嘖稱頌甘爲閹主門生不恭旨而擅撥營兵者矣前敕非遠漸何可長也世界至此寧不寒心同時御史宋賢又有疏劾山永巡撫邱禾嘉云皇上遣内臣監視原屬權宜無奈小人逢迎無所不至若馬雲程請兵自衛邱禾嘉先爲派定六百名猶自歉不能措置其吮癰吮痔之意可見乃部覆議請而禾嘉復爲之請必欲以兵柄授之殷勤若此可不羞哉御史高倬又有監督相搆可虞疏皆奉旨議處文衡因復具疏爲言官求寬不聽未幾曹於以閑住去

豐城侯李承祚天啓年間兩疏稱頌逆璫功德請如中山王例封兩公並列兩都璫碑後定逆案議大辟繫獄矣其子上疏引八議寬免刑部疏亦爲之地給事中吳彦芳有疏論之手批論內閣云此案情最可恨法原當誅但世勳與流官有間券文難泯據部疏議革爵遠戍足抵一死否閣揭固爲之力請引券文免之死條遂改從寬典然上意極厭附逆雖追念世勳稍開一面捧讀御札凜于爰

書矣是年逆案劉詔與失陷封疆之王化貞俱棄市曹勳臣中又有襄城伯李守錡靈璧侯湯國祚皆有疏頌璫竟得漏網

七月逮登萊巡撫孫元化蘇州嘉定人慷慨好談兵以乙科歷官寧前兵備道海氛不靖以元化知海事遂升爲登萊巡撫大凌河告急部議調孔有德等率兵防援孔故毛文龍部將因文龍之殺原有二心至是奉調往來海島幾犯颶溺比改而從陸不勝怨咨前隊已至吳橋後隊尚滯新城奉王

氏庄僕一鷄王氏大族勢凌東省隨稟領兵官必
欲正法領兵官不得已查奪鷄者穿箭遊行衆大
譁遂殺守庄僕報知前隊收轅而甯時統兵者左
步兩營則叅將孔有德右步兩營則都司陳有時
東江副總兵毛承祿登州叅將李九成逆兵三千
人皆揷血立誓擁有德以叛攻破城邑數處距登
數十里於馬塘扎營曰爲王所逼非敢反也元化
令叅將耿仲明傳諭扎營城外教場候撫教塲周
有三千營房援遼將卒家屬居焉欲令移入城川

房以舍步兵城中拒不納孔說耿亦反尙有遼人
在城中者祁氏必欲搜戮之遼人遂開門迎師登
城告陷時壬申正月初三也元化始知被紿謀事
欲抽刀自刎爲耿仲明救止逼之具疏言狀已復
縱之航海歸以二月抵津就逮下鎭撫司打問驗
其自刎非僞方下部議罪而上道侍郞劉宇烈督
師旣許招撫復誘新撫謝璉知府朱萬年幷徐稚
二內使殺之事聞上乃大怒遂斬元化當日城破
被禍者有鎭臣張可大鄕官張瑶王象復舉人王
與夔皆以盡節稱山東巡撫余大成亦以失事逮
下獄論戍
孫余二撫旣被逮後廷推以徐從治撫山東謝璉
撫登萊俱同日受事賊已抵萊州二月至四月內
溝環攻不分晝夜贊畫主事張國臣原本撫議以
出援兵皆畏賊主者姑亦聽之以爲撫事成則萊
圍自解且以援爲名耳三月之初張國臣遣使入
城議撫從治抗疏言其非中朝以爲不然而賊攻
圍益急四月十六日架西洋大砲礮擊西南城隅

從治方簡閱丁壯指揮出戰左右請少避從治不
可發語未畢礮已中顙額身仆而絕矣從治旣死
萊撫謝又爲賊所誘殺督師劉宇烈逮問下獄更
調榆林各邊兵將用朱大典爲巡撫以剿之至八
月中方解圍有德竟自萊入海破朝鮮投誠於
淸矣
上召吏部尙書閔洪學兵部尙書張鳳翼諭曰吏
兵用人根本近聞選官動借京債到任便要還債
這債出自何人身上定是剝民了怎得有好官肯

愛百姓朕前日費幾許推敲才用卿二人須革去舊弊爲國家任事又召左都張延登諭曰風紀重任表率諸御史須是嚴加考核不可狥私又召吏科劉斯球河南道李日宣諭曰爾等以言爲職若直言讜論朕甚樂聞如何動稱言路閉塞你們議論不管行得行不得只條陳一本塞責多爲邦情而賄賂成何言官斯球奏臣等有聞必告一毫不敢欺皇上上曰有聞必告一語是你心裡說出來的從口裡說出來的你們有一疏定有一緣故與

疏中所說之事不相關已後如有把持囑託行賄的發覺出來自有祖宗之法在又諭錦衣衛王世盛清理刑獄不許瞻狥又遍諭羣臣曰既做一官就有一官掌職件件都該打算天下方能治平如何一事不做專圖个名色好聽嚴諭再三皆悚然而退

先是舉朝有疏糸論監視宣府太監王坤坤遂抗疏指修撰陳于泰盜竊科名希建言之名爲自固之計脅首輔周延儒比暱之勢借端責備反飾醜狀果否內臣不識一字有類沈同和之曳白云云是借于泰上侵首輔也首輔即自劾求去不允廷臣交論不已左副都王志道因上內臣越職輔臣失職疏謂內臣論劾漸廣內則科道六曹外則方面督撫又內則卿貳今則糾輔臣矣國家設輔臣官府糾劾皆其職掌內臣糾劾侵權而輔臣不問駸駸口啣天憲手持朝綱而上不問將焉用彼相哉奉旨詰責又召對於平臺謂志道曰遣用內臣原非得已屢旨甚明昨王坤疏朕已責其誣妄乃

廷臣舉劾莫不牽引內臣豈處分各官皆爲內臣耶志道對曰王坤直劾輔臣舉朝皇皇爲紀綱法度憂臣爲法度惜非爲諸臣但疏不能詳慎語多謬誤上曰在朕前便多謬誤書之史冊便不謬誤了國家大計惟因內臣在鎮不利奸弊乃借王坤疏要挾朝廷誠巧佞也詰責者再問周延儒曰志道非專論內臣實責臣等溺職上曰職掌不修治名立論何堪憲紀命削籍去

給事中陳贊化論周延儒招權納賄遊客李元功

借叢威人延儒常語去輔李標曰上先允放余對還原疏即改閣頗有回天之力今上羲皇上人也此是何語豈徒小人之輕浪乎又引刑科李世祺爲証世祺亦奏延儒有是言詔勿問六月延儒予告囘始温體仁將奪其位太監王坤疏參周時體仁無一語相助于是覺化屢疏即羲皇上人一語窮究不已温知上意已移凡與周爲難者必陰助之而功周者皆黜周遂放歸

烏程擠宜興去位宜興不堪乃謀召桐城何如寵以壓之桐城疏辭不允勉强就道至中途復以病堅辭始蒙俞允烏程竭力邀首輔之稱不可得甲戌中秋閣中例有賜饌大璫傳諭始稱首輔時烏程方在告病痊入直即開首輔之室居之當宜興在事又薦用上饒鄭以偉上海徐光啟二人皆老成宿望也不久皆相繼告亡至是請枚卜上既黜嘉善錢士升又特用巴縣王應熊香山何吾騶二人嘉善雖浙人與諸正君子頗相周旋唐世濟力言於烏程令收之無爲他人用遂由南禮侍入巴

縣亦宜與所注意而烏程援以自助者也命既下給事中章正宸疏糾應熊剛愎自用縱横爲習小才足以覆短小辨足以濟貪一旦大用必且芟除異已驅鋤善頁報復恩仇混淆毀譽且訛言何所不至謂是左右爲緣故倚他途以進將使天下薫心捷足之徒紛馳而起因自附於陽城裂麻之義有旨革職逮問時正宸方以館職外授遂著蹇諤之聲云

諭吏部薦舉潛修之士科道不必專出考選館員須應先歷推知垂爲法次年又命改部屬爲科道於是甲戌科以後遂停考庶吉士以行取俸滿推知考選改翰林編簡人因爭趨翰先一途并不屑就科道而營謀者益甚至戊寅年之考有以相爭搆難者矣

夏五月命司禮監太監張其鑑等赴各倉同提督諸臣盤驗撒放太監張應朝調南京與胡承詔協同守備

諭兵部流冦蔓延各路兵將功罪應有監紀特命

太監陳大金閻思印謝文舉孫茂林爲內中軍會各撫道分入曹文詔左良玉諸營尋復以閻思印同總兵張應昌合剿汾陽知縣賈申鑣以逼迫苦供億投井死六月命太監高起潛監視錦甯張國元監視山西石塘等路綜核兵餉命太監魏相監視登島兵餉順天撫按報三河知縣劉夢煒自縊死先是有解餉銀過本縣者被盜刦去五千餘兩奉旨責令本縣官賠補夢煒初任清苦憂懼無措遂於私衙自縊當時上司委官入衙相驗行囊蕭

索令邑俱爲之太息

刑部奏會官處決蘇有功有功卽毛有功文龍營將東降被擒解京在檻車中飲酒放歌及旨下處決其夜自刎象所逃去究其故乃解役每夜放出說書是夜忘收禁也

癸酉秋決之日上素服坐建極殿與諸臣輔相商極其虛懷溫體仁嘗國無所平反內一人徐兆麟遼東人以舉人任陝西華陰縣知縣到任僅七日而城陷於賊上于此頗躊躇體仁無一言爲之救

解遂救之死人皆寃之兵部主事賀王盛論烏程私其鄉人考試官丁進摘癸酉南闈黃美中後場奢閻嫫刀青山綠樹語爲關節青山綠樹出朱子心學詩人猶易知奢閻嫫刀巧荀卿佹詩云閭娵子奢莫之媒也嫫母刀父是之喜也大略是善惡顚倒之意上欲查究此四字闈中不能對委之部科大宗伯李騰芳屢費翻尋嚴旨以其不行糾駁令閑住去已而部科共擬省直黜革舉人七名又罰科者數人各考官俱降調有差

福建顏茂猷會試全作五經題外簾以爲異知貢舉林釬爲之題請奉旨念其該博准錄送內簾主考不知上之屬意也置副榜首出場後亦具疏請之上命試錄中列在第一名之前准與廷試援崔第二甲第二名皆異數也廣中天啟甲子鄉試亦全作五經監臨喬承詔以其越格令止錄本經進內爲主考顧錫疇房部彪佳所取其人故博學篤行爲上林推重登第後授禮部主事不久卽故或傳其爲仙去云是科場中皆推易一房文公虞孟所取陳際泰爲第一同考項煜欲令會元出其門計誘文公謂渠所取乃楊廷樞也楊爲同鄉名士文遂讓之及拆號乃李青也項向有項黑之稱一時遂笑傳有項黑得李青之號自後以五經得隽者又有丁丑揭重熙

癸未馮元颺殿試故事內閣擬策問二條請上點用其一鮮所竄改是科問知人安民上更其大半曰所與共治天下者士夫也今士習不端欲速見小茲欲正士習以復古道何術而可敵本屬夷地窄人寡一旦稱兵而三韓不守其故何歟目今三協關寧以及登津等處各宿重兵防敵也敵不滅兵不可撤餉不可減今欲滅敵恢疆如何作用且流寇久蔓錢糧斂額不體國計每欲蠲減民爲邦本朝廷豈不知之豈不恤之但欲恤民更欲飽軍何道可能兩濟即屯田鹽法誠生財之源屢疏條議申飭不見實效其故何歟至於漕糧爲三軍續命馬匹爲戰陣急需折截挂欠遂失原額原制何道可復今雖東敵強盛河套有可復之機邊外儘可作之事但難於門口窺伺朝野匱乏近降夷既至作何安插插套連合作何間破流賊漸逸鄖廣海寇時擾浙閩剿滅不速民雖未已兼之水旱頻仍省直多故作何挽回消弭又唐宋曾以武臣爲中書令樞密

使文武似不甚分我太祖曾以進臚爲布政典史爲僉都奈何今不可破爾多士留心世務久矣其逐欵條答無諱朕將親覽焉以上皆宸翰親揮語意淋漓求治之殷具可想見又故事讀卷官擬上卷十六卷殊圈句讀進呈御批定一甲三名今上命刊呈十二卷無句讀者特拔爲第一（劉理順後殉甲申之難）第二（吳國華）而以原擬第二者爲第三（楊昌祚）擬第一者爲二甲第一（李楫）第三者爲二甲第三（陳組綬）御批四卷皆嘉意造士之隆謨也

給事中吳家周疏論温體仁杜門兩月入闈典試不先不後有私壟斷而左右望之迹臣乃得以朝廷大典問之夫聖壽呼嵩元旦祈瑞體仁獨託病不出矣祫祭太廟春祀社稷亦托病不出矣經筵開講所以崇聖學獻俘告廟所以昭武功皆托病不出即皇太子千秋令節終托病如故獨至入場主試則褰裳就之無他朝賀係臣子恪恭之誼所關在朝廷取士有私門桃李之精所利在身家也尤可異者會場題目歷來與君德政治相關未有

大臣敢妄自稱比者今首題以子產自許不思鄭以衰國殘主有難乎其擬上若救民水火之中尤爲不倫堯舜在上雖小醜未靖何至比吾民於殷喪之季況取殘弔伐亦不宜談於今日奉旨以其話牽誣引着降調先是易一房添嘉祉首篇末有不敬不義之臣云云本房文長洲取之意烏程必見駁當有一番質辨及呈卷即批允撤棘烏程於闈中揚言曰外人要說我們要進場收門生今日地位也靠不着門生了況場中即有人罵我嘉善

曰場中如何罵得烏程曰他文中竟說不敬之臣如何不義之臣如何豈不是罵嘉善曰如何打發他烏程曰本房批伸眉抗手想見其人敢不中耶是科烏程雖爲主考力行阻抑榜額每科三百五十名止取三百會元多挾入鼎甲而李青不得入每科考館獨是後兩不考至倡議令欲三甲選縣佐貳衆以爲不可而止

以總理太監張彝憲請命天下朝覲官將會計冊親齎投送查其完欠以爲殿最仍照見部堂體行禮禮部郎中真繼咸已升山西提學將出京上疏言士有廉恥然後有風格有氣節然後有事功如總理內臣有覲官齎冊之令皇上從之時以剔釐奸弊非欲羣臣屈膝也乃上命一出靡然從風藩臬守令參謁屏息得免呼責爲幸嗟乎一人輯瑞萬國朝宗諸臣未覲天子之光先拜內臣之座尚得有廉恥乎逆璫方張義子乾兒昏夜拜伏自以爲羞今且白晝公庭恬不知怪國家自有覲典二百餘年未有此事此可太息也上以越職言事責

之彝憲亦疏言覲官參謁乃尊朝廷繼咸復上疏言尊朝廷自有典例知府見藩臬行屬禮典例也見內臣而行屬禮亦典例乎諸司至京投冊吏部典例也先謁內臣亦典例乎事本典例雖坐罪猶可爲安事創彝憲即長揖祇增其辱高皇帝立法內臣不得與外事若必以內臣繩外臣此會典所不載上切責之時有大同知府蔡屏周持冊投送獨長揖而退內臣呼而語之曰此朝廷命誰敢抗蔡答曰朝廷止命查錢糧不命查體統彝憲默然

蔡亦不顧後借他事糸處公論不平隨有以大府薦者上亦不允而龍夫天下之爲守令者多矣抗節不屈止蔡一人且又出於乙榜其丰骨挺出真逖出尋常矣

刑科給事中李世祺以劾大學士温體仁吳宗達謫于外復罪文選郎中吳鳴虞以考選非人非謫之袁繼成復言曰養鳳欲鳴養鷹欲擊今鳴而鉗其舌擊而紲其羽朝廷之於言官何以異此今考選在即銓臣必將徧問諸臣曰汝必不糸大臣然

後授之臺諫將使言官括囊無咎爲大臣者終無一人議其後大臣所甚利忠臣所深憂也且皇上樂聽者讜言使天下愱以攻彈貴近爲皇上所厭聞其勢將波靡不止上以越職言事責之

先召舊輔何如寵入朝屢引疾不到給事黄紹杰奏言從來君子小人不能並立如寵徘徊瞻顧則次輔體仁當知所以自處矣自體仁在位水旱洊臻盜賊滿路變理固如是乎秉政既久窺旨必熟諸臣承奉其意用一人則曰此與體仁不合也行一事則曰此體仁所不樂也凡此皆召變之由乞命體仁引咎辭位以回天心慰人望上責其率妄命降體調仁疏辨紹杰復連三疏劾之其言愈厲且曰體仁奸欺其謀不過兩端一曰朋黨一曰票擬下而帷朋黨一語可以鉗言官之口挑善類之禍上而帷票擬一語可以激聖明之怒蓋愤誤之愆又疏劾佐銓張捷薦用逆案中人八年二月又疏劾體仁誤國禍延陵寢再奉旨降雜職用

總憲冢宰俱缺上命公舉堪任者來看特御平臺

召五府六部九卿科道面諭曰吏部尚書乃用人的官須要第一等才品若據會推故套不過精心定力兩語混過止須一二人把持足矣何必會推卿等各舉所知來吏科盧兆龍奏科道側無保薦只舉有不當方行糾糸上深然之吏部侍郎張捷奏年來諸臣黨同伐异在外會推自然瞻顧情面孰敢犯忌今蒙皇上面諭各舉所知務得天下第一等才品須不論方隅上曰立言不以方卿等奏來時定國公徐永禎等大學士温體仁等其舉謝

陞唐世濟等十餘人張捷獨舉呂純如唐世濟諸
人舉訖捷奏臣舉兩人皆舉朝所不欲用者上隨
取疏閱訖諭曰呂純如是逆案有名者何爲舉他
捷奏純如臣所深知逆案列名謂其頌美逆賢今
紅本現在並無一字相及豈可誣坐上曰他已曾
辨過但不可開端因以目視科道官曰如何說盧
兆龍奏諸臣薦舉各有本末至張捷所舉呂純如
欽案有名臣等正擬糾舉適聆聖諭已明故不敢
復奏捷又奏臣實知純如眞清執可用故從公推

舉即在案中亦須分別倘用之不效臣亦甘與同
罪又言小民作奸犯科朝廷五年大審每年熱審
惟恐其冤何況大臣如何冤得工科孫晉即奏此
事如何比擬今日皇上鄭重家臣特召諸臣公同
咨詢乃以開釋罪囚相喻乎兆龍奏臣任清江知
縣時記得純如護送惠藩之國沿途騷擾即此已
見無才況屈身逆賢其品可知時科道蔣德璟金
光辰韓一光楊繩武俱奏純如斷不可用捷猶呶
呶不已刑科張應甲叱之曰張捷所舉如此心事

可知還敢在皇上前巧辨上即令捷下去隨問首
輔體仁曰謝陞可明旨下以南吏尚謝爲吏部
尚書左都唐世濟爲左都御史時八月二十一日
也時王應熊故善純如又與體仁相比故體仁陰
主之而令發自張捷不虞上之堅持也給事吳甘
來范淑泰交章劾應熊捷同謀黨附冀翻逆案上
不聽捷亦屢疏乞休侍體仁與援俱邀溫旨十二
月間己奉佐計方殷之旨正擬肆其兇鋒未幾有
劉宗祥之疏宗祥先任金壇知縣與捷相善也以

御史巡按四川有成都知縣賀儒修者捷之姻戚
因作束托宗祥欲得卓异一舉東中有忠言不入
朝事日非等語宗祥入川見儒修狠籍時甚折于
公論循例糾合有旨革職逮問捷大恨之値宗祥
回道考核捷一力把持擬加重譴宗祥據實剖辨
且以實手書上聞捷遂革職下獄都察院擬宗祥
降三級調外任上抹去之御批劉宗祥着回道管
事後部擬捷配贖

張捷在天啟初官御史疏論三案即與諸正人

有忤癸亥倒轉外藩乙丑同前倒轉數人皆陞京堂以其不附東林也時逆璫柄政同事附之者皆稱功頌德殺人媚人揵獨介然自持不苟阿附且周旋周忠毅公於詔獄友誼甚篤彼黨偵知之竟出中旨爲阿附黨人爲李某死友着例奪爲民蓋誤以周公爲先公也是其人可謂中立不倚之君子矣至是又以保薦魏如誅翻逆案而被黜宏光南渡馬阮用事起位冢宰尤堅執邪議方疏請追卹諸逆臣重刊要典頒行

天下而國已亡矣國亡之日却能不降不逃潔身自盡且同鄉之人亦稱其居家孝友律己清廉則蓋棺論定大節皎然獨惜其意見之偏爲邪氣所中深不可解至不惜甘與同汚也使死而有知推原誤國何人正邪何辨此時水落日出亦自悔其生前持論否

文震孟請改修實錄疏畧云臣因纂修熹廟實錄從閣中恭請光廟實錄較對見其間乖謬甚多如先帝册立其挺擊紅丸諸大事皆祖三朝要典邪說而應和之蓋天啓三年七月實錄進呈乃禮臣周炳謨等所纂修閣臣葉向高韓爌等所總裁者也天啓六年逆黨崔呈秀等謂實錄非實請旨重修則崇禎元年二月所進今皇史宬之所藏者也是時皇上初登大寶要典未燬逆案未成閣臣黃立極等不行奏明含糊從事凡光考二十年青宮之憂患與夫一月天子萬年聖人等事俱隱而不彰斯固臣子所痛心也因摘其悖謬亟宜改正者五事上聞嘉善票擬要典已燬是非已明據奏皇

考實錄是否與要典同异并天啓三年所進該部逐一查議具覆時八月十三日也票入不發直至九月二十七日上御平臺手出此疏面諭輔臣曰皇考潛德青宮三十年憂勤惕厲靡有甯晷雖長幼固有定序皇祖意無偏向然儲貳大事諸臣上疏推請自有職掌如何說他浮議說他好事溫體仁奏無嫡立長皇祖屢旨申明諸臣不行靜聽屢疏瀆擾反致大典久稽實諸臣之罪上曰諸臣雖如此說催請之疏自不可少又如張差持挺闖入

東宮此何等大變王之案揭偁其不類瘋癲請集
多官會審正是他謹慎處如何反說他捏誣王應
熊奏之案原係官箴有玷知不能免故捏出此一
段以圖自全上曰張差直至殿簷韓大用聚衆搶
拏可是之案捏造的後多官會審張差口供歷歷
是風癲不是風癲體仁奏之案此揭原不差但其
本意欲借此以自免上又曰皇考病亟時李可灼
輕進紅丸以致賓天諸臣還是付之不問的是還
是據法執奏的是應熊奏可灼本意原求皇考速

三朝野紀　卷五　[illegible]

愈因皇考久病之後一時挽同之不轉上曰君父
有疾豈是臣子可以嘗試邀功的當時諸臣不行
執奏已自差了反說執奏的不是有此理否體仁
奏此皆是逆璫時羣小附會造爲此論今要典已
焚是非已明又屢奉皇上申飭便可垂示萬世上
乃將此疏付閣臣改票二十九日奉旨奏內冊立
大典皇祖淵衷默定內外廷未知故屢有瀆請然
諸臣羽翼國本忠自難泯張差實係風癲雖無別
情然挺擊與變法應重究紅丸輕進諸臣無一持

奏殊欠斂愼但其意亦忠愛諭旨明申卽爲定案
實錄不必議改該部知道巴縣所票也同時許士
柔亦有帝系不可畧詳考補續兩疏繼文疏執爭
之文疏請刊定改錄所纂者許疏則摘決之改錄
所削者俱奉不必煩議之旨雖有正論無救邪說
皆由閣臣護奸也安得有信史哉
自己巳之警所調援兵以糧不時給脫巾一呼中
原遊民又以驛遞裁減無所得食者皆挺而走險
潰兵與飢民合而流賊起秦晉二省無處非賊始

三朝野紀　卷五　[illegible]

調總兵曹文詔專剿山西之賊所殺獲甚衆可以
奏功求免有自矜之意旣而賊勢漸張時有小挫
因復調宣大兵剿之賊復趨秦中總督楊鶴以撫
功被逮叔洪承疇代之洪能撫綏得軍心剿賊頗
著績于是賊復渡河入晉晉撫許鼎臣不能制賊
南走河南遂闖入鄖陽撫治蔣允儀以其兵力單
寡連疏叩閽時烏程柄國修郄搆之被逮賊遂蹂
躪荊襄直入四川矣
按鄖陽原以村鎮改縣治以其介湖陝河南三

省之交山川綿亘盜賊易起故設重臣鎮撫之又以撫綏流民故易巡撫爲撫治然所管轄地各省自有巡撫主之治臺不能事也萬歷初年額餉猶有一萬六千王世貞在事以六千改充邊餉以四千發荆商兩道自備標兵而數止六千矣標兵三百歲糧止十兩有奇皆各縣有身家者買頂首以免門戶而覓人充當又義勇二百歲糧六兩且糊口不支而南下之賊動數十萬雖使武侯復生亦安能施其堵禦哉蔣公在事屢有疏痛切言之閣部俱不相炤管宜其得罪也代蔣者爲盧公象昇幸以才名素著不數月即升總理所後則俱無善全者矣

流賊初入荆襄廷議設五省總督時有添設少司馬原以備總督之選彭汝楠汪慶百二人不愿行烏程力庇之遂置總督不設至賊勢燎原始以陳奇瑜爲之專任剿賊賊潰四川誤涉棧道南北以兵堵塞路口可束手就斃矣賊首乃求撫密遣人賄奇瑜利其賄許之代爲上疏准其自新押歸

原籍每十人以一安撫官押送及出險口至草凉樓地方一夜衆賊盡縛諸安撫官或殺或割耳或委諸道傍復大肆猖獗奇瑜以撫局大壞因請各撫鎮分地責成欲假此以分過也奉旨總督原以調度各鎮撫道不得藉口分任他卸取罪旋革職逮問以烏程之庇僅得遣戍

時秦賊數十萬出關分爲三一自陝州上平陽入晉一自武關向襄陽入楚一自盧氏東向分犯河南河北南北諸賊復分爲三一走伊汝陷滎汜東漂入鄭州夜分道犯商州一自葉蔡商固汝甯一自懷慶東渡河掠歸德睢汝陳許等州其襄陽賊與汝甯賊合十五營衆數十萬由固始薄霍邱破之焚壽州正陽鎮破潁州知州尹夢鰲通判趙士寬俱合門死鄉紳兵部尚書張鶴鳴年八十餘矣賊執而倒懸諸樹引滿射之通索金帛有賊至持刀劈之自踵至頂且駡曰若復能坐而鞭吾背耶人始知其總督時有宿憾者也時各邑鄉紳死難者甚衆不能詳記

鶴鳴天啟初任中樞左袒遼撫王化貞與經畧
熊廷弼搆難致有遼陷又起奸細一獄爲鉤罪
移禍地經撫既皆得罪言路攻之僅能免官幸
矣逆閹用事貪緣起南司空黔賊未平遂黨李
夔龍薦之逆閹於朝堂大言曰黔事非鶴鳴不
辦雖老可用也遂改兵部尚書督川湖雲貴軍
務賜蟒玉尚方聞其所以獻媚逆閹者至醜穢
不可道崇禎初爲言路瞿式耜胡永順輩論其
尅餉冒功與媚閹諸罪削職家居至是年已八

十餘矣熊王皆相繼正法市西彼獨安享富貴
老而不死乃竟戕於流賊之手慘毒加甚謂天
道無知可乎然繼崔鳴督雲貴者爲朱燮元又
言因其遺畧得平安氏蓋其人大約有才而忮
貪而鄙用爲督撫或可收用一隅用之中樞則
不免貽害國事矣

八年正月十六日賊自潁州至陷鳳陽焚皇陵享
殿其明樓鐘鼓皆燼毀高墻放罪宗執知府顏容
暄杖殺之留守朱國相指揮包文達俱力戰不屈
死軍民死者凡有四千三十五人（見給事林正亨查報疏）賊
自稱古元眞龍皇帝掠陵監所遺響手小奄侍酒
奏技剖孕婦注嬰兒于槊以爲笑樂者凡三日
鳳陽向未有城守備太監楊澤貪殘苛刻商民苦
之巡按吳振纓至商民往愬振纓大懼太監不肯
受詞閉門以拒商民集其門者三日日以益衆遂
執澤用事武弁侯定國殺之一擁至太監署楊澤
已遁復至按院署吳亦乘間走矣衆遂焚太監署
刦掠城中亂民無主乃集隊執香往迎流賊蓋土

人之亂十五日先發羣寇以十六日始到激變釀
禍實起澤與振纓撫臣楊一鵬不能弭治又以隱
匿遲報俱奉旨拏問下鎮撫司獄一鵬爲輔臣王
應熊座師振纓則體仁兒女姻也兩輔臣力庇之
上以皇陵失事重大竟從嚴處一鵬以決不待時
棄市振纓發口外充軍然起變時楊實在數百里
外吳現在鳳陽因亂而逃乃輕重若此蓋以烏程
之庇云（文秉曰烏程爲吳故新衷大璫至于屈膝閹體真掃地矣）先時賊在河
南將逼安慶有爲樞臣張鳳翼言者鳳翼語科臣

孫晉曰賊走南已入絶地此賊不食大米賊馬不食稻草行自斃矣聞者無不掩口竟不預爲設防卒致有鳳陽之變

上以陵寢之變痛憤避殿御青布袍下詔罪已命大小臣工共加修省詔曰朕倚任非人遂至敵猖寇起以全盛之天下皆肯實心爲國何難滅此朝食奈今詐日聞實功鮮覩敵三次入邊寇七年不滅國帑匱詘而征調未已閭閻凋敝而加派難調中夜思維不勝憤惋乃至今年正月上干皇陵祖

恫民仇責實在朕躬十月初三日避居武英殿減膳撤樂以青袍視事以示與行間士卒甘苦相同之意馳諭督撫遍告行間仰體朕心共救民命署禮部侍郎陳子壯因條議寛恤實政蠲租清獄宥罪恩過省工東兵豁賍郵宗改折寛驛旌叙事例凡二十二欵內請復祖制裁撤內監則不利于諸奄議東兵責督撫則不利于諸鎮政府持之欲挾小其事徒事虛文彌飾于是雖有主上勤恤美意實政終不能講究也

寛郵詔下議及罪譴諸臣嘉善請刑部宜具各招情節列名疏請先釋罪而後起方有次第冢宰謝陞曰此做衙門職掌疏不可緩疏上臚列無遺并當日得罪情形悉爲粉飾上大怒切責于選郎吳羽文于獄而事不可爲矣及覆請一百員票僅以楊都楊世芳余文熠馬思理高倬劉必達章正宸胡良機楊鴻廖大亨張爍垣十一人了局皆烏程一手握定使寛郵德意竟成屯膏其枝如此

給事許譽卿疏論輔臣樞臣云民家埏壠偶爲盜

傷亦必隱痛今仰惟至尊之痛憤皆樞臣固位失事輔臣玩寇速禍耳賊在秦晉議設總督侍郎彭汝楠規避不行樞臣則謂人曰政府不肯設也賊入豫楚汝楠被論再議設督而汪慶百猶汝楠也乃推極邊之陳奇瑜又誤於撫之一說心持兩端而賊已蹂躪東南矣昨冬東南震驚始有淮撫移江移鎮之疏及旨下又曰不必議移以滋紛擾輔臣遂視陵寢爲孤注也又疏曰論輔臣者皆庇私納賄一身一家之事其於誤國猶小獨此皇陵

驚祖宗怨恫致聖心有在天之隱痛臣詎有率土
之公憤此之誤國更孰有大焉前後連上五疏皆
極其痛切同時科道又有何楷范淑泰徐耀吳履
中張盛美張肯堂郭維經部臣則賀王盛胡江鄭
爾說等相繼抗章不下數十疏而體仁輒以門戶
坐之于是聖聽終爲所蔽矣
總河劉榮嗣革職提問時以洛馬河潰淤創挽黃
之議起宿至徐分黃水通漕運計工二百餘里費
金錢五十萬其鑿河處邳州上下悉黃河故道淤

土尺餘其下皆沙每挑濬成河經宿沙落河坎復
平不可以舟劉遂得罪入獄坐贓父子俱死於獄
人皆惜之郎中胡璉分工獨多亦引監收律坐死
庚辰秋以魏景琦監決之誤竟致典刑人尤寃之
劉公北直曲周人丙辰進士與先忠毅同年相
好也工書善詩好交游頗以經濟自任其門下
多遊客未免失於輕信東光霍維華者以逆案
譴戍徐州冀立功贖罪前議實倡于彼劉公姑
奇畧遽信之致罹大禍小人之不可作緣如此

禮部署部侍郎陳子壯請寬釋河南巡按盧經學
道胡濈不聽先是汴城萊陽王與許州貢生蘇輔
宸爭田屢具詞有司不能聽適學道考試開封萊
陽家奴搶蘇族一秀才至家毆之此生原不與輔
宸事諸生咸爲不平先訴之胡繼訴之盧時三月
十五三司公謁按臺萊陽王同八王子亦昇一人
來訴以期抵塞在院門外大噪以輿扛亂打諸生
有飛石相擊者諸生不敢動噪乃愈甚萊陽復在
門首裂其衣冠嚙血塗面爲圖賴計院道出示歸

咎諸生明日傳蘇生已死王亦稱被毆傷令毋訴
於按道又肩懇于周王周王即據偏詞入告及按
臣疏聞上疑萊陽實被辱地方官私庇諸生嚴旨
遣緹騎逮院道及蘇輔宸等下錦衣獄蓋上方崇
重藩體故經藩王疏黍者必行重處時盧胡俱到
任方兩月竟得嚴譴蘇生竟死獄中人皆寃之
上以兩京國學之士雜而多端無以甄才品施教
化乃停止入貲援例一途命各提學官會試各學
廩膳生員每學拔取一人充貢入國學以巡按爲

監臨道臣為提調分試兩場有分考謄錄彌封等官一如鄉試法行之貢入禮部廷試闕下分送兩雍肄業一時與貢者自詫為奇遇然亦未嘗特拔一人進用也次年又命頒孝經暨朱子小學于學宮令士子誦習督學官取以命題試士人又命士子兼騎射于文試畢復又試馬步弓箭鄉會場亦於榜後試之一時不能文者就以此為媒進之階矣

諭監修實錄等官朕躬閱皇考前錄頗有失實之

處蓋時政予奪或志在激揚矯抑不得驟言得失即章疏數陳亦有風聞臆見難保盡出公確惟略存當日始末備載所奉明旨一聽後來評繹庶幾初意不悔今于意合者存其美不同者去其實或奕載一節或畢標數語成心偏見滋惑傳疑其於實錄之義何在自今皇兄之錄未竣應加申論又

諭今士鮮實行人多虛飾其於薦獎乞恩尤甚以目擊耳聞之事輒要欺人以說鬼說夢之言敢于奏上才雖自古記之何近時之多賢耶賢人多而天下治何宇宙之多故耶祇足貽譏後世見笑識者亦當禁之二條皆御筆親撰也即漢詔之佳者不幾能及後經閣擬反不如矣

故事經筵講書置春秋弗講上獨以春秋有關於撥亂反正傳旨令選專經者進講時首輔溫故以春秋起家詞臣文震孟亦以春秋名家首輔恐文進講以其如前年諷語或當上意故隱之而佯為搜索狀次輔嘉善指及之首輔佯驚曰幾失其人即以名進十月二十四日講至祭伯傳宰咺歸賵

傳凶禮也當缺不進講上特令補進文乃講咺以六卿之長而壞法亂紀自王朝始焉用彼相上頷之既奉御筆宣諭云宰咺一章正見當時朝政之失所以當講後以此類推已又講內君子外小人及人臣義無私交一段大愜上意爰立之命基於此矣

八年六月二十九日上傳大小九卿翰詹等官召對上御門天街兩傍置桌子筆硯諸臣行禮畢上諭曰諸臣才品朕未遍知今一試票擬輔臣六卿

尚書站于堦上其餘分班試於階下兩中官持本一帙各分一本并二小柬傳諭將內本票擬書柬內一稿一謄試完命退次日上傳姜逢元陳子壯文震孟張至發蔡奕琛閔仲儼馬之騏張元佐張居着吏部將年貌履歷開寫來看其在籍諸臣有堪任閣員者也着從公推幾員來吏部即將九臣年歷開寫會推在籍吏部侍郎林釬禮部尚書孫愼行順天府尹劉宗周奉旨召在籍三臣作速來京爾部馬上催他就道不得遲延至廿六日奉旨

三朝野紀　卷五　三六

文震孟張至發俱升禮部左侍郎入閣辦事先是召對文以病在告不與官尙爲少詹事張以刑部改入皆新政云自此以後凡枚卜閣臣必內外兼用亦不論官堦大小矣　召起三臣孫以病卒于途未及陛見林以原官入閣卒於位劉升工部侍郎不久以建言去

故事新參入直後以名帖及禮帖致掌司禮大璫璫亦來答時大璫曹化淳係王安名下素附正人托安之姪中書某轉致許公霞城盛稱曹皈依之意且云舊例固不可失相通一番此後有事亦可相聞好于上前說話許轉述之文公曰無論素不善與若輩往來且同事者方虎視眈眈若稍有一隙反與以口舌何以自解卒不與相通未兩月頓失上眷而見逐矣許公嘗爲予述其事深服文公之持正而嘆當時揆地之難居如此

撤回各鎭監內臣諭戸兵工三部略曰朕御極之初撤還內臣一應事悉以委之諸臣不意習尙久

三朝野紀　卷五　三七

非營私卸過甚有從而剝削爲陞官肥家計者此士大夫負國家也不得已查照成祖監視之例分遣各鎭添兩部總理亦欲諸臣自艾數年來經制稍立錢粮稍清諸臣亦有省於中矣今將總理監視酌量撤回以信朕之初心惟關甯逼邊高起潛兼兩鎭京營原有內臣提督照常內而部司外而撫道務要共濟時艱愼始保終永識朕言是論適在文入閣後一日于是遂有新參居功之說譖於上前矣

輔臣王應熊回籍先是六月初十日科臣何楷以
皇陵失事叅體仁應熊庇撫按楊鵬之罪應熊即
于十三日具疏奏辨時何疏尚未奉旨發抄應熊
又方註籍不入閣內何因以預洩機密叅之應熊
疏認謂家人在直房中書處抄出上乃下其家人
于錦衣衛究問并查擅與中書姓名在直者俱罰
俸一年家人王心良問邊衛充軍應熊遂以是去
蓋上意既極重漏洩烏程又適被論註籍不能爲
之庇說者謂長洲實爲之而忌者益盻盻矣

吏部尚書謝陞疏叅工科許譽卿福建布政申紹
芳營謀陞官許創職申遠問許在天啟時以疏叅
逆奄讁官時謝爲文選郎亦以不附奄罪崇禎初
同膺環召謝已歷官冢宰許在垣中資望最深猶
守故官以母老欲乞南太常以便養同人不可文
擬留之升太常少卿亦非僭分謝與首輔故難之
適臺省同時攻冢宰及總憲許謂須舍謝而專攻
唐唐與烏程朋比肆惡尤不可緩也御史張纘曾
不通商確特疏獨叅謝一人張許同鄉謝乃疑此
疏出文許意又山東布政勞永嘉營升登萊巡撫
勞固逆案漏網諸臺省擬合力攻之謝三遇戶科
宋學顯曲致殷勤求稍徐之候旨下而攻之未晚
且云勞君之座師申君之座也申故文之姻戚時
任福建右轄待次蓋以此相挾而臺省不能待交
章連牘有旨登撫另推東省諸人人懷恨矣兵科
宋之普力慫謝謂文許皆決不相容將以銓席待
商冢鄭三俊及大司農侯恂豈能久留汝耶謝已
心動適有張之疏遂具疏叅許與申坐以爭官講

缺有憑藉與援語發票時首輔已定意故示商確
於同官嘉善謂所奏必當有據宜行勘或令同奏
首輔不然遽票旨云大干法紀着調降夫既云大
干法紀則不僅降調矣次日果發改票削籍爲民
文爭之不能得乃作色曰科道爲民乃極榮之事
許陞辭疏復侵首輔首輔疏辨遂及文何二輔即
指爲民極榮語謂皇上所以鼓勵天下者止此爵
祿位號而震孟所言是以股肱心膂之臣爲悖倫
滅法之語疏入上頗怒得旨吾騶震孟不宜狥私

撓亂各具疏引罪何致仕文閑住未數日復以滅
倫二字黍庶吉士鄭鄤以鄤爲文同鄉同年相善
逆賢時同以建言謫官故借以引繩批根也鄤居
鄉實有穢行謂可以籍諸正人之口鄤下刑部獄
屢問屢駁同鄉亦不直之竟以士民公疏再下錦
衣衛遂致極典而一時株連者甚衆總由溫之險
心毒手搆成大獄云
河南監紀推官湯開遠由乙科以知兵授是官于
五年冬已有兩疏論時事至是復疏言爲皇上分

任則寇莫如撫鎮乃于撫則用懲創于鎮則用優
遇諸臣受事之始已爲不終朝之計有甯甘褫革
必不肯做者以做亦罪不做亦罪不做罪輕做罪
重也即有做者而反爲不肯做者掣肘也有旨責
其妄言做亦罪等語何所指着同奏因復疏言皇
上爲勦寇而誅督臣一逮督臣撫臣二褫撫臣二
并逮兩按臣道府州縣不可勝紀前後諸帥有一
逮且誅者乎即以中州言之按臣曾倜捐資濟荒
未嘗悠忽竟從逮配將來無肯做敢做之道臣矣
史洪讓令宜陽寇無敢薄城六安州之全獨力爲
多竟以罪擯無肯做敢做之州縣矣永甯鄉紳張
論捐金募兵其子鼎延乞卹并奪其職無肯做敢
做之鄉紳矣又如銓司做藪吳羽文竭力搜剔竟
以起廢干怒竟致長繫無肯做敢做之部曹矣皇
上不留意分別一下銓部即議罰議降革一下法
司即議杖議配遣有肯執奏爲不當者乎竊見鼎
彝諸臣賢者不復以逮爲辱不肖者無復有自艾
自奮之心且以犴狴藏身人品與封疆兩盡可不

爲寒心哉奉旨革職拿問河南巡按金光宸爲之
代請以其戮力行間殺賊有功准釋放還職
上以祖訓凡郡王子孫有文武才能堪用者宗人
府具以名聞朝廷考驗授以官職其遷除如常名
曰換授署禮部陳子壯疏言宗秩換授適開僥倖
之門其事有不便者三不可行者五上怒甚有非
祖間親之旨遂下陳于刑部擬贖徒放歸先已有
宗藩儀制之議始于唐王上疏部議屢上屢駁至
是上益怒欲加廷杖曹瑺璇諫乃止未幾唐王枺

殺二郡王上不懌又因邊警請統兵勤王上遂齎
勅撫按押發鳳陽高墻至十七年以淮撫路振飛
疏保赦出乙酉南都失守鄭鴻逵等擁至閩中登
大寶號隆武閩破被執棠塵　宗室以科目起家
始自天啓辛酉其能文者江右爲最楚蜀次之甯
藩宗室有朱統鉓中辛酉戊辰兩榜選庶吉士有
言宗室不便入館者改中書即告假去至宜興當
國閔洪學秉銓以其疏請復改館職壬午爲南畿
副考又甲戌進士朱實符賜名統銓朱鉀賜名奉

鉀皆庶宗永請名祿者中式後賜名出特旨庚辰
年又有朗覲縣令朱露上䟽逢迎時事召對授給
事中賜名統鐨此其最著者自換授法行皆是親
王保舉優者得中書次則府佐州縣官諸宗在仕
途者幾八十人大都以營謀得之換授易而科目
難使諸宗不務讀書專務鑽刺及入仕途益多不
法公私苦之

乙酉十二月二十六日賊犯和州知州黎宏業嬰
城固守二十八日賊用梯攻城城上發砲擊殺一
百餘人賊復頁方桌掘城城上擲薪燒之已而風
雪漸急城上人不能支有散走者賊遂得蟻附而
登黎時有母隨任知事不可爲視其母自縊訖大
書於壁曰爲臣不負君爲官不負民忠孝誠已盡
死生安足論書畢自縊而死一門死者十有餘人
有幼子以先隨父還家得免同死者又有學正康
正諫鄉紳侍御馬如蛟事聞黎贈光祿寺卿賜祭
葬廕子餘各贈䘏有差

黎公廣東順德人天啓辛酉舉人先忠毅時以

南康推官應聘分考本房共得士七人黎公其
一也工詩善書淹博風雅時稱名士尤篤於氣
誼所以周䘏師門者甚至乃竟與先忠毅同以
節義傳斯無愧及門矣

三朝野紀卷五終

三朝野紀卷之六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九年丙子正月內閣溫體仁奏逮問知縣成德之母辱臣於長安門又持本聲冤於朝上命下錦衣衛打問已于午門前杖德六十發成初德爲滋陽令耿介絕俗不善事上官偶處府廳積役府廳怒之揭於巡按禹好問開列多端証以貪酷致被提問及到京士民俱爲之訟冤長洲在閣時亦言之

至是好善再疏直言德係舊輔私人矣賴上不之究而德母各處投揭至隨體仁輿詬詈於朝門體仁畏之乃具揭奏聞竟謫重譴至十六年起廢陞兵部主事甲申之難母子同殉節死

曹欽程者以逆案問辟繫獄將十年同案之人俱已正法獨欽程尙存遂爲獄中牢頭鄙橫無耻每縉紳入獄即需索萬端成人欽程亦如法索詐成大怒拳毆之數百一無所得而身被傷人共快之欽程後以闖賊破京釋放即拜降賊庭從賊而去不知所終

寧夏巡撫王楫馭下少恩一日於教場點兵下操適聞有解到賞軍餉銀軍士遂紛紛求發楫不許比夜楫入城至北門內軍士攔路求索楫命銷之衆軍遂鼓譟稱亂持刀砍楫氣絕仆地而死事在丙子正月從來邊軍多跋扈當元年甘肅兵變已戕殺巡撫畢自肅矣至是凡再見云

淮安武舉陳啓新上獨違時尙疏洒洒萬言其大指則極詆進士之橫縣令之貪至發憤於腐爛無

儒欲并科目廢之專舉孝廉行漢法跪於午門奏進時上方行不測之恩威遂投契上意奉旨以爲敢言可嘉徑授吏科給事中吏部不能執奏舉朝無敢訟言惟劉宗周于條奏疏末及之言啓新言有大而近誇情似要而有挾未可遽定其品一言投契立置清華雖稱一時盛事將如名器可惜何後啓新官諫垣二三年庸庸隨時未有非常建白卒以敗類索訊得罪眞覺名器可惜也

時有候選庫大使程品疏奏斥啓新之虛誕欲

廢祖宗科目之制是絕孔孟君臣之脈上怒着
刑部提問擬罪其人雖亦未必端品然此疏足
愧槩朝之容默者矣
命兩京三品以上於舉人進士貢監中舉堪任知
府一員五品以下及翰林科道在外兩司知府於
貢監吏民中舉堪任知州知縣一員送吏部除授
部中先舉在京各官所舉共二百餘員開列上呈
命量才選用初旨原令即授州縣正官遂大半以
營謀得之及部中類攷又復以賄爲高下至有考

授丞薄者諸人始各廢然于是有志者俱不屑就
究之亦未能得一人
劉宗周以特召至拜官工部右侍郎上痛憤時
艱疏畧曰朝廷有積輕士大夫之心自此耳目參
於近侍腹心寄於武夫治術尚以刑名政體歸之
叢脞厰衛司譏防而告訐之風熾詔獄及士紳而
堂簾之等夷人人救過不給而欺罔轉甚事事仰
承獨斷而諂佞日長三尺法不申於司寇而犯者
日衆詔旨雜治五刑而好生之德意泯刀筆治絲

綸而王言褻誅求及瑣屑而政體傷參罰及錢糧
而官愈貪吏愈橫賦愈逋嚴刑與重斂交困而盜
賊蜂起總理任而臣下之功能薄監紀遣而封疆
之責任輕督撫無權而將日懦武弁廢法而兵日
驕將懦兵驕而朝廷之威令并窮于督撫朝廷勒
限益贓而行間日殺良報級以幸無罪求治愈殷
紛更四出致市井雜流咸得摻訛抵隙以希進用
皇上不過始于一念之矯枉積漸之勢釀爲厲堦
幾于莫可收拾今日轉亂爲治之機斷可識矣奉

旨夫論事當體國度時不當效小臣歸過朝廷爲
名高已閣臣以馬價空匱議捐助宗周獨言不收
懷利以事君并請禁天下之言利者得旨切責遂
引疾罷歸至天津知北兵自昌平深入憤甚復上
身切時艱疏畧曰往己巳之變有小人起而修門
戶之怨自此小人進而君子退中官用事而外庭
浸疎人人解體事事規卸文法日繁欺罔轉甚朝
政日隳邊防日壞以有今日之禍實己巳以來釀
成之也且以張鳳翼之溺職中樞而予之專政何

以服王洽之死丁魁楚等之失事而予之戴罪何以服劉策之死諸鎮巡勦王爭先入衛者幾何人不聞以逗遛詰責何以服耿如杞之死今幸以二州八縣生靈結一飽颺之局廷臣之可幸無罪者又何以謝韓爌張鳳翔李邦華諸人或戍或去豈昔之爲異已驅除者今不難以同己互相容與耶且皇上惡私交而臣下多以告訐進錄淸節而臣下多以曲謹容祟勵精而臣下奔走承順以爲恭尙綜覈而臣下瑣屑吹求以示察凡此似忠似信

之類無往不出於身家利祿將聚天下之小人立於朝皇上亦有所不覺矣又言小人與中官每相比以爲引重而君子獨岸然有以自異故古有用小人之君子終無黨比中官之君子末又及時政最乖者數事以誰生厲階至今爲梗責備首輔體仁謂其大奸似忠大佞似信且引唐德宗之不覺盧杞奸邪爲規奉旨責以比私亂政顚倒是非革職爲民已又上書體仁規其勿蹈江陵分宜之覆轍體仁不省

劉公前後立朝皆不滿一年而諫草甚多皆鑿鑿名論纒綿悃惻不減賈長沙陸敬輿也已盡選入名臣奏疏中但擇其切關時事者錄一二於此云

大學士錢士陞疏進四箴一曰寬以御衆如天之覆賢愚并包功過在宥大紘毋急六轡毋驟不競不絿世躋仁壽巍巍蕩蕩大哉我后一曰簡以臨下若網在綱要領獨挈條目畢張無爲守正垂拱明堂執要則逸好詳則荒程書衡石徒敝章光一

曰虛以宅心如鑑斯空妍媸好醜畢獻形容寂然不動感而遂通以意索照億逆塡胸鄰鐵市虎載鬼張弓一曰平以出政如衡斯準輕重毋倚裒益必允舜貴執中孔戒已甚救弊矯偏叅調詳審畏卒佈始周或不凜時上覽不悅未幾遂以論駁武生李璡疏議搜括富戶事去位

自武舉陳啓新上疏邀特恩一時長安遊棍章滿公車至有徑請召對者武生李璡一疏至欲江南縉紳富戶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沒之法疏下閣票

嘉善惡之遂擬刑部提問以進御批改票烏程曰
上方欲開言路當以所擬太重耳遂改擬姑不究
嘉善曰此亂本也當以去就爭之卽具疏言此衰
世亂政是使亡命無賴之徒相率與富家爲難不
驅天下之民胥爲流寇不止乞屏絕橫議毋使小
人因陳啓新之進以言利窺朝廷疏上而璉疏已
批下法司提問矣是疏則批云改票原欲申飭通
政何相疑至此卽欲沽名前疏已足致之遂請告
歸去其官而用其言一疏之有造於生民者大矣

先是有經歷吳䫻化上疏論雲南巡撫錢士晉
貪肆烏程卽擬嚴旨行巡按究問回奏士晉係
嘉善嫡弟蓋欲借其弟以逐兄皆烏程之機械
也旨下而士晉已報病故事乃得解嘉善卒以
是去

錢已去位御史詹爾選先有疏論陳啓新之用責
備輔臣冢臣不能盡言執事復以疏言大臣所以
不肯言者以不肯去耳今士陞肯言矣肯去矣以
去就悟明主以氣節風百僚皇上不卽嘉許而疑
其要譽耶且天下之疑上者不少矣將卒驕僭日
甚聖意恩禮過渥則疑過于右武穿札與操觚並
課人見紬德而齊力則疑緩於數文免覲說行或
疑朝宗之大義不値數萬路費之金錢駁問日煩
或疑明罰之刑書不當幾番加等之紛亂其君子
惻驅策之無常小人畏陷累之多門明知一切苟
且之政或拊心愧恨或對策欷噓種種隱情有難
殫述上怒甚命錦衣衞拏問特御門召對面詰如
何是苟且詹曰卽捐助一事也是苟且侃侃數百

言抗對無屈且曰臣死不足惜皇上幸聽臣言固
可爲今日之用卽不聽臣言亦可留爲他日之思
中璫在旁亦嘖嘖歎服上益怒命繫朝房候旨內
閣揭救翌日旨下本當重處念輔臣申救姑着放
了都察院議處初止議罰俸以議語涉誇幷處主
稿御史張三謨乃改議爲民

上以邊警仍分命太監盧維寧等總監通津臨德
等處兵馬糧餉御史金光宸疏請罷遣上大怒於
八月十六日召對廷臣是日下午恰値風雨驟至

閣臣部院侍立雨中至以袖障雨上召兵工各部
堂入厲聲云而今要練兵買馬製器械諸臣唯唯
上云平時都說口子是好的而今却從口子入了
平時都說有兵馬准備而今却沒有這是甚麽上
聲色俱厲風雨聲亦復雜沓久之獨召金聲前上
云你疏是甚麽樣主意你們科道官到這時候並
不說何利當與何害當除還說這套話光辰云皇
上因文武官員無一實心任事所以有這番委任
但這些事體別有委任武官一發好卸擔了上厲

聲云事到如今你們文武官員可羞可羞金云臣
巡按河南時見皇上能撤內遣以爲是聖明第一
美政語未完上即云不要是這等說連說數聲金
又將文武官員話頭中說一遍上云本該重處以
後再有這樣的定要拏問徐云該部議處諸臣仍
賜茶果而退
以張元佐爲兵部右侍郎鎮守昌平同時遣內臣
提督天壽山者皆即日往上語諸閣臣曰內臣即
日就道而侍郎三日未出何怪朕之用內臣耶閣

臣默然是年昌平陷乃內臣納假兵而起爲內應
者
命調各鎮兵入援總兵劉澤清至河間擁衆不前
疏言東撫李懋芳格標兵不發上怒下部議懋芳
革職其實標兵三千而劉兵萬餘不相涉也自此
以後總兵非復督撫可制而澤清更爲跋扈云至
壬午之警王永吉爲東撫陷至七十餘城而以兵
僅三千爲上所原反得歷薊遼總督不知三千兵
從來如此當時撫臣所值有幸有不幸也

本兵張鳳翼自請以身當敵督援兵出師而以爵
本兵梁廷棟爲總督梁由南至張自京出北兵至
雄縣而返徧蹂畿輔破數十城二人但尾其後而
已北兵將去沿途括樹大書各官免送四字二人
慮敵退後且罹重罪因日服大黃藥取瀉求死北
兵以八月十九日出口張以九月初一日卒又數
日梁亦卒後下刑部議罪梁擬斬張免議以烏程
之故時謂張死亦不幸矣
北兵入至天壽山將諸陵寢殿折毀兵退後撫按

奏稱忽有怪風從東北起祖陵門扇海馬獸頭神路樹枝悉行括損有旨着估價修理上下相蒙不復究竟而閣臣反以事平叙功加恩時新拜三叅句容孔貞江夏賀逢聖南海黃士俊俱加太子太保

邊警時適當鄉試屆期遂停不舉至事平後改十月初二日爲初場　日揭曉

誠意伯劉孔昭疏論倪元璐素制當黜借明綸以媚婢嫡妻陳氏現存而王氏居然冒封許重熙僞

士非祖敢居下以訕上實錄未成而五陵注畧先刋行世蕊溫體仁乘文何二相既去以倪爲二相臭味必欲擠之去而後快言路部僚莫有應者因以京營總督鈇誘劉孔昭令之出疏奉旨下部看議倪前妻陳氏有故而去再娶王氏皆名族女非以妾冒封竟坐冠帶閑住議許除名禁錮不足明罰宜下法司窮治體仁擬旨三上不允從批許重熙着革職後孔昭不得京營鈇特復操江鈇以償之孔昭前此已叅戸侍侯恂以媚溫矣

時上銳意取法世宗命近侍遍買坊間刻本如見聞錄等項遍注畧初刻亦買進登御覽中有誠意伯龔爵事頗致譏貶上覽而賞之孔昭聞而懼遂因叅倪疏而併及許閣部俱擬窮究上終不允云當時謂倪爲今之韓愈許乃得與之比類同毀邪人之視許已不輕矣許後年將大耋猶留心史事下榻荒齋者三年蠅頭小楷手不絕書惜未竟其事而齎志以歿也

黃景昉主北闈試以馬之驦爲解元下第者吹索

字句投揭陳啓新出疏叅之景昉辨疏言吏科無衡文之責啟新非能文之人上以御筆塗吏科句意可知矣部議竟以嫚字不雅議罰四科景昉降級其逢迎啟新如此

方流賊蹂躪中原官兵攻之總兵曹文詔斬獲獨多然以勇而驕爲賊所陷没歷盧象昇總理五省孫傳庭廵撫陝西與三邊總督洪承疇協力勦賊孫久居邊疆習行間事處身先士卒忠勇有爲率關外兵一再破賊而孫洪亦時時以捷聞闖王已

誅蝎子塊已爲盧追逐入秦河南少宰自羣盜擾河南北者三年夾河千里雞犬無聲賊既無可掠盧又合大軍於中原羅而殲之寇已少衰及以邊警調各兵入援事平即改用盧爲宣大總督洪爲剿逆總督而寇復蔓延矣老回回等盤踞鄖襄間休粮息馬秋高足食乃以全軍合曹操闖塌天諸賊共二十萬沿江長驅而下蘄黄六合懷寧望江江浦所在告警烽火且及儀揚巳自尉氏至登封至汝南復入河南豫撫陳必謙輕撫被誘幾以身

殉爲按臣楊繩武糾劾解任削職以王家禎代之兼總理川湖山陝督剿事務後亦以無功而罷

邊將祖寛勇敢善戰滁州五里橋之戰殺賊近萬人總理盧疑多平民雜其中有無辜之嘆祖大怒盧以巽語謝之亦不能釋然也後洪調祖入陝剿賊祖擒闖賊高某并其妻以獻其部下李自成收其餘衆復自稱闖王闖部下又有張獻忠者榆林人初號黄虎至是自稱八大王而天下事自此竟盡於二賊矣山西巡按張孫振叅學臣袁繼咸婪

肆贓欵有旨拿解來京究問兼責撫臣吳甡何以薦劾互异吳同奏言繼咸清公自矢學行兼優舉薦自出公論繼咸到京因疏訐按臣之狥私囑托事事有據三晉士民亦羣爲袁訟寃上察其非誣命復繼咸官逮孫振下獄問遣後繼咸官至江廣總督國亡被執全節而死可謂不負上恩矣孫振以南渡時諂附馬阮復官官御史謀翻逆案誅鋤正人與袁宏勳同爲一時之臣慝云

左都唐世濟疏薦霍維華邊才戸科宋學顯糾之

奉旨逆案中人不許舉用屢有嚴旨唐世濟乃敢借邊才薦舉大臣如此欺蒙小臣如何底止着革了職刑部提問吏部謝陞因奏憲臣謬薦匪人臣在病失於查叅蓋二人原同心阿附首揆薦維華原出體仁意使世濟先言嘗試陞僞爲不知其狡如此及奉嚴旨問罪遣戍體仁亦憚上嚴不敢爲之地謝亦以此失上眷去位矣未幾福建巡按應喜臣薦地方人才中及逆案之周昌晉因大理寺副孫杰疏劾亦命逮喜臣問遣刑科王都又劾刑

侍郎章光岳在通政時請逆案中有枉者辨疏許
其封進御史水佳允有疏請吏部將逆案中有不
平者明告二人皆當究處部覆光岳引退佳允以
別事處免議郗又劾吏尙田唯嘉常王永光借題
逷才唯嘉即薦楊維垣賈繼春二人光岳薦呂純
如霍維華傅櫆徐楊先虞廷陛裴天陛六人夫世
濟喜臣薦一人而拿問薦二人六人者宜何如時
田方新經簡任眷遇正切召對出疏示之諭不必
置辨

蘇松學臣倪元珙回奏據道臣馮元颺郟州周仲
璉申文大約言復社之士文行相先並無把持武
斷之事陸文聲作奸犯科憲檄拘提逋逃在外懷
恨入都借復社發難耳有旨復社結黨恣行所關
世道人心不小倪元珙狥州縣申文扶同誇詡都
着議處元珙等各降調是時復社主盟首推二張
張溥 張采 銳意矯俗結納聲氣間有依附借名者未免
輿論稍有異同烏程當國因惡諸正人欲爲一網
淸流計正思借題生事文聲本一無賴見陳啓新
之拔用遂效尤建言希圖進身故借復社爲題迎
合政府而蘇州推官周之夔業以溥事罷官恨及
二張亦疏訐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濁亂
一時皆溥采爲之倡政府狥其意皆票旨嚴究大
開告訐之門同時又有常熟奸民張漢儒奏訐錢
瞿二官事

十年丁丑正月張漢儒者常熟邑民奔走於諸大
家爲門幹後又投充糧衙書手以事犯革逐并不
容於鄉里不得已棄家入京遇有同邑陳履謙亦

以事犯在京出入縉紳之門因相謀議欲訐奏錢
撫陳必謙暨縉紳某人以報私怨而以錢謙益瞿
式耜二人爲首轄深仇遂草成奏疏開列多欵先
於朝房呈之體仁體仁首肯顧其注毒在錢瞿且
恐人多則起上疑因去陳與某而止叅二人投通
政上之體仁竟擬嚴旨着撫按提解且以不行糾
察責令回話既下刑部究問賍欵又發撫按詳鞫
屢問屢駁株連不已虞山因營謀求解於曹璫曹
故王安名下也以所作安碑文爲証曹覽之泣下

乃盡力爲之營救而陳履謙復獻詭賍出首之計
先具一匿名揭有欵曹擊溫等語隨令王藩出首
云虞山費四萬金托周應璧求欵于曹烏程即具
密揭入奏上以其揭示曹曹懼甚自情窮究其事
先是衛帥董琨定招以匿揭爲根據以王藩爲確
証應璧堅執不認董琨逼勒成招事頗彰著曹璫
奉旨嚴究大加搜訪備悉履謙父子奸狀擒到廠
衛訊問招出漢儒草疏王藩出首併伊父子揑造
欵曹擒陳和溫六字又改和爲擊等情歷歷有據

獄上張陳王俱廷杖一百立枷死烏程亦放歸葢
由曹盡發其奸知漢儒之疏匿名之揭王藩之首
皆其主謀前此總憲爲霍謀翻逆案尤其指使也
烏程每與大獄必稱病以聚謀謀定而後出是時
修理湖州會館方擇日移居疏上邀宣諭即出矣
淄川已票留御筆書放他去閣票有人夫祿米等
項御筆抹去疏下出不意方食失筯人心稱快錢
瞿旋各坐贓徒去
烏程既去又復枚卜錦竹劉宇亮進賢傅冠陞禮
部尚書韓城薛國觀（原左僉都御史）陞禮部侍郎各兼東
閣大學士旨下着與輔臣至發協同辦事不稱首
輔有與至發密者勸且稱病至發云無案賤體頗
康直至半年後一日偶有宣賜稱首臣至發遂即
日廷謝編修吳偉業疏言願至發以體仁爲鑒體
仁學無經術當練達朝章體仁惟習諂諛則當矢
志光明體仁狎暱小人則當嚴杜讒訕體仁護持
逆黨則當力褒忠孝毋効其泄沓偷容毋似其游
移飾詐近日辦揭盛稱體仁之美曰孤執曰不欺

夫體仁有唐世濟吳振纓之徒叅贊密謀有陳履
謙陸文聲之徒驅除異已何言孤庇樞貳則總理
可不設而事敗乃設庇鳳撫則鎮可不移而事敗
乃移何謂執必因私踵陋盡襲前人所爲將公忠
正直之風何以復見也
南祭酒許士柔以撰原任左都高攀龍贈官誥命
爲輔臣張至發糾其違式命降二級調用故事兩
制專屬詞臣而贈官誥文則誥敕房中書據爲職
掌大臣子弟欲表章先德以中書撰文未盡善也

每請詞林名公爲之崇禎初元褒贈死難諸家誥文盡出詞林手獨高忠憲誥文雖作而以軸缺未領至是閱八年矣其家請補給仍錄許原撰文以進時已奉旨申飭不許用駢體文中書官遂抉摘其儷語獻之中堂至發以許爲倪黃之同年友方爲時忌正欲引繩披根特揭參之遂奉嚴旨忠憲誥命亦遲回不敢請矣大司寇鄭三俊給諫何楷各疏言皇上自處撰文違式者耳非謂高攀龍之清忠勁節有煩擬議也始得旨另撰文補給

東廠緝獲福建泉州府吏員許馨來京打點爲與泉道曾櫻謀陞浙江按察使央考功葛主事文選郎中訟分上有元寶八錠奉旨各犯下鎮撫司嚴究曾櫻革職拿問曾居官清執忽有此事衆共疑嘆御史葉初春爲訟言之撫按亦爲之稱冤漳潮總兵鄭芝龍疏稱櫻廉明公正龍感其德代爲之營陞其實與櫻無干願以官贖罪上已鑑悉准分櫻復官起用芝龍圖功自贖

鄭芝龍福建南安人其父故泉州府吏也曾受知府蔡善繼恩芝龍聚衆雄行海中時浙有李魁奇廣有劉香與芝龍爲三蔡再起爲兵巡道以巡撫熊文燦命招撫之芝龍以蔡故屈意投降題授副總兵鎮守漳泉惠潮地方魁奇爲香所誘犯浙江及南直芝龍用計擒斬之香亦相繼爲芝龍擊敗走死

特起楊嗣昌爲兵部尚書時方守制疏辭不允令奪情視事舉熊文燦爲四省總制專剿流賊文燦撫閩以招鄭芝龍成功至是亦主議撫張獻忠等

遂詐降投誠文燦信之授之以官獻忠跋扈愈甚劫殺自如撫議卒敗文燦遂以庚辰年伏法死

河南巡按張任學疏云臣書生也於龍威丈人之秘雖無所窺而以二十五年之學問爲皇上練此勘亂之經綸以答祖宗養士之報誠自信於中矣皇上不以臣爲不肖乞下部院集議將臣改爲總兵官行當四征寇□雪國恥而復生民之仇云云奉旨下吏兵二部都察院集議以爲御史改總兵實從來未有之事請仍以監軍御史兼署總兵銜

爲便聖旨以任學忠勇可嘉准改授署都督僉事
充河南總兵官
按張係乙丑科進士四川保寧人由知縣考選
御史先巡鹽浙直再差巡按河南自請從戎可
謂慷慨直前之丈夫或者謂其本欲謀得巡撫
故請從戎不知此時中州撫鈇人皆視爲畏途
竟可不謀而得何必改武銜然自改任後仍未
見有殺賊奇功踰年竟以失事逮問亦見當日
任事之難矣

上以任丌清苑涞水遷安大城定興通州各有司
不法命逮問責撫按不劾爲溺職先是有固安知
縣秦士奇撫按遣官奉旨搜私宅得銀七百兩坐
贓論戍大同僉事劉彝鼎因撫臣薦疏批旨云彝
鼎貪汚狼籍着會同監視叅來重處遂逮問遣戍
蓋實由中璫毀之也自此外任官皆不得不以調
停大璫爲事矣先是丁丑年又有潘紘達白慧先
皆近畿縣令中旨命御史叅奏提問
十一年戊寅三月初七日皇太子出閣講學閣中

先期題侍班曲四人姜逢元姚明恭王鐸屈可伸
講讀六人方逢年項煜劉理順吳偉業楊廷鱗林
增志校書二人楊士聰胡守恒侍書二人中書朱
國詔黃應恩舊制日講官東宮講官無相兼者恐
上與東宮同日御講筵不能兼也且應恩既充正
字又充侍書皆以至發不諳銜門規例故惟應恩
攘之耳項煜楊廷鱗各上疏願讓黃道周奉旨不
得矯讓至發揭辨云道周清品意見少偏如近疏
有不如鄭鄤語夫杖母何如人而自謂不如是可

謂元良輔導乎時鄭鄤尚未成章此揭者黃應恩
也給事馮元飈疏言道周至清無徒啟忤執政項
楊二臣退然自下爲大臣者正應嘉嘆而至發一
揭大不快其言并遷怒道周何也至發出揭辨又
上世風宜挽疏累數百言內云道周出山緣愛毋
之心借一言以周旋鄭鄤豈曰非孝但不宜以朝
廷是非之公爲一已環草之私又云一二人焉建
壇坫執牛耳自命於人曰吾將主持世風已而自
命者與附之者入主出奴了不得其何緣何故末

又請禁投刺往來自今士大夫門𦘦可羅席盡可塵夫人而能爲廉也夫人而能爲讓也而推重於温體仁頌其孤執不欺竊願學之云云或言此疏亦出應恩代草

本兵楊嗣昌之父鶴以三邊總督逮問遣戍至是嗣昌叙功復官給誥命舊例贈䘏誥命中書撰文者爲之應恩爲楊鶴撰文極力洗發進呈上塗抹發下令查職名議處淄川欲一公揭申救孔句容曰去年許士柔事正與此同彼時未申救今奈何

救之淄川憤曰難道閣中少得此人我自救之連上三揭上不允御批云撰文自註職名新經申飭應恩供役閣中首先違玩人臣功罪各不相掩蒙究等語視當日之處分爲何如應恩着革爲民嗣昌亦上疏救不聽既而大理寺副曹荃疏參首輔并應恩納賄諸事件奉旨首輔素矢清愼何得牽誣應恩刑部提問

鄭三俊爲刑部尚書適當科臣宋之普以馬豆事參戶部尚書侯恂下獄先有讒言爲三俊與侯恂皆東林與友必且屈法狥私上入其言獄上果多爲恂卸罪上大怒并三俊亦下獄宣大總督盧象昇先具疏稱寃盧昔爲鄭司屬素服其清公也繼盧上疏者不下十餘人應天府丞徐石麒疏尤剴切閣票回話法收閣票爲民又發改閣票提問御批云可將三俊罪狀一一講明不必更處奏事官閣中擬旨進即批出

時當考選行取官既集推敲詞林臺省雖據官評而亦別有營私者陳啟新疏論其事奉旨指實回

奏又旨下吏部將訪册進覽特處圈多濫狥者卿貳中姜逢元王業浩閒住科道中傅元初六人閒住孫晉三人降調劉含輝等十一人降級照舊敘新回奏指涇縣尹民興江都顏允紹及同鄉預定之陞自獄部後各降處用唯嘉乃請先推部屬所推共二十二人輿論譁然與推者各懷不平獨成勇恬然無怨色不數日辭朝赴南京吏部任去矣

二月十一日御經筵畢召詹翰諸講臣顧錫疇等二十餘人問保舉考選二者孰爲得人諸臣各以

大意虛對黃景昉獨以鄭三俊下獄及朱天麟成
勇不得與考選對上細詢良久諭以三俊蒙狥徒
清亦不能濟事至成朱二人則李建泰以下同聲
爲之稱屈上命起序立有言獨奏諸臣各陳所見
上曰言須可行如先年講官姚希孟欲將漕米改
折一年這箇行得行不得楊廷麟奏自溫體仁之
薦居世濟王應熊之薦王維章今二臣皆敗而體
仁應熊無恙是連坐之法先不行於大臣欲求保
舉之效得乎上爲色動久之無所言項煜乃奏成

勇不得考選以任濬爲閣臣至發兒女親家前任
濬列第二後以有議以成勇易之閣臣不欲勇獨
得考選若曰得則俱得失則俱失云爾上曰誅没
有兒女親家也不在此至發奏請敕撫按勘臣與
濬結親或現在或已亡有一於此則治臣罪上諭
以不必與辨對畢出

次日黃堂周余煌黃景昉楊士聰各有疏而田唯
嘉亦有疏直攻楊廷麟云成勇輩各爲同鄉所引
臣一旦推之部屬安得不觸諸臣之怒廷麟以推

部之涂必泓係江西人特借成勇天麟爲口實耳
至蕣明楷係伊同鄉萬谷春保舉臣且參革并谷
春降處是以根臣以保舉考選爲不公也奉旨接
引主持有何憑據且原傳黃景昉何訛爲楊廷麟
還着明白具奏十六日御日講面諭景昉昨原切
責鄭三俊豈是矜亮又諭余煌昨論有姚希孟全
折漕糧一年之語煌對行不得此疏如何不載又
越日御門畢諭百官數百言內言鄭三俊一案此
豆墻穴情弊顯然有何可疑而欺罔推諉巧爲彌

縫屢奉批駁骫法愈甚但念別無贓賄姑着回家
聽擬蓋聖明不樂受言特不欲恩歸於下耳

姚宗典曰凡日講畢附論時事一段猶省臺
之條陳也先文毅進講在己巳庚午間時入夏
始兌粮阻凍閘河須待來春始得交納京倉較
之祖制十二月兌粮二月開幇五六月到京交
納七八月同空何曾天淵故引及之或不改折
一年以通其窮亦作商量語耳若使斯言果拂
聖意亦必面賜誚讓如余煌矣乃歷庚午至壬

中值講又三年蒙恩如一日何既貰之於生前反繩之於身後蓋時當請恤枝先臣者實多以例無可駁乃摘其講讀之謬駁之冀以此斥先臣也

王維章所至以貪墨著備兵西甯以尅削致軍變應熊力庇之擧爲四川巡撫至公然形之揭奏云維章臣畏友益友也等語及任四川後以賄敗時無敢言之者

賜士聰同奏疏下又糸及史𦾡巡撫淮揚署巡鹽

事侵匿課銀二十一萬有旨着回語𦾡奏臣孤立寡援屢奏奸惡向年文震孟姚希孟爲詞臣之雄死者死矣震孟借虛名以入閣入閣便行私去後復草疏稿募成德代上臣曾有綸扉之線索一斷議論之風雨寂然二語故士聰借考選事硬以線索二字誣陷臣也士聰復上聖主神明燭弊疏列唯嘉納賄事欵奉旨提其家人下錦衣衛究問唯嘉旋以此去已又逮其子敬宗下獄同家人田登第等俱問邊衛充軍仍追贓充餉

南科張焜芳復疏糸史𦾡巡鹽贓私狼籍等事御批云史𦾡鹽弊多端比匪攫利大干法紀與汪機俱革職并吏睢承吾俱拿解來京究問𦾡以十月十二日得報隨卽赴京潛入薛國觀寓謀定乃投獄上疏辨謂昔年以糸劉鴻訓錢龍錫爲朋黨搆陷并及楊士聰馮元飈諸人又言焜芳爲中書炳芳之兄向來旨意洩露皆炳芳爲之疏下閣擬票上發改再三最後擬楊馮俱革職焜芳提問上不許御批云不欲牽累多人乃票焜芳革職候訊上

提書吏余伯和問此疏實出黃應恩構造欲設謀相陷也𦾡奉旨行查後巡鹽太監楊顯名回奏爲之彌縫惟於交際六萬兩則云臣不能爲之諱以故𦾡久稽獄中未幾邊警至此案遂不結𦾡竟瘐死而事始釋張至發因曹筌疏糸連疏請勘奉旨卿連疏請勘心跡愈昭何足與辨云云張乃上疏求罷云臣佐理無能當去諸世無術當去竊位妨賢當去一去而揆路清羣搆息朝議不至紛紜天憲不至屑越娓娓百言終篇無一病字昔所云賤

體頗康者果於此疏見之奉旨有同籍調理語時人傳笑以爲遵旨患病云然以首臣去位成例照然而百金之賞半裁行人之送復罷撿席漸輕往規又一變矣張去而孔爲首至六月中亦即放歸票旨亦同僅賜路費五十金彩段二表裏而已

四月十二日上御經筵畢召對六部問邊事本兵楊嗣昌奏有善戰者服上刑等語上諭曰此事孟子言六國兵爭事今大司馬彰九伐之威當明春秋大一統之義奈何云此隨戒以今後勿復爾時

上聲色俱厲又言楚撫余應桂用將官事嗣昌言應桂任御史時曾有疏參臣父臣今不敢以私心駁其所用之人先國家之急而後私仇也未幾嗣昌入閣應桂就逮其轉移甚秘人不得而測矣

二十八日上御中左門召候考諸臣親賜策問剿寇需兵養兵需餉屯鹽採鑛難取近効搜括加派民力已竭將何策以處此又□□抵邊不犯而退是何狡謀各悉心以意見條對欽定取曾就義朱天麟等五員爲編修張縉彥汪偉等五員爲簡討王調鼎熊維典等一十二員爲給事中李嗣京等二十六員爲御史閻嗣科桌樹聲林蘭友詹兆恒爲南道御史其餘並授各部主事時沈迅張若麟但授刑部蘇壯巳歷同知成勇歷南吏部先出京不與考旋以涂必泓言援成勇爲南御史後以論楊嗣昌奪情入閣革職逮問越數日上又傳諭吏部將曾就義等條陳擇可行者斟酌議具覆曾就義江西人作縣頗著清名對策中言百姓之苦皆由吏之不廉使守令盡廉即稍從派以濟軍需未

爲不可上喜其説遂擢第一詞林未幾即有練餉剿餉之加

五月火星示變上於宮中齋沐祈禱素服減膳并諭各衙門素服修省樞臣楊嗣昌方倡款議遂借星變援引前代事疏奏云科臣何楷疏駁之云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伸市賞之說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伸招撫之說也引太平興國連年兵敗故事欲借以伸不敢用兵之說也其附會誠巧至永平二年一條所述皇后馬氏等語

更不知其意所指斥何在且前言后妃後言陰宫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是何爲者即得旨不必深求是時傳田貴妃與中宫不相能上亦久不見中宫故嗣昌疏中隱伏挑激語爲何疏糸破嗣昌隱有辨疏其詞甚危而於市賞招撫之說絶不一及蓋前召對善戰上刑之說其機括已陰轉矣說者謂楊之大用實借徑於田貴妃以後有悼靈王事嗣昌疏請持誦華嚴經時方在楚中督師僅隔旬日而疏至益信其交結有自云

六月十八日召府部卿寺院官集中極殿考閣員親命題云天象頻仍今年爲災甚烈金星晝見已逾五旬四月大雪凍斃人畜朝廷腹心耳目寄托臣工有司舉劾囂尤易起枉直難分寇仍未滅勦局難更□□生心邊餉久欠民貧既甚正供尤難侵剝旁出如火益熱至操守清謹者又多自傲遂非必須處署得宜禁戢有法卿等忠能體國才足濟時其悉心條對先因會推三次俱不愜上意至是拔兵部尚書楊嗣昌戸部尚書程國祥禮部侍郎方逢年工部侍郎蔡國用大理少卿范復粹俱入閣辦事嗣昌仍帶管兵部事時尚在制中也當日舉對者三十餘人天方大雨對畢命題已近一鼓多草草了事蓋上意已定特以考爲名所最注意者獨嗣昌程則以房號蔡則以牙石二字得上心耳范與方不過其携帶者耳房號者借合京賃居一季之租及天下鋪店者亦出修理若干例爲可得五十萬其後戚畹勳臣巨璫縱從隱匿所得僅十三萬而已牙石者崇文宣武兩大街列之於中以備駕出而除道者將培修外羅城不及取石蔡建議用此然用力數而二費浩所得不償失也二臣之受知止以此

宣大總督盧象昇疏報丁憂上命料理候代員缺該部速推有不拘在籍守制之旨部因推陳新甲往代時新甲亦任制中嗣昌欲援以自解也於是詹事黃道周連上三疏其一言天下無無父之子亦無不子之臣衞開方不省其親管仲至比之猳狗李定不丁繼母憂宋世共指爲人梟今遂有不待闋服坐司馬堂如楊嗣昌者自有嗣昌而海內無行蒙垢貽禍其親者皆擲塊投杖思攘衞鉞之柄今盧象昇捷心泣血以俟奔喪又忽有并推在

籍守制之旨夫使守制者可推則是聞喪者可以不去也聞喪者可以不去則是爲子者可以不孝爲臣者可以不忠也夫人遺其親必不利其君壞於家必不成於國嗣昌在事張網溢地之說欵市樂天之說才猶畢觀又更起一不祥之人與之表裡指忌指臯說蔓描風猶狼狽之獸倚肩並走亦何益於負重者乎其一疏言頃會推陝新甲聞其丁艱猶未終制又聞其走邪徑托捷足天下卽甚無才未宜借及此也凡論人才觀其所難則知其所易批龍鱗之難難於履虎尾冒斧鑕之難難於冒鋒鏑今諸臣氣節敢直言者半棄不錄欲使諸軟美容悅者叩頭折枝以建非常之功豈可得乎古亦多有忠臣孝子無濟匡攘之用者決未有不忠不孝而可進於功名之途者也天下卽無人臣願解清華以執鎖鑰何必使被袾負塗者袄不祥以玷王化哉其一論遼撫方一藻引隆慶通市故事今日情形之不同者有五事之不同者亦有五卽欵矣成矣以覦嘗錦遵薊宣大之師何處可撤

者而謂欵□之後可撤兵以討寇乎因又言兵之不可撤者有十乃諸臣共爲欵局陰設不得不欵之情恫疑埊畏陽設不得不欵之形搖惑衆志遷撫旣無成謀而內受算於樞臣樞臣又無成謀而外受算於遼帥三窟分營鬼技千出不幸而成則逃責於朝夕之間貽釁於三年之後掠蟒王以除青斧幸而不成則委過朝端謬稱築舍安受禍敗以自爲是是豈臣子所爲乎是時內外合謀已陰遣聽者周元忠往來商度此事矣惟此一疏直書斥之

七月初五日上召對廷臣於平臺先召吏部尚書商周祚侍郎董羽宸責以會推閣臣多濫狗次召戶部署部侍郎許世藎諭以備邊要多備儲糧再次召兵部楊嗣昌問邊報各路情形嗣昌對此時或無大舉又問流賊情形嗣昌對洪承疇用兵久漸有成效孫傳庭亦有才用兵動支屯課不待勦餉尤爲難得次召刑部尚書王命濬諭以刑獄之事只是情法理處公愼又論獄情宜疏通保候各

犯宜速審結次召工部尚書劉遵憲侍郎李覺斯
諭以南北城工等宜速完次召都察院左都鍾炌
僉都徐爌諭以考核諸御史宜嚴曾頒憲綱未見
遵行次召少詹事黄道周上曰朕幼而失學長而
無聞時從經筵中畧知一二無所爲而爲之謂之
天理有所爲而爲之謂之人欲爾三疏適當枚卜
不用之時可謂無所爲乎道周奏天人只是義利
之辨臣三疏皆是天下國家綱常名教不曾爲一
己之私所以自信初無所爲上曰前月二十八日

推陳新甲何能當日成疏且說厄於時會何也道
周奏因同鄉御史林蘭友科臣何楷皆有疏恐涉
嫌疑上曰今遂無嫌乎道周奏天下綱常邊疆大
計失今不言後將無及上曰清原是美德但不可
傲物遂非如伯夷是聖人之淸若小廉曲謹止叫
做廉不叫淸道周奏陳文子不能强諫大節不可
觀夫子說他淸而未仁夷齊大節可觀所以說他
是仁上曰你可說仁智勇就是淸任和亦多牽强
道周將仁智勇誠明之義辨說一番因言綱常名

教禮義廉耻皆根本上事如無根本豈做得事業
奏未畢輔臣嗣昌出班跪奏道周論臣止爲奪情
起復原非常理臣曾具疏再辭若綱常二字臣不
敢不剖明自君爲臣綱父爲子綱君臣還在父子
之前古來列國君臣可以去此適彼今一統君臣
爲臣子者無所逃於天地卽臣父母皆受君恩而
無所逃臣又逃於何所祖宗朝非其人不奪情臣
控辭不獲命意詞臣中必有博通經義者可以代
臣力言回天問道周爲人所宗意必有持正之言

今謂不如鄭鄤臣始嘆息絶望鄭鄤杖母禽獸不
如道周又不如彼還講甚麼綱常道周奏大臣閒
言義當退避未有跪在上前爭辨不容臣盡言者
嗣昌奏臣爲綱常名教不容不剖委覺非體望皇
上用道周而放臣上曰這疏也不爲奪情近日人
情各有所爲道周奏臣爲一人之私只用緘嘿自
取富貴何可與他對辨上曰你無端汙詆大臣又
以大題目說他不得不辨道周奏臣與嗣昌比肩
事主比不得詆毀大臣臣自少讀書于今五十年

無一事不可對君親上曰既如此又說不如鄭鄤道周曰臣原說文章不如上曰你說陳新甲走邪徑托捷足何爲邪徑疏中軟美容悅叩頭折枝者是誰道周奏人心正則行徑皆正邪則行徑皆邪新甲在蜀中聞命辭謝往復須八九月不得來盧象昇又不得去嗣昌在司馬堂則可在政府則不可嗣昌一人爲之則可呼朋引類使成奪情世界則不可上曰朕正要再問鄭鄤五倫盡絕許職等等說他罪狀甚明雜職到有公論道周奏臣若有

心功名富貴只當附和說鄭鄤不孝豈不能取悅正是臣無所爲方今獨立敢言之人少讒諂面諛之人多故臣不得不言上曰少正卯當時亦稱聞人心逆而險行僻而堅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記醜而博不免孔子之誅今人多類此道周奏少正卯心術不好臣正無一毫私上曰前以爾偏激稍示裁抑後聞操守遼郎賜環前日署天仍成一篇文字才亦可愛不圖這樣恣肆道周奏臣今日不盡言臣負陛下陛下殺臣則陛下負臣上曰你的話

都是虛話一生學問止學得這張佞口起去罷道周叩首起復跪奏臣還將忠佞二字奏明人臣在君父之前獨立敢言者爲佞是在君父前讒諂面諛者爲忠耶忠佞不分邪正不明矣何以致治上曰不是輕易加你這個佞字問你這邊便遁在那邊非佞而何若論紅牌轉換支梧就當斬道周起諸臣各叩頭退上又召回諭曰朕不才不能感發諸臣公忠爲國之心不智不能辨別是非邪正不文不能宣布德化不武不能削平禍亂凡此皆朕

之寡昧即朕之愆尤關係國運世道人心今一等機械存心的專於黨同伐異假公濟私纔簡用一大臣百般詆毀律以祖宗之法當何如今□冠還易治衣冠之盜却難除以後再有這等的立置重典閣臣以下皆承旨退道周降五級調外任

同時疏論嗣昌奪情者自何楷林蘭友外又有修撰劉同升編修趙士春皆奉旨降三級調外任南京兵部何書范景文等公疏請允嗣昌守制召還黃道周何楷等上責其朋謀把持查主稿何人景

文再疏認罪命削籍爲民南道御史成勇疏言臣見嗣昌疏有仁不遺親義不後君之語反覆辨論無非避不忠之名是嗣昌猶知有君親猶可以忠孝之言告也今即就其言詰之嗣昌謂古之君臣列國之君臣可得而避今之君臣一統之君臣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三年之喪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不知嗣昌所引者何古所指者何臣所據者何代之經何國之典豈非聖諭所謂另一邪說者耶信如其言是凡爲臣者皆不當終三年之喪

終則爲後君爲不臣先聖之詩書可焚先王之典禮可廢不舉人類化而爲禽獸不止也上責其黨同伐異命遠問先是道周疏御筆票擬處嗣昌欋其復用也急劾張若麒上疏言道周倡六藝以文奸言務在假托道理以把持朝廷顯行其引類呼朋之計又有老廣之赤識既拔山魁之穢態雜議等語未幾若麒遂以刑部改兵部矣至壬午年以鼎告急若麒奉旨閱視逞臆催戰以致督臣沒申陽城之變麒屈膝投誠得受偽官其人本末如此張若麒既營求嗣昌調部有日矣御史涂必泓怒出一疏言刑部所司民命而人多厭薄之是以司官強半皆鄉科任之偶有一甲科輒調別部豈司民命者當專用不肖乎請著爲令刑部官不許更調奉旨申飭若麒憤無所洩乃出平賦役疏謂鄉紳隱匿賦役遺害小民內有鄉紳豺虎等語有旨鄉紳豺虎等語據實回奏若麒乃指莊應會范民彥表宏勳奉旨俱行撫按逮問若麒初意因與同鄉高宏圖爭一莊田構怨將指及之或告以宏圖立朝大節忤璫去位萬不可誣誣之必干若麒大不便不得已以三人充之表范皆巨惡袁尤逆黨護局之魁也然張之爲此實涂疏激之使然涂與

楊廷麟同鄉同年遂疑楊實使之後與嗣昌比所以修怨於楊者不可解矣

戒諭皇親駙馬不安分義受投獻覇占者許科臣糾叅又諭周奎田宏遇袁祐尤非他比宜先率禮爲諸戚臣倡袁與田係貴妃人也袁妃居坤宮田妃居承乾宮袁僅生一女寵愛去田遠甚祐亦謹畏與宏遇相反宏遇奸結納縉紳皆樂與往還承乾宮鋪設皆宏遇外備古玩時器及壁間字畫無不精好妃又洞曉音律管絃琴奕色色皆工間

侍上鼓琴聖情悅豫上因誇于國母曰后獨不能此乎國母正色對曰妾本儒家惟知麗績且曰妃從何人授指法上色動妃自言妾母所教遲數日妃母入宮實能鼓琴上意始解

武淸侯李誠銘慈聖太后神宗生母內家也上以國用匱乏爲憂閣臣薛國觀首謀勸借言在內惟戚畹非上獨斷不可因以武淸爲言遂傳密旨借四十萬金李氏初不在意督之日急武淸死督其子國安國安死提其家人追比房屋俱行入官有一女

字嘉定伯之孫嘉定請命于后后云人當患難自無絕婚理但取此女歸勿攜一物也諸戚畹合詞請寬不允戚畹遂人人自危後因皇五子病亟有九蓮菩薩下降之語又見慈聖于空中上大悔悟諭停追比武淸侯爵房屋祿米仍頒給焉

上初年崇尙天主教徐上海教中人也旣入政府立進天主之說將內殿供養諸銅佛像毀碎至是悼靈王病篤上視之王指九蓮娘娘現立空中歷數王爺毀壞三寶之罪及苛求武淸云云言訖而薨上乃痛悔前事頻諭內外有但願佛天祖宗知不願人知等語幾不成皇言時閣臣皆從外入不諳文義宰相須用讀書人初年曾舉以諷諸臣至此何仍懵然

樞輔楊嗣昌上四事機宜疏請於卿寺科道等官不拘常格推補臣部侍郎其久推不至者俟其到日于別衙門塡補蓋指惠世揚吳甡也末云職方一司素冗之極時設協理員外分任其勞而余爵久推不至請以武選主事孫嘉績升補而車駕主

事淩嘉祉等到任無期請飭吏部速選別部有才望者速行調補翌日吏部題沈迅調武選張若麒調車駕沈旣調卽上疏條陳選務一云州縣無重臣彈壓故敵所至輒陷請于定州蠡縣廣平河間等處添設兵備一員一云以天下僧人配天下尼姑編入里甲三丁抽一朝夕訓練可得精兵數十萬其餘條陳別有多類此嗣昌具覆盛稱其言可用請改迅科員有旨沈迅着改兵科給事中

九月　日以邊警命丁憂總督盧象昇留督天

下勤王兵入衛初三日漏下二鼓傳聖諭平臺召對盧即策馬夜詣都門平明入朝上諭遠來入衛忠勤可嘉賜花銀蟒幣非問方畧如何象昇奏命臣督師臣意主戰上色變有頃曰朝廷原未言撫這都是外廷議論又曰勦□與勦寇不同鄉宜慎重（先是樞部嘗以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喻□宜撫上云此與三苗不同三苗止負固不服□乃凌犯天朝乃云撫議實出外廷信有自矣）

十七日嗣昌赴軍中會議盧面折之曰公等堅意言撫獨不聞城下之盟春秋恥之且象昇叨承劍

印長安口語如風倘唯唯從議則袁崇煥之禍立至兇麻衣引紼之身既不能移孝作忠將忠孝胥失何以戴顏面於人世乎時嗣昌並在制中不覺色戰心作奮言曰若如此說老先生尚方劍當從學生用起矣盧曰尚方劍當從自己項下過也不能藏敵正未易以加人若舍戰言撫養禍辱國非某所知也已復以手書折之云若濟獲封疆之事則胸中有如許怪事始終不向君父一言倘閃鑠奸欺到底當瀝血丹墀無言不盡也（嗣昌自刻中樞集備載盧書想其良心亦有所不能諱不覺自暴其罪矣）於是嗣昌益用掣沮定計置之死地矣編修楊廷麟疏言東西從約墻嶺失事楊嗣昌主款之誤至此極也因策事之可憂者在外有三在內有五且言督臣盧象昇以養寇責樞臣言之痛泣夫南仲在內李綱無功潛善秉政宗澤隕恨陛下宜及此時正言款之罪諭督臣集諸路援兵別其強弱以分險易及今一創當必不敢再犯凡天下之功不成於智而成於愚愚者之才不生於功而生於學陛下毅然內斷先治內以

治外使諸臣以學自衛以愚衛國疏上命改兵部主事赴象昇行營贊畫

十一月初七日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入對是日大風霾久之上傳俟風少息進見諸臣叩頭畢上曰在內之賊深入南方關外又報有賊作何勦禦錢糧平時壓欠今有警一月費折色三十萬本色二十萬作何措置接濟有良策面奏來良久言調度方畧紛紛不一至言錢粮無措則有言令在京官民合助者有言令在京官與親識商人借貸俟

皇上財用有餘還之否則各官囘家變產還之科
臣范淑泰獨奏戎事要在行法法不行而憂餉郎
天雨粟地湧金何益上曰朝廷何嘗不欲行法淑
泰云今□臨城尙無定議不知是要戰是要款上
問主款之說何來對言外邊有此論議又言凡涉
邊事邸報一切不抄傳外邊皆以爲諱上曰關係
機密不許抄傳若塘報如何不抄傳上命閣臣卿
等過來諸臣平日營私不實心做事有實心者又
憂讒畏譏不敢做所以如此若平日用心只以朝

廷之事爲事焉有不濟之理可將諸臣面奏的同
商酌奏來樞臣嗣昌奏盧象昇先言欲南去留高
起潛在京防守已又言奉旨會同似難獨往仰請
聖裁或留或遣上曰象昇一人豈能獨剿嗣昌奏
三協撫道守令須得人因及推舉之難又言設處
錢糧無策欲權開事例行之南方上曰親民官取
償於民不可開其餘斟酌開來
十一月初十日兵陷高陽原任少師大學士孫承
宗死之子五人孫六人與從子孫八人皆死婦人

童稚其同死者三十餘人諸子皆被儒服素縕稱
文行二郎壬子舉人鉁四郎秀才鈐五郎尙寳司
丞鑰尤奇偉善騎射曉兵事城陷之日鑰解裘血
戰死於城下鉁戰敗不屈死鉁子中書舍人之沆
秀才之滂皆死三郎鈐之子秀才之璟被執詬曰
引我得見宰相以金帛與汝曳至老營見其祖拜
而起即援手大駡而死鈐之子尙寳丞之洁鑰之
子之澹與六郎鉚七郎鎬皆戰死城下鉁被重傷
臥積屍中家僮侯果自任邱逃歸見之脇中三矢

鏃深不可拔口張不能言果負之歸城南店見水
半瓢灌之氣上而絕果以十四日得主屍于圈頭
以次行求諸子孫屍乞於親戚松棺柳褁斂以粗
布而鑰鎬二屍終不可得事聞上惻然念慘及闔
門首命優卹當國者格其事久之部始題覆僅復
官予祭葬或曰高陽令雷覺民首輔薛國觀私人
也盡逐平日守城官兵尅其餉以致城陷事敗逃
匿國觀所長孫錦衣之滂詬闕籲天語侵縣令以
此逢國觀之怒故卹典不獲全給

孫公在天啟時督師關門鎮守有功以忤逆奄
而罷已巳之役復起原官出鎮二年邊警頓息
又以其為諸正人之領袖也搆而罷之至是城
破殉難完節全歸亦何憾哉
首輔劉宇亮請躬行視師上命革總督盧象昇任
聽勘以劉往代十二月初六日上御平臺召見宇
亮奏謝言原題督察驅勦畿輔雲晉惟賊是求非
敢獨當一面今奉命代總督未免是一面之任不
能督察諸方上諭鑒卿忠悃定可成功故有此委

任行間有一總督賜尙方行事無以復加如止督
差驅勦不過是監軍豈有監軍用如此大臣楊嗣
昌亦奏請行上曰一時輔臣無遣兩員之理諸輔
薛國觀等同奏首臣宇亮初具揭時臣等咸言事
體重大且兵將不相習選該斟酌上以成命已頒
未便收回劉出未幾終以無功罷歸時謂同事者
有意逐之也
十二月十一日總督盧象昇率兵逐□于賈庄兵
敗死之時盧雖擁總督虛名兵寡餉缺呼應不靈

既奉革任聽勘之旨時中樞為難必不相容因親
率兵尾敵索戰追逐十里手砍數級三鼓還營□
兵大隊圍賈庄營中對面不相視大帥虎大威猶
能認盧力挽其馬盧以鞭擊其手不肯出圍縱馬
血戰自辰至午矢盡力竭左乳忽中流矢方拔矢
出鏃已復腰中一矢左右股各中一矢胸後右腮
面門各中一刀遂歿于陣從殉者義男顧顯掌牧
楊陸凱二人至十五日副將劉欽始獲其屍贊畫
楊廷麟迎至真定東關新年二月二十八日始克

大斂距死之日已八十日矣同死者衆屍枕籍不
可辨盧以首戴白網巾故識之總監高起潛匿不
以聞贊畫報至上曰大臣陣亡豈不可惻恨其調
度舛錯不推予卹蓋入楊嗣昌之譖也千總張國
棟報至兵部嗣昌欲緣飾逗怯之狀上聞國棟不
肯嗣昌大怒欲刑之國棟曰死則死耳忠臣而以
為逗力戰而以為怯何可誣也始愧而釋之
廷麟之題贊畫也因其疏忤本兵兼以沈張之
憾故相比為謀實欲假手于盧以殺之盧未出

師之前遣廷麟之眞定與孫傳庭議事不及於難敗衂報至嗣昌首先問曰楊翰林死否報者止知贊畫不知翰林爲誰嗣昌再問曰楊贊畫死否報者答以已先奉差不在營中嗣昌爲不豫者久之嗟乎敗報之至正國事危急之日宜何如震懼失措乃止計及私仇未死者欲其死已死者欲飾以罪大臣心事如此

盧公爲吾郡宜興人少年登第夙負英畧兩任畿輔府道郎以知兵聞迨爲七省總理所至剿

先士卒斬獲甚多賊亦畏之相戒不敢犯盧家軍自盧去而賊益猖獗不可制矣使當日終以剿賊事任之必能成功調之于邊已不能竟其用又以中樞之齟齬厄而置之于死地竟使人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十二年己卯正月北兵自臨清分部東下掠破章邱等縣直趨濟南城中新兵皆叛劫德王府開門迎敵以德王殉於城下左布政張秉文叅政鄧謙副使周之訓運使唐世能知府苟惟善同知陳虞允通判熊獻知縣則歷城韓承宣臨邑宋希堯武城李永芳博平張列宿荏平黃建極章邱高仲光等皆死之焚掠數日又出濟南向東北所過攻城惟武定不下連破鹽山慶雲等縣復同哨破海豐已由青山喜峯口出塞前後　月破順天二縣保定九縣河間十一縣眞定十九州縣順德六縣廣平四縣濟南九縣兗州二縣東昌七縣共七十餘城已殘東省失事諸臣罪案以撫臣顏繼祖雖奉命守德夙事虛怯削籍聽議後竟逮問同蓟撫張

其平總監鄧希詔總兵倪寵祖寬等三十三人俱棄市順撫陳祖苞先服毒死其子編修之遴以丁艱請上追恨祖苞未正法命錮之遴永不敘用先是沈迅條陳有東撫不許離德州一步部覆如議繼祖遂認定汛地僉謂敵無越德而南之理不意竟由東昌破章邱夏津直趨濟南濟南精兵既盡在德州城中無備當事又無方畧民潰遂陷德州聞省城陷兵心恇擾鼓譟挾餉繼祖懼急以數千金犒其望而兵遂不可用繼祖疏申言原派不許

離德州之語嗣昌力排之竟及於禍劉宇亮既自請督師各鎮勤王兵皆屬焉時兵將皆覩□所向以爲趨避多蹂踐居民至安平偵者報敵至皆相顧驚愕擬趨晉州城以避之晉州知州陳宏緒素負韜畧閉門不聽入城中士民亦歃血爲誓不許延入一兵劉大怒傳令箭且將以軍法從事宏緒復語督師以剿敵爲任今□將至正建功之會奈何反欲入城卒不聽劉遂疏劾之有旨逮問晉州士民詣闕訟冤至願以身代知州之死者不可勝

計宏緒得以輕處降四級調用上乃頗疑督師援民矣

劉既由晉州而南行間大帥多尾□不敢擊亦不能擊劉上疏言之其末帶言劉光祚嗣昌與國觀謀以此去劉乃票光祚軍前正法旨到日諸大帥俱分道前去并光祚亦不在軍前況原疏中罪原不至死適有武清之捷劉乃置光祚於縣獄而復請之并上武清捷音奉旨俟衆俟叙殊屬乖藐着九卿科道看議嗣昌明知聖旨往還之間必致参差必不能正法而遂劉之計行矣部覆劉宇亮冠帶閑住陳啟新言晉重議輕沈迅言明旨森嚴考功之法未盡於是改議革職爲民國觀票旨仍候事平另擬此楊薛二人主謀排擠搆陷甚巧故明旨止言看議而加以議處究之五案定而宇亮奉旨免議聖明亦知其無大罪也

張獻忠既降復叛假官軍旗號暗襲南陽屯南關援剿總兵左良玉適至北關疑之使人召之獻忠窘逸去良玉追及之兩馬相望一箭中其肩一箭

中其指于弓靶獻忠愴惶間良玉舉刀劈其面血流被甲部下孫可望力前格之獻忠乃得脫逃至麻城良玉追剿之獻忠兩日夜馳七百里至穀城營於王家河戊寅正月初九日破穀城出示安民云本營志在匡亂已逐闖逺遁本營釋甲歸朝附百姓其無恐遂拘耆老具揭遣可望通賄熊文燦內有西碧玉二方長尺餘又有徑寸珠二枚文燦遂一力擔當撫之二月良玉至襄陽巡按林銘球巡道王瑞旃欲誘獻忠來見執之文燦曰殺降不

祥力持不可獻忠恃文燦爲援盜無忌私鍊士卒鑄軍器穀城齊生徐以顯一見如故教以孫吳兵法己卯春叛形昭著左良玉請討之文燦故張露其事且强留良玉欽餞稽延時日俾獻忠得預爲備獻忠乃得從容運器甲賫糧入房山部署已定文燦始出令進兵良玉恚曰督臺縱虎負嵎使我攖之不去必以逗遛罪我令旗至卽冒暑進討遇伏大敗良玉乃列其事於朝樞輔楊嗣昌劾之以十一月逮文燦付法司擬罪至庚辰十月棄市次

年復逮總督鄭崇儉下獄以縱兵壇囘失誤軍機爲罪擬辟以五月棄市其罪實輕於文燦竟同罹大辟論者爲鄭冤之

樞輔楊嗣昌疏議州縣召募鄉兵須專訓練之任或更府佐一員爲將領州佐一員爲守備縣佐一員爲把總裁訓導之一爲武職府率一千州七百縣五百其工食或量於地畝或取於牙行或富義之捐貲或居民之絕產設法通融以倣古時文武相兼之制上俞行之工部侍郎張愼言疏言其不便者數事上命責成撫按詳議究竟徒滋騷擾未能畫一奉行也嗣昌先又有考試生童必兼試騎射議鄉試副榜准作恩貢送入國子監行積分法其數視正榜之半先一日發榜以杜私弊俱允行後副榜貢至京送監但考一二優等便以科道自居卒之未嘗用一人得一人也次科乃停不行

御史王聚奎劾陳啓新緘默失職上責其妄下都察院議處僉都李光春議以罰俸上不悅竟謫調外任以吏部董羽宸不能駁正奪俸六月上怒光

春不已能黜之然啓新之用上亦悔之只是不肯認錯其後姜採上互糾之疏下部看議部議有刀筆之語上不悅諭輔臣曰處分可矣管他甚刀筆

八月命大學士楊嗣昌督師討賊賜尙方劍督師輔臣銀印給帑金四萬賞功牌一千五百蟒紵緋絹各五百九月陛辭賜晏平臺後殿復賦詩以寵其行詩曰鹽梅今日作干城上將新開細柳營一掃寇氛泛此靖還期教養遂民生所以寵之者至矣嗣昌馳至武昌申明軍令鼓舞將卒一時赫然

有賊黨劉國能者陝西諸生衆亂推爲
帥至是降于嗣昌嗣昌造其壘信宿而返國能感
動傾生嗣昌先遣兵搜捕李自成自成跳入雒陽
深山中不可得而均州賊帥王光恩亦未降嗣昌
以左良玉所部多降將謂可倚以辦賊疏請於上
拜爲平賊將軍又奏辟永州推官萬永吉爲軍前
監紀次年二月復賜內帑萬金賜斗牛服又賜海
騮馬一乘驪馬一嗣昌駐軍襄陽乃調各路兵會
剿　時老回回革裡眼左金王南營四股合二萬

人分屯南直英霍潛太諸山寨犯安慶桐城諸路
遼將黃得功川將杜先春屢戰屢却賊每避兩軍
賊多購蘄黃人爲間或携藥囊著蔡爲醫卜或談
青烏姑布星家言或爲緇流黃冠或爲乞丐戲術
分布江皖諸境覘虛實時時突出焚掠毒流四境
十三年庚辰正月考察天下官員東廠緝獲賄册
進覽命掌科阮震亨掌道周堪賡同奏吏部尚書
謝陞疏參震亨通賄敗類有據命下震亨竟死杖
下又逮劣處貪官浙寧布政姚永濟等三十七人
下刑部獄究問先是丁丑外計永濟以錢銀積欠
部覆爲民浙省在京諸紳温體仁姜逢元等五十
餘人合詞保留稱永濟君身廉慎核弊嚴明爲泛
來方伯之冠乃准降級管事至是又以貪處若追
問前此保舉之罪不知何以解也

仙居知縣過周謀爲薛國觀門生托同鄉吏部員
外熊文舉營轉禮曹令文舉之父貽書入京隱語
餽國觀五百金時文舉方奉陝西典試命未還京
也送書人爲東廠緝獲上聞國觀疏辨命逮文舉

父下獄究問文舉具疏爲父代罪不允與周謀俱
遣戍

文武品官服色祖制既定奉行已久惟是武弁槩
服獅子上至是重行申飭武臣三四品俱照制服
虎豹至內臣從無定式蓋直擴之洒掃服役之末
祖制良有深意雖太監極尊止於正四品間有賜
蟒不過舊衣之賞賚耳是時上取山海經進覽採
取各種獸名定爲服式以天騶爲極品識者謂至
尊左右環列異獸蓋不祥也

庚辰三月十五日上御皇極殿策諸進士上乘步
輦降殿階從容周視距諸士几案咫尺上親閱試
策諭禮部傳臚展期十九日傳旨召進士楊瓊芳
等至會極門中使執名册傳呼某人等四十八人至
文華門外序立上御殿諸進士行五拜三叩頭禮
畢上諭曰爾等前日所對策切實的固有浮泛的
亦多特召爾等四十八人來問滅□雪耻事爾等學
問之功既久時勢之感又深各將胸中所見明白
奏來如切實可用朕不拘常格用諸士承旨起過

東邊立中捧一黃綾函傳御題十幅卽面諭語每
四人共閱閱畢以次跪報姓名對上注聽甚殷執
御筆書錄數語或有名註圈點者分十班對畢行
禮出二十日傳臚賜魏藻德葛世振高爾儼及第
又傳聖諭昨召諸士奏對明爽者趙玉森姚宗衡
劉愷孫一脉嚴似祖着授翰林黃雲師周延儒宣
國柱周鼒李如璧授科員馮垣登陳純德陳羽白
魏景琦吳邦臣授御史稍明者董國祥顏渾張朝
綖葛奇祚錢志騶張繼呂陽盧若騰蔡肱明田有

年授吏兵二部司務郎行察鈌填補初闕中照例
進十二卷上命取餘卷至卅三皆以十二卷進共
至四十餘卷皆一一召對親拔數人藻德北通州
人自言三次守城功上心識之遂拔第一壬午冬
復以面對稱旨超拜詹事入閣旋正首揆甲申之
變不能殉節爲賊夾辱而死負恩甚矣
上以考選不列舉貢傳諭吏部將廷試就教舉人
貢生二百六十三人吳康　等悉照進士選授部
寺司屬推知等官此係特用後不爲例於是與選

者遂豎黃旗竿稱御進士此一奇也然卒無一人
有用可副破格特恩者江西巡撫解學龍疏薦布
政司都事黃道周有學術直貫天人品行無忝周
孔等語上以道周黨邪亂政學龍狗私藐法俱着
緹騎逮問工部主事葉廷秀上疏救之上怒甚命
廷杖廷秀一百道周學龍各八十俱仍下刑部擬
罪國子生涂仲吉復上疏言道周清忠苦節昔唐
太宗恨魏徵之面折至欲殺而終不果漢武帝惡
汲黯之直諫雖遠出而實優容皇上欲遠法堯舜

奈何出漢唐主下通政司格之不上仲吉併劾通政司施邦曜過抑言路上怒逮仲吉廷杖一百邦曜革職下道周等鎮撫司打問逼供同黨鍛鍊甚酷乃指數員塞責因及通政馬思理編修黃文煥吏主事陳天工工部司務董養和中書文震亨俱下獄有崑山諸生朱永明持百錢貽仲吉亦在繫中刑部司官吳文燦遲案不上廷杖六十革職爲民諸人杖皆不死得錦衣郭承昊調護力也刑部尚書李覺斯亦革職爲民一番具招一番嚴駁淹

滯獄中一年餘至宜興再召片語回天始得解網（事詳後卷）是時武陵亦已自盡矣

大學士薛國觀冠帶閒住給事中袁愷再疏劾其納賄有據并及吏部尚書傅永淳刑部侍郎蔡奕琛等並免官又逮左副都御史葉有聲下刑部究問時株連頗衆旋遣緹騎逮國觀到京賜自盡籍沒家產入官國觀初與嗣昌比謀去劉宇亮遂正首揆並無忌憚任用私人王陛彥通賄賂于外怨老中書周國興楊餘洪不爲用揑洩旨事黍之皆斃於廷杖兩人之家遂密緝其納賄事件報於東廠令其事件密聞於上上心動久矣適史𡎺死所蓄多金爲布置地者皆入於國觀周楊二家嫉𡎺之家人出首事已上聞錦衣衛提其長班鞫問供吐甚詳國觀疏辨猶稱楊士聰之叅史𡎺別有緣故又稱𡎺曾叅黨人袁崇煥等爲黨人報復云云已而奉旨議處私人王陛彥下獄部覆國觀閒住出都之日賍私纍纍用車數百輛兩家復聳邏卒具事件密奏聖心益怒特旨王陛彥即着會官斬

決而國觀復逮凡招上或斬或絞卷中已詳奉旨止云即着會官處決今陛彥招未成裁自聖斷故云斬決此旨從來所未有也（後吳昌時之斬奉旨亦與此同人謂陛彥之罪實由昌時設謀搆成故天報不爽）國觀逮至候命外寓而勒令自盡之旨下時已高臥家人報錦衣賫詔至蹶然曰我死矣倉卒覓小帽戴之宣詔已畢俯首不能出聲自盡後緹帥驗視回奏次日始奉旨准收歛蓋懸梁者凡兩晝夜云

崇禎十四年辛巳正月十一日流寇李自成陷維

陽福王自殺先是河南撫鎮分汛禦寇總鎮王紹禹主守雒城賊在宜陽永寧殺王戮官紹寧卽揭報撫臣且盟在城各官分門堅守羅劉二將營於城外十九日賊至羅劉戰敗賊遂抵城下二十日力攻一日至更餘有呼喊於城上者兵士盡譁先報執三守道索粮王府中人開北門放賊入守道王允長知府馮一俊鄉官尙書呂維祺等寺副邢紹德俱不屈死賊入王宮執福王將擁戴之云神宗皇帝原有意傳大位於大王王叱之曰我從不

聞此語何敢背義造誣賊又請王諭肇王不可賊遂以繩進請王自裁王又叱曰任汝殺我賊遂其縊殺之有小內官崔升勸王寧死勿屈抱王至死不去并見殺兩承奉告賊以棺殮王屍亦卽自殺賊盡焚王宮留十餘日賫粥以食飢民又考賞秀才於二月初二日棄城開營一路上魯山一路上汝州掛掠滿載云云後授書辦邵時昌爲總理統守雒城閱一月後巡撫李仙風至孟縣誘執賊將以兵臨雒城時昌開門迎入仙風遂以恢復奏聞

言福王受驚病死旨責其欺飾逮下獄論斬二十四日上御乾淸宮召閣部科道諸臣入諭曰朕御極十四年國家多事復遇飢荒流寇猖獗近且攻陷雒陽福王被害夫親親仁民仁民愛物親叔不保皆朕不德所致眞當愧發泪俱下閣臣奏此係氣數所致上曰說不得氣數就是氣數亦須人事補救年來何曾補救得幾分召兵科張縉彥命將河南事奏來縉彥奏福王遇害是眞遇害時有內員環泣不忍去上問何名縉彥奏是崔升又問世

子有何人跟隨縉彥奏聞有王府校尉數十人上長嘆泪下因奏福王身死社稷葬祭懇問都宜從厚上曰說得是因召禮科諸臣曰朕欲差一員前去各奏來李焻奏督師出兵一年有餘惟初次有瑪瑙山一小捷今遂寂然須另遣大將幫他上曰督師去河南數千里如何照管得到你們亦當設身處地李焻奏正因其照管不來故請再遣上曰已遣朱大典便是大將章正宸奏闖賊從四川來樞臣陳新甲旁立急應曰自秦來不自川來言至

再蓋從川來則責在嗣昌也上召新甲諭曰卿部職司調度須爲朕執法如姑息悞事皆卿部之罪縉彥奏雖封失陷凡王府宮眷內外官紳士民焚刼甚慘急須賑濟上曰朕卽措發諸臣叩頭退卽傳諭駙馬都尉冉興讓太監王裕民禮科葉高標前去河南慰問世子詳察福王宮眷存亡及殉難官民人等除前發賑濟銀三萬兩外御前發銀一萬兩坤寧宮四千兩承乾宮三千兩翊坤宮二千兩太子一萬兩慈慶宮一千兩慈寧宮皇祖昭妃

五百兩皇考定妃五百兩賫去支用

二月初　日張獻忠陷襄陽殺襄王屠王府官民人等數萬人先是嗣昌在本部時議練兵十餘萬於各邊特加練餉之數至是卽撥練餉爲勦寇之用餉足而民怨已極嗣昌進勦張獻忠獻忠出戰墜馬幾被擒逸出逃入瑪瑙山中嗣昌令降將劉國能鬪之獻忠食盡分兵四出抄掠不得糧者歸卽殺之其未歸者懼殺詣軍門降國能將之前行僞稱糧至獻忠開營延入國能乘其不意縱火大戰掃其營壘擒其妻孥及賊黨徐以顯潘應鰲等送襄陽獄獻忠挫藤墜岩澗逃士卒直走四川隨又困之竹溪房縣大兵四面回圍無毫髮間隙可容片甲遁去而蜀撫邵捷春與嗣昌不相合又聽讒殺戰將楊茂選軍士皆怒於是夔關失守賊復逸出部署稍定復返湖廣假稱楊閣部兵至坐乘八轎併民扛火藥文書印信皆同道府不疑延之入城城上火起賊盡入合城鼎沸獄中者俱出與之合先攻襄王府執襄王坐之堂下獻忠勸以卮

酒曰吾欲斷楊嗣昌之頭而嗣昌遠在蜀今當借王頭使嗣昌以陷藩伏法王其努力盡此一杯因縛王殺之隨焚其屍又殺貴陽王常法等四十三人承奉閆國鼎等八人知府王承曾保福清王常澄得脫督輔楊嗣昌在荆州聞變懼禍遂自縊時三月朔日也監軍楊卓然以病故聞上諭部院嗣昌雖二載辛勞一朝盡瘁有瑪瑙山等諸捷不能掩闖獻鴟張兩藩罹禍名城屢陷殺掠頻聞雖病故還着九卿科道會勘議罪

先是熊文燦撫僉事張大經監獻忠軍大經初至爲陳說禍福獻忠頗爲致敬及文燦措置乖方獻忠遂拘大經爲質大經悔爲文燦所賣鬱鬱死於房縣山中獻忠駐扎穀城時知縣阮之鈿多方調護士民賴之獻忠叛之鈿瀝血書絕命詞於襟仰藥死其破襄陽也知縣李天覺北面叩首置印於案自縊死推官鄺曰廣被執不屈死嗣昌之初出督師其輜重盡裝入大銃中寄於固始縣庫死後知縣時敏盡取之以歸不下數百萬敏以此營升

兵科甲申降賊後先爲鄉里搶掠其半乙酉之變盡行焚毀并殺其身焉今其子且不免負薪矣嗟嗟此皆民脂民膏也天意豈容若輩安享哉

蜀撫邵捷春爲楊嗣昌疏參奉旨差官旂逮問捷春變闖之失不爲無罪然在地方實得民心軍民因閧然逐散官旂蜀王爲之疏請奉旨朝廷大法豈容百姓阻撓邵捷春着巡按差官護送來京下刑部究問坐以失悞軍機決不待時斬旨未下而先一日報卒上疑有洩漏情弊并處該司官

自邵捷春得罪後繼之者爲陳士奇但清謹而無禦亂才故蜀事益不可爲矣蜀紳初舉臬司馬乾者得民心有邊才宜推爲撫當事以其爲乙榜也故抑之而別推噫此何時何地而猶拘資格耶

諭吏部凡遇侍郎巡撫員缺須將資深翰林同推各部侍郎仍許兼侍讀學士惟巡撫不許於是推詹事李紹賢爲戶部右侍郎督理錢法未幾又推原任祭酒倪元璐爲兵部侍郎

刑科胡周鼒疏言外戚張國紀所紀懿安皇后事當日岌岌可危今皇七子降生宜加聖后徽號上以其無端突發疑窺伺宮幃令回奏旋革職下獄

內閣范復粹奉旨清獄因奏各犯官六十六名內而尚書侍郎都察院科道部屬外而督撫司道府縣等官無不畢具如原任尚書侯恂傅宗龍府丞戴澳巡撫黎玉田常道立方孔炤給事宜國柱耿始然御史成勇魏景琦兩司范良彥賀鼎司屬倪嘉慶孫嘉績熊汝學朱國壽朱日嶸諸犯各殊幽

沉則一當下部作速清理又特舉原任江西布政
朱之臣總兵劉光祚之才乞復光祚官起用奉旨
朱之臣准還職劉光祚准軍前効用
應天巡撫黃希憲奏報擒獲江海大憝黃尙忠得
空船四十餘隻爲總兵王之仁守備湯夢復之功
蓋尙忠不過海上販鹽之徒非寇盜比也撫臣聽
信將領妄報邀功從此海上日多事矣上諭吏部
以時事多艱佐理須人舊輔周延儒張至發賀逢
聖俱忠猷未竟各起原官入閣辦事着該撫按官

敦請就道三臣各具疏辭不允閣中自戊寅年特
用楊嗣昌等五人後己卯年又用費縣張四知滑
縣魏照乘蘄水姚明恭三人庚辰年又用德州謝
陞井研陳演二人自　谿病故韓城得罪武陵督
師出其餘相繼去位是閣中止范張魏謝四人而
范亦旋予告矣一時諸輔皆無有當聖意者衆推
宜興才智可以仰副且林居以來又能化洛蜀之
異同販依衆正優容敗類於是庶吉士張溥禮部
員外吳昌時輩爲之營謀涿州舊輔與商邱桐城
輩亦極力資通於內璫竟得召用雖并及張賀二
人而意則專在周也故二人到不久亦卽罷去時
朝政嚴切歲事凶荒兵餉掣肘臺省是非許直至
爲棘手矣
蓋政府自烏程之後繼以淄川韓城皆祖述故
智娼疾賢才盈廷重足久無樂生懷矣宜興甚
憂之惟濟之以寬首引用先朝故老如劉山陰
鄭建德輩召還言事遷謫科道復詿誤舉人廣
取士額釋漕白欠解戸併蠲民間積逋赦有成

罪悉還家再陳兵殘歲歉地減現年兩稅蘇松
常嘉湖各府許以次年夏麥代漕兌將佐功罪
賞罰不踰時至郵死褒忠等事尙期期不予者
皆朝報夕下天下仰望丰采如久汚得沐宿釁
躋泰之快又特請撤回監視璫差停止廠衛緝
事尤爲不易得之數使天欲平治則循此不變
豈非救時宰相卽繼美國初三楊無愧矣乃美
不克終竟使身名與國運同盡也悲夫
論吏部吏科曰朕惟足國貴在阜民強兵要在擇

將今國用日煩民生日困朕心如傷每議足用則
必取之於民言卹民則又慮詘於賦國與民無並
足之方矣建牙設鎮不知凡幾推轂徒勤登壇罔
効豈以天下之大竟無明習心計謀裕折衝者乎
朕拊髀側席未獲一遇意者數求之道未盡也今
特開裕國足民科奇謀異勇科使海內人士望的
而趨有以自見至訪求考驗徵辟選舉更須良法
務期豪傑傾心弓旌生色以稱朕破格旁求至意
該部科詳議規則來行

四月差勲臣朱純臣戚臣劉文炳禮臣林欲楫擕
帶曉地理的往南京會同守備太監南京禮部官
恭詣孝陵循行察勘附陵三十里地方及龍脉經
行之所俱不許燒灰作窰并泗州祖陵鳳陽皇陵
一并察勘時有奸民誑奏地方居人侵傷陵脉者
故有此遣上先期御中極殿召閣部文武諸大臣
面詢再三各賜坐宴於殿上又賜欽遣三臣路費
采段

蔣德璟曰中極舊名華蓋嘉靖中易今名前即皇極後爲建極雖相連而中極特爲高閣上寶座刷圖刻金龍形諸臣就席時上以齋不用酒止用茶計十三人人各一席席各三十餘器皆御膳所蔬菓甚潔精非光祿寺蔬也上坐覽文書司禮大璫旁立時曉承旨而諸臣左右坐宣德後久無此禮矣祖制宴羣臣多在午門文華門外惟郊禮慶成宴三品及學士在皇極殿內永樂中召坐西內圓殿宣德中召宴萬歲山廣寒殿嘉靖中賜宴西苑不聞侍坐蓋正統中坐禮久廢矣今上十三年始議行之而中極自國初賜宴親王外未有也

上既遣三臣往南成國時總督京營戀戎政印因
疏請帶印往南又請帶京營兵千人護行托言使
道護糧艘北來相機剿寇上已許之部科俱疏言
其非十八日上復召諸臣入諭三臣曰勘陵重典

三公正卿帶千兵不爲多但須嚴禁騷擾成國因
言諸臣阻撓上曰他們說的亦是地方供應難且
既有剿防京營印不須帶去若言剿寇不將勘陵
事悞了糧船北來此去南去亦難兼顧京營印外
面亦行不得只交協理侍郎收了

蔣德璟曰時部科疏並入成國甚以阻撓爲恨若各將疏意發揮幾成聚訟上一出不言有疏但戒諭再三嚴禁騷擾亦解其京營印諸臣見其言之行不須再開口彼此無爭形跡不露居然杯酒釋兵權作用也

北兵圍祖大壽於錦州塡壕毁塹聲援俱絕有卒

四人間出云城粟足支半年苦乏薪耳傳大壽語
宜以車營逼之毋輕戰總督洪承疇集兵待援未
決奏聞上憂之召問中樞陳新甲計將安出新甲
求退與閣臣侍郎等酌議請遣司官面商於承疇
時有七可憂十可議之奏祈皇上察報國遣郎張
若麒往行營酌視若麒詞急戰之便相持數日官
軍大敗則自若麒之催戰爲之旋逮若麒下獄擬
罪五月赦兵部尚書傅宗龍於獄以右侍郎兼都
御史督兵討賊九月宗龍率兵至新蔡與保楊文

岳之兵會賀人龍將秦兵虎大威將保定兵共結
浮橋渡河合兵趨項城初五日兩軍畢渡走龍口
自成汝才亦結浮橋於上流將趨汝寧覘官兵至
盡伏精銳於松林中諸賊悉力死戰諸軍星散宗
龍率散卒且戰且走次日至項城賊追及被執至
門下大呼於門曰我秦督臣也請啟門納秦督宗
龍大呼曰我不幸墮賊手左右皆賊毋爲所紿賊
啞宗龍龍大罵曰我大臣也死則死耳宗龍遂遇
害自是山陝無復寧宇矣

十一月陝西巡撫汪喬年率總兵等三萬趨河南
自成聞之率賊來迎戰喬年安營未定有二將先
逃官軍潰賊乘之一軍盡覆喬年以數百人入城
居守五日城陷喬年被執見殺
十二月黃道周解學龍涂仲吉各擬煙瘴地永戍
葉廷秀邊戍黃文煥分別配杖初刑部尚書劉澤
深擬道周永戍上不允因上言曰道周之罪前兩
疏已嚴矣過此惟有論死自來論死諸臣非封疆
則貪酷未有以建言蒙戮者當此生死之關不敢

不存一難愼之心敢仍以原擬上疏入允之
黃景昉撰黃公行狀畧云江撫解公陞任薦僚
屬疏例下部不足勞萬幾聞有僉貼其旁致上
怒者遂得扭逮之命比入獄廷杖擬罪屢嚴駁
聲息洶洶莫必其命余爲拉同鄉蔣德璟等謁
謝德州請之謝太息曰死矣遲秋爲幸聞之失
色總承疇城壽炎之後餘威尚震武陵雖出督
師柄得進參宣督遂入爲中樞同憾公前疏刺
骨同年費縣井研交誼漠如滑縣且下石矣宜

與周公新召至嵈嵎嵎望丰采諸名流力慫恿之婉代開釋得免死改戍周公又於講筵平章他疏馴語及公余與蔣公同贊其說初冀得脫戍幸矣竟復原官實出望表本聖主乾斷度越百王天下亦以是亮周公焉

三朝野紀卷六終

三朝野紀卷之七

江上遺民李遜之輯

崇禎朝

十五年正月元旦上御殿朝賀畢下寶座南面立顧內侍命召閣臣來閣臣由殿東門入再奉旨遂至殿簷行叩頭禮跪以聽命上曰閣臣西班來蓋以師席待諸輔也閣臣起立不知上意擬取東西兩班上又曰閣臣西邊班來隨有一閣下引而前上宣閣臣來諸輔趨進上曰古來聖帝明王皆崇師道今日講猶稱先生尙存遺意卿等即朕師也敬于元旦端冕而求聖躬即轉而西向閣臣一揖因曰經言尊賢也敬大臣也朕之此禮原不為過今而後道德惟諸先生訓誨之政務惟諸先生是賴又曰自古君臣志同道合而天下治平朕于諸先生有厚望焉諸輔臣遜謝不敢當上曰先生正是當敬的言之再三隨諭先生起諸輔臣始起轉下叩頭上還宮後補賜聖諭時輔臣為周延儒賀逢聖張四知謝陞魏照乘陳演六人

諭各省直十二年以前一應存留起解上供本折錢糧盡蠲免又以江南荒旱許各州府縣以麥抵漕百姓歡呼稱慶又從刑部侍郎惠世揚請豁免十二年以前贓罰銀兩又發帑金二萬賑山東

先是十三四年蘇松常鎮四府皆大旱蝗蟲食苗民皆告饑浙西三府又大水爲災一望漂溺漕儲缺額徵比無方而湖州一府尤甚十四年七月浙撫恭德清崇德兩縣尤遲兌誤漕時政府方尚嚴切遂奉旨差緹騎拿解兩縣印官崇德令趙夔自

縊死德清令朱實蓮逮至京下獄擬罪時漕事亦已報竣實蓮因具疏陳地方荒苦狀始得釋罪調用則屬宜與爲政矣

朱君字子潔廣東南海人天啟辛酉方弱冠受知于先忠毅拔冠一經工詩文重氣誼歷蹈春闈以薦舉授是官到任未一年也被逮後所著詩有冬春草吳僧備先生序之曰詩以言乎心之所之也心乎親者其言之乎孝心乎君者其言之乎忠心乎民者其言之乎仁吾友子潔氏令臨溪著循廉聲忽詔釋之還其官所撰冬春草言孝言忠言仁令讀者流連嗟嘆而不容已因以知其心焉先是其師李侍御仲達亦吾友也以觸璫詔獄所撰有受命草亦言孝言忠言仁足以令人嗟嘆而不容已然侍御之冤當其身不白也今子潔幸遇聖明復得出以展其大用凡所言孝言忠言仁感無不可發而皆諸事業者其重魁乎哉侍御可謂有生友矣

御史張肯堂疏請還向來言事遷謫諸臣畧曰往諸臣率意敷陳罪止成於狂戇在聖明薄從降罰法姑予以困衡常讀其封事或議征求宜緩或陳刑獄宜寬或糾行間功罪之淆或爭朝端名節之重或抨彈臣奸于氣焰方張之日或抵牾近習于威權恩竊之時一腔忠愛天日共鑒偶經摧折傾作遂臣雖盛世原無棄人何官不可自效然使之迴翔中外何如特加環召賜復原職之大快人心

乎奉旨下部察覈於是原降用李清　等凡十八人俱准復給事御史云

張公在言路頗著謇諤聲後官閩撫遇變不屈蹈海從王全節而死事另有紀

三月召對考選諸臣于中左門問解圍急着中原剿賊何策兵至之處作何轉輸災荒之民作何生聚足食足兵何以使民生不困議餉議緩何以使國用仍充其各悉心條奏時行取各官待命闕下皆仰祈宜興援引適漕運愆期宜興因請遣下諸

科道命使之分頭催督于是考選四十四人朱徽
馬嘉植等咸授科道無改部曹者內惟劉熙祚以
巡按湖南爲賊所執不屈死難姜採在諫垣言
著節幾弊詔獄此外無一人足副特恩者矣
禮科倪仁禎疏言臣等初授科例于朝房候見閣
臣謝陛言及兵餉時事忽曰皇上惟自用聰明以
察爲明致天下俱壞陛居位輔弼敢歸罪天子如
此吏科朱徽廖國遴亦劾奏同之上怒下廷臣議
處命削籍爲民陛先任冢宰與唐世濟合謀薦逆

案霍維華世濟下獄陛閒住田唯嘉罷後以南京
右都御史莊欽鄰爲冢宰欽鄰久不到任奉旨切
責調用復召陛爲之庚辰冬同陳演入閣聖眷頗
隆次年辛巳上命追寫孝純皇后同孝元皇后光
宗皇帝御容一同迎入上親致祭諸閣臣陪祭陛
獨後至臺省叅之陛疏辨謂臣將出門而衣帶忽
斷再續再斷以是後期乞提裁衣者同班役下法
司訊鞫雖奉旨免究而上意已動至是罷斥之夫
以大臣而委罪下役其作事之乖亦見一斑矣陛

後降清仍爲大學士
御史徐殿臣劉之渤各疏糾輔臣魏照乘得旨准
其請告魏初與韓城善每票擬輒効其深文駁摘
宜興入後諸輔皆請教惟謹魏專行自如宜興心
不然至是糾疏入方一疏引疾即票旨允歸未幾
費縣江夏亦相繼與告去
起陞馬士英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
督應鳳等處軍務馬先任宣府巡撫爲總監王坤
叅其支用庫銀事逮問遣戍馬本貴州人久僑居

金陵與東南諸紳往來頗善至是以流賊横行江
北會推鳳督列士英名其中上頗怒謂會推大典
輒用廢棄冢臣欺蔽殊甚宜興奏曰冢臣豈敢欺
實以士英曾歷邊疆有才可惜今止開列候皇上
裁用惟是不先奏明爲有罪耳上怒始霽曰馬士
英既有邊才即着他去以此起官馴至有南渡之
柄用矣
上以寇氛未靖民罹鋒刃建齋南城每子刻同中
官往禮佛移時然後還內禮科姜採疏言宗社之

安危非佛氏之禍福也以九重之尊對西竺之緊文臣不敢以為可且正德年之往事皇上豈不見及此耶御史廖惟義疏請驅真人羽士各還原籍侍郎王錫袞請遣真人張應京歸皆不聽先是召應京入都即傳禮部宴侍郎蔡會典宴法王在大慈恩寺則宴真人宜在宮觀上遲回久之始報可旋召應京至會極門賜賚甚渥比洪熙時所賜逾數十倍諸司無敢執奏者　已加王錫袞服俸一級嘉其諷上事佛寓規于愛也

宮中舊規上每年冬底書符召仙哉召將叩以來歲事無不應者至是年召之不至良久元帝下臨亂批云天將皆已降生人間無可應召者上再拜叩問天將降生意欲何為尚有未降生者否亂答云惟漢壽亭侯受明厚恩不肯降生餘無在者批畢寂然再叩不應矣

六月十九日上召會推諸臣吏尚李日宣禮尚林欲楫左都王道直禮侍王錫袞蔣德璟左副都房可壯掌詹李紹賢兵侍吳甡刑侍惠世揚徐石麟工侍宋玫詹事黃景昉邱瑜通政使沈惟炳大理卿張三謨諭德楊觀光共十六人來中左門徐以病不至同輔臣賜飯畢先召諸輔臣入德政殿賜坐次輔賀逢聖時已奉旨允放猶被召入見忽放聲大哭不止久之召兵部詢邊事又召日宣道直入頃之諭曰卿二人不須召對俱令出上移駕入中極殿輔臣亦入殿賜坐賀復放聲大哭拜跪數十不止命之出殿行五拜三叩頭辭朝復大哭不止見者怪之既出方召預推諸臣入行禮畢令入

殿內依班魚貫立御床東上曰口口未滅流寇猖獗天變民窮卿等有何嘉猷奏來即令各依會推次序過奏奏對畢殿內先備酒六桌將賜諸臣坐宴而房宋張三人奏對不稱旨上遽傳令各回衙門遂俱出是夜傳旨命德璟景昉甡三人入閣而以濫推多人責吏部回話

賀公居身清正不和于時故再召未久旋即告歸家居武昌十六年獻寇破城全家殉難大節凜然此時陛辭痛哭豈非憂國憂君明知禍敗

之將至有不能言不忍言者耶同輩泄泄者流反以怪異目之矣噫

二十一日上召府部九卿科道入政宏門賜飯上御中左門皇太子定王永王左右侍立各官行一拜三叩頭禮朝東宮亦一拜三叩頭朝二王一拜一叩頭上服黃袍東宮二王俱服紅袍上喚吏部尚書李日宣其聲頗厲次喚吏科都章正宸河南道張瑄副都御史房可壯工部侍郎宋玫大理卿張三謨各過跪上曰枚卜大典如何濫推許多如

房可壯等三人累累推舉應責令回話尚是支吾日宣奏從不敢徇私上曰前爾奏當秉公執法惟知有君父不知有私交知有國法不知有情面你那一件不是情面朕數次優容全然不悛正宸奏日宣素是游移臣前有公疏糾他此番實不敢徇私日宣奏可壯素有丰采宋玫年少向學三謨亦曾掌河南道過上怒曰住了錦衣衛逋着拿了王錫袞着改吏部侍郎署印日宣等六人去冠拿出天怒方震諸臣相顧失色德璟吳甡跪辭新命因奏臣等亦在會推中諸臣既有罪臣等豈能自安上曰已有旨了輔臣奏枚卜大典尚望聖慈寬宥左都王道直奏頃會推俱是冢臣與科道商確臣不敢置一語上諭此後枚卜只用翰林其各衙門間陪一二人不許多推旋令各賜茶餅訖明日有旨下六人刑部問日宣等三人戍邊可壯等三人削籍又以議罪不當罷刑部侍郎惠世揚或謂初次不與推者流言入內及再推又有不與者陰行中傷復有二十四氣之目徑達御前皆以小人傾

陷故致上怒如此

增鄉試解額北直生員七名監生十名南直生員十名監生五名浙江江西福建湖廣各十名山東山西河南陝西四川各八名廣東六名雲貴各二名獨河南以寇亂停試至次年春始補何瑞徵朱錟飾主考南北公行賄賣以關節中者居其大半時有對云不用孔子不用孟子只取公子不要古文不要今文只取直紋吳郡有挖堂文又有四書成語編文悉快人口

起孫傳庭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僉都御史總督陝西軍務勦寇傳庭至西安檄召諸將聽令各以兵來會旣集乃縛賀人龍責之曰爾奉命入川討寇開縣譟歸猛帥以孤軍失利獻賊出柙職爾之由爾爲大帥遇寇先潰致秦督秦撫委命賊手一死不足塞責也遂正法軍前諸將莫不動色因以人龍兵分隸諸將剋期進討人龍米脂人初以諸生効用佐督撫討賊有功總全陝兵降賊多歸之人龍推誠以待往往得其死力襄城之役朝廷疑

人龍與賊通密勅傳庭殺之賊聞人龍死酌酒相慶曰賀瘋子死取關中如拾芥矣

命侯恂以兵部侍郎總督援勦兵討賊與孫傳庭協力援開封七月賊圍開封久先召總兵許定國以山西兵援之兵潰于覃懷時督師丁啟睿保督楊文岳合左良玉虎大威楊德政方國安諸軍次于朱仙鎮與賊壘相望啟睿督諸軍進戰良玉曰賊兵方銳未可擊也啟睿曰汴圍已急豈能持久必擊之諸將請詰朝戰良玉以其兵南走襄陽諸軍相次而退營亂啟睿文岳聯騎奔汝甯賊渡河逐之追奔四百里喪兵馬數萬啟睿印劍俱失事聞逮啟睿下獄文岳革職聽勘後閏十一月賊攻汝甯文岳以兵救之不克城破賊執楊文岳及分巡僉事王世琮殺之世琮屢却賊有功賊射矢貫耳不動號王鐵耳

賊久圍開封城中食盡人相食周王先後捐庫金百二十萬復捐歲祿萬石以養兵國廩空虛宮人咸有饑色城北十里枕黃河巡撫高名衡推官黃

澍等守且不支特引河水環濠以自固更決隄灌賊可潰也九月河決賊先營高處然移營不及亦沈其卒萬人河流直衝汴城勢如山岳自北門入穿東南門出流入渦水水驟長二丈士民溺死數十萬巡撫各官咸乘小舟至城頭周王府第已沒後從水逸出西城樓率宮眷及諸王子露棲城上雨中七日督師侯恂以舟迎王及巡撫推官黃澍從王乘城夜渡達隄口諸軍列營朱家寨賊乘高據筏以矢石擊汴城北渡者城中遺民尚存數萬

賊浮舟入城盡擄以去河北諸軍以大礮擊之奪
叵子女五千餘人舊河故道淸淺不容尺歸德隔
斷在河北邳亳以下皆被其灾汴城佳麗甲天下
羣寇心艷已久前後三攻之士馬死者無算賊積
恨誓必拔久懷灌城之謀頗以子女珥寶山積不
忍棄之水族至是河大決百姓生齒盡屬波臣斷
垣矗水○上數堞隱見而已黃澍以守禦功召對
特授御史即發十萬金令澍齎往以三萬賜周王
餘分賑宗室及被難飢民

禮部疏題謚典五年一舉今自特賜外不無久停
即如逆璫一案諸臣慘死甚多其得謚者止楊漣
高攀龍魏大中周順昌周起元繆昌期六人無容
議外其未得謚者則尚有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
等九人今恭繹明綸仰見當時慘死多人若左光
斗等正在皇上垂憐洞鑒中謹將諸臣本末開列
上請一體加恩易名云云奉聖旨易名大典宜核
公評所列慘死各官即着該部科會同詹翰儒臣
察明觸奸本末章疏實據及本官生平品行是否
允愜逐一核議具奏
按謚典必由部疏請旨俞允然後詹翰諸臣擬
議送閣閣中具揭題奏崇禎初蒲州爲政因姚
文毅之謚先題趙忠毅公等十二人同難中惟
揚忠烈高忠憲魏忠節周忠介與焉續經鄒惟
璉張國維凌義渠姚思孝諸公催請雖有旨下
部終蒲閣至十一年給諫熊維典特疏舉先公
亦奉旨下部部不爲題覆也宜興再召頗留意
此事言路如李淸沈允培戴明說諸公竭力贊

之疏請再三又因同難諸臣後人之陳乞嚴旨
催覆時宗伯林欲楫祠司吳康侯於卹大忠典
漠不關心亦不知諸君子之始末但憑胥吏呈
稿至以未謚周繆二公爲已謚又以不在慘死
之列如丁乾學者亦混入焉因奉核議實據之
旨遂終于見格矣此沈公面語遜之云然宏光
時復賴李沈二公疏催宗伯管公紹甯疏請乃
得全給一代褒忠之典始大備矣
八月十九日早朝畢上即登文昭閣閣在皇極殿

東上步下閣御德政殿召五閣臣言文昭閣兩旁可建直房朕不時召對及講讀偶有疑問先生每往來亦便宋人言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又問永樂大典及大學用人理財諸臣各有奏對上因言京中宜積儲本色又言屯田也是要緊又言漕運諸事黃河一帶修築如何德璟對自董家河起即用泇河不用黃河一路較平穩上言京中運粮車戶之苦德璟對車戶脚價原有輕齎銀可用只須給發外面百姓尤苦練餉之加

須是漸漸減省上默然翼日命於文昭閣左右各設直房云

八月廿四日講讀畢上召五輔臣入文華後殿手執一本問張溥張釆何如人延儒對讀書的好秀才上曰張溥已死張釆小官科道官如何說他好延儒對他胸中頗有書會做文章科道官做秀才時見其文章又以其用未竟而惜之上曰亦不免偏延儒曰張溥黃道周皆有些偏只是會讀書所以人人惜他上默然德璟曰道周前日蒙放他極感聖恩只是永遠充軍家貧子幼還望天恩赦宥上微笑延儒曰道周在獄中尚寫許多書即前上奏章俱是親筆寫的德璟曰道周寫有孝經一百本每本做有一篇文字多是感頌聖恩景昉言皇上表章孝經所以道周寫的有聖德頌極感聖恩演言他事親亦極孝德璟言皇上問知樂之人即道周便能知樂雖言道周無不博通且極清苦德璟言道周子方十歲但得免其永戍就是讀書亦還用得上不答但微笑而已翌日遂奉手敕云昨

先生面奏黃道周清操博學見今戍遠子幼朕心不覺憐惻彼雖偏迂經此一番懲創想亦改悔人才當惜作何赦罪酌用先生每密議來奏輔臣具揭同覆即奉御批黃道周准赦罪復原官特諭吏兵二部一時臣民無不鼓舞以為聖主轉圜之美而宜興之巽言匡君者亦其一端已

九月十八日御日講講論語子罕言節上召輔臣問夫子論仁如欲立欲達克己復禮天下歸仁及出門使民等章言仁儘多何云罕言延儒對此即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之意德璟對聖人未嘗不言及門弟子悟者以爲言不悟者以爲不言耳又問命與仁如何分別德璟對總是一理在天爲命在心爲仁又問一日克復天下歸仁便是修己以安百姓意諸臣言聖鑒極明徹延儒言帝王學問只是明德新民德璟言明明德于天下便是天下歸仁頃之諸臣言及起廢事舉葉廷秀成勇最有淸望上頷之又諭孟冬祭太廟宜用何時德璟對會典原無定時上因商子丑二時德璟對古祭禮

只言厥明質明似用寅時爲妥

十月十七日講畢上與閣臣議東宮移宮事出黃匣內欽定宮屬條約八欵皆御筆也首欵離間親親上因言潛邸孤危情事且捐誑嚇紿誘四字云中難盡言時方有選九嬪之旨又東宮年當選婚故議移居于外然婚尙未選又方在嚴冬德璟因微言天氣嚴凍姑卽繼之云天氣正寒稍緩如何上曰卽俟二三月不妨未幾罷選嬪東宮因亦不選

皇極門外西廡四十八間除廳八間實四十間東二十間爲實錄玉牒諸館及東閣會坐公措處西二十間上十間爲諸王館下十間爲會典諸館定王書房在西第六間第五間懸先師畫像四配侍側及永王出閣移定王于第四間永王在第六間王初出向先師四拜三叩頭以後一拜三叩頭第三間第七間爲二王退居處餘三間則大璫內閣講官會集處也定王中宮周后出辛巳受封年方十歲壬午正月出閣永王東宮田妃出壬午受封

年亦十歲癸未八月出閣皆命選新進士爲簡討助教等官爲待詔充講讀以兩房兩殿中書充侍書故事初開館內閣連到三日提調講讀以後不復到上愛諸王令隔一日則輪一閣臣提調初開講行四拜禮以後一拜不叩頭讀四書書經各五遍講四書書經各二遍用酒飯畢再入侍王寫倣閣臣至案前觀王親寫十字餘俟諸臣退後寫足送閣閣臣批圈進呈御覽

十一月初二日詔誅兵部尙書陳新甲新甲起家

乙科由邊道歷巡撫丁憂楊嗣昌薦其才奪情起宣大總督嗣昌入閣繼任中樞者爲傳宗龍既得罪遂升新甲爲大司馬附嗣昌力主欵議當張若麒督戰敗逃後特遣馬紹愉往義州議欵竟得嫚駡紹愉幾被殺匍匐竄歸臺省惡其辱國交章發新甲奸狀上雖怒隱忍未卽發適新甲有疏細陳欵事中多援引聖諭此疏誤爲書役發科抄傳兵科據疏糾叅上意新甲見責嚴旨切責回話新甲回奏絶不引罪反自詡其功有某事人以爲功而

實臣之大罪等語上大怒着刑部提問部引失陷城寨律秋後處決左右有爲營解者以口未薄城爲言上曰口辱僇我七親藩不更甚薄城乎下部再議司寇徐石麒因言新甲陷邊城四陷腹七十二陷親藩七此從來失事未有之奇禍亦刑書所不忍載之條例者也當臨敵缺乏不依期進兵策應因而失誤軍機者斬決不待時旨下卽會官處決

左都御史劉宗周到任上言六事一曰建道揆京師首善之地先臣馮從吾立首善書院請復之以昭聖明致治之本一曰貞法守高皇帝焚錦衣刑具一切獄詞專聽法司不必下錦衣并請罷東厰緝事一曰崇國體大臣自三品而上犯罪者宜令九卿科道會詳之乃付司寇擬辟乃得收繫此于僇辱之中不忘禮遇之意一曰清伏奸凡禁地匿名文書一切立毀一曰懲官邪京師士大夫與外官交際愈多愈巧彈劾之後惟祈嚴斷一曰飭吏治吏治之敗無如催科火耗詞訟贖鍰已復爲常

倒矣朝廷頒一令一令卽爲奥竅之始地方有一事一事卽爲科斂之籍至于營升謝薦巡方尤甚請以風憲受贓之律爲科道考核之第一義上嘉納之未幾有武英殿中書王育民謁宗周于私寓出員外郎孫順所餽金宗周自劾被逮育民下刑部究問

贈故輔臣文震孟禮部尚書詹事姚希孟禮部右侍郎各廕一子入監給與應得祭葬震孟以日講受知特簡入閣爲温體仁搆誣疏叅罷任亡後温

猶在事撫按不敢具題戊寅年吏科吳麟徵有疏
言之韓城擬票郵典自出朝廷何得狥私市恩御
筆抹去止票該部知道希孟以鄉闈事謫南先震
孟一月卒撫按以舊講官例爲之疏請部覆如例
議卹時張至發當國票旨以駢語四六新經申飭
疏語違式議處撫按部科各官而寢其所請至是
已越四年莫敢言及矣宜興當國方博採公論以
收輿望遂從部覆得如例予卹云

十月初八日北兵大舉分三道從墻子路入至界

嶺青山即砲還安三河通州薊州等處已分道一
往真定一次河間一至香河又分別部收臨清等
處一路勢如破竹直抵山東袞州破之執魯王索
金玉不勝辱自縊死信陽王及監軍道于維新知
府鄧藩錫推官李昌期滋陽知縣郝魯聲副將丁
文明俱死之又破萊陽鄉紳侍郎宋玫吏部員外
宋應亨中書趙士驥俱被執不屈死事聞上素服
御中左門召百官戒諭數百言尤深自引咎諸臣
皆叩首謝罪次日下詔罪己曰比者災害頻仍干
戈擾攘興思禍變罪在朕躬勿敢自寬敬于宮中
默告上帝修省藏罪視事勳戚文武諸司等官有
奏事者赴宏政門報名候召蓋自十月至次年四
月北兵方始出口所破城邑自薊通等處直至山
東一省無不被蹂躪者已巳以來四次警變未有
甚于此番者也

行人司副熊開元因見上罪己求言詔即疏求獨
對上因召入德政殿開元請屏輔臣退然後有言
上曰輔臣原莞密勿可以不退開元奏皇上聖不

自聖求賢自輔使大臣皆以皇上之方寸爲方寸
天下太平矣又奏見賢焉然後用之等語上曰見
字最重要見如何是賢開元奏庸人在高位相繼
爲奸迨言官發其罪而誅之所敗壞已不可救上
曰多事之秋責備人主責備輔臣是大選目又云
軍與旁午多有小人挾私罔上爾必有私意開元
奏臣如有私乞敕輔臣回奏上因令補本逾日補
本言昔日輔臣繁刑重歛屏棄忠良故人得而攻
之今日輔臣奉行德意釋纍蠲逋起棄賢才皆其

所引用偶有不平私相慨嘆而已孰便起而攻之若皇上不加體察一時將吏狃于賄賂雖失地喪師皆得無罪誰復爲皇上捐軀報國者疏入上大怒批旨以其議譖輔弼狡託機密着錦衣衛拿問給事中姜埰疏言皇上修省罪己于言官諄諄致戒豈有厭薄之心哉言官持論太急無當聖心此言官之過也聖諭所云代人脫卸爲人出脫者皇上何所見而云然乎于章奏知之乎抑出于聖心之懸揣乎今如二十四氣之蜚語必大奸巨憝惡

言官之不利于己而無以中之不激皇上之怒不能箝言官之口人將爭効寒蟬誰復爲皇上言之者時有投匿名文書者詆各臣爲二十四氣者故埰疏及之上大怒命送錦衣衛打問與開元同日下獄已而以廷臣救重下嚴旨并責錦衣溺職着再行嚴訊打問再四讞上下刑部議罪司寇徐石麒議坐二人配贖聖旨以不具招罪司官石麒間住該司劉沂春革職開元埰各廷杖一百仍發刑部擬罪再問再駁繫獄年餘至十七年二月始各

允遣戍放歸

熊公自序畧云二十九日召對既罪劉宗周等獨諭金吾駱養性曰熊開元必有主使不行拷訊是汝不忠駱出方沉吟道上中使忽以手勅至則令取開元埰畢命以病聞密詔也駱失色語同列同列曰是何可殺瑠黨亂政時田爾耕斃諸言者足鑒也明日十二月朔取開元百端拷掠求主者但舉一腔忠憤及姻朋輩私相感嘆勸開元勿語者以對先一棍一百敲又一夾

打五百擷掠至垂斃始還獄初二日又一夾打五十擷復去衣打四十棍自分死矣金吾法已窮忍之三日似有鬼神之通乃以所讞無大碍于首輔者爲一紙開元所供娓娓千言爲一紙同進并繳前審諭曰誠如聖諭天下祇畏臣衙門之刑不畏朝廷之法令無將開元發部擬罪肆諸市朝始可昭垂後世初四日上以讞詞發閣延儒叩首曰熊開元南人不任刑今已至矣願付刑曹上用其言下部且手詔答金吾曰開

元採前詔不必行始歡且喜呼聖明也　刑部
疏上以不審不招爲欺藐玩狗責堂司官開元
採各杖一百開元已抵夜臺再四稍有人心莫
不泪落而科臣廖國遴語同官曹良直以緩死
之故良直即疏言金吾漏洩機密歸功于已歸
過于君毒哉此舉雖磔金吾不足贖罪何況開
元上忽召金吾諭曰外廷有人言汝金吾曰不
識言臣何事上曰言熊開元事汝洩漏機密金
吾曰臣不識熊且臣西班不與東班往還何處

漏洩但開元屬臣問姜採屬鎭撫司問臣奉詔
不得不商于該司吳邦輔邦輔弟邦臣見官御
史或與邦臣商遂聞于外歟上曰朕今亦不究
矣嗟乎人皆一死開元獨千百死非至尊玄宥
能免茲辣手乎

閏十一月二十九日召對百官議督撫去留事畢
論科道官來吏科都吳麟徵首爲姜採求寬上曰
目今□入已及兩月任其焚掠慘不忍言時聖容
惻然且垂涕言曰朕無面目見爾等爾等言官當

言的不言二十四氣之說事同匿名屢見章奏不
得不于姜採疏上一問言官爲朝廷耳目如已不
正何能正人麟徵奏熊開元亦以訐奏輔臣得罪
諺云家貧思賢妻國亂思忠相封疆敗壞豈得不
責備首輔總是姜採出語不倫開元亦是熱腸上
曰開元假託機密陰行讒譖漸不可長前旨已明
各科道俱有奏對言督撫封疆諸事御史楊若橋
舉西洋人湯若望製大砲禦敵左都劉宗周奏國
之大事以仁義爲本若望向來倡說邪教堂堂中

國若用其小技以禦敵豈不貽笑上曰火器是中
國長技若望比不得外夷宗周奏若望小技何益
成敗目今要慎選督撫若文官不要錢武臣不怕
死何愁不太平只說選才望不論操守使貪使詐
貽禍不小因言范志完操守不好貪尅冒兵以致
軍心渙散又奏朝廷待言官當有體即有罪乞下
法司今熊開元姜採因言下詔獄大于國體有傷
又言臣宗周前因言得罪荷皇上優容臣何幸而
遇王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又如黃道周言

語激烈有朋友不能堪者皇上既待以不死又蒙起廢二臣戇直不如道周道周何幸而遇恩二臣何不幸而不蒙寬宥上曰三法司錦衣衛俱是朝廷衙門你說待言官有體假使貪贓壞法欺君罔上通不該問了宗周伏地引罪上曰黃道周聞他有學有守用係特恩怎得引他比例似你愎拗偏迂成何都察院卿等起來劉宗周候旨處分輔臣周出班跪爲宗周求寬禮尚林欲楫刑尚徐石麒工尚范景文兵尚張國維兵侍馮元飇亦皆跪求

上曰熊開元這疏定有主使想是劉宗周主使了僉都金光宸奏宗周賦性硜直客也不會與開元不相往來臣與同官極知他在衙門百事整頓老成可念上曰金光宸也着議處已而五府勳臣同出班跪求寬宥上曰面諭甚明卿等不必申救宗周光宸先出候旨諸臣各退上召輔臣再入隨傳旨劉宗周革職刑部議罪閣臣持不發將原旨同捧至御前跪奏力救首輔延儒言之甚緩上不許德璟奏昔唐太宗惡魏徵直諫幾欲殺他入宮尚說須殺此田舍翁皇后具服賀曰君仁則臣直語未畢上遽曰唐太宗朕所不如若閨門德行朕亦不學他德璟奏皇上是堯舜安肯學唐太宗只唐太宗巧于取名上曰如何巧于取名德璟對人臣敢言的用之則名在人主罪之則名在臣下太宗本不喜魏徵故優容他以自成其名上意頗回諸輔臣復緩解之上遂舉筆抹去刑部議罪四字

冢宰鄭三俊上直臣可惜疏曰劉宗周與臣出處略同迂愚每足買罪于明時拙誠亦恒見原于君

父昔年罷棄分正首邱今春起廢忽動聖懷其特達蒙知一也自入朝端獨行踽步華年茂齒者相率視爲朽人同流合汚者又爭目爲怪物羣猜滿腹氷炭雜入其憂讒畏譏又一也司寇徐石麒疏曰若魯論古者民有三疾三疾之中矜愚居二矜者不必皆廉廉者必矜愚者不必皆直直者必愚故孔子思之今劉宗周兼有此二疾其矜愚可厭其廉直可思皇上欲求變通趨時之臣舉朝不乏若欲求廉頑立懦維風易俗之臣舍宗周無與歸

矣及今用之猶可收其後效自茲以往耄矣已矣
欲再見此正襟危度巖巖冷冷之老臣不可得矣
時又有舉人祝淵上疏請用宗周命下刑部議罪
副院張緯疏糸極貪御史王志舉前按蘇松惟賍
贖是求郡縣爭何富民緣飾賍欵以供其意每一
訪犯贖即盈千讞上又加五六百兩不等京師紬
舖多本地巨商命各商寫會票十餘萬金不脛而
走其家復捆載輜重揚揚入都至今數其婪橫之
迹猶人人切齒又舉極廉御史成勇時二人皆以

糸樞輔得罪然立身既殊起念各別在勇直抒所
見可謂拂士之糾志舉自知公論不容止如奸人
之蓋醜而已奉旨志舉提問勇部議起用
十六年癸未正月當大計外吏二月當會試取士
以邊警阻隔外官入覲與舉人會試者俱不得前
乃改五月大計八月會試九月廷試屆期欽命井
研陳演通州魏藻德爲主考官通州係庚辰科進
士不三年即入閣又越同事三人爲副考皆出特
簡云

三月改禮部郎中吳昌時爲吏部文選司郎中昌
時好納賄宜興之再召實昌時奔走效力居多至
是出入幕中與侍史交通探聽闈中消息在外招
搖市權而醉心吏部謂誠得一日稱吏部郎即死
可不恨宜興亦欲借此塞其望而遠之及入吏部
而愈不可遠先是鄭三俊嘗問徐石麒曰昌時何
如人石麒曰君子也蓋畏其機深故譽之三俊不
語往時科道年例在二八月科一人道二人昌時
爲政特廣其數例轉科臣范志完等四人御史陳

藎等八人科道羣起大譁掌科吳麟徵掌道祁彪
佳率同官面折之昌時怙過自如科道皆惡之矣
又宜興自恃聖眷忽視同官咸慍之而罷內操撤
廠諸事皆內監所不喜司禮王之心嘗告宜興云
我輩才力有限求老先生包容宜興不以爲意及
以督師出誤信門生范志完之言一以軍情委
之迄無成功上方時時遣人偵候于是左右之譖
入而禍不可解矣
上諭內閣楚寇披猖朕當親征大討次輔吳甡仰

體朕意命以原官兼兵部尚書督師勦寇特賜尚
方劍以重事權加賜銀蟒等項以示眷禮又給銀
五萬兩銀牌銀花等項充犒賞之用
四月上諭首輔周延儒卿以元臣自請行邊星馳
就道深可嘉尚特賜單前賞功銀十萬兩銀幣各
項俱全又特賜手諭云卿以原官督師關寧薊密
昌宣通津保東一切督撫鎭將土客兵馬并京營
兵將悉聽節制重者竟以軍法從事有功的立行
陞賞仍着兵科方士亮職方尹民興隨行監紀功

罪不時馳報惟卿股肱元輔方倚賴匡襄不忍暫
離左右周召虎奉命專征唐裴度朝天奏凱名高
青史千古同符指日功成星馳入閣慰朕側席佇
望之意時北兵將出口宜興得諭卽行而興化先
奉命討賊者尚遲回未出京旋奉上諭曰輔臣吳
甡奉命督師三月以來遷延不前將出都門籌畫
不固若在行間何以制勝還宜在閣料理不必督
師因具疏請罪卽奉旨着致仕未幾與宜興相繼
遣緹騎逮問南兵尚書史可法有疏申救得免死
遣戍北兵以十月初八日入口由薊通直至山東
于三月初入莒州城養馬休息京師寂然無警矣
四月初一赤羽自南來舉朝復大驚初五日上御
平臺召三閣臣詞氣甚厲云朕欲親征首揆周跪
云臣願代往上仰面尚視搖首不言周起陳演跪
云首揆閣務殷繁臣可去上搖首如故陳起蔣德
璟跪言臣可去上復如前蔣起周再跪請行上回
顧冷笑曰先生果願往朕在宮中看過奇門正在
此刻一出朝門直向東行愼勿轉西知首輔寓在西當時

一無料理不得不謝恩而出至齊化門權宿城樓
題請隨征官及勤王已到四鎭劉澤清唐通周遇
吉黃得功初六日至通駐扎北返勤兵東起津門
西至涿鹿亘三百餘里車載騾駝橫排擠擁遠近
砲聲日夜不絕首揆在通城與四鎭暨隨征各官
一無事事惟內驚面論之諄切外驚出口之驕吻
近憂通城之脆薄及兵將之寡弱而已五月初六
日烽火頓息各處解嚴通城諸文武再慶太平越
四日還朝爲初十上午卽入文華殿陛見歡迎親

手扶握慰勢倍至　休沐不允十五日賜閣臣
羊酒陳蔣二相䟽辭謂伴食方負慚遂收成命首
揆亦䟽辭竟同准允十八日諭吏禮兵三部查閣
臣視師凱旋優禮之宴如何隆重各兩進儀俱駁
情理未盡廿三日傳府部九卿申刻平臺候旨接
出聖諭首輔周延儒朕所敬信不謂亦有蒙蔽着
議處逾日議處䟽上旨下猶予致仕賜路費銀百
兩後參䟽日甚向之最相暱者出語更毒如袁彭
年之輩皆各自爲地急自剔其非周黨也蔣拱宸

朋比爲奸一䟽參吳昌時賍欵多實七月廿五日
中左門親鞫昌時（事詳于後）即日遣緹騎逮首揆十月
初八日抵京自䟽願戍衛邊不報舉朝亦無敢有
下救援語者矣
五月以倪元璐爲戶部尚書仍兼翰林仍學士故
事浙人不爲戶部又以儒臣改任皆破格也上召
對面諭嘉其志念忠誠才猷敏練論奏井井有條
又諭曰帝王用才致治原只一二人周之四友漢
之三傑即太祖所用文臣亦不過劉宋數人耳又
論祖制不用浙人爲戶部今用之爲急只得通融
又諭以餉不清則兵不強民不安今以安民爲本
元璐曰臣本無才皇上必欲臣做臣有三做一實
做與兵部合算必先准餉以權兵因准兵以權餉
一大做求民間大利大害一舉興除不以小小生
節徒然報數一正做以仁義爲根本禮樂爲權輿
政有厲民者臣必爲民請命上曰有學問之言既
受事與兵部尚書馮元飈商互稽之籍即請以戶
部一司官兼職方俾得察核諸鎮將士有崇明人

沈廷揚獻海運策元璐奏聞請試行乃以廟灣船
六隻聽運進月餘廷揚獻海運元璐驚曰我已奏
聞上謂公去矣何尚在此廷揚曰已去來矣運已
至元璐驚喜奏聞上上亦喜命酌議乃議每歲糧
船漕與海各相半行焉至甲申二月首輔陳演以
元璐詞臣不達錢穀奏上命罷司農任仍還講幄
三月之變從容自縊死倪解任後以吳履中繼之
五月十六日上御皇極門召閣臣及吏戶兵掌印
官兵科都給事中過蹤出手敕欽定督撫去留云

薊遼只須總督一員擇敏練幹才任之遼撫一員
黎玉田鎮臣一員吳三桂專任關寧勦□山永撫
臣一員李希沆炤舊鎮臣一員盧天爵是否堪任
着另推薊密不必分作二鎮保着順撫三屯鎮管
轄即着王維藻唐通料理督師保督俱不必設呂
大器趙維岳回京另用保撫徐標新任可用鎮臣
另推通州只設鎮炤舊以副將總領其餘要害須
派則設信守防先時有備不致臨事張皇時以督
撫增設太多因議裁汰赫然整頓一新然總兵贅

濫數百員副參以下尤多皆未及汰大約樞部以
此爲交結納賄地雖屢經票擬駁推亦置之高閣
此邊事大敗壞之病根也
上召保定巡撫徐標入對標曰臣自江淮來數千
里見城陷處固蕩然一空即有完城僅餘四壁蓬
蒿雞犬無聲曾未遇一耕者土地人民如今有幾
皇上亦何以致治平上欷歔泣下標又曰天下以
邊疆爲門戶門戶閉則堂奧安其要莫若修內治
重守令守令賢則政簡刑清而盜自息上曰諸臣

不實心任事以至于此皆朕之罪標又言車戰屯
田上善之標四月己卯管事辛卯陛見賜金幣至
是復召蓋上深憫畿民欲得其詳也標在任能殫
力任事甲申春大寇臨城竭力固守知府邱茂華
先已遁賊榆欽標執之下獄親自登城畫策守禦
而叛兵刼標殺之出茂華于獄遂檄屬縣俱叛于
寇
命孫傳廷特加督師總制應鳳江楚豫川勦寇軍
務兼總督三邊兵部尚書呂大器以兵部侍郎總

督江楚應皖等處軍務各給以行間賞功銀幣等
項差官星夜解至軍前聽用
懸賞格擒斬闖賊李自成賞萬金爵通侯擒斬張
獻忠賞五千兩官一品世錦衣指揮使
六月癸亥朔戮叛帥劉超劉越各凌遲傳首九邊
妻子給付功臣爲奴財産入官舊制朔望停刑時
以超等拷問垂斃改初一日辰時祭告午時獻俘
上御皇極門兵部行獻俘禮百官皆致詞稱賀超
永城人中河南武解元跛而知書爲貴州總兵坐

罪免後上疏言兵事中樞陳新甲起爲河南總兵
私怨殺御史魏景琦及舉人高明楷生員王奇珍
三家百餘人遂據城稱叛巡撫王漢奉密旨討之
爲兵部所洩漢率兵至反爲所殺執永城鄉紳丁
魁楚練國事等迫令上疏保之未幾鳳督馬士英
合兵圍討逆困出降解赴京師正法獻俘時于闕
下大聲呼寃枉者再三上不問七月初十日上召
三法司錦衣衞刑科掌印官山東武德道僉事雷
縯祚來中左門命該衞提范志完門外伺候先是

縯祚疏言志完兩年僉事遽陟督師不聞知兵善
戰徒恃賄躐升非有大黨何以至是方北兵攻德
不下去陷臨淸越五日而志完始至聞破景州懼
欲避入德城臣未之允乃託德州大紳謝陞僑寓
詞林方拱乾晤臣于南城古廟臣答以援兵非受
搩之州督師非入城之官不聞薊州之陷由東丁
內潰乎此臣目覩最眞者也若夫座師當朝罔利
代庖玉帶明珠懸作市賣撫鎭之囮子部堂臺省
牛屬頤指氣使之私人稱功頌德于班聯君前臣

名通廢常禮至于中樞主計惟善虛文誚餉必餽
常例萬金必扣三千兵部則推升有估缺之價叙
功憑孔方爲優一則木偶皆貪聽司官吏書作弊
一則深揖長跪丐科道閣部免參□□箍獺惟以
添撫添督卸脫諉推徒爲破甑燃灰之巧圖何有
金城棄祇之實着上覽疏異之命舊計臣李侍問
傅淑訓樞臣張國維及戶兵科俱議處志完拿解
質究隨召縯祚入京至是召問縯祚前劾志完縱
兵淫掠及金銀託方拱乾行賄果否縯祚對如前

奏因召拱乾入又問縯祚稱功頌德遍于班聯是
指何人對曰周延儒招權納賄如起廢淸獄蠲租
俱認爲己功兩次考選收爲門下凡賣恕撫總兵
必經幕客董心葵之手又令馮銓之子送物回家
上命立逮心葵又問志完逗遛淫掠之狀志完辨
無有且曰是日臣在大王庄督總兵賈芳名等禦
敵乘大風却之上斥其妄又問吳履中爾察核志
完云何履中對如演祚言上曰趙光抃亦逗遛但
參志完何以服之命并逮光抃薛敏中而拱乾辨

無受賄事上不問

二十六日上御中左門東宮二王左右侍召三法司等官及御史蔣拱宸鄭中吳昌時上問昌時結交厰衛存何意見昌時辨其無又問馮銓紵親受其萬金昌時言行聘從無萬金之理又問數欵皆拱宸疏中所叅也昌時一一辨對不服上令夾起將昌時二夾敲四十擯斷擯二根上疑有弊着錦衣喬司用門外候旨昌時暈絶而蘇復奏云五案之大法失事必誅行間之功罪察飾同任東協兵

失事拱宸何得脫免上問拱宸行間失事情形拱宸不能答因仍拿下候旨隨下諭云吳昌時大奸巨猾鄭三俊何以破格錄用着議處張國維職任中樞失事重大侯恂棄汴不救坐糜糧餉俱拿解來京究問郝絅蔣拱宸方士亮尹民興扶同欺飾并喬可用俱着法司提問郝蔣以叅昌時贓欵不實方尹則先奉命隨輔臣出征者也

諭吏部朕覽輔臣奏嚴禁寓所通謁其有事關職掌俱于朝房會議或重大機要不妨過東閣密商並不許擅詣私宅投謁送遷私揭犯者緝糾論斬蓋內閣陳演有揭嚴飭往來也說者謂演如此自愼不知日後爲闖賊所灸獻多金何來

諭吏部差官召上江漕儲副使方岳貢來京陛見尋以召對稱旨特陞協院左副都未幾即以原官同李建泰入閣辦事從來閣臣無僅帶副都御史銜者三百年來惟岳貢一人而已先一日召對適上詰責吏部某事尙書鄭三俊云臣正行糾駁岳貢云何不即行題奏一語深當聖意遂得大拜後

闖賊破城不早引决竟被刑辱而死　時有給事中時敏部擬例推金華知府託同鄉求援于方方令急具一條陳疏進來敏即具一套疏忽奉嚴旨下部議處衆相訝不解所謂適例推疏上方票旨時敏正當議處何得遽行升擢員缺另推後議處疏奉旨時敏降三級照舊管事仍儼然掖垣矣其舞文弄權如此

岳貢以崇禎元年爲松江府守歷十四年不遷同時蘇州守陳洪謐則歷八年不遷皆以錢糧

不清降罰至二十餘級兩人于根務實未精明任吏胥耗蠹不能辨也陳過于仁厚然與民休息民皆德之方則惟奉聲氣要津日以詞訟作書帕因得延譽內廷躐位宰相卒致身名俱敗使不遇國變幾同漢家艮二千石並傳矣七八

八月諭刑部瘟疫盛行民間罹灾甚慘大小各官都著洗心滌慮共圖挽回獄中情輕各犯先行釋放候旨事涉扵疑者作速問結未幾上召刑部尙書張忻問曰獄中各犯可盡該放否忻曰此時瘟

疫遍行物故者多慘不忍見所以取保放出若失誤封疆者仍禁不放上曰放也罷了各犯就帶方巾穿色衣在外拜客如熊開元姜埰尹民興等這等可惡忻出卽拘喚數人還監收禁　時京城瘟疫盛行朝病夕逝人人惴惴不保有全家數十口一夕幷命者上特令張眞人建醮而終無驗日中鬼爲市店家至有收紙錢者乃各置水一盆于門投銀錢于水以辨眞僞民間終夜擊銅錢器聲以驅厲祟聲達九重上不能禁景象蕭條識者早卜有甲申之禍矣

諭內閣禁奢靡止宴樂前已與先生面論還宜擬旨通飭朕于元旦冬至壽節端陽中秋及諸大典禮升殿方許作樂其餘皆免朕浣衣減膳已有諭旨今用錫木器以示儉約金銀各器關典禮者留用餘貯庫以備賞賚內外文武諸臣俱宜省約專力辦賊先生每將先年舊旨再叅看議妥來行

上性儉約常服多係浣衣庚辰秋後以念聖母矢心齋素用湯初係金玉自後止用磁漆器袍

服大袖止留尺五寸令閣部大臣亦以尺五寸爲則辛巳六月瀛國太夫人徐氏言夢太后鸞輿下降笑語如家人請上除齋戒日外不妨葷進內味奉旨聖母託夢勝心不勝思慕除郊廟祭告遣謁忌辰朔望仍齋戒外其餘日用常膳于奉先殿收回祭品量用自是始用葷然每當祭祀散齋七日致齋三日皆出宿文華殿或武英殿俟禮畢始回宮云

十一月　日刑部奉旨周延儒機械欺蔽比匿

營私濫用匪人封疆貽誤屢旨已明所擬豈足蔽辜姑念一品大臣着錦衣衛會同法司官于寓所勒令自裁准其棺斂回籍先是部院看議云周延儒召起田間隆以師保可稱千古殊遇受事之初將順聖明有蠲租起廢解網肆赦諸大政天下想望太平自宜永矢清白仰贊宸謨乃防簡疎于比匪居身涉于營私又云精神慣用之揣摩伎倆總歸于閃爍一時之倖竇日甚狐假公行自誤因以誤國嗟何及矣以大官受財枉法律擬發烟瘴地

方充軍奉旨勒令自裁蓋出自聖斷云

部院看語畧摘數句實中情非受者當亦心服若如流傳種種至有受賄縱敵之說夫力能殲敵方能縱敵漫坐以莫須有之案有識者俱不以爲然也

同日奉聖諭罪督范志完趙光抃薛敏中失陷封疆着即會官處決吳昌時把持朝政奸狡百端也着斬決了罷吳甡發雲南金齒充軍

法司看議云吳昌時遍身鱗甲轉眼戈矛生平伎倆在于依附逢迎晝夜營謀惟是挑搆反覆望門希附則改頭換面以呈身入幕求容則舐痔吮癰而獻媚陽爲詭譎反誇作驅奸滌黨之公明肆傾排偏矜有護翼正人之力投拜畀輔薛國觀遂覬覦乎考選事串通逆案馮銓而假竊其聲靈舊冢臣清執之品自昌時入而銓政亂是累冢臣者昌時也舊輔臣柄政之時自昌時用而議論煩滋是誤輔臣者亦昌時也數語描寫已盡可作昌時小傳也

光抃由兵部任雲密巡撫以劾總監鄧光韶論戍薊州被日廷臣咸薦其才起任薊遼總督竭家貲以練兵竟與志完同戮識者寃之

張獻忠既破襄陽後破黃安癸未正月破蘄州荊王播遷兵備許文岐死之遂陷黃州破麻城從鴨蛋洲渡五月　日破武昌先是賊至江北省中官府皆泄泄無言城守者忽中夜有呼于街者曰賊至矣闔城男女驚起狂奔至曉寂然未見有賊如是者數夜人皆玩之不以爲意及是曉登城望之

滿江皆賊船矣兵民一時驚潰賊入城盤踞楚王府搜取庫藏及刼掠紳民無遺以徧輿籠王沈之江屠戮數萬人又驅男女數萬人于教場聲言點兵衆人既集傳令跪上者亂砍跪下者亂箭射死百無一存積屍浮江江水爲赤其未殺者多則斷手足鑿毀目鼻無一全形獻忠遂僭稱僞號鑄西王之寶稱武昌曰京城僞設六部並府開科取士殿試取三十八人爲進士授郡縣官在城各官死難者參將崔文榮與賊格鬬死長史徐學顏爲衆賊

斷左臂右手持刀不仆賊支解之鄉紳大學士賀逢聖與文榮守德勝門城陷歸家衣冠向北再拜以巨舟載其家出墩子湖鑿舟全家溺死子觀明光明俱夫婦同死逢聖屍沈百七十日不壞至十一月壬子始克斂自此以後常武衡德相繼告陷八月破岳州長沙巡按劉熙祚長沙推官蔡道憲俱被執不屈殉義最烈別有詳記同時殉難者又有邦縣嘉魚王艮鑑鍾祥蕭漢蒲圻曾拭均州胡承熙衡陽張鵬翼興郡留守徐壽崇武昌通判李

毓經歷任文熙上聞闖賊在崇汜密禹之間嚴令孫傳庭出關相機掃蕩先是賊盤踞楚豫間有窺關中逼金陵之意廷議催傳庭進勦傳庭故將家子九邊精銳悉隸麾下又據潼關之險初試小勝遂欲一大創之恃高傑爲摧鋒傑不肯用命再三止傳庭勿出秦撫馮師孔數言頓兵久安非朝廷命戰意也且冦日深横將何所底傳庭不得已以八月二十日出師逼賊賊匿精銳驅殘民誘我屢有斬獲遂以捷聞前行三百餘里賊伏盡起進退

失據芻糧不繼兵衆大潰時將士家屬盡在涇原高傑謂潼必不可守莫若收合各兵保西安以固根本傳庭不許曰若退則潰不可止不如聲言進戰使賊聞而遁我且可待餉賊偵知之明旦挑精騎壓壘我師即奔潰器甲山積騎兵悉退入關步卒後至賊尾之獲所棄甲仗甚衆乃僞爲步卒裝雜入關關內伏兵既多砲聲一响關門即開時九月初六日也諸師倉皇四散西安人王根子私降賊縱賊大入道臣楊王休布政陸之祺以下皆降

西安遂陷傳庭方在關上爲所留西番喇嘛僧二百人擁之西行死于亂兵自傳庭死而秦地悉陷遂破榆林入太原直逼京師矣一時殉難死職者省城則巡撫馮師孔按察使王綱長安知縣吳從義渭南知縣楊暄商雒則道臣黃世清蒲城知縣朱一純商州鄉官則原任尚書南企仲誥封副都朱崇德原任巡撫焦源清焦源溥御史王道純參政田時震主事南居素蒲州鄉官則副使祝萬齡咸寧鄉人朱誼泉中部知縣則朱新藎有一永配

妾亦投繯死都司一吏邱從周亦罵賊死

孫公以將種奮跡甲科由知縣升吏部有吏才至崇禎七年任陝西巡撫禦賊有功既遷保定總督以同事不相能稱疾求去言官論其卸責誤事革職下獄張獻忠既降復叛楊嗣昌失事自盡傅宗龍汪喬年相繼敗死孫從獄中請討賊自贖乃復官總督各省兵勦寇初奉密諭誅賀人龍撫其部衆分將領之督師出關頗有成畫方捷報至京廷臣動色相賀未幾而敗報踵至矣考其所由皆馮撫趣之又是時熊給事人霖方奉使在秦亦責以奉命討賊宜速進無逗不得已徼倖一出竟至于敗嗟乎國之將亡神奪其鑒四路出師決于紅旗之踵至松杏敗績成于職方之坐催潼關不守陷于馮熊之讜言遂至于一敗塗地中原爲墟是誰之咎歟然而馮卒能殉職熊于國亡之後亦航海全節而死悉可免後人之苛論矣

自成自初起至是剽掠十餘年既席捲楚豫始有

大志然地四通皆戰場所得郡縣官軍旋復之既奄有全秦百二山河遂不可制自成據秦府僞授秦王存樞權將軍世子妃劉氏曰國破家亡願求一死自成遣歸外家秦藩富甲天下賊之犯秦也戶部尚書倪元璐奏曰天下諸藩無如秦晉山險用武國也宜諭兩藩能任殺賊不如姑假之以大將之權如不知兵宜悉輸所有與其齎盜何如餉軍賊平之後益封兩藩各一子如親王亦足以報之兩王獨不鑒十一宗之禍乎賢王忠而黙于計

必知所處矣書上不省賊初事事殺掠牛金星勸
以不嗜殺于是禁戢其下民間安堵逢改西安府
爲長安府
自潼關既破賊乘勝長驅如入無人之境京師大
震廷議以兵部侍郎余應桂爲總督命御史霍達
爲監軍十一月初三日上召對論應桂曰逆寇入
秦特命前往早平狂寇早安萬民有眞勦然後有
眞撫有好將自然有好兵有好有司自然有好百
姓在爾實心去做應桂再三稱難言賊已入關州

縣乏解所發臣兵三萬及糧餉尚無實着陝西既
爲賊所蹂躪本地糧餉如何追徵所撥川餉亦隔
省爲梗上呼戶臣倪元璐問該部何以應之元璐
奏懷慶現貯有餉銀十五萬又司官劉邪弼催到
十萬又剩有五萬秦中勦餉原額七十餘萬如西
安未破還該督設法督催接應應桂奏催徵已難
只有山西就近可以接濟元璐奏山西近京只有
此項可濟邊需不敢輕許上曰也要撥些與他應
桂奏要幾員好將官上呼署兵部張伯鯨論宜選

兩員與他伯鯨奏他討馬岱已推保鎮尤翟文已
回止有孫獻提見在京營應桂奏原任保鎮姜瑄
以通賄薊鎮薛敏中以失事二人可用上不許着
另推呼霍達命作速前去料理達奏昨據按臣金
毓峒報孫傳庭不知下落按臣東走撫臣馮師孔
西走未知存亡如有兵有餉臣不惜一死以報皇
上無兵無餉空死無濟因慟哭伏地上許其熟練
地形實心任事令炤論內事有功破格升賞上命
輔臣擬論頒給銀幣紵絹各項爲犒賞用又令御

馬監撥馬數十匹與家丁騎坐令兵部速選將官
同去又命吏部李遇知察邊撫宜易者因議易甘
肅巡撫林日瑞去時賊已入關方推秦督無肯行
者上謂罪廢諸臣原以知兵舉何至推督撫便苦
無人聖意蓋有所指應桂亦其一也部中不得已
推之然實非邊才上特賜宴于中左門直房令閣
臣侍宴應桂得命後日夜悲泣勉出都門則僞官
充斥赴任無地矣
是時朝無確報相率自愚莫有以賊在意者閣

中票旨但云以匹馬不入爲功兵部議兵但云以死報國未聞作何調遣上下相蒙馴至敗亡莫之省也

李自成既破西安遂破延安破鳳翔以達榆林兵備副使都任及故總兵王世顯侯世祿侯拱極尤世威惠顯李昌齡尤翟文等斂各堡精銳入鎮城大集將士問之曰若等守乎降乎各言效死無二遂推世威爲長主號令繕甲兵賊遣僞官說降不聽賊怒環四面攻之城上强弩疊射殺賊無算賊

稍却已復益兵力攻逾旬不克賊以衝車環城穴之城崩數十丈賊擁入城遂陷都任合室自經死尤世威縱火焚其家百餘口揮刀突戰死諸將各率所部巷戰殺賊千許賊大至殺傷殆盡無一降者合城婦女俱自盡文武將吏以及士民死者數萬人榆林爲天下勁兵處頻年缺餉軍士飢困而殫義殉城志不少挫榆林既屠賊搗寧夏總兵官撫民迎降三邊俱沒賊無後顧長驅而東矣攻寧陽城守不支遂報陷韓王兵備段復興知府董琬

鄉紳太常少卿麻僖俱死之已復遣賊陷甘州巡撫甘肅林日瑞已奉旨罷職尚未離任同總兵郭天吉同知藍臺等並以力竭死之殺居民四萬七千餘人西寧衛堅守不下至明年二月詐降殺僞官賀錦等

張獻忠既破武昌隨返兵破長沙一路至四川陷涪州瀘州圍佛圖關進圍重慶悉力拒守四日而陷瑞王合宮被難舊撫陳士奇知府王行儉皆死之賊屠重慶取丁萬壯餘刜耳鼻斷一手驅至各

州縣兵至不降者視此爲例若能殺王官府吏封府庫以待則秋毫無犯由是所至官民自亂無不解甲投降者矣進陷成都蜀王亦合宮被難巡撫龍文光及道府各官皆死之姓名不能詳記所知者惟推官劉士斗華陽知縣沈雲祚仁壽知縣顧繩貽成都知縣吳繼善繼善一門四十餘口皆同日并命爲尤慘云獻忠大索全蜀官紳至成都皆殺之既而懸榜試士諸生遠近爭赴獻忠以兵圍之擊殺數千人咸挾卷握筆以死蜀中士類俱盡

復大殺百姓全蜀數千里蕭條絕無人跡時甚甲申年秋冬事也中原多故獻忠遂奄有兩川李自成敗後益發兵攻漢中陷之獻忠逡巡自守不敢出未幾獻忠以病死于蜀以養子孫可望嗣領其衆焉

當日破京師殺君后者闖之罪惡實甚于獻而蹂躪楚蜀殺人盈野者獻之暴虐尤甚于闖蓋天實生此二賊以亂天下跡其所爲固多史册以來所不經見之事近婁東梅村先生記兩寇始末頗詳茲不具述

上念宣鎮爲京藩屏援勦必先以馬鈌發御前銀三萬給鎮臣唐鈺令市馬閣臣蔣德璟奏言該鎮買馬額銀兵部歲發不貲未見作何收買茲復另發旣非例且恐鈺復浪費一擲也上不聽未幾大同山海各鎮臣引例討御前銀買馬上思璟言不復發鈺以貪淫爲宣督王繼謨叅提前銀竟不可問

吏部文選司兵部職方司爲用人之地歷任正郎多不能副上意因特起原任太常少卿沈自影以原官管文選事原任四川布政張泫孔以太僕少卿管職方事沈係辛丑科由縣令歷任部曹府道以天啟年布政升常少崇禎元年致仕張係庚戌科由戶部歷任司道丁丑年以四川布政考察革職茲忽以陳方二輔薦特起廢籍改授吏兵司官皆未有之異事也到任未久卽遭國變不能殉節爲賊夾辱而死

浙粵二鎮鈌已一年因營求者多相持久不推有

大璫王之心之弟之仁久欲得之兵部堂司引嫌置爲緩局以致蜚語上聞特召職方郎王永積入德政殿詰其不推之故永積以邊鎮方急未暇推及內地爲對亦實語也上怒鐫其官實欲出此鈌以予新職方也有大力者亦果得二鎮以去

十七年正月大風霾占曰風從乾起主暴兵破城鳳陽地震闖賊李自成稱王于西安僭國號曰順改元永昌以牛金星爲僞丞相立六政府尚書等僞官盜掠河東河津稷山滎河絳州一路遣僞將

投于兵部言三月十日至會同館繳兵部執牌者訊之則京師人自涿州還値逆旅客與十金代投以爲詐斬之

宮中向有密室累朝不開至是上忽欲開視大璫因諫止不聽開進見空屋三間中惟小紅箱一隻啓而視之則有小畫三軸其一畫文武百官俱手執朝冠披髮亂走狀上曰此殆言官多法亂耶其一畫兵將倒戈棄甲窮民負襁奔逃狀上曰此是軍民背叛耶其第三軸則止畫有一人短衣跣足

披髮中懸則儼然御容也羣璫相顧失色上爲憮然而出

吏科吳麟徵疏請棄山海關外寧遠前屯二城檄吳三桂入關屯宿近郊以衛京師蓋寧遠在關外徒守甚難先年職方趙光抃出關察核已有此疏議者謂無故棄地不可今當有警徙三桂將兵入援實要計也上下廷臣議閣臣謂關門兵未可輕調棄地作何名目持不可且咎麟徵言之失乃不果行三月中警報益急亦以爲言上獨斷其是內閣乃肯行猶請降旨吳三桂問撤兵事如何經數月往返遂遲師期三桂以二十日抵豐潤則京師先以十九日陷矣

罷兵部尚書馮元飈以原任兵科都給事中新升添設兵部右侍郎張縉彥代之仍兼翰林院學士

縉彥初任縣令以禦寇有功考選戶部郎以召試改翰林時楊嗣昌爲樞輔屬其私人沈迅薦縉彥才改授兵科都給事本欲收爲同黨也縉彥到任卽疏參嗣昌且于召對時言之而詆五

案大法一疏尤爲嚴切可謂克稱其職矣至是方以科臣起復遂遽拜佐部卽正樞席皆出帝心特簡受事未久忽遭大故先旣不能畫一策以濟變後復不能拚一死以報國南渡之日幸借名以復官鼎革之後又反顏而受職究以飾名獲罪禍及身家可不哀哉元飈與其兄元飆同以文章聲氣名振一時推爲大小馮元飆在諫垣頗多讜論晉任中樞已値時事艱危之秋自知不能勝任故託病堅辭幸得卸責歸未幾

亦即以病終颺任天津巡撫北都變後潔身言旋未幾相繼齎志以沒識者悲其所遇之不幸矣

命免金聲逮問授翰林修撰來京陛見聲初任庶吉士己巳之警同劉之綸請纓自効改授御史監軍事平解任養疾家居值寇警練鄉兵以衛地方鳳督馬士英所募黔兵過徽爭鬬失事士英具疏叅之奉旨逮問聲亦先具疏辨上察其枉且追念昔年舊勞故有是命併論追卹之綸云聲是時已

丁艱未遑赴召乙酉之變起義不克挺身赴難從容殉節于舊都

正月三十日上召閣臣及吏戶二部臣入文華殿論吏尚李遇知曰廷臣所舉知兵及清官皆當核實不得濫徇又召戶尚倪元璐曰各邊需餉甚急月前即要措處百萬元璐言外解未到途中梗阻因言浙中東陽土寇之變上曰不必奏卿與輔臣商議措置因取光時亨疏目閣臣曰先生每票擬須依朕意這疏內聚斂小人係何人閣臣蔣德璟對曰即是係練餉部科上曰部科何人璟曰原任戶部尚書李待問科臣偶記不真上曰朕如何是聚斂當時只欲練兵璟曰既有舊餉五百萬新餉九百餘萬復增出練餉七百三十萬當時部科實不得辭其責且所練兵馬今皆安在上曰倪元璐已并三餉爲一了璟曰戶部雖併三餉爲一州縣追徵只是三餉上大怒曰前票孫晉本既是狗縱這光時亨本內所叅何人並不明言這等票擬顯是朋比璟奏臣孤踪獨立與二人並無一面一向

在御前說練餉當蠲聚斂之非不是今日方說諸輔臣同李遇知倪元璐皆爲求寬倪止以鈔餉係戶部職掌自引咎上曰起來諸臣承旨退退後璟具揭待罪奉御批朕知道了而鈔法已停免練餉亦議裁矣璟連疏求罷至三月初二日始得旨允放仍賜銀幣乘傳云先時有建議行鈔法者鈔背書寫行使姓名五年填滿繳換上以堂印鈐之命侍郎督寶鈔提舉司閣中票擬屢不合旨上于宮中傳鈔式令鑄印二面相連又改五年爲四年云

命大學士李建泰出師勦寇二十六日行遣將禮
命駙馬都尉萬煒以特牲告太廟上親御正陽門
授建泰節鉞備法駕　警蹕賜宴餞之五府掌印
侯伯內閣六部都察院掌印官及京營總協侍立
鴻臚贊禮御史糾儀大漢將軍侍衛設宴作樂上
親賜建泰御酒三杯即以杯賜之慰諭再三曰先
生此去如朕親行令內璫爲之掛紅簪花鼓樂導
尙方劍而出上目送之又賜手勅有願卿早蕩寇
氛旋師奏凱候封進爵鼎彝勒銘語官軍旗番十

餘萬自午門外排列至正陽門旌旗金鼓甚盛建
泰御肩輿行不數武損折識者知爲不祥是日大
風沙占曰不利行師授進士淩駉職方主事隨輔
臣監軍赦李政修罪軍前効用以郭中傑爲副總
兵充中軍旗鼓西洋人湯若望隨行修火攻水利
建泰出都道聞山西烽火甚急因遲其行日三十
里師次涿州營州兵逃歸者三千人焚東光紳衿
城守不納留攻三日破之笞知縣張宏基殺鄉紳
王佐是日即移師出城初建泰承上寵命恃有家
財可佐軍需後聞家已破進退失措惟逡巡畿內
而已

二十九日上傳命工部尙書范景文禮部侍郎邱
瑜俱以原官入閣辦事後城破上崩閣臣中從死
者惟景文一人不然黃扉一席地盡作南冠楚囚
矣

李自成陷蒲州及汾州遂以二月初五日薄太原
山西巡撫蔡懋德遣牙將牛勇朱孔訓出戰孔訓
傷于砲牛勇陷陣死一軍皆沒城中奪氣固守兩

晝夜初七夜風霾大作初八辰刻風愈烈飛沙揚
塵賊乘風緣梯而入城遂陷懋德先已知不支手
寫遺疏付監紀賈士璋曰君將此疏上聞俾朝廷
知今日尙有不逃不降從容死節之臣也時緊隨
惟中軍應時盛時盛先謂妻拏曰外無救內難守
撫院忠義自矢吾誓必相從汝輩不若從吾皆爲
厲鬼無爲賊辱也先將妻妾及一子手刃之次日
同撫院被執不屈罵賊而死同死者布政趙建極
守道毛文炳而下共四十六人（姓名俱未詳）賊破太原

後遂至忻州攻代州薄寧武關總兵周遇吉悉力
拒守殺賊萬餘或言賊勢重可款也遇吉曰戰三
日已殺萬賊能勝之一軍盡爲忠義萬一不支縛
我以獻若輩可無恙于是衆心益固會兵少食盡
不敵而敗城破猶揮刀力鬭被執磔死遂屠寧武
賊遂移檄遠近有云君非甚暗孤立而煬蔽恒多
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甚至賄通宮府朝廷
之威福日移利入戚紳閭左之脂膏盡竭又云公
侯皆食肉紈褲而倚爲腹心宦官悉齕糠犬豕而

借其耳目獄囚纍纍士無報禮之心征斂重重民
有偕亡之恨人讀之無不扼腕憤恨者
上下罪己詔曰朕嗣守鴻緒十有七年深念上帝
陟降之威祖宗付畀之重宵旦兢惕罔敢怠荒乃
者災害頻仍流氛日熾忘累世豢養肆廿載兇殘
赦之益驕撫而輒叛甚有受其煽惑頓忘敵愾者
朕爲民父母不得而卵翼之民爲朕赤子不得而
懷保之坐令秦豫邱墟江楚腥穢罪非朕躬誰任
其責所以使民罹鋒鏑蹈水火殣量以壑骸積成

邱者皆朕之過也使民輸芻輓粟居送行齎加賦
多無藝之征預徵有稱貸之過者又朕之過也使
民室如懸磬田卒汙萊望烟火而無門號冷風而
絕命者又朕之過也使民日月告凶旱潦薦至師
旅所處疫癘爲殃上干天地之和下叢室家之怨
者又朕之過也至于任大臣而不法用小臣而不
廉言官首鼠而議不清武將驕懦而功不奏皆由
朕撫馭失道誠感未孚中夜以思跼蹐無地朕自
今痛加創艾深省夙愆要在惜人才以培元氣守

舊制以息煩囂行不忍之政以收人心蠲額外之
科以省民力至于罪廢諸臣有公忠正直廉潔幹
才尚堪用者不拘文武吏兵二部確核推用草澤
豪傑有恢復一郡一邑者予官世襲功等開疆即
陷沒脅從之流能舍逆反正率衆來歸許赦罪立
功能擒斬闖獻仍予通侯之賞於戲忠君愛國人
有同心雪恥除兇誰無公憤尚懷祖宗之厚澤助
成底定之大功思克厥愆歷告朕意
吏部奏大寇就擒奉旨陳子龍定變可嘉着擢兵

科給事中先是東陽之變實推許都爲主都故任俠好義遠近信服邑令姚孫棐貪殘虐民借名備亂橫派士民輸金而坐都以萬計都實中人產勉輸數百自請告減因有忤言適有奸民假中璫名招兵者于都無涉也事發文致之又摘其所刻社稿姓字謂是結黨謀叛會都葬母賓客咸集負氣者互煽之因發憤舉兵以誅貪吏爲名民怨毒已深旬日之間遂聚衆數萬掠東陽義烏浦江三邑巡按左光先聞變即調兵行勦民各保寨拒敵官

兵大敗子龍時爲紹興推官命之監軍子龍謂都非反者爲貪令所激耳令親信賫書往諭都即率其同事十三人解甲投降子龍爲之請命光先不許悉斬之餘黨盡散浙以平子龍向以文章名世南渡時爲諫官有聲國變之後謀起大義不克而死

出原任兵部尚書張國維于獄召對中左門命以原官督浙直兵餉國維拜命後即賊信漸迫星夜率數騎南行得不及于難吏科馬嘉植韓如愈等亦借催銀等差連轡而南至山東如愈爲劉澤淸差兵殺死于道

國維本浙人在諫垣時能不附同鄉烏程之黨然亦不爲崖異故烏程容之鎭撫蘇松歷七年之久雖無大功德而與民休息民頗頌之至中樞之任本不能勝況値時事多艱前人敗壞之後耶時科道交章論列有曰深揖打恭便成職業亦畧其大而苛其細也宏光時再任戎政與馬阮不合先幾乞身人謂其愚不可及南都旣

覆錢塘畫守卒能竭力盡節一死以畢其事噫是亦可以傳矣

召對文華殿上問左都御史李邦華密奏內云輔臣如而未敢言其試問之語指詢何事輔臣陳演對中允李明睿疏及少詹項煜議單上即簡閱默然蔣德璟奏廷議俱言東宮宜往南京監國上不應次日給事中光時亨即疏參李明睿南遷爲邪說明睿疏辨上即召光時亨面詰曰一樣邪說卻只參李明睿何也顯是朋黨姑且不究文曰諸臣

平日所言若何今國事至此無一忠臣義士爲朝廷分憂而所謀乃若此耶至三月初四日召對復諭閣臣曰督輔李建泰有疏勸朕南遷國君死社稷朕將何往大學士范景文左都李邦華襄城伯李國禎請先奉太子撫軍江南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爲將欲爲唐肅宗靈武故事乎景文等遂不敢言上復問戰守策衆默然上嘆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盡亡國之臣也遂拂衣起

嗚呼遷國圖存古人有行之者至于東宮撫軍

雖屬權宜實爲要計但遷亦何易言斯時賊鋒已蔓齊魯南北聲息中斷卽出國門能一往無咎哉上之英明早已見及故歷次召對環顧無人不勝徬徨慨嘆耳聞曾私語首輔演曰此事要先生一擔演嘿不答既復有朕要做先生偏不要做之語上意可知矣此時計復何之惟有斷然守君死社稷之義爲正矣悲哉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亡國之臣之語也此真千古至恨豈直遺民私痛已哉

詔封各總兵吳三桂平西伯左良玉寧南伯唐通定西伯黃得功靖南伯劉澤清實升一級劉良佐高傑兵馬科姜宣孔希貴黃蜚葛汝芝高第許定國王承允劉芳名李棲鳳曹友義杜允登趙光遠卜從吉楊御蕃等各升署一級各督撫亦分別加升始徵吳三桂王永吉率兵入衛又召唐通劉澤清入澤清命移彰德鎮因縱兵刼掠臨淸南奔通以八千人入壁齊化門外陛見上慰勞倍至尋出內帑　十萬命太監杜之秩監其軍通倨傲甚詡

上大帥我又以內官節制我是我不敵一奴才也隨奏兵寡賊衆不敵當往居庸關設險以待拜疏卽行不俟朝命既至居庸卽倒戈降賊矣

命太監高起潛杜勳等分保天津真保宣府各鎮監軍兵部言各處物力不繼而事權紛挐反使督撫各官有所藉口上不聽

命進魏藻德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河南屯練往天津方岳貢戶部兼兵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總督漕運屯練前往濟寧會有言各官不可

令出出卽潛遁遂止不遺未幾陳演蔣德璟相繼告歸藻德卽爲首輔當罷演之先一日上語演曰朕不要做的先生偏要做朕要做的先生偏不要做蓋指言南遷及遣兩輔諸事也

賊犯大同兵民皆欲降命守城不應總兵朱三樂自刎巡撫衛景瑗督理糧儲戶部郎中徐有聲朱家仕俱死之文學李若葵合家九人自縊先題曰一門完節李自成入大同殺代府宗室殆盡留僞將張天琳守之天琳殺僇兇暴後爲陽和軍民約

鎭城軍民內應殺天琳

賊犯保定督師李建泰已病中軍郭中傑縋城降賊賊入城建泰被執御史金毓峒守西門賊執之入三皇廟見賊帥毓峒奮拳毆賊帥仆地躍入井中死妻王氏自經從子振孫以武舉効力行閒登城射賊多應弦而斃城陷衆解戎衣自匿振孫衣衲襠大呼曰我金御史姪也賊支解之毓峒子婦陳氏年十八與其祖母張氏母楊氏嫂常氏盡投于井張抱一孫于懷而下侍婢四人亦同下時三月廿一日京城已先三日破矣

賊陷陽和遂長驅向宣府宣府叛將白廣恩貽總兵姜瓖書約降監視太監杜勳緋袍八騶郊迎軍民聚謀藉藉巡撫朱之馮懸賞勞軍守城無一應者三命之咸叩頭曰願聽軍民納款之馮獨行巡城見大砲曰汝曹試發之可殺數百人賊雖殺我無恨矣衆不之應之馮不得已乃自起燃火軍民競挽其手之馮乃奪刀自刎死軍民遂開門降鄉紳羅彥自殺

時京師以西諸郡縣望風瓦解將吏或降或遁賊移檄至京曰十八日至幽州會同館繳京師大震十六日陷昌平州十七日上方御殿召考選諸臣問裕餉安民對未及半秘封入上覽之色變卽起入諸臣立候多時命俱退始知爲昌平失守也是夜賊自沙河直犯平則門竟夜焚掠火光燭天十八早朝上召對諸臣而泣俛首書御案十二字以示司禮監王之心卽拭去諸臣方侍班襄城伯李國楨匹馬馳闕下汗浹沾衣內臣呵止之國楨曰

此何時也君臣卽來相見不可多得矣上召入奏守城軍不用命鞭一人起一人復卧如故上乃命內臣俱往守城十九日早大雨雨止賊攻城砲聲不絶上幸南宮登萬歲山望烽火不絶徘徊踰時回乾清宮硃書諭內閣成國公提督內外諸軍事夾輔東宮時諸閣臣已出內臣置几上而去上入中宮祝后縊畢仍回南宮登萬歲山之壽皇亭自縊亭新建閱操處也太監王之心對縊諸文武臣相隨死難者閣臣范景文而下凡二十餘人另有紀

三朝野紀卷七終

原缺

聖旨陳必時原奏方在酌議不得求去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御史崔呈秀一本辨明心迹事奉

聖旨已有旨從公勘奏何必又辨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都察院接出

聖諭月以封疆多事兵餉不充冠擾災荒時復見告

朕每覧文書深用憂惕因念朝廷設官分職頼

以宣力分猷今大小臣工布滿班列忠勤任事

豈曰乏人悠忽曠官正自不少至于章奏條陳

輙閧靡宂長扺覧不暇乃大利大害每擧輩不

前小嫌小疑便攻訐不已近且蹊徑岐分意見

各别愛憎悄毀附和擠排大臣顧惜身名動思

引去小臣占望風氣依違自全職業不修政事

隳廢壞我國家莫濟時艱朕思爾等叨受爵禄

自當各効功勤何乃比肩立朝不思同心報國

當由紀綱不肅結黨徇私以至于此特諭誡爾

等從前咎愆悉與湔洗爾等其各滌慮深思更

始[illegible]大計安攘遠猷各宜悉心建

[illegible]實心幹濟之臣得以一

意渙布隨事奏劾民困漸蘇閭閻安堵夷氛靖
邊疆寧謐得以紓憂宵旰爾等亦獲表豎
勳名若乃積習因循罔知懲艾黨同伐異徇私
滅公以致人才阻廢國是日非詎惟自玷生平
亦且上負君父朕奉祖宗成法照察不私罪狀
既明黜辱不貸決不姑息着吏部都察院傳諭
各衙門一體嚴行申飭毋得視為具文特諭

初十日

吏科魏大中一本敬剖臺臣失實之言等事奉
聖旨既有旨看議不必煩陳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許譽卿一本輔臣節節失禮已涉于慢事
奉
聖旨已有屢旨了日來連章求去即此便見時局且
紛紛瀆擾大非事體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文選司員外郎夏嘉遇一本辯明心迹事奉
聖旨着議已有旨了不必瀆陳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劉廷佐一本關閣無禮飾非事奉
聖旨已有旨了須厨不到官向俱未糾何得借端瀆
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李應昇一本閣臣負深等事奉
聖旨重大臣以尊朝廷關係國體這事屢旨已明[illegible]
必借端輕侮且引用律條以後大小各官失[illegible]
朝參祭祀應否依[illegible]通行李應昇好生恣肆不
諳大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姑從輕罰俸一年
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一本臺臣詞窮妄詆事
奉
聖旨看議已有屢旨了着該部院速覆

同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再懇
聖慈放歸田里事奉
聖旨卿輔弼重臣家世忠孝方期酬報何遽以浮言
求去還體朕意遵旨即出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十二日

左都御史高攀龍一本辭祥普天同慶事奉

聖旨御史奏薦不當奉旨參看何不分別糾駁且併
[illegible]及各官殊非政體希承部還着回道考察該
部知道
同日
吏部左侍郎周如磐一本臣病已沉事奉
聖旨實錄總裁各官昨方奉旨督推不准請告周如
磐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等衙門一本臺臣論人失實事奉
聖旨陳九疇所參謝應祥于魏大中有師生之雅參

甲乙記政録　七

亂朝政事属徇私且去輔前以門墻招議今魏
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推敢以朝廷封疆為師
報徳好生恣肆可惡及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
囂互生攻訐成何政體本當重處姑從輕魏大
中夏嘉遇陳九疇各降三級調外任用你每部
院大臣奉旨看議何必含糊偏庇委曲調停以
後還着遵奉新諭一體申飭行如有仍蹈前轍
朋比結黨濟亂國是的一并重處該部院知道
十三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三懇

[illegible]天恩事奉
聖旨[illegible]時艱事當心切憂國誼篤匪躬且
[illegible]質素清原無宿恙何乃以浮言介懐引疾
求去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即出佐理以
副眷倚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十五日
刑科劉先春一本敬因明旨事奉
聖旨朝廷任用耆舊朕豈不知但鄒元標向係總憲
乞歸扶病出城不能候朕優禮老臣加秩予告
前推南部已明不必奏擾該部知道

甲乙記政録　一　八

十六日
吏部尚書趙南星一本年老智昏事奉
聖旨覧卿會推始末御史初上參疏卿當即出一言
各官何至紛擾奉旨會勘自不公忠為人調弄
向日經筵時朕親覩失儀豈望澄清吏治既年
老引咎求歸着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沈惟炳一本計摘甚近事奉
聖旨[illegible]有請了姑[illegible]又来瀆擾本内辯說究與安生
[illegible]本當重懲姑從輕為首的降一級調外任

用該部知道

[illegible]

文書房傳出諭內閣

聖旨朕思股肱心膂休戚相關政體殷煩需才協濟

令海內凋敝疆土未寧卿所遇何時所居何任

豈可顧惜身名捴興歸念藉一二浮言苛語輒

欲息肩卿自為計則可総非平昔期許之心更

非朕倚毗眷注之誼前已着鴻臚寺官宣諭朕

意望卿佐理不啻飢渴之于飲食昨覽卿奏謝

知卿疾少瘳朕心欣慰不已卿當仰體朕懷亟

出視事特諭卿知

同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才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朕知道了竚望即出慎勿遲回該部

知道

同日

兵科王鳴玉一本請停貢例事奉

[illegible]貢例暫開有無窒碍着吏户二部酌覆制勅

兩房官俱係考進升撥例不援納張邦經講幄

[illegible]等不必着求[illegible]俸官免坐轎例着通行申

[illegible]該部[illegible]

十七日

文選司主事程國祥一本負罪乞休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同日

左都御史高攀龍一本憲臣失職事奉

聖旨総憲風紀重臣自當秉公執法卿既無欺何又

師生偏庇不肯從公會看又肯意內冲幼字樣

任情那攺大失敬慎非欺而何既求罷斥着准

回籍該部知道

十八日

御史周昌晉等一本聖度惟在優容事奉

聖旨既有旨了何必又來瀆擾為首的罰俸一年該

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韓爌等揭帖奉

[illegible]旨覽卿等奏優禮大臣朕豈不知但我

[illegible]原非為師生植究比者今衆臣

[illegible]附黏從違全無公論　只知有情面而

不知有朝廷惑世虞時必不耶 如此其沈惟炳
妄言違聽降調已示薄懲周昌首疏語徹乎是
必姑從輕處朕前已有諭旨着部院一體申飭
卿等心膂重臣不必挺身救解亦不可過生猜
忖致滋煩擾紛囂還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十九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欽奉宣諭事奉
聖旨覽卿奏謝不日入閣朕慰知道了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太常寺卿謝應祥一本部覆已明事奉

聖旨既屢疏辭准照部覆回籍員缺另行推補該部
知道

同日

吏部郎中張光前一本恭繹明旨事奉
聖旨司官原無言責張光前方纔到任供職如何輙
來瀆擾姑不究部院員缺公慎會推不得預先
猜忖該部知道

十月二十二日

吏部都察院抄出
聖諭朕紹承大統四載於茲值軍旅頻興封疆未謐
兼天災疊至歲事不登致海内蕭條民生盡匱
所望君臣一體上下同心登進仁賢講求兵食
冀中國以禦夷狄修人事而補天工朕每食寢
弗寧焦勞罔恤未得安攘之道乃爾僚大小臣
工庶坐享國家之禄靡懷君父之憂内外結連
答應呼吸盤據要地把持通津念在營私事圖
顛倒誅鋤衆正朋比為奸欺朕幼冲無所忌憚
通年以來恣行愈甚忠貞皆為解體明哲咸思
保身將使朕孤立而后快其罔上之心抑思人
盡緘口然後滿其無將之願歎朕前已有特諭

倫極詳明如何大小群工視若弁髦全不遵信
幸天啓朕心豁然頓明近御史陳九疇會看議
本乃國是攸關輙任情軒輊法紀所係謬為調
停統均之道既乖風憲之猷更失因思此輩從
前所為皆是欺瞞但逐營謀之私不顧肺肝之
見今元兇已放羣小未安或公為究救或安肆
猜忖本為根株蓋拔徹底澄清念玉石猝未能
辨雷霆詎可驟施諭爾徒衆姑與維新洗滌腎
腸脫換胎骨果能改圖仍留任用如有怙其稔
惡嫉夫善類甚為指縱之鷹犬罔慮貽遠之禍

意朕將力行祖宗之法决不襲姑息之政矣爾
懋百辟咸使知聞特諭
同日
吏部一本印信事奉
聖旨印着陳于廷暫署尚書并左都御史員缺不拘
在朝在籍資望深重的多推三四員來看吏科
都給事也着從公推補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都察院經歷朱明時一本懇乞
聖明事奉

聖旨員缺已有旨推補着便多舉幾員來看該部知
道
同日
考功司郎中鄒維璉一本自請罷斥事奉
聖旨既引罪求罷着他去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許譽卿等十一本老成可惜事奉
聖旨既已有屢旨了如何又來瀆擾爲首的降一級
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會推吏部尚書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奉
聖旨吏部都察院濁亂已久大非祖宗設立初意朕
已屢諭更改如何此次會推仍是趙南星擬用
之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鉗制衆正抗
旨狥私三凶既倡率于前誰敢不附和于後又
會推職名都察院不曾全列况近日楊漣既冒
親接聖諭今值會推之日豈可佯爲不知怙惡不悛
註籍躲閃又前與高攀龍會看陳九疇之事黨
比不公頗屬楊漣左光斗主張而乃了不引咎公

然欺朕幼冲真巨猾老奸冥頑無耻陳于廷前
奏從來會推吏科河南道槩與畫題衷化中不
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
瞞大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
楊漣左光斗誥命封典期追吏部即將堪推尚
書都察院的不拘見任在籍多會推六七員或
七八員各開寫履歷職名來看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一本印信事奉
聖旨印着吳弘業署掌都給事中員缺已有旨從公

推補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會推有日事奉

聖旨知道了着遵屢旨各推堪任的幾員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考功司缺郎中推原任驗封

司郎中呂維祺奉

聖旨着另推幾員來看

二十九日

禮部侍郎趙秉忠一本危症已無起色事奉

聖旨趙秉忠假滿當即前來供職乃引疾乞休情詞

懇切念係日講官着加禮部尚書致仕該部知

道

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山西缺左布政推原任四川

左布政周着奉

聖旨員缺着另推來用

初二日

御史袁化中一本乞恩認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求罷着降一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郎中張光前一本據實認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求斥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魏廣微揭帖奉

聖旨覧卿奏入閣辦事朕心嘉悅知道了該部知道

初四日

諭内閣

聖諭朕覧李魯生本内會推武臣一節切中時弊則

從前會推文臣可知又所言四事前擬止及其

三朕思各部擬票不如應元輔經恩耶抑次輔

等或間亦協贊一二也前時鴻臚寺起數宜票

與否卿等所知及至批行遂爾外廷嘖嘖近日

巡視科道本内云嚴行相視乃擬頒埋且乞

討宥輿若乞進侯爵者卿豈應之如響朕倚毗

籍賴平章謂何追念去輔在時或未肩越爭件

至此日今以后卿元輔還當同寅協恭集思廣

益卿等亦勿袖手坐視伴食依違必大家渾力

應務共期于平治仰副朕心恭法保安宗社

生民特諭

同日
御史房可壯一本會推負罪事奉
聖旨既認罪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韓爌揭帖奉
聖旨卿體力清强偶感風寒准給假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左侍郎周如磐一本披瀝悃誠事奉
聖旨部務煩重周如磐着速出署印
初五日
甲乙記政錄　七
吏科吴弘業一本會推引咎事奉
聖旨吴弘業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卿掌邦禁勤慎明允着即出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會推至再等事奉
聖旨會推難緩着即舉行其掌河南道御史員缺仍候本院題補

同日
應天巡撫李起元一本舊病舉發等事奉
聖旨朱童蒙不准告病并前例轉官郭允厚李春燁皆係建言排擠都着起陞京堂用該部知道
初十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尚書李宗延趙彥崔景榮李起元陳道亨王在晉王永光鍾羽正
同日
河南巡撫程紹一本藩司引義乞休事奉
聖旨郭尚友心迹既明入覲期迫着留用吏部知道
甲乙記政錄　六
十一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崔景榮仍以太子太保起吏部尚書着速催前来供職不必例辭會計期迫都察院乃緊要衙門若復會推恐滋贍延日期是以一併點用李宗延改吏部尚書掌都察院事趙彥素有才望但軍國重務正藉壯猷不便改用
同日
兵部接出

聖諭遼左淪亡乃
皇祖以來三世之恥朕常痛恨于心督師輔臣孫承
宗旣膺重任駐守榆關一身所係宗社安危茲
覽所奏知遠探已至蓋州登撫曾見虜騎奈何
未奉明旨親歷薊遼且以朕壽節爲名欲入亦
隨班申賀又以爲粮餉不接欲面與該管商量
往返之間須廢時日寧不啓夷虜窺伺之狡謀
致沿途百姓之驚駭兵事不可踰度固老成詳
慎之體然無旨而擅離信地非祖宗法度所容
况三朝仇恥乃不共戴天之大義壽節朝賀乃

平常臣子之儀文緩急重輕明白易曉倘中途
有意外之變關門有倉猝之虞其一應相機調
度將屬誰乎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諭樞輔馬
首速東亟還山海候犁廷掃盡恢已失之封疆
斯欽至策勳著荒度之偉績就或眞有密計何
妨便宜封進以聞朕志以滅奴爲期必不從中
牽制爾部即宣布朕意愼勿再有托陳該部知
道

十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感激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十九日

戶科陶崇道一本令節聖壽騈臻事奉
聖旨朕勵精獨斷有何旁蹊引唐宋末季爲言陶崇
道不諳事體本當重處念係言官初任姑降二
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據推吏科都給事中四員止一人在京還再推
幾員來看河南掌道御史著都察院多推幾員

點用以襄計典該部院知道

二十日

戶科陳良訓一本
聖壽萬國歡呼事奉
聖旨朕每事必遵祖制陳良訓如何瀆擾本當重處
姑降三級調外任用吏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駱思恭一本臣病未痊事奉
聖旨駱思恭侍衛有年勤勞茂著旣告病懇切准辭
籍調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大學士韓爌二本奉
旨無狀事奉
聖旨卿親承顧命當矢躬盡職何乃歸罪于上退有
后言朕已隱忍不宣卿當清夜自審今復怏怏
倖倖忠義何存既引疾求歸着馳驛回籍該部
知道
二十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
國恩未報事奉
甲乙記政錄　廿一
聖旨前已有旨慰留今正厭倖追贓事體重大宜即
出供職以副朕懷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文選司缺郎中推原任郎中
范景文奉
聖旨着照了的用選法壅滯速到任供職
又一本冒罪乞休事復文選司程國祥致仕
二十三日
兵部侍郎李邦華一本愚臣感寒劇病思親事
奉
聖旨李邦華三疏乞歸且思親成病准回籍調理吏
部知道
二十五日
兵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田爾耕着本衛掌印管事提督東司房官旗寫
勑與他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許宗禮調補吏科都給事中
同日
甲乙記政錄　廿二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乞
恩寬假事奉
聖旨准暫假調理即出供職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戶部缺尚書推李起元陳所
學都察院缺副都御史推喬應甲薛鳳翔缺僉
都御史推王紹徽朱欽相南京禮部缺侍郎推
林欲楫李孫宸國子監缺祭酒推李思誠錢謙
益
同日

原任南道御史呂鵬雲一本徵臣久病事奉
聖旨朕覽近来例轉考察在籍各官多有為人排斥
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准告病并徐大化孫杰
都着升京堂用給事中霍維華王志道郭興治
御史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俱着復起原官催
来到任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原任兵部尚書崔景榮一本久苦衰病事奉
聖旨銓衡重任卿端亮公清特茲起用且計期甚迫
澄汰需人不允所辭着作速前来供職慰朕延

佇之意文選考功司郎中都催于十五日前赴
任不得延遲悞事吏部知道
十二月初三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吏部右侍郎徐兆魁薛貞禮
部右侍郎何如寵孟時芳兵部左侍郎劉遵憲
張延登南京户部尚書陳所學周希聖山西巡
撫柯泉吳應琦　正推有點
初六日
吏科給事中郭興言一本敬因督臣之疏事奉
聖旨王三善死事可憫委當優卹道將俟事平另議
敘都重慶功次并議叙覆張我續准以原官起
用楊述中也有旨了該部知道
初七日
南京大理寺卿李本固一本衰病不堪事奉
聖旨李本固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周昌晉謹
題歲序將終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向来濁亂朝政的朕已將渠魁屏
斥其餘姑與維新登進人材方今急務當次第

舉行移宫進藥事跡自明着宣付史館從實紀
載爾每大小臣工務宜秉公持正振起積惰輔
佐中興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如磐仍以太子賓客填補吏部左侍郎兼翰
林院侍講學士徐兆魁起陞右侍郎
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胡琳一本奉
[illegible]等事奉

聖旨朝琳既有疾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保定巡撫程正己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程正己既有病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十三日
禮科顧其仁一本叙功業奉
明旨事奉
聖旨本内楊述程川功准優叙徐紹吉遇缺推用劉
時俊急難不前縱子作弊朕姑置不問顧其仁
豈實不知顯是曲狥情面且不深究該部知道
甲乙記政録　廿五
十四日
大學士朱國禎一本懇
恩休致事奉
聖旨卿忠勤輔政朕所鑒知倚毗方殷猶爲未竟豈
得以浮言遂萌歸志即出佐理以副朕懷該部
知道
同日
吏科吳弘業一本西南困敝已極事奉
聖旨黔撫已有旨何必借端瀆奏推官正陪兼列以
備點用係祖制舊章朕昨點出雲貴司官偶及
[illegible]黨公有何疑猜吳弘業曲盡鄉情掠
[illegible]吹求當重處姑從輕罰俸三月該部知道
同日
兵部一本題爲死難撫臣事奉
聖旨王三善剛愎自用不聽總督節制致敗即有解
圍之功不償其罪須身尚未的確加邺大典俟
事平勘明另議楊述中老成不必行勘着即起
陞京堂用該部知道
十五日
原任左副都御史馮從吾一本辭免重任事奉
甲乙記政録　廿六
聖旨卿清望素著特簡司空方切倚任覧奏情詞懇
切准照新銜致仕以成高尚該部知道
十六日
御史張訥一本
聖明震勵銓政事奉
聖旨這本說舊銓臣罪狀欺天罔人深可痛恨其引
用私黨匪人着張訥逐一指名回將話來南御
史王允成無端突改北道臺綱何在并鄒維璉
程國祥夏嘉遇調部亦壞成規都着爲民當差
[illegible]不得情庇梁夢龍既被禮部抵駁如何優

鄭顥是徇私文一過裁缺動索千金贓私狼籍
旅塞淵遂煩此罪狀即削奪亦不為過令冢臣
涖事方新亟宜盡反穢政力消偏黨以贊中興
吏部知道
同日
戶部一本奉
旨回話事奉
聖旨游士任募兵尅餉擅自回籍并奸弁孟淑孔張
恩任久拿不到成何法紀都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旗扭解來京究問其何棟如侵冒兵餉還着

甲乙記政錄　廿

該部查明回將話來
十七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條陳壅滯事宜備述前因事
奉
聖旨京堂壅滯已極勢當設法疏通年老的議回籍
科道吏部三衙門循例久任不得速轉巡撫內
外無推俱係祖宗成法着該部即與覆行
同日
右通政涂一榛一本親老身病事奉
旨涂一榛既有病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廿九日
應天巡撫周起元一本道臣閒議事奉
聖旨周起元曲庇楊姜屢悖明旨今又誣劾朱童蒙
顯是排擠正人好生抗違無禮本當重處姑着
削職回籍吏部知道
二十日
大學士朱國禎一本病劇難痊事奉
聖旨時事多艱卿為首輔贊襄密勿老成忠慎倚任
方殷乃連章控陳情詞懇切難以强留着加少
傅兼太子太師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廕一

甲乙記政錄　廿六

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
賜銀一伯兩彩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
地方官不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與人夫八名
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還善自調理以需召用
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尚書喬允升一本臣病萬分不支事奉
聖旨卿掌邦禁悉惠明清方深倚賴乃連疏求歸情
詞真懇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仍與馳驛去該
部知道

同日
兵部侍郎孫居相一本陡患沉痾事奉
聖旨孫居相引病求歸情詞甚切准回籍調理該部
知道
二十二日
吏部尚書崔景榮一本敬陳用人事奉
聖旨近來人情貪競吏治不清皆由不遵職掌先年
會推各衙門不得干與要在平日發單咨訪才
品周知有缺照單推用一切請托悉置不行躁
競之風自息例轉科道都察院不得與聞惟推

陞科臣選郎商之吏科推陞道臣都察院各有
舊規何得踰越以滋築舍一切推陞才望資俸
並論別久任不可不行惟邊道提學雖有定序
祖宗成法亟宜嚴加申飭與內外臣工畫一遵守以
清吏治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梁夢環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計典三年一舉法當嚴覈其貪橫異常者不問
甲科鄉貢一體盡法處治有曾經參論降調久
不到部者顯是觀望夤緣即宜一體勿除考選
遐邇兼收如川屬滇黔遠吏拮据勞苦與近
地迥別何得以其路遠槩置不選以前部院諸
臣自取斥逐皆繇汪文言華肆譏惑聽以致貞
邪混淆即廷杖豈盡其辜還着錦衣衛差的當
官旗扭解來京窮究以清禍本四方遊棍仍有
來往村舍蹤跡可疑者緝事衙門嚴拏正法不
得睞縱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御史張訥一本奉
旨指名回話事奉

聖旨張訥回話的是許念敬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
扭解來京究問潘一鳳周[redacted]卿王鍾龐趙洪陽
着該地方官提問史記事李炳恭丁元薦賀烺
沈應奎仍照察典革職回籍王元翰吳爾成冠
帶閑住毛士龍照舊為民李邦華已准告病今
着閑住孫鼎相魏雲中施天德俱回籍聽勘張
邦經華任閑住其餘姑不深究該部院知道
二十四日
戶部右侍郎鄭三俊一本夙疾增劇事奉
聖旨鄭三俊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一本患病不能供職事奉

聖旨繆昌期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恩詔事奉

聖旨歐陽調律任洨不准誥命其餘各官俱准給

二十五日

兵部接出

聖諭大慎馬房提督御馬監太監趙剛着南京孝陵

神營監太監掌印寫勅與他該衙門知道

甲乙記政録　　三十一

二十七日

南京禮部尚書李維楨一本年耄病侵等事奉

聖旨鄉宿學望重簡任方新乃覧奏情詞懇切准馳

驛回籍以成高尚吏部知道

二十九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直被邪撫抗

旨除正之罪事奉

聖旨聖道昭如星日人臣學古入官豈官成後尚待

講求近日乃有假道學之名號招黨類群聚营

私貽害非小這都城書院便着部院議妥改作

公廨本內有名科道阮大鋮等十二人終養告

病的即與起用例轉的仍補科道速来供職其

重慶府推官汾陽知縣王建泰等二人既以無

罪被察准陞部屬用周起元黨邪排正已有旨

了該部知道

計開

徐大化并楊維垣阮大鋮陳爾翌張素養

李應薦李嵩楊春茂高弘圖王大年張捷

馬逢皐

同日

甲乙記政録　　三十二

御史崔呈秀一本特恩自天事奉

聖旨崔呈秀被誣事情公論久明豈待行勘着作速

回道管事以后奉特旨起用的不必瀆攖該部

知道

天啓五年正月初九日

户部主事談世講一本微臣被劾事奉

聖旨談世講應否外官考察該部院查明具覆

十三日

吏部一本微臣被劾一關京兆事奏主事談世

講迭后考察議處奉

聖旨[illegible]世講追臆妄奏異迹察典既經部院查明從
[illegible]重處治
十九日
兵科陳維新一本聖治莫先用人事奉
聖旨達行取即于計完舉行内外官俱着正月十五
截俸餘俟部覆酌議行王象春窮充極惡黨邪
害正本當重治姑從輕革職爲民當差仍追奪
誥勑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給事中許宗禮一本遵例糾拾方面事奉
甲乙記政錄　三十三
聖旨這本說施天德行賄汪文言二千兩侍文言拏
到一并嚴追以彰法紀該部院知道
二十一日
工部侍郎吳仁度一本夙疾增劇事奉
聖旨吳仁度簡任司空涖任未久乃即請告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追奪楊漣左光斗等誥命等事奉
聖旨[illegible]知道了

[illegible]吏部一本糾拾方面事奉
聖旨施天德等着冠帶閑住翁登彥等俱依擬分別
降調劉復礽照年老例以原官致仕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揭帖奉
聖旨朕覽卿奏査省吏部三衙門于二月二十八日
倒有歲轉祖宗朝皆有添註但邇年狥情濫轉
甚無限制自今以后允卿所請每歲科止陞二
人道止陞四人吏部司官止陞二人其科中閏
甲乙記政錄　三十四
轉道中邊功俱行停止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
原任太僕寺少卿劉宗周一本
天恩逾重事奉
聖旨劉宗周渺視朝廷矯情勵世好生恣放着革職
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
禮部左侍郎何如寵一本臣職當盡臣病難痊
事奉
[illegible]實錄未完疊旨催督何如寵告病顯屬規避着

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改書院祠忠臣大昭勸懲事

奉

聖旨書院改作忠臣祠這本說的是通查文武死難

諸臣一體並祀以勸忠義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原任吏部侍郎曹于汴一本身病才踈事奉

聖旨曹于汴以才望起用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在籍

調理吏部知道

三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養質職年太多事屬欺罔該司官着回將話

来

同日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一本久病沉痾事奉

聖旨卿碩望鴻猷留樞方倚任何乃連章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

尚寶司卿姜志禮一本奉

旨姜志禮着加銜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接出

聖諭朕覧各省試録有湖廣山東江西福建策問内

指語言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

躬逞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黄之口誣

蔑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璫巨奸招權納賄主

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順指占風附會朕思邊疆

未復黔省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

攄忠吐欵之日舍實政而勿詢徒黨人之是恍

壞作人之慼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

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

級調外任用聊布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

諭

正副考　方逢年　熊奮渭　丁乾学　顧錫疇
　　　　章允儒　李繼貞　郝土膏　董承業

初四日

文選司員外郎孫必顯一本回話事奉

聖旨選司檢點不明職任何在爲首的降一級調外

任用其餘各罰俸三個月

初五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考選之數等事奉

聖旨是考選既有額數該管衙門當自矢公矢慎務
求才以實用本内徐景濂等十餘人墍給假請
告在籍的便作速塡補催来赴任吏部知道

同日

大理寺寺丞徐大化一本
政適當更始事奉
旨這本説的是恢復大計要在簡將練兵賞罰嚴
明委任樞輔自能相機進止近来紀綱不振全
是欺君植黨羣盤據要津招權納賄楊漣左光
斗其尤佞汪文言逮至審明追賍都民所苦由于

僉報商人不公[redacted]選擇風力科道官晉班勿狥
情面其[redacted]未便着廠衛嚴行緝捕正法食粮應
留設官監發該部議奏人才摧折廢棄已久何
能祥王永光遇南北大僚缺速用申用懋遇邉
撫缺用朱一桂陸卿榮王伉泰粱奎汪慶百徐
揚先郭鞏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以
原官起用速催赴任舉人童學賢既無關節准
令科會試其餘奸黨已有旨了姑不深究該衙
門知道

初八日

御史劉廷佐一本懇恩自明貽斥事奉
聖旨考官録文恣肆已降處示懲舉人又都輕罰了
劉廷佐如何輒来黨救[redacted]外支故犯皇祖
御諱好生不敬本當重處姑着降三級調外任
用吏部知道

十一日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茂衡一本自揣衰庸不
堪任用事奉
聖旨卿以夙望起在留銓方資澄叙乃具疏控辭情
詞真懇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山東巡按魏光緒一本鄒滕已久無譁事奉
聖旨兖東兵荒之后拊綏彈壓豈可一月缺官着即
與陞調塡補郭人吉曾經察處招撫何功魏光
緒職在察吏却狥私列薦顯是欺誑着降三級
調外任用郭人吉爲民當差該部知道

十九日

南科楊棟朝一本糾劾冐濫京堂事奉
聖旨本内王之臣頗閑兵畧方需推用這糾劾冐濫
臺疏無名豈爲公論姑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日
工部主事門洞開一本敬循職掌直糾險臣等
事奉
聖旨這本說徐在中買銅剋銀數萬兩又扣進硝磺
三眼銃甲商人價銀受各商賄賂贓私狼籍皆
有証據先革了職聽勘明嚴追本內積商神棍
沈允度即董全田尚沈惟祿許志升過付人[redacted]
[redacted]徐心焱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問具
奏軍器歸二廠打造着遵前旨行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南京户部右侍郎南企仲一本沉痾不支事奉
聖旨南企仲請告情詞真切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
吏部知道
同日
山西巡撫劉策一本天恩隆重事奉
聖旨劉策告病情詞真切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五日
刑部一本奉
旨回奏敬陳職掌事奉
聖旨陶朗先贓罪昭然有何難問這奏內說問官有
事何不另委明是支吾成何法紀即着饒伸王一
之案二官問明照原參贓數立限追完用濟遼
餉如再延緩責有所歸
同日
河道總督朱光祚一本微臣日就等事奉
旨卿才猷素著河道正賴疏通乃告病情詞真切
准回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東廠一本訪擄事奉
聖旨李承恩身為戚臣不遵法紀僭服赭色并違禁

龍衣又倚勢打死人命積惡多年好生欺藐着
東廠嚴刑究問具奏
同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愉臣非分之酬事奉
聖旨皇祖慈愛皇考孝友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
王之寀貪冒進取上誣皇祖并負皇考且陷朕
不孝又致斃內外無辜多命身躐顯官树心何
忍本當下獄究問姑從輕革了職為民當差還
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三月初三日

工部主事曹欽程一本
聖治章巳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睛聞及鑽入言路薦
庇多私引其黨沈莘禎以貪陰躐致參藩又欲
引吳煥為接手立倡建私學于都城之內尤屬
不法張慎言倚薦趙南星為首功避差䂞差任
意鵲張同臺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曹縣侵盜庫
銀三千兩恨后任石三畏查出遂捏单劣處王
官李應昇專為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
龍以四年前一典史騷擾總憲遂藉奥援欲據

甲乙記政錄　卌一

北直提學黃尊素以汪文言倖胃臺班即薦座
師鄒維璉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
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焰此四臣者招
權納賄黨邪徇私目無國憲都着革了職為民
當差還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贓私狼籍
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庇護沈莘禎吳
煥俱着降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初五日
錦衣衛千户哈祿一本討期伊遇直陳愚見以
肅大典事奉
聖旨汪文言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着實嚴刑究問
贓私具奏
同日
北鎮撫司二本訪擬事奏打問過[illegible]問
奉
聖旨是李承恩着送法司依律擬罪彭忠贓物獲有
功原廕弟姪加陞一級還賞銀三十兩采段二
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
旗照例年終併叙該部知道
初六日

甲乙記政錄　卌二

刑科霍維華一本言路關係甚重事奉
聖旨這本條陳考選鑿鑿可行准將見任諸臣選四
十名其汪文言代人鑽謀着鎮撫司一并究問
劉璞徐世業黃公輔萬言揚盧化鰲都着革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玄默等着吏部分別
選用該部知道
初八日
南京户部左侍郎林學曾一本
聖恩未報臣病難痊事奉
聖旨林學曾素有品望茲當考滿引疾求退恬志可

加着陞户部尚書致仕照例廕一子給與新銜
誥命吏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四川缺条政推吏部郎中張
國紳福建缺副使推兵科朱大典四川缺条議
推刑科薛大中陜西缺条議推御史周汝弼四
川缺僉事推御史程學程浙江缺副使推御史
陳保太廣東缺条議推御史胡良機俱奉
聖旨是有點的用
同日

錦衣衛[illegible]王崇儀一本[illegible]
旨回話[illegible]
聖旨[illegible]孔嚴刑
[illegible]張思
[illegible]
[illegible]奉
聖旨[illegible]官調用楊
廷鍈致仕[illegible]用
十二日

太常寺卿鄒德泳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鄒德泳加刑部右侍郎致仕吏部知道
十四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為纂修實録事奉
聖旨實録關係甚重這推補各官俱着上緊任事張
爲詐病要名養資驕慢又先年踪內洗補字樣
失填好生欺侮大不敬無人臣禮着革了職爲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即另擬一員來用吏部知
道

十六日
原任南京兵部郎中葉大受一本
聖明睿照日新等事奉
聖旨王允成受賄囑托懷恨誣蔑諸司又不該辯所
擴單詞復處情弊顯然葉大受不必行勘着以
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直披邪撫等事復起補吏科陳衍戴
禮科陳爾翌各給事中山東道李嵩山西道高
弘圖福建道張捷山東道馬逢皐貴州道楊春

茂雲南道張養素各御史奏
聖旨王建泰張九賢着照前旨北部用
十七日
太僕寺卿黃龍光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黃龍光准致仕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一本計期伊通直陳愚見事打問過
犯人汪文言送法司奉
聖旨據汪文言招稱甘肅巡撫李若星用銀五千五百
兩謀得前缺便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

甲乙記政錄　四十五

命本内一切贓私尚有含糊不明的還着許顯
純嚴刑究問務要逐項指出何人收受確指具奏
鎮撫司一本奉
聖旨楊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都
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
并究問追贓其本内受贓各官趙南星等十五
員除已經削籍外餘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
贓具奏不得徇情庇護
十八日
御史崔呈秀一本國家欲求保泰之策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選將汰兵該部具奏魏忠賢捐貲
修城急公可嘉着與王繼謨一體叙錄忠賢仍
于本縣建坊賜勑旌奬廕弟姪一人與做都督
僉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
瓶新鈔三十貫其鹽𠃊鑄錢事宜該部覆議行
汪心淵着彼處撫按嚴提追贓劉貴卿徐日久
俱重譴斥以警將來樞輔去留關係重大侯九
卿科道會議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御史王大年一本

甲乙記政錄　四十六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本内薦舉諸臣並以原官起用謝啓光改北大
理寺寺丞蔚遼重地吳用先不堪總督着革任
冠帶閑住即推才能有邊略的用吏部知道
同日
南京工部右侍郎葉茂才一本舊疾陡發事奉
聖旨葉茂才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萬嗣達在西城贓私狼籍殘害多人不准陞任

着革職為民

同日

户部薛國觀一本直糾漏網貪弁事奉
聖旨游士任侵冒餉銀盡屬胡維寧經手着錦衣衛
扭解來京究問熊明遇鎖諆憲臣又黨庇士任
力為求解姑着革職聽勘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一本欽奉
聖諭事遵旨將犯人許念敬拏到奉
聖旨是許念敬着鎮撫司與汪文言一并究問追贓

同日

又一本直糾漏網貪弁事奉
聖旨胡維寧向在城内查係窩匿誰家今始拏到着
鎮撫司與游士任一并嚴究追贓具奏

二十四日

太常寺卿侯執蒲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侯執蒲着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太常寺卿程啓南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程啓南着致仕吏部知道

二十六日

内閣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陶朗先匿贓不吐技害無辜刑官未經奏請擅
拏勒詐以致商人閉門逃遁成何法紀該司官
姑不究着即曉諭諸商各安生理退還文契贓
銀仍于本犯名下嚴追務要速完

同日

吏部一本會推致有辯駁事奉

聖旨蔡復一已經敗挫着回籍聽勘朱燮元准以原
官往代其任黔省孤弱必借蜀滇協濟相機勦
撫黔撫蜀撫作速推有幹濟的來看其總督駐
劄節制仍確議具奏

同日

刑科周之綱一本懲貪功令已嚴事奉
聖旨各省直拏問貪官比限追贓徐清貪淫尤甚着
行該撫按嚴加窮究其私掠貴州子女審明具
奏胡維寧已有旨了張思任久拏未到務在必
獲以彰法紀該部院知道

同日
錦衣衛一本奏
旨回話事奉
聖旨吳孟明窩藏欽犯本當拏問姑從輕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其胡維寧賍私寄頓在駱延袁徐士
翹家并着嚴拏究問追賍
二十八日
大理寺少卿韋藩一本簡囚尚肆逋逃事奉
聖旨昨輔臣說韋藩在朝房詢問曾言朱燮元當政
黔中總督今黔患方殷緊急總督故可遠駐蜀

中乎反覆亂政姑且不究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兵科楊炳一本民力已竭事奉
聖旨越其杰奔潰喪師依律重擬錢士晋已有旨了
同日
右通政韓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韓范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訪振事會問犯官李承恩寬宥奉
聖旨是但既擬重辟如何又引入八議法司官姑不
究
四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萬國寧兄弟曾被參劾不准推補着該部另推
來用
同日
户科沈應時一本感疾陡發事奉
聖旨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會推致有辦駁事奉
聖旨會推照舊公舉取裁吏部其有不協輿論者許
科道官駁停亦不得偏任意見故違阻撓該衙
門知道
初二日
吏部一本推廣言路事奉
聖旨考選限定四十名已有屢旨如何又請點五名
陳懋德等照原擬部屬用不准候補
同日
右通政彭端吾一本自陳事奉

聖旨彭端吾准致仕吏部知道

初三月

光禄寺寺丞吳良輔一本懇乞

天恩事奉

聖旨吳良輔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初四日

刑部一本遵

旨嚴緝罪撫事奉

聖旨陶朗先打點私人周樹德等三人如何任其先

逃明是疎縱着該部并五城緝事衙門嚴拏務

甲乙記政錄　五十一

在必獲

初五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汪文言不以病聞如何遽死以后監犯務要着

實防範有病亦須醫治該衙門知道

初六日

原任户部侍郎王德完男王　一本先臣矢

忠盡瘁俯賜優卹事奉

聖旨王德完孤忠自矢照孟養浩例加祭一壇給與

全葬仍以覃恩補廕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謚

該部知道

初七日

兵科陸文獻一本國家欲求人才事奉

聖旨觀政進士着明習庶政部堂不時省試考核務

期實用選法仍照舊額行不得妄有分別以啓

倖竇周應秋加陞刑部尚書協理部事原無管

侍郎之旨豈爲無缺汪慶百仍改科員用霍維

華等補官未久尚候叙陞吏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大學士已故沈潅妻閔氏一本孤臣賫志

甲乙記政錄　五十二

可憫事奉

聖旨故輔沈潅孤忠自許勲猷未竟朕甚憫惻如何

撫按不爲具題待夫人閔氏自行陳乞着查例

從優議卹該部知道

初十日

太僕寺少卿潘文一本自陳事奉

聖旨潘文着留用父子同官不便公座着改太理寺

少卿照舊添註吏部知道

十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三朝慈孝事奉

第470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16 版正内

聖旨本内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進藥移宫情形尤
朕所目睹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兇孫
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
爲奸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深究
孫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便行彼處撫按追
出立燬維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宣付史舘從
實記載其修成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寀誣
陷騙官侍楊漣左光斗遠至追贓后一併治罪
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
張捷當狂瀾既倒之時有持挺不移之節濟世

侯巡撫缺用志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
註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拂嗣美候
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可
灼免戍回籍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十三日
原任户部侍郎劉曰梧一本微臣驚聞
新命事奉
聖旨劉曰梧原以端品起用既稱老疾准在籍調理
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盛世承傳淑訓供着削了籍許念敬送法司依
律擬罪照數追贓其過付趙南星贓私着彼處
撫按嚴追完納充餉該部知道
十七日
大理寺少卿方大鎮一本奉差事完事奉
聖旨方大鎮既稱有疾准在籍調理吏部知道
十八日
工科虞廷陛一本東西有登見事奉

聖旨樞輔已出視事戰守機宜自能了理黔事責成
督撫合三省全力仍厚結土司諸路協擣以收
蕩平何士晉黨護王之寀挑釁宫闈增稅援民
假公營私着革了職爲民養馬當差還追奪誥
命該部知道
二十三日
禮科薛有聲一本
聖德鏡照方新事奉
聖旨本内阮大鋮起陞京堂余大成起補職方司郎
中劉一燝闢說行私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南道御史游鳳翔一本抱病不能赴任事
奉
聖旨游鳳翔准復原官本内糸高攀龍着削了籍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伊弟高知麟原係賄買文
字溢中舉人先經問革遣戍姑不再究該部知
道
同日
刑科蘇兆先一本天下有不得已之勢事奉
甲乙記政録　五十五
聖旨兵宜練不宜增餉宜清不宜加這本說的是王
業浩准復原官余大成劉一燝已有旨了該部
知道
同日
兵科杜三策一本病勢危苦事奉
聖旨杜三策既有疾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二十四日
刑部侍郎饒伸一本微臣遵
旨事奉
聖旨饒伸着力疾供職陶朗先賍私一面行彼處撫

按嚴追該部勒限追比不得寬縱
同日
御史劉弘化一本
聖治日新事奉
聖旨李騰芳桐度陵工蔡毅中纂修實録不必苛求
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户科郭興治一本按邊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黨庇熊廷弼失陷封疆着削了籍為民
仍着錦衣衛差的當官員扭解來京究問
甲乙記政録　五十六
二十七日
御史吳裕中一本剔蠹有條積習宜破事奉
聖旨蔡毅中已有旨了朱善猶着該部議覆
二十八日
御史顧宗孟一本海宇未見清寧事奉
聖旨方孔炤着削籍為民養馬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二十九日
錦衣衛百户鄭世英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周朝瑞着錦衣衛北鎮撫司監候待楊漣等到

到一併究問
同日
御史王時英一本京卿壅滯事奉
聖旨程註身擄要地植黨行私著削了籍爲民養馬
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田爾耕接出
聖諭朕惟古来好義之風恒自巨室倡之其有誼篤
休戚而捐重貲以佐縣官可無褒錫以昭激勸
邇自逆酋匪茹墨吏不戒索賦轉餉數年于兹

朕方特命撫臣修舉屯政以濟軍需爾耕乃慨
捐田土七千餘畝心激同仇耻以賊遺君父志
存戚夷不遑更問室家彼擁阡陌而忘國恤者
當自汗顏君借軍興以飽私橐者能無覥靦有
臣如此良用嘉嘆特賜璽書褒美仍命所司賚
之羊酒特爲建坊以示朕眷知至意於戲損私
益公臣子忠君之義賞一勸百朝廷勵世之權
欽哉故諭
三十日
户科郭興治一本徹臣未盡事奉
聖旨當四路失事陳王廷差滿交代猶不敢擅離地
方准復原官用其監軍御史應否當斂着該部
院酌議具覆
五月初一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詞臣久玷清議事奉
聖旨錢謙益向以濳通關節聽貴舉人致于糾劾却
又倚傍邪黨把持朝政倖躐今官沈正宗與援
鑽求察處復用都着削了籍爲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初二日

御史梁炳一本中外安攘相須事奉
聖旨這本話多撫拾更見迂腐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李應公一本鎖鑰之寄匪輕事奏
聖旨這本説王洽掌選撫浙既叢物議着回籍冠帶
閑住宋槃棄勵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户科張士升一本館選欲求真才事奉
聖旨考館舞弊已有旨了蔡毅中准致仕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

明旨輕重當酌事奏

聖旨張我續何士晉趙彦已有旨了方震孺黨邪宜逞官箴大壞致失封疆姜升係内臣孰審諸臣自有法律霍維華偏護市恩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兵部尚書趙彦一本臣病愈甚性命堪憂事奏

聖旨卿定亂功高筦樞猷茂倚任方新求退愈懇准回籍調理還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一本患病不能供職事奏

聖旨趙昌徵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江西巡撫韓光祐一本

天恩隆重事奏

聖旨韓光祐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大理寺少卿韋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奏

聖旨韋蕃准回籍調理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趙徹昌一本

聖明御守事奏

聖旨世道維新封疆多故簡賢圖治選將練兵樞輔冢卿督撫自有方畧翁正春蔡修大臣不必輕詆霍守典着回籍聽勘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鮑奇謨一本練兵等事奏

聖旨這本條議練兵安民亦中窾綮翟鳳冲元無大罪状着策勵供職該部知道

初三日

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一本直陳閣宫舊案事

奏

聖旨張差風癲情節原招甚明王之寀故捏虚詞口授過供離間宫闈誣陷多命罪已滔天卻又嚇詐鄭國泰銀兩至于三萬遂其子鄭養性踉蹌去國漂泊無居似此貪饕奸狠即肆諸市朝亦豈為過姑免深究着該撫按追完贓解部充餉仍將此本宣付史館詳載頒示播告天下岳駿聲即與起用本内有名的官員該部查無别

項情由止因此事沉滞着酌量叙陞其鄭養性
准回京師九門外安插管業該部知道
初四日
御史袁鯨一本大僚不可拙藏速化事奉
聖旨翁正春已有旨了宋槃晏經指摘着致仕回籍
劉憲寵革任閑住以后坐船有裝載客貨的該
地方查明入官充餉本官一體治罪該衙門知
道
初五日
大理寺卿曹珍一本病中思母事奉

聖旨曹珍念母情殷准暫假歸省還依限前来供職
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少卿陳以聞一本夙病陡發事奉
聖旨陳以聞既已下部只宜静聽處分不得自行瀆
奏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百户葉世清一本計期漸迫事奉
聖旨衣化中着錦衣衛北鎮撫司監候待楊漣等拏
到一併究問

同日
御史曾應瑞一本邪臣賣國事奉
聖旨趙彦已有旨了本内説張我續通夷盗餉所關
重大豈可懸坐還俟查明議處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少卿曠鳴鸞一本夙疾事奉
旨曠鳴鸞既已下部只宜静聽處分不得自行瀆
奏該部知道
初六日
御史門克新一本世道當澄清之會事奉

聖旨這本説的是朝政維新當防伏莽戰守未預速
計綢繆至于熊廷弼欺君悞國罪在不赦仍俟
秋后正法葉燦朋比黨類錢春仇正黨邪張光
縉兄弟濟惡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該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盧承欽一本仕路已見清明事奉
聖旨府州縣監司陞轉差覲履任稽遲着該撫按条
處賜環諸臣起陞不同奉有特旨不必槩求速
化部寺司官壅滞已極委宜疏通今后姑准考
選部員監新進士除授俱添註其外官應陞外

的遇缺即推應陞內的不妨久任俟正缺出方
許推陞孫居相不必深究徐夢麟着冠帶閑住
該部知道
初十日
禮部尚書翁正春一本百齡慈母事奉
聖旨卿母年高准回籍歸省念係皇祖講官功着啓
沃加陞太子少保照新銜給與應得誥命還着
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太僕寺少卿陳九疇一本臣質極陋事奉

聖旨人臣能自樹立何論科甲陳九疇簡任方新着
照舊供職不准辭該部知道
十一日
工科王夢尹一本仕路雖漸清明事奉
聖旨翁正春已有旨了區大倫恬節清品精力未衰
奉旨轉南何必苛求該衙門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奸臣黨邪欺君事奉
聖旨劉弘化貪橫黨奸着革了職為民吳炯失身獻
媚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黃承昊一本求才用人最急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姚祚端無端劉鐸邸存性良吏被
陷俱准復原官惠承芳荊養喬俱着閑住該部
知道
同日
禮科盧時泰一本驚聞母病事奉
聖旨盧時泰念母情殷准給假歸省該部知道
十四日
南贛巡撫李成名一本恭謝

天恩事奉
聖旨御名既係悞犯姑免降調准以原官回籍吏部
知道
同日
川湖督餉丘兆麟一本救隣不忘披纓事奉
聖旨何士晉貪污着聞贓私狼藉削奪未盡其辜丘
兆麟反覆稱揚不啻口出耳目之臣聞見豈宜
如此姑不究其督餉事宜着歸併偏沅撫臣補
勅與他
十五日

刑科潘士聞一本封疆之係甚重事奉
聖旨價帥既以貪縱希進復以奥援保全樞政一新
覆轍當鑒宜着實根飭以杜倖竇茅元儀未有
功効豈堪大用徐縉芳已經赦條不必行查該
部知道
同日
刑部侍郎饒伸一本徵臣萬分當去事奉
聖旨饒伸念母情深准回籍侍養該部知道
十六日
御史周維持一本貪官穢迹久彰事奉

聖旨趙彦平妖有功難以盡掩其子昌胤更賄著閑
劉惟忠兇險黨惡俱着革職白所知清謹已有
旨了張問達怙引王之寀結黨煽惑姑着冠帶
閑住周嘉謨倚比王安援旨周上着削了籍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霍維華一本正氣方伸事奉
聖旨韓敬夙係湯賓尹門生簾内隔房搜取又干物
議已經察處霍維華突出薦疏殊駭聽聞姑不
究該衙門知道

十七日
刑科杜齊芳一本致陳仕路宜徹事奉
聖旨陳幼學冒濫清卿着令致仕董基情獘妄宜嚴
行查核該部知道
同日
原任太常寺卿王遠宜男王之珙一本勞臣奉
旨身殞事奉
聖旨王遠宜卹典着該部即與照例題覆其門工著
勞待后升叙
二十日

原任都察院司務李桂芳一本素守官箴事奉
聖旨李桂芳被處于三疇之后顯是奸黨朋謀陷害
准復原官該部即與推用
同日
禮科楊所脩一本直糾悞事官員事糾胡世賞
奉
聖旨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御史汪裕一本京卿清要事奉
聖旨甄淑附勢反覆駅蹤清卿着削職為民張光房

挾身門户冒濫京秩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户科陳序一本
聖德動天事奉
聖旨王圖既久病不行到任准以原官閑住甄淑已
有旨處分了胡世賞耳中誤聽不必深求該部
知道
二十三日
户科楊文岳一本致治當提其源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文選職方之弊至今極矣今後遇
甲乙記政録 六十七
缺堂上官選宜選擇廉明司屬破格超補務要
竣事方許推陞撫按于地方文武官員試其才
品更加意體訪得真方許登薦其才品異等的
不時咨部以需急擢段然貪橫黨邪公論久棄
着革了職為民當差蕭雲舉係大臣既無大過
不必深求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工部尚書向所知一本久病難痊事奉
聖旨卿清勤涖事大工倚賴乃連章請告情詞迫切
准回籍調理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樞輔去留宜重事復御史莊謙參尚
寶司少卿瓚鳴鸞陳以聞俱降三級調外任奉
聖旨是
同日
御史智鋌一本奸貪尚多漏網事奉
聖旨徐光啓招練無功准冠帶閑住馮時來贓私狼
籍削去官職熊廷弼犯囚何得逍遥囹圄布散
刻揭其往來關通人等便着緝事衙門拿究問
提牢官所司何事玩法故縱姑不究以後但有
甲乙記政録 六十八
一人潛入監禁偵探消息該管官吏俱行問革
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原任宣府巡撫王之臣一本雖才不堪任重事
奉
聖旨奪情起用往例具在王之臣素有才望豈得以
留經彈射故為遲阻着即到任供職不允所辭
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禮部尚書蕭雲舉一本衰齡漸迫事奉

聖旨卿望隆端品勞著纂修何乃連章求去情詞懇
切准回籍調理念係兩朝講官加陞太子太保
照新銜給與誥命仍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六月初一日
御史汪若極一本亟褫邪穢之臣事奉
聖旨李標與趙南星雖係門墻絕無點染何得妄議
瞿鳳冲屢被人言着削了職回籍聽勘該部知
道
初二日
御史陳睿謨一本奏遵方隆事奉

聖旨人臣一意奉公凡事節省其于財用宜但能生
亦且嗇裕今後內外各衙門務須一體奉行本
內周延光蔡燮麟着該部分別議處
同日
廣東巡按胡良機一本進繳
勑諭事奉
聖旨胡良機既陞參議如何不候交代擅離地方藐
視國法着削了職為民當査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同日

御史卓邁一本仕路患在積薪事奉
聖旨孟習孔貪橫黨邪趙徙昏闇媢忌有玷京卿都
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直隸巡按宋師襄一本薦舉地方人材事奉
聖旨盛以弘進講不清鑽謀入閣奉有明旨宋師襄
以鄉曲之情徇私濫薦本當重處姑降一級調
外任用該部知道
初四日
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一本庸劣不堪事奉

聖旨李長庚以才望推陞既稱病請告准在籍調理
餉務重大着即推在京有心計的來用吏部知
道
同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濮中玉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濮中玉准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國是既明事奉
聖旨近來朝政稍清皆緣邪黨漸退詔獄繫逮尚未

宵明何得復付法司堯舜之世省生四凶皋陶
五刑將何所用髙弘圖好生惡䁱不違政體內
沈演仍候府尹缺用李自蕃准以運同調用王
雅量着以原官起用該部知道
初五日
兵部侍郎張鳳翔一本夙疾增劇事奉
聖旨張鳳翔請告情詞真懇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陳世埈一本館選當計其終事奉
聖旨纂修需人公爲不必苟求𤸷僖既是邪黨着革

任聽勘周希聖清愼素著豈得以夙聞求去庶
吉士散館科道部屬通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余文熠一本植黨有源事奉
聖旨汪文言托左光斗鑽求何得輕詆去輔陳一元
旣經察處躧繼清華着革任回籍陳長祚不必
追論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田景新一本次輔陰邪事奉
聖旨次輔夙以才望簡任綸扉勤勞可嘉方切倚毗
田景新不諳事體輙以風影見疑好生多事念
係言官姑且不究張鳳翔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同日
屯田董應舉一本鼓鑄急需等事奉
聖旨鼓鑄資本既商人樂輸公私俱便鑄局着到荆
月議建銅鉛一併嚴禁覬覦佐准加僉事職銜
萬寅亮酌量加銜委任如議董應舉勅書中着
兼戶部銜以便行事其事宜瓚肩着聽便宜行
不必奏請務殫心力有裨財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御史陳朝輔一本樞臣受事方新事奉
聖旨張鳳翔當孳光氣焰不能昇自振拔甘縱比附
武邑之后半屬黔省賊擒兵剿何得有功乃樞
篆甫署輙推匪人遝着削職爲民當差追奪誥
命并削子廕該部知道
初十日
禮部侍郎李標一本老臣病日深事奉
聖旨李標心迹已明何乃連疏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十一日

廣西道御史梁炳一本直糾貪競邪臣等事奉
聖旨董其昌以風望簡擢南卿履任未幾何得輕詆
孫善繼李騰蛟着該部看議來說
同日
工科楊所修一本大奸未去事奉
聖旨是姚希孟險心毒手仇正黨邪着革了職爲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游漢龍昏庸貪耄姑准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淄士閶一本奸邪門户既破事奉

聖旨李喬崙陳必謙張國紳朋比爲奸黨邪害正都
着削了籍爲民當差李喬崙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同日
太僕寺少卿金士衡一本微臣風疾難痊事奉
聖旨金士衡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直糾貪橫監司事奉
聖旨王維寧貪橫異常草菅民命着削了籍爲民當
差以後撫按官嚴諭監司府州縣不許濫受民
詞越疆勾攝以滋民害該部知道
同日
應天府府丞陳一元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陳一元已有旨該部知道
十二日
御史李喬崙一本貪險科臣挾私妄噬事奉
聖旨李喬崙強辯飾非反噬無據好生恣肆已有旨
削奪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朱延禧一本臣心已象
聖鑒事奉
聖旨卿忠勤輔政倚任方殷乃連章控陳情詞懇切
難以強留着馳驛歸里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曾應瑞一本操軍違律生變事奉
聖旨岳元聲素以媚邪黜蹤樞貳却又養癰貽患卸
罪居功姑准回籍聽勘王永光着馬上差人催
其到任料理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游士任係貫犯冐破有人総是罪案俱擬納贖
華職何以服天下後世還着照律例詳擬来看
十三日
御史顏宗孟一本留樞具疏内有隱情事奉
聖旨岳元聲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太常寺卿杜士全一本遵
旨自陳事奉
聖旨杜士全留着用吏部知道

十四日
御史王際逵一本元兇未去事奉
聖旨畢茂康依附邪黨夤緣撫臣安報軍情職守安
在李騰芳被察復起躐躋佐銓聞議加銜出自
何典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畢茂良昏餉部院另推来用不准推

同日
吏部周如磐一本微臣庸劣事奉
聖旨卿以才望簡畀宮端着遵旨到任供職不准辭
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都察院一本遵復舊規事題御史黄公輔
華職為民將張繼孟巡視下江奉
聖旨是
十五日
錦衣衛一本討期伊遇事奉

聖旨左光斗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監候待楊漣等
拏到一併究問
同日
吏科吳弘業一本滇藩危在旦夕事奉
聖旨是黔事危急閔洪學着以今新銜仍舊巡撫其
兵部右侍部員缺另推来用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演起順天府府尹
十六日

刑科潘士聞一本邪臣反噬事奉
聖旨潘士聞清勁著聞朝紳共信豈潑口所能噬蔑
這所奏知道了着照舊供職
同日
錦衣衛百户黄睿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魏大中着錦衣衛拏送北鎮撫司監候待楊漣
拏到一併究問
十七日
司禮太監韓世禄一本貪臣忤法事奉
聖旨貪官害民屢旨申飭柰何畿輔近地敢有目前
甲乙記政錄　七十七
無知知縣唐紹堯者世受原係職官家產皆其
世業乃未犯大逆貴過迫迸挾詐不遂擅行抄
沒巨萬家資悉充橐橐僅餘銀揑作充餉希圖
抵飾清明世宙豈容有此白晝之魍魎哉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將知縣唐紹堯及衙役張聚
所王蘭升本内有名人犯俱扭解來京究問該
衙門知道
同日
吏科黄承昊一本先臣夙冤未明事奉
聖旨王衡雖輔臣子夙稱才雋屢占高科鄉試被參

兩覆益粹乃主考黄洪憲乆錮即世抱冤可矜
一切卹典着該部即與查覆
同日
御史何可及一本直糾邪庥撫臣事奉
聖旨畢茂康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八日
大理寺左寺丞劉思誨一本充餉原經題請事
奉
聖旨劉思誨曲狥貪官朦朧批解胡永順與唐紹堯
實係同鄉强詞飾辯俱該重處姑從輕都着降
甲乙記政錄　七十八
三級調外任用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雄奸巧踞清班事奉
聖旨劉懋着該部看議來說
二十三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直糾邪黨事奉
聖旨王圖程正已趙昌運彭遵古潦倒門户邪黨着
閒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同日

九門提督太監金良輔一本違旨逞兇事奉
聖旨倪文煥違制撻責官軍又縱班皂不時需索法
紀何在着回將話來本内有名楊大道楊逢春
史臣學李式并史長班衙役當皂人等俱着錦
衣衛拏送鎭撫司究問
同日
刑部訪擒事奉
聖旨張國柱招集李鵬等黑夜搶刦窩盗情真豈得
以軍職廢法着該部行提到官俱從重擬罪王
三吾挾詐鄭養性資財數多并着嚴拏追究以

彰法紀
同日
原任御史田一中一本直陳徹臣事奉
聖旨是這所奏事情便着宣付史館從實紀載朱光
祚夙與胡忻朋比納賄居官全事粉飾畧無實
政着削了籍田一中素直亮淹滯已久該部即
擬堪陞京堂推用
二十五日
吏部尚書崔景榮一本病勢甚危事奉
聖旨卿偶病准給假調理數日痊可即出視事大選

日期既經奏請暫委李宗延代攝掣籤該部院
知道
二十八日
錦衣衛一本計擒伊通事奉
聖旨楊漣既拏到着錦衣衛拏送北鎭撫司着實打
着問前招七次贓私下落具奏
二十九日
原任太僕寺少卿陸彦章一本病臣陸蒙異數
事奉
聖旨陸彦章恬節素著准以新銜致仕吏部知道

同日
工科王夢尹一本都會藏奸之藪事奉
聖旨倪文煥聽信群下非分用刑已置寬政如何又
來瀆擾廵緝各役未見具奏從何處釋王夢尹
妄行窺探本當重處姑不究
同日
倉場總督畢茂良一本夙疾事奉
聖旨畢茂良勤慎着聞既稱有病回籍調理該部知
道
三十日

御史周維持一本直糾貪職事奏
聖旨近來銓司向多朋黨盤據故推陞選法有堂官
照顧不到處輙生奬端以后選擇文選務要清
楚不必循資劉行義贓私狼籍着革去冠帶聽
勘王任杰准閑任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余文熠一本盗臣踪跡詭秘事奏
聖旨郭自維等着該城御史提問追究買官行賄緣
由具奏條陳銓法該部酌議舉行
七月初一日
甲乙記政錄　卆
錦衣衛一本玩法誆君事奏
聖旨唐紹尭并衛役佟策既拏到着錦衣衛送北鎮
撫司究問追贓具奏
同日
鎮撫司一本計執伊邇事奏
聖旨楊漣既已服辜着不時嚴刑追比五日一回奏
侍追贓完日送刑部擬招擬罪
同日
原任禮部右侍郎張邦紀一本風疾未痊事奏
聖旨張邦紀壯年多病准在籍調理病痊地方官奏

薦起用該部知道
初三日
御史莊謙一本仕途雜漸肅清事奏
聖旨胡應台附比奸邪游蹤華膴着革任回籍
初四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糾儀事奏
聖旨李思恭既有疾着致仕失儀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千户孫弘道一本按逮罪状事奏
聖旨方震孺身任監軍望風奔竄失陷封疆與熊廷
甲乙記政錄　卆一
弼同罪且門役女飾靡費金錢贏負参貂押送
歸里巡方體面掃地無餘着送刑部嚴究追贓
從重擬罪以為憲臣失職之戒該部院知道
初七日
北鎮撫司一本詔獄業已具聞事奏
聖旨楊漣等黨比熊廷弼淪没封疆且納賄招權擾
亂朝政移宫一事陷朕不孝罪惡滔天許顯純
如何擅求送刑部明屬狥私姑且不究還着本
司照原參数目嚴比追贓限五日一回奏不得
寬縱

同日

又一本貪官忤法事奉

聖旨唐紹堯并衙役各犯俱送刑部追贓從重擬罪

其郭應奎等無干姑免究

初八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奏追比楊漣并交過贓銀数目奉

聖旨知道了

初十日

尚寶司司丞孫善繼一本衰病侵尋等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同日

禮科葉有聲一本封疆不應再悞事奉

聖旨兩鎮兵馬應照原分信地各為防守張繼善取之東鎮張扳取之登鎮該撫疏議甚明不必爭執王國禎身膺佐樞久不到任豈臣子急公之義并着申飭行兵部知道

同日

聖旨傳與刑部犯人陶朗先游士任方震孺唐紹堯等既在禁中當穿囚服乃縱容他角巾色衣盃酒笑傲成何法紀着提牢主事回將話來

十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楊漣等数萬贓私零星交納究爲何期許顯純姑不究以後着嚴比追完不得仍前疎縱以取罪戾

十六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第三次五日追比各犯等贓私数目奉

聖旨楊漣等贓私追不及数顯是貫法許顯純崔應元各降一級着照舊追比仍限五日一回奏如再寬縱重治不饒

十七日

直隷巡按劉大受一本民運不至月粮缺乏十分窘迫事奉

聖旨本内夾空紙一幅劉大受大不敬本當重處姑罰俸一年該部知道

十九日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直陳第二要務事奉

聖旨覧卿等所奏具見忠誠為國朕悉鑒知見今東
西未靖安攘無策正賴卿等協力勷勷所請枚
卜閣員吏部公同九卿科道會推將見任并在
籍素有才望老成幹濟的推五六員來俟朕簡
用吏部知道

同日

吏科魏照乘一本微臣至情真病事奉
聖旨魏照乘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東林渠魁尚伏事奉

甲乙記政錄　全五

聖旨李邦華東林高足向與李三才結為死黨同姪
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林
營入吏部貪橫異常仇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
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中搆黨同盟遠
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配婚目中尚知國法
林枝喬改調署選惟賄是聞縱子林堯世私藏
庵觀收銀賣官鑿鑿有據都著削了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狼籍者還着撫按提
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扁額碑記猶存
着禮部即行毁碎回奏以為植徒聚黨之戒該

部院知道

二十日

吏部尚書崔景榮一本沉痾難痊事奉
聖旨統均清慎倚任方殷何乃連章請告情詞懇切
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刑紹德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曹維信營謀解銀希圖冒破又見朝不到事屬
違錯大不敬着削了職為民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全六

原任御史康丕揚一本
聖政俱新事奉
聖旨康丕揚向為沈一貫鷹犬邪媚貪酷數掛彈章
已經察處今又借端具疏希圖起用着九卿科
道從公會議參看的確具奏

同日

工部主事趙天賜一本進繳勅諭事奉
聖旨勅諭准進繳趙天賜被察不謹應否復原職着
吏部查議具覆

同日

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楊漣等贓私數多零星交納何日得完還着嚴
加追比不得徇情寬縱
二十三日
都察院一本乞恩代題事奉
聖旨李玄准回籍調理病痊赴部候題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御史袁鯨一本黔疆平蕩無期事奉
聖旨韓策為趙南星手引以外藩而巧列上卿汪先

岸與汪文言同宗合契而盡坑其餘贓都着削
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本內屯運官解納
米分鑄等事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刑科杜齊芳一本文讞宜核事奉
聖旨董其昌已有旨了王三善剛愎自用止許楊述
中督餉見于婁跡自明比至大方久任宣淫卒
致師潰與述中何干杜齊芳偏護同鄉姑不究
該部知道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楊漣左光斗病故着法司委官相視明白屍親
領埋還行彼處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該部
知道
二十八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慎枚卜重政本以佐
聖治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枚卜重典國體攸關如云輔韓爌
三年揆席半籌莫展有與侯爵納賄行私如正
比邪大負委任着削了籍為民此番繼前然后

務要博訪輿論從公推舉必得真品真才以濟
時艱不必盡拘資序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提邪正之大關事奉
聖旨本內係邪黨李三才顧憲成曹于汴等諸臣已
故的着追奪誥命見存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其守正被屈者酌量擢用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題左光斗交銀四十三兩六錢袁化中交

銀一千二伯二十四兩五錢魏大中交銀五伯
五十兩周朝瑞交銀一千五百十七兩四錢顧
大章交銀八伯零三兩三錢奉
聖旨知道了
二十九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魏大中病故着法司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
還行彼處撫按嚴提家屬追贓回奏該部知道
八月初一日
戶科薛國觀一本遵奉

聖旨回奏事奉
聖旨吳士弘李壯圖倚張鳳翔親暱營私咨用又恣
意剋軍肥巳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具奏兵部知
道
初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奏事奉
聖旨袁化中等贓私尚多還着嚴追速完仍限五日
一回奏不得狥情寬縱
初三日

都察院一本母病子病事題御史余文熠患病
奉
聖旨是
初四日
御史安伸一本欣逢
聖治維新事奉
聖旨馬世龍巳准策勵不必苛求關門不許收降已
收者酌量散處不許團聚生奸當今民窮財盡
又值旱潦相尋責在撫按督率有司及時安撫
貪濁成風久而難變內外群工亟圖砥礪朕亦

樂與維新徐縉芳袁世振贓私數多如何尚未
結局着該撫按嚴追助工李朴于玉立何功何
節死猶濫贈即與追奪邵輔忠首發巨奸田生
金朋比匪人應何陞斥吏部速議來看
初七日
御史張訥一本書院已改祠忠事奉
聖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久已有旨會議如何
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關中江右徽州一切書
院俱着拆毀暨田土房屋估價變賣催解助工
本內有名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山潦倒其身

雖已久故然巨奸依勢之惡尚存着削了籍仍
追奪誥命外如孫愼行馮從吾余茂衡名雖假
于理學行無異于市井或通關節而居之不疑
或躬窩主而靦顏無耻甚至假仙惑世啓產誅
孤讀之至此令人指髮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為
民仍追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璫丞織合詞
同疏姑准冠帶閑住河東巡塩御史既例不入
陝獨以會講而入糜費公私俟回道時都察院
考核示懲該部知道

初九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難逃三尺蔣應陽心兇膽大
乃與其子出入監禁隱謀叵測即其投受妖書
演習弓馬不軌之迹顯然着刑部從重擬罪魏
忠賢發奸摘伏懋建奇功原廕弟姪加陞二級
仍賜勅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三十兩綵叚二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原辦官
旂照例併叙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黃承昊一本濫恩宜停事奉
聖旨人臣有巨奸顯惡罪在不宥者方行削奪豈有
予奪相半之理這本市恩要名姑不究該部知
道

初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養正見追陶朗先等贓銀未結左都御史着
另推來用

十一日

吏部等衙門會推閣臣
周如盤　丁紹軾　薛三省　黃立極

彭凌霄　林堯俞　錢龍錫　駱從宇
馮銓　李宗延

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如盤以原官兼東閣大學士丁紹軾黃立極
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馮銓陞禮部右
侍郎兼東閣大學士俱同首輔顧秉謙等入閣
辦事

同日

工部侍郎董可威一本遵例捐俸事奉

聖旨捐俸助工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同日
諭內閣
聖諭朕自去歲以來屏逐兇邪廓清朝宁勵精圖治
雅意中興念國步之維艱憫生民之日促宵衣
旰食焦心勞思而秉軸大臣莫肯為朕分猷共
念者且軍興告匱斟酌何方疆場未寧安攘何
策即如楊漣左光斗等移宮一事背
先帝之深恩陷朕躬于不孝又熊廷弼喪遼辱國一
案便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各納其

重賄巧求出脫此皆天地之所不容人臣之所
切齒即五刑不足以申其法九死不足以盡其
慾肆諸市朝用彰憲典而在朝大臣持祿養交
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
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
大不相侔以致言路各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
無敢直明其罪者國家養士竟何賴焉卿等可
傳示大小官員自今以後務要改過自新共
維國是掃清門户專力封疆再敢有陰懷觀望
睹弄機關或巧借題目代人報仇或捏寫飛言

希圖翻案者朕按祖宗所立紅牌俱治以誑詐
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為貪婪
之賊臣死為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殘害
忠良同惡之類尚存俟追贓完日明具爰書暴
其罪狀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為萬
世人臣不忠者之戒特諭
十三日
户科楊文岳一本海外獻俘等事奉
聖旨獻俘真偽委當嚴查兵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本月十二日臣等恭侍
經筵親承
皇上面諭楊漣等罪惡多端今雖在獄身死其未完
贓私行彼撫按立限追比理合回奏奉
聖旨覽卿等奏朕知道了該部院知道
十八日
御史李先春一本直發門户巨奸事奉
聖旨葉向高三朝元輔既已歸田不必苛求張我續
方行撫按查勘黄正賓已經提問追贓除一半
着酌議具覆吏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貪官忤法事奏審過高陽知縣唐紀
堯充軍快手張聚所等擺站奏
聖旨是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遐荒利病宜核事覆河東運使顧懋
光不謹副使鄒嘉生降級奏
聖旨是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奏
甲乙記政録　九十五
聖旨哀化中賍完病故着刑部委官相視明白責令
親人領埋
二十三日
大學士魏廣微一本犬馬餘生望𤰞事奏
聖旨卿忠勤輔政倚任方殷乃連章請告情詞迫切
難以强留着加少傅兼太子太師廕一子與做
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賜銀一
伯两綵段四表裏大紅紵絲坐蟒一襲稱朕優
禮至意卿還善自調攝以需召用該部知道
同日
禮部尚書林堯俞一本報主有心延生無術亣
奉
聖旨卿與禮勤勞方切倚任乃請告情詞愈迫准回
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南京太僕寺少卿汪先岸一本捐儆俸事奏
聖旨汪先岸削奪已久何俸可捐又來瀆聒姑不究
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恭復欽命事奏
甲乙記政録　九十六
聖旨是謨譙盇准復原官造車着勞仍與優叙
同日
吏部一本奉運古陰懷形迭見事光祿寺卿周
延光降一級奏
聖旨是
二十五日
御史蔡國用一本目擊時艱等事奏
聖旨輔臣以救時爲第一義朝政雖已清明還須破
格調停而止本源逆𦍒未殲樞輔久駐開門責
令各督撫官盡心體訪有智勇兼全者咨薦兵

部以備不時之用鼓鑄期于便民鐵券豈可通
行邵輔忠等已有旨起用亓詩教諸臣着該部
酌議具覆八月不必考選着遵旨行邊吏果能
稱職止當加銜久任若不時行取反啓僥倖之
心該部知道

同日

諭内閣

聖諭朕踐祚以来日夕兢兢思復祖宗封疆率行祖
宗法度與二三大臣及諸百執事三令五申至
諄切矣自逆奴犯順遼左戒嚴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之尚方賜之
蟒玉寵極人臣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
初始則托病卸肩繼袁應泰而遼陽亡既則剛
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當是之時不知費
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萬性命而征兵
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亂至今黔中
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擢髮數矣迨三尺莫逭
復百計鑽求其最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四疏
以救有顧大章妄謂罪屬可矜而又托奸徒汪
文言内探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
中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計
又安問

祖宗疆土與
祖宗法度哉朕深切痛恨已將楊漣等置之于法頃
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獻
刋行有像遼東傳一冊出諸臣袖中合詞奏曰
此熊廷弼所作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覧之
竪髮切齒此盖熊廷弼奸謀不得肆行于朝今
又敢以流言煽惑于野且心懷不軌辱國喪師
惡貫滿盈罪在不赦而又刋書惑衆情益難容

況屡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
形于章疏再四評彈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
萬民之憤卿等既擬諭来具見獻書忠懇至意
朕甚嘉焉卿等即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
速決了以為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者之戒

特諭

二十七日

刑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熊廷弼罪惡貫盈既已正法還着傳首九邊示
衆仍追奪誥命家屬人等着緝事衙門及五城

兵馬即時驅逐出境不許潛住京師如有蹤跡
一併嚴究不饒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回奏事奉
聖旨顧大章仍着嚴比追贜不得寬縱
同日
原任大理寺寺丞李凌雲一本夙疾轉劇事奉
聖旨李凌雲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吏部知道
同日

御史李蒿一本小人之術漸窮事奉
聖旨朱一桂李養質着量加陞擢用亓詩教牟志夔
并前本趙興邦俱以原官起用吏部知道
九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欣逢
聖治事奉
聖旨田生金屢疏陳情准冠帶閑住
初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周朝瑞贜完病故着刑部委官相視責令親人
領埋該衙門知道
初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侯權等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賢
釐奸剔弊累著奇功原廕弟姪加陞二級仍賜
敕獎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三十兩綵段二表裡
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十貫其原辦官旗照
例併敘該部知道
同日
又一本回奏事奉

聖旨顧大章贜銀還着嚴比追完毋得寬縱
初七日
御史賈繼春一本逆臣身已服辜事奉
聖旨先帝升遐朕躬嗣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臣子
何得居功而楊漣左光斗等妄希定策串通王
安倡為移宮之事揑造垂簾等語王安奸惡異
常乘機報怨內外交結黨衆力強不許康妃從
容奉旨而逼令踉蹌出宮先帝體尚未寒言猶
在耳漣等即有權勢固亦人臣乃棄禮忘君犯
上不道至于此極使非賈繼春等疏揭明斥于

前天牖朕心憬悟補封于后將始終欺蔽恩禮
有虧而朕于
皇考不得為純孝即寸斬楊漣左光斗何救于事況
與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深盟固結招權納賄
罔上行私黨護熊廷弼𨾏壞封疆鐵案既定猶
貪其重賂力為出脫托汪文言內探消息暗弄
機關遍樹私人布滿津要壞法亂紀欺蔽
朝廷及汪文言事發奸謀畢露自知理屈乃巧借別
樣題目以掩其罪前所忌而肆其兇信口裝誣
毫無影嚮肺肝如見欲蓋彌彰朕言念及此深

切痛恨已將熊廷弼處決傳首九邊楊漣等雖
追贓身故而顧大章係同惡之人即送法司將
前後事情逐一研審取具招詞從重擬罪[redacted]
[redacted]爰書既成就將諸奸罪狀及守正諸臣向來
疏揭并近日屢次明旨俱着史臣編輯成書頒
行天下垂示將來以昭朕孝思纘事直書毋得
回護使善惡邪正炳如日星而黨與不得借口
文奸飾非惑衆其傳記小説便着禮部行與各
撫按官嚴加禁止自今以後非有部文不許擅
刊書籍違者着緝事衙門訪獲治以妖言惑衆

之罪不饒
同日
都察院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吳之仁巡關無一善狀幾至激變軍心着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顧大章贓銀仍着速追完事不得遲延
同日

兵科吳國華一本直糾貪險部郎事奉
聖旨曹欽程既以力攻群兇況見在陵工督理不必
苛求周詩雅熊江作令時大干物議近來屢登
薦舉非緣行賄定是徇情吳國華如何顛倒任
意顯是狗私報復周詩雅熊江吳國華都着革
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九日
原任工部員外馬明瑞一本奸邪顯悖
明旨黨害孤臣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

同日

兵部一本哨將巡河陷沒事奉

聖旨關門將士糜餉如流平日料理何事一舉輒遭陷沒大貽國耻反啓戎心深可痛恨爾部便馬上差人速催新將楊麒及総督王之臣星馳到任仍移文樞輔統率撫鎮道將諸臣亟修戰守實事毋騖進取虛名至于本兵重任尤宜朝夕儆備中外同心共圖全勝不得徒托空言其失事情節即着都察院差風力御史一員會同巡關御史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該部院知道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是黃衍相素行詭秘心術險邪敢覬視朕躬且漏禁中語着削了籍為民當差即行驅逐不得潛住京師仍令緝事衙門不時訪察該衙門知道

同日

保定巡撫郭尚友一本嚴追貪官贓私事追犯官趙南星贓銀奉

聖旨是

初十日

兵科陳維新一本流品既已分明事奉

聖旨本内奉旨應陞應起諸臣着作速分別推用不得再遲吏部知道

十二日

吏部一本小人之術漸窮君子之用未究事奉

聖旨趙與邦牟志夔着以科道原官起用餘俱依擬行

同日

户部一本病勢危篤事奉

聖旨關光託病推諉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工科虞廷陛一本泰運方新事奉

聖旨欲清仕路須要分別賢奸孫居相力薦李三才為主盟遥結史記事為死友一生朋比害正黨邪都着削了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户科陳序一本直糾大憝事奉

聖旨孫居相身貴東林賄脅鄭鉞托名問餽銀至二

萬一千有奇又票取黃金九十餘兩俱有印押可據着該撫按提問追贓助工梅之煥以孫居相為介紹出趙南星之門躐陞巡撫入王安之幕固結私交及楊漣過麻城盤桓晝夜黨惡異常併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卓邁一本巨奸之典既正等事奉

聖旨熊廷弼失陷封疆已經傳首周朝瑞楊漣受賄黨護尚在追贓楊鶴江秉謙夏之令薦救有據即係同惡本當重處姑從輕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蘇琰宗合中林一柱力挽充鋒致遣排擠俱着以原官起用鄭國禎從重議處該部知道

同日

吏科黄承昊一本敬循垣臣之職掌事奉

聖旨諸款有裨于政即與覆行南居益倚傍門戶躐擠閩撫及陞漕撫何遷延不至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吏部知道

十五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君子道長當維其盛事奉

聖旨崔景榮東林的派倚奸細劉保為腹心着削了職為民仍追奪誥命李徵儀曾未奉旨不准起用還着該部查核具奏李孔度朋昵邪黨削職為民夏之令極詆毛文龍幾悞封疆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究問吳之瑞吳世科冒濫兵餉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追贓助工一切私記揭帖粘通衢者着緝事衙門嚴拿究治不饒

同日

太監魏忠賢一本特蒙

聖恩事奉

聖旨爾素性朴直受知先帝及聖母升遐付託朕躬登極以來茂着忠勤不辭勞怨特賜印信以褒元勳永保始終奕世戴德覽奏謝知道了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題本月十一日犯官在監病故奉

聖旨佟卜年着相視明白責令親人領埋

同日

工部員外曹欽程一本孤臣以忠受謗事奉
聖旨吳國華已有旨了曹欽程心迹自明不必深辯
着照舊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纂修實録等事奉
聖旨實録關係萬世信史何得濫用匪人周道登身
居門户豈堪清要着革了職為民仍追奪誥命
卿等還另推來看該部知道
十八日
户科吳弘業一本疆場之勝敗事奉

聖旨馬世龍失事已奉屢旨朝廷自有處分吳弘業
既有堪代經畧總兵的何不列名舉薦徒以空
言塞責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奉
聖旨顧大章病故着相驗明白責令親人領埋其未
完贓銀仍行該撫按嚴提家屬追完具奏
同日
刑部一本直指險臣奸織事問過徐在中聽吏
部都察院另行勘覆

同日
御史練國事一本敬捐微俸事奉
聖旨捐俸助建具見急公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智鋌一本小人之伏戎可虞事奉
聖旨解學龍侯恪身作東林鷹犬俱着削籍為民仍
追奪誥命所薦關鳴泰曹守勲劉澤深着吏部
酌量擢用前旨各舉所知專指閫門經督預儲
備用不得借此泛常舉薦為市恩之媒其趙一
鵬該部降處

二十一日
御史張經一本遵
旨具奏事奉
聖旨張經輕信風聞妄形章奏三番回話仍是支吾
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二日
禮部尚書薛三省一本新命勉承舊職事奉
聖旨仕途誠是壅滯然在吏部時何不條陳門工加
恩原照祖宗舊例諸臣既已廷謝不必瑣瀆
二十三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河上敗衂事奉
聖旨柳河敗衂皆由輕信劉伯鏹亟宜斷絕禍本
期望樞輔言言提醒必當振刷一新該部知道
同日
工科陳亂叢一本重任未易事奉
聖旨這本說得儆醒樞輔自當諫然而儲材用人之
法尤切實可行該部知道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聖旨許顯純等任勞任怨准復原官仍加陞二級其
追過楊漣等贓銀二萬两着監督科道照數驗
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同日
又一本爰書具有成案事奉
聖旨汪文言即汪守泰罪逆賊隸人類不齒而楊漣
左光斗與之交結借通王安倡起移宫之事希
圖富貴把握朝權及事發問徒又潛住京師與
周朝瑞顧大章魏大中袁化中等結黨行私庇
護熊廷弼又為營求受其重賂動以巨萬貪緣
賄囑冒濫衣冠黨羽繁盛招摇簧鼓使一時人
情知有賄賂不知有朝廷知有諸奸不知有法
紀天厭其惡國有常刑已經三法司依律問擬
情罪允愜爰書既定頒布中外鎮撫司三疏招
詞并宣付史館編輯成書垂信萬世其汪文言
未完贓私行與該撫按官嚴提家屬追比完日
回奏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孟震陞通政使司左通政傅宗皐依附邪黨

如何用他陪推着冠帶閑住
二十六日
御史趙亂昌一本國是漸釐清明事奉
聖旨李瑾劉茂門戶渠魁乃一則脫身三疏一則部
覆久稽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張至
發守正不阿着吏部酌量擢用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王雅量一本感激天恩事奉
聖旨該部酌量具覆李氏諸書怪誕不經着巡視衙
門焚燬不許坊間發賣仍通行禁止

二十七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聖旨楊漣左光斗周朝瑞汪文言兇惡小人目無法紀素與內侍王安互相交結妄希定策首倡移宮賛緣作弊扶同奏啓威逼康妃虧朕孝德又與魏大中袁化中顧大章結成一黨紊亂朝政明知熊廷弼失陷封疆罪在不赦乃敢貪其重賄共與營脫巧言諫免暗邀人心賴九廟神靈罪人斯得誅心定法律當情真雖已病死囹圄

遂當戮屍都市姑從輕典以示法外之恩其未完贜銀已有旨着撫按官嚴提家屬追比伺其完日待以不孝患世楊同惡相濟不得獨寬着錦衣衛差官扭解來京從重究治這招詞問擬詳明情律允愜便依擬行仍遵屡旨宣付史館須行天下以昭朕仁孝平明之治以服天下萬世人心

二十八日

大學士周如磐一本臣妻在家病故事奉

聖旨覽奏知卿有內戚慎勿過傷調攝四五日即望入閣賛襄不必給假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錦衣衛千户王國泰母王氏一本致危奸戚欺君背祖事奉

聖旨族兄王升并子國興身叨國戚行兇無賴開出祭葬銀兩只圖添造私居毫不增修祖塋嫖飲無分晝夜蔑親視若弁髦背祖欺君大辜寵渥都着削爵為民該部知道

同日

上傳諭工部

諭陵工未完皆因錢粮不數臣子之義正當上緊接濟早完大事以慰孝思如何通不在意都將急用銀兩狥情冒發皇親郭振明王升兩家墳價原奉明旨止各先給七千兩今郭振明多領過五千三十兩王升多領過四千三十六兩顯是朦朧着工部如數作速催征解赴陵工以濟急需不許仍前怠緩遲悞

同日

刑部一本審錄重囚事奏

聖旨各會審情真着照例會官處決內楊鎬王化貞

高出胡嘉棟等俱臣失陷封疆擬辟刑書久定
如何又說律有不同詞亦互異顯是開路貫法
仍着列情真數內三覆奏以憑裁奪
同日
御史李爍然一本
聖主念切憂勤事奉
聖旨王國禎奉旨踰年杳不赴任視國事漠不相關
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儲才選將兵
部何不具覆户工二部既有事例納粟之路不
可再開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練國事一本救時當有實政事奉
聖旨課實一法誠救時急務以後各衙門于歲終將
已完未完從實具奏以憑勸懲即如薊遼總督
關係甚重乃推一守制王之臣經年不到成何
政體着吏兵二部另推在京堪任的幾員來看
同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官員事奉
聖旨巡按宣大着點的張養素去蔡國用前既舉薦
龐雜着冠帶閑任該部知道

同日
直隷巡按喻思恂一本要地重臣事奉
聖旨呂兆熊總督倉塲奉旨已久如何又貪緣保留
復任喻思恂曲徇私情謬稱德政都着冠帶閑
任該部知道
同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部臬之貪肆當懲卿貳之宄
邪有據事奉
聖旨岳元聲貪跡素著屡掛彈章着削了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其陳于尭强思余新民并着從

重議處吏部知道
三十日
吏部一本敬陳根本之綢繆事復南京光祿寺
少卿譚鍇致仕
十月初三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諭事題犯人楊鎬等情真奉
聖旨覧卿奏知道了
初五日
文書房傳出

聖旨誕生皇子文官四品以上武官三品以上官員
俱于初五日赴會極門領花初六日簪花披紅
隨朝
初八日
吏部一本新政已肅事　又一本世道幸見清
明事復南京光祿寺少卿文翔鳳吏部郎中謝
上選各降二級調外任俱奉
聖旨是
同日
直隸巡按洪如鍾一本闢門之師事奉
甲乙記政錄　百十五
聖旨適本說的是事權貴一遼撫宜裁已有旨了喻
安性着改推用劉詔騎射素長邊事亦暢着照
舊供職劉永基以一年主事驟轉僉憲如何遷
欲他移着酌議具奏其淵桂趙率教梁柱朝俔
寵李秉誠俱着各守信地悉心防禦毋務虛文
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科玄默一本病苦難支事奉
聖旨玄默既有疾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遵
旨會議事奉
聖旨是康丕揚校門權相邪媚貪酷久掛察典復圖
起用一削籍未盡其辜還照憲臣犯贓例發邊
遠充軍仍追奪誥命該部院知道
十一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蒙
上傳內閣中書趙守信并錦衣衛千户趙守恩俱着
革職為民不許潛住京師如違着緝事衙門拏
究已經傳示奏知奉
甲乙記政錄　百十六
聖旨覽卿等奏知道了該衙門知道
同日
御史王珙一本洽兵理餉事奉
聖旨經畧新簡選將練兵必有一番振刷本兵司農
務要同心協濟相為終始不得擅議陞遷呂濟
作縣狼狽被奈合中糾參賄賂覩大中貪緣郎
署奸孽竊然姑念見督工程着冠帶閑住傅宗
皋結黨東林肆毒南國張醇儒串同書役分利
自肥都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其積棍潘鶴金
錢烱游烈勛岑端石皆數屆張醇儒處着錦衣

衛嚴拏究問御史何早端方耿直即以原官起
用該部知道
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李養質因睮年太多前已處過司官如何又朦
朧推陞姑不究着另推來看
十七日
御史潘汝貞一本徵臣幸逢等事奏
聖旨朱世守楊一鵬劉策陸完學皆東林遺奸宦得
混跡仕路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孫承宗一本懇恩允放事奏
聖旨卿輔弼重臣久勞關塞屢疏請告情詞迫切難
以強留經略到任暫准調理着加特進光祿大
夫廕一子與做中書舍人仍遣行人護送馳驛
回籍加賜銀一伯兩綵段四表裡大紅坐蟒一
襲以示優眷卿還善自調攝以需召用該部知
道
同日
御史梁炳一本恭逢帝曆事奏
聖旨新簡經畧到任有自展布如金冠違悞等事公
論難逃何得先以煩言掣肘梁炳姑不究其疏
內參蔡思充着該部議覆
十八日
御史張訥一本
皇嗣應期詔恩須布事奏
聖旨亓詩教等不准添註擬部諸臣三年候考諭思
恂已經罷閒如何違旨瀆奏且本內薦舉罷雜
主欲復閱武闈三場大非國體姑不究該部知

道
十九日
吏部一本巨奸之典刑既正事伏乞遄本奏
聖旨鄭國貞朘民肥己惡聲載道既經撫按糾參閒
任未盡其辜還着革職為民追奪誥命永不敘
用
同日
御史徐卿伯一本特糾奸險事奏
聖旨劉策已有旨了張我續援黜逗遛糜餉百萬奉
旨查勘已經半年何以停閣不報擬奏罰俸妖

倘意欲何爲着行該撫按作速勘明具奏以憑
處分該部知道
二十日
東廠一本訪據事奉
聖旨吳懷賢恃富逞兇打死多命營脫逃京賄買汪
文言引援左光斗魏大中門下結爲死黨寅緣
題授史館冠帶監生時將旨意漏傳都又妄談
朝政傍口翻局親書現存供稱有據着錦衣衛
拏送鎮撫司嚴究具奏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見工急缺監督事奉
聖旨王陞不准改註着另推来看
二十五日
兵部主事徐日久一本奉
命賚臺事奉
聖旨經畧到關灼見情形曲直自然奏請定奪况封
疆所係不小徐日久如何逞臆妄奏揺撼軍心
且詞語傲慢甚無人臣禮着削了職爲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按遼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身任監軍經撫不和不能上疏糾劾以
致封疆失陷棄師逃走當與熊廷弼同罪原發
贓私潞紬百疋贏負參貂如何又行減少君前
臣名已有屢旨何得不遵原問事官御史顯是
賣法市恩姑不究還着照數嚴追從重另擬具
奏
二十七日
南科袁玉佩一本天下有不容塗飾之功事奉
聖旨趙昌徵着削了職并世廕爲民當差該衙門知

道
二十九日
刑部一本病故犯官事奉
聖旨陶朗先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責令親人領埋
其未完贓銀着該撫按官嚴提家屬追完具奏
同日
尚寶司少卿劉志選一本
皇考信史已定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孫慎行紅丸一疏借題報復已有
旨削奪了劉志選前后二疏宣付史館以備採

錄該部知道
十一月初六日
內傳奉
上傳與吏兵二部邊撫奉旨裁革喻安性即當謝事
聽候改用如何放炮開門
初七日
大學士周如磬一本臣病日加痊可無期事奉
聖旨卿簡任方新贊襄伊始如何三疏請告情詞迫
切難以强留暫准調理遣行人護送馳驛回籍
加賜銀一百两綵段四表裏以示優眷該部知
甲乙記政錄　百廿
道
同日
吏部一本誥勑事奉
聖旨陳子壯幷父陳熙昌依傍門戶豈可室列要津
且試錄內有[illegible]權奸主覽權等語顯屬[illegible]
勞都着削[illegible]當差[illegible]追奪誥命其餘[illegible]
繼祚等俱准誥勑撰文
初八日
刑部一本獄房失火事奉
[illegible]旨圜扉重地屢旨戒嚴火燭重事林咨[illegible]疎玩尤

事着降三級調外任堂上官不行申飭反稱[illegible]
夜在公成何政體姑不究李如禎身犯重辟却
又不加小心幷典獄官吏痛責示懲
初十日
南道李時馨一本欲清吏治事奉
聖旨張我續已有旨了着速勘具奏熊明遇黨邪蔑
憲削職未盡其辜仍追奪誥命着該撫按提問
追贓須之彥素有邊才當徐光啓練兵時具薦
不用后因兩朝登極贊襄大禮得起陞南尚寶
復被東林叅擒告病不出今始到京隨奉差以
甲乙記政錄　百卅二
去言官風聞不真還着吏部從公酌議該部知
道
十三日
錦衣衛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身出正途心懷偏黨譏切時政侈口妄言
既有詩句圖書証憑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
解来京與妖僧本福對理該部知道
十五日
錦衣衛一本緝獲事差百户傅德桐前往揚州
等處拏劉鐸扭解來京去訖奉

聖旨知道了
二十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夏之令不惟辯言亂政幾悞封疆且其巡城時
封鎖當舖搜索資財恣行貪暴贓私狼籍擄家
人入署大乖憲體許顯純如何一槩含糊還着
嚴究追贓具奏
二十五日
刑部主事彭參一本東林黨蔽事奉
聖旨彭參原係左光斗私人見其事敗反借題解釋

前疏留中如何又來瀆奏併陳鍍徐用升都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王時英一本直糾邪臣事奉
聖旨劉可法辠結趙南星躐陞淛撫唐暉貪婪不檢
倚仗門户取銓如寄俱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
追奪誥命胡世賞鐵謀亞卿既經白簡着冠帶
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梁夢環一本經畧之儲等事奉
聖旨唐世濟陰陽反覆鬥爍傾危排陷正人主盟邪
黨鑽求崔景榮無缺補官大壞典制本當重處
念部堂官姑着冠帶閑住張潑係袁化中死黨
躍冶速化徐如翰獻媚門户奸謀叵測都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田景新一本
聖明處切事奉
聖旨唐世濟作夏嘉遇盟主為左光斗先鋒已有旨
處了王惟儉依附當路朦朧屢轉着冠帶閑住

王孟震巡城不檢居鄉尤横李守俊貪濫異常
蔣謹貪忍詭秘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兵部一本開讀事奏錦衣衛田爾耕照先年陸
炳加陞太保堂上僉書并南北司衆廠理刑官
各加一級俱奉
聖旨是
同日
户科薛國觀一本聖主慮懷事奉

聖旨薦舉考成皆當責實遵條議明切可行以后委
任不效的連坐舉主其錢粮未完朦朧考滿陞
遷者該各撫按官聽該科一體叅治不許狥私
容隱大計追贓及汪心淵等三案定限次年三
月內回奏毋得仍前違玩蕭近高奉旨一載繫
戀家園豈朝廷任人之意馬之服喬允升都着
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御史袁鯨一本垂念封疆等事奉
聖旨武之望已有旨調用曾闗廰即宜裁革撫夷海
甲乙記政錄　百卅五
運二廰揀授科甲照遷俸考選知州王國士貪
酷沸騰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同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目擊時艱事奉
聖旨近來仕途壅滯皆因該部不肯任怨裁抑以致
人情日競即如改教不及三年即陞郎署營差任意
成何政體吏部司官無缺先推遷轉太速尤非
舊制莊欽隣未滿六選破格先陞圖便已私壞
亂成法孫之益阿附黨人瞀學無狀都着削了
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扶克儉臃腫之態朕
所親見着冠帶閑住以後選郎再有不及六選
借教職考選爲名擅自陞遷者照莊欽隣例重
處不饒該科記着這本內楊漣左光斗竟不書
名豈奏對之體姑不究
同日
兵部侍郎唐世濟一本面恩事奉
聖旨唐世濟已有旨着冠帶閑住如何又來面恩姑
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指揮張逵濬一本微臣治事告竣事奉
甲乙記政錄　百卅六
聖旨張銓狥節死難朝廷自有公評張道濬領銀造
器銷算不清部覆久羈必已灼見情弊如何輙
生怨望着革職回籍該部知道
同日
尚寶司卿吳殿邦一本孤臣危言事奉
聖旨樊王家逢迎救黨誣害鄉紳借名窩訪打死多
命故入人罪慘殺異常且違禁抽稅至十萬餘
好生貪縱可恨着削了籍爲民行廣東巡按御
史幷衙蠹李榮吳茺提問追贓具奏其無辜羅
織諸人遵恩詔即與查釋陳保泰着該部院從

重議處

同日

刑部一本病故囚犯事奉

聖旨沈有瑞欠賍銀一萬七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
子沈天挺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憶張慎言周
宗建提問追賍奉旨將及一載如何不見遵行
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嚴追速解限次年正月
回奏

十二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降調官員事奉

聖旨聶心湯貪穢着聞與韓浚爭妾事極可醜察處
浮躁未盡其辜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張樞一本直糾京堂事奉

聖旨陳伯友倚恃袁化中周朝瑞而驟躋通顯蕭毅
中借援左光斗顧大章而立擢清華都着削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二日

山西巡撫柯昶一本主恩當報事奉

聖旨柯昶既有疾准回籍調理還候新臣交代該部
知道

同日

河南巡撫程紹一本愚臣報主有心事奉

聖旨程紹既有疾准回籍調理還候新臣交代該部
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速臣賍私已完事奉

聖旨何棟如賍私已完依議發遣

同日

吏科亓詩教一本申明兩次京察事奉

聖旨這本說君子小人自是正論魏應嘉着該部議
處具奏韓浚趙士諤已陟華膴杜承式過盈乞
怜祝耀祖募兵招議所舉未當張惟任端方之
品即宜擢用吏部知道

同日

太僕寺卿潘文一本因政方殷事奉

聖旨潘文既有疾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初三日

北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夏之令贓私狼籍如何止認三千兩[illegible]顏純明
受囑托狥情姑不究還着盡法嚴追具奏
初四日
御史徐揚先一本匪人難以重任事奉
聖旨敖鑄不宜信用匪人戎政不可經年曠任董應
舉文球都着冠帶閑住員缺俱另推來用該部
知道
同日
御史陳世埈一本邪臣倖進事奉
聖旨郝名宦結納邪黨鐫名酒杯氷山既傾南樞善

伏羅汝元恃黨入臺全無建白一差未滿營蠲
京卿王國瑚賣身去輔作府狼籍惡副未幾賄
溥光禄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初五日
鎮撫司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夏之令贓私數多還着勒限嚴追不得寬縱
同日
御史王業浩一本微臣仰荷事奉
聖旨馮盛禎要結權黨傾陷正人韓萬象並仕南都

賣身門户方有度巧營三窟甘棄四維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曹谷一本仕路日見清明事奉
聖旨郝名宦聶心湯已有旨了楊維新曾于工所著
勞不得風聞苛索洪啓初不必議用該部知道
初六日
刑部尚書李養正一本衰病愈深事奉
聖旨卿職司邦禁倚任方殷何乃屢疏請告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還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陳睿謨一本天道布冬肅之令事奉
聖旨劉廷棟倚藉權黨以刑部郎中改調吏部事屬
破格孫必顯世挍門户罔上行私韋蕃反覆亂
政蹤跡華膴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該部知道
初八日
御史倪文煥一本用人為朝廷第一要務事奉
聖旨朱世守已有旨了金世俊為左光斗魏大中私
人賈官贓跡有據趙剛盜伐皇陵神樹已經處

分宋萬鍾係剛至親又出李三才門下王繼謨
為王之寀私黨貪婪素著都着削了籍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金世俊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
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尚書李宗延一本聞言内愧事奉
聖旨卿秉銓清正倚任方殷乃請告情詞迫切齒疼
腿腫朕所親見准回籍調理還與馳驛去該部
知道

初九日

甲乙記政録　百廿一

御史石三畏一本端方等事奉
聖旨周炳謨講筵日久謬為王之寀所薦准令致仕
沈徼炌樓楷助建亦有微勞着冠帶閒住張廷
拱鑽謀考選物議沸騰驟躐京卿金憑奥授着
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禮科葉有聲一本特糾門户[illegible]
聖旨歐陽調律勅斥正人倒持察典[illegible]廣舉歷
類擁戴要津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
命公鼐與李三才為親瓜李不避心迹招尤姑

原缺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申用懲薦舉不當着冠
帶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工部一本工緊係重事奉
聖旨橋道現在運石何必再保墊且天寒地凍保墊
非時顯是司官計圖侵冒着降三級調外任用
堂官料理欠明以後還宜詳慎該部知道
同日
戶科薛國觀一本榆關之局面事奉
聖旨邊左失事皆因文武不和皇祖在時便深以為

慮年來沿襲不改以致用師罔功這本說的是
劉永基貪鄙閔燦無泛巡撫暗布流言傾陷同
列已有旨削奪了以後關門大小文武各官務
要振起精神同心戮力練兵核餉實講安邊固
圉之策毋得仍循陋轍自取愆尤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盧承欽一本直陳今日之急務事奉
聖旨奸黨宜清調停當戒這本說的是曹珍御主邪
盟董應舉侵撓鹽政李遇知薦舉匪類獻媚東
林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一切

黨人不拘曾否處分俱着該部院會同九卿科
道從公查確集奏將姓名罪狀等節次明旨刊
刻成書榜示海內垂鑒將來以保清平之德該
部知道
十五日
錦衣衛百戶田志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聖旨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汪文言等交結王安倡
起移宮同惡相濟既拿到着送鎮撫司嚴行究
問將從前情節逐一供吐具奏

十六日
御史汪裕一本欲清銓法等事奉
聖旨近來選司事體不令堂官預聞直至臨期方繕
畫題用印以致惝恍不及檢查其蒙蔽這本內
事宜即着新任尚書酌議妥當畫一具覆其在
籍郎中貞邪混雜該部從公分別起用外轉罷
斥三等具奏定奪
同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境內奉差等事奉
聖旨吳昌期吳懷賢私書往復譏識朝政着削了籍

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其具懷賢家屬速與[illegible]
結該部知道
十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趙興邦陞吏科都給事中
同日
上傳諭吏工二部李養德照舊供職劉鱗長呂奇策
徐申楙三員遵旨降調
同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孟淑孔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該部
知道
同日
御史趙僙昌一本廟謨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次輔和中任事商確可否朕所鑒知言官不得
苛求該部知道
十八日
大學士丁紹軾一本微臣自揣非才事奉
聖旨卿心直口快馬世龍去留既係閣臣公議何又
推諉上傳着即出佐理以副朕懷不必以人言
介意該部知道
一十四日
御史陳以瑞一本貞邪不容並立事奉
聖旨着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御史何廷樞一本銓規容有未盡事叅魏時應
戴澳奉
聖旨這本有裨銓政內叅舊銓二臣着酌議具覆吏
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科趙興邦一本直糾黨邪之臣事奉
聖旨這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五員
雖各有本末但議論既差即係邪黨不必分別
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劉弘光一本
聖朝邪正已明事奉
聖旨談自省以程國祥姻婭濫廁京兆賴良佐以李
涓宣死黨冒列清華張篤敬以王圖心腹復張
訥焰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邵輔

忠姚宗文劉廷元起用已久着催他速來到任
其餘的該部酌議具覆
同日
督餉侍郎黄泰運一本五年關運事奉
聖旨萬國乎前有旨不准陞遷着冠帶閑住
二十六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問擬趙南星依律遣戍不准收贖
同日
刑部一本按逯罪狀久明事奉
甲乙記政錄　百廿七
聖旨方震孺按遼無状失悞封疆且廉貴金錢貪聲
大著必有賍私銀兩不止參貂潞紬還着法司
詳究嚴追具奏不許輕縱寬宥
同日
御史丘兆麟一本劾強數煩明旨事奉
聖旨趙秉忠久玷鄉評依附權奸蹤跡端尹劉芳委
身邪黨芟除正人尚踞藩臬都着削了籍為民
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同日
刑科蘇兆先一本除遺挾已事奉

聖旨周希聖營入臺班旋陞典史拔身邪黨躐躋正
卿蔣允儀門户渠魁把持察典雜經倒轉公情
未平趙延慶調簡行取與援通神激變營軍流
毒善類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二十七日
工部尚書黄克纘一本年衰多病事奉
聖旨卿卓識宏猷朕所素知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籍調理以成高尚還與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甲乙記政錄　百廿八
鎮撫司一本嚴緝奸孽事奉
聖旨惠世揚借汪文言交結王安擅入直房聽其指
使同楊漣左光斗倡議移宫威逼康妃目無先
帝且黨邪害正罪状非一究問既明着送法司
再加研審依律從重擬罪仍付史館垂示将來
為人臣不忠之戒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御史吴裕中一本朝廷恩禮事奉
聖旨次輔于皇祖初起熊廷弼即首論廷弼蓋已具
先見之明是實心為國今廷弼既服厥罪神人

之所共歎吳裕中乃以鄉戚兒女之情輙敢赴
意乘機逞其報復欺肆狂悖詆辱大臣顯是廷
弼一樣肺腸與廷弼尚在何異似此黨亂本當
從重究鞫根由與廷弼同誅姑從輕宥着錦衣
衛拏來午門外着實杖一百棍革了職為民當
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岳和聲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遼等處

邊備巡撫順天府地方寫勅與他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周應秋改都察院左都御史

同日

内閣接出
聖旨前覽卿屢疏朕已有溫旨慰留念國家多艱正
賴卿安攘何遽以一二浮言苛語怱起歸心昨
已遣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柰何至今未出
况歲暮行大袷禮于太廟屆期卿尚爾偃卧私
居則君臣之大義何在卿可即出佐理副朕佇
望倚毗至意特諭

同日

南道羅萬爵一本敬因長至事奉
聖旨趙彥白所知張我續俱已有旨了其陳楚產林
聞詔着吏部即與議覆

同日

南京禮部尚書董其昌一本遵例引年事奉
聖旨卿才猷方茂精力未衰乃請告情詞迫切准回

籍調理着馳驛去該部知道

同日

大學士丁紹軾一本懇乞
天恩寬宥言官事奉
聖旨吳裕中已經處分了卿不必申救該部知道

同日

皇上勅諭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提督禮儀實和等店
兼掌惜薪司内官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太
監魏忠賢恭惟我
祖宗建都于燕歲賴東南漕運以給軍餉故倉儲所

關繫重而出納之際設立戶部司官以監督
盖慮至周法至密也不謂年久而弊實叢生法
弛而人多欺玩有若督倉主事李柱明者偉濫
甲科潛懷穿窬心如廁中之碩鼠形似梁上之
鷄鶘不思粒粒皆萬姓脂膏竟以纍纍潤一家
囊橐偷盜之米已盈二千九百三十石之多入
己之贓共有一千八百六十一兩之數蔑明條
而故違祖制辱仕版而甚負君恩實人面獸心
真衣冠盜賊官箴大玷憲典謂何況自庚癸頻
呼帑營甚鉅凡我臣庶各具良心或殫力于捐

甲乙記政錄　　百四十一

資或苦心于節省豈容狡猾之輩肆行乾沒之
奸賴爾忠賢守潔壹冰性貞金石存心國計慮
重邊儲甘勞怨而如飴發臺諫所未糾去貪疾
若雉草剔積蠹于一朝嚴勒還倉痛懲自盜俾
後來任斯職者必人人撫翻窠窟痛洗肺肝替
筋不代為東陵而困積可收于逝壑倉廒具京
坻之盛六師免枵腹之憂蓋一舉而下警官邪
上關國計通國盡稱為快而朕心洞鑒其赤衷
茂績若斯褒嘉何靳除賜銀幣羊酒外原應第
陞加二級仍賜勅獎勵以彰殊異之榮於戲叩
黃鍾者大叩則大應建殊績者多勳則多酬
謂國典之至公尚罄忠忱于勿替欽哉故諭

同日

御史姚祚端一本欣際維新之盛事奉
聖旨郭允厚孫杰等已有旨留着京卿用姚祚端如
何不遵又來瀆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閻鳴泰原備經畧之用戎政協理着另推四五
員來用

甲乙記政錄　　百四十二

同日

吏部一本銓規容有未盡事覆御史何廷樞奏
南京通政使魏時應冠帶閑住奉
聖旨是

同日

兵部一本降夷事奉
聖旨是劉伯强誘敗果真即屬奸細着該部審確正
法本內噬臍臍字錯寫口字旁着改正行司官
慢不經心姑不究

同日

刑科潛士聞一本直糾不檢之臣事奉
聖旨曹欽程不檢敗羣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
誥命其領過陵工神木廠二項銀兩務要銷算
用過若干見存若干交割明白方許回籍該衙
門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欲清銓法事奉
聖旨劉國縉魯糜費帑金被人條論不准起用

同日
吏部一本降調官員事奉

聖旨劉鑠長奉旨降調曾幾何時而遽行補官顯屬
鑽刺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同日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官王之寀周宗建張慎言熊
明遇方大任等及已故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
大章等家屬奉旨行彼廣撫按提問追贓如何
久不回報顯屬違玩還着移文各省直勒限速
解以助大工

同日
吏部一本敬因長至嵩呼事復陳楚産等致仕

原缺

廼有秉宮庭倉卒之際遂懷傾危陷害之謀搆
朝家骨肉之嫌自為富貴功名之地其為亂臣
賊子可勝誅哉洪惟我
皇祖神宗顯皇帝早建元良式端國本父慈子孝原
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寀何士晉魏大忠翟鳳翀
魏光緒張鵬雲等乃借梃擊以邀首功我
皇考光宗貞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疾純
孝彌彰而奸人孫慎行張問達薛文周周希令
張慎言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怨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緒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

漣左光斗惠世揚周嘉謨周朝瑞高攀龍等又
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勳而希非望之福將憑几
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仇臣
子之分謂何敬忠之義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
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
案被誣者皆次第賜環布列有位嘉言罔伏朝
政肅清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請將節次明旨
并諸臣正論命史臣編緝成書頒行天下使
三朝慈孝爍然大明天下萬世無所疑惑其凡
例體裁一倣明倫大典故事即于新春開館纂

修特命輔臣顧秉謙丁紹軾黃立極馮銓為總
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楊景辰姜逢元曾楚卿為
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啓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
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為纂修官喬煒秦
之垣李桐為謄錄官鄭崇光姜雲龍為收掌官卿
等受茲委任須同心協力殫精研思採集周詳
持議明覈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群奸邪說亦
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
早完書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皇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欽哉故

諭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劉鶚夏之令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覈人須[illegible]
其夏之令贓銀一萬二千六十餘兩并行該撫
按嚴提家屬追比限文到月以裏如數解部以
助大工不得違悞取罪該部院知道
御史曾應瑞一本歲序方始事奉
聖旨驕恣范鳳翼姜習孔孫紹統傳梅吳鳴虞俱係
邪黨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續丙記政錄

正月二十三日

經畧高第塘報

聖旨奴兵分為兩路伏謀叵測非獨固備當嚴其沿邊各路口尤宜倍加防禦毋復踈虞兵部知道

同日

錦衣衛百戶傅德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與妖僧本福俱送鎮撫司從公究問務審詩句圖書真偽明白具奏

同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奴酋糾合西虜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具見為國家籌邊忠愛朕已洞知但國家多事之時劇鎮更為喫緊申用樵見在候代老耄難堪岳和聲有旨嚴催赴任無日着吏部作速另會推在朝能曉邊情的四五員來看朕用星馳任事以紓朕東顧之懷岳和聲另推別處用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郭允厚李春燁孫杰三臣已有旨留京卿用如何不遵潘汝禎張捷二臣果否曾歷邊事輙與會推還着另推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邊報緊急郭尚友畿南保障不便他轉張樸陞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宣大山西地方寫敕與他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薛鳳翔陞工部左侍郎督理城守軍器事務房壯麗起陞工部右侍郎着星馳到任不得遲延

同日

吏部一本仰遵

明旨事奉

聖旨科道外轉仍照近例科四道六不得輕變成規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靳于中賴褱國討閱洪學遠任天南遷轉樞貳俱屬未便着另推幾員來看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紹吉賴襄國計不得遂轉佐銓着另推幾員
来看
同日
禮科彭汝楠一本謚議已奉
明綸事奉
聖旨易名重典已極濫觴限年限官是為砥柱至于
建文諸臣尤宜斟酌禮部知道
同日
丙記政錄　丙去
御史李爍然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陳庶着削籍為民以后各衙門屬官有老病不
堪者即令致仕不得强入朝班以致傾跌失儀
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是閻鳴泰以原官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整飭
薊鎮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寫敕與
他着即日赴任其聯結西虜事宜責成王牧民
并着王世忠加正總兵職銜前去關門協同料

理仍給與敕書行事應用犒賞着兵部作速處
給不可遲延該部知道
二月初三日
平遼總兵毛文龍一本
皇恩逾涯事奉
聖旨功罪原非兩途信賞必罰係朝廷操柄毛文龍
即使有功豈得代人贖罪况奴酋入犯文龍全
不知覺牽制安在輙敢言功乃為失陷封疆之
罪求宥藐視朝廷是何法紀海外孤軍姑不究
該部知道
同日
丙記政錄　丙中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郭允厚陞兵部添設右侍郎李春燁陞兵部右
侍郎
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袁崇煥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專理軍務照舊
駐扎寧遠等處管事寫敕與他

初四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數年一挫賊鋒事奉
聖旨高弘圖屢疏條陳未當今又阻撓廟祀大典已
運木石漕粮各有專責何得以東事遜妨並舉
姑不究該部知道
初六日
兵部一本遵
旨回奏事奉
聖旨提調陞遊擊階級懸絶躐等起陞又含糊回奏
情弊顯然余大成着削籍為民陵寢重地還着
另擇都司守備倖深薦多練習兵事的來用該

部知道
同日
御史汪裕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來宗道陞南京禮部尚書錢象坤曾被言官論
列醜詆着冠帶閑住
二月初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李棲鳳准陞壩州兵備道但憑從龍歲裡到
任席未及煖如何就陞送舊迎新百姓殊苦不
便以后吏部還遵久任之法不得狥情遷轉
同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曹爾禎既陞山西巡撫令整兵山西若其未離
山東當令作速到任東西二字顯屬錯寫這所
奏終是含糊還從着實回話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石三畏一本中外乏人事奉
聖旨條議輕率薦舉欠當石三畏姑着削籍該部知

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緝訪事奉
聖旨這事情劉鐸供稱歐陽暉所作着錦衣衛差的
當官旗扭解來京一同質對劉鐸暫送刑部監
候
同日
刑部主事王建泰一本奴鋒暫挫事奉
聖旨這本拾人唾餘冗長泛濫不便省覧姑不究
初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薛貞等四員各有職掌着另推幾員来用
初十日
禮科李恒茂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李恒茂兩次回話俱屬支吾本當照紅牌重處
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一日
經畧高第一本奴賊十五六萬事奉
丙記政録　丙七
聖旨奴酋大舉入犯官兵奮勇禦敵打死奴兵無數
斬獲首級二百餘顆大敗奔回八年以来無此
奇捷深慰朕心經督道鎮將領各官功次候事
平勘明優叙還着相機應援驅逐歸巢以收爲
全
同日
刑部一本君子道長事奉
聖旨吴世科侵國充襃異之瑞知情寄頓所犯既同
何得輕重擬罪該司官好生玩法還着另擬具
奏

同日
兵科羅尚忠一本遵例糾拾事奉
聖旨邢元吉鑽謀機巧敗檢著聞與周顯祚周洽趙
昌徹等結黨罔利又將象房大木擅造器皿擬
運回家盜賣草料飢死象隻好生貪縱着削籍
為民追奪誥命仍送法司提問追贓其餘的分
別處治具奏
同日
御史徐揚先一本糾拾事奉
聖旨焦夢熊等着分別處治内張懋忠為邢元吉腹
丙記政録　丙八
心慣依邪黨匆顧身名謀議通賓流毒同輩尤
當重處
同日
吏部一本勞臣奉差身殞事奉
聖旨王遠宜准贈工部右侍郎廕一子入監讀書
十二日
工部主事徐石麒一本微臣被誣事奉
聖旨徐石麒得銀五百五十兩係王國興供稱何云
無據着作速還官以憑處分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上本
陞山東參政劉榮嗣浙江參攻馬鳴起河南副
使焦源溥陝西副使陳奇瑜劉四端福建參議
蒲秉推廣東參議胡其俊正推有點
十四日
直隸巡按賈毓祥一本計期伊邇直陳愚見事
奉
聖旨據奏左光斗前後變産銀二萬两着勒限觧進
其謝薦等銀必有親信家人經手何得無實貯
數目着嚴提究問務盡數追完不得狥情隱匿

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恭繹
明旨事奉
聖旨魯汝召阿附邪黨羽翼移宫希圖定策魏士前
倚恃熊廷弼周嘉謨恣肆貪婪驟躋臬憲郝土
膏作令不仁麂親無父典試策文訕上無君井
前降處方逢年葷允儒顧錫疇丁乾學熊奮渭
李繼貞都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其董承
業文氣稍平姑照前旨郝土膏賍私狼籍仍行

該撫按提問照數追賍以助大工便據賍從重
擬罪該部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旨先帝賓天之日惠世揚與楊漣左光斗同惡相
濟造語盡蔑希功定策致康妃母子踉蹌失所
先經黃克續賈繼春論劾罪狀甚明及查其串通
汪文言入王安直房褻衣密謀則離間親親交
結近侍大悪備矣重辟允當即依擬行

同日
吏部一本考察事奉
聖旨會典一欵照依違限日月多少遞加處分今田
唯嘉違限三月有餘自當重處即着革職為民
以儆將来
同日
經畧高第一本糾參庸懦鎮臣事奉
聖旨右屯覺華島所積粮草前有旨着搬運内地如
何不遵盡以資盜匿不以聞其參論楊麒着兵
部酌議具覆麒字錯寫麟改正行

同日
都察院一本畧述考察事奉
聖旨田唯嘉已有旨已後御史復命務要遵照會典
嚴加考察不許縱容給假違限
同日
兵部一本處决重囚事題熊廷弼首級傳示各
邊奉
聖旨熊廷弼首級着發山海關號令
同日
山東巡撫呂純如一本制奴有必用之着事奉

聖旨王象乾年過八旬只宜優之以老豈能復任封
疆所舉不當該部知道
同日
御史賈毓祥一本薦舉地方人才事奉
聖旨汪應蛟年已衰邁只宜休養林皐如何又登薦
牘所舉不當
十七日
南道徐復陽一本參酌時宜敷陳末議事奉
聖旨書院改作忠臣祠明旨森然誰敢復萌異念不
必移鮑應鰲陳大綬為邪臣王允成跡贈跡昭
顯然命黨着即削除一切奉旨議勘罪案該部
撫按即作速完結有遲延的參來處治其持局
宜堅鑄錢宜酌交代宜速都着申飭該部知道
同日
工部侍郎崔呈秀一本觸事懷忠事奉
聖旨魏忠賢勤慎奉公清廉勵操疏蠲年例彰朝廷
節愛之仁題免夙逋軫黎庶飢寒之苦一心為
國百廢俱興緝獲每著奇勳鼎建更多懋績朕
心加悅特賜敕旌獎廕弟姪一人與做都督僉
事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

新鈔三千貫仍宣付史館以昭勸勉其征倭浙
餉已經禁止撫按官何不回奏關稅原非得已
如果有長策毖佐時艱諸項自宜停免報商一
節厲民尤甚併着該部作速具覆
十八日
山西巡撫柯杲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等事奉
聖旨張慎言黨邪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只以
監守自盜永戍依擬其周宗建贓私該撫按久
不回奏聽其逍遙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經

削奪仍補服黄蓋開館招賓愈見縱肆即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
究問

同日

錦衣衛一本邪黨尚多隱伏等事差千户王道
行等往南直捉拿周宗建繆昌期奉
聖旨知道了

二十日

工部一本觸事懐忠事奉
聖旨魏忠賢殫力奉公赤心報國舉三朝之曠典拮

据獨先省百萬之金錢綜核倍至即此一事勞
苦功高其他忠勤未易悉数亟宜宣付史館以
勸將來

二十二日

兵部一本成造鹵簿
大駕事奉
聖旨魏忠賢劉忠田爾耕俱奉旨題叙如何不遵疏
內止伏田爾耕司官大不敬姑罰俸三個月吏
書重加責治與堂上官無涉

同日

工部一本直糾不檢事奉
聖旨曹欽程領過各項銀兩既經銷算交割明白准
他回籍去

同日

二十三日

兵部一本鹵簿
大駕事奉
聖旨魏忠賢加恩三等賞銀五十兩紵絲三表裏廕
弟姪一人與做都督僉事仍賜敕奬勵劉忠加
恩二等賞銀三十兩紵絲二表裏廕弟姪一人
與做錦衣衛正千户該部知道

同日

都察院一本感激
聖明事差御史王心一王業浩掌道奉
聖旨王業浩着掌河南道

二十四日

兵部一本遵例糾拾事奉
聖旨是內徐永徇張茂忠着提問追贓其餘念用武
之秋俱免提追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郭尚友保障畿南實心任事正賴整頓未可輕
移孫杰陞工部右侍郎協理殿門工程事
二十八日
薊遼總督王之臣一本奴酋困敗思逞事奉
聖旨不問奴勢緩急戰守之見自當作速料理袁崇
煥令旗令牌關防准給另補道臣着酌議行王
化貞屢奉嚴旨賓承式逊将情真
祖宗法度昭然何必會議况封疆之臣豈得為失陷
封疆着求宥該部知道
同日

户部一本觸事懷忠事奉
聖旨是内府錢粮曾經監臣魏忠賢題允罷减者已
宣付史館昭朝廷體恤商民至意其征倭加派
停征已久有司官員曾否遵依着該撫按官嚴
行禁止限三月内回奏
同日
皇帝敕諭總督東廠官旗辦事提督禮儀房實和等
店兼掌惜薪司内官供用庫印務司禮監秉筆
太監魏忠賢朕惟名世代興百年罕覯納誨輔
聖撫宸亮天若于心膂之臣克盡凝承之職為
上為德為下為民克勤克慎惟公惟正殫忠著
烈者萬不得一焉乃天祐朕躬篤生良佐爾忠
賢之念急公家勛高磐石宣勞潛邸不言丙吉
之舊恩戮力中樞式啓周宣之新運朕每加宣
諭以重褒嘉兹者臺臣特疏賛揚披陳公道質
之朝野惟岩同聲蓋實事並彰于共見共聞而
赤心尤徹于上知上鑒此非特申明諭宣示外
廷將報功之禮未彰勸善之風猶鬱故特舉爾
大節載在汗青以作楷一時流芳百世念爾自
佐朕垂衣而治六載于兹矣早夜以圖心力為

瘁俾朕效
天法
祖勤學登朝茂德保躬明賞信罰空黨人之宿布而
王道蕩平亟覆師之逆臣而恩威震疊朕用是
耳目四達政事肇新皆賴爾任勞怨于一身展
經綸于三事苦心茂績軼古冠今若小則平治
道路橋梁澤及商旅大則首倡陵工捐助慰朕
孝思築爾寧以固金湯置學田以育才俊停店
清而乾沒塞礦賊離而餓向安葺公廨以衛我
宸居築墻工而利我屯牧頻發盜鑄群惡交收

泉府之權屢誅竊餉神奸益著杖戮之悳偷
甲葉偷賣龍袍以至奪刲銀鞘者咸伏種種刑
章詐冒職官詐刻印信以至孫戕祖命者難漏
恢恢天網即勢要違制必明示僇侮之誅其上
納假綿已嚴垂詐偽之戒年例若茶果若煤炭
若米儲一槩蠲除積弊若納辦若進獻若鋪墊
迺行裁革不時之品不以供膳御不正之物不
以混聽明迷爾導朕以清心寡慾之功而率下
以廉潔奉公之訓乎至于中涓盡遵約束竿牘
謝絕吏兵一毫無私更為表表及掌廠而恩周

皆尉督工而用節水衡刺奸之法信若神明將
作之勤迅于風雨振舉三朝之曠典節省百萬
之金錢雲集于來勝靈臺之不日翬飛鳥革追
小雅之斯千其為朕殫竭血誠拮据大事雖古
之黃髮元老奉公憂國何以加焉總皆外廷之
所不盡知口碑之所不易罄者也有此純臣宜
膺渥典惟爾堅辭爵蔭彌著謙沖茲特賜爾羊
酒銀幣新鈔旌敕奬勵仍宣付史館用垂永久
嗚呼四星帝座叅元象于三台六典周官[redacted]吉
士于內尹楷之史冊遡之本朝如爾豈徒媲休
先世之懷覃洵足振美禁中之周召爾其新恩
祇受嘉績益襄朕夙軫民艱行將與廷臣酌議
罷稅蠲租泒膏布闓以副爾致君堯舜之一念
朕言所在皎若日星金石可磨鴻嗣不朽爾其
欽哉故諭

三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霍維華方在奉差郭鞏准陞大理寺左少卿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馬之騏改國子監司業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劉鍾英改南京國子監司業

同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賍私狼藉如何止追一千餘兩還着提
家屬嚴追其罪名候扭解來京究問另擬該部
知道

同日

刑部一本按遼罪狀等事奉

聖旨方震孺與熊廷弼同罪屢奉明旨司官如何不

遵且麤貨貂參不計其數追銀五千兩未盡其

賍還着另擬嚴追不得輕縱

三月初一日

工部侍郎崔呈秀一本爲法行城存事奉

聖旨楊麒應援不前致有覺華島之失回衛未盡其

辜着削了籍爲民王化貞已有屢旨關門內外

軍民困苦已極全賴撫綏管關主事陳祖苞科

索往來財物怨聲載道着革職閑住該部知道

同日

織造太監李實一本欺　君蔑旨事奉

聖旨周起元背違明旨擅減原題袍段數目又勒指

袍價以致連年誤運且托名道學引類呼朋各

立門户一時逢迎附和有周宗建繆昌期周順

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盡是東林邪黨與起

元臭味親密干請說事大肆貪婪吳民恨深切

齒除宗建昌期已經逮解外其周起元等五人

欽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究問李實

仍安心供職該部知道

同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係叛賊永芳之壻向來出入京師

窺探消息謀爲不軌又糾結李應誠李廷柱周

應元李廷棟薛應魁等鑽營守備意圖握兵內

應近者奴賊入犯彼實招之幸上賴

宗祖之神靈下藉廠臣之忠智獲此元兇并擒奸黨

既經鎮撫司究問情真着送刑部依律從重擬

罪魏忠賢赤心爲國殫力籌邊前此屢著奇勳

今又潛銷大釁不煩亡矢遺鏃之費可比斬將

搴旗之功勞在封疆賞宜超等着查照寧晉伯

事例速議具奏以彰朕酬眷元臣至意其原辦

官旗并與優敘

同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官員事差御史高弘圖

直隸巡按奉

聖旨高弘圖前既阻撓大典今又獨名題差顯屬鑽

刺着另推來用

同日

太常寺少卿劉廷元一本要典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挺擊紅丸移宮三案皆奸黨巧立希圖富貴因
藉以祛除異己羅織正人這本說的是併科道
諸臣前後正論都着史官纂入要典垂示將來
劉光復侃侃不阿宜加卹敘該部知道
初三日
經略高第一本臣病危篤事奉
聖旨卿簡任方新猷為未竟何乃屢疏請告情詞迫
切准回籍調理病痊起用還與馳驛去該部知
道

初四日
吏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奴酋猖獗之日有叛賊内應之奸非但封疆勝
負攸關抑亦宗社安危所係魏忠賢預發不軌
之深謀大挫積年之強虜捷音雖報于邊塞勝
算實出于廟堂寗晉先後齊芳世爵襲封允當
特封忠賢姪太子太保左都督魏良卿為肅寗
伯世襲官銜服舊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其遺
下世襲錦衣衛都指揮使另行承補錫之鐵券
與國同休誓以河山永世無斁藉此彝典作勸
忠良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酌用任事道臣事復朱燮元題叅政
尹伸陞湖廣按察使
又一本酌處勞勛道將事復起湖廣叅政陸夢
龍奉
旨是
初五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奸細武長春凌遲處死首級號令各邊餘犯李

應成等俱着會官處决
初六日
禮部侍郎丘士毅一本懇
恩認罪事奉
聖旨丘士毅足疾不便朝叅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同日
豐城侯李承祚一本照勛定賞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魏忠賢緝獲奸細功著封疆已有
旨封伯爵世襲了該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潘汝禎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
地方寫敕與他馮三元係賜環的已有旨留着
京卿用如何又與陪推
同日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國家之事莫重于封疆封疆之獘莫大于
[redacted]隱故必文武同力内外協心然後功罪可清
上下相信我
太祖攘夷為夏
两記政錄　两芊
成祖三犁虜庭
列聖贖承武功並著盖其設官分職皆有深意存焉
朕覧全遼志見自永樂宣德正統以来節次設
立鎮守分守太監等官後因有司滕奏裁革迨
我
神祖末年承平日久邊務廢弛以致奴賊猖獗宇内
騷動而委用俱不得人李維翰則紅旗催戰而
殞我総兵楊鎬則預洩師期而喪我凤将鄭之
范則先遁以懈軍心而開原陷熊廷弼則奸巧
以卸重擔而遼瀋亡沃野盡没腥羶衣冠化為

原缺

息緩急進止機宜務要據實直寫密封不時星
馳奏報與文武將吏協心爲國不許參商致生
釁隙如果除兇雪恥恢復有功與文武將吏並
行爵賞倘或扶同朦蔽致悞封疆必與邊臣一
體任咎
祖宗成憲朕不敢私仍各查照舊制寫勅與他以昭
朕法
祖飭或至意特諭
初七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忠誠爲國殫力籌邊朕已洞悉昨
遣内臣出鎮特諭昭然原以清查粮餉軍馬綜
覈防禦等項無非法
成祖以來曾有之舊制爲恢復封疆之大計耳卿等
既已議妥擬諭施行今何得復以外廷群小之
言輙又欲阻成命二三反汗大非朕斷在必行
之意也還即遵前諭行該部知道
同日
經畧高第一本失火事二月二十六日中所失
火奉
聖旨邊事正急如何焼燬倉粮火藥器械等項好生
疎縱失事人員務着實查明重究兵部知道
同日
吏部一本逆奴因敗思逞事奉
聖旨孫元化新到寧遠尚未見功還着選甲科才望
素著者陞寧遠道兵備劉國縉勘局未結何得
朦朧起用該司官姑不究劉詔依擬行
同日
兵部一本因塘報以修戰守事奉
聖旨袁崇煥准以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山

海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寧遠道員缺
着吏部作速題補所請粮料器械等項着户工
部火速催發關内道劉詔加陞左布政職銜照
舊管事以勸將來該部知道
同日
東廠魏忠賢一本 天恩愈出非常事奉
聖旨爾忠切吞胡心專滅虜發巨奸以銷釁孽振國
威以眞封疆功既勒于旂常爵宜崇乎帶礪不
允所辭
初八日

陞順天府府丞劉志選須之彥
同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李柱明着監候處决餘俱依擬
同日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內臣鎮守係
祖宗舊制文武諸臣亟無掣肘遵前諭行
初十日
丙記敕錄　丙廿
刑部一本按遼罪狀已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既依律問明姑依議行其贓私即作速
追完以助大工不得稍緩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王用行等通送刑部依律從重擬罪魏忠
賢志切忠君心懷補衮搜剔異斆摘發神奸使
御用龍章歸還寶藏功績愈茂賞賚宜隆庶弟
姪一人與做都督同知仍賜敕以示優異還賞
銀五十兩綵段四表裏羊三隻酒三十瓶新鈔
三千貫其原辦官旗照例并叙

十二日
兵科薛國觀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不遵又來聒瀆姑不究該部知
道叢脞錯字改正行
御史牟志夔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已有屢旨如何不遵又來聒瀆姑不究該部知
道
兵部一本緝獲事覆官旗楊震等陞級奉
丙記敕錄　丙廿八
聖旨魏忠賢首獲巨奸大挫強虜功高績茂爵賞已
頒仍賜敕奬勵以示優異賞銀五十兩彩段四
表裏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其官旗楊
震等准照後開欵目陞授
太監魏忠賢一本隆恩頻頒事奉
聖旨爾摘發勤勞朕所素鑒至緝獲盜賣龍袍一事
功績更高加恩示酬原不為過宜即祇受不允
所辭該部知道
十三日
經略高第一本塘報事奉

聖旨據報奴酋打造舟車意圖再逞即當水陸周防
前奏有覺華島水兵舡隻作速調補修造之旨
及寧遠急需等物觧發者不時回奏不見題覆
奴急我緩防禦謂何今着內外文武諸臣急修
戰守時刻戒嚴常如臨陣對敵務策萬全并經
畧速議應否仍設以便責成該部知道
兵部尚書王永光等一本遼警踵聞事奉
聖旨逆奴犯順以來文武將吏經幾沓委任迄無成
功寧遠雖固守全完覺華島失事亦為不少內
臣之遣出于萬不得已且並無掣肘屢旨甚明

如何不遵反以危言潰擾希圖卸擔塘報緊急
本兵責任難辭一切防禦機宜還着作速料理
不得爭執沽名
吏部尚書王紹徽等一本厲患剥膚事奉
聖旨遼左淪沒八載于茲文武將吏幾沓更易恢復
無期至兵餉迄無雁數故特遣內臣查覈且屢
旨甚明並無掣肘卿等大臣體國宜各出長策
仰佐朝廷宵旰之憂不得於同沮撓以沽名塞
責
十五日
太監韓世祿一本貪官賍銀已明事奉
聖旨唐紹堯并各衙役名下賍銀共一萬餘两着嚴
限如數追完觧進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太監魏忠賢一本三懇聖慈事奉
聖旨爾剔蠧弊絕華較風清再四控陳愈徵克讓應
賚銀幣准辭以彰恬雅賜敕獎勵尚其勉承該
部知道
十六日
兵科一本塘報等事奉
聖旨奴報緊急著該部作速議覆

吏部會推都察院缺左副都御史推劉廷元李
精白
十七日
御史李茂芳一本明主用人事奉
聖旨馬世龍已奉旨回籍了亓詩教冠帶閑住該部
知道
南道何早一本微臣仰荷天恩事奉
聖旨匾大倫魏說邪黨漏網都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八日

御史牟志夔一本澄汰頓清事奉
聖旨張問達已經削奪不得復行提究但據奏朋比
貪汙所積饒裕姑准捐貲十萬以助軍興銀交
該省撫臣解進明時舉李達募兵激變流禍無
窮至今蜀黔尚未結局乃以鄉曲情面謬行舉
薦豈言官之體該部知道
工部右侍郎崔呈秀一本以醒群迷事奉
聖旨這本辨妖書並封之國三事本末昭然緣奸人
巧立國本名色厚誣
皇祖以驅逐輔臣妄希富貴實與三案諸奸一脈相

貫即着宣付史館列其大槩于要典之端同彰
先朝慈孝無令奸黨仍竊虛名混淆國是該部
知道
太常寺少卿趙興邦一本臺臣持論甚怨事奉
聖旨趙興邦糾邪任怨公論甚明着照舊供職不准
辭
太常寺卿曹思誠一本乞採通國之論事奉
聖旨內臣鎮守正為清查兵餉並無掣肘屢旨甚明
如何又來聒瀆顯是沽名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九日

鎮守山海太監劉應坤一本殫力攄忠事奉
聖旨自逆奴發難以來委用文武諸臣及糜費兵馬
錢粮不為不多乃迄無成功并無確數故特遣
爾出鎮清查不時奏報其經督撫鎮諸臣速着
的當員將將各項錢粮細造清冊以便磨算查
核不得仍前蒙蔽內臣遵照敕書自無掣肘文
武將吏亦須各秉虛公與內臣同心共濟不分
畛域矢圖萬全以無負朕特遣出鎮至意該部
知道
二十日

錦衣衛一本緝訪事拿到南京錦衣衛經歷歐
陽暉奉
聖旨歐陽暉既拿到并送鎮撫司質對明白具奏
二十一日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邊事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內臣出鎮清查萬不得已且內臣劉應坤等三
人前解軍器秋毫不擾朕因擇而用之且有廠
臣魏忠賢赤心為國守法奉公相戒內官平日
不干預部事豈有封疆大事勑書戒諭甚嚴而
反為掣肘着諸臣自當安心殫力務圖萬全切

勿以多制為慮該部知道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纂修實錄事奉
聖旨皇祖實錄大典萬世信史所關成基命心術險
邪久依門户着冠帶閑住林欲楫見任留都往
返稽遲不便卿等再另速推來孟紹虞曾楚卿
俱依擬用吏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再舉所知事奉
聖旨孫元化准充贊畫寧前道臣已點用畢自肅該
部知道
御史劉徽一本為

聖明勵精圖治事奉
聖旨游士任贓完發遣已有旨了奴報緊急城守諸
務自當嚴備内臣出鎮查覆查核勅書開載甚
明魏忠賢緝奸除暴節用恤商剔積蠹以清吏
府擒逆黨以清禍源使人人如此實心任事何
患安攘不臻該部知道
順天府府尹泰聚奎一本懇恩容臣給假事奉
聖旨京兆衙門非養病之所泰聚奎着即出供職該
部知道
太僕寺卿魏應嘉一本寺臣言侵等事奉

聖旨人臣能洗滌舊過咸與維新不必爭辯該部知
道
二十四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公務事奉
聖旨是三朝要典乃傳信萬世垂訓將來鄭崇光受
賄狼藉見在追贓周大成鄙陋不堪久依門户
豈得闊對大典俱着冠帶閑住其汪汝祥汪澍
皆惡黨汪文言宗族心術憸邪熒惑國是招權
納賄淆亂紀綱俱不得久踞要地都着削
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原任順天巡撫岳和聲一本特蒙起用等事奉
聖旨岳和聲遇有巡撫缺即會推來用該部知道
吏部侍郎黄儒炳一本患病曠職事奉
聖旨黄儒炳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廿五日
户科林宗載一本同官患病事奉
聖旨周洪謨久依門户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日講事奉
聖旨姜逢元呈身門户久濫清華豈宜復引講進侍
從着冠帶閑住卿等還另推來吏部知道

吏部覆兵科給事中表玉佩

二十七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遵奉

聖旨事報已故犯官顧大章先完贓銀一萬七千五百兩

二十八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各犯歐陽暉等并劉鐸通送刑部分別擬罪具奏

四月初一日

丙記政錄　丙壬五

工部主事門洞開一本敬捐微俸事奉

聖旨捐助自有大體趙隆等遠年窮匠追其積欠事屬瑣屑所濟幾何門洞開屢疏條陳未當今又剿襲舊話睎賣沽名姑不究銀不必查收

錦衣衛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東髮帽頂四爪蟒不係違禁之物當舖胡承峰張新無罪官旗何得詐財生事鎮撫陳國善等輕自用刑均屬非法姑不究將原帽頂與所詐財物悉行給主以安人心該部知道

初四日

江西巡撫郭尚賓一本欽清吏治事奉

聖旨熊明遇交結汪文言私通賄賂造孽多端及任南臺又支續鍰以填谿壑費公帑以恣遊觀寔臣犯贓加常一等擬徒未盡其辜還着依律問遣以彰國法贓銀一千二百兩速追觧進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又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黃龍光甲元緩刑一疏為失陷封疆之臣求脫目無朝廷非尋常受財枉法着比着遣發邊遠

丙記政錄　丙壬十六

充軍僉妻着伍鄧渼鄒維璉徐良彥交結汪文言罪惡多端徒杖豈足盡辜都着從重遣成黃龍光施天德贓銀五千兩速追觧進以充軍餉該部知道

御史田景新一本

殿工告成事奉

聖旨是崔呈秀監督勤劳着以工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用資弹壓其蘆溝橋等五處煤稅准免徵衢州開採官木已有旨着該撫按確查如何久不回奏各州縣帶徵鉞粮另立一款

專責撫臣年終冊報及積欠石数揔彙報工部
俱以多少為最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遵奉
聖旨事奉
聖旨顧大章贓銀完過一萬七千五百餘兩着先觧
部查收其未完者既有舊房抵数并着作速變
銀續觧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應天巡按毛一鷺徐吉一本民情可駭事出
異常事奉
聖旨周順昌逮到朝廷自有酌量處分小民無知何

得擁衆號呼幾成鼓譟法紀安在如本日觧散
姑不深究如再有抗違為首的定行拏究正法
且益重本犯之罪撫按官另疏奏聞該部知道
初十日
錦衣衛一本異常大變事奉
聖旨奉旨提官係朝廷法紀奸民聚衆敢恣肆橫行
撫按官平日約束何在着將犯官速行前來伏
罪併查官旗下落保護入京為首容拏正法以
安地方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愚民狂逞事奉

聖旨愚民狂逞至擒傷旗尉雖云變起倉卒撫按等
官平日禁約謂何據奏犯官既已前來姑不深
究還着容拏首惡以正國法不得累及無辜其
蘇常等處私造書院盡行拆毁刻期回奏
又一本
欽犯先經物故事奉
聖旨官旗十八日方到高攀龍何由知覺預行自盡
着提伊男高世儒究問漏洩根因以申國法
錦衣衛百户王道行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既已拏到送鎮撫司嚴刑究問百户王
道行需索激變一併究問追贓具奏
北鎮撫司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繆昌期供吐含糊不明還與周宗建一并究問
具奏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求歸未允事奉
聖旨大臣國家念重[redacted]以身名為輕況卿首揆豈
得推諉求去還遵旨速出入閣佐理着鴻臚寺
堂上官宣諭朕意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四鄉漢人事奏
聖旨是奴酋屢報造船即着海防官軍哨守出洋汛
地據稱毛文龍遠駐東江不能牽制你部裏酌
量駐劄要害之處作速行文與他以便策應
錦衣衛一本
聖治辛巳一新事奏
聖旨繆昌期既拏到着送鎮撫司嚴刑究問千户毛
文明等受賄容犯官坐轎沿途需索甚非法紀
着錦衣衛審實參奏以憑處分
十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孫國禎陞太僕寺少卿
十二日
都察院一本遵
旨參奏事奏
聖旨劉大受身為憲臣恣意違限藐視國法王心一
狥情結勘曲庇同門事屬欺罔都着削了籍為
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刑部一本按遼罪狀事奏
聖旨方震孺見完贓銀二千两着該部照數查收以
以助大工餘欠四千五百两仍要勒限追比不
得稽遲
十三日
御史余合中一本恭
陳聞見事奏
聖旨廠臣魏忠賢潔己奉公保護朕躬所素鑒周汝璣
不附邪黨梅守相功在洳河俱宜優擢晉承忠
張璇酌量勸懲劉三顧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五日
大學士丁紹軾揭帖奏

聖旨國家多事卿暫調理两三日即出贊襄不必給
假該部知道
十九日
原任大學士方從哲一本敬捐微貲事奏
聖旨卿身臥家園心廑國計捐貲助建具見急公朕
甚嘉悅銀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大學士丁紹軾一本病劇勢危事奏
聖旨卿忠勤直亮倚任方殷偶恙不妨調理何得遽
萌歸念時事多艱稍可即出贊襄副朕注眷至
意該部知道

二十日
工科虞廷陛一本要
典告成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妖言惑衆禁令甚嚴世道清明豈
容魑魅魍魎横行于白晝天鑒錄諸書誣揑不
根意在報復恩仇傾陷異已本當追究重處恐
貽株連姑且不究今後凡係此等私書一見即
為焚燬毋得抄傳談說混亂是非有不遵的着
緝事衙門訪拏治罪目今時事多艱大小臣工
俱要併力和衷共崙安攘朝廷用人但以職業

循廢課其功罪一切葛藤悉宜掃絕不許生事
端自分畛域該部知道
鎮撫司一本參寃官旗事奉
聖旨毛文明等需索本犯及程賸書帕等項銀二千
二百兩雖已追出其騷擾驛傳贓私尚多還着
立限嚴追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又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等贓私狼籍如何止招五千二百兩繆
昌期止招銀一千両還着盡數窮追王道行等
招出需索本犯及坐支等項銀一千四百二十
餘両其騷擾驛遞多贓尚未招認并着立限嚴
追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刑部一本緝訪事打問過犯人歐陽暉為民贖
罪劉鐸還職奉
聖旨是依擬行
二十三日
錦衣衛百户張有年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李應昇拏到着鎮撫司嚴究明白追贓正法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要
典關係匪輕事奉
聖旨是劉光復准贈太常寺卿廕一子入監讀書該
部知道
二十五日
鎮撫司一本
聖治幸已一新事奉
聖旨周宗建繆昌期等贓私既各問明着立限追完

以助大工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考滿事奉

聖旨史弼素傍門户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追奪誥命

大理寺寺正許志吉一本貪污邪惡臺臣事奉

聖旨張繼孟先行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即着南京

法司提問追贓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錦衣衛百户張國棟一本欺君溅旨事奉

聖旨黄尊素着彼處撫按官速差的當員役扭解来

京究問該部知道

二十八日

操江范濟世一本險孽臺臣等事奉

聖旨張繼孟已有旨着南京部院追賍堂上官檢發

具見察屬嚴明疏内事情一併究問朝廷設立

臺臣两京並重南中何獨踈縱以後還着申飭

行該部知道

錦衣衛百户張應龍一本欺君篾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着送鎮撫司究問明白具奏百户文臣

未經題請何得代替致地方有假官之疑該衛

查處

又一本欺君篾旨事奉

聖旨李應昇銀着勒限嚴追完日具奏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白春作令貪婪不得考選倒身門户求周宗

建薦允儀山人姜大受荐技趙南星門下厚賂

鑽营陪推吏部及夏嘉遇罷斥李白春遂傳衣

鉢納賄招權醜聲載道久属漏網豈容復濫正

郎着削了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病故大臣事奉

聖旨覧卿等具奏輔臣丁紹軾偶疾長逝朕甚憫惻

應得䘏典着禮部從優查例題看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恭陳聞見等事奉

聖旨賜環等特典原非常例周洪謨等採着以今官

量加優擢餘如議行

五月初二日

兵部一本奴報等事伏乞文龍速赴蓋州防援奉

聖旨是

錦衣衛許顯純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繆昌期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其招

出賍銀行彼處撫按提家屬勒限追完解進以
助大工該部知道
初三日
工部尚書董可威一本病勢沉綿事奉
聖旨卿拮据冬曹倚任方切乃情詞迫切准回籍調
理病痊起用加太子太保還與馳驛去
鎮撫司一本欺君篾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招出賍銀二千兩不言何人付授含糊
未明顯是狥情許顯純姑不究還着審確嚴追
以助大工

初六日
應天巡撫按毛一鷺徐吉一本緝獲等事奉
聖旨這緝獲亂民顏佩韋等分別正法其漏網巨魁
着作速確查具奏不許株連波及騷擾地方該
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欽奉
聖諭事奏
聖旨毛士龍發邊衛充軍僉妻着伍夏嘉遇行賄得
官口供甚確依律充徒不准納贖姜志禮削籍
為民追奪誥命其餘俱依擬行該部知道

禮科張惟一一本直糾奸滋事奉
聖旨条駁係科臣職掌許志吉強詞飾辯着罰俸三
個月該部知道
陝西巡撫喬應甲一本漏網邪臣事奉
聖旨孫瑋原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革去恩廕仍追
奪誥命孫啓祚無例妄引不准行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楊維垣一本通夷賣國之奸事奉
聖旨據稱勘過張我續名下無着落銀十萬四千餘
兩彼原有清冊在部事體重大還着九卿科道
從公確議具奏

初八日
鎮撫司一本欺君篾旨事奉
聖旨周順昌招出賍銀三千兩着勒限嚴追完日送
刑部擬罪
內閣傳與禮部
聖諭今歲入夏以來風霾屢作旱魃為災禾麥皆枯
萬姓失望乃五月初六日巳時地鳴震響屋宇
動搖而京城西角一方王恭廠一帶着房屋盡
屬傾頹震壓多命朕以眇躬御極值此變異非
常飲食不遑悚悚危懼念上驚九廟

列祖下至中外駭然朕當即齋戒虔誠親詣太廟恭
行問慰禮訖中外大小臣工俱各素服角帶俱
要竭虔洗心辦事其停刑禁屠等項卿等即傳
示禮部都着痛加修省恪供職業共事消弭仰
體朕心冀回天變毋得視為具文苟且塞責仍
將被災人户速着該地方官查明具奏分别優
恤以彰朕畏天省惕至意特諭

十七日

原任經畧高第一本微臣進繳領賜等事奉
聖旨繳進蟒衣玉帶着內庫查收知道了該部知道

南京兵部侍郎范濟世一本感激天恩事奉
聖旨覽奏知道了捐資二千兩助建具見急公并贖
銀等項一千六百餘兩到日着監部科道照數
查收該部知道

御史李爍然一本傳奉
聖諭事奉
聖旨據奏塌房一萬九百三十一間壓死男婦五百
三十七名朕心惻然着即分别輕重作速優卹

十八日

陞光禄寺少卿添註莫在辟

二十日

浙江廵按劉之待一本起解犯官等事奉
聖旨黄尊素解到送鎮撫司嚴行究問具奏

二十五日

西城御史李爍然一本地方失火事奉
聖旨朝天宫係勅建殿宇千官習禮之處火災突發
深動朕心大小臣工宜倍加修省以回天意該
坊官力護草場姑免罰治其殿內曾否焚燒香
火李爍然還確查具奏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葉大受簸弄是非排陷正人姑着削了籍員缺
另推來用

禮部尚書李思誠等一本火災等事奉
聖旨火變示警已有旨上下痛加脩省若舉朝臣子
能洗心滌慮守政公心自然天意可回朕覽諸
臣章奏未常不虛懷採納何得專指王永光一
疏為言且本内既無司官案呈便係奏本如何
題本用印大臣舉動以後還宜謹慎

六月初五日

兵部一本清查兵馬更定營伍事奉

聖旨是內贊畫茅元儀上年樞輔覙請以真病回籍
如何輙加副摠兵職銜顯屬鑽刺着削了籍爲
民
吏部會推協理工程工部右侍郎范濟世
初八日
山西巡撫曹爾禎一本以清伏戎等事奉
聖旨孫居相名下贓銀二萬八千兩黃金九十三兩
俱已追完着照數查收該部知道
北鎮撫司一本欺君僨　肯等事奉
聖旨黃尊素招出贓銀二千八百兩着勒限嚴追完

日具奏
刑部一本民力已竭事奉
聖旨越其杰行撫按官追贓糜餉三千兩完日發遣
又一本按邊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方震孺續完銀二千兩着查收助工其未完的
仍勒限嚴追以結前局
禮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是皇太子薨逝自當素服輟朝着于初九初十
二日其十三日素服原因地震修省不得併爲
一事

十一日
諭內閣吏部都察院
聖諭上天仁愛一月三示警戒朕夙夜憂惶敬天之
怒脩省實政亟宜舉行前覽樞臣王永光所奏
停工緩刑言若忠愛朕熟思旬日念皇極殿工
已八九止用銀一百五十萬兩不派擾民不侈
壯麗復查邊備歲解不缺外發帑又二千餘萬
已同逝波竟無實濟且皇極殿工用什物木不
求全石不棄瑕節裔存畱物料[redacted]積即搆三
殿計外解一百餘萬未至皇考發帑百萬尚存

業已罷督徵停搜括蠲編派矣秉此內外臣工
協心併力通融樽節即事半而功倍且一勞而
永逸器具無朽敗散失之虞商匠需經營養
之澤中外臣民宜悉此意若司民牧守封疆者
皆如大工官解侵漁民無嗟怨則何功不奏何
治不隆乎永光再奏云未見恩免何項寬恤何
人止望朕調劑簡省朕俯悼民隱仰惕天威正
當罪已每思改弦飭爾諸司舉行實政見今民
窮已極優卹何方東南兵燹救寧何術匪蘇民
困莫挽天心朕研慮焦思企望平治況今年盜

龍袍內庫二案朕懲積奸已從重典其奸細停
四強盜律不待時原未違春生夏育之天似未
有濫刑妄殺之獄令後諸司問擬宜體不得已
而用刑之意使奉從重之旨務為持法之平縱
情重于罪亦只罪當而止朕後世子孫不許從
重議之旨著為令朕又仰思
皇祖刑不上冠紳崇養士節柰士不自愛争為奸究
如周宗建首倮熊廷弼于亡遼之後何為陶朗
先縻帑賂遺以豢撫法以巡城御史歛多官銀
兩創建書院自茸督工翼戴奸邪抗旨倡亂碑
兩龍政錄　卷十
文見在表盡良心又恶郭鞏力攻廷弼遼經鞏
交結內侍覓鉾移語遠伏疑案欺朕幼冲敢以
伐衛制楚之術玩弄要挾及朕寀訪博詢都無
影響正合祖宗設立紏劈訛謊面欺之律朕慎
重[redacted]誅姑行提問不敢失
皇祖隆士盛心却又以一薪俸作贓認莫須有之罪
郡縣扶同弁以侮朕周順昌始則逗撓部獄以
孫女婚魏大中繼則奉旨逮問糾黨稱亂簑旨
欺君雖遣役貪狼半由自取而孫婚重犯顧倡
不臣黄尊素為李若星居間分賍自肥座師破

倒賄入吏部攪亂朝政僅僅削籍故里又認同
房宗族暴豪鄉井非復人理可謂士乎夫朝廷
重士士實自輕朝廷建官官返侮上若一味含
糊寬假則春秋無将之誅謂何或難乎其為上
矣諸臣不詳察不自省輙另具肺腸動以為朝
廷之過朕未曉爲卿等可平心衡量朕之所言
果輕聽乎果偏狥乎朕為天下主八柄自持目
擊群兇大憨欺天罔人淆亂政紀朕何忍戕
祖宗之法而任其肆逆滔天也耶你每大臣位重股
肱道崇忠直若皆事不課實過恐疑君一體何
兩龍政錄　卷十
居靖共安在試各清夜自思二千萬餉今日何
在天災民困何以致然應否徹底澄清應否懲
前戒後其諸四罪狀是否深[redacted]各自吐情實毋
挾縱横之術熒惑萬世人心敬天憫人朕弗敢
替
祖宗法度朕曷敢私特諭
十二日
湖廣巡按陸獻明一本報解犯官贓罰事奉
聖旨楊漣梅之煥等見完贓銀著先解進以助大工
其未完的勒限嚴追別行報解該部知道

十三日

督師王之臣一本東虜窺窬事奉

聖旨陳民情准回部姜雲龍見掌制勅管關主事着

別推一員去該部知道

吏部尚書王紹徽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奏繳聖諭該衙門分疏用印知何獨自書名具

疏內又兼條陳殊非回奏之體帑金二千萬両

靡費不止三人何不悉行查出大臣章疏還宜

詳慎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江西缺吏部司官推兵部主事萬谷春魯棟

奉

聖旨江西司官還着另推來用

十七日

太常寺少卿韓繼思一本病沉無望痊可事奉

聖旨韓繼思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十八日

南京右都御史喬應甲一本臣力益衰事奉

聖旨御以夙望簡總留臺乃請告情詞懇切准照新

銜致仕以成高尚該部知道

都察院一本考察事奉

聖旨劉之鳳貪險不正南北賂彰着冠帶閑住

十九日

南道游鳳翔等一本天心仁愛事奉

聖旨這條陳各款俱屢奉明旨中外共知游鳳翔先

經考察劣轉知府今從寬典姑復原官今乃逞

臆市恩摭拾瑣屑着仍舊知府去該部知道

二十日

北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十七日犯人周順

昌病故奉

聖旨周順昌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屍親領埋其未

完贓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

知道

二十三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十八日犯官周宗建

病故奉

聖旨周宗建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

完贓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解進以助大工該部

知道

二十九日
兵部郎中吳淳夫一本時事多艱事奉
聖旨山人墨客不宜交往這本說的是但輔臣忠猷
正茂倚任方殷不得輕詆該部知道
大學士馮銓一本抱病難痊事奉
聖旨卿才猷練達佐理忠勤時事多艱何得以人言
求去還着即出贊襄以副朕懷該部知道
閏六月初二日
御史劉徽一本
王主求治甚切事奉

聖旨劉徽與輔臣同鄉也來隨聲附和該部知道
御史陳朝輔一本災異屢變等事奉
聖旨輔臣不得輕詆已有旨了言官果有當言何反
躡部臣之後隨聲附和該部知道
浙江巡撫潘汝禎一本俯順輿情事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心勤為國念切恤民憫兩浙連歲
之災傷躅百年相沿之鋪墊宜從衆請用建生
祠着于地方營造以垂不朽改造撫賞等項俱
係急需還着作速解運該部知道
又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魏大中賍銀追完二千三百六十餘兩觧至着
監部科道照数查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御史陳朝輔一本輔臣聞言飾辯事奉
聖旨這本說輔臣馮銓事蹟多端即着回籍閒住以
候公論之自定程夢庚悪甚于汪文言已經該
廠拏問不得輕縱該部知道
太常寺少卿趙興邦一本臣病方深事奉
聖旨趙興邦着冠帶閒住該部知道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查勘登萊舊撫事奉
聖旨這追過陶朗先賍銀一萬八千八百五十餘兩

候解到照数查收以助大工其未完數多着令
浙江撫按于原籍秀水嚴追速解不得遲悞該
部知道
初五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初一日犯人黃尊素
病故奉
聖旨黃尊素病故差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完
賍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解進該部知道
初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山西缺副使推保定知府允

萬齡湯道衡奏
聖旨祝萬齡俸淺別推来湯道衡曾經挐問滕朧起
用已屬漏網何又推陞着冠帶閑住
初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謝啓光陞南京兵部右侍郎
初八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奏
聖旨李應昇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未
完贓銀行彼處撫按追完觧進該部知道

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周之綱依附邪黨着冠帶閑住太常寺卿員缺
另推来用
十八日
大學士顧秉謙等一本撥地乏人事奏
聖旨覧卿等奏具見忠誠為國朕已鑒悉政本乏人
所請枚卜朕知道了着吏部會同九卿科道從
公諮訪勿拘資格須求真才將見任并在籍素
行公證才品練達的多推幾員来候朕簡用該
部知道
刑部員外趙九真一本恭遇
慶陵告成事奏
聖旨趙九真既以叙功准復原官前後資俸例應通
筭張泰階資俸在後已經轉府九真六載勤劳
猶滞刑曹似非政體吏部知道
刑部一本按遼罪状事奏
聖旨方震孺續完贓銀二千两着工部照数查收以
助大工知道了
錦衣衛千户梁維經一本欺君莪

旨事奏
聖旨周起元受楊渼多賄阻撓上供袍服今已挐到
着送鎮撫司照李實原參指稱鑄錢冐破十餘
萬两勒限追完以助大工
二十四日
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仰遵
明旨事奏
聖旨這奸民依擬分別正法顏佩韋馬傑沈陽楊念
如周文元即着梟示吴時信劉應文丁奎許爾
成季邠孫俱發邊衛充軍鄒應禎楊芳杖六十

國法已伸人心初定還須加意拊綏以安地方該部
知道
南京司禮監劉文耀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解到塩運司貯庫銀二十萬着監部科道照
数查收以助大工其未解銀一百二十萬兩着
欽差内臣胡良輔劉文耀恪遵前諭作速催解不得
聽知府顏容暄并撫臣胡東漸自行差官起解
之說顏容暄顯是抗諭阻撓稽緩悞事以致各
府銀兩俱皆停止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該部知
道

二十五日
御史高弘圖一本知人不易卜相猶難事奉
聖旨枚卜共矢虗公務在得人已有旨了喬應甲生
平自負乃撫秦貪跡大著言清行濁憲體掃地
何以風示百官據言官糸論如出一口即行陝
西巡按從實勘明具奏以憑處分不得狥情隱
匿都察院知道
御史盧承欽一本輔臣已去事奉
聖旨去輔行事雖係風聞這本說的是徐縉芳各項
贓銀不下数萬奉
旨追贓已久迄今不見分毫是何法紀其貯之官者
可以立取其歛之家者可以分追着行淮揚福
建兩處撫按勒限嚴追解京不得仍前違悞以
取罪戾該部知道
御史李燦然一本去輔穢迹可憎事奉
聖旨徐紹吉恵得熱中枚身去輔營謀要地盡喪生
平着冠带閑住鄭履祥夙附權門今誇入幕驅
除同輩縮符職方吴殿邦多事居鄉横衆公祖
立逐豸繡以快已私都着削籍為民當差仍追
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七日
刑部尚書徐兆魁一本熱審届期事奉
聖旨徐兆魁縱容司官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詞飾辯
謳國奇執法臺臣反為重犯求寛成何憲體都
着冠帯閑住劉鐸犯罪得釋已屬漏網又代人
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了問方震孺追贓未
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賄司官伺鎮撫司
審明具奏處分該部知道
河南巡按楊維垣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李若星誥命已經追繳其霍振芳佘思明等
并着一體追奪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刑部左侍郎沈演一本司官開報舛錯事奉
聖旨儀官章燁斗既稱情屬可矜又云法不容貸前
後語言展轉支吾擴飾強辯豈成法司之體沈
演着削籍為民該部知道
御史袁鯨一本冢臣聞言心悸事奉
聖旨王紹徽贓私狼籍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三十日
鎮撫司一本掀君箋
旨事奉
聖旨這二犯名下追出見在贓銀五十八兩着送監
部科道照數查收以助大工該部知道
七月初一日
直隸巡按楊茂春一本奸貪之積蠹宜清事奉
聖旨方大任見追贓銀一千一百五十餘兩既經貯
庫着依遞解進以助大工徒罪不准納贖照例
發配該部知道

初四日
兵部尚書王永光一本推帥萬不宜遲事奉
聖旨卿為本兵從實做事朕所素知乃屢奉溫旨堅
臥不出恐悞部務准回籍調理還與馳驛去該
部知道
工部一本積勞病劇事奉
聖旨李廷芳托病規避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周應秋陞吏部尚書遺下左都御史員缺着會
推來看以憑簡用

初五日
浙江巡按劉之待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魏大中陶朗先䟽內見追贓銀着作速差官解
進以助大工其未完的仍着該撫按嚴行搜索
追比不得徇情隱匿該部知道
又一本日久勞臣功積未明事知府杜喬林俱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初七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鋌着鎮撫司提問

初九日

吏部會推

左都御史房壯麗　崔呈秀

兵部尚書馮嘉會　王在晋

刑部尚書薛　貞　靳于中

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王繼曾陞尚寶司卿史孔吉係高攀龍邪黨如何謀幹京堂且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刑部一本遵例糾拾事奏

聖旨邢元吉等候追贓完日具奏

十六日

户部尚書李起元一本病勢以深事奏

聖旨卿勤勞國計倚任方殷請告情詞迫切行履果屬艱難准回籍調理還與他馳驛去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欽奏

聖諭事奏

聖旨施鳳來張瑞圖李國𣚴各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內閣同元輔顧秉謙等辦事

十七日

大理寺右寺丞呂鵬雲一本親病事奏

聖旨呂鵬雲准在籍調理痊可前來供職該部知道

十九日

工部尚書薛鳳翔一本司官放肆無忌事奏

聖旨門洞開小才矜已盛氣凌人全無實事實心一味發抄發揭堂官參屬灼見頗真着冠帶閑住吏部知道

二十二日

鎮撫司一本訪擴事奏

聖旨鄭崇光徐石麒贓私狼藉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其韓三原供奸輔韓爌受過贓銀共二千六百兩既行彼撫按追解必要勒限速完其疏內韓閣下字樣甚非君前臣名之義許顯純不諳事體姑不究其所進追完贓銀三千九百六十五兩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各犯并交贓銀犯人通送刑部依律擬罪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是年志蘷陞大理寺少卿管東路事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陳儎叢陞大理寺右寺丞
漕運蘇茂相一本遵
旨追贓事奉
聖旨衣世振等各犯贓銀先後盡數追完知道了
鎮撫司一本訪獲事奉
聖旨犯人史大任等通送刑部依律擬罪司官翟師
偃馮士渠李升問枉法受贓本當杖處姑削籍
為民追奪誥命劉鐸方震孺身在囹圄猶代人

居間過付加罪有法不得狥私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崔呈秀加陞工部尚書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
照舊督察大工事務駱從宇轉吏部左侍郎曹
思誠陞吏部右侍郎
又一本樞務需人事
題武庫司郎中吳淳夫調職方司郎中員外董象恒
陞武庫司郎中

二十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保定畿輔重地岳和聲篤遠不便到任潘雲翼
三朝要典內疏稱楊漣無罪去國忠臣扼腕豈
是公言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用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邊疆多事樞貳需人甚急郭尚賓逗遛不便到
任衣可立陞兵部左侍郎魏應嘉陞兵部右侍
郎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邊疆多事樞貳宜擇馬從龍年老且曾經考察
不堪擢用員缺另推來看
大學士顧秉謙等揭帖奉
聖旨劉天錫係周宗建私黨久居容勿着削籍為民
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御史田景新一本黜督既該事奉
聖旨李標以需索金盆激變至今流禍無窮田景新
所舉不當該部知道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馬之駪陞祭酒
又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朱童蒙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延綏等處
地方督理軍務寫勅與他
八月初一日
陝西巡撫張維樞一本解進已完捐貲銀兩事
奉
聖旨張問達已完銀三萬兩着户部照數查收以助
軍興其未完銀七萬兩仍着撫按速催完解該
部知道

初二日
吏部一本欽遵
聖旨事奉
聖旨陸康稷張履端俱係門户着冠帶閑住員缺另
推來用
初七日
巡捕提督張體乾一本神奸賄囑左道事奉
聖旨劉鐸居間擬戍又賄囑妖人鎮魘咒咀重臣并
妖犯方景陽胥雲龍彭文龍家人辛雲劉副等
都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嚴刑究問具奏其[redacted]

[redacted]李理清隨審
吏部
題陞南太常寺卿張守道
福建右叅政劉之待
湖廣僉事周宗文
靖州兵備道王會圖
山西右叅議杜三策
四川右叅議張鵬雲
陝西右叅政侯恂
初八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侯恂杜三策徐應秋俱係門户俱着削籍為民
追奪誥命劉之待與前會單不同顯是狥私更
換司官罰俸三月以後推陞各宜詳慎堂上官
亦宜用心檢點不得任憑該司混推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方震孺原以擬紋不思悔禍又漫居間扞法加
斬非過劉鐸身罹法網仍肆奸貪為人賄緣加
戍允宜李瑞以賜金用[redacted]一并戍其餘依擬
初十日

吏部尚書周應秋一本乞
恩認罪事奉
聖旨國家進賢退奸全賴大臣一切擔當卿等方任
統均掌握銓政乃聽人改換大臣靖共之誼謂
何以後還宜銳志主持振刷仔肩不可為司官
搖惑今既認罪朕知道了
十一日
起補行人司正李徵儀
浙江道陳保太
十二日
大理寺寺副董茂中一本微臣備員刑書事
丙記政録　六十九
奉
聖旨該部知道
十六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陝西缺副使推吏科王鳴玉丁魁楚福建缺
副使推原任御史胡士奇盧洪珪山東缺右叅
議推御史楊建烈胡一龍俱奉
聖旨是有黜的用後科道年例外轉不必陪推
正推有黜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劉鐸賦性奸貪設心險毒既以嘗謀擬戍復圖
鎮璽重臣方景陽因妾殺妻已干大辟今又肆
行邪術咀咒興妖一干人犯都送刑部從重擬
罪張體乾緝捕有功陞都督同知把總谷應選
加陞叅將仍管把總事其餘叅將中軍等官着
兵部照例優叙該部知道
十九日
吏科楊所修一本例轉逾額太多事奉
聖旨言官朝廷耳目朕豈有厭薄之意但更換非體
故令再推今春秋例轉仍用科二道四未嘗逾
丙記政録　七十
額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循例轉陞京堂事奉
聖旨彭汝楠不准添註候實缺推用
南刑部尚書吴崇禮一本懇審
届期事奉
聖旨吴崇禮既有病着致仕回籍吏部知道
刑部一本神奸賄囑等事奉
聖旨劉鐸左道興妖罪上加罪擬絞未盡厭辜會審

龍彭文炳劉福辛雲明係同謀豈止從犾司官
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不遵堂批狥情賣
法本當處治姑着再審依律從重擬罪具奏
二十四日
刑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錢士晋着行彼處撫按照原擬追贓發落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楊惟新是推玳瑁璧管事不便他轉再慎行准
吏部司官
北鎮撫司一本訪檄事奉
聖旨程夢庚等贓銀十三萬六千兩本司立限嚴追
吳養春贓銀六十餘萬着行該撫按照數作速
追解其山場木植銀三十餘萬兩工部即差官
會同撫按估計變價解進俱以助大工山場地
二千四百餘畝并隱匿山地[redacted]以抛荒地土未
入册者查出升科盡歸朝廷不得仍前隱漏廠
臣魏忠賢報國丹心發奸巨手搜剔黄山之大
獎克襄紫極之浩煩省金錢而工愈饒不加賦
而財用足種種勛勞玆功更茂着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世襲給與應得誥命仍賜勅
奬勵以示優異還賞銀五十兩彩段四表裡羊
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旗照例優
叙該部知道
通政使馬從龍一本年衰老疾事奉
聖旨馬從龍稱病果真着致仕回籍吏部知道
二十七日
吏部尚書周應秋等一本申明

例推事奉
聖旨科道例轉京堂候補實缺已有旨了如何又来
聒凟顯是司官狥情市恩堂上官主持何在還
着遵前旨行
刑部一本神奸賄囑左道事奉
聖旨劉鐸曾雲龍彭文炳劉福俱依擬即便會官處
决辛雲姑遣戍方景陽雖已物故還當戮屍司
官高默徐日葵陳振豪湯本沛先係狥情賣法
及奉嚴旨總行改正着降三級調外任該部知
道

二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董茂中陞南京尚寶司司丞
鎮撫司一本遵奉
懿旨事奉
聖旨犯人徐自強等着送刑部如律擬罪張國紀身
係皇親宜恪遵禮義不得濫用匪人本當送國
子監演禮三年姑着自行省改該部知道
原任登萊巡撫武之望一本積勞久病事奉
聖旨武之望三疏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調理病痊

起用該部知道
吏部上本
陞太僕寺少卿陳王廷 王業浩
太常寺少卿彭汝楠 楊所修
三十日
左副都御史劉廷元一本
三朝要典事奉
聖旨皇考實録已有旨改正即行擇日開館舉行曹
學佺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拏問姑從輕削
了籍為民其書板即行彼處撫按官嚴追焚燬

餘着該部院查確具奏
九月初一日
內閣傳出
上傳與吏部太僕寺卿顧慥久病家居不來供職着
冠帶閑住其餘各衙門官有年力衰邁步履艱
難者宜恬退中有品望超卓者又不妨加銜致
仕以示分別
吏部一本官職未盡事奉
聖旨周文煥前已更換作弊又今規避給假着冠帶
閑住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會典太常寺額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今額外多
設已非舊制何得復行濫推彭汝楠等着以原
官供職候額內實缺陞補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會典太僕寺額設卿一員少卿二員今額外多
設已非舊例何得復行濫推陳王庭等着以原
任供職候額內實缺陞補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一本赴闕給由患病事奉
聖旨盧大中准加銜致仕該部知道

初二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後太僕寺卿顧慥冠帶閑住奉
聖旨因能授任朝有彝章量力服官臣有明義各官
年力衰邁的義當自裁其素有品望的着多加
銜致仕以示風勵你部即遵旨分別具奏行
初四日
刑科黄承昊一本督撫既以分任事奉
聖旨黄承昊係東林不自引避反條陳塞責着削了
職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兵科郭興治一本奴氛未靖事奉
聖旨吴淳夫勁骨孤貞這本荐的是着加陞京堂照
舊管事姜雲龍居間鑽刺躍冶不祥削了籍為
民仍追奪誥命
初五日
大理寺寺丞余合中一本病久不能供職事奉
聖旨余合中稱病果真准加銜致仕吏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曹思誠陞吏部左侍郎汪輝仍以吏部左侍郎
管右侍郎事薦翰林院侍讀學士錢龍錫久係
門户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倪思輝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趙
綖陞通政使司通政使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如珂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李
逢節陞南京工部右侍郎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謝啓光陞南京兵部添註右侍郎毛一鷺陞南

京兵部右侍郎朱欽相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
仍追奪誥命
十二日
吏部一本奴氛未靖事奉
聖旨吴淳夫陞太僕寺少卿仍管兵部職方司郎中
事遇缺填補
又一本納言最要事奉
聖旨韓國藩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楊
紹震准加通政司通政使管右參議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呂圖南陞通政司右通政須之彦又係門户差
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廣西巡按王政新一本舉劾方面事奉
聖旨曹學佺擅作野史搖惑人心已經削奪王政新
荐舉不當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十三日
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周起元病故着委官相驗明白親人領埋其原
叅鑄錢冐破贓銀十萬餘两着行彼處撫按嚴
提家屬追完勒限解進以助大工不得徇情遲

悞該部知道
十五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王伉陞光祿寺少卿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蔣一驄陞尚寶司司丞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李待問起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理糧儲軍

務兼巡撫應天等處地方寫勅與他
二十三日
大學士顧秉謙一本
天恩愈渥事奉
聖旨卿亮節偉猷忠勤茂著朕倚賴正殷何乃連章
求去情詞懇切且欲趋出慶賀成禮始歸乃忠
愛無窮又難強留特從所請着加太師廕一子
與做尚寶司司丞仍遣行人護送馳驛歸里加
賜路費銀一百两釆段四表裡大紅紵絲坐蟒
一襲地方官不時存問月給廩米五石歲與夫

八名稱朕始終隆眷至意卿還宜為國善攝佇
候召用該部知道
神宮監胡良輔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這解到三項銀三十萬着監部科道照數查收
以助大工其未完操餉馬價着胡東漸涂喬遷
盡數勒限嚴追并塩運司貯庫銀四十萬有奇
着巡塩御史許其孝速催解進另有廣盈庫舊
積該撫按道臣會同該監將底簿開庫清查奏
報以憑裁奪内臣胡良輔劉文耀殫力催儹胡

東漸王化行任忽急公供勞勛可紀許其考持
斧執法有裨國計尤見忠勤汪承爵剝商貪婪
抗違明旨着削籍為民行巡鹽御史追贓正罪
庫吏喻天民等書手秦玉等朋比作奸把持出
入各役頂首銀每名數千金一併嚴提追究該
部知道
刑部左侍郎吳中偉一本告承等事奉
聖旨吳中偉既以老邁引退清恬可嘉着加銜致仕
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章允岳陞南京太常寺少卿蔡献臣父係門户
着冠帶閑住
二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侍卿陞兩淮運使念路途窵遠不能遽到運
司印務着楊州推官許其進暫帶管理其未完
搜括銀兩着勒限嚴催不得稽遲
吏部一本要地府正事奉
聖旨羅鍾光託疾規避着削籍為民員缺即以同知

周之桐加銜陞補陳聖典李時啟姑着寬限三
箇月依期作速赴任以後遠方各官不遵憑限
的一體處治
刑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殿工告成中外普慶昨傳諭暫免行刑即着各
省直一體暫免以彰朕浩蕩之仁其囚犯牢固
監候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天厭奴惡事奉
聖旨據報奴斃已真其子爭位狡黠叵測還着嚴加
防禦一切勦守機宜相時而行勿致疎虞該部
知道

兵部一本懇鑒究抑事奉
聖旨李曠逃入河西情委可原然抗違主帥擅離信
地法在不貸着寧遠撫按酌確定奪逃回兵士
作何安插併議具奏
十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巡歷關外事奉
聖旨近聞奴酋奪魄而自殲[illegible]漸狀而可塹斥堠
無遺實與偷安皆厥臣魏忠賢精忠報國勝算

奏遣士飽馬勝兵次輸助師武臣力咸借提衙
惟朕釋東顧之憂實賴爾獲自天之禱允從部
覆嚴擧彝章今特晋爾侯太子太保肅寧伯魏
良卿為肅寧侯世襲官衙及歳加祿米照舊錫
之誥券與國同休該部知道

初三日

直隸巡按馬逢臯一本積病增劇事奉
聖旨馬逢臯既有疾准回籍調理該部知道

南都察院一本敷陳愚見事奉
聖旨徐復陽居官贓聞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誥命

員缺另推来看

初五日

兵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本高久倚門户沈光裕素有惡名俱着削了
籍為民仍追奪誥命員缺另推来看

初六日

順天府房山縣民陳愧嫡子陳秉坤一本
天祚預修事奉
聖旨前陳愧妄認皇親宗派已經處分陳秉坤如何
又行瀆奏着解送房山縣重責五十板監候具

奏還令廠衛五城嚴緝同謀之人以憑究治該
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上本
陞光祿寺寺丞許鳴臣

内官監一本
三朝鉅典事奉
聖旨皇極殿工我
皇祖遲延未舉者三十餘年誠重之也爰及朕躬襄
兹鉅典是皆廠臣魏忠賢心無二慮筭有定謀

惟斷乃成經始贊惟王之卜用人則裕提衙故
將作之勤開節有方財用羸于乂詘劳來不怠
庶民悅以忘劳遂使户牖可銘攸芋堪御俾朕
藉手以稱繼述厥成茂矣其晋秩為上公仍加
恩三等選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裡羊二隻酒
三十瓶新鈔三千貫賜敕奬勵原封太子太保
肅寧侯魏良卿晋封寧國公世襲官衙照舊給
與應得誥券以昭懋賞其餘內外大小官員着
該部優叙具覆

十六日

大學士黄立極等一本遵
聖諭即刻傳示廠衛五城等事奉
聖旨卿等爲國股肱誼關休戚見無禮犯上之輩即
與鷹鸇逐雀農夫治莠等語具見卿等調燮之
慮甚周愛君之念甚切允副朕意朕甚嘉之該
部知道
十七日
工部員外鮑國忠一本
兩工題叙事奉
聖旨殿工督發凡著有勞勛者朕都看酌量加叙鮑
國忠如何曉曉瀆陳姑不究該部知道

十八日
吏部一本酌請
皇恩事奉
聖旨張文郁葉憲祖俱陞太僕寺少卿仍各照舊管
事濫逮黨附熊廷弼着削籍爲民該部知道
原任山西叅議孫織錦一本邪黨溷淆
國是事奉
聖旨這本所指邪黨都已經處分孫織錦何不早辯
該部知道

順天府府丞劉志選一本
聖主寬恩下逮戚臣怙惡事奉
聖旨據奏張國紀事跡多端朕前姑令悔過自新以
全國體如何不見省改還着洗心滌慮就令改
圖慰朕敦睦戚臣至意勿得執迷不悛自取罪
責嚴禁蜚語已諭緝事衙門體訪拏究
二十日
直隸巡按梁夢環一本微臣躬逢盛典事奉
聖旨據奏廠臣忠貞勞瘁克襄大典沉幾先慮潜消
亂萌功績茂著朕所鑒知何士晋久係門戶居

官貪黷程註附權居間賍私狼籍俱着彼處撫
按照原叅數目提問追賍解助大工沈惟炳黨
邪害正賣友沽名着削籍爲民追奪誥命程良
籌係程註之子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部知
道
兵部侍郎魏應嘉一本足疾陡發事奉
聖旨魏應嘉請告情詞懇切准以原官致仕該部知
道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山西缺司官推兵部主事王㵾祚行人姚昌
録奉
聖旨着點了的用　姚昌録有點
吏部又一本殿工告成事奉
聖旨朕以殿工告成特遵彝典叙賚群工乃功積之
多寡人品之邪正朕鑒洞然范景文陞太常寺
少卿提督四夷館遇缺填補郭興治陳王庭賈
毓祥俱陞太僕寺少卿仍管科道事周用賓彭
汝楠王夢尹王業浩俱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該部知道

都察院一本奉差按臣事奉
聖旨擬奏李九官奉差因病擅自離任着致仕該部
知道
二十七日
吏科李魯生一本
聖政日新事奉
聖旨石萬程遇事難托病規避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永不叙用祝萬齡着冠帶閑住該
部知道
[illegible]陝西巡按王大年一本舉劾方面官員事奉

聖旨沈應時周汝弼父係門戶着削了籍為民仍追
奪誥命餘俱酌議具覆該部知道
吏部等衙門會推
禮部右侍郎推韓日纘．李標
兵部左侍郎推邵輔忠　霍維華
刑部左侍郎推郭尚賓　傅振商
福建巡撫推朱一馮　黃景章
甘肅巡撫推朱國盛　張三杰
原任青浦縣知縣許惠一一本東林糾黨肆毒
事奉

聖旨許惠一聽降自有官評何得撫拾妄辯
二十九日
吏部一本欽奉
上傳事奉
聖旨王則古曾經考察况係高攀龍趙南星死黨父
屬漏網今復賄鑽謀遷調着削了籍為民當差
仍追奪誥命員缺另推兩部即
遵旨行
三十日
[illegible]工部一本河決不治事奉

聖旨笪繼良久係門户邪黨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
誥命餘俱依議行總河漕等衙門着實申飭以
警將來該部知道
十一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洪敷教陳係奸細武長春前妻之父供狀昭然
何云早退姑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看
初九日
吏部一本再報流賊情形事奉
聖旨是內張鵬雲久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仍追奪
誥命
初十日
工部一本
三朝闕典事太僕寺管寶源局業蒙祖造完寧國公
貂良鐵券
南兵部尚書許弘綱一本微臣衰邁已極事奉
聖旨卿才望素隆留樞倚賴請告情詞迫切准回籍
調理以遂恬修該部知道
户部尚書畢自嚴一本衰病日深事奉
聖旨卿才望素著晉計匱乏正賴持籌請告情詞懇

至准回籍調理以昭姱節該部知道
十一日
工部一本傳奉事奉
聖旨寧國公府第係元勳懋功之丕基昭朝廷錫庸
之巨典工既告成着該部查照[redacted]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趙士煥素行有玷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
十三日
吏部一本奉差事竣事奉
聖旨韓于宣奉差違限日久況係門户着削了籍為
民當差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馮時行陞太僕寺少卿管西路事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四川缺副使推本省參議
洪纖若劉有源奉
聖旨洪纖若有黙劉有源為門户摧折着以原官御
史回道管事
吏部又一本欽奉事奉
聖旨是欽黙司官姚昌籙填補稽勳司主事
吏部一本欽奉

上傳事後
上傳南京右都朱一桂年力衰邁着冠帶閑住員缺
另推
御史汪若極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這妖書悠謬不根見者宜投諸水火王贊化等
不敢抄傳寔為邪妄着刑部依律治罪該部知
道
十九日
吏部一本咨留賢能司官事奉
聖旨田吉攉符東魯贊畫榆關俱著勞績着陞太常
寺少卿仍管職方司員外郎員缺另推
二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郭尚賓曾附黨人着削了籍為民當差追奪誥
命員缺另推来看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劉廷元陞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寫勅與他
[illegible]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袁可立素[illegible]才品念年力稍衰着加銜致仕以
成恬退之志員缺另推来看
二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田仰陞尚寶司卿管少卿事
大學士黄立極等一本推陞年深官員事奉
聖旨覽卿等奏推陞官員唐大章劉鴻訓劉鍾英俱
久係門户黨邪害人豈堪清要職任都着削了
籍為民當差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都察院一本
主恩未報事奉
聖旨高弘圖托病規避着冠帶閑住
二十八日
直隷巡按梁克順一本遵奉
明旨等事奉
聖旨梁克順門户邪黨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
應觧天啓五年銀六百兩接差倉臣如期解進
以濟邊工該部知道
浙江叅議戴君恩一本世直等事奉

旨戴君恩多方誘賊献俘有功已有旨了准加衘
衘劉時俊爲周宗建邪黨摧折久致淪落公論
既明着加衘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功過原無異同事奉
聖旨李應奎前爲廵城御史頗以賄聞着冠帶閑住
二十九日
御史張汝懋一本急公之穢事奉
聖旨這本說游士任楊嘉祚房可壯相倚貪濫侵銀
帑金錢數多具有典案可查贓私易訊着嚴行
該撫按官提問將奏內諸款[illegible]勘勒限追觧以

助大工游士任已經追戍其贓銀着行原籍撫
按另拘家屬追比完解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袁可立猷風望陰准加兵部尚書致仕還着馳
驛去
初二日
兵部一本欽奉
明旨事據奏鎮守宣大山西地方內臣符驗即行給

發知道了以後務邊督撫道鎮果能力洗夙弊
實心禦侮朕自鑒知何得預爲條議
兵科李魯生一本黔師已老事奉
聖旨黔事勦撫迄無成局皆因事權相掣鬩見互異
這本議裁撫歸督即督撫便控制而專責成說
的是依擬着行王瑊楚人不便督楚閔夢得受
命未聞條畫該部多推以憑點用吏部知道
初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真憲時爲楊漣所荐置身門户着削了籍爲民

追奪誥命楊邦憲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廵撫江西
地方兼理軍務寫勅與他
英國公張惟賢一本不職有司事奉
聖旨張汝先革了職升一千人犯都着錦衣衛拏送
鎮撫司嚴刑究問如律追贓具奏
初八日
原任永平府推官張基命一本荐墨未乾事奉
聖旨張基命以屢荐推陞未任即劣轉王官賢否條
異官評何據着該部酌議具奏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吴淳夫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管太僕寺卿事
十一日
陜西巡撫張惟樞一本奉
旨催解犒資銀兩事奉
聖旨張問達竭力捐助身已病故情有可矜逢續完
銀三千兩作速解進以助殿門其未完銀數着
撫按行勘家資奏請定奪
十二日
兵部主事詹以晋一本直陳無碍事奉

聖旨靈鷲古刹雖廢可修所存田地如何說變價助
工分明盃涎賤價希奪寺業以助工藉口且既
慢神又定害人詹以晋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仍着自行修理寺宇其田因造橋估變佃為民
業的責令贖還本寺為錙銖言利之戒寺新田
還日該地方官申報撫按具奏該部知道
十三日
大理寺卿董光宏一本微臣黍奉
明旨事奉
聖旨董光宏才品素隆向以年暮請休具見恬退准

加銜致仕以成雅志尚有年力衰邁祝以幽隱
夢祖歸子顧俱着加銜致仕該部知道
御史劉徽一本
朝政已着清明事奉
聖旨覧奏熊廷弼侵盜帑金不下萬餘着該撫按嚴
提家屬追贓劉弘化兇悪受賄亦有萬餘該撫
按嚴行提問追贓毛士龍邪黨渠魁盜庫有據
着法司提來究問追贓房可壯樊尚燝侵課贓
私即行巡鹽御史徹底清查追贓具奏樊尚燝
先行削籍為民仍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四日
順天府丞劉志選一本要典功罪已明事奉
聖旨這本說王之寀邪黨渠魁追贓未盡厥辜着彼
處撫按差的當員役扭解來京孫慎行修怨戎
首削奪猶為輕典着彼處撫按閒遣戍廠臣赤
心報國成功不居朕自能鑒悉其餘忠良諸臣
業多晋心擢用府丞錯駡府尹着改正行
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孫織錦久為門户阻抑着照原銜職補薊州兵

備兼督糧餉事

十九日

吏部一本微臣先以備員刑曹事奉

聖旨董茂中以執法不阿遭擯邪黨沉淪有才興論

既明准行優擢以彰公道

二十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吳淳夫陞工部添註右侍郎協理殿門事務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吳應琦陞南大理寺卿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商周祚陞南工部尚書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余喬遷久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王

雅量年力衰邁以原官致仕員缺另推來看

吏部一本欽奉明旨事奉

聖旨董光宏加南兵部右侍郎祝以豳加南工部右

侍郎陸夢祖加應天府尹歸子顧加南刑部右

侍郎各致仕

二十二日

刑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王贊化抄寫妖書踪跡詭秘着發極邊充軍以

懲邪誕仍照例送五府責六十板掌印官具奏

陳和依擬發落

二十四日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事奉

聖旨馬鳴世買身邪黨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劉

其忠亦係門户且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看

該部知道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丁啟濬起南太僕寺卿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徐天衢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

另推

二十八日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李思誠于志舒丘志充都着削了籍為民追奪

誥命丘志充侵牟糧餉鑽求陞轉着錦衣衛差

第45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2版 反內

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其同恩棒李寀宇吳進正
俱着錦衣衛拿送鎮撫司與主家棣一併嚴行
究問追贓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厰臣魏忠賢
胸照萬形力持三尺收侵年以還公帑肅著夜
以飭官常勞怨不辭勛績茂著着于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
還賞銀五十兩釆段四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
新鈔三千貫原辦官旗照例升叙該部知道
江北司官于志舒一本辯明等事奉
聖旨于志舒贓証甚明如何來強辯本當拿送鎮撫

司與王家棣面質念已經處分姑不究該部知
道
錦衣衛百户劉太全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丘志充侵牟糧餉平日居官貪黷可知既拿到
送鎮撫司除見銀三千兩着嚴行寬問追贓具
奏
吏部一本缺官事推應天府府丞過廷訓劉榮
嗣奉
聖旨過廷訓陞應天府府丞

續丁記政錄

正月初七日
户兵工三部揍出
聖諭盖聞裕國計者度支之出納宜明清軍需者司
庾之核綜貴審苟不酌盈以佐絀徒任此侵牟
將僻庫之立空何軍國之足倚朕承
祖宗鴻業七載于兹銳意安攘留心撙節期爾有位
共懷體國之籌各効涓埃之報乃披覽各官奏
報太倉銀庫節慎庫及京通等倉漕運之疏開
列[redacted]有虛名節蓄了無實事陰懷潤橐顯用扶

同奉差而垂涎視錢穀為奇貨如前歲盜賣官粮
李柱明之罪案昭然近日賄行東餉則丘志充
之贓証暴着縱内核外搴一例餘鼠竊狼藉未
能盡免况太倉等庫銀兩錙銖疇非國課乃未
納而任入傍蹊將出而寄頓外庫如天啓六年
七月内河南解到折色銀兩被歇家人等假造
實收通關毫不入庫又如管庫主事何其人萬
時俊將老庫銀不行交盤私相埋沒及事發參
處至京通等倉粮顆粒盡屬民膏彼不念辦納
之若跋涉之艱而貪官污吏串同漕運官軍武

摘加砂粃畝瘠水爛又經管官員巧立飯米
等項名色擅自盜賣實繁有徒如此者貪黷成風
法紀廢蕩不一而足倘不亟亟加剔雖滄海豈
能塞漏卮嚴刑豈能懲巨蠹乎特命司禮監秉
筆太監蕭掌御馬監印務總督勇士四衛營軍
涂文輔總督太倉銀庫節慎庫原任司禮監太
監崔文昇總督漕運既通河道查核京通等倉
原任司禮監太監李明道着提督漕運既通河
道查核京通等倉各前去會同該部科道及漕
臣等官將天下地畝等項數銀兩及漕運歲判

粮儲数目于出納之際本折若干存官若干各
按冊籍細加查核必盡翻窠臼徹底澄清既各
委京邊內臣亦必重其事權專其職任而後事
以責其成功其合用勅諭關防所司各行擬給
務使振刷夙弊丕變劬猷以復我
祖宗設立太倉銀庫京通漕運等倉之初意以昭朕
連年樽節慎庫軍餉之至懷庶庶計無虞緩急
有賴故諭

初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袁玉佩陞兵科右給事中杜齊芳父保門戶
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初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總督兩廣係彈壓該地方重官還簡擇人地相
宜另推幾員來以憑點用閔夢得王瑊着另行
酌推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孟紹虞見在講筵敷陳明剴方資啟沃不便南
推蕭命官父係門戶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員缺另推來看以憑點用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秩宗重任宜慎擇人駱從宇着冠帶閑住汪輝
父係門戶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另推點
用

刑部一本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孫文豸顧同寅捏造妖言誹謗朝政罪惡通天
既審供明白即便會官處決梟首藁街以警不
軌步天歌等着進呈李道原四名着五府看覆

第438冊 續修四庫全書第22 版正本

打一百枷號三個月滿日遣戍該衙門知道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犯人丘志充王家棟等既經審問明確其贓銀
九千一百三十兩着鎮撫司勒限嚴追以助大
工完日俱送刑部依律擬罪厰臣魏忠賢念凛
官方力持國法憤衣冠公行賄賂暮夜必發其
遺金狐鼠恣意鑽营私門頓清其奬賞怨劳不
避摘發多功不有殊褒孰彰竒績着廕弟侄一
人與做錦衣衛指揮給與應得誥命還賞銀五
十兩采叚二表裡羊二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
貫仍賜勅奬勵以示眷倚其原辦官旗照例并
叙該部知道
十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倫肇脩陞大理寺右少卿陳徵叢久係門户着
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另推来看
吏部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汪康謡久係門户邪黨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
命員缺另推来看
東厰一本欽捐盖造事奉

聖旨兩省節原賜盖造府第銀三萬五千二百八十
兩有竒准如議着差官觧到山海關轉發寧遠
鎮撫衙門照数查收以備各葺城堡惟爾忠賢
深謀殲虜鋭志恢彊節已賜之餘貲綢繆紫塞
處未完之多壘討善金湯信急公以忘家専竭
忠而體國功愈弘茂朕心嘉悦着廕弟侄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應得誥命還賞
銀八十兩采叚六表裡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
六十貫仍賜勅奬勵以示優異該部知道
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張崇禮陞南通政使
御史智鋋一本疆場之制事奉
聖旨這本條畫邊事言督撫和衷共濟之雅朕諭諄
切厰臣運籌帷幄之中付託得人凡兵馬器械
之需有呼必應説的是其更調經督二臣具見
識畧着該部確議速覆
十九日
刑部一本不職司官貪饕等事奉
聖旨這犯人張汝懷惟焜郝[illegible]頓着五府堂上官責

一百枷依擬發遣該衙門知道
二十三日
刑部右侍郎陳九疇一本
聖恩罔極事奉
聖旨陳九疇才品素著簡任邦刑奉命已久如何不
見到任着作速前来供職不允所請該部知道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繼曾陞大理寺左少卿
二十五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志道起陞通政司右通政王侃久依門户着
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又一本欽奉
明旨事奉
聖旨據奏廠臣丹心佐政肅法懲頑誅燕市之神奸
剗私門之邪派伏愚不作朝政清明朕所鑒知
其文震孟等除名追奪永不叙用知道了
陳仁錫　鄭鄤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李孫宸陞南禮部右侍郎曾楚卿張鼐之門生
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蔣一驄陞光祿寺少卿管寺丞事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青事差御史劉重慶吳尚
默奉
聖旨吳尚默去劉重慶係楊漣邪黨着免帶開住該
部知道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李逢節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帶管鹽法巡撫廣東
地方寫勑與他
二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馬從龍起補尚寶司卿
又一本急缺方面事調福建副使奉
聖旨蔣英久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

聖旨另推來看
[illegible]刑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李若星着該撫按責一百板發遣回奏餘俱依
擬
大理寺右寺正許志吉一本除害安民事奉
聖旨吳養春引塩產債散淮楊等處既知底裏即着
許志吉會同該撫按清查追解不得狥情該部
知道
二月初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李徵儀首荐夏嘉遇隨時依附殊無特操削了
籍為民當差着吏部除名永不叙用仍追奪誥
命員缺另推該部知道
福建巡按周昌晋一本計期伊邇事奉
聖旨盧化鰲比暱匪人營求要地鞫審既明除已經
削奪擬徒追贓外還行吏部除名永不叙用該
部知道
[illegible]御史劉之待一本臣病日劇事奉
聖旨劉之待久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當差吏部除

名永不叙用還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illegible]初三日
吏部一本比例給䘏事奉
聖旨李夔龍清[redacted]有執銓務方殷何得求去着即出
供職不允所請
御史梁夢環一本戚臣横悪有據事奉
聖旨張國紀怙恃國恩累千三尺草菅人命魚肉細
民擅收皇稅私納宮婢過悪多端[redacted]法難貸朕
念中宮懿親國家大體姑着回原籍俾痛改舊
愆保全終始毋再不悛自貽後悔該部知道

督師王之臣一本庸劣曠官憂深病劇事奉
聖旨卿深識遠慮綢繆巖關業有成績方深倚賴何
得稱疾求去情詞懇切念久勤封疆特加太子
太保准解任回部稍體勞勛用茲帷幄山海重
地将吏士馬作何統轄勿致单薄吏兵二部作
速妥議來說該部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夷情事奉
聖旨覧奏夷使恭順求款之情似真然必彼確有所
[illegible]獻以自贖我確有所憑以相信自非然者誠偽
[illegible]未可必也還遵前旨從容講析務求妥當方為

題請本中說固為之備不墮局中之間具見成
算深慰朕懷該部知道
初五日
大學士黃立極一本日講事題祭酒馬之騏陞
正詹事編修孔貞運陞左諭德俱充日講奏
聖旨是吏部知道
南戶部侍郎林宰一本痛聞親老病劇事奏
聖旨林宰猷望素隆留儲方借持籌乃陳情詞意懇
切准加左侍郎回籍養親以慰孝思
初七日

大學士黃立極揭帖奏
聖旨關門事體重大督撫紘轍宜更卿等會議調停
運籌碩畫覽奏厰臣矢蓋報國殫赤籌邊直寫
出厰臣素心昭布卿等忠義同心允協朕意甚
嘉焉擬諭安確已批發了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作弊倖中事奏
聖旨冀大猷倖中情弊衆酌既明着即行革退房考
劉軒儒濫取匪人先降二級其有無關節仍行
該省撫按嚴提冀大猷一干人犯究問具奏

南兵部一本敷陳愚見事奏
聖旨楊棟朝父係門户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營務
着徐憲卿巡視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陞尚寶司司丞許志吉奏
聖旨許志吉見查追吳養春贓銀俟事完陞遷員缺
另推來看
十一日
北鎮撫司一本門禁等事奏
聖旨遣犯人杜忠等既審問明白連私書玉帶等件
通送刑部依律擬罪杜元伸行緝事衙門嚴拏

獲日徑送刑部究擬謝啓光陳應元輕信匪人
妄出書札着參看具奏該部知道
都察院一本請差巡按等事奏
聖旨是着趙維昌去陳以瑞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
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兵部主事孫元化關住辭
朝
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岳駿聲陞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潘潢陞南刑部尚書主之来着以原官致仕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瑊陞南户部右侍郎兼南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總督南京糧儲寫勑與他胡東漸着以原官
致仕
十六日
漕運太監崔文昇一本恭報漕粮事奉
聖旨爾至淮河即起漕粮北輓内稱厰臣節變儲糈
不啻口出釐剔奸弊洞如火觀其裕國苦心籌

濟殫力朕實嘉賴河下漕粮嚴與儲道榷關諸
臣作速挨剥以寔京庾遣回空毋得延緩盤剥
等費舊有輕賫銀兩何欠至拾萬着行該撫按
勒限追觧以便給發其餘未盡事宜另行確議
具奏該部知道
十七日
吏部六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謝奇舉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聖旨張其實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聖旨顧其仁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聖旨周邦基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聖旨吳甡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聖旨梁元柱父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
部知道

又一本欽奉
聖旨事河南缺条議推原任禮科王琨
兵部一本回奏事奉
聖旨胡士容在任盜賣倉斁賄取武生大壞官箴及
陞任道經通州用過馬貳百貳拾餘匹其廪給
多索亦必至甚且逼死馬夫門役幾斃一處如
此他處可知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来京
究問該衙門知道
[illegible]日
禮部一本乞恩襲封事奉

聖旨[illegible]藩比控邊鄙南通恭圻册封大典委宜速舉
[illegible]世子禹渭着襲封為代王郭氏封為王妃其
祿米准照親王例支給以彰朕篤念親藩至意
該部知道
順天巡撫劉詔一本舉劾道臣事奏
聖旨擾奏耿如杞擧動乖張用刑太重點兵幾至鼓
譟散粮任意扣除以速官謗至考試關人才風
教乃與幼童飲酒褻越更失憲體着削籍為民
追奪誥命着錦衣衛扭解來京究問
鎮撫司一本緝獲事奏

聖旨這追完各犯贓銀壹萬貳千壹百叁拾着監部
科道查收犯人丘志充王家棟都着送刑部擬
罪
二十日
吏部一本忠勤清苦事奏
聖旨蔡伏一忠勤清苦以身殉官准贈兵部尚書廕
一子入監讀書還與他誥命
二十一日
[illegible]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是陳九疇陞刑部左侍郎作速前來到任李若
[illegible]桂陞刑部右侍郎
[illegible]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劉志選陞南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兼
管巡江寫勑與他王一中又依門户着削了籍
為民追奪誥命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吕圖南陞通政司通使詹爾達又依門户着冠
帶閒住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是牟志夔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鴈門等
關兼巡撫山西等處寫勑與他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李茂芳又係門户着冠帶閒住員缺另推來看
又一本循陞京堂事奏
聖旨温皐謨見料理藩府工程不便陞轉姚應嘉又
係門户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另推來用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白儲紹負氣偏執着冠帶閒住張捷曾附黨人
為李應昇私友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其員

缺另推來看

二十五日

吏部題南直蘇松學院田景新奉

聖旨田景新資當題差如何固辭意欲他差殊失憲

體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看

三月初四日

刑部一本門禁詰獲事奉

聖旨謝啓光身為大臣職司風憲乃不自愛其身為

人清目輕發私書殊失大法小廉之義着冠帶

閑住杜元仲陳應元俱着削了籍為民吏部除

名不必緝拏行查杜忠陳治經俱依擬

又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丘志充王家棟着監候處決周思梅李峇宇張

依仁吳進正俱着五府堂上官打一百棍發遣

應枷號的仍行枷號

初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陸世科久係門户着冠帶閑住員缺另推來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蘇継歐係楊漣死黨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員缺另推來看該部知道

禮部一本題雲貴正副考官等事奉

聖旨有點的去其貴州中式名數還照舊額汪翔桂

宋鳴梧係門户且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初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文選司缺郎中推郎中徐楠

奉

聖旨徐楠久係門户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另

推

十三日

鎮撫司一本回奏事奉

聖旨胡士容既審明贓銀柒千玖百貳兩零着勒限

嚴追以助大工完日具奏

十四日

薊遼總督閻鳴泰一本鄭感

陰恩事奉

聖旨覽奏薊鎮西協各營路王大倉陳天佑等各路

廠臣殫心疆場畢慮綢繆輸資助稍士馬争雄

[illegible]制器貔壯至于葺城固堡清兵核餉題差[redacted]

[illegible]內[redacted]奉揚明威釐奸弊功斯偉矣說得是既經

採議具請着于家雲名山一體建祠名曰崇功
以慰軍士感恩其管工開採木料俱如議該部
知道
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龔世法父附黨人着削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
另推
十九日
吏部一本遵　祖制酌時宜事奉
聖旨據覆河塞運稽関係國儲頼廠臣忠誠感格覆

河泊[redacted]輸輓飛流庚廩充實丹心直可貫日
巨手擎天説的是朱國盛拮据漕務開濬著劳
着加太常寺卿兼山東按察司使照舊管事寫
勅與他該衙門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姚宗文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仍加服俸一級
巡撫湖廣地方兼提督軍務寫勅與他彭鵾化
係東林邪黨削籍為民追奪誥命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韓日纉陞南禮部尚書

又一本缺官事蘇松缺提學奉
聖旨是着陳保泰去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毛一鷺陞補添設南兵部左侍郎潘汝禎右侍
郎
又一本申明
覃恩事奉
聖旨是本内劉永祚父係門户着削籍為民追奪誥
命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是焦馨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寧夏地方
贊理軍務寫勅與他
二十五日
三山主事何宗聖一本懇恩建立生祠事奉
聖旨皇極等殿石料最煩去年運道艱阻為計籌者
廠臣魏忠賢精誠謀國妙算衆微委任得人山
靈助順開採愜子來之願輓輸成不日之功石
窩各役不累身家克[redacted]尸祝之舉允愜輿情
這夫匠任一清等感德既同着于房山縣長溝
地方擇吉建祠名曰顯德以永祝嘏以隆美報

二十七日
户部員外李桂芳一本大工需臣甚急事奉
聖旨馬場銀两係助工急需差官催觧乃地方官竟
怠玩厥職輕朝廷森嚴之旨負厰臣急公之念
成何法紀賀仲軾胡敬辰都着降三級用仍行
該府縣官作速照数起觧限四月終至不許違
悮該部知道
四月初一日
陝西巡撫張維樞一本要典功罪事奉
聖旨王之寀既拏至着錦衣衛拏送鎮撫司究問具

奏
初二日
應天巡撫李待問一本白役生事愚民皷譟事
奉
聖旨呂下問激變地方不稱任使然皷衆辱官刁風
亦何可長着該撫按勘明生事原槩量懲悪首
回奏已有旨丁黄山派賣業有頭緒着該部撫
按地方官會同許志吉多方調劑均派務期國
法民情交伸两愜俱照前旨行
初四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
又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楊景辰現在教習孟紹虞供侍經筵員鈌另推來
看
又一本鈌官事浙江巡撫推郭興治潘士良奉
聖旨浙江巡撫員鈌另推來看
御史智鋌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吳伯與歸班不辨東西才具可知着冠帶閑住
該部知道

原任御史王會圖一本瞻天竭矢忠勤事奉
聖旨王會圖素有風節着以原官回道管事該部知
道
初七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許鼎臣久係門户着冠帶閑住員鈌另推來看
初十日
都察院副都御史馮三元一本再懇天恩事奉
聖旨馮三元猷望夙隆紀綱重任方切倚毗乃屢以
病請情詞真懇着加銜致仕以成雅志該部知

道
松江府粮塘里老薛世昌等一本請立生祠事
奉
聖旨據奏厰臣毗賛嘉猷肅清乘政懲貪官之敗類
理庶事以咸康勞著功高朕所鑒悉這松江里
老等議建生祠允愜輿情其祠名曰德馨該部
知道
上林苑生員耆老李若琳等一本恩德甚隆事
奉
聖旨這奏厰臣赤心籌國竭慮安民卽蕃育一署[illegible]

[redacted]聚築垣堡[redacted]役嚴巡緝種種惠政保障畿
甸朕所鑒知闔署官兵人等卜壤建祠用昭羙
報如議行其祠名曰感恩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便服水土事奉
聖旨夏惟庚旣水土不服着冠帶閑住員缺另行銓
補該部知道
薊遼總督閻鳴泰一本請立生祠事奉
聖旨昌通二州肘腋近地拱衞陵京通因軍賦煩興
潘封繼出士庶軍民難于供應厰臣計安宗社
念切民艱體朝廷卹愛之仁恤災黎賦役之苦

[redacted]邊關戢其搶掠閭閻絕其追呼戒暴緩良內
外暨朕所鑒悉這本說的是兩州戴德旣同
崇報自亟准各擇地建祠彰盛美以慰羣情昌
平州祠名曰崇仁通州祠名曰彰德該部知道
十三日
刑部員外晋承命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盜粮首犯張六有旨重擬晋承命如何不遵因
着回話乃始改擬違慢可知着降三級調外任
用該部知道

十七日
工部郎中周鳳岐一本遵
旨回話事奉
聖旨柴炭銀兩已有旨不許那借徐大化巧立名色
私意那借周鳳岐屯田司署印繆奉堂批葉憲
祖擅發工料銀三千兩俱屬慢旨都着冠帶閑
住委官潘堯年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
京究問該衙門知道
[illegible]日
[illegible]鎮撫司一本病故犯人事奉

聖旨王之寀病故着委官相視明白親人領埋其貯
銀八千兩着行彼處撫按嚴提家屬追完具奏

二十一日

南兵部尚書范濟世一本患病不能供職事奉
聖旨卿忠猷亮節留計重任特兹簡畀乃請告情詞
懇切准在籍調理病痊起用該部知道

太監馮玉一本良佐功高事奉
聖旨這奏廠臣洞悉民艱善劑國脉功高無佐戴共
輿情這太和山軍民建祠以圖報德着如議行
其祠名曰昭德該部知道

二十六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張朴陞南户部尚書倪思蕙着冠帶閑住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許崇禮陞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

又一本缺官事推李孫宸馬之駿奉
聖旨禮部右侍郎員缺另推

又一本缺官事推浙江巡撫楊維新馮時行奉
聖旨這浙撫員缺再推來看

[illegible]起吏部驗封司員外李宜培奉
聖旨是

[illegible]御史李[redacted]一本糾儀事奉
聖旨王總衡辭朝不到事屬不敬着削了籍為民該
部知道

二十七日

太監李明道一本凍粮告竣事奉
聖旨據奏歲運漕粮關係軍國命脉開兑到壩例有
定期邇來積習違玩至凍粮至全漕之半成何
法紀賴廠臣碩畫忠謨申飭成規痛除積獘該
監等協力同心設法分督所運凍粮不日告完

又節省輕賫銀兩清查厘敉奸竇而掃積除克
軍餉種種苦心具見體廠臣經國理財至意朕
心嘉悦其荐舉各官應加銜留任的應優轉的
即與議覆楊述槐久倚門户又玷官箴着削了
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大學士黄立極一本印信事奉
聖旨姜曰廣胡尚英丁進邪黨渠魁俱削了籍為民
追奪誥命林釬莊際昌朱繼祚久依門户俱着
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illegible]刑部十本道臣舉劾乖張事奉

聖旨耿如杞着監候處决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晏清久依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缺
另推来看
國子監監生陸萬齡等一本懇
聖明等事奉
聖旨自東林聚徒簧鼓淆亂國是借釁宫闈朕甚恨
之賴廠臣主持正論挽回頹風一時門户之奸
如鏡照脂两朝慈孝之徽如日中天功在世道
甚非渺小至于安内攘外剔蠹除奸免税蠲逋

丁記政錄　丁二十六

扶良抑暴衿弁文徒得以帖席綏帶家絃户誦
皆廠臣恩波所被也太學諸生請于國學近處
購買民房建祠鳌祝具見秉彜之好特允所請
鳩工舉行該部知道
五月初四日
通政司經歷孫如洌等一本廠臣勲業非常事
奉
聖旨這奏廠臣切念肇天功高海日冊建媿營[redacted]之
美祠封襄磐石之宗力剪奴氛謀清黔醜以至
畺民之㮦復財力之生節澄辨黨羽禁萆奸跐
種種懿美朕所鑒悉孫如洌等協同順天府謀
建祠于宣武門既協輿情着准營建以彰殊勲
其祠名曰茂勲
順天府府尹李春茂一本元功名實並隆事奉
聖旨覽該府所稟奏在朝則督撫以至有司在籍則
自鄉官以逮士民地方則自輦轂以迨郡縣咸
稱廠臣掀天經濟貫日精誠則在在金湯加惠
本報則人人摭[redacted]豐功偉烈兼總六官愷澤暨
被萬姓騰歡朕心嘉悦所請宣武門外擇地鳩
工建祠鳌祝表廠臣忠君報國愛民禮士之鴻

丁記政錄　丁二十七

模彰朝廷親仁友善酬德報功之盛事特允所
請以副輿情該部知道
延綏巡撫朱童蒙一本公舉謀建生祠事奉
聖旨這奏延綏為西陲劇塞京運久斷饑卒庚呼賴
廠臣帷幄而慮切彊埸綢繆而計周桑土亟發
十萬欽鏹頓起三軍菜色功高請圍大奮敵愾
真可嘉尚其將領軍士等謀建祠于鎮城之南
以彰崇報顛効子来着如議行其祠名曰祝恩
初五日
太監李明遵一本說謊欺

君事衆何早奏
聖旨田空遲滯有悞漕政暫用民船給與脚價該監
道厰臣裕國恤民之戒未嘗輕用民力有何擾
害而人情䑽舧何早抗違明旨傍據沾名着削
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初七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奏厰臣費心容畫緝神奸于意外銷隱禍于
機先功褒安攘朕所鑒知這奸逆姻親周汝昌

看削了籍為民行河南撫按押送[redacted]西地方着
撫按嚴加監固毋致踈虞仍具本回奏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王珹陞南户部添設右侍郎李萬陞南京户部
右侍郎熊南京右僉都御史總督南京粮儲寫
勑與他張崇禮年老着致仕該部知道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李夔龍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協理院事倫肇
修久倚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
道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張九德新任秦士文俸淺不便陞轉員缺另推
來看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張延登起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浙江等處
地方提督軍務寫勑與他錢策杜詩汪起鳳岐
雜不正都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又一本缺官事奏
聖旨田吉見管職方兵務殷煩不便陞轉洪如鍾陞
太僕寺卿管東路驗烙巡養少卿事

兵部侍郎霍維華一本兵事方殷事奏
聖旨邊奏東江欠餉以事例補還通變得宜如議行
塩鑄錢[redacted]黔蜀[redacted]具見籌國善心着該撫按
如議商確行所荐諸臣吏部即與酌覆内沈棨
魯被參論況居家與至親相忤居官豈能盡忠
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御史智鋌一本糾儀事奏
聖旨謝恩辭朝違悞不到事屬不敬王世爵着罰俸
三個月方時行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初八日

太監劉應坤一本查盤等事奉
聖旨軍儲大計豈容染指升合魏萬國着該府道嚴
行追比或行原籍勘産追償未獲陳千庭嚴行
緝拏追完之日分別擬罪廠臣魏忠賢秘畫籌
追遠閫疆圉着廕弟侄一人做錦衣衛指揮使
給與應得誥命賞銀六十两彩段四表裡羊一
隻酒三十瓶新鈔三千貫仍賜勅奬勵以示眷
倚鎮守内臣劉應坤陶文紀用累力釐捜精心
報國着各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正千户賞
銀四十两彩段二表裡分守内臣孫茂霖楊朝

武俊王蒞朝各廕弟侄一人與做錦衣衛百户
賞銀二十两通判張珍刷蠹有勞着與紀用該
部知道

十三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景初久依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
缺另推来看該部知道
又一本乞留陞任衛邊兵備事復張朴本奉
聖旨張宗衡着加衛留原任張大猷年力衰邁着冠
帶閑住昌平兵備員缺另推来看

又一本恭報空船盡数過淮事奉
聖旨覧奏回空停阻漕運稽延耗費日多國儲可虞
頼廠臣純忠經國推誠任人封疆壯鎖鑰之威
庚廪厚坻京之積且精心密計燭隱防奸功在社
稷朕所素鑒監臣崔文昇劉應坤等克副委托
拮据多方覺察無遺俱可嘉尚朱國盛久彰勞
勣着加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仍管漕儲道事
務事竣遇缺推補周霖雨加陞鎮江府同知仍
管通判事

十六日

吏部一本　熙朝彰癉既明事奉
聖旨王允成依傍東林險貪有據該撫按提問追贓
張我續援黔存蜀功不可泯錢粮既明侯相應
員缺起用

十七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毛堪陞南京光禄寺卿
又一本急催正官到任事奉
聖旨新城縣畿輔緊要地方新任知縣楊驥徵着速
催到任王象復既貪黷着閑着削職為民追奪

誥命該部知道
十八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張樸陞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總督
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粮餉寫勑與他
三點着冠帶閑住
原任浙江參議劉有源一本微臣赴
召事奉
聖旨劉有源既患病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田生芝陞南京通政司通政曾陳易着冠帶閑
住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孫國禎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登萊等處
地方備兵海防贊理征東軍務兼理粮餉寫勅
與他
又一本懇恩照例移文事奉
聖旨江世用父傍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員
缺另推來看
十九日
吏部
陞太常寺卿丁啓濬
加陞光禄寺少卿仍管都水司郎中事徐四岳
二十二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魏撫民陞尚寶司卿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潘士良陞南光禄寺卿管少卿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王大智陞南太常寺少卿管南太僕寺少卿事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郭增光練兵方急不便陞轉曹爾禎陞户部左
侍郎張我續起户部右侍郎
兵部一本奴氛孔亟事奉
聖旨關外主客多馬匹不敷着太僕寺再撥寄養馬
三千匹即便差官解發前去應用毋得稽遲其
户工應銀已有旨了李瓚出[redacted]多事且係趙南
星左光斗衣化中魏大中邪黨着削了職為民
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禮部一本議覆科場事
浙江正考檢討陳盟吏科張惟一
湖廣正考檢討李明睿李魯生
江西正考編修倪元璐禮科薛國光
陝西正考吏部主事姚昌録兵部主事胡福弘
俱奉
聖旨這各省正副考官俱着照了的去内龔有聲久
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銓務方啟郎
中周良才不便差遣該部知道
河南巡撫郭增光一本厰臣隆德事奉
丁記政録　丁三十四
聖旨奏稱厰臣向日葵心格天蓋志諸所福國護民
未易殫述中州澇蝗相仍鑾輿莫繼自委内監
拮据調劑群情爭輸運艘遄舞軫恤勞深祝釐
感切所請建祠着如議行以伸輿情之公其祠
名曰戴德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沈自彰起太常寺少卿管光禄寺寺丞事
吏部除補福建副使管屯塩水利杜喬林
六月初八日
浙江缺司官推行人邢大忠水佳胤　正有點

吏部一本藩封禮成懇乞
題敘事奉
聖旨奏藩封禮成賴厰臣拮据撙節克襄大典説的
是該部職司典禮一時勤勞官負宜優敘李康
先父係門户着冠帶閑住孫際可等八員俱加
服俸一級
天恩事奉
工部尚書崔呈秀一本仰懇
聖旨覽奏卿有母憂朕心惻然涉暑還宜少節哀慟
大工緊急着奪情料理俟工完日守制
丁記政録　丁三十五
十四日
刑部一本朝政等事奉
聖旨據奏毛士龍邪黨害正賍私狼籍已經擒戍及
奉旨提問原籍成所並無着落成何法紀着行
應天山西各撫按遄程挨查并力緝捕務在必
獲嚴限解部勿得延緩
十九日
薊遼總督閻鳴泰一本請建生祠事奉
聖旨覽奏厰臣猷炳匡襄功高安攘既已家祝户誦
即畿南一鎮軫卹貔[redacted]厄賚賴蘇恤戍旅飽騰

立奮商賈輻輳于津採予衿示法于絃誦以致
奸宄肅清金湯屹峙慈航利涉桑土[illegible]其種
種美善朕已鑒知合請建祠以彰殊報知識行
其祠名曰旌功兼予守祠員以垂祝釐永久該
部知道
吏部上本
陞大理寺右少卿姚士慎　章光岳　正有黙
又一本湖廣缺司官推傅士汪始亨　李師沆
奉
聖旨有黙的用汪始亨久係門户看冠帶閑住

七月初一日
大學士黄立極等一本科舉事題南京主考奉
聖旨着陳具慶張士範去仍各陞翰林院侍講賀逢
聖係東林黨人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
知道
遼東巡撫袁崇煥一本積勞病極事奉
聖旨袁崇煥拮据封疆勞績可念既稱抱病情詞懇
切准與回籍調理叙功之日另行優録寧城防
聖旨奴再逞料理須人員缺即着另推來用該部知
道

原任應天巡撫毛一鷺一本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毛一鷺才品素優倚任留樞情詞懇切准在籍
調理該部知道
初四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王之臣仍以太子太傅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
都御史駐劄寧遠督軍榆關兼巡撫遼東山海
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寫勅與他遑事孔亟着依
限前去到任

禮部一本議覆科場事河南主考吏部員外王
應泰副禮部員外劉伸山東主考中書張養副
中書陸一騏山西主考少卿蔣一聰副户部主
事陳賓盛奉
聖旨這三省考官着黙了的去内張養即充山東主
考劉先春虞廷陞馬任遠俱係門户着削了籍
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正副俱有黙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田吉仍以太僕寺卿管太常寺少卿事徐揚先
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該部知道

十七日

北鎮撫司許顯純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這犯人顧汝翼通同孫如洌依奸犯科贓私畢露既經究問明白孫如洌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拏送鎮撫司同顧汝翼一併追贓三千五百兩立限追助大工完日送刑部依律擬罪姜玉藁灰比匪人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廠臣振刷紀綱有法必伸大破群兇之膽勞績[illegible]風尤[redacted]具瞻着于原廕弟侄一人加陞二級賞銀五十兩新鈔三千貫仍賜勅奬勵原辦官旗照

例優叙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元臣殫心事奉

聖旨魏忠賢報國心丹吞胡志壯正[redacted]戎備立三捷之奇功雪恥除兇洗十年之積恨績奏安攘盟列山河寧晉爵典昭然世爵褒封允當着弟侄一人特封為安平伯世襲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錫之誥券與國同休仍賞銀一百兩彩段八表裡羊四隻酒六十瓶新鈔五千貫賜勅奬勵以光貴大典風勵忠良該部知道

十九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吏部缺侍郎推溫體仁奉

聖旨員缺另推來看

刑部一本要典功罪等事奉

聖旨孫慎行着發寧夏邊衛充軍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陳爾翼陞吏科右給事中

又一本作養人才事奉

聖旨楊汝成閔仲儼馬之騏俱係門户着削了籍為民餘俱擬授

又一本奉

聖旨李覺斯授禮科給事中劉垂寶係門户着削籍為民該部知道

内市于八月初四日仍改玄武門外

吏部一本糾參不職事奉

聖旨擬奏凍粮關軍國重務所當[redacted]乃徐逑憑官勢以勒措其于徐儀世不得辭其責當重處念係遠任着閑住以警官户用肅漕政

二十四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張雲鵾係熊廷弼親着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

直隸巡按許其孝一本創建生祠事奉
聖旨這奏稱廠臣赤誠丹悃結建籌邊軫窮鋤暴據
國事事紓忠而淮青鹺政一區思振九[illegible]
額補正課風清蠹絕衛胥無伏鼠之奸海賁商
蘇樂郊有安鳴之慶功在邊儲感極廛市且各
商請建祠于淮揚孔道以祝釐崇報具見衆[illegible]
公情如議行其祠名與做贍思該部知道
八月初二日
原任户科郭鞏一本仰勅大工事奉
聖旨郭鞏自户科給事歷陞卿貳即應感恩圖報如

何乃不至任且前疏條陳未當着冠帶閑住其
助工銀不必收該部知道
原任直隸楊州道參政郭士望一本直陳平生
等事奉
聖旨郭士望為東林陷害今公論既明着與起用該
部知道
大學士黃立極一本科舉事　題順天府主考
正編修孔貞運檢討徐時太副考檢討雷躍龍
孫之獬奉
聖旨是點了的去徐時太孫之獬有點着去

御史倪文煥一本　聖世太平等事奉
聖旨這本說廠臣赤心報主幹國如家飭紀振法精
勤周到說的是至于忠愛朕躬委曲調護朕所
鑒知慎舉措嚴遏防是今日急着科道不妨閒
舉所知以俟採擇但不得濫舉市恩阮大鋮夙
有才操為邪黨所抑着擢用莊祖誥亦與查議
具覆該部知道
初七日
檢討楊世芳一本奉差事竣事奉
聖旨楊世芳係門户着冠帶閑住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恭啓
三殿不日之成事奉
聖旨覽奏廠臣畢力經營矢心翌贊翌煥成一代之
中興肯搆肯堂開萬年之有道具瞻禎肅曠典
聿新着于弟任一人特封為東平侯世襲其府
第祿米誥券贍田等項即行各該衙門照例優
給具奏以備朕酬元功至意該部知道
初八日
江西巡撫楊邦憲一本境內大臣病故事巡撫
謝應祥病故奉

聖旨該部知道
初十日
吏部一本敬剖心跡事奉
聖旨鄭棨向在刑曹以徳熊廷弼諸奸之罪中顧大
章舍沙之妻門戶熾時横見擠排今公論既明
宜與昭雪准以原官起用該部知道
十三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崔呈秀着以少傅兼太子太傅改兵部尚書仍

兼御史其省直未完助工銀兩及報完用過數
目并着推查銷算
吏部一本 三殿不日之成事奉
聖旨覽奏鼎建維新堂構丕貞皆厥臣畢力經營矢
心翼贊所至功與開垣益茂報宜埸土從優說
得是所封東安侯應給養贍莊田壹千頃着咨
都察院轉行屯田御史于北直各府備查屯牧
草場等項亦擇附近膏腴善地給發以副朕眷
優元勲至意
十四日
兵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奉聖夫人事朕襁褓幼弱之時勞深調護及受
顧托益勤兢業倍加節宣迨朕冲齡嗣昭倚毗
周旋更着勞績前後二十三年始終一心忠慎
不替兼以捐俸急公不一而足德茂淵懿真可
嘉尚茲殿工捷音兩次敘賚宜隆報元功着加
恩三等賞銀一百兩彩段六表裡羊四隻酒三
十瓶并新鈔五千貫賜勅奬勵各廕弟男一人
與做錦衣衛指揮使世襲給與誥命昭朕篤念

酬答至意
十八日
英國公張惟賢一本恭候 萬安事奉
聖旨清心靜攝順養天和是珍調攝法卿等候安具
見忠愛至意知道了該部知道
二十日
吏部一本恭報三殿不日告成事奉
聖旨是覽奏厥臣善成繼述經營堂構夙夜匪懈皷
[illegible]庶民之子來精誠嘿[illegible]致天心之效順功昭曠
[illegible]典慶會推奴勲業既隆圭胙宜錫魏良棟准封

東安侯世襲加太子太保應得誥命一併覆
題其遺下錦衣衛都指揮使世襲廕另行題補該部
知道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單明詡仍以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整飭薊州等邊兼巡撫順天等處備勅與他
兵部尚書霍維華一本
聖躬萬安同慶事奉
聖旨覽奏有疾准回籍調理

二十二日
保定巡撫張鳳翼一本大臣病故事奉
聖旨魏廣微自登仕版清白獨嚴比握閣政忠敏自
樹當物情隨波之日有中立砥柱之功聞其物
故朕心愴然應得祭塟諡廕着照例擬優具
奏覆
二十三日
禮部接出
皇后懿旨　大行
皇帝柰素秉虛弱兼東事焦勞得患時疾醫藥罔愈
于天啓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申時崩逝合行喪
儀事理着禮部即便會翰林計議從厚具覆來
看
二十八日
禮部一本慶
賀事登
寶位詔告天下諸司各宜進

崇禎元年正月初一日
兵科李魯生一本　聖主以天和事奉
聖旨朕厲精圖治奉天無私大小臣工亦宜靖共爾
位共褒大道說得是被黜諸臣務酌核本末以
起用追贓一事拖累堪憐這熊廷弼妻楊漣母
都着寬釋賍銀免追其梅之煥程註贓銀該撫
按即與豁免具奏
初八日
編脩倪元璐一本世界已清事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議用有何方隅未

化正氣未伸這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創
復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儀業行薄罰豈容
薦舉市恩該部知道
御史林棟隆一本　聖明求治事奉
聖旨萬幾雖煩朕當思執要之法這所奏保躬知道
了票擬關係國事閣臣實力擔當說得是至伸
輿論惜爵賞覈功能審機權俱救時確論考選
屆期作何截住吏部議定來說餘俱着該部酌
覆
初十日

兵部一本
復劉僑起補南鎮撫司掌印徐本高起補南鎮
撫司僉書管事
又一本廢黜微臣事
復張道濬以南鎮撫司起補
又一本特舉賢能司官事奉
聖旨覽卿所舉職方司官皆清執忤權爲公論所推
不宜久滯林泉余大成鹿善繼俱以京堂王繼
曾沈棨准補原官都與起用該部知道
工科祖重燁一本　聖治日隆事奉

聖旨召問大臣商確機務此先朝任賢圖治之法知
道了周宗建擊邪黨慘死着與優恤李實織造
錢粮該撫按徹底清查具奏其自建生祠一并
拆毀變價助餉黃山一案係該撫按查明定奪
餘着該部酌覆
十二日
吏科張惟一一本泰運弘開事
聖旨這本說輔臣勉竭忠猷力持國是以付倚畀之
意說的是海寇流突消弭宜急着閩浙兩撫嚴
加申飭行周名世等兵部查明具奏許志吉許

其進退與罷黜聶慎行着議來說奏内大憝倚
畀消弭字誤都改正行該部知道
十三日
禮科仇維禎一本漏網之邪黨事奉
聖旨通内奸人臣之大戒朕痛懲此輩不啻三令
五申這本說周良材徐四岳看該部分別來說
梁夢環已有旨了本中字遺失着改正行
應天巡撫李待問一本目擊黃山愁苦事奉
聖旨據奏許志吉以察處纖吏投身奸逆籍沒追贓
變價之事魚肉鄉邑深可痛恨罷黜不足盡其

辜着該巡按一并提問追贓正罪該部知道
十六日
南户科陳先言一本仰承 聖明事奉
聖旨這奏言君臣泰交此是治平要論廢籍諸臣還着
次第起補冠帶誥命准與先後降夷一節使習
戎將領分插隔遠說得是近來買貢名玷仕籍
宜加澄汰該與議覆奏
十九日
禮科吳弘業一本太運 弘開事奉
聖旨逆黨擬數已有旨了應 用旁考照萬曆已未行
起廢一節不宜久稽所薦許譽卿陳良訓等該
部酌議起用其吳煥并與查覆舉人試卷凡經
磨勘方許會試前提調官有怠玩的指名查參
奸逆生祠地方速與折毀禮部員缺着即會推
以憑簡用該部知道
廿二日
工部尚書朱國盛一本 聖主殊恩未報事奉
聖旨朱國盛河漕著封勞勤所奏自明加銜准辭二
級着以太常寺卿暫回籍調理以俟病痊議用
該部知道

兵科張鵬延一本川功奉有明旨事奉
聖旨覽奏蜀功雖經部叙遺漏尚多數内諸臣不妨
再與確酌議補張論以按蜀任監督先後功次
自明況為權奸屢抑着與優議具覆其餘應卹
應擢的看議來說該部知道
廿四日
吏部一本仰承明旨事奉
聖旨舊輔臣劉一燝韓爌馮銓佐政先朝忠猷夙著
忤奸削逐朕為惻然着各復原官以禮致仕劉
一燝誥命准與補給以彰朕優禮輔弼之意

廿五日
魯府長史劉顯一本溺天拯禍事奉
聖旨劉鐸究死可憫准收殮其優卹着該部酌覆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一本孤臣被黜無端事奉
聖旨岳元聲同陳道亨糾恭權黨以致借端削奪着
該部准復原官誥命另給議用
原任工部員外吳昌期一本藩工有據事
聖旨吳昌期止以侵忤權被黜着該部與復官另議
用
兵部尚書邵輔忠一本臣病危篤事奉

聖旨卿昔著忠直佐樞襄藩復多勞勩方切倚用何
乃引疾求去情詞懇切准回籍調理以候病痊
用該部知道
刑部一本遵旨會議事奉
聖旨覽奏逆惡忠賢掃除廝役凭藉寵靈睥睨官闈
荼毒善良非閑國而妄分茅土逼至尊而自命
尚公盜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婦客氏傳遞
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委身奸閹無君無親明
擅威福之權太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
刑既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于河間
府戮屍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身係
亦着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為
奸惡亂政之戒魏忠德等俱依前旨發煙瘴地
面永遠充軍誥命即行追奪其魏良棟魏鵬翼
崔鏜崔鑰既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
外之仁
湖廣巡　溫皋謨一本追繳誥命事奉
聖旨賀逢聖學行端醇削奪原非其辜既經起用這
誥命自應追給邇來楚才摧折過多朕深憫念
這所奏謝奇舉等各誥命俱着部院議來看

廿六日
刑部一本遵旨會議事奉
聖旨奸逆盜權陰謀叵測九厥黨與所當嚴懲這五
虎五彪既會議的確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
吉行原籍撫按照數追贓解助邊餉完日發附
近衛所充軍田爾耕許顯純都着行原籍撫按
發邊衛充軍誥命通行追奪以為附權蠹政之
戒
三十日
大理寺一本緝獲事奉

聖旨該如例着監候處決預汝翼依擬
山西巡撫牟志夔一本昌民之運事奉
聖旨朕敷新政以宣蕭剔蠹為第一義金世俊周汝
昌着該部即與昭雪冒濫名器如邵士垣華并
查核來歷行汰黜至清武弁尤邊　着兵部看
議具奏李實已經處分該部知道
浙江巡鹽御史王際達一本　聖主大振事奉
聖旨兩浙鹽課歲額豈得借端冒破着該撫按嚴加
查核仍歸原派梁棟撤回已有旨了奏內薦諸
臣徐兆魁許弘綱唐世濟酌議起用該部知道

新政　七

二月初一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鹿善繼起尚寶司卿管司丞事
又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詹士龍起南京光祿寺卿管少卿事
初二日
雲南道楊維垣一本微臣絕無城府事奉
聖旨朕見往年起廢不免冒濫故以無遺無濫為今
日用人權衡這本說宣蕭集思之中尤特慎重
說得是其見訪法以削奪者復其官誥遣戍者

恐事釋還以彰浩蕩之仁至應起用的俱着核
實明註　勿以用否一字含糊塞責務要
從國家起見不得存一私才能可致方隅可蠲
楊維垣首叅奸惡委曲苦心朕俱鑒知倪元璐
已有旨了
浙江道張鑛一本巨憝雖已伏誅事奉
聖旨這本說往日媚璫事義正詞嚴可稱說論劉志
選業經處分楊夢袞李養德朱童蒙李實俱已
有旨了周起元觸璫招禍着與優䘏劉弘光受
誣之贓并行查豁該部知道

新政　八

初三日
大學士施鳳來一本印信事
題劉鍾英陞補洗馬錢象坤汪輝李康先徐光
啟唐大章起原官協理詹事莊際昌等陞諭德
丁進陞右贊善奉
聖旨是
御史宋景雲一本　聖主立賢無方事奉
聖旨被廢諸臣屢有分別斟酌之旨奏內薦舉各官
俱着核酌議用張惟一資俸併確查具覆
御史范良彥一本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逹奸黨崔呈秀田爾耕在京房屋若干既經估
價共銀四千二百五十兩着該坊照數變價解
進該部知道
刑科曹師稷一本　聖明求才甚廣事奉
聖旨這本說南直人材權析妥當昭雪録用着銓部
遵旨一秉虛公務期宣贊平情俊義同陞諸宜
平心靜聽勿起紛紜該部知道
户科楊時化一本率土莫非王臣事奉
聖旨國家用人豈得以方隅起見這說廢籍諸臣挾
材品酌寛治先後分别登用無悞藩籬此是虛

平之論至諸臣既各脩職業毋得玄黄尤為長
慮看九卿科道如議行曹欽程喬應甲貪侈該
部併看議來說
原任太常寺典簿蔣士麟一本　皇仁普天同廣事奉
聖旨蔣士麟看該部查明與議覆
太常寺少卿阮大鋮一本會筭天啟七年以内
諸奸事奉
聖旨神奸汪文言交王安攬事納賄廣報恩仇逐開
禍始至奸悉忠賢承用其術益加毒慘這本會
筭年來先後通内諸奸俱有實跡朕所悉知人

材權析已極中立不倚者更為難得今既振拔
凿滯消融方隅應起卹諸臣着都與分别已有
旨了該部知道
南道夏敬承一本楚臣摧殘殆盡事奉
聖旨朕軫惜楚材已有屢旨所薦各官俱着分别議
用該部知道
廣西布政司經歷程光裕一本權奸蠹國已深
敝民究慘事奉
聖旨許志吉等騙嚇多贓蠹壞塩課着行地方各該
撫按及監臣嚴覈具奏程夢庚贓銀并着該撫

確審果係屢贓與豁免該部知道
初四日
吏部一本鈌官事奉
聖旨周爾登陞應天府丞
又一本為朝廷第一要務事奉
聖旨金世俊素著清節為倪文煥誣陷坐贓私既經
該部及刑部會覆昭雪贓銀二千准免追仍以
原官起用該部知道

崇禎皇帝新政

工部都水清吏司郎中陞雲南府知府未任奉

恩詔致仕臣徐肇台據邸報編次

丁夘九月初八日

大學士黃立極等揭帖奉

聖旨覧卿等議來勅諭斟酌恩賚各欵不漏不濫深

慰朕 宗近法臣民一視之意俱依議行

十三日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河南缺僉事推原任御史龎尚廉

四川缺叅政推原任御史馬逢皐

河南缺副使推原任御史沈猶龍未任

陜西缺按察使推御史曾應瑞

陜西缺副使推原任禮科盧時泰

山西缺叅政推戶科陳序

十六日

右副都御史楊所脩一本仰體孝思事奉

聖旨朕初御極政當肅清崔呈秀李養德朱童蒙皆

先帝以斁工邊警諭使奪情料理周應秋秉銓

清慎太計在邇倚毗方殷楊所脩既離言職豈

滑難加軫詆使大臣不安其位本該降處姑免

究以後有紛嚚亂政的定行重處該部知道

廿日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一本為惡生黷利挾資事奉

聖旨國學礼法所在豈容惡生借旨橫肆罔利多端

且原跡欲購民房乃輙用射圃益為欺悖這曹

代何等互訐事情嚴行提究追贓正罪法司知道

十月初五日

吏科陳爾翼一本 聖政當日新之會事奉

聖旨群臣派品經先帝分別澄汰業已清明朕初御

極嘉與士大夫臻平康之理倘有奸人譸張變

幻暗布機関攪亂新政緝事衙門嚴行緝訪確

有實據重處不宥亦不許揣摩風影致生枝蔓

該部知道

初六日

應天巡撫李待問一本為奸商等事奉

聖旨據奏王公弼居官清廉深得民心奸商趙技無

的據着安心供職輸助銀着該管衙門查收該

部知道

初十日

吏部一本缺官事奉
聖旨姚士慎陞大理寺左少卿將一鵦陞右少卿

十一日
吏部一本優處賢能學臣事奉
聖旨留履吉陞光祿寺少卿

十六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　朝野望治事奉
聖旨先帝振刷積弛澄清流品克副　皇考堯舜之
訓朕丕紹大統亦欲中外臣工和輯安靜共臻
寧一之理屢旨自明奏內諸臣俱經　先帝簡

擢楊維垣如何率意輕詆厥臣故宜竭力任怨
任勞功績彰灼豈得輕議念朕臨御之初優容
言路姑不深責以後着各脩職業勿起紛囂該
部知道

十七日
延綏巡撫朱童蒙一本秋防已畢事奉
聖旨朱童蒙秋防已竣屢請乞歸忠猷可嘉准回籍
守制以慰孝思該部知道

十九日
吏部會推　延綏巡撫岳和聲　楊嗣脩

二十日
工部尚書李養德一本奏為微臣候命已久事奉
聖旨卿忠勤体國克襄陵工方切倚毗乃孝思彌篤
屢疏求去情詞愈迫朕心惻然准回籍終養以
遂卿懷該部知道

御史楊維垣一本微臣入告有據事奉
聖旨論事論人言官職掌諸臣進退朕自有獨斷還
宜靜聽處分該部知道

吏部主事張元芳一本奏為聞言增愧事奉
聖旨張元芳既被人言自有公論何得嘵嘵自鳴該

部知道

廿一日
兵部尚書崔呈秀一本奏為聖朝新政宜先事奉
聖旨卿夙著勤劳正宜效忠樞務屢疏求去情詞懇
切義難強留准回籍守制以遂其思還着馳驛
去該部知道

廿三日
工部主事陸澄源一本直陳利弊事
聖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當
本該重處姑不究以後再有嘖擾的定行重處

廿五日
兵部主事錢元懿一本　聖政維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等朕自有獨斷業已有旨了錢
元懿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該部知道
廿七日
御史賈繼春一本　聖明御極事奉
聖旨朕宏開言路丕煥新猷正欲成先帝之美這本
說崔呈秀事跡多端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吏部一本藩封大典已完事奉
旨這河工應叙諸臣既經分別安覆房壯麗加太

子太師李從心加少保兼太子太師郭尚友李
精白劉詔各與加太子少傅照舊督撫張鳳翼
加從二品服俸梁應澤加從三品服俸各照舊
巡撫朱國盛久勞河上改工部尚書暫擬管添
註右侍郎事督粮抵灣日准其到任許其逕部
餘官俱依擬行
廿八日
吏部一本微臣六年考滿事奉
聖旨方仲渊准陞尚寶司卿
工部尚書吳淳夫一本奏為母年已老事奉
聖旨卿才識敏練陵工方資拮据乃以母老陳情詞
意懇切着歸養以遂孝思還着馳驛去
御史倪文煥一本奏為親老身病事奉
聖旨倪文煥親老陳詞懇切准回籍侍養以遂孝思
驗封司郎中周良才一本臣病難支事奉
聖旨周良才以才望留司銓務乃屢疏求去情詞懇
切准回籍調理
工部主事湯齊一本三殿工完事奉
聖旨天生人才以幹國事分門別戶已非治徵至株
連疑似殊可憫惜奏內俱着該部確核生平酌

量起用吏部知道
太監魏忠賢一本衰病實難事奉
聖旨爾奉事先帝歷練有年殿工邊務多資拮据剿
奸釐弊夙著勤勞朕所鑒知有旨慰留乃屢疏
引疾求去情詞懇至義不可強准回私宅調理
以成恬退之美該衙門知道
又一本世爵成命未收事奉
聖旨爾昔事　先帝賚賞優隆今退歸私宅控辭世
爵具見誠懇准改公為錦衣衛指揮使侯改為
指揮同知伯改為指揮僉事該部知道

原任大學士沈鯉孫沈試一本比例陳情事奉
聖旨舊輔沈鯉清忠素著伊孫所請卹叙着照例具
覆該部知道
刑科楊文岳一本 聖主虛懷事奉
聖旨覽奏以是非定功罪此是肅政體之法崔呈秀
朕自有獨斷屢旨已明
兵科許可征一本清議既明事奉
聖旨崔呈秀被論回籍已有旨了其弟崔凝秀着該
部叅看來
廿九日

新政 七

浙江貢生錢嘉征奏為逆璫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呂圖南両駁陸萬齡曹代何及李映日之疏據
法守正不媿納言朕所鑒知青衿妄詆大臣将
来成何政體本當重究且饒一遭該部知道
又一本請清宮府之奸事奉
聖旨魏忠賢事體廷臣自有公論朕心亦有獨斷青
衿書生不諳規矩本當重究姑饒一遭該部知道
通政使呂圖南一本貢生進言事奉
聖旨覽奏両叙媚璫心事皎然錢嘉征妄詆不足多
辨即出供職原駁二疏着封進来看陸萬齡曹
代何着法司究問李映日革去衣巾以正士習
該部知道
户科段國璋一本直糾蒙面銓臣事奉
聖旨這本說銓衡大臣宜清正端亮說得是周應秋
素稱練慎不得以一二事苛求該部知道
尚寶司卿魏撫民一本病勢阽危事奉
聖旨魏撫民既有疾着回籍調理
兵部尚書田吉一本微臣抱病事奉
聖旨印侯新樞臣管理該部知道
錦衣衛楊寰一本部臣因言等事奉

新政 八

聖旨楊寰既引分乞歸准回籍
兵部接出
聖旨司禮監掌印太監王體乾着提督東廠官旂辦
事寫勑與他
刑部員外史躬盛一本直發欺君悞國事奉
聖旨魏忠賢已有旨了
十二月初一日
太僕寺卿白太始一本為積勞成病事奉
聖旨白太始居官勤勞請告情切准回籍調理該部
知道

東林本末序（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

東林者門户之別名也門户者又朋黨之別號夫小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於是東林之名最著而受禍爲獨深要亦何負於人國哉東林爭言真僞其真者必不負國家僞者反至負東林此實何與蓋起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於是而有僞者亦勢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亦辨其真與僞而已矣余於是條次其本末以使觀者有所考而感焉

東林事畧本末上

門户始末（始自並封至丁巳京察未及熹廟也）

嘗觀國家之敗亡未有不起於小人傾君子之一事而小人之傾君子未有不托於朋黨之一言漢有顧厨俊及唐有清流白馬之禍宋有新法僞學所號爲黨人流及之禍中於君子而國運隨之以亡興言及此真不知賈生之流涕盡而繼之以血也然黨錮之禍其流甚烈而其源有漸宋之黨錮極於元符而蔡襄四賢不肖之詩已爲之端昭代之黨禍極於萬歷丁巳而嘉隆諸政府已開其漸故自張鳳磐（四維）以前溯而上之如張太岳（居正）高中元（拱）徐存齋（階）嚴介溪（嵩）夏桂洲（言）其權專其黨同伐異顯行於好惡之間而人莫之敢議然其局專於攻擊前人故一相敗露而爲其鷹犬爲其斥逐者一轉盼而升沉互異是以君子不久錮林泉小人不終據要津也自申瑤泉（時行）以後遞而下之如王荆石（錫爵）張洪陽（位）趙瀫陽（志皋）沈蛟門（一貫）朱金門（賡）其術巧其黨同伐異詭托於宮府之内而人莫之能測又其局專於汲引後人故衣鉢相傳而爲其所庇護所排擊者縱易地而用舍如前是以君子竟同碩果而小人終等延蔓也遠不具論試就萬歷間言之當鳳磐罷位

張有德

夏校上山仗　前後參差

申王當國而許穎陽　國預馬其朝議冊立天潢序定誰敢紊之而申王獻媚密主三王並封之說衆口爭之遂詆爲黨矣後冊立既定工部主事某請逮太子儀仗會逢聖怒欲置之法時申王許遁於公論具疏救之申王又懼其忤上遂密揭謗過於許而不認前疏自謂陰陽其事神鬼莫知不謂上竟出其密揭以塞廷議而黃正賓以之發抄衆正糾之又詆爲黨矣歲甲午申王既敗許亦致政改趙歙陽張淇陽當國而沈蛟門預馬一日張以其私人千主銓主銓者不聽會傳旨考察銓部四司盡罷職衆正薄之已而遼陽有倭變張沈主戰趙與

石星主和和議矣而主戰者又私一總戎李如梅會麻貴一日敗倭十一陣倭棲釜山渡困之極麻貴謂遼陽撫楊鎬曰今日乘勝一攻盡殲醜類矣時鎬因如梅未到鳴金收軍蓋鎬與如梅結盟懼其不得預功耳詰朝倭已結寨如梅始到鎬欲攻之麻貴不可謂倭已有備攻之必敗鎬不聽引兵而進倭用弩銃乘風迎戰鎬與如梅麻貴僅以身免遼陽精銳盡喪於此乃匿不以聞獨贊畫兵部主事丁應泰疏其實於朝參淇陽沈蛟門楊鎬等於是淇陽與鎬奉旨爲民歙陽隨死而蛟門獨留其禍遂烈乃考察丁應泰坐以不謹陷給事中徐觀瀾

庚

錢死並誣害觀瀾親家侍郎張養蒙罷職已而杖卜沈龍江鯉朱金門爲蛟門之私人龍江乃聖心特眷者於是申瑤泉貽書蛟門曰藍面賊來矣須備之蓋龍江居宗伯時與瑤泉相忤懼其銜己欲與蛟門謀陷之以龍江面青而黑故謂之藍面云然龍江方正清操無可齮齕適徵商程守訓等賄內使以礦稅動上龍江揭阻之甚力蛟門既欲聯上意又利稅使餽遺於是閹監四出海內騷動間有言者而蛟門之鷹犬如姚文蔚陳治則楊應文錢夢皐等承風順旨力爲排擠矣其大犯公論者有二一曰楚獄蓋自楚撫趙可懷先以家居占人

田宅不容於鄉私奔長安重賂蛟門遂使可懷撫楚囑其曲護陳奉到日大失民心已而因楚藩以假王相訐楚王與金錢進且賂蛟門諸藩惡其行賄也蹐江奪之可懷遂坐以劫損不俟題請遲加慘刑諸藩執會與爭之而百姓恨其庇陳奉乘機逼殺可懷蛟門遂坐諸藩以大辟者七繫高牆者數十殺戮太多逆輿情遂共憤一曰妖書夫妖書爲越人趙士禎所刻蓋歸美蛟門有功東宮諸人不爲出力獻媚耳初無他異蛟門乃以挑激聖怒大索京都一欲逼死沈龍江蓋以議稅礦不合也龍江曰妖書果自我造我當死於西市決不自經一

欲逼死郭正域蓋正域發楚送蛟門禮事遂令兵圍其
第宅下家僕於獄正域幾不保首領行至楊村復以快
兵守之不得去其夫人脫簪珥令小女賣薪米以給日
用後得總漕李三才排解眾正念其太險毒具疏參蛟
門丙午李三才亦疏論一貫及鯉不和有累聖政蛟門
遂密揭逮問李三才沈鯉郭正域上驚曰如何為一閣
臣逮一同官一侍郎一督臣一貫果病耶故批其告病
疏云卿既病着侯後命蛟門始去位矣然懼龍江留必
為後患乃陰賄司禮使撼龍江拉之同去又恐三才入
掌總憲發彼妖書楚獄之失令姻婭邵輔忠參之以去

在蛟門之念消矣而蛟門之黨如錢夢皐等向賴蛟門
而留一旦蛟門歸失其所庇惟恐辛亥之察大不利於
羣小於是以東林為網以淮撫秦黨為目結成一大案
網無人不推入其中而察前先發以自保者則有王紹
徽鄭繼芳劉國縉金明時南中錢策劉時俊若而人察
後謀翻者則有秦聚奎朱一桂喬應甲徐兆魁周永春
姚宗文張鳳彩彭維城孫紹吉陶子顧馬從龍王三善
南京王萬祚曾陳易周達高節若而人所賴主銓諸賢
拚却一官力結此局而小人之忿愈運君子之身愈危
迨考選一下元凶劉廷元李徵儀潘汝楨等或借釁於

湯賓尹而浙宣合或乘機於荊熊而楚秦合或排
擊於顧李而三吳合假亓詩教為戎首倚方中涵為太
山誣以四凶詆為五鬼并斥去大臣如孫丕揚王圖孫
瑋王象乾吳達可翁正春張養蒙孫愼行吳桂芳葉台
山崔景榮徐宗濬陳薦次第逐矣京堂如朱吾弼胡忻
葉茂才朱國禎朱世禎郭昌朱延禧南師仲朱光祚馮
上知歐陽東鳳吳正志金士衡吳炯等次第逐矣科臣
如曹于忭李瑾張國儒李成名孫振基張鍵梅之煥麻
禧段然熊明遇張篤敬韓光佑次第逐矣臺臣如孫居
相湯兆京吳亮彭端吾李邦華周起元徐良彥呂圖南

陳一元王時熙馮孟禎劉若星魏雲中張五典吉人劉
蘭史學遷荊養喬史記事錢春潘之祥宋槃吳良輔吳
允中等次第逐矣部寺如孫鼎相鄒存謙劉崇文張鳳
翔張養才鮑應鰲韓萬象賀烺沈正中李朴涂一榛常
澄龐時雍劉宗周等次第逐矣至丁巳已未兩察私惡
所加不必循例至有未任而懸坐以不謹者如李炳恭
者有任不數月而妄誣以不謹如丁元薦潘之祥者禁
錮考選六七年不下復借名題差陽為轉通陰實斥逐
勢孤而言不敢發差出而發不敢盡致有株守日久貧
病而死者有棄之而去者而現任臺省則一人常兼數

時以天作
嵩高呂

差倖近必陞京堂好官惟我斂盡國事聽其日非世界如此宜口酋一舉而城堡社稷危矣要皆起於蚨門龍江邪正不合成於蚨門私人畏辛亥京察淸議難容故其黨必先發以傾正人而自固其官辛亥之主察者執持不阿小人愈忿又見南察抑正(中)邪而北察旣竣一二敗羣之夫如許宏綱涂懋衡陽說陰施側身宵小於是僉壬之焰愈張朝廷之正人不得安其位山林之下并不能安其身而天下之大事去矣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痛哉乃邪正之消長政府其本而京察則其候也癸巳以孫鑨為冢宰趙南星為考功止有項應祥未

歸於正然蓮生麻中辛之黜陟稱平迨至乙巳蚨門力庇私人錢夢皐等所穎揚時喬總憲溫純考功郎劉一焜掌道吳達可持正不阿雖吏垣侯慶遠事後持之不堅諸被察者徼旨留用然而公論已稍伸矣辛亥京察冢宰則孫丕揚而署綱總憲則許宏綱也考工(功)郎王宗賢吏垣曹于汴湯兆京雖衆正任事而邪氛已熾君子處强弩之末小人當蜂起之初至丁巳己未方中涵為政鄭繼之趙煥掌銓事李鋕掌院事趙士諤為考工(功)郎韓浚掌道事徐紹吉為吏垣而居間把持一手握定者劉惟劉廷元李徵儀亓詩教而已其於正人君子若風埽殘雲雨摧壞塊靡有孑遺焉故癸巳尚矣乙巳則宋之熙甯元豐也邪正並立而邪不勝正辛亥則元祐紹聖之交君子日退小人日進而正不勝邪矣丁巳則宋之元符建無君子之踪而家蒙黨錮之禍嚴欽覆轍恐不旋踵矣

東林事畧本末中

張江陵敗後諸不得志於江陵者悉被顯擢一時氣節之士鋭然以蕩滅餘黨為事張蒲州(四維)實左袒之而茂苑申公(時行)素為江陵所信愛其黨非衆所指名者申輒默為地以免蒲州亦不久罷去以故衆議紛紛將移師向申矣諸君子中鄒元標稱首其所建白多禁切主上者上既不堪申因擠出之又令人搆趙用賢等使自相攻於是吳中行遂仇用賢(吏校云當作中行用賢遂仇思孝)而江東之李植亦内不相善新進附和居臺省者輒以年例外遷士氣亦益衰矣初東倉王公(錫爵)以營救吳趙為

江陵所忌故諸君子共推轂致大拜計且藉以抗申王一旦反面與申合諸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授意王使訟言排之諸君子皆愕然出意外猝無以抗也會丁亥内計主計者希申旨疏申所怒十九人欲悉中之銓曹無異議獨河南道御使(史)王國意不可乃起其黨馬允登補河南道事資故在國前遂掌道事一日諸御史並會堂上元(允)登書十九人姓名示同列曰諸人亦可謂公論難容矣王國熟視此之曰諸人皆骨鯁無罪獨失申相公意耳青天白日何出此魅語直前奪之允登遂走國逐之環其室廡一匝於是允登與國悉外補而十九人得

不廢迨申相國謝事王為政諸人皆或進或退終莫能遂其志顧會王稱病文選郎中顧憲成乘間悉進諸人官奏輒得可時趙用賢為東倉計逐且死吳中行亦久廢不用而沈思孝江東之李植王士性輩則各奮起彬彬列卿寺矣思孝素善太宰孫丕揚王國屬思孝言於太宰令推已巡撫太宰未許也國疑思孝不為言怨之搆思孝於太宰太宰頗疑思孝一日思孝等五人會於某勛臣家思孝掌工部事入内會計算理費以是從至生定王國驟問曰吾諸兄弟同心而心(公)獨屢進官何也思孝曰吾向亦疑之今日某内臣言我在大理鞫某事

稱上旨上進閣惡人薄除我名矣惡人薄者蓋申王二相國去位時疏不相善姓名密白之上者也王國怒曰汝背我等附新建得遷乃以是欺我衆唯唯遂罷會於是國與李植遂攻思孝獨江東之王士性與思孝善如故也乙未秋外計考(功)郎蔣時馨者鄒元標沈思孝等所卵翼者也至是亦攻思孝與國等合白太宰並欲除丁此呂沈叔等以為貪頑比古之四凶此呂與叔本跅跑士此呂為尤與思孝善思孝揚言於朝欲救之故事計典將行主計者發單於臺諫人一紙令各列所見聞應察治者會議之此呂單生贓數萬然無主名蓋時馨

與其黨私造者也時馨恐不勝思孝等乃持此呂單白太宰奏之此呂由是坐謫戍然自公卿以下皆重其宿名爭出祖道御史趙文炳因劾時馨贓罪時馨亦遂罷職時侍郎呂坤張養蒙皆西人有氣勢為後進所嚮附善太宰而仇疾思孝等養蒙呼文炳恐嚇之文炳即具疏自首前劾時馨疏乃江東之屬草令臣書奏者也臣負陛下上不問而思孝等則益孤時會東之植皆擢巡撫以出王國與士性亦並推巡撫王國首推顧不得士性得之心不安疏稱病以官讓國有旨調士性南京而切責之國調外任思孝獨與其里人樂元聲累數十疏

删此段　東林事略中　三

攻呂坤等及與諸臺諫舌戰良久苦之上積怒臺諫多妄言實不任事次相張新建位頗倚思孝乃降上勅部院盡疏臺諫名上上親察之逐數十人思孝雖頗以為得意然亦不安其位矣遂與丕揚並謝去思孝從此遂廢新建不久亦得罪去自後好名喜事之徒皆依倚西北謂之正人君子沈歸德為次相溫純為總憲身為標的招集賢良以引同類而首相沈四明一貫承王東倉趙蘭溪之後布列私人在要地共相與扼之會楚人郭正域掌禮部謂楚王非宗室裔其疏宗方上奏許正域為之謀主欲遂革正之然王已立三十年事遠證不具

四明及諸卿臺諫皆受王賂遺莫肯從正域議者無何妖書事起四明秉上怒欲陷歸德沈經及正域悉取其往來遊客考繫之正域狼狽走歸幾及於禍獨郎子王王立左右之亦被斥玉立者名家子少倜儻喜事自前輩趙用賢即器之為忘年交嘗契盜夏事因渝釋罪撫魏學曾奏得可學曾西人也以故玉立雖江而西人特為西北所欽信時顧憲成罷歸久於錫山創東林書院招集士紳講學其中其經生之所知者絕無足聽者徒相與臧否人物訾議國政冀當國者聞而藥之玉立既參議其中則往往致西北之同志者令多方奏論之以故附四明

删此段　東林事畧中　四

用者輒罷去四明度不能留遂計挈歸德同去而政柄授之朱山陰矣當四明在位時內外計典已輒為部院所持不能自主及山陰益懦且老不為眾所憚於是謀復召東倉以中旨下之而于東阿慎行李晉江廷機葉福清向高亦同日拜馬晉江獨在京師得先入東倉方引故事疏辭而顧憲成為文二篇號曰夢語寤語譏切之江西參政姜士昌以慶賀入遂疏劾錫爵再居相位禍復忌刻推抑人才不宜復用語連廷機大抵推顧憲成指也東阿以拜官日卒不與政福清亦無根柢于舊相持東林者十有八九益相與咀嚼東倉山陰晉江令

不得在位并其黨斥逐殆盡而福清遂獨秉政海內皇
皇以起廢一事望之福清度不能得請請亦不力也東
林暨西北人士所屬望為冢宰總憲者曰淮撫李三才
三才與王國有睚眦之隙國恨之深對客罵不絕口國
之弟圖翰林掌院事與福清善國亦不信其言西北人
士之心始內離矣先是浙人以趙沈朱三相故為西北
所擯困阨日久而西北人方并合勁楚延攬東林浙人
雖恨之不能報也會南給事中段然怨翰林顧天埈為
念詞數千言奏詆之天埈與同官李騰芳相期許兩人
皆郭正域所親也騰芳疏言臣與天埈同志天埈被詆
五
臣義不得獨留遠棄官去段遂并攻李恐不勝飄走東
林求助東林許之於是正域怒曰東林私我所憎攻我
所親豈與我為難耶遂切齒東林西楚之雄後來者始
不附矣浙人乃令其黨說王國曰當今與公爭權者李
三才耳吾等為公盡力攻三才公當為後勁國然之此
時方巡撫畿輔日夜削牘走京師毀訾三才其弟圖諷
之曰攻淮撫者攻吾兄弟浙耳也國叱不聽於是攻與
救者日夜相搆宛若兩敵國者互指為奸邪為盜賊棄
官者以數十而三才卒用是困矣時孫丕揚復起為太
卿思孝不已顧憲成貽書勸之欲令洒濯思孝復引與

同心則依附者自解且宜擁衛三才勿墮他人計丕揚
信國語怒不省而好事者遂錄其書傳天下東林由是
漸為怨府浙人欺丕揚老聾紿令發單訪東林得失王
圖連夜叩扉激丕揚曰若然先生五十年立朝名節一
旦盡矣丕揚悟止不發自是楚浙並側目於圖時朝中
猶斥浙人為四明之黨以故每事不敢先發往往推楚
人為軍鋒而乃芟刈之顧李已敗詞林久次者前後為
臺抨所摘無完人宣城湯賓尹入館纔四五年見前輩
寥落頗自負益折節下人以故顧李黨爭附之欲倚以
敵王圖辛亥內計王圖掌院事遂斥賓尹而丕揚主察
六
明晳諸曹察治楚浙黨被斥者甚眾餘人不服聞然為
賓尹等七人稱冤章日上獨憲成門生丁元薦抗言謂
七人宜察救者非是於是臺諫同聲擊元薦元薦與辯
往復數番卒以病罷丕揚圖亦相繼去矣是時西北東
林日益衰謝楚浙之黨蔓引他省玉立身被數十疏猶
日出奇使其生生故人伺釁攻之不肯遂已後憲成死
福清亦罷相方德清從甘用事臺諫右東林者盡出之他
傍附者皆以法擿向之罪申王四明者皆不復計及而
東林獨為天下大忌諱矣
外史氏曰祿位無常一興一衰固也賢愚是非亦隨以

遷謫謂之何哉往者江陵以前嗣相位者必反前人之政進其所忌退其所暱申王以後轉相擁護久而不敢議者比之傳鉢沙門信夫前相用廷杖鉗天下之口被杖者卒成名士乘間蹈瑕遂起為難申王去廷杖凡得罪者謂之欽降官員終身不敘遂皆老死不振覆車戒前抑善自為謀哉然朱山陰以前臺諫雖詆訾內閣內閣終亦有所持不為役使福清之掃邑宣德清之盡東林曾有一毫己意行乎其間也哉吁可哀也已

東林事略本末論七首下

論（按此論始自鄒南皋諫奪情至三朝要典而止）

江陵奪情

論曰予追溯東林所自始而本之於爭奪情以其為氣節之倡也夫江陵之鋒𩊠之立碎諸君子宜甘以其身為劉安成之續哉扶國紀而明人倫雖身死何惜則吉水即倣後日之講學當其發憤抗疏之際雖聖人所謂朝聞夕死者有以加乎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從有用不用要之為忠臣義士也江陵敗而後之東國者如吳爾如婁又一異矣無江陵之橫而有其擅非江陵之才而多其妒起而角之者非黜則錮於是林巖之間賢喆相望其諸君子進不得用退而有明道聚徒之樂此誰使之而又黨之噫甚矣天啟間耆老僅存者尚東用未幾黨錮興而貫發於吉水則君以此始亦以此終者其是之謂歟或謂予吉水晚節稍異甫至京即屬福清以復江陵謚為首務且悔其論劾為少年客氣予曰是何言哉是何言哉後以問方侍御侍御曰先生為總憲在任諸御史皆在坐先生曰江陵之不守制罪也予往時不得不論由今思之則江陵未嘗無功謚亦不可不復諸君以為何如時諸御史皆服先生無成心其始

終皆為國也嗚呼由侍御之言觀之此所以為東林哉

三王並封

論曰予嘗讀王忠肅奏議未嘗不歎服其才則亦豈未嘗學問者而東宮繼嫡之議三王並封之擬此何以稱焉重於失君遂於天下之大計有所不暇顧者則將焉用此相哉幸當時諸部以死爭之而王亦旋自悔劾故其事得寢不然太倉之肉豈足食乎爭三王與爭考功俱一時事爭此未盡者於考功盡焉嗚呼其甚矣予嘗歎國家養士數百年未嘗不收其用然有二盡嘉靖時盡於議禮萬歷時盡於國本非國本盡之而為留中永錮者盡之也永嘉實才相視當時建議者死竄戍卒無一語推是心也其以破人家國有餘矣區區者何足以盡之況所謂太倉者才又不及乎然議禮意見相左其時無黨名爭國本則有菀枯於其間而邪正分邪者遂目諸君子為東朝之黨夫東朝何人也而曰黨為是言者人道盡矣雖然東朝果可黨也此非不佳事而何以東林之外寥寥焉嘗讀諸君子封事與史玉池恭惟條議及顧涇陽所與王太倉書未嘗不作而歎曰黨哉黨哉顧國家安得盡人若人而為之黨也

癸巳考察

論曰予聞吏部自江陵擅權後諸司仰政府鼻息即家宰無能自行其志者迨乎湖陸五臺負其權智始一振拔而孫清簡陳恭介繼之於是閣不得撓部權而統均之體以肅蓋稱國家三太宰云若趙高邑之為考功則尤異矣高邑主計大約先邪佞而次貪鄙嚴要津而寬散秩清夜篝燈精心衡量有蟲巢於耳而不知遇一權勢姓名則奮腕抑之而所斥都給事中則其姻家所斥吏主事即家宰甥也嗟夫國家二百餘年有此銓司哉而使有賢輔臣焉所當委己任之昌言論薦俾蒙不次之擢奈何以逞其所私反肆之螫而一時大察列署以救罷斥者至十數君子焉政府可謂肆志而愉快矣如國家何如萬世何然則太倉也新建也蘭溪也豈非高皇帝之罪人哉自是之後高邑白首林居而諸子以高邑廢者雖死不悔於是而曰黨也真所謂君子亦有黨矣抑予尤有感焉癸巳而後其為察也可知矣賢者率數十年而不勝辛亥則門戶分焉至舉國聚訟不決三案興而東林大敗要之不三案何以知東林哉令亦幸有三案為涇渭矣而邪者尤呶呶焉此亦何與夫人而邪也吾無責焉耳而依附門戶者實亦有人見小利害即不能不掉臂去豈獨不能與政府抗實呈身焉豈獨

不能棄官以爭且責友矣嗚呼此烏睹所謂東林哉閹高邑諸賢君子之風其亦可當反而愧死矣

會推閣員

論曰予於萬歷癸巳蓋不勝世道消長之感焉諸君子之被禍也爭並封未盡者大計盡之大計未盡者會推又盡之自顧涇陽削歸而朝空林實東林之門戶始成夫東林故楊龜山講學地涇陽公請之當道創書院其上而因以名之者時梁谿毘陵荆溪金沙雲陽諸公相與以道德切劘而江漢北直遥相倡和於是人品理學擅千百年未有之盛然是時朝之朝廷何如哉夫使賢

四

人不得志而相與明道於下此東林之不願有此也即後此之為賢人君子者亦何嘗標榜曰吾東林哉朝廷之上見一出身吐氣鄉黨之間有一砥行好修宰舉而納之曰此東林也浸淫二三十年壯者衰老者死迨遼難作而勢不可復支至不得已求人於此中而又以門戶撓其成而利其敗嗚呼此誰非癸巳以後之為哉吾故觀於此而不勝感慨係之耳雖然國家實非不幸而有此也予嘗以為留東漢之天下者氣節也宛如董卓而不能取奸如曹操而不敢取天啟乙丙之間一閹作孽不過刀鋸餘息乃能使天下衣冠之徒回面汚行事至不忍言而纍纍相接駢首就誅卒以其死力捍之使聖賢讀書之種不絕而為留未竟之緒以待今日聖明再取者此誰為之則東林之流風餘韻猶能繫人宗社如此也誰謂黨人不可為哉予嘗客梁谿歷陽羡徘徊毘陵華陽之間過東林廢址訪求諸君子遺事而益歎夫東林之名世之所諱言也則亦實考其所以為東林者而已矣

辛亥京察上下

論曰是役也舉國分為二黨曰西北曰東朝其實東林也曰崑曰宣其實南也夫君子以小人為小人小人亦

五

君子為小人於何辨之前此之奪情之並封之京察不會推已較著乎邪者曰彼一時偶為之耳何得概坐乎今試觀天啟乙丙間事何如哉何向之攻東林者盡甘心從逆而不辭也夫依附東林者豈曰無人亦盜至媚閹作逆以為狗彘所不為之事此而亦將曰吾一時偶為之耳奈何遂以概我哉夫朋黨之說無代無之未有如吾朝之識然者也唐之二黨皆為小人所附和宋之三黨皆君子而使小人借之為兵端獨漢之諸君子事起於與宦豎角而鉤黨之禍獨劇夫近時所角者皆朝臣角角之不勝至借宦豎以揆之其禍亦畧與漢同夫士人與

官豎角而誣以朋黨可言也士人與士人角而以朋黨相傾猶可言也得宦豎以作孽而傾士人此固向者所節甫輩之所羞稱而不意聖朝士大夫為之然則不有東林其可謂世有士人也哉又何黨之足云

又曰孫富平之為太宰也以不直沈純甫李道甫與東林左及再出而何以為東林驅除也豈非以佐銓者有王衮白而長臺省者之為湯曹乎然聞湯賓尹之黜也湯京兆持之力而蕭雲舉以衙門體救賓尹至於屈膝富平斷斷不可曰老夫為今日去一嚴嵩快哉此真太宰矣然是時攻淮撫者無完膚矣因以及無錫即今號為賢者舉及淮撫輒曰此東林之累也而於全壇之于中甫亦然蓋謂淮撫貪而遂執朝權者實中甫為之即福清入相于亦有力焉無錫且為兩人用而不覺是言也嘗疑之乃趙高邑則謂使淮撫為經畧為中樞東事必不至敗而顧涇陽則謂淮撫有功於國家必無暮夜受金事桐城馬得御至死時猶曰謂修吾貪吾不瞑目夫然賢者盡妄語乎後予以問通州范璽卿曰淮撫固不貪然豪使人也不書自匿飾又揮金如土以故來饞慝之口耳且不攻淮撫又宋東林之嫌而詆之又以中甫質吾鄉鄭太宰太宰曰果若人言于何自以啓主事終乎嗚呼兩先生蓋持中之論矣及予閱三朝封事逆黨以李三才為盜臣其言皆橫罵者此不足辨而吾鄉一御史首攻淮撫御史固時所稱抹殺忠臣孝子者也其攻淮撫以貪而御史又非不貪者則其所謂貪又可知矣

三案

論曰予觀逆黨之翻三案也必以東林為口實蓋以並封者三案之源而東林者以並封而著不傾東林何以謾持三案乎然前之爭並封與後之爭三案者人雖殊也功則同也而受禍更酷東林之為東林至後而愈難哉夫東林之能既見於天下如此矣其攻東林者又作孽如彼矣此即三尺童子能起而明其趨舍者而世之人猶好指摘賢人君子之細以巧詆而樂道之吾然後知大道之不明而亂臣賊子之不絕迹於天下也或曰東林往矣向之忠言至計與夫蒙難受禍之事世多不察而末世浸淫富貴之習又入人骨髓彼豈不知諸君子之賢反之身而有所不便故即逐聲相吠所不恤耳要之責人以受禍誠難但不知悖而從逆也此猶讀書知道理者皆能之彼向之持三案以攻人者乃作如此舉動由是相提而論盜過而詆東林忍乎哉然則世之

聶東林者無他道也但以今上所欽定之逆案與夫逆
黨所作之點將錄合而觀之而天下之大緋(緋)在是矣

附奉孫蘇門傅青主兩先生書

前渡河過衛輝見孫先生過太行見傅先生私幸海內
孤桐碩果並獲親承提誨快慰平生迄聆考論分晰東
林逆黨諸事誠見之確斷之明足為千秋定論(不肖小)
子向讀先子啟禎兩朝剝復錄稍知明季遺事此書攸
關朝野直書不隱昔罹兵燹散失聞歸德侯督師曾錄
副本家藏(堅)三走中州訪茲遺稿於侯仲衡先輩家始
得之惜零落不全蒙兩先生下索數番知護惜人文留
心家國敢不奉教適仝曲沃李仲木客大梁特錄稿囑
其代寄幸存為他日之信史不則效心史沉鐵函於井
底耳乙巳秋九月子堅寄於杞縣

東林本末六卷久無傳本夏嘯甫大令得高安朱氏鈔本三卷刻入樓山堂全集校訛即（訂）誤不為無功檢荊駝逸史所收東林事略即此書逸史又收江陵紀事亦即此書之中卷互相考證尚有大令未校出者卷上或借釁於湯韓而浙宣合夏本作（脫）而浙宣合四字卷中計且藉以抗申也一旦反面與申合諸人申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投意王使訟言排之紀事作說（排）且藉以抗申王一旦反面與申合諸所欲斥申不自發輒投意王使訟言排之又馬故在國之前紀事作資故在國前又諸人皆骨鯁無罪之臣罪獨失申相公意耳紀事作害諸人皆骨鯁無罪獨失申相公意耳又允登遂走王國遂之紀要無王之字又王東倉為政紀事無東倉二字會王相國稱病紀事無相國二字又此呂為尤紀事作此呂尤與思孝善無為字又四明自度不能留內外計典已為部院所持紀事作四明自度不能留遂計絜歸德同去而政柄授之朱山陰矣當四明在位時內外計典已輒為部院所持增二十二字又夢語寐語紀事（作）夢語寤語又國此時方巡撫職輔紀事作國然之此時巡撫職輔又攻淮撫者攻吾兄弟者也紀事作攻吾兄弟漸也又宛若兩敵國者紀事無者字又棄官以數十紀事作棄官者以數十又東林由是無與浙為怨府紀事作東林由是漸為怨府卷下幸當時諸部臣以死爭之紀事作部科今以此本付刊所异均勝於夏本至夏本改乙亥為癸巳改吳中行遂仇用賢當作中行用賢遂仇思孝則以夏為校為是逸史後附吳孟堅一札（本）則夏先生所未見也亟為校付以餉學者光緒壬寅清明日山陰何

[illegible]跋

啟禎兩朝剝復録目録

一卷
二卷
三卷
四卷
五卷
六卷
七卷
忠節死臣傳十五題存九傳逸六傳
八卷
北京察疏畧
九卷
南京察疏畧
十卷
點將録　復社姓氏（崇禎二年先子創立復社繼起東林國表所載）

啟禎兩朝剝復録

同盟訂閲姓氏

袁繼咸臨侯　周鑣仲馭
張溥天如　顧杲子方
楊廷樞維斗　金聲正希
陳貞慧定生　聞啟禎子有
沈壽民眉生　夏允彝彝仲
梅之熉惠連　黄淳耀蘊生
張自烈爾公　錢禧吉士
陳子龍臥子　麻三衡孟璇
張采受先　方以智密之
劉城伯宗　艾南英千子
閻爾梅古古　陳名夏百史
黄宗羲太冲　沈士柱崑銅
羅萬藻文止　王都俞在明
易道暹駿侯　戴重敬夫
周立勳勒卣　侯方域朝宗
萬時華茂先　梅朗中朗三

吳聞穆 公非　鄭元勳 超宗
陸鳴時 蓼明　梁以樟 公狄
嚴調御 印持　史可程 赤豹
徐世溥 巨源　黃師孔 則孔
曾異撰 弗人　楊重熙 萬年
譚元春 友夏　吳韓起 宣伯
姜垓 如須　王與齡 瑞里
黎遂球 美周　吳伯裔 讓伯
劉湘客 三生　韓如璜 聖命
韓霖 雨公　左國材 子厚
包爾庚 長明　趙自新 我完
吳鋤 扶九　李楷 仲木
許元溥 孟宏　侯起會 雍瞻
孫淳 孟樸　馬世名 君聞
陳際泰 大士　蔣臣 一个
王潢 元倬　劉同升 孝則
楊文驄 龍友　朱隗 雲子
姚元台 子雲　吳文英 子含

啓禎兩朝剝復錄一卷

貴池吳應箕纂

長沙葉氏郋園藏書

天啓四年甲子

先敘降削後敘陞用凡書降削者多與璫忤陞用者皆附璫者也在天啓時亦有附而遭斥者可考事而知也在崇禎時有附而倖免者亦可考事而知也武臣及內臣不書以不足書也

六月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劾太監魏忠賢二十四大罪

時舉朝交章論劾內閣俱有公揭雖蒙　旨切責然外廷多正人忠賢亦懼甚未敢遽肆也要之此爲消長之大機矣

工部屯田司郎中萬燝廷杖革職燝以杖死

時燝有用工甚緊權璫造意故違一疏得　旨陵工費用浩繁內庫廢銅有幾局中何人見知萬燝輕信奏請前　旨已明今又借事瀆擾陷朕不孝且皇子薨逝便來瀆聒好生狂悖無禮着錦衣衛

拿來午門前杖一百革了職爲民永不敘用其前
後發過帑金并太僕寺助工銀共八十二萬此外
用過銀錢各若干着查明開數具奏該衙門知道
○此逆璫肆虐縉紳之始也蓋前之怒楊漣者實
借此雪之以覘外廷云

七月

大學士葉向高回籍

先是楊漣劾二十四大罪疏出向高難之向高知
璫怒不可犯意在調護以免縉紳之禍後因御史

林汝翥以杖內臣脫逃致諸閹疑其匿葉所也圍
其第而噪之于是決志去自向高去而諸君子相
繼鑮隕矣

野臣曰應山六月三日之疏何減逆瑾時之洪
洞乎福清以三世元臣使持而爭之閹豈岌岌哉
故無洛陽之痛哭而事有跡于長沙之委蛇于
是來當時君子之反唇無怪也雖然福清度其
時能去閹乎不能而智能之未爲非計計不就
而去去而禍作遂如汗不可反論者于是又謂
福清在當不至是嗚呼其至是者天也雖福清
如之何哉

刑科給事中傅櫆與御史房可壯辨訐

櫆發難端糾汪文言以及左光斗魏大中而房可
壯糾櫆通內謂其認東廠傅繼教爲兄于是櫆疏
辨訐謂大中擾奪阮大鋮吏科都給事之缺給事
甄淑沈惟炳等謂大中實係序轉原非巧奪櫆亦
再三掲辨然時櫆已丁艱一月矣猶任長安屢疏
不去爲士論所鄙○此外廷附內之始縉紳之禍

以是爲伏戎矣

十月

閣臣魏廣微失儀被糾

廣微以認宗通內自稱爲姪遂怙勢偃蹇會初一
日頒曆不到又廟享行禮來遲于是諸給事御史
魏大中許譽卿李應昇等合糾之廣微因益走內
思得而甘心焉蓋先是忠賢雖橫猶憚外廷也自
廣微合而閹遂借外廷以攻外焚原之勢于是乎
不可復羇矣

河南道御史崔呈秀被提具辯
呈秀巡鹽貪污都御史高攀龍因其回道考察即
疏劾提問呈秀具疏辯有　旨從公勘奏趙南星
題覆勘明贓私大身側問遣呈秀着青衣小帽亟
走忠賢所請命呼忠賢爲楊漣所參欲借外廷以
傾善類遂首告呈秀爲義子後因李恒茂薦起用
野臣曰闖難之作也蒙挑于傅櫆局發于廣微
而禍速于呈秀論者謂急而走險諸君子實與
有責焉若然則失儀可弗糾貪污可無問乎夫
梁谿林居數十載甫蒞任即提問呈秀肅官箴
而存風憲非梁谿無是也且以貪鄙充惡之呈
秀即微當日之劾而其人能自靖乎梁谿特不
幸以身罹禍迨觀丙丁以後事然後知梁谿若
有先識而當時猶賴有此提問之快舉耳吾獨
怪論者不察往往以責備賢者之過至借逆醜
而助之攻也悲夫
吏科都給事魏大中吏部文選司員外夏嘉遇降謫
以會推山西巡撫謝應祥事也○應祥素有清望
家宰趙南星知之因推晉撫有御史陳九疇者廣
微親也廣微素嫌南星藐己又以失儀被糾恨大
中等于是嗾九疇論應祥之推爲師生報德並以
應祥曾令大中之邑故也又謂應祥圖謀節鉞于
是大中疏辯夏嘉遇亦疏辯會推本末爭執不已
有　旨大中欺朕冲幼把持會推以朝廷封疆爲
師生報德夏嘉遇陳九疇奏揭紛囂成何政體各
降三級調外任用你每部院大臣奉　旨看議何
必含糊偏比奏回護倚以輕是着遵奉新論一體
申飭如有仍　前敢朋謀結黨淆亂國是的一併
重處
吏部尚書趙南星左都御史高攀龍同籍
以會勘九疇事令有朋謀結黨之旨於是攀龍以
失職請南星以年老辭俱奉　旨切責回籍內閣
揭稱秉銓總憲俱繫大臣請准馳驛不聽○南星
爲魏廣微父執見廣微語附忠賢嘗歎曰見泉無
子見泉名魏允貞字也廣微嘗于廣座中詆李三
才南星曰李公爲尊公執友後輩何敢爾故廣微

御之一日廣微過南星拒不禮廣微曰吾官尊不
可麾也於是與其黨謀因推晉撫事發難益借爲
一網之計云

吏科給事中沈惟炳降調
以申救魏大中趙南星也疏曰部堂據事處分乃
曰朋謀結黨匕之一字小人所以禍人國也有
旨責其說黨字妄生猜疑降一級調外用

吏部考功司郎中鄒維璉回籍
維璉自求罷斥也初南星薦鄭三俊議維璉才品

故自他部調用同鄉以不與聞遂有隙章允儒陳
良訓具疏相攻因起玄黃之端傳樾乘而操戈于
是禍胎成而璉是可救矣或曰維璉欲以知府轉章陳
故爲所不容云

吏科給事中許譽卿降調
以會救趙南星高攀龍也

十一月

吏部左侍郎陳于廷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左僉
都御史左光斗削奪
以會推冢宰事也推者爲喬允升馮從吾汪應蛟
有　旨吏部都察院混淆已久何乃此次會推仍
是趙南星擬用私人顯是陳于廷楊漣左光斗猶
制衆正抗　旨徇情又會推職名都察院不全列
楊漣既親承　諭旨徑爲不知詭籍躲閃又前與
高攀龍等會勘陳九疇事黨比不公了不引咎公
然欺朕冲幼眞老奸巨猾頑鈍無恥袁化中亦不
無扶同情弊陳于廷楊漣左光斗俱恣肆欺瞞大
不敬無人臣禮都着革了職爲民仍追奪楊漣左

光斗誥命

吏部文選司郎中張光前掌河南道御史袁化中降
調
以會推冢宰事引罪有　旨光前降三級化中降
一級俱調外任用時魏炤乘爲都科獨無恙

御史房可壯降調
以與聞會推事引罪有　旨降三級調外任用

戸科給事中陶崇道降調
以條陳引漢唐黨禍且有戒旁蹊等語也有　旨

降二級調外任用
戶科陳良訓降調
疏會推請遵祖制有　旨責其瀆擾降三級調外
任用
登州府同知翟棟扭解來京究問
以毛文龍參之也此爲逮問之始
大學士韓爌回籍
初楊漣參忠賢二十四大罪朝臣遂羣起攻擊忠
賢懼懇爌曰非公不能輯衆幸畱意爌曰我不能

孽自爾作爾自解之忠賢怒既得志謀逐爌假以
票擬不當降諭切責爌遂上疏引罪求斥畧曰臣
以謭劣備員中書詰戎安先營衛而觀兵肘腋無
能紓宵旰之憂忠直尚稽召還而榜掠朝堂無能
回雷霆之怒以至後先多官之斥　諭旨中出之
變在　聖明祇肅紀綱而中外懼與黨禍臣旣不
能先時淡念有調劑之方又不能臨事挺持爲封
還之額此皆罪狀之大且著者請亟褫臣官云云
疏入忠賢益惡之遂傳上旨曰卿親承顧命當矢

忠盡節[illegible]退有後言今復倖已求去着
馳驛回籍內閣上疏請如故事稍加禮貌[illegible]
大臣體不聽爌陛辭疏亦懇切後竟削奪[illegible]
究贓銀[illegible]云
戶部侍[illegible]回籍
行邊[illegible]孫承宗稱臣奉違天顏三年當此普
天嵩呼之日不勝瞻戀今閱歷薊邊[illegible]數千里
擬于十一月入都門十三日早朝十四日[illegible]
恭賀萬壽另日面奏機宜與文武商確[illegible]

回旋欲者[illegible]陽之舉李邦華名之[illegible]徒
人[illegible]已離榆關帶甲五千[illegible]
清君側[illegible]急傳兵部[illegible]
旣[illegible]明旨[illegible]薊邊[illegible]
京[illegible]擅離信地[illegible]
何[illegible]變闖門有[illegible]
將[illegible]逃馬上差人[illegible]
[illegible]何妨使[illegible]封進朕志[illegible]
不從中常制承宗懼即日東歸[illegible]

畏甚有依求歸亡之曰時御史李蕃有樞璉舉動
可駭一疏引自古擁兵關外恐喝朝廷如王敦李
懷光忝來自如不遵朝命又謂樞輔此來人貨名
之云云

起陞徐大化孫杰等官
因御史呂鵬雲倒轉告病有　旨近來倒轉考察
在籍各官多有爲人排斥的好生不公呂鵬雲不
准告病并徐大化孫杰着都陞京堂用給事中霍
維華王志道郭興治御史徐景濂賈繼春楊維垣

俱着起復原官催來到任
野臣因大化殺人毒手通天老猾楊維垣諸
疏皆其主筆維華維垣擾亂乾坤後璫敗復
借題護身最爲奸人之雄

大學士朱國禎回籍
國禎者勇輔小品內敘張差事云坐以風癲而止
朔人以爲別調時因李蕃參論引疾允之忠賢等
人目此老頑耳　是邪人然卻不作惡事故歧語
公相恩禮獨優云

原任吏部郎中鄒維璉員外夏嘉遇主事程國祥御
史王允成俱削秩
張訥誣鐵趙南星參其十罪內連允成等有　旨
贊鈴臣罪狀欺天兩人溷可痛恨其引用私黨匪
人着張訥逐一指名回奏南御史王允成無端妄
攻北道意刺何在鄒維璉夏嘉遇程國祥調部亦
壞成規俱着爲民當差有司不得情庇

保定巡撫張正己回籍
正己學癸亥察時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嗣亮

號四凶俱處以不謹吏都魏應嘉爭之不聽至是
盡翻察典正己因爲所逐

應天巡撫周起元削奪
以參屬官朱童蒙也初童蒙以講學劾鄒元標等
倒轉爲蘇松道在任多不法起元因其以養病得
京堂具疏參奏時織監李實以楊姜事屢疏劾起
元護庇屬官給事中李魯生復攻之急而巡漕御
史喻思恂又飛書長安言其可殺人甚危之有
旨周起元護庇楊姜今又誣論朱童蒙排陷正人

姑着爲民追奪誥命
刑部尚書喬允升兵部侍郎孫居相回籍
左通政涂一榛准養病去
原任典簿許念敬緹騎逮治潘一鳳周卿王鍾麗趙洪陽俱撫按提問史記事李炳恭賀烺丁元薦沈應奎毛士龍俱削秩李邦華吳爾成王元翰俱閒住鼎相魏大中施天德俱聽勘張經邦華任閒住
以張訥回奏所參也訥首誣太宰并推諸正人如拉朽此眞逆璫之先鋒矣

戶部侍郎鄭三俊回籍
時有詔曰趙高既放楊左同穢猶存八勁號曰逆錢孫李周吳鄭王指趙南星錢春孫居相李邦華周起元吳仁度鄭三俊王之寀也
翰林院侍讀繆昌期閒住
楊漣二十四罪疏或曰繆爲具艸故璫銜之告病遂得閒任
十二月
題授中書舍人魏良卿

此逆璫授官之始
起陞例轉朱童蒙郭允厚李春燁等官
起徐兆魁爲吏部左侍郎
陸兆魁者爲薛貞
崔呈秀回道管事
呈秀提問擬戍禮科李恒茂題京畿苦兩端事言御史崔呈秀受銀放盜爲假知縣石三畏贓私狼籍爲証有　旨呈秀事情顯繫誣衊不必行勘着回道管事知縣石三畏暫擬部銜仍候考選其

薦王今聽陞御史陳九疇即准陞京堂用
以李宗延爲都御史
時會推吏部尚書宗延爲首王永光趙彥鍾羽正崔景榮李起元王在晉陳道亨奉　旨景榮起吏部尚書宗延改都御史○宗延初任御史以莛言論天下賢之疏痛詆魏逆入璫恭
以喬應甲爲副都御史王紹徽爲僉都御史
應甲一月上十三疏皆攻東林而詈淮撫李三才者紹徽亦陰鷙敢侍公論曾作東林點將錄以傾

陷善類故其黨推爲盟主○時陪應甲者爲薛國
翔陪椒者爲朱欽相
徐紹吉准遇缺推用
以顧其仁薦之也
楊述中不必行勘即陞京堂用
述中以大方敗績言官交章論其姊功賣友聽勘
有疏自陳遂得　中旨○述中先已加兵部尚書
矣又何以京堂爲
以黃克纘爲工部尚書

剝復錄　卷一　一四　樸山堂

陪克纘者李養正也克纘附內監劉朝祇叅毛
士龍實爲乾兒義子作倫後逆案處分竟得漏網
以周應秋爲南京刑部侍郎
陪應秋者徐紹吉也
以郭尚友爲保定巡撫
陪尚友者魏濟也○初尚友賄營山西巡撫趙南
星不用推謝應祥陳九疇攻應祥而尚友竟得保
定蓋以衞南星故俾報復之耳尚友果與巡按馬
逢皐訐南星事備極傺毒至責其子中書趙清衡

甥王鍾龐二十板幾斃校[illegible]知府[illegible]推官
許世藎極力護持趙氏無[illegible]及逢皐南星例推
者也
以張樸爲大同巡撫
陪樸者張修德也樸庸鄙無尚有弟張綱首應瑞
募力詆趙南星等數十人其疏之次日即以節鉞
授樸匕故貪婪察處之梟臣也
許弘綱唐世濟何喬遠毛堪呂純如錢策[illegible]維楠等
道唯彭宗孟熊化汪慶百王業浩俱准次第推用

剝復錄　卷一　一五　樸山堂

以陳熙昌薦之也
阮大鋮陳胤叢陳爾翼張養素李應薦李蕃楊春茂
尚弘圖王大年張捷馬逢皐俱准即與推用
以李魯生薦之也時黙用多取　中旨魯生疏稱
執中建中旨不從中出而誰出哉以爲逆璫解嘲
自此而內批愈無忌矣後張錫命亦有疏專薦大
鋮
時爲魏忠賢主管者數人世傳趙鳴陽而不知有
毛昂霄也毛爲汶上舉人而郭爲程曾受業其門

當楊𠃋之逮也郭私爲營救于內忠賢意亦將釋
而傳應星私與霄力沮之且有放虎自噬之語故
諸君子卒不能免而郭亦懼禍潛逃其一切論旨自
內出者多毛筆毛竟漏網無論及者○郭又言毛
寓在外嘗見其攜本至外寓示人此何世界哉
原任重慶府推官王建泰汾陽知縣張九賢俱准陞
部屬用
魯生爲朱童蒙劾周起元薦阮大鋮因言建泰九
賢以無罪被處也

啟禎兩朝剝復錄二卷　　　　貴池吳應箕錄

天啟五年乙丑
正月
南京吏部郎中王象春削奪
因陳維新參之也維新疏薦許弘綱王永光徐紹
吉等而劾象春辣手兇鋒狠心虎吻
工部侍郎吳仁度回籍
原任太僕寺少卿起陞左通政劉宗周削奪
宗周有辭官疏奉　旨劉宗周藐視朝廷矯情厭
世好生放恣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
[illegible]任吏部侍郎曹于汴在籍調理
毀[illegible][illegible]作忠祠
[illegible][illegible]生先有疏書院改作公廨今又疏書院改[illegible]
忠祠
禮部侍郎何如寵着冠帶閒住
南都御史喬應甲疏翻京察
吾[illegible]亥丁巳京察不公大抵盛諉李三才而[illegible]

紹吉又欽將江南所刻私記小說下撫按搜求以馬六疋馳進會議成書以付史館其爲可笑如此

二月

南京兵部尚書陳道亨回籍

簡討丁乾學方逢年顧錫疇吏科鄒士育禮科章允儒兵科董承業戶科熊奮渭主事李繼貞俱降調舉人謝錫賢等俱罰科

以試録策問觸忌也　聖諭朕覽各省試録有湖廣江西山東福建策問內措語粗狂任情恣肆兼有詆毀朝政譏刺朕躬造詭譎之詞是非任其顛倒縱雌黃之口誣衊罔所顧忌皆因彼時大臣招權納賄主持于中故各省考官頗指占風附會于外朕思遼疆未復黔省未寧正君臣勵精求治之時亦士子攄忠吐款之日今實政而弗詢徒克人之是悅壞作人之盛典失祖宗之美意好生可恨難以姑容傳諭吏部即將正副考官八人都着降三級調外任用聊存解網之仁用作維新之路故諭

巡按山東御史魏光緒降調

以條陳山東善後事宜內薦知縣郭人吉也光緒降三級調外任用人吉削籍

巡按南贛李成名回籍

以李養正爲刑部尚書

養正巡按河南有聲追爲司寇鍛煉楊左一案得罪公論後戊辰年王永光爲冢宰以南刑部　起之言官力攻不果用

何熊祥准遇南北大寮缺用申用懋准遇邊撫缺用朱一桂陸卿榮王伉秦聚奎汪慶百徐揚先郭鞏劉廷宣邵輔忠姚宗文范得志俱准原官起用舉人童學賢准會試

以徐大化薦之也疏內并及李魯生所薦阮大鋮等十一人陳熙昌所薦許弘綱等十二人陳維新所薦王永光等六人又爲霍維華孫杰等勸駕

吏部文選司員外孫必顯降調回籍

原任南京吏部尚書余懋衡准在籍調理

御史劉廷佐降調

以申敕考官舉人也有　旨貢其爲黨
徐景濂徐卿伯徐揚先汪慶百等俱作速催補來到
任
以楊維垣薦之也
原任長史石三畏原任知縣熊江別如綸俱准考選
崔呈秀疏薦張鶴鳴申用懋王永光許弘綱商周
祚等又言石三畏杜遺擯斥熊江別如綸皆英才
卓品以惡亓詩教而波及江以惡阮大鋮而外轉
如綸云

刑部侍郎王之寀革職爲民當差
楊維垣首翻梃擊一案疏言張差風癲之眞郎聆
之寀之骨不足贖其罪且謂李可灼特不幸之之
寀而之寀特偶幸之李可灼此疏最爲悖妄。益翻
案之作俑云。
宣府巡撫徐良彥降調
以崔呈秀參之有　旨降三級調外任用
令京堂自陳請　旨公留
以崔呈秀條陳也時逆璫蓄謀叵測故呈秀畫此

策爲一網之計。而善類如掃矣
總[illegible]河道侍書朱光祚同籍
附馬都尉李承恩着鎮撫打問
以[illegible]誣之也此爲鎮撫打問之始。故書之。
原任南京光祿寺卿周汝登致仕
以毛一鷺爲應天巡撫
一鷺在蘇州特約織監李實同謀害正實隨誣奏
高攀龍周起元周順昌黃尊素李應昇周宗建繆
昌期俱被逮前緹騎至蘇州爲民所挐一鷺疏挑
瑞怒復殺倡義五人或曰鷺在家居廳上忽見有
索命者遂病至死蛸綃纖如小兒蓋陰力誅之也
○一鷺巡撫時或夜粘對聯于軍門鼓上曰拔一
毛一毛不肯殺一鷺一路太平
岳和聲劉繩祖余文縉優敘
以崔呈秀薦之也疏內並[illegible]袁化中以元兇之門
生故吏參論三臣有　旨和聲等優敘袁化中巳
有旨處分了○和聲撫順天魏忠賢呼爲岳三哥
着他在我家來做官

三月

御史周宗建張慎言俱削奪仍行撫按提問追贓具奏御史黃尊素李應昇俱削奪參政沈萃禎知縣吳煥俱降三級御史安伸以原官起用

以曹欽程參之也欽程疏大畧謂宗建慎言尊素應昇甘作趙南星之鷹犬爲魏大中之爪牙吳煥素附東林萃禎神通速化又稱群臣之中披肝瀝膽無慚傳𢹂之骨鯁者僅有陳九疇李魯生張訥李蕃周昌晉李恒茂梁夢環張惟一額其仁數臣

剥復録　卷二　六　樵山堂

而已奉　旨這本說的是周宗建作令賄聞反錯入言路薦庇多私引其黨沈萃禎以貪儉職致參藩又欲引吳煥爲援手至倡建私學于都城之內尤屬不法慎言係薦趙南星爲首功避差任意鴟張同臺安伸竟遭毒手先任曹縣侵盜庫銀三千兩根後任不三畏查出遂捏单劣處王官李應昇專爲東林護法排擠正人亟引高攀龍以四年前一典史駁贖總憲遂恃與援欲攘北直提學黃尊素以汪文言倖冒台班即薦座師鄒維璉于趙南星破例得入吏部一味搏擊善類以助高攀龍魏大中之虐焰此四臣者招權納賄黨邪徇私目無國憲都着革了職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周宗建張慎言贓私狼籍行彼處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庇護沈萃禎吳煥俱着降三級安伸仍以原官起用

欽程殺人甚多。璫最寵愛。後恃寵放恣璫復惡之。及被劾斥歸詣璫叩頭抱膝痛哭曰願無忘父子誼璫雖憐之而卒不復收

剥復録　卷二　七　樵山堂

野臣曰豫章理學節義之鄉即有異類未有敢冢面喪心狂噬不顧如欽程是舉之甚者也。東南縉紳之禍始于傳𢹂成于欽程西江殆不幸有此二人哉。時欽程號爲五狗之一後欽程鄉赴西曹或見其形遂爲猪然面跡其所爲則又狗彘不食其餘者矣。

原任巡撫[illegible][illegible]調何棟如緹騎逮問

以給事楊[illegible][illegible]之也

御史劉璞黃公輔涂世業萬言揚知縣盧化鰲俱削

奪
以霍維華救之也
御史喬承詔舒榮都邦降調
尚寶司卿姜志禮加太常卿致仕
戶部侍郎陳所學加尚書致仕
太僕寺卿黃龍光自陳致仕
原任諭德張鼐削奪
內閣推補纂修實錄姓名有張鼐名奉　旨革職
爲民追奪誥命

巡撫甘肅李若星削奪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扳誣也
御史游士任縱[illegible]江都御史熊明遇革職聽
勘
以薛國觀參明遇黨救士任也
太常寺卿倪保執蕭自陳致仕
魏廣微謂其爲東林尖也
太常寺卿[illegible]士琦陳啟南自陳致仕
以何熊祥爲南京吏部尚書

陪熊祥者王在晉也
以王永光爲南京兵部尚書
陪永光者張鶴鳴也
以文球爲戎政侍郎
陪球者徐紹吉也
以薛貞爲刑部侍郎
以董可威爲工部添註侍郎
陪可威者胡世賞也
以唐世濟爲刑部右侍郎

世濟素有清望崇禎八年以薦逆案霍維華而敗
以申用懋爲順天巡撫
陪用懋者張至發也至發終逆璫之世不肯出
以張曉爲宣府巡撫
陪曉者王家禎也二人後俱頌璫
范濟世岳駿聲俞維寧俱准原官起用
以王大年薦之也
以王惟儉爲南京兵部侍郎
陪惟儉者朱一桂也

第4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6 版反內

以傳振商為南贛巡撫
陪振商者范濟世也振商曾有頌璫疏
以閔夢得為偏沅巡撫
陪夢得者張九德也
以魏濬為湖廣巡撫
四月
原任尚書趙南星等俱削秩提問
以許顯純打問汪文言詐念敬扳誣之也行 旨
楊鎬熊廷弼既失封疆又公行賄賂以希倖脫楊
漣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顧大章俱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旗扭解來京同汪文言一併究問
追贓其本內受贓各官趙南星等十五人除已經
削籍外俱削了籍着撫按提問追贓具奏不許徇
情該部知道○汪文言招出 趙南星 鄧渼
毛士龍 王之寀 李若星 鄒惟璉 惠世揚
繆昌期 施天德 黃龍光 徐良彥 錢士晉
熊明遇 黃正賓 盧化鰲 許念敬招出
傅淑訓 盛世承 逆黨欲殺諸臣而無贓故捏

出封疆一案
浙江巡撫王洽閑住
以李應公參之也
甘肅巡撫宋槃致仕回籍
以袁鯨參之也
光祿寺丞吳良輔回籍
通政彭端吾自陳致仕
監生楊惟休革去衣巾泰昌日錄扳毀王之寀治罪
以霍維華論之也維華有三朝慈孝無間一代實
錄當確謹剖邪黨誣衊之實以備信史事疏詞近
數千言大畧謂東林標門戶之幟聖世見玄黃之
戰借題汚衊宮庭虧損聖德云云奉 旨本內說
張差風癲逼真至于移宮進藥情形尤朕所目覩
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兇孫慎行借題修
怨張問達周嘉謨私改旨意朋比為奸本當俱懲
念係輔弼股肱之臣姑不深究孫慎行暨監生楊
惟休私刻板行着撫按追去立毀惟休革去衣巾
仍將此本宣付史館從實紀載其修成皇考實錄

另行改正王之寀誣陷騙官併楊漣左光斗逮至
追贓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道汪慶百劉廷元徐
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瀾郎倒之時有挺持不移
之節濟世候巡撫缺用志道等六員升太常太僕
少卿添註用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
美候起服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即與推用李
可灼免戍回籍○後丁卯楊維垣倡發爵之議以
引邪沮正可灼得列名冊內而孫愼行不與
野臣曰此伏三朝要典之根也黨中朋黨後宮
巧脫大逆且欲治劉一燝等之罪其言譸張侜
惡敢于殺人維華之罪通天矣
初維華以給事例轉秦臬外艱家居楊左正在事
維華屢使家僕吳興東奏記魏璫謀令翻局楊左
罷維華起用以審工部商人失璫意移疾歸崔呈
秀吳淳夫既柄用薦之復起維華之內有爲璫甥
孫者刺因稱忌孫甥壻天下笑之七年八月見璫
局將敗持公封讓子廕趨時轉局若猛獸鷙鳥之
發雖維垣猶不及也

以孟紹虞爲禮部尙書
左庶子葉燦光祿寺卿錢春按察使張光縉俱削奪
以門克新叅之也因論熊廷弼而及之
原任兵部侍郎劉曰梧在籍調理
南太僕寺卿徐夢麟閒任
以盧承欽叅之也時并叅孫居相居相已處夢麟
閒任
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劉弘化削奪南太僕寺少卿吳
炯致仕
以石三畏叅之也
大理寺少卿方大任在籍調理
總督兩廣何士晉削奪
以虞廷陛叅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
錦衣衛指揮趙昌胤太僕寺少卿劉惟忠俱革職
原任吏部尙書張問達姑着冠帶閒任周嘉謨削奪
以周維持叅之也
原任大學士劉一燝削奪
以葉有聲叅之也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削奪
以游鳳翔參之也攀龍繼逮沉淵鳳翔益造意殺
之者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回籍
原任御史方震孺削奪仍着緹騎逮治
以郭興治參之也謂其黨護熊廷弼失陷封疆
原任兵部郎中方孔炤削奪
以顧宗孟參之也有 旨養馬當差宗孟益吳門
之别調矣

御史潘汝禎即與推用
以李應薦之也疏薦汝禎而劾顧大章
以徐紹吉爲副侍郎
陪紹吉者蘇茂相也茂相先爲鳳撫丁憂歸薦方
而有司各官趙南星爲總憲駁之曰茂相草土中
猶作駢麗語聞謝薦之體或百或千意在斯乎識
者傳而笑之
以王之臣爲薊遼總督
陪之臣者[illegible]安性也

以[illegible]巡撫
陪家禎者王瑊也
以尹同皋爲四川巡撫
同皋與魏廣微同鄉又與馮銓同門山右正人棄
之戊辰爲御史汪應元劾歸服未闋復[illegible]錦衣
張道濬[illegible]王永光(?)起兩廣總督
以呂純如(?)爲山東巡撫
陪純如者[illegible]也
以王之采爲兵部侍郎

[illegible]起直入又一之采也
以范濟世爲南京右僉都御史
濟世在南京江[illegible]摭拾助逮不遺餘力
以王瑊爲僉都巡撫貴州
阮大鋮[illegible]起職方司郎中
以龔[illegible]爲之[illegible]發一璟私書故一
[illegible]
[illegible]
以[illegible]也

五月
原任刑部侍郎王之寀撫按追贓充餉
以岳駿聲叅之也駿聲爲挺擊一案頌寃其言悖
逆之極
太常寺卿程註削奪
以王時英叅之也叅其黨趙南星李三才而傾陷
吳殿邦得　旨削籍爲民養馬嘗差追奪誥命
少詹錢謙益兵部主事沈正宗俱削奪
以陳以瑞叅之也以瑞以科場關節叅謙益崇禎
元年謙益竟以此爲温體仁所持踉蹌去國
大理寺少卿韋蕃同籍
蕃以龍陽祇馮銓故潘士聞叅之士聞銓門生也
兵部尚書趙彥同籍總兵蕭如薰革任
以李燦然叅之也如薰爲李三才親家故不免
尚寶少卿[illegible]陳所聞俱降調
以莊謙叅之也
[illegible]部主事荆養喬工部主事惠承芳俱閒任
以黃承昊叅之承芳惠世揚之父也

禮部尚書翁正春同籍
以袁鯨叅之也
刑部侍郎饒伸終養
南京太常寺卿陳幼學致仕
以杜齊芳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等官甄淑削奪張光房閒任
禮部尚書王圖閒任
以程序叅之也謂其爲門戶渠魁
兵部主事段然削奪
以楊文岳叅之也
禮部侍郎徐光啟閒任原任吏部員外馮時來削奪
以賀智鋌叅之也
工部尚書白所知同籍
[illegible]麻端耶存性俱復原官
以黃承昊叅之也存性作令以貪橫被察者
以喬應甲爲副都御史巡撫陝西
王紹徽素恨馮從吾以應甲撫陝欲其殺從吾也
從吾爲應甲所挫辱鬱鬱而死應甲并誣前撫孫

居相賍私問遺○應甲撫狹貪彼非人類其黨復
倒戈攻之
以薛貞爲刑部右侍郎靳于中爲添註右侍郎
二人俱以內批得之
以高第爲兵部尚書
內意屬第故屢推得之
六月
光祿寺卿等官周延光蔡夢麟俱分別議處
以陳睿謨叅之也

太僕寺卿孟習孔趙健俱閒任
以卓邁叅之也
巡撫直隸御史宋師襄降調
以地方人材薦盛以弘也
府丞陳一元革任
以余文熠叅之也并叅葉向高欲行削奪
巡撫延綏翟鳳冲革職聽勘
以汪若極叅之也
禮部尚書蕭雲舉閒籍

原任給事中麻僖革職聽勘
以陳世埈叅之也
兵部侍郎張鳳翔削奪并削子廕
以陳朝輔叅之也
太僕寺少卿漢中玉自陳致仕
廣東巡按胡良機削奪
大學士朱延禧閒籍
簡討姚希孟削奪南京光祿寺卿游漢儒閒任
以楊所修叅之也希孟後起用楊復有疏沮之

太僕寺卿金士衡閒籍
以李燦然叅之也
御史李喬崙陳必謙叅政張國紳俱削奪李喬崙仍
追奪誥命
以潘士聞叅之也
叅政王維章削籍
以倪文煥叅之也
直隸高陽縣知縣唐紹堯緹騎逮治
以大監韓世能叅之也紹堯下法司追比先後貢

一百八十板而下手者姚誠立也
巡撫鄖陽畢懋康原任禮部尚書李騰芳俱削奪
以王際逵參之也
大理寺丞劉思誨兵科給事中胡永順俱降調
以申救唐紹堯事也
原任禮部尚書王圖巡撫保定程正已光祿寺丞趙
昌運彭遵古俱削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原任工部尚書朱光祚鄭炘俱削奪
以田一甲參之也一甲自陳得以京堂升用而參
疏中盛言邵輔忠之忠李三才門戶之惡
吏部主事劉行義革職王任杰閒住
以周維持參之也
總督倉廠侍郎畢懋良致仕
原任太僕寺卿陸彥章致仕
沈演候府尹用王雅量以原官起用
演任福建曾搜括庫銀十五萬助工
以胡世賞爲刑部右侍郎
陪世賞者杜士全也
以王紹徽爲副都御史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張九德爲副都御史巡撫延綏
以郝名宦爲南京兵部左侍郎
陪名宦者杜士全也
以潘濬爲左僉都御史
陪濬者毛堪也終瑞世未起
以唐世濟爲兵部右侍郎
以黃運泰爲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督餉天津
陪運泰者史永安也
以李若珪爲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
若珪一日換赤金千兩人謂其得巡撫亦不易矣
七月
原任左副都御史等官楊漣等着鎮撫司逐日追比
時閣臣魏廣微揭稱今日文書官傳　上旨鎮撫
司打過楊漣等贓着臣票擬逐日嚴刑追比五日
一回奏完日送法司擬罪不勝驚愕臣自辦事閣

中實未見此旨念漣等今爲有罪之人在前日寧爲聖明之佐即賍私是眞轉發刑部猶議減免之條逐日嚴刑死直須臾耳忠賢怒之後于八月十二日降　諭切責畧曰朕自去歲屏逐兇邪廓清朝宁勵精圖治雅意中興秉軸大臣莫有爲朕分憂共念者即如楊漣左光斗移宮一事背先帝之湊恩陷朕躬于不孝又熊廷弼等喪遼辱國一案寸斬尚有餘辜而楊漣左光斗等受其重賄巧爲出脫此皆天地不容神人共憤而在廷文武持祿

養交徇私避禍但顧子孫之計不圖社稷之安朕方率循舊章而曰朝政日亂朕方祖述堯舜而曰大不相侔以致言官承望風旨緘口結舌無敢直明其罪者今宜改過自新共鞏國是敢有陰懷觀望暗弄機關巧借題目代人報復或揑寫飛言希圖翻案者朕按　祖宗所立紅牌之律俱致以說誑欺君之罪必不食言其楊漣等三人生爲貪婪之賊臣死爲不忠之逆鬼今雖在獄身故而戕害忠良惡類尚存倏追賍完日明著爰書暴其罪狀

布告遠邇昭著史冊垂示將來以爲萬世人臣不忠之戒云云〇丙朝政日亂大不相侔者政引廣微揭中語也諭出廣微大懼挾同官顧秉謙曰向者公將獲罪以我故得釋今公不引手請侯之鬼門關矣秉謙爲委曲調解廣微復出吏部尙書崔景榮手札曰此景榮教我救楊漣等也忠賢意稍解廣微得引疾景榮竟削奪

野臣曰使廣微即以此揭獲罪已無救于附内之惡矣而又巧誅景榮何哉動人殺機而欲止人之殺此必不得之勢也悲夫

吏科右給事中孫紹統給假回籍

吏部尙書崔景榮回籍

原任兵部侍郎李邦華御史李日宣吏部員外周順昌林喬材俱削奪

以倪文煥參之也有　旨李邦華東林高足而與李三才紿爲死黨同任李日宣狡計陰謀傾害善類周順昌竊附東林營入吏部貪橫異常譬逐朱童蒙不安其位厚結汪文言呼吸相通又與魏大

中搆黨同盟逮過姑蘇留連十日以女許婚旨中
尙知有國法乎林枝橋改調署逕惟賄是聞從子
林世堯私藏庵觀收銀責官鑿匕有據都着削了
籍爲民當差仍追奪誥命內有贓私狼藉的還着
撫按提問追贓充餉其私創書院匾額雖去碑記
猶存着禮部卽時毀碎回奏以爲植黨聚徒之戒
該部院知道○文煥以責九門軍失瑞意遂結崔
呈秀爲介紹投拜義子此疏其贄也內叅周顯昌
贓私至壓沈數舟可謂喪心死盡矣

御史李玄同籍
楊漣左光斗俱卒于獄仍行撫按嚴提家屬追比
　野臣曰時主獄者許顯純也諸臣凡卒獄者其
　死甚慘葢有不忍書者矣
太僕寺等官韓策汪先岸俱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鯨曾有疏叅王紹徽故逆案得
　漏
原任大學士韓爌削奪
　以李魯生叅之也○爌負海內重望後崇禎二年
　起用不幸與奴變會幾致不測然其處分逆案不
　能仰承　聖意天下猶有遺憾焉
原任尙書李三才等十五人已故追奪誥命見存者
俱削奪
　以石三畏叅之也內稱邪臣十五人爲李三才
　顧憲成　王　圖　孫丕揚　曹于汴　胡　忻
　王元翰　王淑抃　湯兆京　王宗賢　趙南星
　張問達　王允成　徐一檪　王象春　此以正
　爲邪也又稱正臣十三人喬應甲　劉國縉

　王紹徽　許弘綱　徐兆魁　丁　賓　黃可威
　李　鋕　鄭繼芳　徐兆吉　韓　浚　趙士諤
　陳　陞　此以邪爲正也
魏大中卒于獄
御史石三畏薦孫朝肅王行健章光岳王弘祖報可
　以朝肅先爲魏光緒所叅行健曾爲王允成所叅
　也
給事玄默薦韓原元善王所用報可
八月

李朴于玉立贈官俱追奪
以安伸叅之也內稱邵輔忠首發巨奸巨奸者言
李三才也
翰林院編修侯恪回籍
以智鋌叅之爲魏大中姚希孟繆昌期死黨也
東林關中江右徽州書院俱行拆毀變價助工○原
任左都御史鄒元標追奪生前官爵誥命○原任尚
書孫慎行余懋衡馮從吾俱削奪○原任侍郎鄭三
俊畢懋良俱閒住
以張訥叅之也得　旨這都城書院改作忠臣祠
久已有旨會議如何至今尚未具覆其東林関中
江右徽州一切書院俱着折毀暨田土房屋估價
變賣催解助工本內有名如鄒元標少負忠名出
山潦倒其身雖死已久然巨惡依勢餘虐尚存着
削了籍追奪誥命外如孫慎行馮從吾余懋衡名
雖假乎理學行無異于市井或通関節而居之不
疑或躬窩主而靦然無恥甚至假仙惑世吞產謀
孤讀之令人髮指此三員都着削了籍爲民仍追
奪誥命鄭三俊畢懋良附麗逐璫合污同流姑着
准冠帶閒住河東廵鹽御史旣例不入欬妥以會
讃而入廉費公私俱同道時都察院考覈示懲該
部知道○訥所指鹽臣李日宣也時劉徽廵鹽河
東大俱因出疏自明倒身事璫大獲寵幸云
袁化中卒于獄
光祿寺卿周延光降用南京太常少卿榮夢林麟致仕
以陳濬謨叅之也
高陽縣知縣唐紹堯遣戍
熊廷弼棄市
時二十五日也　諭內閣我　皇祖特起熊廷弼
于田間授以經畧賜以尚方[illegible]之[illegible]玉寵極人臣
義當盡瘁乃廷弼欺朕即位之初托病卸担薦袁
應泰而遼亾既則剛愎不仁望風先逃而河西失
當是之時不知費國家幾百萬金錢喪軍民幾百
萬性命而徵兵西蜀則西蜀變風聞山東則山東
亂至今黔中尚岌岌未寧斯其罪難以擢髮數迨
三尺莫逃百計鑽求其鼠甚者則有周朝瑞十日

四疏申救有顧大章妄爲罪屬可矜而又託奸徒汪文言內援消息外入楊漣左光斗之幕囑令遺書求解諸奸受賄動以萬千安問祖宗疆土法度哉朕深痛恨巳將楊漣等置之于理頃八月二十一日于文華殿日講畢卿等五員面獻刊行有像遼東傳一册出諸袖中合詞奏曰此熊廷弼所以掩飾誇功希圖脫罪朕親覽之豎髮切齒况屢經言官郭興治門克新石三畏周洪謨等形于章疏宜亟加兩觀之誅庶大快萬民之憤卿等可卽傳示刑部等衙門着便會官決了以爲人臣辱國偷生罔上不忠之戒○先是忠賢出刋書一册示閣臣曰廷弼卽議處決閣臣商度日中不決黃立極曰此不過夜半片紙卽可了當矣從之廷弼旣斬函首九邊棄漏澤國

野臣曰熊廷弼之起撫遼東也時萬曆戊午簡討丁紹軾有疏論之遂相失至丁方拜相而時有是事于時論者皆謂熊之死丁爲之也然丁則謂遼東傳寔馮銓所作其出諸袖者馮一人也夫熊罪應死固矣要自有應得之律而加以誅反誣以通賄借封疆一案以殺諸君子此寔何說未幾丁亦暴卒而傳者遂有田蚡灌夫之說事卽不足信然亦異矣

周朝瑞卒于獄

以薛三省爲吏部左侍郎

陪三省者駱從宇也

以王紹徽爲倉場總督

陪紹徽者薛鳳翔也

以王祚遠爲國子監祭酒

陪祚遠者曾楚卿也

周如磐黃立極馮銓丁紹軾俱入閣辦事

時枚卜爲周如磐彭遵胥林堯俞黃立極駱從宇薛三省馮銓錢龍錫丁紹軾李宗延奉　旨點用其四而首輔則顧秉謙也秉謙見魏忠賢曾捻鬚云欲自爲兒恨鬚已白因命其子拜爲孫忠賢賞銀二百兩

野臣曰自涿州相而要典作黨籍成士大夫之

禍遂不可解肰余嘗聞丁與馮勃溪之故矣丁有家書予曾見之謂馮必欲刻黨人籍而輔臣顧秉謙等皆以為然丁爭之曰今得第者刻同年録其子孫猶相認數世若黨籍成是為黨人子孫作世讐矣事翻覆不可知我輩數人受奕世不解之怨公不自計獨不為子孫慮乎顧聞而事寢今世傳者有天鑑録東林點將諸書當當時所為黨籍想亦皆此類書雖未刻肰而京惇之意固路人知之矣

以王紹徽為都察院左都御史

紹徽撰東林點將録與逆璫謀害諸君子

以徐大化為左副都御史

凡魏璫一切殺人事皆徐導之自此後為益横矣

起蘇茂相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時吳崇禮亦起南京刑部尚書

朱一桂李養質量加陞擢亓詩教起用

以李喬薦之也疏內并薦牟志夔

九月）

御史吳之仁閒住

大理寺卿曹珍閒住

以潘士聞參之也

戶部主事閔先閒住

兵科給事中吳國華削奪

以其疏參曹欽程也

原任侍郎孫居相及史記事俱削奪

以虞廷陛參之也謂居相奉李三才為盟主結史記事為死友

原任侍郎孫居相撫按提問原任巡撫楊之煥削奪

以陳序參之也謂居相身實東林賄屬節鉞楊漣過麻城之煥與之盤桓流涕然楊赴逮時原未經麻城也之煥素同心東林者

原任巡撫楊鶴御史江秉謙夏之令俱削奪

以卓邁參之也謂其皆薦熊廷弼者

總河侍郎南居益削奪

以黃承昊參之也承昊素與居益遊竟忍操刃後復同朝李邦華引承昊登門謝罪李承昊之座主

也
原任吏部尙書崔景榮削奪原任御史夏之令緹騎
逮治戶部主事李孔度削奪中書吳之瑞吳世科俱
鎮撫究問
以倪文煥參之也
顧大章卒于獄
大章之死寔楊維垣殺之而主謀者徐大化也大
化曾遣人求婚大章不應復從法司提下鎮撫斃
杖下

原任編修侯恪給事中解學龍俱削奪
以智鋌參之也疏意出李思誠李解之母舅也
南京尙寶司卿傳宗皐閒任
原任兵部侍郎李瑾給事中劉懋俱削奪
以趙胤昌參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緹騎逮治將刑部毀錄楊
左諸疏宣付史館
以李蕃正覆審誣之也
兵部侍郎王國禎削奪

以李燦然參之也
原任兵部侍郎岳元聲削奪副使余新民知府陳子
堯俱議處
以徐復陽參之也
大理寺正卿王佐閒任
以李思誠爲禮部左侍郎
陪思誠者來宗道也
以駱從宇爲禮部右侍郎
陪從宇者施鳳來也

以薛三省爲禮部尙書
陪三省者周炳謨也
以蘇茂相爲戶部侍郎總督漕運
工部給事中虞廷陛薦邵輔忠姚宗文亓詩教趙與
邦何熊祥王承光徐必達陳陛何早錢象坤岳和聲
潘汝禎過廷許許弘綱王侃孫國禎李薦龍李徵儀
報可
疏稱李蘷龍首緝汪文言之奸李徵儀同發于王
立之奸

御史張素養薦劉廷元姚宗文邵輔忠許弘綱報可
素養按浙江薦廷元等爲趙南星所劾降行人司
副再入台班復薦之
御史卓邁薦姚宗文邵輔忠蘇琰奈合中林一桂報
可
琰一桂皆閩人也合中爲巡漕例轉以五百金賄
崔呈秀得復入台班
起邵輔忠爲順天府丞姚宗文爲太常寺少卿亓詩
教爲吏科給事李徵儀爲湖廣道御史

以李嵩蔡國用薦之也
御史倪文煥薦邵輔忠劉廷元盧謙報可
起吏科給事中趙興邦江西道御史牟志夔
閻鳴泰曹守勲劉澤溥俱下吏部酌用
以智鋌薦之也
十月
原任向寶鄕宗皐削奪
以王珙叅之也
兵部侍郎等官劉策陸完學楊一鵬朱世守俱削奪

以潘汝禎叅之也疏稱惠世揚之惡趙南星之奸
兵部主事徐日久削奪
原任巡撫梅之煥撫按提問原任太常寺少卿陳所
聞削奪
以梁克順叅之也
御史王雅量薦萬崇德孫國禎王侊徐從治報可
疏內并請焚李卓吾諸書
以李從心爲工部尚書總督河道
從心爲總河時有縣令魏廣德者廣微弟也每有

關說輙傳軍門鼓從心肅而迎之嘗一日三擊鼓
云
以潘濬爲南京刑部侍郎
以高第爲遼東經畧
上宣第至文華殿賜蟒衣玉帶彩段表裏銀四十
兩先會推者爲王之臣王之采閻鳴泰劉遵憲俱
奉　旨另推又推高第王在晉張鶴鳴文球乃用
第
御史賈繼春薦謝啓光倪思輝郎允厚李春燁史孔

吉李際明報可
以薛貞爲倉場總督
陪貞者扶克儉也後倉場火貞疏稱忠賢冇救護
功大臣頌璫自貞始
以謝啟光爲左僉都御史
陪啟光者馮三元也啟光往來王紹徽馮銓之門
爲之傳語時稱紅娘哥東
以王之采爲陝西總督
陪之采者劉貞憲也之采任總督建璫祠事敗乃
與史永安互疏推卸天下笑之
以王永光爲兵部尚書劉道憲陞兵部左侍郎閻鳴
泰升兵部右侍郎扶克儉升刑部左侍郎
克儉後謝歸以闖破家
以李思誠爲吏部右侍郎
陪思誠者徐兆魁也
黃儒炳改吏部左侍郎
儒炳貌獰甚人有盧杞之號
以朱一桂爲刑部右侍郎
陪一桂者倪思蕙也
以許弘綱爲南京兵部尚書
陪弘綱者馮嘉會也
十一月
原任兵科給事中胡永順御史易應昌房可壯通判
歐陽勝俱削奪
以胡芳桂叅之也
翰林院編修陳子壯并其父吏科給事中陳熙昌俱
削奪
時欲以都垣予亓詩教故逐陳而并及其子
揚州府知府劉鐸扭解來京
以錦衣衛緝獲妖僧本福扇頭有鐸詩謗訕時政
也
大理寺丞張瀠徐如翰俱削奪
以梁夢環叅之也
原任浙江巡撫劉可法吏部郎中唐暉俱削奪
以王時英叅之也
工部侍郎王維儉調任尚寶司卿王孟震俱削奪

以田景新叅之也
副使陳鑣同知徐日升俱削奪
以彭参叅之也
兵部侍郎蕭近高原任刑部尚書等官喬允升馬之
服俱閒任原任知州汪心淵等作速提問
以薛國觀叅之也
登萊巡撫武之望調用知州王國泰削奪
以袁鯨叅之也
太常寺少卿莊欽鄰太僕寺少卿孫之益俱削奪

以李恒茂叅之也
副使樊王家俱奪撫按提問
以吳殿邦叅之也
張慎言周宗建贓銀追完速解
刑部病故囚犯疏奉　旨沈有瑞欠贓銀一萬七
千兩着行原籍查追伊子解部監比朕覽斯奏因
憶張慎言周宗建提問追贓奉　旨將近一載如
何不見遵行地方官好生違玩併着追完速解
劉志選二疏宜付史館

大璫為紅丸一案翻案内稱首輔葉向高有無將
之心宗伯孫慎行罪不容于死
孫杰陞大理寺左少卿
經畧高第薦田吉為贊畫報可
唐世濟陞兵部左侍郎袁可立起兵部右侍郎
可立為御史李喬崙等劾歸夤緣復起
以史永安巡撫寧夏
野臣曰永安死守貴陽一年卒全其節時共稱
之迨撫寧夏乃為逆璫建祠此所謂簞食豆羹

不屑而受無禮義之萬鍾者也夫生死之際易
决而富貴之心難冷詎不信哉
十二月
太常寺少卿陳伯友大理寺丞蕭毅中俱削奪
以張樞叅之也
南京兵部侍郎郝名宦太僕寺少卿羅汝元俱削奪
以陳世埈叅之也
戶部侍郎董應舉兵部侍郎文球俱閒住
以徐揚先叅之也

原任左給事等官方有度馬夢禎韓萬象俱削奪
以王業浩叅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章蕃吏部郎中劉廷諫員外孫必
顯俱削奪
以陳睿謨叅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金世俊江西按察使米萬鍾山西
叅議王纖謨俱削奪金世俊仍撫按提問
以倪文煥叅之也
原任太僕寺卿歐陽調律四川叅議翟學程俱削奪

原任禮部侍郎公鼐閒任
以葉有聲叅之也○有聲至崇禎時爲大理卿可
稱漏網
原任工部尚書沈儆炌禮部侍郎周炳謨俱閒任
大理寺丞張廷拱削奪
以石三畏叅之也
太僕寺卿倪應春削奪
以何可及叅之也奉　旨與左光斗呼吸相通唯
趙南星指揮是聽

原任戶部侍郎董應舉大理寺卿曹珍兵科給事中
李遇知俱削奪其東林黨人着九卿科道查確集議
刋刻書榜示海內
盧承欽之疏也承欽旋客死時以爲有天道云
工部員外吳昌期削奪
以毛一鷺叅其與吳懷賢私書任來訕訕朝政也
戶部主事李桂明着鎮撫司究問
以魏忠賢誣其盜米也桂明爲惠世揚門生世揚
逮入桂明頗差人問訊故以事陷之

原任吏部尚書趙南星遣戍
野臣曰舊制老疾納贖魏廣微恨南星不允遂
乎白髮老臣荷戈天末後
今上御極復爲伸志甦揹捺　恩詔卒死戍所天下
悲之
大理寺少卿吳之皡御史舒榮都鄭宗周工部員外
何顯宗俱削奪
以潘士聞叅之也
原任御史等官方大任方學周汪應高王弘詰俱削

奪大任仍令撫按提問
以王珙參之也大任後與與楊維垣密而疏詆王
珙光人皆笑之
應天府尹談自省給事中賴良佐主事張篤敬俱削
奪
以劉弘光參之也
御史練國事李玄王祚昌霍鍈楊新期俱削奪
以趙興邦參之也興邦切齒于練故起任即劾之
○內有言薦楊漣左光斗為小人參黃克纘范濟
世諸君子為賊之令人口頰為污
南京戶部尚書[illegible]御史趙延慶參議蔣允儀俱
削奪
以蘇[illegible]光參之也
原任尚書趙秉忠副使劉芳削奪
以丘兆麟參之也兆麟疏并追論楊左而快心于
其死
御史吳裕中廷杖削奪
裕中疏劾輔臣丁紹軾有　旨謂其為熊廷弼報

復杖一百革職裕中竟以杖而死
吏部覆丁紹軾題堪任經畧邊撫邊道職方各官報
可
堪任經畧者為王在晉張鶴鳴王之臣王之采閻
鳴泰堪任兵部侍郎者為靳于中郭尚友張樸岳
和聲申用懋蔡復一堪任邊撫者為王弘祖李栖
鳳袁崇煥石維屏堪任邊道者為丘志充楊邦憲
祁承㸁陳陛韓元善胡平表
工科給事中楊所修薦曹欽程報可
吏科給事中亓詩教薦徐紹吉韓浚趙士諤杜承式
顧耀祖張維任報可
疏稱紹吉浚士諤係丁巳晉察受小人之害者承
式耀祖惟任係癸亥晉察受小人之害者
野臣曰丁巳癸亥二察小人之反覆極矣而疏
稱受小人之害亓韓之惡為世指名豈偶也哉
御史曹谷薦洪啟初聶心湯報可
心湯查李三才盜皇木者
御史石三畏薦范濟世徐景濂楊維垣賈繼春報可

以王紹徽爲吏部尚書
陪紹徽者王永光周應秋李起元也
御史陳以瑞薦蔡獻臣齊琦名報可
以李嵩爲登萊巡撫
原推孫杰馮三元李春燁李嵩內　旨用嵩後建
逆祠于蓬萊閣極其諂美云
以曹爾禎爲山西巡撫
陪爾禎者張維樞也
以王尊德爲廣西巡撫

陪尊德者霍維華也尊德貪穢曾欽程遂得節鉞
起左通政使邵輔忠
陪輔忠者徐景濂也輔忠曾求黔撫不得益忿與
正人爲難幾殺毛士龍以倖免
野臣曰劉志選誣蟣中宮之疏輔忠實慫恿焉
此皆宜正市朝之誅者也後逆案處分未盡其
辜天下忿之

（印章）

啟禎兩朝剝復錄三卷

貴池吳應箕纂

（印章）

天啟六年丙寅
正月
南京通政使魏應時閒住
以何廷樞叅之也
夏之令卒于獄
王之宷等賍銀勒限速解　上傳與吏部都察院犯
官王之宷周宗建張慎言熊明遇方大任等及故

陶朗先楊漣左光斗顧大章等家屬奉　旨行彼
處撫按追賍已久如何不見回報顯屬違玩還着
移文各省直勒限速解以助大工
作三朝要典
諭內閣朕惟君臣父子人道之大綱慈孝忠敬古
今之通義惟我　皇祖神宗早建元良式端國本
父慈子孝原無間然而奸人王之宷翟鳳翀何士
晉魏光緒魏大中張鵬雲等乃借挺擊以要首功
皇考光宗皇帝一月御天千秋稱聖因哀得病純孝

彌張而奸人孫慎行薛文周張慎言周希令沈惟炳等乃借紅丸以快私忿迨　皇考賓天朕躬纘位父子承繼正統相傳而奸人楊漣左光斗惠世揚周朝瑞周嘉謨高攀龍等又借移宮以貪定策之勛而希非望之福將凭几之遺言委諸草莽以待封之宮眷視若寇讐臣子之分謂何敬忠之誼安在幸天牖朕衷仰承先志康妃皇妹恩禮有加而守正諸臣凡因三案被誣者次第賜環布列有位特允部院科道諸臣之疏將節次明旨并諸臣

正論命史臣編輯成書頒行天下即于新春開館纂修特命輔臣顧秉謙黃立極馮銓爲總裁官施鳳來孟紹虞曾楚卿楊景辰姜逢元爲副總裁官徐紹吉謝啟光余煌朱繼祚張翀華琪芳吳孔嘉吳士元楊世芳爲纂修官凡係公論一切訂存其羣黨邪說亦量行摘錄後加史官斷案以昭是非之實務在早完功成之日名曰三朝要典以仰慰　皇祖考在天之靈用副朕覲光揚烈之意○內紹吉啟光非詞林而與纂修之列而繼祚琪芳後官至九列蒙彈射而不去可耻甚矣

野臣曰予觀要典之作蓋諸邪臣借以脫其傾陷正人之罪而掩其構釁逆璫之私者也然而欲蓋彌彰其是書之謂歟今板雖燬幸其書猶有藏者嘗試虛心評覈則是非邪正較若觀火竊謂逆黨之狠心毒手欲以顛翻世界而貫爲萬世名教干城也嗚呼孫之獬之哭別如綸曹谷等之爭誰知其適爲他人地哉

野臣又曰要典所立三案如梃擊紅丸二者以

君父爲嘗試阿徇宮闈弒逆殺忠良故廷元從哲諸人罪不容誅矣而王之寀孫慎行等所謂功在社稷大義日月而行者也予嘗論之

神宗之急殺龐保劉成與太子之請無濫求者是也非是則骨肉之間不能懽然無間至于案罪而誅之引義固爭使亂臣賊子有所怵而不敢復萌幾倖之心以置國本于泰山磐石之安者此人臣之職也根株在內伏戎在旁豈得以不焚獄詞爲田叔過歟乃至以爲貪首功居首

貨孰諸正論者傾之不遺餘力嗚呼慘矣專諸
之禍不成然後女戎興壽藥發此孰非風癲之
說所遺哉李固不推案御醫後世以爲失討君
死誰手而反賜金增秩然則引以趙盾許止之
法則將焉追彼相哉奈何以宗伯爲邪說排忠
搆艮借梃擊之局于不變也若夫移宮則稍異
楊漣之爭浚忠大義賈繼春之疏亦不妨兩存
迫逆閹借以肆楊左之毒而賈亦自汨其初意
附其說者又加厲焉而梃擊紅丸以是爲結局
故三案者實一事而借三案以殺人者實一意
也本朝近三百年其間大禮大獄爭者不一要
禍者亦不一要無如三案之酷其他是非或條
久而論定三案則自定之故要典者逆黨借以
殺人之書實即亂賊自定之爰書以垂戒于天
下者也孰謂是書之作爲無補也哉
尙寶司少卿范鳳翼姜習孔給事中孫紹統傅櫆吳
鳴虞俱削奪
以曾應瑞黍之也

御史姚祚端薦房壯麗錢策王繼曾過庭訓郭允厚
孫杰報可
以徐兆魁爲刑部尙書
陪兆魁者喬應甲也兆魁到任爲正月十三日至
二十日即治惠世揚之獄招爲盛斌東林且責世
揚二十五板
以周應秋爲左都御史
應秋有家人呂慶華焉倚勢伺魏良卿過即以焉
歸遺假時號爲孽息
以薛鳳翔爲工部右侍郎
陪鳳翔者郭尙友也
以陸卿榮爲浙江巡撫
陪卿榮者郭鞏也
以亓詩教爲河南巡撫
詩教意氣橫恣爲呈秀所忌求僉院而以陪推中
州點用蓋遣之耳
以李思誠爲禮部尙書
陪思誠者曷從宇也從宇後以南禮部陪溫體仁

得點用
以董可威爲工部尚書
初推徐紹吉薛貞有　旨大工究竟再推王在晉
董可威徐大化房壯麗竟用可威
以馮嘉會爲協理戎政侍郎
初推閻鳴泰靳于中鳴泰留經畧用再推劉遵憲
馮嘉會郭尚友徐如珂竟用嘉會
以畢自嚴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范濟世爲南京兵部尚書
以陪杜士全得用
吏部題覆阮大鋮薦傅櫆等報可
傅櫆徐從治服闋起敘曹履吉督學別如綸擬部
候選馬人龍以副使起用阮自華以知府起用李
春燁以京堂留用謝陞需次推擢
以張朴爲兵部侍郎總督宣大
以陪郭尚友得用
以房壯麗爲工部右侍郎
[illegible]者沈演也

以喬應甲掌南京都察院
陪應甲者薛貞也
以胡東漸爲操江僉都御史
以陪秦聚奎得用
以吳中偉爲順天巡撫
二月
尚寶司丞張鍵閒任
以顧宗孟柰之也
原任太常寺少卿曾汝召淛江叅政魏士前原任編
修給事中王事等官方逢年章允儒郝土膏顧錫疇
丁乾學熊奮渭李繼貞俱削奪郝土膏仍令撫按提
問追贓從重議罪
以徐復陽柰之也
原任大理寺少卿惠世揚擬斬
時徐兆魁爲刑部尚書徐大化大理寺卿劉廷元
都察院而會審則爲御史徐揚先丘兆麟是以世
揚竟處大辟
[illegible]官館應[illegible]陳大綬削奪

以徐復陽參之也
御史張愼言遣戍原任御史周宗建侍讀繆昌期俱
中旨緹騎逮治
山西撫按柯昶安仲問明張愼言遣戍具奏奉
旨張愼言黨私害正避差鑽差罪難枚舉今以監
守自盜永戍姑依擬其周宗建貪私該撫按久不
回奏縱其逍遥無忌成何法紀繆昌期已今削奪
仍着錦衣衛差
的當官旂將周宗建繆昌期扭解來京究問

原任通政應天周起元左都御史高攀龍吏部員外
周順昌御史李應昇黄尊素俱緹騎逮治
以李實參之也○實不識字素與忠賢忤時傳巷
語謂蘇人謀翻局順昌等既對人罵忠賢而尊素
居湖上時實嘗投刺往謁素拒不見會刑部侍郎
沈演奏記魏瑺稱其事有跡瑺差親信密訪者數
四實司房適在都聞之大懼遂代實具參疏瑺從
中下其事諸人一時俱逮疏即不出實手而七臣
厭數寃動神人實死有餘辜矣或曰忠賢使人賺
出印信空本李永貞代爲之○魏大中逮過蘇州
順昌餞送之且以女許結婚忠賢聞而啣焉倪文
煥參之削職至是被逮吳門遂有擊殺緹騎之變
忠賢聞之頗恐一驚又奏殺五人以解瑺忿一畫
之死於陰𣩁猶幸也
閻鳴泰以原官兼右僉都御史整飭薊鎮
以頋秉謙揭薦之也頌瑺疏惟鳴泰語極無將
以王點爲大同巡撫
原推郝增光爲宣撫以掊補之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
原推謝啟光孫杰而內　旨用允厚
吏部公舉遊才孫杰報可
孫　杰　霍維華　潘汝禎　張　捷　秦聚奎
曾思誠　郭增光　曾汝召　劉廷宜　郭　鞏
孫元化　姚宗文　邵輔忠　劉廷元　馮三元
王繼曾　徐景濂　張惟任　項之彦　董漢儒
張鳴鶴　何熊祥　張廷登　岳和聲　徐必達
張樸樞　馮師孔　李養廉　李壽祀　仙克謹

洪承疇　張允登　岳駿聲　莊祖誨　葛寅亮
所舉多附逆者不然亦老髦庸鄙惟師孔承麟人
共許之
以謝啟光爲吏部左侍郎
原推薛貞朱一桂徐大化等而內　旨用啟光
以來宗道爲南京禮部尚書
宗道小人之雄也逆璫既敗之後宗道爲內閣于
附逆諸臣票　旨猶云守正不阿爲御史甯光先
所糾
以張維樞爲陝西巡撫
陪維樞者楊邦憲也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李春燁爲兵部右侍郎
右二異薦王之臣王弘祖余大成報可
三畏親呼忠賢爲父曾于客筵點劉瑾醉酒一劇
璫御之遂被褫然是時以附逆璫而反爲璫怒者
實有數人如曹欽程徐大化徐兆魁徐紹吉喬應
甲王紹徽馮銓沈演亓趙之類亍多畧而不書懼
混其實也

以房壯麗爲吏部右侍郎
陪壯麗者范濟世郭尚友也
以沈演爲刑部左侍郎
陪演者顧慥也演素與兄淮忤而淮與內通演復
借兄以媚璫遂得司寇後爲人所發璫惡之罷去
演曾翻刻三朝要典
以張鶴鳴爲南京工部尚書
鶴鳴曾與沈㴶同結客光先以[illegible]良楷無發其
奸者
以王業浩掌河南道
原題王心一爲正竟用業浩以其曾參曹于汴駁
易應昌也
以孫杰爲工部左侍郎
以陪郭尚友得之
以徐大化爲工部右侍郎
陪大化者吳中偉也
三月
兵部主事陳祖苞南任

以崔呈秀叅之也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絞
時霍維華疏救之葢欲借爲自文地也
南京戶部侍郎等屋大倫魏說俱削奪
以何早叅之也
原任吏部尚書張問達着捐資十萬助餉
以牟志夔叅之也
禮部侍郎成基命閒住
基命與魏廣微不合故題纂修實錄因得閒住
翰林院姜逢元閒住
逢元修要典曾閣筆而歎也
魏良卿封肅寧伯
以緝獲奸細武長春功也給與莊田鐵券祿米一
千一百石
以潘汝禎爲浙江巡撫
陪汝禎者馮三元也六月汝禎疏請建逆祠于杭
州自此而各巡鎮皆有祠逆祠遍天下則汝禎風
之也

南兵科袁玉佩改北
以徐兆魁薦之也丙併薦閻鳴泰時徐揚先亦有
疏薦之
以劉廷元爲左副都御史
初推姚宗文張至發再推劉廷元李精白乃用廷
元
以王之臣爲經畧閻鳴泰爲薊遼總督
二人不由會推以題塘報用之
以郭增光爲僉都御史巡撫河南
亓詩教見怒于崔呈秀罷歸遂用增光
以倪思憲爲南戶部侍郎
以劉詔爲僉都御史巡撫順天
璫喜容至薊詔郊迎至祠行五拜三叩頭稱九千
歲時同詔呼者秦士文黃運泰也○遵化道耿如
杞見璫容不拜詔奏以事劾之逮問薛貞擬斬以
閣允之
以林宰爲南京戶部侍郎總督糧儲
四月

原任右僉都御史熊明遇鄧渼徐良彦逥政黄龍光
吏部郎中鄒維璉俱遣戍龍光僉妻着伍
御史劉大受王心一俱削奪
原任左都御史高攀龍自盡
緹騎未至攀龍拜表投池被難大臣以此爲得體
南光祿寺卿史䄠削奪
崔呈秀帶僉都御史銜
以田景新薦之也
五月

周順昌卒于獄繆昌期周宗建黄尊素皆相繼死先
左光斗諸臣之逮也尚有生出之望故獄訊卒不置
一辦順昌至知必死遂廷叱許顯純終死無屈詞繆
昌期拷掠加拶以楊漣二十四罪疏爲繆屬艸也
已故左都御史孫瑋追奪
以喬應甲叅之也
原任刑科給事中毛士龍遣戍僉妻着伍原任吏部
員外夏嘉遇充徒不准納贖原任尚寶寺卿姜志禮
削奪

以毛一鷺打問毛士龍抄由具奏得　旨
原任尚[illegible]少卿[illegible]恩在籍閒住
御史劉之鳳閒住
兵部尚書劉遵憲終養
逮治徽州吳養春等遣鎮撫司究問
此黄山一案乃吳孔嘉陷之也逆璫欲借此網以
殺三吳名士云
禮部尚書孟時芳回籍
太常寺卿陳宗契少卿[illegible]之[illegible]閒住

揚州府知府顏容暄削奪
太監劉燦奈之也
原任知府劉鐸提問
刑部尚書徐兆魁奏辨厰疏備陳李柱明李承恩
用賄求劉鐸方震孺居間懇御史温國奇求寬已
實不知而司官不爭致衙役璽埝承恩之家皆
率屬不嚴之過宜提問各役正罪奉　旨徐兆魁
縱容司官吏書受賄賣法全不知愧而強辭飾辨
温國奇執法臺臣反爲重犯求寬都着閒住劉鐸

犯罪得釋今又代人居間行賄明設騙局着提來
問罪方震孺追贓未完復增一案罪上加罪其受
賄司官侯鎮撫司問明具奏處分
以崔呈秀爲工部尚書
陪呈秀者薛鳳翔也
以施鳳來爲禮部左侍郎
陪鳳來者李康先也
六月
初一日御史黃尊素卒于獄
初二日御史李應昇繼卒
大學士馮銓閒任
以陳朝輔忝之也有旨逭本說輔臣事跡多端
着回籍以俟公論之自定
初銓父官萊蕪與亓詩教有舊故銓既相特起詩
教田間六年李魯生李蕃既棄魏廣微而歸其門
恩以元輔擁銓令趙胤昌論丁紹軾會忠賢杖殺
吳裕中事遂已銓素與呈秀等爲璫私撰內旨入
閣後大有權聲於是霍維華孫杰徐揚先等以呈
秀爲璫最寵思推轂枚卜因與盧承欽陳朝輔李
燦然王業浩劉徽龔萃肅等密謀令吳淳夫先糾
銓盧陳繼之銓去後恐王紹徽不登啟事于是劉
徽袁鯨糾紹徽而李蕃申內外兼用一疏以堅之
紹徽廉得其事于辨疏伐其謀衆懼璫心變事遂
寢自是而魯生與孫霍分途矣
又六月
以謝啟光爲南京兵部右侍郎
以郭允厚爲兵部左侍郎李春燁添註左侍郎袁可
立兵部右侍郎呂純如添註右侍郎
以朱一桂爲南京左都御史
以曹思誠爲刑部左侍郎
以陪吳中偉得之
以李精白爲僉都御史巡撫山東
以陪姚宗文得之
以馮三元爲左僉都御史
初推霍維華張至發再推馮三元丘兆麟乃用三
元

以閔夢得爲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偏沅

七月

原任御史方大任發配

翰林院庶吉士李建泰削籍

刑部司官崔師儀馮士槼李升俱削奪

以其不泼入劉鐸方震孺也

御史温國奇冠帶閒住

以其爲劉鐸求寛也

以周應秋爲吏部尚書

應秋每朝候崔呈秀極足恭之態而事忠賢尤卑諂一日忠賢與語曰尔江南人如何好粥應秋誤聽以爲竹也寄書其子將園竹盡砍以爲魏上公不欲江南人好竹耳及忠賢敗應秋捧其足而泣曰兒子如何過天下傳而笑之

先是逆瑺陷害正人率擬衆疏行之應秋爲冢宰善逢其意有不悦者皆以推陞議處于是衆正盡遺網羅葢又一變局也

以馮嘉會爲兵部尚書

陪嘉會者王在晉也嘉會爲忠賢腹親故得本兵

以薛貞爲刑部尚書

陪貞者靳于中也貞後以劉鐸事殺擬辟遷延一載不赴詔獄人無不切齒者

施鳳來李國楷張瑞圖俱入辦事

時枚卜者錢龍錫施鳳來李思誠張瑞圖駱從宇李孫宸鄭以偉李國楷王應熊王祚遠孟紹虞内用其三然錢與鄭係正人何以同與覆旣之選豈館中論資雖逆黨有不能盡廢者歟

野臣曰或謂逆瑺時拜相者皆魏家閣老其然豈其然乎然統計内閣稱頌共二十八本而票擬諛旨贊導過當者不可勝舉葢自魏廣微倡先附内倒授太阿而顧秉謙票擬厥臣與　皇上並稱黄立極來宗道等相率效尤則律以無將之誅此輩安所逃哉而施鳳來之撰詩文張瑞圖之書聯扁直以文隸畜之又不足道矣故士大夫不幸而爲　熹朝宰輔也然此時之宰

輔實誰爲之哉嗚呼謂之爲魏家閣老豈誣也
歟
八月
户部主事陸康稷張履端俱閑任
兵科給事中杜三策山西道御史侯恂禮部主事徐
應秋俱削奪
原任御史方震孺擬斬知府劉鐸擬斬決不待時
薛貞覆奏爲之也仍責鐸二十五板鐸素善魏良
卿得罪罪侯補良卿偶寄帖印鐸曰當日官旂之出

公實幾許鐸曰三千金耳良卿戒旂較還之遂爲
旂較所銜還其在獄居間一事厰怒疏叅復逮會
其妾以鐸醮謝神祇家人有怨鐸者以詛咒報王
體乾體乾欲借以結厰懽遂具疏以聞尚書薛貞
先爲工部侍郎以救火獻諛得擢因忠賢怒鐸等
遂駁司官之議擬震孺加絞罪一等斬鐸詛咒重
巨決不待時疏入允之鐸與曾雲龍彭文炳劉福
等即日斬首西市方景陽死仍戮屍司官高嘿陳
震泰徐日葵湯本沛俱以不避堂批狥情責法降

三級調外任
原任河南布政錢士晉遣戍
南工部侍郎盧大中致仕兵部侍郎武之望回籍
禮部侍郎錢龍錫巡撫福建朱欽相光祿寺卿徐如
珂通政倪思輝俱削奪
俱因推陞處之
廣東叅政曹學佺削奪
以劉廷元叅之也廷元有三朝要典一疏得　旨
皇考實錄已有旨改正宜即擇日開館舉行曹學

佺私撰野史搖惑人心本當拏問姑從輕削了籍
爲民其青板即行彼處撫按焚毁
行湖廣撫按提熊廷弼家屬變産追賍銀十七萬兩
以梁夢環叅之也
巡按廣東王政新閑任
以薦曹學佺也
周起元卒于獄
以魏應嘉爲兵左侍郎
應嘉曾攻熊廷弼後復悔之

以郭鞏為兵部右侍郎
鞏自給事中累升至侍郎曾未到任乃從來銓法所無者
刑科給事中蘇兆先薦李徽儀陳保泰報可
保泰按粵為民所歐赤身奔竄憲體掃地
以朱童蒙為延綏巡撫
賞其殺周起元周順昌之功也
以聶慎行為南京吏部司官
九月
吳淳夫加陞京堂
以郭興治薦之也
以靳于中為南京刑部尚書韓日纘為南京禮部侍郎
以呂圖南為通政使
以王家禎為戶部右侍郎
陪家禎者尹同皐也家禎後有頌璫疏
以林欲楫為南京吏部左侍郎
欲楫後有頌璫疏

以李待問為應天巡撫
待問狡猾璫敗猶耐彈去
以章光岳為南京太常寺少卿
時正升者蔡獻臣也
以謝啟光為南京兵部添註右侍郎毛一鷺為南京兵部侍郎
以李逢節為南京工部左侍郎
以曹思誠為吏部左侍郎
以趙敍為通政使楊紹震為通政使參議
十月
諭厰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體訪奸徒
諭內閣朕昔在青宮便聞　皇祖年間有逆犯皦生光者揑造妖書謀危宗社離間　皇祖誣害大臣朕深為痛恨切齒自朕沖齡踐祚之際值東林邪黨盈朝陷朕孝德不光或棄　祖宗封疆不顧幸荷上天默佑寶璽呈祥牖朕憬然羣奸敗露其元惡大憝雖伏芟除而協從宥壬不無漏網前已屢屢特諭開曉再三欲令易面革心咸與更始不

謂法紀凌替之後人心迷悶已深乃尚有等未盡
奸徒怙惡不悛密弄線索或巧布流言蜚語或捏
造匿名文書害正黨邪熒惑視聽卿等可傳示厥
衛都察院五城巡捕緝事衙門廣布軍番嚴加體
訪如有前項奸逆仍蹈前愆確有的據即先將正
身拏住具奏細細嚴審必要窮究到底根鞫造謀
主使之人明正典刑以息邪說昭朕一代平明之
治
時忠賢將以妖謗擬皇親張國紀及被斥諸臣而

孫杰邵輔忠密為具袖珍小摺開具應殺諸臣姓
名欲令忠賢乘此殺張國紀危中宮復因國紀與
大獄殺林下諸臣此諭出遠近不寒慄矣
禮部侍郎彭凌霄在籍調理
工部郎中潘遠削奪
謂其黨附熊廷弼也
原任兵部侍郎何士晉太常寺少卿程註俱撫按提
問照原叅數目追贓助工
吏科右給事中沈惟炳削奪進士程良籌除名

以梁夢環叅之也良籌註之子
陝西叅政沈應時叅議周汝弼削奪
俱因推薦處之
揚州知府石萬程削奪保定知府祝萬齡閒任
以李魯生叅之也
肅寧侯魏良卿封寧國公予世券誥命
以姚昌祚為吏部司官
與聶慎行皆以賄得也
以曹日績為吏部侍郎

以邵輔忠為兵部尚書管右侍郎事
陪輔忠者霍維華也
以潘汝禎為刑部左侍郎郭尚賓為刑部右侍郎
尚賓後廢王永光為冢宰復起用王洽力爭之不
能得
以張三杰為甘肅巡撫
陪三杰者朱國盛也
以朱一馮為福建巡撫
崔呈秀等以殿工告成加陞有差

郭興治陳王庭賈毓祥俱陞太僕寺少卿仍管科道

事

十一月

南京禮部郎中洪敷教閒任

工部主事王則古削奪

以其爲趙南星高攀龍死黨也

四川叅議張鵬雲削奪

監生王贊化送刑部治罪

以汪若極叅其作書譏刺魏忠賢也

主事韓于宣削奪

于宣爌之子也

禮部侍郎等官唐大章劉洪訓劉鍾英俱削奪

以袁可立爲南京戸部尚書

陪可立者林宰也可立交結忠賢禮甚厚

以劉廷元爲南京兵部尚書

陪廷元者黄運泰也廷元說逆璫曰金陵重地願

在收其人心璫喜用之而北都則崔呈秀爲本兵

天下兵馬大權兩人一手握定忠賢擁戴之勢成

矣

以閔洪學爲南京右都御史

陪洪學者商周祚也

以許其進爲山東吏部司官

其進以事復晉署刺曰新陞吏部司官仍管揚州

府推官事

以王應泰爲陜西吏部司官

應泰以陪推得之後爲河南主考出題獻媚且試

錄列璫銜人監西爲之

十二月

原任御史房可壯知府楊嘉祥俱撫按提問

雲南總督閔夢得貴州巡撫王瑊俱調別衙門用

以張汝懋叅之也

以李魯生叅之也

江西布政吳憲時削奪

因推巡撫處之

熊廷弼行撫按提家屬追贓百萬原任給事中毛士

龍法司提問劉弘化撫按提問房可壯巡鹽御史提

問樊尙燝削奪
以劉徽忝之也
原任侍郎王之寀提問孫愼行遣戍
武舉顧同寅孫文豸等俱着東廠究問
以門克新忝其作詩譏忠賢也
御史馬鳴世削奪劉其忠閒住
因題差處之
太僕寺少卿涂喬遷削奪
因推升處之
吏部主事徐天衢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工部郎中萬燝行撫按提家屬追贓
以逆黨追恨之也
以楊邦憲爲江西巡撫
正推眞憲時也憲時削奪故邦憲以陪得之江西
時有三羊之號邦憲爲羊頭
以張鶴鳴爲貴川總督
陪鶴鳴者朱燮元史永安李樓鳳傳宗龍也

以范濟世爲南京戶部尙書
陪濟世者張[redacted]也
以潘濬爲刑部左侍郎陳九疇爲右侍郎
以謝存仁爲雲南巡撫
黃運泰加戶部尙書照舊管事
運泰見忠賢屈膝扶起以老黃呼之其建逆祠也
率迎喜容于郊五拜三叩頭乘馬前導如巡撫劉
詔之儀至祠所安置瑨像訖運泰列班丹墀率文
武大吏五拜三叩頭已至像前萬福𠂤稱名某事
某事蒙九千歲扶植叩頭謝又某月某日蒙九千
歲升拔則又叩頭謝就班仍五拜三叩頭旁觀者
爲汗下浹踵運泰揚揚自得焉
以馮三元爲左副都御史
三元主邪盟而人無發之者
閻鳴泰加兵部尙書太子太保照舊管事
邵輔忠兵部尙書管左侍郎事郭鞏陞添註左侍郎
呂純如兵部右侍郎霍維華陞添註右侍郎
以許宗禮爲僉都御史

以吳淳夫爲戶部添註左侍郎

以吳應琦爲南京大理寺卿

應琦任[redacted]

以周師爲南京[redacted]部尙書

以許可徵爲兵科都給事中

啟禎兩朝剝復錄四卷

貴池吳應箕集

天啟七年丁卯

正月

禮部尙書汪輝詹事蕭命官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孫文豸顧同寅俱處决李道元等責一百棍遣戍仍

立枷

薛貞覆審也

大理寺少卿陳亂叢知府汪康謠削奪

俱因推陞處之

原任翰林院修撰文震孟除名永不敘用

先年刑部尙書王紀以劾客氏被放震孟疏救亦

遣斥至是逆璫復追憾之

原任巡撫甘肅李若星行本省撫按打一百棍遣戍

先是有傳若星將起義兵淸君側之惡者璫極切

齒故遺憾禍蓋欲斃之杖下也時撫臣爲郭尙賓

按臣爲鮑奇謨承望内　旨杖若星最爲楚毒

二月

原任知縣盧化鰲削奪擬徒永不叙用

以汪文言事株連之也

山西副使歷任江西叅政胡士容緹騎逮治

士容強項得罪內　旨以騷擾驛遞處之

陳以瑞削奪

逆祠成以瑞謁拜匍伏及入佛殿長揖而已忠賢

聞而怒曰我豈大于佛耶未幾削奪○時以附逆

被處者日亦不絕特書此以爲小人之戒云

御史吳甡周邦基謝其舉梁元柱吏部郎中張其實

俱削奪

俱因例轉處之

以倫肇修爲大理寺少卿

陪肇修者陳胤叢也

以李孫宸爲南京禮部右侍郎

以陪曾楚卿得之楚卿以張鶴門生被處

以王志道爲南京通政司叅議

以陪王伉得之

以曹爾禎爲戶部侍郎

陪爾禎者李若琏也

以趙欽爲兵部右侍郎

陪欽者詹爾達也欽送潞王之國一路奉璫旨爲

謹

以潘濬爲南京刑部尚書

以陪王之采得之

以張維樞爲南京刑部侍郎

原推胡東漸王瑊王點而維樞得之

以呂圖南爲通政使

以陪詹爾達得之

以胡廷晏爲陝西巡撫

廷晏庸耄卒貽秦中盜賊之禍延于天下而陪廷

晏者劉澤深也

以史永安爲三邊總督

陪永安者尹同皋也

以牟志夔爲山西巡撫

以陪詹爾達得之也志夔建祠稱頌于像前稱上

第4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28　版正內

公萬福行五拜三叩頭禮其媚內鎮臣備諸醜態
以劉志選爲南京操江巡撫
以陪王一中得之也志選爲逆璫效死力誣鍰
中宮大逆不道而爲操江時仗勢勒索古董玩好
尤貪橫無忌
以李若琏爲刑部左侍郎
以陪孫國禎得之也
以梁應澤爲鄖陽巡撫
陪應澤者俞誨也
三月
行人汪邦柱宋鳴梧閒任
俱因題差王考處之
吏部郎中蘇繼歐削奪
因推文選郎中處之初楊漣過中州時繼歐曾邀
飯後爲同邑孫織錦所恐嚇自縊死
原任吏部郎中徐楠削奪
因推陞處之
原任吏部郎中龔世法削奪
因推陞處之
大理寺彭鵾化削奪副使李官實仲戴胡敬辰降調
以李桂芳叅之也
以韓日纘爲南京禮部尚書
先推來宗道李康先楊景辰再推林欲楫韓日纘
而日纘得之
以潘汝禎爲南京兵部侍郎
以陪王點得之
以姚宗文爲湖廣巡撫
宗文素與熊廷弼有隙欲用以治其黨也
以焦馨爲寧夏巡撫
先推白儲詔張捷再推耿好仁而馨得之
四月
刑部員外晉承命降調
原任保定巡撫程正巳擬徒
山西撫按曹爾禎劉弘化問擬正巳徒配具奏奉
旨正巳依擬發配着親身擺站地方官不許徇情
滕朧代替

河南副使楊廷槐削奪
以李明道忝之也
編修姜曰廣簡討胡尚英削奪右中允林釬閒任
俱因推陞處之
以王之臣爲兵部尚書
陪之臣者邵輔忠也
野臣曰之臣兇邪異常爲璫腹心璫敗逆案閒
任人謂法不盡罪而王永光爲冢宰時尚登啟
事非

皇上聖明則逆案以次翻矣
以許宗禮爲左副都御史
陪宗禮者孫國禎也
以張樸爲南京戶部尚書
以陪倪斯蕙得之
五月
主事晏清削奪
因推升處之
南京通政吳崇禮致仕大理寺少卿倫肇修削奪
俱因會推處之
吏部主事沈景初削奪
因推升處之
原任御史王允成巡按題問
以李嵩爲南京戶部侍郎
以李夔龍爲左僉都御史
因陪推得之
以張延登爲浙江巡撫
先推郭興治潘士聞再推楊維新馮時行而延登

得之陪延登者錢策杜詩汪起鳳也
朱國盛加右副都御史
以漕運太監崔文昇薦之也
以田生芝爲南京通政
以陪曾陳易得之
以張曉爲宣大總督
先推張九德秦士文再推曉得之陪曉者王點也
以孫國禎爲登萊巡撫
陪國禎者崔爾進也

起曾汝楨爲戶部左侍郎張我續爲戶部右侍郎
我續爲川湖總督貪淫非人類一婢爲魏忠賢同
姓因加于嫡妻之上進京八撞稱魏太乜而瑫呼
我續爲張姑爺云
以魏撫民爲尚寶卿
撫民逆孽也素爲巧手以忠賢靡侍聖卿然則冢
臣周應秋之罪不容誅矣○瑫謀害三吳諸君子
欲用撫民爲應天巡撫一日傳問尚寶卿可推開
府否應秋唯乜未幾瑫敗不果用後下獄向各監
翻筋斗乞錢人指之曰此魏尚寶也可發一笑
以張翼明爲大同巡撫
六月
以陳具慶張士範爲應天主考
七月
崔呈秀奪情視事呈秀陞兵部尚書仍兼左副都御
史吉服到任
以王之臣爲寧遠督師賜尚方劍
原推劉詔王應豸畢自嚴內旨用之臣

以溫體仁爲吏部侍郎
野臣曰體仁與王永光始終護局永光爲冢宰
四年欲翻逆案者屢矣後以事敗體仁以戊寅去
枚卜不與乜周延儒發錢謙益科場事得入閣
爲首輔數年盡與正人爲仇天下恨之
八月
郭士望自請起用
有　旨士望爲東林陷害公論既明卽與起用
敘捷功三殿告成功有差
東夷圍錦州踰月圍解邊臣閹臣報捷歸功忠賢
于是吏部尚書周應秋等翰林院楊景辰等太常
卿林宗載給事中吳弘業等御史安伸等南冢宰
王在晉等俱頌厰臣功德或合詞或專奏揄揚鋪
張懽呼舞蹈于是封王並封兩公之議與魏鵬翼
以四歲封安平伯朝臣普加賞賚宮保斗量尚書
都憲常侯車載而錦衣無坐處矣袁崇煥以賞薄
請告允之○蒔霍維華以已應讓崇煥有　旨切
責維華仍發崇煥談款之誤蓋款實忠賢意使謝

過崇煥耳
殿工敘功廠臣子弟一人封東安侯朝臣增級賜
金益濫于提功蓋二功謝恩之日卽鼎湖扳髯之
日也且　熹宗彌留者踰半月矣不知此時之
旨出于何人稱哉一時充庭之人矣
野臣曰予觀天啓丁卯八月間事豈非天哉豈
非天哉時逆璫據騎虎之勢而諸臣懷左袒之
心設不幸如趙高之引璽登殿卽成敗不可知
而天下益多事矣乃眞人不必有代來之迎而
太尉亦無入軍之擾聲色不動去奸若脫此固
極則必反要亦非人力所私與者矣獨怪附逆
諸臣方蒙面而爲逆官旋比肩以事
聖主覩已至矣消禍猶不懼于是不惟慶幸繫之而
亦感慨及之矣記是時曾爲一詩云滿地冠裳
共祝年嵩呼猶幸未盈千時稱九千歲若盈則萬矣那知殿
角曾三震遂有龍飛自九潛錫土羣兒徒自貴
敝衣乞賜可能穿劉瑾既禽求敝衣遮體上賜衣百件時與事變
眼前反覆誰先識轂有朱丹亦可憐

[stamp]

啓禎兩朝剝復錄五卷
貴池吳應箕集
長樂鄭振鐸西諦藏書
崇禎九月
野臣曰書九月慶之也蓋是時
熹宗方晏駕今
上已登極矣諸奸以次削除而前之蒙難死者以次
昭雪被廢幸存者亦以次登用矣削除則書之
其昭雪登用不書者以是時逆案未定薦舉多
雜前之附逆者多登啓事權後之混其實也故
斷之己巳以後則逆案定矣不書者不敢書也
太僕寺卿陳殷准回籍守制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儲寓奇嚴行提究追贓正罪
司業朱之俊參之也○之俊以忠賢功不在孟子
下曾榜示通衢先是陸萬齡等以逆璫比孔孟請
建祠于國學之西眞萬世之罪人也至是司業以
其借　旨射利糾之而尚未敢顯言其建祠之謬
者
十月

延綏巡撫朱童蒙准回籍守制
工部尚書李養德准回籍守制
觀此則從前皆奪情世界矣悲夫
兵部尚書崔呈秀准回籍守制
璫事將敗御史楊維垣卽首劾呈秀以護局然疏
中猶稱厰臣公厰臣不愛錢厰臣爲國爲民等語
聘買樂春爲南學臣劾呈秀之疏亦至
工部尚書吳淳夫准歸養
太監魏忠賢准回私宅調理

國公魏良卿改錦衣衛指揮使侯魏良棟改指揮同
知伯魏鵬翼改指揮僉事
御史倪文煥准回籍侍養
監生陸萬齡曹代何法司究問李映日革去衣巾
通政呂圖南疏也圖南爲錢嘉徵所糾然後及此
魏忠賢生祠畫行拆毀變價
經歷孫如洌送刑部擬罪
兵部尚書崔呈秀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其子舉人
崔鐸覆試定奪

以禮科吳弘業叅之也弘業亦不叅不得矣
原任浙江巡撫潘汝禎着行削籍追奪誥命
奉　旨以首建生祠爲患失鄙夫
十一月
兵部尚書田吉准回籍
太監魏忠賢着降小火者發鳳陽司香
奉　聖諭也
火者魏忠賢着錦衣衛差的當官旂扭解押赴彼處
交割

兵部接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有逆惡
魏忠賢擅竊國柄蠹盜內帑誣害忠良艸菅多命
狠如狼虎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降鳳陽剏
巨惡不思自改輒敢將素蓄亾命之徒身帶凶器
不勝其數環擁隨護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衣
衛卽差的當官旂前去扭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
其經過地方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送
所有跟隨羣奸卽便擒拿具奏毋得縱容遺患若
有疎虞責有所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速傳示各

該衙門特　諭
時忠賢聞報即夜縊于阜城店中
操江劉志選削籍為民
以張文熙彔其離間母后也
都司蕭惟中拏問正罪
惟中為呈秀之妓兄也以樂户為都司到任曾為
諸生所毆罵者
吏部尚書周應秋准回籍調理
府尹李春茂着冠帶閒任

王事劉夢潮彔之也
兵部尚書崔呈秀先行削了籍為民追奪誥命餘俟
會勘定奪
呈秀聞忠賢死即自經于家
吏科陳爾翼着冠帶閒任
刑部侍郎陳九疇准回籍
戶部尚書張我續准回籍
魏忠賢客氏籍沒
刑部尚書薛貞總督劉詔准回籍

副都李夔龍准回籍
工部尚書孫杰着回籍
魏良卿收捕遣戍
崔呈秀籍沒着法司按律擬罪
光祿寺卿魏持衡准回籍
十二月
大學士黃立極馳驛歸里
寺丞許志吉撤回該部議處
黃山一案吳養春等將里不遺餘力至是新安之
民如釋湯火
巡撫李精白終養
魏良卿籍沒
刑部侍郎李若珪回籍
舉人崔鐸着褫革送法司究擬
監生陸萬齡等監候處決
王事門洞開削籍為民
魏良卿克光先等會官處決
五虎李夔龍等五彪田爾耕等照各官削沒法司依

律擬罪

刑部會議疏也五虎爲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梁夢環田吉五彪爲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然五虎所指實未確以罪浮于此者寔有人也

太僕寺卿梁夢環着冠帶閑住

副都喬應甲再加勘處

監生樊元修着南京法司提問正罪

祭酒羅喻義參其媚璫建祠也

啟禎兩朝剥復錄六卷

貴池吳應箕纂

崇禎元年戊辰

正月

驗封司郎中周良材僕卿徐四岳着該部分別來說

皆降級調外

工部尚書薛鳳翔准回籍

以下㳙人者多附逆諸臣借人自文也故不書

許志吉着撫按提問正罪

工部侍郎朱國盛准回籍調理

魏忠賢行原籍撫按于河間戮屍凌遲崔呈秀行薊州斬首客氏查屍斬首魏志德等發烟瘴永遠充軍

以刑部等衙門招成具奏也

李夔龍等行原籍照數追贓完日充軍田爾耕等監候處決

刑部招也

工部侍郎何宗聖准回籍

御史楊維垣編修倪元璐辨訐

野臣曰維垣始終護璫疏中以徐大化王養浩姚應嘉爲正人而甚詆鄒黨趙黨熊黨蓋猶堅持三案而爲崔魏收殘局也元璐再疏與辨詞嚴義正論者以爲邪正之分得此而定蓋龍飛之第一疏云是時助維垣而駁元璐者安伸宋景雲也

二月

巡撫朱一馮洪瞻祖牟志夔學愈廣大復着看議來說

刑部尚書蘇茂相回籍

戶部尚書郭允厚回籍

兵部尚書秦士文回籍

李養德楊夢袞削職聽勘劉志選梁夢環劉詔俱撫按提解來京究問

崔呈秀斬首示衆

焦馨張九德周維京回籍

簡討李若琳回籍

三月

單明詡何宗聖都着削籍爲民

吏部尚書周應秋工部侍郎張文郁回籍

魏瑜乘黍疏中有田吉劉詔單明詡等以一二年知縣而躐至尚書李養德何宗聖張文郁以一二年部郎而躐宮保卿貳又云至將魏忠賢金杯中姓名逐一察究

督師王之臣回籍

以刑科薛國觀參之也○國觀薛貞之侄也貞殺人娼人而國觀不爲救正且多爲逆璫驅除爲公論不與已已京察得免時有語云沈惟炳主察漏薛錢謙益枚卜遭溫益是年溫體仁以科場事訐謙益故也溫曾爲魏璫作詩及爲相數年章滿公車後薛亦游至首輔以受賄削籍被逮爲三百年閣臣之辱

黃運泰董茂中都着該部看議運泰回籍

兵部侍郎趙紘回籍

秦士文張訥智鋌部院議處

巡撫李精白回籍

戸部侍郎王瑕着吏部即看議具奏
李魯生李蕃詳覈議處來說隨俱回籍閒住
以給事汪始亨顏繼祖御史張三謨等叅之也
戸部侍郎李嵩回籍張三傑馮時行都看議來說時
行致仕三傑閒住
聶慎行着部院看議
總督張鳳翼回籍王繼曾楊景明分別議處
大學士施鳳來張瑞圖馳驛歸里
兵部尚書閻鳴泰回籍
楊惟和袁鑌史永安王之采吳孔嘉都看議來說
俟卿郭興治少卿王繼曾俱回籍
吏部左侍郎許宗禮御史卓邁回籍
光少卿曹履吉着吏部酌議王事季寓庸們籍着撫
按勘明具奏
南道張善政叅之也
石三畏曹欽程[illegible]貪議處
陳九疇等着分別確議
御史梁炳日講吳孔嘉回籍

四月
選郎張權芳該部看議來說
兵部郎中王登三回籍
御史鮑奇謨張養素議處劉徵莊謙回籍
張朴袁鼎分別議處孫杰事情并恩蔭着勘明具覆
巡撫郭增光回籍
吏部尚書房壯麗回籍
左都曹思誠回籍
兵科彭汝楠叅其錦屏頌德金杯鐫名且與魏良
卿締結婚姻希圖固結
巡撫楊邦憲辛日齊分別議處
李應選議處張樞張機行巡按提解來京究問
五月
副都楊所修回籍
御史温皐謨回籍
御史楊維垣着革職爲民
以御史任贊化鄒毓祚等叅之也
大學士李國𣚴馳驛歸里

先御史羅元賓糾其曲庇張體乾田爾耕許顯純
又糾其通內佐逆營私賣國云云
戎政尚書霍維華閒住
原任祭酒湯賓尹不必議用
逆璫將以邊疆起賓尹賓尹若得志正人無噍類
矣賓尹聞忠賢死即狂悖失志狼狽而死死後爲
被害者破其塚
延撫朱童蒙閒任張訥部院勘議李應薦回籍胡克
開勘議處分

徐紹吉謝啓光聽自引退紹吉着冠帶閒住
阮大鋮閒住
御史毛羽健參之也
楊所修閒任田景新革職爲民
劉弘化回籍
日講孫之獬回籍
之獬爲崔鐸座師又發三朝要典
張訥革職爲民朱國盛閒任虞德隆着致仕
孫肇興喬淳着彼處撫按勘實具奏

戶部尚書張樸回籍
白太始革職爲民
太始爲十孩兒之一
薛貞革職爲民
工部尚書劉廷元回籍
袁弘勛着革職爲民
以給事鄧英參之也弘勛疏極詆孫愼行王之寀
得罪宗廟左光斗周朝瑞等孽自己作慝世揚毛
士龍斷不可使有死灰復燃之望

許志吉呂下問俱革職爲民該撫按速追贓助餉
大學士顧秉謙都着削去兩次恩廕
六月
太僕寺正卿高弘圖回籍
禮部尚書孟紹虞回籍
郭鞏閒任楊惟和霍秋着即與削去
延撫陸文獻李燦然俱回籍
副都張素養回籍
御史史𦳝回籍

莖得濔網復用巡鹽貪忝劇爲奸人之雄至十三
年而後敗
宋伸着看議來說
黃運泰周應秋閻鳴泰俱革職爲民
巡撫郭尙友回籍
孫杰削籍爲民
尹同臯看議具奏
張春該撫按提勘
提學周昌晉回籍
昌晉于諸賢既䘏之後猶痛加詆斥
大學士馮銓着削了恩䕃
與顧秉謙皆御史張茂梧參之也
曹欽程着法司依律擬罪
徐大化着原籍去楊維垣不許潛任京師
員外李桂芳着削了籍提來問罪俞咨臯速提正法
郭興治着削籍爲民
辛思齊削職范濟世閒任卓邁革職爲民
大學士楊景辰馳驛歸里

大學士來宗道馳驛歸里
曾以晉削籍爲民
大學士魏廣微招先朝處分焦芳例除名爲民誥命
恩䕃一并追奪
御史陳保泰回籍
秦士文智鋋閒任王珹着作速回奏
七月
石三畏削職爲民
巡撫宋漢禎回籍
總督李從心回籍
御史劉渼回籍
陳九疇閒任
顧秉謙盡削太恩䕃李魯生革職爲民
李逢節回籍
張我續着革了職岳駿聲潘士聞呂圖南王珙（拱）看議
具覆
趙鳴陽該撫按解京究問
以其爲忠賢主草之人也

張士範張星下法司擬罪
陳保泰閒任王汝覵革職爲民
飽奇謨閒任張養素削職爲民
總督張曉回籍
太常卿蔣一驄回籍
八月
周家椿王應泰該部從公覆奏褚泰初撫按劾奏渠家禎張翼明依律重處
刑部尚書潘濬回籍

叅政郭士望降四級
御史陳以瑞該部看議具奏
試官孫之獬徐時泰陳具慶俱削職爲民林萃芳岑之豹周昌晉降三級曹谷陳保泰勘議具奏
助教施元徵叅之也先是北場以私中崔鐸南場中周錄七周應秋子也主北試者徐時泰孫之獬主南試者陳具慶張士範士範先已論削矣林萃芳岑之豹其房考也周昌晉陳保泰曹谷則南北督學也○時設爲崔鐸周錄相對答之詞錄曰汝座師爲孫之獬匕是畜生鐸曰汝房考爲岑之豹豹非人類錄又曰汝父秀才魏作頭今是砍頭本兵鐸曰汝父秋倚魏爲身今是分屍太宰可發一笑
行人司韓敬閒任
邵輔忠閒任黃憲卿革職爲民
張鶴鳴回籍
郭尚友郭允厚牟志夔看議來說游鳳翔陳殷周維持閒任

薛鳳翔張化愚着革職爲民
吳孔嘉削職爲民張汝懋劉徽閒任
楊邦憲革職爲民
張惟一陳朝輔閒任惟一逐款覈勘具奏
九月
呂純如回籍呂圖南削籍爲民
許其孝李應薦閒任孫國禎看議來說
許宗禮閒任許可徵削職爲民
張士範會審具奏

田吉等監候
楊惟相革職蔡奕琛看議來說
胡芳桂削籍
晏春鳴回籍
工部尚書劉廷元看議來說巡撫張翌明提解來京
究問
陳其柱回籍潘雲翼魏應嘉閒住
十月
潘應甲生前官揩盡行追削原贓追解

張曉速提解來京問擬陳以瑞削籍爲民
王紹徽着削生前官揩并追停贈卹
郭如闇回籍
倪文煥劉志選梁夢環曹欽程該部即具奏提到幾
人該撫按何日奉旨何日起解匕役何名逗留何故
着自行回話
京察前已經處分各官○俱係逆黨并附逆者
削奪
潘汝禎

提問
許志吉　張翌明　田吉　曹欽程　袁弘勳
削籍爲民
呂圖南　潘以晋　張文郁　單明詡　何宗聖
徐時泰　孫之獬　陳具慶　吳孔嘉　李春茂
許可徵　陳以瑞　郭興治　李蕃　卓邁
李魯生　楊維垣　薛貞　黃運泰　周應秋
閻鳴泰　王家禎　薛鳳翔　李精白　黃憲卿
王甲俊　張化愚　劉述祖　楊邦憲　楊惟相

王新民　田弘慈　張訥　田景新　朱一馮
賈繼春　阮大鋮　傅櫆　孫織錦　劉志選
季寓庸　孫杰　季桂芳　辛思齊　石三畏
張養素　楊夢衮　李養德　張惟一　張我續
革職聽勘
馬任遠
閒住
李恒茂　范濟世　李蕃　陳尔翼　許其進
劉詡祖　董懋忠　王繼曾　張三傑　霍維華

朱童蒙　楊所修　徐紹吉　朱國盛　周[illegible]
汪洛　郭鞏　智鋌　張樸　袁[illegible]
張友程　鮑奇謨　韓敬　岳駿聲　郤輔忠
牟志夔　游龍翔　陳殷　周維持　張汝懋
劉徽　陳朝輔　許其孝　李應薦　許宗禮
張文熙　李士昌　王應泰　潘雲翼　魏應嘉
李思誠　楊惟和　袁燁　何早　周昌晋
孫國禎　王登三　張惟樞

致仕

曹谷　洪瞻祖　王臧

回籍

楊邦憲　姚宗文　胡廷晏　李應公　李逢節

降級

周艮材　徐四岳　司廼彊　王珙　汪若極
聶慎行　于元燁

調外

潘士聞

看試

張樫芳　趙胤昌　尹同皋　郭尙友　郭允厚
蔡奕琛　鍾廷元　馮時行

酌議

曹履吉　彭參

免議

莊起元　陳維新　劉渼

啟禎兩朝剝復録七卷

目録

熹朝忠節死臣傳

吏部尚書趙公南星

兵部尚書高公攀龍

兵部尚書楊公漣

都御史左公光斗　二傳已刻入前集

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昌期

太僕寺卿顧公大章

河南道御史袁公化中

太僕寺卿周公朝瑞

福建道御史周公宗建

兵部左侍郎周公起元

吏部都給事魏公大中傳　逸

刑部侍郎王公之寀傳　逸

吏部員外周公順昌傳　逸

山東道御史黃公尊素傳　逸

福建道御史李公應昇傳　逸

御史萬公燝傳　逸

嗚呼忠節傳存十傳罹兵燹逸六傳倘文章有靈六傳之遺稿復見于世則幸矣後之讀者知東林諸公忠烈之慘併淡憾小人之害人家國以致明季之所以敗也又不勝感慨繫之矣

孤孟堅識

啟禎兩朝剝復錄七卷

秋浦吳應箕纂

熹朝忠節死臣列傳

野臣曰初魏忠賢亂政首擬禍杖死者萬熺也後因汪文言獄逮死者六人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顧大章後又因李實誣奏逮死者七人則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李應昇黃尊素并先逮周宗建繆昌期也以吏部尚書遣戍遇赦爲逆黨所抑卒死于戍所者趙南星以爭挺擊首功爲

逆黨論劾逮死獄中者王之寀各有傳共十六人他如劉鐸之以詩語譏訕棄市夏之令以阻撓毛帥逮死蘇繼歐丁乾學吳裕中張汶吳懷賢或縊死怖死仰藥死杖死皆以逆瑞死者也因附名以見

嗚呼自古閹宦之禍烈矣未有如忠賢之甚者也夫內廷與閹宦殉卒不勝故卒死如振如瑾其禍而死者何累累也外廷與閹宦角恐不勝而借手于閹則自古至今于忠賢時爲僅見耳嗚呼不有死者其時可忍言哉諸臣死十有餘年矣余恐後此聽聞之言或失其實則死者有知謂當世何于是各條次其本末而爲之傳要之所爲　熹朝者可考而知也即以使未死者皆有所感而已崇禎庚辰春王　月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忠毅趙公傳

南星字夢白號儕鶴北直高邑人萬曆甲戌年進士其所爲舉子業最有聲爲吏部再廢再起考功郎綰察剛介爲近代第一以忤執政罷巳三十年年七十

餘矣　光宗登極即家起工部侍郎天啟初總憲爲冢宰以廷推事忤內罷歸爲逆黨論劾謫戍代州卒死戍所其子婿皆遣戍崇禎初復官廕賜謚予祭葬如例初南星爲選司也疏陳剖露良心極直切所抨擊皆快人心有一給事與左郎引疾歸平湖陸光祖太宰將太國特起之田間因覆疏又與新建張相左時冢宰爲餘姚孫鑨有執持所罷司官極一時之選南星爲考功主計一切權勢無所關其說而臺省長預計事者不使知內閣太倉相王蘭溪相趙及新建

張相盡喪私人其所斥吏主事郎家卿勞一給事郎
南星姻家也論者謂國朝二百餘年此考功爲僅見
然閣肯之湲而臺省恥不與聞也于是因言者奪家
卿俸外謫南星又以總憲李世達論救加削籍當是
時朝士無不憤惋而魏允貞顧憲成等數十人共疏
爭咸遭放逐後遂有黨人之禍終逆黨時以門戶處
者皆由此也天啟癸亥南星總西臺押主京察叅前
考功時已五閱察矣時亓趙亂政作叅四凶議以堅
太宰意所勧斥畧與癸丑等已爲尚書吏部益振勵

以澄清爲已任疏再剖良心盡與三十年疏相偶答
也調鄒維璉考功用魏大中首揖胃嫌以高攀龍爲
總憲皆犯時忌語在諸臣傳中會與南樂相魏廣微
失廣微即允貞子也南星素子畜之後以媚忠賢故
益示峻一日廣微于廣坐詆李三才南星正色曰李
公尊公執友也少年何得輕議前輩初允貞被斥削
三才爲南戶郎獨抗疏救而相以附時局詆李故南
星云然又一日廣微踵門見閽者以脫幘拒相發怒
曰塵我耶然吾官尊未可麾也恨入骨于是與忠賢

謀而嚙之曰不首公南星吾兩人未知死所南星去
餘振落耳未幾以會推晉撫切責黨比罷南星歸滿
州相韓以疏救亦罷踰年凡爲南星用者盡斥國送
客逆黨張訥石三畏等先後詆劾南星起大獄行撫
按鞫訊承望風旨者辱南星訟庭子清衡甥王鍾龐
遭拷楚桁楊于市觀者皆爲泣坐贓一萬五千兩磬
產不完十之一也微義助清衡死救朴亡獻上南星
以耄得贖中旨不許戍代州清衡莊浪鍾龐永昌景
衆並發坐短轅攜書一簏自隨南星執甥手仰天祝

曰兩人往戍所安閑門讀書彼昔不終憤憤也至代
州僦小樓居顏曰吉祥掃土室題味蘖齋日夕開卷
自娛崇禎初肆赦撫臣牟志夔故留滯不予歸卒死
戍所臨死曰吾可下見楊左諸公矣南星以學業著
名亦十餘年學士誦法不衰皆稱之曰儕鶴先生後
十年而全集始出其古文原本史記條有歐蘇風詩
于杜工部殆欲近之自萬厯以來凡以氣節文章著
者惟南星稱全云

嗚呼朋黨之說歐陽子比之作偏予觀天啟甲子

第438冊 續修四庫全書 第30版反內

以後事而信其言之痛切也初高邑爲考功鋼也以黨爲太宰罷也以黨卒以党死成党人豈眞負國家哉而鋼之罷之死之者何忍奉一刑條以自殄瘁其國也故爲朋党之說而有後者聖人之言共不驗歟諸死者皆以党累趙太宰實始終之故大臣而受禍烈未有如太宰者也雖然党禍無不烈者不烈亦烏在其爲太宰也

贈太子少保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忠憲

高公傳

攀龍字存之別號景逸南直無錫人少從同邑顧憲成講學知入道之要中萬曆己丑進士出高邑趙南星門選行人適僉事張世則疏詆朱程請改傳註攀龍奮然爭癸巳太倉相當國趙南星爲考功與牴牾有附閣攻部者詆南星時攀龍奉使還即上疏爭語侵閣降典史揭陽歸益勵志于學與顧憲成溯東林書院聚諸同志相切劘後邪党以門戶攻東林者即此也家居三十載天啓元年起爲光祿丞晉少卿尋轉僕卿時鄒元標馮從吾以總憲講學數邪臣朱童蒙郭允厚詆之攀龍上疏辯又禮尚書孫愼行以紅丸事攻方相從哲并會議三案攀龍力持正論因辨揭大要謂調停隱忍是君父身上事執大義守法紀君仇必報君賊必討是臣子身上事時以爲要典三案非斯言不能折君無何起少司寇甲子入都則楊漣罪璫疏上中及枚卜事蓋指南樂魏相也魏志欲與璫合而外廷復以事權相齮機漸惡攀龍備極維挽得未即裂會總憲缺廷推攀龍時南星爲太宰攀龍以門牆嫌力辭不允甫入臺激揚風采即發淮揚

按臣崔呈秀贓巨萬疏職遣戍天下快之呈秀逅則伏輦殺歸命忠賢圖報復而魏相復與合于是借會推事并逐銓省諸臣語在大中及啓泰傳中乙丑詔獄起連及攀龍會鄒衣有力持者得免已因游鳳翔疏削奪已又詔毀東林書院攀龍杜門不通賓客丙寅聞先逮繆昌期周宗建攀龍知不免一日閱官旅信笑曰果然矣及晚與家人聚酌如常將緹信急于是整衣起從容入書齋謂諸子曰吾稍料理就道計無恐怖家人也作字二紙緘篋中復入內與夫人語

半晌出取所封紙置几上指示兩孫明日以此付官旂勿先發因扃戶移時聲息寂然諸子推戶入見燈火熒熒杳無踪跡發所封乃遺表也云臣雖削奪舊緊大臣大臣受辱則辱國故北向叩頭從屈平之遺肰　國恩未報願結來生臣攀龍垂絕書乞使者執此報　皇上復有別友人書云僕得從李元禮范孟博遊矣一生學問至此亦得少力心如太虛本無生死何幻質之足戀乎諸子惶駭從旁屏奔池畔則已赴水死時先後就逮諸臣皆拷死詔獄所不辱者惟

攀龍一人而已　今上下詔褒卹贈官予廕賜祭葬諡曰忠憲

贈詹事府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繆公　傳

昌期字當時號西溪南直江陰人自諸生至鄉舉皆困場屋其文名籍甚至萬曆癸丑年踰五十矣始登第時福唐相葉主試以宿士選入翰林是時常熟令楊漣方以考選候補與往來密稱石交乙卯五月挺擊事起巡城御史劉廷元阿後宮主風癲而御史劉光復亦有言官無居首功無視爲奇貨等語昌期憤甚毎語人曰其以風癲二字出脫亂臣賊子其以奇貨首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而倡風癲者切齒因嗾給事劉文炳論劾昌期拂衣歸庚申　光宗御極一時正人竊用南昌相劉趣入補職尋主試湖廣號得士程論引趙高仇士良語犯時忌甲子逆璫忠賢勢積甚時楊漣爲都御史左光斗僉院三人嘗私相痛憤漣推案起曰不誅此奴何以報國因商具疏論劾昌期恃福唐相爲助庶幾事濟于是漣決意上疏疏上昌期以大義動相葉語過戇失相意相亦上密揭

不行遂引歸葉歸蒲州相韓亦雅意嚮之昌期猶冀挽萬一肰璫啣之切無何事機變而韓亦去國矣于是正人次第削及楊左出都門昌期持具送會推掌南翰林院忠賢遣小璫到閣厲聲曰繆昌期還留他送客于是請告歸璫矯旨閒住已削籍旋逮問方被逮時先三日聞昌期曰早知此矣與應山同事應與應山同禍應山謂楊漣也逮至下鎮撫獄捏贓三千受全刑內傳于昌期手上另加一扭而媚璫者謂楊漣疏二十四大罪爲昌期代艸故忠賢恨入骨然實

非出昌期手也昌期卒拷死　今上初受即膺同諸臣方昌期就檻車猶自疏年譜內言所以與葉相失者甚詳有就逮諸詩天下讀而悲之

余讀太史檻車中所自譜者以爲其死也由與福清相之微嫌斯言過矣夫福清負其權智謂不得已而如長沙之于瑾或可救敗而殺禍事勢中變即福清如之何哉且夫李夢陽不以韓文死而太史以梁谿死死機决發即福清蒲州新建三君子之免者幸耳太史其何憾也或謂太史犯國武子之戒實有死道嗚呼于斯時爲斯言者必亂賊也假時無太史諸人之犯死道三綱絕五倫斁矣無道嘿容聖人之言豈謂是歟新安黃尚寶爲予言當廣寧陷沒太史欲有所爭于福清先過尚寶曰余言頗恐觸忌公幸與俱語間當爲劑之及過福清論置將語未合太史勃然曰老師果爾非削國之相即亡國之相矣福清一時語塞然氣急幾暈絕夫福清名寬大而至不能受太史之好盡可知由此觀之則太史之不能無望于福清也葢有以夫

贈太僕寺卿禮部郎中顧公傳

大章字伯欽別號塵客南直常熟人萬曆丁未進士先爲李官福建改教常州時中朝方爭門戶而正人日就摧折慨然曰昔賈彪不入顧廚之目卒西行以解其難余向與東林疎此正可以彪自況也補國子博士頗有所效力于是已犯時忌矣辛酉主廣西試號得士還朝則福清相葉與南昌劉相有微嫌兩相皆賢者而間于羣小于是大章及繆翰林昌期卒善解之未幾廣寧陷沒時經畧熊廷弼巡撫王化貞以議戰守不協卒僨事兩臣俱就逮而王紀方爲大司寇材大章以大獄屬之獄詞出傳誦天下當是時經罪徵薄于撫故獄詞有微旨乃兆禍卒以此保姆客氏與忠賢比而亂政雖昔之趙嬈王聖不能過也司寇紀首攻之附逆者以疏出大章手故內啣之思甘心焉邪臣楊維垣遂劾大章鬻前獄受賂多大章反覆辯旋引疾歸歸二年起武庫郎調主客時璫禍大作諸奸合謀以汪文言獄逮大章下鎮撫司坐贓四

萬兩受五毒贓完移法司定罪復下鎮撫大章歎曰士不再辱遂投繯而卒今　上初受贈卹如六臣初大章下詔獄獄中樹生黃芝六辦獄卒以賀大章曰芝瑞物也而困于獄吾六人其以此終乎下刑部時庶幾有更生之望乃猶加罟定罪時合議者逆党爲多也附獄詞于後

贈大僕寺卿河南道御史袁公傳

化中號熙宇山東武定州人萬曆丁未進士令內黃有聲調繁遷縣治最拜御史　熹宗初年化中覩時事不平屢疏斥逆璫忠賢疏當之會掌河南道時崔呈秀巡視淮揚薦牘覩賄高下又多受金縱盜贓私狼籍及同道考察化中論劾之總院者高攀龍亦具呈直糾呈秀考功郎維璉部覆提問追贓擬遣戍于是呈秀投身忠賢圖報復甲子傳概論汪文言及魏大中左光斗化中疏辯以吏部會推事逐趙南星等已又因隙于廷會推謂化中扶同削籍後逆党誣劾楊左并逮化中羅織移宮封疆兩案坐贓六千兩許顯純高坐叱咤加全刑贓完當發刑部繫頭顏紫手斃之今　上優䘏完臣特贈官廕一子

贈大僕寺卿禮科周公傳

朝瑞字思永號衡臺山東臨清人中萬曆丁未進士任中書舍人選爲給事與同官楊漣最善　光朝時朝瑞請錫免金花銀件　旨謫外天啟初名還原官時移宮事起與給事惠世揚左右楊漣爭甚力御史賈繼春有安選侍之議朝瑞于是三揭難辨犯時忌會東南交變暫停經筵疏請及時講學侵近侍有借叢指鹿等語魏客俱恨之乙丑汪文言獄起奸党用前忌誣奏逮下鎮撫司拷掠坐贓一萬朝瑞家故不貧不兩月贓完時楊左袁魏已死矣朝瑞以贓完庶幾出獄忽一日與顧大章及孟弁共飯獄卒急呼出頃之畢命今　上御極贈廕如逮死五人世揚亦下獄拷掠以　熹宗崩遇赦得不死初朝臣王紹徽擬東林點將錄逆党有指示忠賢者曰此一百八人皆欲殺祖爺者也忠賢入其說于是擇渠魁十人逮之名已定諸奸復推敲數日夜故先逮六人六人者皆有傳其誣坐朝瑞事具大章傳刑部獄詞中

贈太僕卿福建道御史周公　傳

宗建字季侯南直吳江人萬曆癸丑進士有文名令武康調仁和以治最拜御史遇事敢言疏凡數十上天下稱之天啓初逆璫忠賢初名進安與客氏交通肆虐宗建首發其奸癸亥疏劾奸臣郭鞏附閹撓治語侵忠賢有目不識丁之語忠賢恚甚擬廷杖論死以福清蒲州二相力救得解又大璫劉朝者有典兵行邊之舉宗建陳十害引王振劉瑾爲戒事得已肰內衙之淚未幾奉差歸丁艱逾年而璫禍作乙丑工

部主事曹欽程論劾宗建削籍聽勘欽程者最貪邪無行爲吳江令士類共棄之于是首應忠賢募論劾宗建及吳煥張愼言李應昇黃尊素五御史後逮死者三人蓋逆璫時縉紳之禍始于傳檄而在東南者則由欽程也宗建聽勘巡撫毛一鷺承　旨坐贓未幾以李實奏逮下鎭撫拷贓一萬三千餘兩宗建至獄獄卒許顯純崔應元等曰汝是首發禍種久擬極刑待汝遂受五毒以死至今　上鐲贓予贈䘏

余觀丙寅年就逮七人天下悲之無間言獨于吳江有微憾謂其先所薦劾者多未覈以是疑其所禰夫甲子六月以前閹惡未章也而首發大奸者誰乎至今讀其疏光爭日月矣況其卒以是死也天下惟死者難耳西江之獒肆其狂噬猶未即嬰刀鋸而獨苛夫死者則何不恕之甚也

贈兵部左侍郎巡撫周公　傳

起元字仲先號綿貞福建之海澄人也萬曆庚子舉鄉試第一旋第進士令浮梁調南昌皆治最內　召候考選有某評士挾怨欲孽之留平太宰孫丕揚絓

其誣曰周某不孝則評士重處于是授御史辛亥京察後朝臣以党相爭而攻東林道學之議起起元駁之大爲時忌後出爲藩臬歷數省所在著名天啓癸亥陞太僕卿尋巡撫應天會有李實及朱童蒙之事語詳周順昌傳起元之罷也以逆党搆之時順昌以吏部家居爲文以贈其畧曰人臣之忠國與國家之治亂每相應巡撫大吏天子不輕議忠況議削吏以參屬官削也雖然能奪公以官不能奪其名公忠而郡邑守有所顧忌不敢以身狥璫繼公撫吳者終不

能趙炎附璫翻一成之案而即今因公叅得美官諸
人亦色沮心怵負世大節海內仗節秉鉞之臣以察
吏安民挺持乎震風凌雨之中謂公以削去報天子
可也支臣無不嗤指順昌咤憤自若後卒以黨比與
順昌等並逮下鎮撫司坐贓拷掠死後寃雪受贈䘏
廕一子起元居官清其爭楊姜劾朱童蒙最有執持
吳人至今稱之

遺文係魏大中傳內語附存

諒悳賢餒子傳應星[illegible]教爲兄弟[illegible]爲擊除異已
吏科都給事缺巧停工科之陞以予阮大鋮事泄
缺爲大中得鋮疑光斗發其謀于是槪論及之

不孝男孟堅孫 錦道 錦節 本忠 錦孝 錦義 錦德 仝泣血編輯

附東林本末序書共六卷存陳其年維崧太史家

東林者門戶之别名也門戶者又朋黨之别號夫小
人欲空人國必加之以朋黨于是東林之名最著而
受禍爲獨潑要亦何負于人國哉東林爭言眞僞其
眞者必不負國家僞者反至負東林此實何與蓋起
事至五六十年相傳多失其實于是而有僞者亦勢
使然也今之所爲東林者又一變往時欲錮之林下
者今且下及草野夫盛世豈有黨錮之事何論朝野
亦辨其眞與僞而已矣余于是條次其本末以使之
覽者有所考而感焉

附寄孫鍾元傅靑主兩先生書前渡河過衛輝見
孫先生過太行見傅先生私幸海內孤桐碩果並
獲親承提誨快慰平生迄聆高論分晰東林逆党
諸事誠見之確斷之明足爲千秋定論不肖小子
向讀先子啓禎兩朝剥復録稍知明季遺事此書
攸關朝野直書不隱昔罹兵燹散失聞歸德侯[illegible]
撫曾録副本家藏堅三走中州訪玆遺稿于侯仲
衡先輩家始得之惜零落不全蒙兩先生下索數

番知護惜人文留心家國敢不奉教適仝曲沃李
仲木客大梁特錄稱寫共代寄幸存爲他日之信
史不則敢心史沉鐵函于井底耳乙巳秋九月孟
堅寄于杞縣

啟禎兩朝剝復錄八卷

貴池吳應箕纂

己巳京察

時王永光爲北冢宰曹于汴總憲沈惟炳掌吏科蔣允儀爲河南道南冢宰缺攝之者爲戶部尚書鄭三俊都察院陳于廷署吏科者爲兵科錢允鯨河南道則陳必謙也南北二察皆以驅除逆黨爲主北察以永光爲冢宰猶有所庇然已盡之于南矣先是錢允鯨與陳必謙相左後以調護得同心

故南察爲數十年僅見云

北察

吏科沈惟炳等糾拾皆節畧其附逆者存之

太常寺卿林宗載

兩疏揄揚指猶存乎見少一生砥礪今淡覺以爲多

太僕寺少卿李宏培

越前資而管外察誰爲手援美　大工而獻諛詞聯以自固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
拆白鹿書院淸議安逃違氣節鄕風傍身何所
原任太常寺卿蔣一驄
內有通天之孫杰則呼吸何患于不霛外有納賂之逆崔則貪緑奚拒而不入平生只一巧字孫冢宰之評語最眞數歲慣走權門舊選司之金錢得力同鄕劉宗周正人也惟恐其出而阻之名曰薇賢者不祥移宮一案何罪乎疏 請榜示以爲戒誰是歟 天而背 王葢既爲崔魏之官自應爲

詖邪之事
太僕寺卿陳王庭
兵未出而先示師期敵未見而聞風退縮路難分而偏有重輕監軍者所監何軍不問爭執厥後李向日之反間得行周永春之撤防不設鄭之范之棄城而逃按遼者所按何事盡若瞶聾同是失遼之罪何獨加于方震孺而庭竟無議及者 國法將無失平彼且訊方之日猶列坐而同問官使非有揖之使退者爾時何以相對內臣嚴明賞罰極力振刷此非其獻媚魏璫之疏乎奉 旨用心編摩勤勞可尚此非其監修實録之 旨乎唯其投合逆黨故得溫 旨借加併遼罪可無問矣
廵撫浙江右僉都御史加兵部右侍郎張延登
王紹徽內典將就登約同盟如亓詩教謝啟光韓浚等函書爲之勸駕共圖出山以借璫仇正爲事後來紹徽之濁亂世界皆其謀也史記事憂世有心曾爲上書言張延登喬應甲徐兆魁等奸邪俱不可用而魏廣微以內意欲用爲辭後來記事之

禍豢相尋即以此耳○時奉 旨延登罷用
廵撫四川右副都御史田仰
許顯純其武場門生也田尔耕其所認爲同宗也李魯生李蕃其同門也曹欽程又其[illegible]潑相結者也既以珠寶金珀之奉大得[illegible]歡心重以援引擁戴之羣又得人力之多[illegible]侍郎同少安得不如取如攜則僕卿川撫安得不十日一轉其附璫從逆之公案則仰自有疏今稱頌諸黨無逃豈獨寬 天討于此媚其造謀殺人之陰事則曹欽

程有揭今吳越七八安在豈終朕　天道于好還
河南道蔣允儀等糾拾
原任太僕寺卿晉太常寺少卿事吳弘業
柔媚無骨陰險多機初任銅梁殺有車酋之變行
間捍禦亦著微勞而大足援兵反以本官統馭無
法大肆搶掠至今銜恨比署吏科以會推事具疏
認罪人皆被斥彼獨幸全識者業知其立身不正
矣後見李養德用事以并州舊誼深相結納引入
魏忠賢門下日伺　廷臣動靜報之東廠以獻殷

勤故數年穩據言路冒濫加銜又乘川功再敘欲
竊恩廕先囑兵部加王新民二子世襲以爲已子
地後新民論斥而本官獨靦顏冒承此公論所以
不平也至于俟安一疏內稱庶務殷繁則內有心
膂重臣公忠體國外有閣部大臣竭力贊襄等語
是照應內傳之矯　旨明贊居攝之逆謀矣且身
在禮垣明知崔鐸倖中一榜奸弊尤多民謠誼播
而不敢糾舉直待錢嘉徵疏上方一言塞責且稱
其七作清順其艸一手欲借覆試爲之昭雪比見

公論不容姑請黜革崔鐸而以關節無可吹求出
脫諸奸此乃同謀出首之故智而欲以首參崔鐸
爲護身之符乎
太僕寺卿晉少卿事王大智
人既昏庸心復陰險司理閩中官評倒置偏能暗
揭傷人比入銓司益增昏謬如首領教職雖係雜
流冷局而或選之本省或選之本府寧不令人齒
冷至其自謝風裁爲邪類擁戴者不過以破例阻
抑顧鳴鸞等五人考選一事而五人之賢公論久

定則本官之品對照益明乃前次拾遺僅僅調南
乘魏崔用事以潘汝禎一薦揚揚復出濫躋三品
如是而稱恬節則摧折諸臣反以躁競目之矣
近日薦舉非人委之于府官所惧其言似是而孰
知其以李蕃之故不覺與李森相暱之深幾于白
晝而梟鳴也欲全晚節宜蚤歸休
原任太僕寺少卿安伸
奸邪巨擘鷹犬前矛初避黔差走險狂噬堂官參
處夫亦自作之孽乃不知悔過日夜爲捲土之謀

乘鄉人二李入幕作奸授意曹欽程薦引起用出
山一疏有公忠部臣微明其事即破彌天之網等
語海內傳笑而伸揚匕意得橫口無忌其所催追
結者則趙南星之贓也所論劾追奪者則李朴于
玉立之卹贈也所極口頌美爲正人者則邵輔忠
李嵩輩也始而督促煅煉幾欲致之死旣而占風
反覆若欲加之膝者張愼言也至于堂匕豸史而
執薦師之禮于曹欽程亟問亟餽楡次等縣之支
取不絕而逆祠初建報滿届期恐不得與名先捂
贖銀五百兩行臺縣收貯待用額書隻手開天四
字其稱頌也不日禁中頗收則日舜絕風清又以
公疏不足具有特疏發明其芹曝之忱是眞諂附
之尤矣

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劉斌

作令饒有襍聲劣轉同知隨被糸論以舊冢臣之
庇得從鄠調亦云幸矣仍借題呈辨橫狂誣攻逆
璫素忌之人以投其好盜欲效石三畏故智行取
考選不知公論猶存清華鄰覬也

戶部浙江司主事王廷諫

先任東城兵馬以告密爲首功偶有酒醉狂生顧
同寅孫文豸二人講口頗及時事遂捏妖書謗毀
虛情憑空插入詞臣陳仁錫等姓名致皆削奪而
二生死刑季道原等死獄殺人媚人寃及多命當
時吏部覆疏所稱誅燕市之神奸頓褫亂政之魄
絕門戶之的派永消翻案之魂即此獄也巡城御
史門克新有緝獲神奸一疏爲今日罪案本官實
始其事成其謀豈得脫然事外乎

廣東司郎中白鎮各部送單

本官乃白太始之父也先以同知降處後陞員外
致仕天啓六年復起本部員外借題加級不次出
守皆其結納逆璫之力也在廣東時曾爲以　藩封
事竣自請優敘內稱厰臣一柱擎天寸丹捧日等
語其番崇文門也先因買銅進羨銀一千兩以助
大工又拜逆璫爲乾親特疏建祠雕刻木像招搖
燕市人皆心鄙彼獨厚顏

清江司員外李桂芳

先任南京縣教諭罪狀多端幸轉司務為學院左
光斗復　命參處回籍後見左以忤璫被逮輒敢
依附權奸排斥正人公然出疏參左得復原官又
復貪緣前往揚州督催南太僕寺牧馬艸場地價
大作威福參劾知縣胡敬辰等見被糾彈法司提
問具無行之尤也應從重處以快人心
山東新餉司郎中苗胙土
當逆璫用事之時每有題覆率多歸功厥臣此猶
其小者也如寧錦之捷竟璫封弟任一人為安平

伯歲加祿米一千一百石此原係陝西司承行而
本官以新餉司越俎代為題覆以便居功極口稱
頌魏璫至有丹心千古無雙擎天一柱獨聳等語
此其稱功頌德不遺餘力矣
廣西司主事張元芳
本官以崔呈秀之壻先調兵部繼調吏部狐假橫
行肆無忌憚今冰山已失勢焰似難盡置不問者
也應以浮躁論
見任精膳司主事宋愼鑒

專疏頌功通國皆笑彼自謂考選之要訣不知已
為清議所棄
原任儀制司郎中周鏘
中州建祠實其倡議郎璫敗之後尚醵金卒業因
以為利已掛彈章冠帶閒住
原任主客司郎中虞德隆
督學楚中以賄聞係周冢宰之親因緣媚璫優轉
南僕卿已掛彈章見今致仕
原任職方司郎中王鑒三

一升崔凝秀為昌平總兵以媚首虎謀逆之事
一升樂戶蕭惟中為密雲都司以媚首虎寵妾之親
原任武庫司郎中今升雲南參政郭文衡
一討差催船辦送三王之國一路自張湾至山東
各口岸剝船得厚賄者賣放無賄者鎖打充差無
不畏之如虎得銀數千後又倡言逆璫分封之德
所過不擾議建祠于經過地方恐嚇有司厚禮
見任武選司主事王閈新
一為順天推官每日督造寧府第騙入媚入鑽升

樞司大珰官常

刑部江西郎中張元玘

一本官親定楊左爰書仍責顛大章十板以致殞命近經臺臣論列但當日會審尚有御史楊春茂等主筆非盡本官之過其情猶畧可原也

山東司主事湯本沛

一本官心術險邪奸害同鄉狀元文震孟致被削奪

一本官順魏忠賢意旨將方震孺捏贓逐日刑比方御史疏可據

河南司主事沈德先

一本官原任國子監學錄已劣轉桂府審理今夤緣復陞刑部河南司主事

一本官與吳中彥同爲劉廷元門客岳駿聲爪牙勞承嘉兒女親家張差一事各處竭力奔走彌縫凡士大夫有說張差不是風癲是害東宮者必極口唾罵百計中傷如刑部主事錢士晉不肯署名丁巳內察必欲害之賴士晉兄鼎元士升願以身代始得免如王之寀則與徐大化岳駿聲合謀必致之慘死而後已

一本官爲韓敬鷹犬出死力害人與敬暨駿聲承嘉中彥造天鑒録一書凡與敬輩相厚者俱稱爲君子與彼相左正人俱指爲小人將此書入京送與徐大化霍維華楊維垣輩令其忝諸正人一面又托周昌晉送與魏良卿轉送逆璫魏忠賢益良卿是時尚爲光祿丞昌晉爲御史巡視光祿兩人深相交結故此書得入內逆璫將此錄粘于壁後來皆倣此錄將內名賢殺戮削奪殆盡皆德先所致也

營繕司主事呂下問

黃山一案激變地方酷例可引

營繕司郎中湯齊

銅鉄之差固勞主政之資終淩僕卿未已而又加級廕子焉豈以起廢一疏原之乎

都水司郎中徐四岳

爾銜已過任子得之尤過士夫而藉內璫咨升不識何待

啟禎兩朝剝復錄九卷

貴池吳應箕纂

南察

野臣曰鄭公察前先劾諸奸此以霹靂手而操
風霜之筆者也故錄其全疏

南京吏部等衙門署部事戶部尚書鄭三俊等謹奏
爲 計典居期仰遵 明旨備列附逆諸奸懇祈
聖斷處分以絕璫脉以清仕路事考功清吏司案呈
職閱邸報見南北科道諸臣條陳察典俱稱媚璫
諸奸應于計前另疏列名奏 請定奪餘照常年
察典分別處治蓋所以特重附逆之條毋雷計典
之玷爲屢奉 明旨申飭亦既凜匕鈇鉞之不啻
矣切惟臣子致身惟奉 一君以爲大 朝廷行
法凡褱二心者必誅自逆璫竊弄威福 輦下諸
奸首先倡媚南中尤而效之于是遙奉魏忠賢爲
盟主近借太監胡良輔劉敬劉文耶雷逢春爲輦
閼有建祠者有拜祠者有頌璫功德者有代璫犂
除者有受璫薦引者因而有借璫速化者或雖無
顯然獻媚之詞而身與祝頌之列或未奉摘參褫
革之 旨而猶侈書錦之榮在今日類夜行晝伏
之蹤在異日恣翻雲覆雨之計若僅與罷職者同
一處分非所以杜奸萌肅計典也謹一一臚列
上聞于大理寺得一人焉

原任本寺左寺丞今養病謝啟光附馮銓而作魏璫
之幕客非節職而充要典之總裁僞史假作費儀
飄誑遲及忠骨閣說鬻贌相門開口帖之踵來潦
倒難逆內府四衙門之名者試問初時補丞五品
胡兩年後驟九卿鈇案昭然猴冠宜褫于吏科得
一人焉

原任本科給事中今回籍郭如闇寧遠之報捷既已
貪天之功籌邊之諛詞几失歸君之義是誠何心
獨不可已乎一經指摘無可閉藏雖操持不掩其
生平而媚疏難寬其譴責于都察院得五人焉

原任河南道御史今回籍何早兩疏媚璫情詞醜惡
璫石祥麟種匕引爲符讖籌邊憂國語匕侈作諛
詞其所善必爲逆黨所喜之人其所劾必爲逆

黨所憎之良士邪正分途好惡拂性最可鄙者張聚垣虞大復貪穢素著千金夜入而竭力護持大足怪者馮盛明游鳳翔罪狀大彰國法未伸而公然薦救不法之事莫逭貪墨之跡難寛

原任浙江道御史今被論李時馨獻媚逆璫極口稱頌幾令操懿之惡勢迫　至尊抑揚瑾直之威毒流四海他如侵屯糧詩製鹽濫贓罰種種穢狀難以殫述既寛兩觀難免三褫

見任河南道御史夏敬承倡拜魏祠諛詞滿紙上公瞻謗祈禱通衢其巡倉時一切詞訟以事之大小爲價之重輕美浙之論罪惡滔天暮夜之金官箴一掃地

原任山東道御史今回籍劉渼媚璫取寵見有糾參其巡視江差時包攬詞狀貽無虛日詳報查究盡以賄成至惡子淫花柳之興崔苻多寳玉之窃游淫蕩益敗儒敗名

原任四川道御史今被論徐復陽曲意媚璫多行不義疏參結案促斃正人天理何存人心已死荼毒善類若陳若飽身后銜削奪之寃折毀書院如鄒如馮當年崇儒學之禁咆哮几同猛虎舉動大類坑儒如此渠魁首干黨逆之罪凡屬臣子可無鳴鼓之攻于户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廣西司郎中今升任魏豸原以廣徽親姪強認忠賢我孫建祠朔望必拜伏勢積惡難書置買田園俱係尅落之官物獻媚中貴并傾老庫之厚藏以至歌舞充于內宅私債廣布都城眞是國家之盜臣誠哉璫門之戎首褫革不足以蔽其罪追贓始足以服其辜

原任本部山西司郎中今升任削籍胡芳桂功名𥁞于作郡而溪壑之慾以部署而取盈富貴恋若粒途而反噬之工恃奥援而輒肆既資其力以速化遂藉其勢以復仇線索一通致正人被削者累累情與人殊罪難髮數

見任户部福建司郎中張聚垣乙丑已准貢賂附璫門其司鑄管水兌共計二差所獲積至萬金至揑升府二假報奪溫體仁之錢差使其憤鬱喪身迄今同

官飲假緣縱奸之有特亦附逆之多觴襪華已倖
追奪非枉于禮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虞大復揮霍多能跖
跐自喜操持少簡穢跡喧傳以周應秋之愛婿作
魏忠賢之義孫躬詣祠堂當先叩首稱頌形之拜
謁擁戴入典祠闈老僧欽依之積賄詐其多財
仍致斃命知樂婦冤白之落籍可以射利因而攫
金轉官全憑太山之力逆璫竟附八拜之交廉恥
都捐面目有靦

原任本部祠祭司郎中今升任顧鵬朝陽門外倡拜
逆祠扁名今古一人罔顧名義禮行五拜三叩擬
等殿廷僚友之骨未寒忍心娶其愛妾迨夫櫬升
據郡再創報德報功之祠乃至印簿沿門掃盡千
家萬家之積
原任本部精膳司郎中今升任葉天陛逆祠何地無
端斲羨膳部何官因致屈膝雖兩頰之發赬良心
內愧而錯趾于非類行已漸多于兵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車駕司郎中今升任周宇寵利薰心廉隅

掃地詞胡內監原係鄉親人稱密契誇魏祖爺眞
活神通到處通霸百計假其虎威一切吐以蛇虜
見任本部職方司郎中李際明擒蓮妖妄殺平民欺
上官而得薦因劣轉駕言黨害賄奸人而驟升倡
議鳩貲指多金不顧小民膏血治品供獻期萬拜
務得守者歡心并造朝監生祠不時拜祭咸撥
陵軍六十守其私衙故知璫薦之與名不負此膝
之久屈
見任本部職方司主事郎存性外討已處不謹內通

卽補原官到任一日旋轉內兵是以察處爲薦剡
也借差二年優游故里是以戎事爲虛寄也郭鞏
一薦借作致身之翻逆黨既摧遂爲匿影之計曠
瑕原非得已褫華豈容獨寬于工部得三人焉
原任本部營繕司郎中今升任魏弘政屈膝傾身因
宥人而遂救甘心投足先匠作以效勞賣姚郎中
節省千金更貪其功以優敘與胡良輔平分強半
更藉其力以薦揚　皇陵引水衍回逆祠儼作朝
宗之勢白晝攫金銷磨積鏹甘爲塡壑之資既已

失身難辭干憲

原任本部屯田司郎中今升任薊大同衙門公費以爲逆璫費見之資百姓脂膏竟充一人阿堵之物目劉文炳儼然陶公稱胡艮輔生平知己名教不容冠裳有玷

原任本部都水司郎中今升任歐陽充材始焉任意以狎几贈虎尾于不測既乃爲威所煬欲甘犢伏以全身惟因屈而求伸竟轉怒而爲喜列名薦牘樂贊參拜于應天府稱二人焉

原任江寧縣知縣今升任南京工部都水司主事夏之鼎始官旌德結交勢宦繼任江寧賤餅無辜藉李夔龍爲因緣結魏忠賢爲援引因欲請金建祠稱頌京光之力爭遂冒製屈體通恩爲通國之雖笑賄升起部臣至萬金坊雉盡裂黛斥奚辭

以上共十二人皆衆口之所傳說章奏之所參稽台省之所聞送本部之所諮訪皆的匕有據非敢拾風影者伏乞敕丙施行等因案呈到部臣等看得魏忠賢二刑餘耳之一旦側持太阿以號令天下諸臣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靡然從之其甘心附逆者背于義而忘其分是肺肝全别也其俱祸中變者怵于勢而喪其守是骨力不堅也律以順逆之理均之一無可貸權以輕重之分似應稍酌其平臣謹會同南京右都御史陳于廷右僉都御史謝文錦南京吏科署科事兵科給事中錢允鯨南京河南道掌道陳必謙公同察議據實奏聞伏乞聖明廣斷炤貪酷不謹浮躁例分别處分庶察典有光人心大悟從此南中諸臣其有不惕于今日之精鑒而洗滌肺腸崇尚風節務斋精于職業内者非人心矣

南京吏科等科署科事錢允鯨等糾拾

原任吏部尚書房壯麗方軟習成司風紀而台綱決裂攀緣路熟任統均而黨附情深推升總爲崔魏傳燈起廢竟與奸邪護局

原任總督川貴兵部尚書張鶴鳴疫師畏避前糾罪狀已昭獻媚咆哮殘局貪聲轉播養寇而百萬之歲餉半歸虚糜縱奸而三軍之司命全同兒戲

見任四川巡撫田仰奔競情濃彌縫術巧以言乎通
內則許顯純其武場之門生也田尔耕其胃認之
同宗也魏忠賢又其投拜而稱爲恩主者也與援
多而閱節到處皆露矣以言乎速化則僉事未幾
而京銜也尚寶未幾而僕少也冏卿纔滿十日而
忽川撫也夤緣盤而節鉞如取諸寄矣有諂其與
舊輔馮銓密謀者有謂其嫉癘病曹欽程攜陷結
交害正皆爲奸黨之人有謂其投入魏忠賢送珍
寶者有謂其再投昇輔賛劉營求獻翰取轉莫非
卑污之事躁心攟逐大貽節制之羞阿勢蠅營不
齒冠裳之列

原任太僕寺卿張文熙兇險鷙人貪污喪已仗逆璫
之姻而發蹤指視作彪虎之先驅乘綉斧之行而
納賄招權竟簠簋之不飭卓邁嘉定一墨令也賂
千金而引入台班朱童蒙蘇松一邪道也璟四知
而翻逃吏議恨周順昌則授意倪文煥發其聯姻
密奏而冤慘覆盆矣恨文震孟則羅入顧同寅株
連清流勁節而掃除一網矣順昌逮至猶復哆口

肆言云還他一死何如其凶逆也文煥事敗致令
兩人追悔曰文熙悞我何辭夫主使也緹騎激變
昌言鼓譟誅出東林婿　言渠魁又誰爲撥授也
倪光薦插入厥臣頌以致科臣后言陰誅遂尒削
奪褻錦屏不惜數千金以爲逆璫上壽揚扢更忝
緼口且也張元芳欲吏部則引之吏部曲推呈秀
之愛竭力吹噓崔呈秀欲奪情則護其奪情辨乞
忠賢之醬泼相盤結凡此黨逆奸謀營私穢跡道
路有口肺肝難揜[illegible]色成逆賊忠臣心跡
皆汙自是窮奇本色

原任登萊巡撫孫國楨原其速化則因孫杰引手究
彼横行總藉崔賊護身

見任通政使署左參議事楊紹震六壬課借作護身
符乃通璫之線索引奏官竟攦銀台纂爲納賄之
階梯

見任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久寒之燼倖起行人
皆藉門人之力屢僨之轅曾躋常少總由罪輔之
援出山即謀僉院逆璫亦厭其躍冶不祥升任旋

歸故鄉儕偶咸斥其敗羣不類

河南道陳必謙等糾拾

原任兵部尚書王之臣本是兇閹假子巧作閹門盜

臣以建祠稱頌爲韜畧鎖鑰貽羞剝官軍月餉入

私囊悠容盈任

原任兵部尚書管左侍郎事閒任邵輔忠[illegible]劉朝鑽

入逆璫之幕首開殺機[illegible]志[illegible]　國母之謀

身同叛黨頻疏千秋節與僞官而載諸策

原任工部尚書閒任徐大化對虎原不[illegible]大横

[illegible]閹門[illegible]牙欽忠義之血[illegible]老拳攪江海

之波[illegible]侍　宮府

總督[illegible]兵部尚書張鶴鳴[illegible]殺人才能飾辯遂

以[illegible]不肯任其[illegible]而猶欲掩以爲功

原任左都御史曹[illegible]管[illegible]足護法善神官一歲

而九轉媚已見功[illegible]死而猶露擡不背德

原任戶部侍郎閒任徐紹吉佐察則清流抱投濁之

冤僞史爲正人修刺骨之怨滔天罪惡亘世窮奇

原任河南巡撫右都御史郭增光建逆祠則萬家傺

遺毀屋奉璽　旨而直臣幾至殞身胆氣全無逆

節顯著

原任工部尚書劉廷元亂賊渠魁衣冠禽獸始當張

差之持梃入　東宮也　先帝幾危遣官告變問

誰巡視皇城四門者廷元也溺職爲畏罪而駕言瘋

癲以掩奸謀所謂以　君父性命作人情者非虛

矣及王之寀之摘發王使鄭國泰也　神祖以此

增設東宮侍衛　宗社獲安問誰繼之寀而發正

論者何士晉陸大受張庭李俸也諸臣何罪而借

題考察以盡一網所謂有意剪元良之羽翼者非

誣矣甚至主逆閹以成要典則其擁護罪戚之本

謀也因而族志遂以除王之寀則其借璫殺人之

鐵案也尤可怪者[illegible]而首忤璫之名殺人而逃

殺人之罰試問建元初年一聽勘御史耳璫焰一

熾不兩年而驟躋元樞者何爲逆璫佈私人于要

地謀叵測矣而南兵北兵兩相炤應者何意況復

得身于南通線于北百千方陷害忠良總其毒著

二十年主持邪局無限陰謀彪虎是其驅用之爪

牙卽逆璫亦是其行刑之劊手罪窮天地雖蠢蠢以何容忍耆　君親爲神人之共憤欲謝　九廟之恫亟行兩觀之誅

原任戎政尚書閑住霍維華性類貪狠毒逾乳虎酉年一疏殺王安而擁戴魏忠賢之謀成矣丑春一疏定三案殺楊左以及諸臣而忠賢稱手之人盡矣鎭撫獄詞其手筆也某贓某罪某殺某成某削某奪其成算也于璫爲首功矣以一給事中不兩年而兵書璫亦謂能報恩矣官爵已極爵祿已盈及見　先帝彌留時勢將壞借讓廕之名以去旬日驟閃又假忤璫之名以來亦謂善用璫矣乃至考選一番再噓璫孽已盡之灰被論二字猶作禁錮忠良之阱穽難塞責生可偷榮

原任戶部尚書郭允厚忠孝生來不識道學是其深仇比朱童蒙郭興治而力攻鄒元標馮從吾則提察之確案也兩疏入而中旨頓傳則通內之的據也大察例轉而內批京堂則又通內之靈驗也自侯少而戶書宮保首尾僅二三年其感璫而頌德稱功多至五十餘本至曰萃三千之禮樂舞兩階之羽干則儼然以聖德歸之矣至曰匪惟明月遠聽信可屠高聽卑則顯然以帝位屬之矣尚俟書錦窆迄初表

原任兵部侍郎加尚書呂純如因璫焰之頓張致官階之速化少京兆不二年而巡撫矣巡撫不一年而兵侍矣兵侍不半年而加尚書矣周吏部順昌夙有微嫌因公軸之睹刺而通謀全惡致膏血于囹圄曹知縣欽程素全首尾受富人之多金而下石武弁驗杖斃其子命用罔既季降宜早

見任禮部左侍郎馬之騏非我族類是處狂行倡大東小東之說以傾陷正人結門友十亂之黨而把持察典以魏良卿之通家致魏廣微爲推轂早應激濁無汙貪清

南京刑部右侍郎潘士良巧藉子補婿以濟貪指外察而大張騙局晉考選而廣開倖門試問甲子一計循良卓異之選盡供彈墨是誰出手掃除請觀乙丑兩斗殺人娼璫之輩俱入網羅是誰爲之收

引釀成世道禍患成就一巳功名有愧爽鳩可念
順天巡撫右都御史王應豸逼內多霸捍圉無術自
詡遐以至開府首尾僅餘三年綠外璫以媚內璫
詔奉已歷百愆大參之加以修城也太常之加以
錦旋也皆從劉應坤輩題敘而督撫不聞部推不
與媚而收其效矣巢丕昌之逐應坤欲逐也徐璉
之用應坤欲用也一聽內鎮臣之指揮而築海城
則築增大將則增媚而極其工矣以至修城建祠
諸疏諛詞之僭擬種匕係誰呈詳甚而箭簇火器

頂謝何公之洪恩一一皆其具稿嗤罵巳盈都市
謗劣尤見卑汚
巡撫延綏右副都御史岳和聲鱗甲遍身敗絮填胸
巡撫順天即疏薦邊才百餘盡是狎邪浪棍賣放
妖首得蓮黨賄數萬他人緝獲撦功彼論回籍
而崔呈秀每向人日岳三哥還要他到我家來復
起順天兄弟之舊情亦爲好矣厚儀致謝爲傳應
星發覺內厰魏忠賢亦避外廷之議道遠改推忤
璫之名目豈其然乎除薦不失流毒何已

河南巡撫僉都御史丘兆麟早入元詩教趙興邦之
幕顛倒是非潑降湯賓尹鄒之麐之盟把持政柄
巡方惟事詩酒作弊一兇吏書知王紹徽之潑恨
劉芳一疏參論罷官云是一篇好文字以爲回道
之贄儀也嗣魏忠賢之切齒惡世揚會審折案大
罵喝責三十擬重辟謂是兒孫之孝敬也以此邀
歡遂璫旋得開府中州比銷號件以贖鍰完欠爲
勸懲責望有司將庫銀那辦而抵塞勒定市物官
價檄府屬盡一遵行奸民因之把持貪官借之巧

取是以平準爲禍媒矣例立烟火冊籍責府官按
簿搜索瑣事竟發追贖重事竟批解究是以保甲
爲利藪矣外貝振刷之名內滋叢脞之實乘負巳
甚網漏何爲
南京太常寺少卿彭惟城身出理義之鄉心劾無知
之俗始附籍于鄒惡臣藉其引重既反戈于孫太
宰恣爲翕張一遇年例再經察處豈盡王爵之訛
既轉理丞復請僉院因致驚餌之逝官評既巳狼
籍鄉論尤屬鄙夷丞亦止足莫任招搖

啟禎兩朝剝復錄十卷

東林點將錄

明王紹徽纂

野臣曰此王紹徽撰此與諸逆黨付魏忠賢以傾害東林諸君子之書也

東林開天大元帥

托塔天王晁蓋南戶部尚書李三才

東林總兵頭領二員

天魁星及時雨宋江大學士葉向高

天罡星玉麒麟盧俊義吏部尚書趙南星

掌管機密軍師二員

天機星智多星吳用左諭德繆昌期

天閑星入雲龍公孫勝左都御史高攀龍

協全參贊軍務頭領一員

地魁星神機軍師朱武禮部員外顧大章

掌管錢糧頭領二員

天富星撲天鵰李應禮部主事賀烺

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尚寶寺少卿黃正賓

東林正先鋒一員

天煞星黑旋風李逵吏科都給事中魏大中

左右先鋒二員

地飛星八臂哪吒項充吏部郎中鄒維璉

地走星飛天大聖李衮浙江道御史房可壯

東林馬軍五虎將五員

天勇星大刀關勝左副都御史楊漣

天雄星豹子頭林沖左僉都御史左光斗

天猛星霹靂火秦明大理寺少卿惠世揚

天威星雙鞭呼延灼浙江道御史袁化中

天立星雙鎗董平太僕寺少卿周朝瑞

馬軍八驃騎大將八員

天英星小李廣花榮山東道御史李玄

天祐星金鎗手徐寧福建道御史魏光緒

天暗星青面獸楊志福建道御史李應昇

天空星急先鋒索超四川道御史練國事

天健星沒羽箭張清陝西道御史蔣允儀

天旂星美髯公朱仝刑科給事中解學龍

天微星九紋龍史進禮科給事中劉懋
天究星沒遮攔穆弘欽吏部員外周順昌
總探聲息走報頭領二員
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光祿寺寺丞吳爾成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孫尚寶寺少卿丁先薦
東林行文走檄調兵遣將頭領一員
地煞星早地忽律朱貴廣西道御史游士任
掌管行刑劊子手頭領二員
地損星一枝花蔡慶禮部尚書孫愼行
地平星鐵臂膊蔡福刑部侍郎王之寀
巡視城垣頭領一員
天異星赤髮鬼劉唐右通政劉宗周
東林定功賞罰軍政司頭領二員
地理星九尾龜陶宗旺左僉都御史程正己
地壯星母夜义孫二娘右通政徐一榛
考筭錢糧交納出入頭領一員
地劣星神筭子蔣敬湖廣道御史方震孺
東林分守南京汛地水軍頭領八員

地壽星混江龍李俊湖廣道御史王允成
天竟星船火兒[redacted]四川道御史萬言揚
天損星浪裡白跳張順南山東道御史黃公輔
天劍星立地太歲阮小二南山東道御史徐世業
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南江西道御史李希孔
天敗星活閻羅阮小七南吏部郎中王象春
地進星出洞蛟童威南工科給事中徐憲卿
地退星翻江蜃童猛南江西道御史陳必謙
東林守護中軍大將十二員
天暴星兩頭蛇解珍兵部左侍郎孫居相
天哭星雙尾蝎解寶兵部右侍郎孫鼎相
天傷星行者武松左都御史鄒元標
天牢星病關索楊雄刑部尚書喬允升
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吏部左侍郎陳于庭
天退星插翅虎雷橫大學士朱國禎
天巧星浪子燕青左諭德錢謙益
天貴星小旋風柴進左都御史曹于汴
地強星錦毛虎燕順刑部尚書王紀

地勇星病尉遲孫立工部尚書馮從吾
地明星鐵笛仙馬麟戶部左侍郎鄭三俊
地孤星花和尚魯智深御史吳甡一作簡討姚希孟
四方行探邀接來賓頭領八員
地文星聖手書生蕭讓翰林院修撰文震孟
地𡘇星白面郎君鄭天壽庶吉士鄭鄤
地煞星白日鼠白勝刑科給事中毛士龍
地金星鬼臉杜興光祿寺丞李炳恭
地稽星操刀鬼曹正兵部侍郎李邦華
地妖星摸着天杜遷光祿寺少卿史記事
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吏部員外夏嘉遇
地刑星菜園子張青戰方郎中方孔炤
東林專守帥字旗頭領一員
地賊星鼓上蚤時遷內閣中書汪文言
東林馬軍頭領二十員
地煞星鎮三山黃信吏科給事中甄淑
地傑星醜郡馬宣贊太常寺卿程註
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太常寺少卿趙時用一作兵部主事江用世

地威星百勝將韓滔吏科給事中方貞度
地英星天目將彭玘吏科給事中沈維炳
地騎星聖水將單廷珪吏科給事中許譽卿
地猛星神火將魏定國戶科給事中熊奮渭
地闊星摩雲金翅歐鵬吏科給事中郝土膏
地闔星火眼狻猊鄧飛[redacted]蕭基
地周星跳澗虎陳達兵科給事中李遇知
地隱星白花蛇楊春參議張鵬雲
地暗星錦豹子楊林太常寺少卿霍守典
地空星小霸王周通[redacted]楊維新
地正星鐵面孔目裴宣[redacted]蔣大中
地軸星轟天雷凌振兵科給事中胡永順
地佐星小溫侯呂方太常寺少卿麻僖
地祐星賽仁貴郭盛禮科給事中章允儒
地猖星毛頭星孔明兵部左侍郎魏應嘉一作通政魏[illegible]
地狂星獨火星孔亮[redacted]科給事中熊德揚
地巧星玉臂將金大堅太僕寺少卿歐陽調律
東林步軍頭領二十八員

地陰星毋大虫顧大嫂大山東道御史劉思誨
地數星小尉遲孫新太僕寺少卿王時熙
地煞星混世魔王樊瑞[redacted]陳士元
地暴星喪門神鮑旭[redacted]楊建烈
地幽星病大虫薛永御史宋師襄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御史劉璞
地鎮星小遮攔穆春福建道御史周宗建
地僻星打虎將李忠御史張慎言
地魔星雲裏金剛宋萬御史鄭宗周

剝復錄　卷十　十　[illegible]山堂

地短星出林龍鄒淵[redacted]馬鳴起
地角星獨角龍鄒潤御史喬承詔
地捷星花項虎龔旺御史江秉謙
地惡星沒面目焦挺御史李日宣
地醜星石將軍石勇太僕寺少卿潘雲翼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光祿寺丞吳艮輔
地滿星玉旛竿孟康御史李喬崙
地遂星通臂猿侯健山東道御史黃尊素
地樂星鐵叫子樂和參政周汝弼

地孤星金錢豹子湯隆僉事翟學程
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御史張繼孟
地察星青眼虎李雲御史劉芳
地劣星活閃婆王定六御史劉廷佐
地健星險道神郁保四[redacted]薛敷政
地靈星神醫安道全[redacted]侯恂
地獸星紫髯伯皇甫端[redacted]田珍
地俊星鐵扇子宋清參議胡艮機
地藏星笑面虎朱富[redacted]師寰

剝復錄　卷十　八　[illegible]山堂

東林步軍頭領十二員

鄧渼　吳裕中　夏之令　丁學乾　蔣繼歐
畢佐周　侯恂　梅之煥　史永安　盧化鰲
李若星　熊明遇

小東林姓氏未列

書吳次尾先生遺集後

先生羅九經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興亾順逆之迹當崇禎中籍虜燕都之必不能守聞者皆笑其迂而先生持論侃侃不阿世名雖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國事之得失瞭如指掌與有熹朝忠節十六傳一卷兩朝剥復錄十卷留都見聞錄三卷國朝本末六卷庚辛壬癸錄四卷續觚不觚錄二卷樓山堂集二十七卷其書或傳或不傳覽者可以當龜鑑矣[illegible]室張爾公稱先生人文似陳同甫是誠知言同先[illegible]授命處血迹至今猶存洗之不去萇弘積紹而後不多得也

秀水後學朱彞尊書於靜志居

[seals]

復社紀略卷一

眉史曰自今甲以科目取人而制舉藝始重已士既重於其事咸思厚自濯磨以求副功令因共尊師取友互相砥礪多者數十人少者數人謂之文社此即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遺則也好修之士以是為學問之地馳騖之徒亦以是為功名之門所從來舊矣粵稽三吳自有文社以降最盛者莫如崑山顧文康公之邑社社友十一人後皆為名臣社規人受一目目之難就者方奉常魏恭簡受之社刻盛行可謂彬彬者矣嗣後歸熙甫有光為南北二社子午卯酉同日並舉一時文學之士霞布雲蒸若李康甫方思曾吳秀父今文步古文之脈實是鹿城始　章皇帝初元有詔限字陳晉卿許公旦顏茂善改為短調王伯欽顧賓甫王幼文繼之後先增美後稍中衰王淑士張宗曉遂起其靡遺清堂稿出顧九疇為海內所宗次之則推豫章郝仲輿丘毛伯稱作家陳大士際泰費無學而隱為一時文雄吳門文文起姚孟長彙陳丘行卷暨艾千子南英羅文止萬藻諸稿為一帙謂之江右奇文谿此之天下皆推豫章同時中常州吳巒稱巒梁谿馬君常世奇武林宋羽皇鳳翔並號文章宗匠遠近從遊者衆已而撫州章大力世純以善會南豐湯若士之學顯其時月旦謂之陳艾章羅海內業制舉家爭延致之以故千子與萊陽宋九青玫大士與新安金正希聲文止與麻城梅惠連之頤大力與景陵譚服膺元禮同硯席天下羨之如郭泰仙舟　哲皇帝六大力舉于鄉墨義出遐邇奉為法程迨甲子千子得雋而以策論譏訕時政與兩主試同受罰天下不惟重其文兼重其人于是司清議者改易其稱又謂之艾羅陳章云四子之學各有短長大士優于時藝五經義能補箋註所未備而拙于古文詞然其時藝即古文亦其具然也章羅皆法晉魏而大力用意勝時失之俚文止搞詞勝或流于靡兩人相師而不能相通亦限于才耳千子進取秦漢唐宋諸大家講闢闔變化首尾起伏之法卓絕一世獨于制藝斤斤格套不出前人窠臼但以善于訓詁切于脈理選義出舉世群然師之吳

越齋魯咸奉為贗的云

周介生諱鍾金沙望族　顯皇之世鍾祖於德登兩榜為貴官伯應秋繼之以鮮頭聯第維持泰時踵發一時推為三難鍾父詔熙詩田于諸生而有子四人長銓字臣蘭叔鎔字容我李錢字成我仲即鍾讀書尺木居昆弟相師友蘭臣少魯而攻苦力學惟介生敏頴絕倫負逸才甫丱時五車萬卷無留牘矣詩文纚纚萬言有倚馬之目應秋子録維持子𢤱皆莫及也房選華峰出好尚一新天下競稱之由是向日推豫章者相率而推金沙矣千子見文風之變也乃作書與介生論文曰今日制藝一道賴兄主持真如日之中天萬物皆睹頃盛衰倚伏之際識者憂之海內今日自稱為豫章派者然乎否乎末流之弊雖于作者無訕然使天下不論其功而追原其過則二三兄弟向來引經據史扶進道術之苦心遂為世詬厲耳夫文之通經學古者必以秦漢之氣行六經語孟之理即降而出入於歐韓蘇曾非出入數子也曰是數子者固秦漢之嫡子嫡孫也今也不然詞為章者不知古文為何物而獵弇州于鱗之古以為足不知此非古也六朝之浮艷而割裂補綴飾之以史漢之皮毛者也為制藝者不知古文為何物而襲大力大士輕俊詭異之語以為足不知此非古也晉魏之幽渺纖巧當世以為清談為玄慧者也最陋則造為一種似子非子似晉魏非晉魏鑿空杜撰之言詰詰然以為真大士大力矣弟舊歲於陳與公席稍一言之而同氣者頗相怪責不知弟於此道淺深甘苦備嘗之矣夫文之古者高也樸也疎也折也典也重也文之卑而為六朝者輕也渺也詭也俊也巧也排也此宜有識者所共知矣無怪兄閔然憂之而有裒集先輩大家之舉也雖然願細酌之弟杜門山居兄于郡中以選目見示互相參訂必有不刊者

丙寅夏介生得書以成弘諸選封緘相賀慶曆而後仍任己意間涉時趨選本出千子大不悅復書致介生曰弟前書中大約言今之效法豫章者不得其渾古高樸師法六經秦漢者何在而僅掇拾一二輔嗣子玄幽渺詭譎之談相與雕琢糢糊甚至學檗露者

竟以杜撰為繁露習郭註者竟以杜撰為郭註而先秦兩漢高古諳折之氣亡矣使人究大士大力為晉魏抄手猶可言也使人置六經秦漢不道而降為六朝之卑弱纖俊軟靡巧麗之文向時歐韓大家所棄擲不屑而力排之者今反奉為蓍蔡又見之制舉業則文氣之卑乃自吾輩始矣承諭風氣之遷有極有漸極者勢之所畏而漸者機之所當預防凡以為今日猶漸而未極乎向者學我而死尚在草澤今皆在三百進賢冠矣取鼻祖之形而傳之日傳一紙十失

其五日傳十紙非復我祖矣鼻祖之形如故也非吾祖而以為祖子孫之罪也不罪其子孫而特罪其祖有甘受獄者乎承諭經翼一選宜早行之弟亦有文定文詩二選蓋弟選意在存一代之文使人得見制藝中先後升降之變凡以經翼題篇宜簡而談義在存經不在備選也弟又手訂秦漢以來至元文為歷代詩文選又訂國朝諸公為皇明古文定矣弟平日謂古文一道今時士子半為時集所眯封閉塵腐無出頭之日雖日告之以先王仁義禮樂之旨無奈其

虛氣所至不能復知妍媸之所在千古文章獨一史遷史遷而後千有餘年能存史遷之神者獨一歐公歐公之文耳提面命之人不知也況欲其徧讀古人之書而知好乎弟子歷代詩文及皇明古文定外又有文勤文妖文腐文冤文戮五書以為正告人以古文人不知能取文之無當者告之則人知避矣人人知避必發憤讀書然後知古人高深誠拙之所在不復為浮華補綴無根本之言矣文勤者左國史漢為人生吞活剝不須兼之所安往往出自大老稍舉一

二太史公曰予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蓋相去千年疑其人之有無也每見空同鳳洲為人作誌銘輒曰蓋聞嘉靖年間有某老先生云此亦豈千年後疑詞耶先漢兵農婚喪大費皆取給馮翊扶風京兆今朝廷大事戶工兩部實為之於大興宛平無與也輒曰無以佐縣官之急可乎不可乎我朝一代官名一部郡縣為數公改換後世幾不知順天應天知府知縣矣此文勤也而太倉歷下之文為多文腐則古之客難解嘲七發七啓之類而今時尤衆京山李本

寧為人作詩序就其人姓氏起首使作我姓人詩序必當篇寔矣凡此真文腐也文妖則以楊子太玄為首而近日如文翔鳳所作古文詞及他同類者附之與夫毀謗孔孟之人皆在焉文寃則諸家墓誌盖美飾非顛倒朝政相為賢不肖之論也以文為戲坡公不免作偶而袁中郎為甚今皆類成一部五種出而後天下知古文矣恨不與兄面商也介生得書以為過於苛汰嗣是以後江左聲氣稍與江右别而介生所評隲古今文藝亦不復與千子參訂歲乙丑介生所選房書請夏彝仲所尚者百家子書為多舉世復翕然稱之千子乃復與介生書曰讀尊選可謂璀璨奪目然弟則謂此道老手深文自有不動聲色不煩斧鑿而成者若有意填古則其出入子史適足証其空疎何也與題不相肖一也首尾氣脉不能渾成雖借資一二古人然一篇之中襍以俚鄙湊以杜撰軟語稱調本質俱露二也不知遠師秦漢而僅畢託晉魏不為經史之磅礴而為子書之詭僻三也夫時文本以傳聖賢之神一題入手佳思滿紙細細按之大半旁支蔓有終日兀坐而無一句可留者矣及其衡文亦復如是今日几上之選明日讀之便有可議即有古語精思能奪一時之目而細勘神理於聖賢立言之旨不能相肖如是挍之一科不數人一人不數首昔人云子長之病病在好奇得非兄今日之謂乎弟謂此後宜精挍而嚴汰之芻蕘之言似可採焉介生發書謂兄簡且曰鄙儒不知時變嗣後亦不復通問矣先是貴池吳次尾應箕與吳門徐君和時鳴合七郡十三子之文為匡社行世已久至是共推金沙主盟介生乃盜拓而廣之上江之徽寧池太以及淮揚廬鳳與越之寧紹金衢諸名士咸以文郵致皆受成事介生因名其社曰應社與萊陽宋氏侯城方氏楚黃梅氏遥相應和于是應社之名聞于天下

張溥字天如號西銘太倉人父太學生翼之兄輔之以兩榜由兵垣歷官大司空翼之子十人溥以婢出不為宗黨上下所重輔之家人遇之尤無禮嘗造事傾陷翼之溥洒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奴聞而笑曰榻蒲屨兒何能為溥飲泣乃刻苦讀書無分

晝夜寒暑嘗雪夜已就寢復興露頂坐向曉曰病䶊時三吳盛文社人人自炫溥一不省也而獨與張采訂交

張采字受先號南郭居邑之南郊故以自號以善戴氏學有聲黌序溥延為館賓讀書七錄齋時婁文甲靡兩人有志振起之溥矯枉過直(正)取法劉幾樊宗師歲試乃躓闈周介生倡教金沙負笈造謁三人一見相得甚歡若故舊辨難五晝夜訂盟乃別溥歸盡棄平昔所學更尚經史試乃冠軍溥口訥言若不出口而矜重名義采尚節槩言論丰采目光射人兩人相砥濯自厲時魏璫敗鹿城顧秉謙為邑人所逐避處婁中溥采鼓諸士驅之檄文膾炙人口郡中五人之墓成溥乃為誌鐫石由是天下知天如受先咸重此兩人始周介生定應社社目時三吳名輩若茂苑楊維斗(廷樞)徐九一(汧)常郡蔣楚珍(鳴玉)荆石兄(良)虞山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吳江吳茂申(有涯)吳來之(昌時)松郡夏彝仲(允彝)陳臥子(子龍)及閩中陳道掌(元綸)蔣八公(德璟)咸在列而獨以凡例屬天如手定一時咸謂兩人相信蓋在語言文字之外別有契合也歲丁卯受先九一與介生之弟鏕皆鄉舉而羅文止蔣八公各舉于其鄉其明年戊辰溥以單恩選貢入京受先聯第第三九一公八皆告捷江西黎左嚴(元寬)已冠礼闈為主試抑置第二皆社中才傑也溥廷對高等諸貢士入太學者俱願交懽溥爭識顏面溥因集諸多士為成均大會是時宇內名卿碩儒前為崔魏摧折投荒剖逐者崇禎新政後先起廢任用聞知溥名皆願折節交懽驂垃文酒笈筐車騎日不暇給溥由是名滿京都已而德璟授官編修汧考館為庶吉士元寬授禮部主政鏕授南禮采授江西臨川縣知縣采初以同鄉先達推擇期得館選而以不時赴闕行揖失之及尹臨邑轉對為愉曰人臣致身何官不可效吾今入文學禮義之鄉得挹羅一峰鄒守益(東郭)之高風得與聞良知宗旨相與切劘道學也遂與溥歸偕同志揚扢社事而後赴任由是海內同人翕然共宗天如不啻戊己之趨豫章辛壬(王)之趨金沙也艾千子時客齊東聞之乘遽泚吳門約同介生與天如泰証文體衡定是非

欲而挫之而獨伸其説時陳臥子尚號人中才氣方盛首與之争辨扁舟逆之吴門各持所是語不合日晷移影乃退臥子復手書詰難祢詞宗旨崇重鳳洲空同于子持其瑕而折之曰向在婁江舟中見足下談古文輙詆毀歐曽諸大家而守一李于鱗王元美以為足即評隲他文亦未當盖足下未嘗讀古人書故欲足下讀書十年學漸充心漸細而後可也及足下行後友人持足下所作惜心賦至如此文乃昭明文選中之卑腐者歐曽大家力排之者足下斤斤師法之無怪乎侈口罵歐曽罵宋景濂罵震川荊川也使者至得足下書大旨謂宋文最近不足法當求之古其究竟則歸重王李二人耳何足下所志甚大而所師甚卑也足下謂宋之大家未能超津筏而上又謂歐曽蘇王而上有左氏司馬氏不當舍本而求末夫足下不為左氏司馬氏則已若真為左氏司馬氏則舍歐曽諸大家何由夫秦漢去今遠矣其名物器數職官地里方言里俗皆與今殊存其文以見于吾文獨能存其神氣耳役秦漢之神氣而御之者舍歐韓亦何所由乎譬之山然秦漢則蓬萊絶島也去今既遠猶之大海隔之也則必借舟楫焉而能後至夫歐韓者吾人之文所由以至于秦漢之舟楫也由歐韓而能至于秦漢者無他歐韓得其神氣而御之耳若僅取其名物器數職官方言地里里俗而沾沾然自以為秦漢則足下之極賞于王李者耳不佞方由歐韓以師法秦漢足下乃謂不當舍秦漢而求歐韓不佞方以得秦漢之神氣者尊歐韓而足下乃以竊秦漢之字句者尊王李不亦左乎足下曰舍舟不登而取舟中一艦一艓濡裳而詠之曰吾不藉津筏而舟楫也不可也以為藉歐韓而至史漢猶之一艦一艓也是不然我既得其神而御之矣何津筏之有昌黎摹史遷尚有形跡足下試取歐陽公碑誌及五代史論贊讀之其于太史公盖得其神于短長肥瘠之外矣猶謂之不能渡乎若乃竊史漢之句字自以為史漢在是矣是今之王李乃足下所謂一艦一艓舟中之一物耳足下又曰宋文好新而法亡好易而失雅夫文之法最嚴嚴孰有過于韓曽蘇王者荊川有

言曰漢以前之文未嘗無法而未嘗有法法寓於無法之中故其為法也密而不可窺唐與宋之文不能無法而能毫釐不失乎法以有法為法故其為法也嚴而不可犯閒嘗三覆以為至言平日極推宋大家之文以其有法而稍病宋大家之文過于尺寸銖兩毫釐不失乎法視史漢如無縫天衣為少差者以其法太嚴耳宋之文由乎法不至於有跡而太嚴者歐陽子是也故當推為宋之第一人不佞方以法太嚴病宋人而足下謂其無法足下讀古人書潦草如是不已過乎乃若王李之文徒見夫漢以前之文似乎無法也竊而效之決裂以為體餖飣以為詞盡去夫開闔首尾經緯錯綜之法而別為一種臃腫窘澁浮蕩之文其氣離而不屬其意卑其語滯乃真無法之至者而足下以為有法可乎足下以賦病宋人似矣然天下安有兼才必欲論賦則奚獨宋人自屈平而後漢賦已不如矣楚以下皆可病也然則足下悄心賦何不直登屈氏之堂而退處于六朝排對填事柔靡紛澤之語如是而譏宋賦恐宋人不受也宋之記

誠有如賦如文者然亦一二耳以此而病宋猶見燕趙之醜婦而以為北方無美人見吳下之粗繒敗絮而以為江南無美錦等耳以是罪宋人宋人亦不受也足下又引于鱗之言曰宋人憚于修詞理勝相掩以為宋人好易之証然孔子亦云辭達而已矣未聞辭之碍氣也辭之碍氣為東漢以後駢儷整齊之句言耳彼以句字為辭而不知古之所謂辭命辭章者指其首尾結撰而通謂之辭非若足下之以矜飾句字為辭也故曰詞尚體要則辭章之謂也足下必以好易病宋而以文之最者必難遂謂易經時代最古其文最難書詩次之春秋又次之禮記出漢儒故其文最條達條居六經末以是為經之差等以是為時之升降謬矣謬矣易始自伏羲然一畫耳未有文字彖爻辭皆文王周公故曰周易尚書自堯舜始次夏次商乃次周去文周彖爻辭乃在千歲之前足下謂書在易後時代稍後文稍不難而次于易經何謬至此也且易之為書原由象數其體與衆作異若果以難為勝則周公之書如洛誥召誥大誥多士多方立

政及大小雅頌等書當時何不併作彖爻辭體盡取初六初九潛龍牝馬之說入之耶足下又謂禮經最條達出自漢人以為文之高者必雅早者必易時代遠者必雅近者必易之誣如此則奚必漢儒禮經也孔子孟子可謂條達矣孟子姑不論至于孔子得毋以條達故遂為論語病耶抑足下生平不悅宋儒遂併孔子論語視同宋儒語録不復論其文耶抑可謂孔子春秋時故其文遂不及易經不及詩書耶且孔子與左丘明同為春秋　人而論語條達不同左傳何也又不同後之公羊穀梁何也且無論論語易經上下繫傳皆出孔子其語皆條達不似文周彖爻則足下亦將抹去孔子繫傳辭不入易經獨存周彖爻辭耶文各有時代唐宋之不肯襲秦漢猶孔子之論語不為易詩書也如此論文當必以揚雄之太玄唐樊宗師宋劉幾之文為最矣無怪貿貿然無所之也足下又謂唐後乎漢故唐文不及漢宋後乎唐故宋文不及唐如此則我明便當不及宋何以有陳人中又何以有人中嘐然嘐嘐所尊奉之王李耶宋之詩誠不如唐若宋之文則唐人未及也唐止一韓柳宋自歐曾蘇王而外如貢父原父師道少游補之同甫文潛少蘊諸君子皆卓卓名家願足下閉戶十年購盡宋人書讀之然後議宋未晚也足下又痛詆昭代之推宋人者如荊川震川遵巖三君子嗟乎古文至嘉隆間壞亂極矣三君子當其時天下之言不歸李則歸王而三君子寂寞著書受其詆訛不少易志古文一綫得留天壤使後輩尚知讀書者三君子之力也其文縱不能及歐韓乃遂不如王李耶且足下于三君子中稍恕遵巖謂其少師秦漢此言亦謬蓋遵巖少時嘗襲秦漢句字長而悔之乃更作古文其少作今無一字在集中矣足下何從見之遵巖以其少作為臭腐而足下追嘆之然則足下乳臭時乃勝足下今日耶至于宋景濂佐　太祖高皇帝定制度修前史當時大文字多出其手國朝文章大家自當首推其文以應制故不甚暢間有一二應酬出門人者或亦有之要師摹歐曾不可誣也足下試取其序記傳讀之可及乎不可及乎景濂雖未盡我明之長自今論

之未見有勝景濂者而足下詆之何也震川集頗足下遲遲其論足下學至震川文至震川駁之未晚豈鄉有婁子柔陳仲醇兩人雖未得歐韓之深然皆能言其本末足下宜贄請為師得其一言晝夜思之思無越畔然後十年讀書與不佞論文未為晚也

卧子得書恚甚復作報言彝仲惧其傷雅手颩千子言兩人之書不必外傳以滋物論千子復言古人往復辨論之書有兩是而可俱存者如朱子與陸子靜之無極太極于陳同甫之王霸柳子於劉禹錫之天問是也有兩非而不足存則近日何李之文是也兄以今日弟與人中兩是耶兩非耶弟讀書三十年中間悞而悔悔而又悔然後乃得古人正路而由之由之而患其不能如古人者如一日也人中乃欲尊奉一部昭明文選一部鳳洲滄溟集持此與弟爭短長又欲盡抹宋人郎歐曾大家不能免亦大謬矣兄不督責之乃欲處我與人中兩全之地又敎負人中若與弟對壘然則者兄之罪亦不少矣大約古文一道自史記後東漢人敗之六朝人大敗之至韓柳而復振至歐曾蘇王而大振其不能盡如史記者勢也然文至宋而法嚴至宋而本末源流遂能與聖賢合元與國初有振有不振至嘉隆之王李而大敗得震川荊川遵巖三君子救之而稍振此確論也願人中細思之若夫時文弟十一月至杭閱房書六七千首日欲慟哭蓋近日濫悪腐穢飣餖剿襲之文皆依附豫章豫章之可恥何至如此推其由周介生之罪過不小弟言之介生天如必不受且以同室操戈責弟若兄言之兩兄必見信幸一救正之

外黃曰目文姚集江右奇文行世而天下始宗豫章壬戌以後金沙起遂與並分衡文之席久之介生才名彌盛駸駸欲駕豫章而上之千子作書與介生論文有所軒輊皆持之有故非本志也然原本先秦依擬史漢闖發唐宋諸大家使古文正脉不為辞章所掩誠篤論也　烈皇帝初元張受先如晚出才各更駕金沙而上之天下號曰兩張後曰周張豫章聲價為之稍減千子乃躬造吳婁與諸家辨難欲以口舌楮墨折之使下乃文風士氣日趋于新又三吳才雋多

予雄自是莫肯相下至千子與彝仲書罪歸金沙遂群起咻之蓋制藝本名時文時者與世運相沿而變易無常者也諺曰鷄嘴尖䳄嘴匾言揣摩方就而風氣已移也士人伎倆須抄出風氣之先乃能夙售故咸趨新競異而不肯蹈常襲故似有陰驅潛率莫知其然而然者亦勢之無可如何者也司文衡者第禁其末流防其偽濫足矣若矯枉過正則有甚難行者吾明文運凡四嬗譬之洪永太古也成弘則中古矣慶曆殆三代文明之治也降而啓禎則閏統偏霸而莫相統一矣處莫相統一之世而求返三代之風已不可得況可進之而中古更進之而上古乎持千子之說原千子之意其必慶曆之不足而欲成弘之且直欲洪永之也而後乃為合也屏黼文章而與練帛疏布有違体者乎却琴瑟鐘鼓而為拊石擊缶有傾耳者乎奪尚羞法醖而易太羹玄酒有適口者乎違以成其背馳而已矣自癸甲已後鄉會墨卷惟尚時趨始得售取法先民者百不一遇焉則其說且自廢矣故千子之論文談古則重于昆鍾衡今則輕于管蔻也江右之俗交際禮儀以醋雞為飾故海內目江西人為雞吳人華方雷諸作醢雞賦刺之其文甚傳士紳間然語涉詼諧不足存也歲戊辰諸家房選出若馬君常宋羽皇吳巒稺項仲展荆石兄輩各有選本千子皆無譏焉而獨取天如所選表經訴毀之其房書刪定序曰今世業制舉業家所據以為名者曰經也史也子也是三者兩漢以後立言之士莫不由之何獨於今而疑之而有不然者史自左丘明遷固止矣然其職官氏族戰攻治亂之跡與舉業之文既不相入至於風度格韵馳驟跌宕變化離合之微非得其神者又無由而至故為盜于舉業者遍天下而卒未有入左丘明司馬遷之室者力不能也獨諸子之言浩渺寬博以無所附麗為長則文之誨盜者無如是書然在當時已有黃老農墨刑名縱横九家之異其大旨既悖謬于聖賢學者未能攷正古文則雖晉魏隋周依託周秦諸子之目以自見而亦為其所欺甚則以劉秦美新之揚雄而群然尸祝之習其書效其辭比于周孔魑魅魍魎之言盈天下甚矣其不

學也若夫目不識諸子而剿襲人言者即以是人為諸子及其不足則雕飾偽辭以代之其冒濫如是固不足怪於是有黠者出而悔之于史不能于子不可又逃而曰尊經夫尊經之名立而天下之奉之者庶乎有詞矣雖然亦有以古之為經者告之乎古之為經者曰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未聞必襲粵若稽古而後為書乾坤九六而後為易也且夫聖人之言各有所為而發蓋有前後不相襲者矣今必贅經語以就題復强吾意以就經爾況夫專經而不能通其解業一經而誤用其四若是而號于人曰尊經吾恐先聖有知必以為擬而吐之矣嗚呼今日制舉之獘已至於此一人唱之人人和之遂至臭腐而不可讀吾以為此皆空疎不學之過也富人鏹萬鎰減獲萬計無所不有而若一無所有三家之邨稍稍溫飽得一金而張皇色動又有窶人丐夫焉飢寒迫之不得已而為盜為大盜則剽富人之職不能為大盜則取大盜之所剽而負敗之遇水旱凶荒則三家之溫飽者且將為窶人丐夫矣而窶人之為大小盜者執而歸司敗又將入于刑焉今之為文何以異此使其讀古人書得其本末源流無所不有而又若一無所有何至得一金而色喜與夫剽富人之藏又從大盜而為之負販哉救斯病也莫若以今日之文救今日之為文者此我所以不得已而再有房選删定之役也而于其中有不欲存焉者嗚呼與我選者其是非天下既得而見之矣不與我選者天下尚未得而見也今日制舉之病可勝道哉已已仲春望日書

天如貽書受先曰閱艾千子房選顯肆攻擊大可駭異吾輩何負于豫章而竟為反戈之舉言之痛心兄見之須而責問其故艾為人貪利無恥出其本性又在武林最久中間搆釁者不少且往來俱銅臭之子不識一字之流固宜與名教悖戾也弟斷不能嘿無一言特以聞之老兄可與大士大力文止講明弟與介生止恃兄在臨川豫章之交自固不患一人之跳梁生事也惟早圖之弟意如此之人斷不容其稍有

出頭須作一字與九青先斷其根可也吳江吳來之晿亦致書受先曰天如介生負海內重望為我黨導師與兄主盟周旋者非一日矣而貴治子民有心懷反側倡議翻局布建奇功遂至指介生為罪人目天如為黠惡者而兄當之可付不校吾輩聞之恥辱莫甚于斯且其言論狂妄視我應社皆目不識丁愚陋如弟宜受之矣如吾兄何如同社諸兄弟何人非至愚必能別白邪正而一種未附聲氣與夫外附而中懷觀望者咸竊其說以為談資如吾鄉之金五貞豈非門墻一大患哉吾兄肩左提右挈之任為宗盟首今日之事一人之事也即同社有主包容之說亦有主力攻之說弟愚意則以為有攻無容吾黨門墻之峻已非一日往年阜生小叛亦攻之至於盡近日元祐隱犯衆共擯之使叛逆如千子竟以容之一字置之則是小敵勇大敵怯矣且人以我為大盜為妄人乃夫為司敗之刑人不修一矢以加之何以為令於四方又吾黨素為名教主乃有毀周孔而不能問毀我明先賢而不能問何以為名教主哉弟不揣謬陳

躁妄於長者之前伏祈深結豫章之在聲氣者擯此叛道負友之小人使鄉黨棄之天下公憤之則鬼魅之術立破矣受先得書手疏妣規千子言江右江左並為人文淵藪在豫章向操海內衡文之柄近時介生天如參執牛耳然皆聲氣相倚亦未有不尊奉豫章者也宜共遵尊經篤古之約力追大雅以挽頹靡幸勿自開異同為世口實千子答書乃曰吾輩聲價非謗者壞之乃尊奉者壞之譬有人焉遇周孔而知敬及遇盜跖亦以為周孔則周孔何地可以自容此不恃大士大力文止諸兄學問淵源嘗為評其品地不可向鹽醋缸中物同類而並稱之老父母甘之乎不肖倫極苦心獨救正一人正為諸兄地步併為老父母地步也其詞堅僻人言不能入未四幾家擒謬出其批抹豫章郎詆訾金沙吳下受先知不能合始以天如來之書示羅陳章而特函告之萊陽氏宋有答書秘甚人莫得窺于是三吳社長傳單各邑共絕之其月日偵千子臨吳謬約之之面相參詆會于婁之弇山園語不合陳卧子及周介生之幼弟

周我容共挾之千子郎夜去由是社集取其名剗之金沙婁東合詞布告同志云

是歲吳江令楚人熊魚山先生諱開元以文章經術為治知人下士慕天如名迎至邑館巨室吳氏沈氏諸弟子俱從之授學天如於是為尹山大會苕霅之間諸名彥畢至未幾臭味翕集遠自楚之蘄黃豫之梁宋上江之宣城寧國浙東之山陰四明輪蹄日至比年而後秦晉閩廣多有以文郵致者是時江北匡社中州端社松江幾社萊陽邑社浙東超社浙西莊社黃州質社與江南應社各分壇坫莫相統一天如乃合諸社為一而為之立規條定程課曰自世教衰士子不通經術但剿耳傭目幾倖弋獲於有司登明堂不能致君長郡邑不知澤民人材日下吏治日偷皆由於此溥不度德不量力期與四方多士共興復古學將使異日者務為有用因名曰復社又申盟詞曰毋從匪彝毋讀非聖書毋違老成人毋矜己長毋形彼短毋巧言亂政毋干進辱身嗣今以往犯者小用諫大則擯勿與約既布天下皆遵而守之又於各郡邑中推擇一人為長司糾彈要約往來傳致天如於是裒十五國之文而詮次之目其集曰國表受先作敘冠弁首集中詳列姓氏以示門墻之峻分註郡邑以見聲氣之廣云社目云是社始於七郡故原本先列七郡首姑蘇

太倉州

張溥　趙自新　王家穎　張誼
顧夢麟　曾士琬　王瑞國　張達孝
何南春　吳偉業　孫以敬　胡周鼒
蔡伸　張濬　張王治　周羣
張源　王啓榮

吳縣

楊廷樞　徐鳴時　錢禧　朱鎰
袁良弼　章美　朱袞　丘民瞻
許元弼　許元愷　周茂蘭　朱隗

長洲縣

許元溥　顧企宗　劉曙　華渚
沈明掄　王宋　戴之儁　陳性

管正傳 錢位坤 葉襄 薛宗薦

戴之傚 盧涇材 徐韜 張邕

吳江

吳有涯 吳昌時 沈初馨 呂雲孚

吳翺 沈自炳 張澤 吳昌迪

張堯 吳晉錫 周燦 孫銘奎

吳翻 龐承源 孫聚奎

常熟

楊彝 許士驥 蔣棻 許重熙

趙士春 王曰俞 許瑤 祝謙吉

崑山

顧玶先 許棐 祝升吉 祝泰吉 朱鑣

王志慶 陸世鎏 王志長 陳言先

顧繼紳 顧晉瓚 曹開遠 歸奉世

陸嘉胤

嘉定

朱之尚 曹訥 侯岐曾 徐自勉

陶士彥 沈宏祖 陳舒徽 汪貞泰

松江府

夏允彝 朱灝 徐方廣 周室勳

周希文 陶履僩 徐鳳彩 夏昺

張壽孫

華亭

周立勳 徐孚遠 彭賓 俞廷諤

顧開雍 盛慶遠 徐煒 徐桓鑒

徐致遠 徐纘若 周季勳 吳忻

盛仲輝 趙俠

上海

潘桓 馬元調 宋存標 朱在鎬

潘釗奇 范鋈弧 潘堯納 王元玄

青浦

陳子龍 宋存楠 杜麟徵 趙侗如

李雯

金山衛

盛翼進 杜麒徵 姜爾珠 宋與琦

陳秉敎

常州府武進
韓鍾勳　劉憲章　邹嘉穀　徐法
徐洽　頋潜生
江陰
黄毓祺　徐時進　徐遵湯　袁玠
宜興
徐懋賢
鎮江府
周銓　王重　談兆龍　賀瑜珍
賀王醇
丹徒
錢邦芑　潘一桂　劉夢震　陳讓陽
張美中　孫時傑
金壇
周鍾　周鎔　周鉞　周鋐
張明弼　史弘謨　高遇　劉國欽
王士鉁　周欽　蔣鳴玉　蔣熀
周而沛

丹陽
荊艮　荊廷實　荊廷璧　賀儒珍
盛順　賀棠　賀燕徵
徽州府
程允晋　江知默　朱泰陽　江調昺
江靜　吳承中
寧國府宣城
沈壽民　沈壽國　徐貞乙　孫文煌
梅朗中
涇縣
萬應隆　趙初浣　王崴　萬祺
太平府
邵錦　邵鑽　邵晃　邵鑑
池州府貴池
劉城　詹政　吳應箕　劉廷鑾
青陽
吳鍾　孫象壯　吳中英　吳介
孫象震　姜寅　張國枚

蕪湖
沈士柱
安慶
蔣臣　趙相如　范世鑑　潘映婁
左毅　方啓曾　江之水　吳過
淮安
夏曰瑚　白受藻
鹽城
張樹屏

安東
王啓運　劉符赤　齊日盛　蘇國美
桃源
王立身
宿遷
陸奮飛　姚禹命　陸奮武
揚州府江都
鄭元勳　李元介　顧閎　李樞
呂尚絅　梁於涘　湯允中

高郵
揚先春
興化
許同詵　解詵　王允士
寶應
成明義　成明善
徐州
萬壽祺
廬州府合肥
程以懃　程以德
舒城
郭士豪
浙江杭州
張玄　虞宗瑤　鄭頊　沈受震
徐邦佐　錢可　聞啓祥
錢塘
陸運昌　吳思穆　吳太沖　馮延年
趙德遴　陸鳴奎　陸鳴時　俞時篤

蔣　庸　嚴季榮　魏　介

仁和
沈濬思　林泰業　孟應春　卓人月
陳　濬　徐　翽　卓霜回　諸曾綬

海寧
徐元發　徐永平

餘杭
頊有棐

嘉興
孫　淳　陳　恂　徐彬臣　趙汝畀
項聲國　張次椰　孫　振　蔣　芬
金惟恭　程定國　沈嗣選　錢嘉徵
陳　恪　馬玄錫　譚貞良　葉　燦
孫耀祖　沈嗣徵　徐　白　張宗一

秀水
常　桒　朱茂暉　包鴻逵　卜　升
吳　翻　錢　昌　謝　淵　朱茂暘
徐天俊　周禹錫

嘉善
錢　栴　錢繼章　錢　棻　魏學濂
呂三錫　顧　潛　弋用忠　支如增
郁　素　夏　緇　魏學洙　蔣　詩
錢繼振　錢繼禧　錢　格　陳　舒
劉　芳　呂　騶　趙　韓　徐鴻祚
陸文璣　過銘蕙　陸上淵　屠象美
施洪烈

海盐
張奇齡　蔡士奎　陳　梁　張瞻韓
朱學章　馮景裕

桐鄉
盛　湅　朱萬錡　盛方涵　朱萬欽
盛　渏

湖州
嚴啓隆　沈中台　閔正中　韓昌箕
盧肇皆　潘基依　章　平　嚴　彧
沈鍾兆

歸安
沈緒奎　李令晳　陸熙運　丘志炅
陳騮　沈緒來　韓曽駒　章工奏
閔自寅　沈維顯　閔元京　鍾鏡如
吳振鯤　尹衡　尹任　凌爾翰
凌森美
烏程
温以介　姚延啟　黎樹聲　錢瀛選
沈禧　潘基慶　韓千秋　韓奕祖

錢鶴　顧翰　嚴永寧　嚴翀
費景珫一作沈　沈光胤　陶鑄　沈鈁
嚴忠一作愿鏐　沈榮
德清
章美瑾　章美珵
武康
駱弘珪　卓漢卣
安吉
潘基祉　潘基初　沈建吳

寧波
董守諭　陸符　錢玄錫　費而隱
馮湄
紹興
李宗銘　章重　徐騰　余增
孟稱堯　孟稱舜　趙之蘭　吳應芬
金鑄　表師孔　吳維修　顏綸揆
金華
傅巖　葉幹　倪仁禎
衢州

翁祚　徐泰徵
江西南昌府
劉斯陛　萬時華　余正垣　仇鏷
黄維藩　束崇熹　黄國鎬　羅高椒
徐元朗　楊昌　章士鴻　楊耆
易道泰　喻周　喻士錦　熊文舉
吳奇杰　吳廷猷　劉斯陸
新建
陳弘緒　鄧履右　萬日佳　徐世溥
甘元鼎　李奇　萬摶　舒忠讜

姜之祥　徐世清　陳弘綸　徐應芬

進賢

李光倬　陳維謙　朱嶶　饒有政

陳維恭　熊人霖　饒有致　陶文時

朱　健

豐城

胡學洙

撫州臨川

陳際泰　羅萬藻　章世純　曾亨應

章世謙　傅占衡　湯大耆　湯開遠

王東乾　章宏岳　丘而旭　揭重熙

謝賓王　游為光　舒嘉桂　湯開先

陳士鳳　謝廷簡　曾拭　丘而昶

吳程　陳才奇　曾益　劉鍾秀

陳士驥　謝應宸　李上　封詰

鄧光曙（宜黄縣）　游為龍

建昌府南城

吳兆　俞一經　丘時憲　吳觀之

鄭之玄　姚光遠

新城

張之奇　曾汝亨　黄之香　江世祥

江士坐

廣昌

何三省　揭希朋　劉大年　劉大輩

劉大常　劉大千

南豐

曾升

廣信府上饒

徐自定　鄭仲夔　徐自亨

玉山

董思玉

弋陽

李調昂

鉛山

黄兆甲　黄映環

吉安府太和

曾文饒　劉　捷　龍起弘　楊嘉珩
楊學愿　蕭令申　郭承瑚　曾世冲
蕭秉鎮　梁天爵　康　穀
廬陵
趙爾圻　黃震象
吉水
劉同升　李陳玉　劉孟欽
安福
傅昌臣　伍以竑
永新
賀詒孫
饒州
羅伏龍
袁州
易嗣重
瑞州府新昌
李之澱　漆嘉祉　黃國琦
贛州府寧都

楊文彬　楊文彩
福建福州
陳肇曾　陳元綸　陳燕翼　周之夔
董養河　曾異撰　陳世濬　周　恂
鄧　壽　陳奎輝　韓廷錫　張利民
董謙吉　許　豸　卓　震　齊　莊
林　昕　陳知章　林兆清　張　綸
邵景文　葉有祿　曾之翰　陳金鉉
林逢經　莫爾佳　陳兆相　林正立
泉州
李時成
顏茂猷
興化
曾世豪　徐鼒鉉　翁　顯　林尊賓
周　言　黃夢吉
延平
羅明祖　甯永齡
汀州

裴養清　李世熊

湖廣武昌府

劉敷仁　戴塤　孟登　陳沂

游明哲　李楚生　劉日襄　張仲庶

蔡仕

嘉魚

任弘震　任喬年　熊升元

漢陽

謝諄培　謝正培　易蘧遲　龍墤

易道亨　程性學　易為端　易為昂

易為瑚　易為璉　瞿然　朱荃宰

劉文運　胡世忠　胡有牧　何履順

何履吉

蘄水

黃正色　馮雲路　金頤　官撫邦

官撫極　官撫辰

麻城

梅之頊　王部俞　楊魯　劉侗

李春江　周應華　劉耀　曹之棟

耿應衡　周邦炳

黃安

耿如忞（一作志）　耿如思

蘄州

張宿　丘之宗

荊州府江陵

徐養心　王南國

公安

袁祈年

石首

劉長慶　夏雲昂

襄陽

歐陽化

承天府景陵

譚元春　譚元禮　譚元方　趙家棟

京山

王偶亶

德安府孝感
辛　昂
常德府桃源
關士琦
岳州府華容
張斯擣　黎志陞
廣東廣州諸邑
黄聖年　蔡承瑚　吳道坤　王　學
黎遂球　梁志勣　鍾　新　陳子貢
陳象明　麥克勤　林佳相　莊　珩
陳衍虞　韓如璜
河南開封諸邑
陳衷一　曹心明　吳從周　蔡　琮
賈開宗　張光世　張正誼　鄭觀光
山東萊陽諸邑
宋繼澄　宋　琨　左懋泰　趙士驥
宋　琮　孫鳳毛　宋　璜　宋　瑀
宋　瑚　左懋第　趙兩汲　姜　瀾

宋　璀　楊維櫝　左良輔　任夢麟
楊　曇　楊　易
新城
王與夔　王　家
山西太原府
韓　霖　韓　垍　因二卿　陶世徵
四川成都諸邑
張　尚　韋　鉉　莊祖誼
陝西
田而䏝
貴州
楊文驄
外黄曰按目計之七百餘人從來社籍未有若是之衆者計文共二千五百餘首從來社藝亦未有如是之盛者嗣後名魁多出其中藝文俱斐然可觀業經生家莫不尚之金閶書賈由之致富云
崇禎三年歲庚午鄉試諸賓興者咸集天如又為金陵大會是科主裁為江右姜居之廣日榜發解元為楊

廷樞而張溥吳偉業皆魁選陳子龍吳昌時俱入彀
陳際泰夏曰瑚亦舉於其鄉其他同盟列薦者數十
餘人明年辛未會試偉業中會元溥與曰瑚又聯第
江西楊以任武進馬世奇成德長洲管正傳閩福周
之夔粵東劉士斗並中式主試為宜興周延儒首輔
也舊例會場主裁元老以閣務為重應屬次輔溫体
仁典闈乃延儒以越例得之大非体仁意是以會元
幾掛吏議蓋延儒諸生時游學四方曾過婁與偉業
之父吳琨相善而偉業本房師乃南昌李明睿明睿
昔年亦游吳館於邑紳大司馬王在晉家曾與琨同
事是科延儒欲收羅名宿密囑諸分房於呈卷前取
中式封號竊相啓視明睿卷頭即偉業也時婁紳李
繼貞以職方郎分較易五房謂延儒曰此吳禹玉之
子也少年聯第未娶與元老釋褐署同延儒頷之明
睿知為舊交子亦喜悅取卷懷之填榜時至末而後
出以壓卷偉業由此得冠多士烏程之黨薛國觀洩
其事於朝御史袁鯨將具疏參論延儒因以會元卷
進呈御覽烈皇帝親閱之手批正大博雅足式詭靡

八字而後人言始息此溫周相軋之第一事也故事
新進士刻稿皆房師作序謂之本房鑒定是時天如
名噪甚會元稿竟以天如先生鑒定出名非制也明睿
於是大怒欲削偉業門人籍同館徐汧率偉業負過
弗釋曰委罪書肆執送五城懲示以解當是時明睿
所爭者体例非譽溥也而溥大不悅兩人自此遂相
隙及殿試爲元陳於泰乃延儒之姻也榜眼即偉業
探花為夏曰瑚溥欲得館選即丐偉業請之延儒是
時延儒尚不識天如問偉業曰用何幣相酬偉業曰
為師請耳不計幣也延儒曰師不同有贄拜之師有
受業之師偉業欲濟事遂曰是受業延儒因許之溥
由此得為庶吉士翰苑規制庶常居造就之列還館
長如嚴師見先達稱晚進公會隅坐有命唯諾惟謹
溥行任意臨事輒相可否有代天言作誥命者文稿信
口甲乙同館見者多以為汰皆恚之有白之內閣者
延儒猶委婉為解体仁則曰是何足患庶吉士有教請
旧例成材則留不成材去之之法亦何難去之体仁
為人素縝密言不輕出而于溥若易視之蓋未習溥

之生平也溥聞之恚甚乃緝其通內結黨援引同鄉諸事繕成疏稿授偉業使出名參之偉業立朝未久於朝局未練習中情怯不之應是時休仁之黨主持門戶操握線索者德清蔡奕琛為最偉業難於拒師命乃取參休仁疏增損之改坐奕琛疏上休仁大怒將啟有所處分廷儒從中曲解之休仁奕琛由此側目溥明春又以刻稿事啣之時時督過溥不自安壬申某月告請葬親給假歸

初會塲報至婁偉業以溥門人聯第會元邑甲欽賜歸娶天下榮之遠近謂士子出天如門者必速售大江南北群相爭傳以為然以溥尚在京師不及親炙相率過婁造庭陳贄南向設位四叩定師弟禮謂之遙拜浼掌籍者登名社録人人得意而去比溥告假歸途中鷁首所至挾策者無虚日及抵里四遠學徒群聚萃止癸酉春溥約集社長為虎丘大會先數月前傳單四出期會約結至日山左江右晉楚閩浙以舟車至者數千餘人大雄寶殿不能容生公臺千人石鱗次布席皆滿典庖司醞輦載澤量往來絲織游人聚觀無不詫歎以為三百年來未嘗有也宴會之明日互相通名成刺一時盈滿笥篋此別祖道百里不絕其時與會者爭以復社命名列諸牌額武林苕霅之間為澤國士大夫家艪艙艤懸火皆題復社一人用之閭里交相借託幾徧郡邑又之泖湖羣盜多竊效之官司捕獲當事頗以此為詬病士紳力為禁戒久而弗止而謗讟興矣

天如雖通籍而無他嗜好惟喜讀書四方賓客有以奇秘獻者再拜受之盥手持誦如經生寒暑不廢以為嘗門人呂雲孚乃進六書音義辨正曰社以尊經復古為義則凡戾于經變於古者皆當釐而正之矣太祖高皇帝神明天縱與宋劉諸賢佐參酌古今議禮制度遠過漢唐宋三代而獨考文不無少遜焉考中州正韻一書有平上去三聲而無入聲四聲不全廣韻較沈約韻書稍備而收羅未盡所以六書字義尚多可議有志反本者宜詳辨之其畧曰如佛本音弼詩云佛時仔肩是也二音拂禮記云獻鳥佛其首謂以翼戾之也又如禪本音擅孟子云唐虞禪是也

自釋教入中國辯始音憚佛作符勿切後人不知書學反以禅字正音歸之胡書而以輔弼之佛禅受之禅為借韵謬矣如無古无字也六書莫先於易易无咎无妄皆无也後人假借用毋用亡代之未省所謂無也自瞿曇書有南無字而無字始顯然入麻韵非正音也今人舍无而從無謬矣

如赤古尺字也禽經云鳦上無尋鷃上無常雉上丈鷃上赤上飛而上也鳦之上不能尋倍尋曰常鷃雉子也上不能常雉上丈故計丈曰雉左傳曰都城過百雉是也鷃上赤言鷃飛上僅能尺也又漢西岳石闕銘曰弘農太守常山張勲為西岳華山作西闕高二丈二赤北齊平等寺碑云銅像一軀高二丈赤二廣州紀曰蝦鬚長四赤皆謂尺也楊升菴作赤牘清裁王元美以為無據元美殆未深考耳由是人皆以赤為赤白之赤莫知為尺寸之尺矣

如宿日月星辰之次舍也以止宿為義陰符經云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古語云知星宿衣不覆以宿叶陸覆韵可見韵畧乃作秀裕多從之蓋元人詞曲皆北音入秀字去聲韵至宿州之宿則入徐字以地近徐州別呼為南徐州北音之謬如此

如亢音剛氐音低觜音訾亦誤爾雅云壽星角亢也列宿之長有高亢之義不音剛天根氐也註云氐角亢下繫於氐若木之有根如周禮四圭有邸漢書諸侯王邸之邸不音低西方白虎而觜参為虎首有嘴之義不音訾世俗不考多從韵畧殆誤

如朕訓我也古者凡人皆得稱朕象曰干戈朕琴朕弤朕楚詞云朕皇考曰伯庸可證在字義亦註不聞聲為朕未嘗若孤寡不穀為人君之號也自嬴修政汰自尊裁裂文義制曰天子稱朕後世承謠襲訛踵之至今不知乃屬秦法

如隨旬為切說文云從也以辵安步也古有隨州楊堅封於隨後登大位以字義近遁走去辵從隋以左以肉裂肉也與剁音近升菴先生曰隋音去隨從而就怠惰字義舍安步而就裂肉亡終之兆也宣德中王驥征麓川有土酋三人降驥承制授隴川三宣撫

官復乞賜姓驤曰汝三人怕刀剝來降郎分三字為姓後三首讀書識字私改怕為帕刀為刁剝為隋又以裂肉為不祥復改為多是隋音徒卧切夷人知之中國人反訛之見雲南人有呼隋煬帝為剝煬帝者群笑以為誤不知乃是本音

如塗從余按余有三音一為餘剩之餘一為道途之途一為賒貰之賒今人姓有余氏音蛇即余之轉註也惟塗音徒賒入麻字韵東方朔傳曰老柏塗鮮曰塗者漸洳徑也今傍海未成田者曰塗是也蜀爾雅云禹貢厥土惟塗泥夏小正寒日滌凍塗皆音在巴蛇之間毛詩云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叶上華字焦氏易林云雨雪載塗東行破車旅人無家古韵可見今世俗讀作途

如后古訓君也有君主之義六書莫先於易剥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后不省方天子事也書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言謂君也自大婚禮立后後世遂以為母后之后莫為主君之后矣

如妃古配字也有判合之義史曰伏羲制嫁娶使男女妃合以儷皮為禮則妃為配匹也自婚禮制一后二妃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後人遂以妃為妃嬪之妃莫知為配匹之妃矣

如豸音丈爾切爾雅云有足曰虫無足曰豸吳薛宗謂孫權曰日南男女裸倮可謂虫豸五代盧程詈任圜曰爾何虫豸皆訓虫也異物志曰東北荒中有獸曰獬豸性忠見人鬬觸不直者聞人論咋不正者佞思正曰獬豸但能觸邪何嘗識字今御史冠服獬豸義取諸此說文乃曰獬廌音丈蠏反四紙韵廌字下亦註獬廌獸名是廌與豸義通合獬言豸為獸去獬言豸為虫今為御史曰冠豸冠服豸繡則為冠虫冠服虫繡矣

土窪曰凹土高曰凸古之象形字也神異經曰大荒石湖千里無凹凸平滿無高下畫記曰張僧繇畫一乘寺壁遠望如凹凸近視則平周伯溫乃云凹當作坳凸當作垤是以俗字為古字也

古尉字音惠安平之義也理卿曰廷尉者言廷評斷獄能當其罪無頗僻也隋書李穆進尉斗于揚堅曰

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炤釋文尉斗火斗也所
以伸繒皆言平也俗加火作熨音運白傅詩金斗熨
波刀剪文陸魯望詩波平熨不如温廷筠詩天如重
熨皺王君玉詩金斗熨秋江皆從俗字後人見杜代
名人習用莫為究古音義矣

囂音牛刀切聲也氣出頭上以㗊以頁頁頭也今讀
作梟非周禮司市曰禁其鬬囂註鬬以力爭囂以口
爭月令日在玄囂註在玄之囂尚書序仲丁居囂在
陳留浚儀秦之敖倉也三川為天下市朝故曰敖詩
曰讙口囂囂哀鳴嗷嗷漢書囂囂若不足食貨志天
下謷謷荀子天下敖敖若焦若燒皆一義也唐詩春
雲生嶺上積雪在囂間梁宣帝七山寺賦神囂岧岧
而特立仙的皎皎以孤臨盖山之突起者為囂峯之
尖峭者為的皆取形象市之名為囂者市易人衆則
聲囂囂也囂故當從敖

如勅俗作入聲註釋從背去聲江陵相侍經筵內官
進論語　神廟讀勅從背居正從旁囑聲曰當作字
字上悚然驚同列皆相顧失色不知內官教讀皆祖
註釋勅字從背乃是本音後人回謂江陵異日驂乘
之萌由識別字

古酬作讐詩抑之篇曰無言不讐國策曰蘇厲遺趙
王書屬之讐柞後漢杜詩傳不讐其功而屬其用無
以勸也皆訓報也今沿為讐敵冤讐之讐

斅字俗訓為學亦非也莊子曰宋人資章甫而適越
越人斅髮文身無所用之司馬彪註曰斅斷也北都
人焉閩人爲斅狗祖此今但沿為斅篤之斅

煬字古音從向莊子煬者避灶司馬彪註對火曰煬
淮南子曰富人衣纂錦貧人煬灶口唐人煬婦詩曰
吹火紅唇動搵薪玉腕斜遙看烟裏面一似霧中花
尤為可証今人作恙人臣有熒惑君上者輒曰煬灶
受訛自隋煬廣謚煬始

仰字今與古亦別詩高山仰止論語及其更也人皆
仰之晉書元帝牧王導偕坐御座導辭曰若太陽下
同萬物蒼生如何仰照皆訓尊也今官府行移公文
以上臨下亦皆稱仰似與字義不侔北齊孝昭皇帝
紀詔定三恪禮儀体式亦仰議之北齊時已有此固

知受訛非自近代
虧缺也欠也月滿則虧是也今謂効力宣勞者亦曰
虧　成祖文皇帝謂仁孝后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
事虧他撑持
古有夠字註足也多也韵書作㲉亦作俗訓
鏝古減字註鉄質金文曰鏝西京賦曰金鏝縷錫
瓌異質相續也馬融廣成頌曰金鏝玉瓌國語曰懷
纓扶瓌是也世俗作減作㡌皆非或亦作鑲
冶字借作野楊子江有梅根冶齊武帝封昨從樊鄧
役阻潮梅根鉛是也劉文房詩落日蕪湖色空山梅
根冶皆以冶為野
丕古地名如城陳蔡不羹春秋之華不注史之不周
不耐山海經之不津不庭不其皆是古無丕字不即
丕也詩曰不顯惟德不戢不難皆讀作丕
説文勿字州里所建之旗也以聚民事故怱遽者稱
勿勿流俗妄於勿字中斜加一畫為匆失字義矣祭
義曰勿勿其欲饗之也杜牧之詩曰浮生長勿勿息
字解云多遽怱怱也今好古者但知勿勿而笑怱怱
逐俗者又止知怱怱而恠勿勿
乘傳置傳馳傳軺傳字義各不同漢律四馬高足為
置傳四馬中足為馳傳四馬下足為乘傳一馬下足
為軺傳亙用皆誤
白黑二字義各有別日白曰皜孟子皜皜乎不可尚
已月白曰皎詩月出皎兮女子白曰皉詩皉兮皉兮
老人白曰皤書謀於黃髮皤皤霜雪白曰皚白頭吟
皚皚山上雪草花白曰葩賦芳葩的的以凝霜羽毛
白曰霍詩白鳥霍霍玉石白曰瑩說文潔白如瑩
髮之黑曰鬒隋煬帝鎮江州聞王知遠名召見少選
髮鬒俄而白膚之黑曰黧浮丘丈人体素白遇飢歲
而黧灶之黑曰黮列子孔席不暇暖墨突不黔漆之
黑曰黝海忠介公陛應天巡撫吳門相國門故赭命
易黝馬之黑曰驪詩比物四驪駐黑色如鉄曰驪字
各異義涵用俱誤
綸音從閑爾雅綸似綸組似組海中苔綸即鹿角菜皆
草也古人象草色以製綸組故曰似漢時法綸草以
作綬仲長統昌言身無半綸之綬是也後人又象之

以作巾故有紫𦈡巾白𦈡巾俗名為綸猶之苛小草
也人但知為苛刻之苛藐紫草也人但知為藐然之
藐蓋染草也人但知為忠蓋之蓋一耳
以物相償曰備北齊高歡立法盜私家十備五盜官
物十備三後周詔侵盜倉庫雖經赦免徵備如法今
乃作賠
如茲本籍席之名也諸侯疾曰負茲左傳衛康叔布
茲荀子曰龍茲註皆訓席今以之代此代斯莫知為
席
又有形体近似而音義迥別者如台湯來反星也羊
支反我也寘徒賢反塞也寘支跂豉反置也謟天牢反
疑也諂丑冉反媚也滔天牢反水也湣胡感反深也
睢七余反鳥也雎息唯反姓也冷魯打反寒也泠力
丁反水名也桶他孔反器也桷古岳反椽也凍都貢
反水凍也涷得紅反暴雨也樅七弓反木名樅七江
反擊鐘也貽之與反遺也眙丑吏反視也莧侯辦反
菜名莞古典反竹通水也絮思據反綿絮也絮抽遲
反調絮也歁苦甘反能言也欺去其反屈也敗蒲拜
反亂也敃武巾反知也柱直縷反梁柱也柱之與反
拄柱也髧丁感反髮垂貌髡苦昆反去髮也菅古顏反
菅茅也管公短反人姓也呾慈治反罵詈也咀慈呂
反咀嚼也溇息遺反小雨也溇奴罪反檅濁也挻他
昌反挺持也挻拭然反取也因得力反動也因以由
反拘禁也柙古押反兵甲也押汝洽反取物也摞洛
戈反理也摞力蔡反食器也汙朝幹反身液也汙七
賢反水名也脛五昌反直也脛胡定反足脛也販方萬
反賣買也眅普班反目白也他如茶之與荼謚之與
謚漤之與灤佳之與佳毆毆毆毿毿毿戍戌戍瑩瑩
滎熒之異用芊芋竿竽析析拆折贏嬴羸辦辦辯
辮之分屬皆當明辨若夫韵書廣韵所遺漏者盧景
弘謂委蛇字有十二變揚升菴謂岦字有十四音皆
未經闡發至於五方方言並多俗字如靡莫被書桂
林虞衡所載文以意造雖多象形而義不雅馴非其
耳目未廣實乃裁削過甚該有音義並優為名賢習
用者
吳中有囝字小兒皆呼小囝有囡字女兒皆呼囡兒

竊意囯音近南當是男字之譌囯音近娜當是娜字
之譌然非始自今也宋紹聖元年十月米襄陽露筋
廟碑贊曰王化煥犄盛江漢叔季煽犄人倫亂一德
彥犄昭世典情莫轉犄天資善楚澤細犄雲木偃偉
斯囯犄日星建囯字宋時已有之
欲音劖子虛賦徼欲受詘一作𣢾別作𤞞又作𢓜音
義並同晋人為極煩和謁王導導小極對之疲睡國
芸小說曰明帝問沐啓云沐伏久労極不審尊体如
何帝答曰去垢甚佳身不極也范成大師静江時有
井字東敢反以石投井聲謂之井
𨇤字音鼜註一足行也左傳莊子刜林雍斷其足𨇤
而乗於他車以帰梅聖俞詩云竹存帝女啼夔學林
雍𨇤𨇤字周時已有之
五季時又有𡋾字以手捺制人也亦音鼜齊主蕭道
成人有罪輒付勇士桓康𡋾殺之時人語曰莫𩌏張
付桓康
𩕳字音竄入聲俗人謂勤職者曰𩕳𩕳能言畫瘁也
懴文曰其形𩕳瘦梁武帝時已有之

囫字音蛙上聲小初兒生墮地啼時其音囫然取第
一聲之義也今禅家語録習尚之
𡘙字音熊上聲西北人豊軀偉幹謂之𡘙子俗作汏
夯字音烘北人以大木丈餘平其兩端中鑿數十孔
衆手擧以實土曰夯增一人不為多去一人不為少
今世俗譏强相附和者曰夯義取諸此
已上數字象形會意諧聲指事假借轉注俱備前古
名人用之音義亦通說文韵書並宜收入
天如素博覽能馨二酉之藏及得辦正讀之見所未
卷一
曽稱為吕氏奇書時雲孚赴童試天如言之熊魚山
取冠多士又剡之學使者以儒士入闈欲其蚤發嗣
後天如凡有制作悉遵古体書法以故舉要録評語
用朕字葬親旐銘元配太夫人陸氏書元妃皆雲孚
是書使之也然泥古而失忌諱煩掛清議

復社紀畧卷二

史氏曰是時復社聲氣徧天下俱以兩張為宗四方稱謂不敢以字于溥曰西張居近西也于采曰南張居近南也及門弟子則曰西張先生南張先生亦曰天如先生受先先生後則曰兩張夫子又曰西南兩夫子溥亦頗以闕里自擬于是好事者遂指溥友人趙自新王家穎張誼蔡伸為四配門人呂雲孚周肇吳偉業孫以敬金達盛許煥周群許國杰穆雲桂胡

卷二

蔮為十哲溥之昆弟十人張濬張源張王治張搏張漣張泳張質先張淮張濤張京應為十常侍又有諸生依託門下效奔走異財幣者(若黃若曹若趙若陳若陶)則名五狗而溥獎進門弟子亦不遺餘力每歲科兩試多方引掖有公薦有轉薦有獨薦公薦者首名下某案領批某科副榜某院某道觀風首名某郡某邑季考前列次則門第某孫某公子某孫某公弟甚至某公孫某公婿某公侄某公甥更次則門墻某等天如門下某等受先門下某等九一門下某等介生門下某等君常門下某等維斗門下某等彜仲臥子門下某等子常麟士門下轉薦者江西學臣王應華視薦牘癸業撫州三學諸生鼓噪生員黜革應華奪官自後學臣相戒不受竿牘三吳社長更開別徑關通京師權要轉為投遞都察院左都御史商周祚行文南直學憲牒文直書仰甘學澗當堂開(拆)名為公文實私牘也獨薦者公薦雖已列名恐其泛常或有得失又投專劉鍋時有張浦許三生卷已經黜落專劉投進督學倪元珙發三卷于蘇松道馮元颺達社長另謄換進仍列高等由是宿負才名者固皆登庸而處非其據者頗妨賢路局外之士值兩試窮私擬等第名數及榜出十不失一二自此為子弟者爭欲入社為父兄者亦莫不樂其子弟入社迨至附麗者久應求日廣才雋有文倜儻非常之士雖入網羅而嗜名躁進逐臭慕羶之徒亦多竄入于其中矣

當天如之裒集國表也湖州孫孟樸(淳)賓司郵置扇舸千里往來傳送寒暑無間凡如天介生遊跡所及淳每為前導一時有孫鋪司之目兩越貴族子弟與

袁封家兒曰淳拜居張周門下(者)無數諸人一執贄後
名流自負趾高氣揚目無前達烏程温育仁首輔体
仁介弟也心醜之著綠牡丹傳奇誚之杭俗好異一
時爭相搬演諸門生病之飛書兩張先生求為洗刷
兩張曰親泚浙言之學臣黎元寬(元寛)周張同籍声氣主
盟也曰禁書肆毀刊本衍楊書賈究作傳主名執首
仁家人下於獄育仁怒族人在介生門下者為温以
介力求解於兩張先生不許獄竟而後帰當是時越
中飯命社局者爭誦兩(訟)張夫子不畏強禦而婁江與
烏程顯開大隙矣未幾(又有)蘇理申文一事
蘇理刑周之夔字章甫號五溪福建莆田人素有名
場屋與吳越聲氣通崇禎辛未科天如同榜進士官
吳郡(司)理與社局諸人雅相善也時東粵劉曙甫諱士
斗亦同籍知太倉州事下車後虛己敬信受先每事
諮之壬申年天如告假在家亦與曙父密相左右焉
由是曙父政聲籍甚旧例邑吏入鄉闈簾(考成)當正薦十
之四故有司爭營分房以郡臨邑縣官恒遜理官癸
酉南闈之變已謀定易三房旦晚需聘矣兩張為州

官地臨期驟易士斗得内簾之變得外簾之變謝病
不赴而心恨三人特甚是歲三吳大風殺稼斗米千
錢太倉漕無輸士斗念切民瘼與南張謀救荒之策
采廣諮博訪得府胥宋文傑言吳郡屬八邑而太倉
鎮海兩衛獨隸婁衛軍軍儲四萬九千石分支長吳
崑嘉吳江太倉常熟七邑改軍儲旧制其初兩衛之
軍原在本地支粮後来分支各邑誠能使支獨帰婁
倉軍儲越歲而支又無贈耗即可減漕米十之七此
目前救荒之善策也采大喜乃著軍儲説其言曰軍
儲者何儲粟給軍者也言斂藏以待稼積為備也故
我州有軍儲倉倉有官有斗級今軍儲雖散而長春
橋南倉基可改官與斗級仍設不廢於此見事理不
可革亦一據也昔人計之詳矣太倉東有劉家河海
潮從入達於婁江元末朱清張瑄之徒建海運集半
天下之粟于今之南關時稱六國馬頭于是太倉為
重地繫江南七郡鎖鑰國初立太倉衛多設官軍防
守不足則增鎮海衛然太倉地界崑山常熟嘉定間
軍則仰給三縣告飢既不時得民之介處者復入粟

三縣遠輸苦止弘治初巡撫都御史朱公瑄巡按御
史劉公廷瓚用鄉先正叅政陸公容議奏割三縣鄙
地為州八年始得請叅政議云民免起運軍無缺食
且于重地有倫最為便益然則州之從立大約斟酌
糧儲故不憚更始乃既名州以後積輕之勢在軍民
則免于遠輸而軍或告飢漸不時得即得亦取荒區
旧逋責令對給嘉靖甲寅復分兩衛官軍屯劉河吳
淞寶山崇明四所則衛益疲于是生心至隆慶初元
請以兩衛軍儲三萬餘石分徵各縣時安平日久未

審後患遂軽允衛議議允衛軍初亦樂之不數年復
大悔所以悔者各縣亦漸不時得亦漸取荒區旧逋
責令對給則是衛軍反多道路供費迨後至有終年
守候不得毫末者千百戶因緣為奸連結胥吏重支
涸支莫可究詰而州土本三縣旁鄙所種木綿十之
八稻禾十之二每歲解南北糧十三萬餘石外至三
四月間即稔歲必告糴鄰邑以充饔飧自軍儲散徵
以來民則有言曩者州土半割于嘉定今嘉定以不
宜稻禾永得輸銀折漕州即不獲比嘉定奈何奪我

存留之哉顧為軍則稱言曩者仰食三縣最遠不過
八十里近乃在四十里今郡邑則百里吳江且百四
十里往返經旬誰實厲階柰此苦瘁何難者曰即如
民言歸粟三萬餘石于州不其能如別邑之陵碎稽
遲明甚不能零碎稽遲則供漕與供軍奚辨應之曰
軍與民錯處此壤軍得粟三萬餘石則以木綿之地
加生此粟不若供漕之往而不返也是不待智者可
曉難者曰即如軍言粟既歸州或一兩年可以有濟
後此之零碎稽遲必漸如別邑移此以與彼何殊應

之曰粟得歸州則軍儲倉即茂草長春橋西新倉可
積每歲將漕糧軍儲計畝均編課兑之日責其齊納
漕糧則納便民倉軍儲則納新倉幸倉官斗級未發
可無更置既納之後嚴册籍禁冒濫備兵使者按月
季嚴任使民無減賦軍無倖食如是則公私有濟難
者曰即如子言州之所利亦各邑所利彼舉固其利
相成凌碎稽遲願于納漕時輸粟至倉則何以辨應
之曰我所謂利與所謂害先其甚者今海事蠕蠕動
矣倘有萬一此荷戈者將待炊于四十里八十里及

百里與百四十里之外乎待炊于遠外則州危州危
則江南七郡危明者見未形見形而計則已晚各邑
士大夫當不遺大而恤小棄本而謀末況乎今之在
各邑者亦徒為奸胥猾吏資民亦何惠故曰軍儲之
散徵者必當仍專之太倉者也既脫稿與溥言所貴
士大夫者為能有益于民社也今桑梓災吾二人何
以策之溥曰亦念之極耳且為之奈何采出軍儲說
以示言此議若行便是救荒之策溥閱之稱善為作
跋語于其後因共謁士斗而詳之會州民王延條陳

荒政亦以請復軍儲旧額為言太鎮兩衛指揮陳邦
王時濟申憲移州求還軍儲初制士斗遂據之申文
兩院言婁民不幸一歲而兩被災傷風潮蟊蠹斬我
有秋目擊心傷殆有不忍言者向日申報而臺會疏
上叩不啻繪鄭圖以進奈無汲倉之可賑也茲就時
粮而言必得大賜蠲折可慰重地災黎然九邊多警
度支告匱則議蠲似不可得至若漕粮如遇災荒例
于八月已前方許題折乃今漕單久發欽限愈嚴近
日六安泗州等衛運官車船到州立等交兑則請折

亦恐後時夫以卑職匪材濫膺重任若輸輓愆期甘
為子民受過獨念蕞爾一州原割崑山常熟嘉定三
邑之邊隅坐枕狂流近海之田滄桑不一腹裡水旱
多艱植花者深栽禾者寡即大有之年但以木棉變
價易米較諸各縣大不相侔況遍地不毛求珠玉粒
從何貿易且目前米價騰湧白米一石貴至一兩三
錢將來漕艘鱗集價必愈昂哀哀窮黎即售土竭廬
以應兑如何竣局卑州職夙夜焦思寢食俱廢多方存
恤自謂救援之無奇展轉躊躇孰是公私之兩便達

災民王延等議以各縣額派太鎮軍儲抵本州之漕
兑卑職反覆思維此說似為可行何也蓋州縣各有
起運各有存留揆情度理似不可更張但婁之地土
較諸各縣低而且瘠婁之風潮因坐海濱倍尖且查
徵賦冊載兩衛軍儲原議派州不足方以別縣補之
蓋原太鎮兩衛坐居本州以本州之粮給本州之軍
彼此兩便軍更樂從若使婁之存留量倍于各縣亦
不為過今計太倉鎮海劉河各衛所本色軍儲共該
四萬九千九百九十一石內聽州額原編四千八百

六十餘石其餘向派長洲吳縣吳江崑山常熟嘉定
等縣今以各該縣之儲米歸之州額使本州兩衛操
運軍官就便支領仍以本州漕運扣還各縣以足彼
此之額粮設法調劑誠救荒之一着也時之變署府
篆職監兇得士斗申文欲借此陷士斗并傾二張秉
溥公謂謬言未知軍儲原委欲得軍儲說一覌溥信
之歸以語采采即手疏封進之變既得軍儲說遂坐
溥采悖違祖制紊乱漕儲規指士斗申文為行媚鄉紳
崇禎六年冬十一月揭之總漕及巡漕兩臺士斗與

二張皆未之知也十二月士斗署崑山縣印運丁勒
加贈耗軍民相毆泗州衛指揮張景文誣揭士斗減
逹米脚價致激軍変巡漕御史烏好善疏劾士斗疏
中追論之變前揭言太倉州官不宜洒兑得旨劉士
斗違法干豐紊亂漕規該部從重議處崑山兑粮鼓
譟事情即着烏好善確議具奏部覆又得旨劉士斗
逹紊漕規致有譁変何得復留地方着降四級調用
士斗奉旨離任士斗治婁清廉而有惠政士民惜其
去壘閧廂以留之傾國數十萬人為之罷市兩張以

事由之變公會日面責數之之變幾無所容兩張又
走書都門閩人之仕于朝者若黃道周蔣德璟黃景
昉等言之變無端傾陷循吏道周諸人皆不直之變
共非之之變房師許石門士書達之變囑之更絃改
過否則為時賢所棄擯仕途雖自振矣吳地文文起孟震
亦言蘇州兩廉吏俱被周五溪逐去以之變外計中
府同晏日曙至是復傾劉士斗也之變知見訕公論
跼蹐靡寧深自愧悔具申臺司自咎扳揭士斗之非
不忍令賢牧獨去官其今抱痾㬎旬應與同罷等語

之變本重於去官欲假引咎之言冀人原之庶幾上
臺留之也乃兩張逐之變之局已成之變無所用其
計矣全婁士紳為劉公祖餞溥采擧盃酹地曰異日
使賢父母獨離地方者有如此酒因令門下弟子襲
檄文驅逐之變粘布通衢檄中言之變受州同林朝
欽擧賄欲薦署州篆故揭去劉知州以遂其私乃先
逐朝欽去職時崇禎七年也先是生員錄科舊例于
州縣府官試擇優者録送宗師而後宗師試錄優等
送院五年間之變署府篆考生童惟憑書帖請託竟

不閱文案出各邑貧儒無紳存者雖才高望重俱置孫山由是各學沸然甚至撻城隍神像坐府署詛之則諸生即非復社中人亦恨之深矣至是年四月朔郡中諸生乘之變下學譟而逐之之變慚憤申文兩臺惟自劾不敢及諸生以為首皆權要子弟莫能難也因杜門謝職而臺欲和解之授旨蘇松道周汝弼勸之變視事又恐三學士子不相能姑令署吳江篆以遠之之變從命至則吳江復社生徒再聚沈所初馨家復譟逐如郡城時之變審勢不可留乃始露章題

訐兩張言已遵制爭漕橫被誇逐又致札吳中聲氣主盟文文起等白其事復專札達兩張與復社尋隙受先覆書曰日者劉映薇父母崑山弁妄一事老公祖中懷不安漸多遷怒特創爭漕題目督責不休始僅罣弟今且併及西銘兄以兩杜門之人闌入口語之內請夜自思不知其故老公祖震霆憑赫弟麻無一言誠以事揭通國無煩置辯亦以子民誼當束身知己情甘唾面畀以自牧久當覘息也不意近日申文老公祖竟以向來仁孝之思霜露之感盡云弟罷

弟何人斯敢為造物受過哉夫公老祖之屢請上臺公祖之代題非田間人所與知弟可嘿嘿獨爭執漕儲四字老公祖籍口不已有不得不平心剖析者歙州軍儲存留本由祖制關係防海癸酉之秋歙州風灾獨甚太鎮兩衛官軍申復本地對支舊額州民隨亦継請劉父母遂于祁按臺公祖詢問救荒事宜附進此議是時鄉紳未與聞也既而州民以公義望鄉紳令出公函歙州諸大老為倡弟與西銘不過隨例署名紙尾耳未幾復聚族而謀謂時將屆兑恐言之

無益即移書各臺請息其議遂蒙老公祖俞允嗣是絕口不復談矣至軍儲說者弟叨輯州誌因舊載記向為編成要西銘跋語遂西銘入郡老公祖向之索取遂於於公函中封進不禍送上臺而專送老公祖者所以復台命也事之顛究昭昭耳目老公祖亦歷歷在心豈其一旦忘之據稱爭漕護漕弟實不解窮謂言護漕則必有悞漕者癸酉之兑歙州獨先完運未有悞也言爭漕則必有相與爭者歙州紳士忘于無言未有爭也且軍儲之議歙州人請之即歙州人

止之請于九月即止于十月無論老公祖未嘗出片詞爭執且其事亦無所用其爭執也兩當公啟與老公祖兩當報劉姓名詞指斐然具在乃弋予横起蜚想不及西銘平生隱惡揚善老公祖亦素称其誠厚曰弟徙怒今俛首指又何心乎弟麋鹿性生長卧林攆成敗得喪久付度外何暇與人角口但念老公祖十年交誼甘出惡聲委巷之子猶不忍為又恐老公祖果病忘其前事敢書以相質可告朋友即可告君父區區之懷聊畢於此若老公祖必欲借不合時宜之人為富貴顯達之地弟惟義命自安而已之變得書以詞直不能雜而臺批中不允請病之變乃於九月十六日改告終養兩院始為准題事下部覆云看得推官周之夔拮据著勞肺石稱真揖纂具見才守運漕綽有苦心就其爭執太倉漕儲亦是奉公維法之念至謂援引養親諸事殊非肩勞任怨之心但查本官母雖垂老親兄尚在承歡有人菽水不乏况當金閶多故又值漕兌方新正王事靡盬之時豈臣子依親之日所應勅下撫按仍令照舊供職庶本官得展任事之能而地方更收得人之效矣奉旨俞允八年正月命下之變隨于二月初三日復任之變益畧匝月郡中紳士無一投刺謁見者之變知人情不與自春徂夏强半謝事屢文乞休兩院具題奉旨准致仕七月去任八月抵家一日母隨殁具報丁艱蘇松巡方御史王志擧復命疏言原任蘇州府推官周之夔清操劲骨實學直亢當考成之時急以歸養引請又複任之後旋以母憂成病與病抵里與母永訣越一日而母逝是不獨才可經世而孝亦可作忠矣似可聽其服闋赴部補選者也之變通計在任俸足三年十閲月各院正薦十二次提薦三次紀録一次大計擧卓異一次自此告致休職不及考滿邀封父祖心甚恨之瀕行草復社或問一編刊而傳送以去

中州名宿吳鍾巒字峦穉與文姚齊名宜興周挹齋諸生時授業之師鍾巒為之延譽於四方宜興之登巍科得師友獎進之功為多鍾峦狷介有守宜興貴為首揆夫嘗有所干請数困場屋為諸生自如癸酉春鍾峦遊吳謁文湛持天如與之邂逅席次言論丰

采迵異時流天如心重之詢及宜興曰挹齋座客非聲色之徒即貨利之輩絕無一文士吾不樂近之謝政後始一往見耳天如憬然益重其為人力為引拔得貢入北雍家貧欲就選天如屬湛持言之選司黃贊伯授究平縣教諭以便入場是科順天鄉試鍾岱始得膺薦明年甲戌會試先是吳門文湛持震孟赴職時郡紳修錢于徐九一之止水天如謂湛持曰明歲會場同考公必疊蕭故事疊蕭疊卷今海內舉子不愧會元者惟陳大士暨楊維斗兩人耳幸留意湛持夙與大士屢曰天下讀大士文取巍科者不知凡幾而大士久困抑似有待今日吾此番當收之夾袋中天如轉語項水心煜曰然則維斗乃公責也水心亦為之首肯天如又言吳巒穉久為海內師範此番不可不使之釋褐兩人亦唯唯比入闈湛持水心果皆分考而湛持居首竟得大士卷袖示項曰昔年老社長今作老門生矣水心狡欲令會元出己房乃持一卷示湛持曰已得維斗卷矣大士維斗與吾黨交情無少軒輊但冠冕天下與其江右無寧江左與其[illegible]邦無寧吾邑湛持乃取卷細閱曰誠維斗焉得不讓脫非維斗柰何水心曰今場屋中誰能作此等文者若非維斗當抉吾眼懸之國門湛持見其真懇復取卷反覆展玩亦信為維斗也遂許之旧例會元必讓壓蕭填榜在末後時主試提調注視項卷湛持反為遜謝出己卷先填而讓項卷冠軍及拆號乃李青也湛持恚甚然謝已無如之何煜謬負過湛持正色謂曰此舉不惟負大士併負天如矣此語盛傳闈中湛持於分卷時徧覓吳鍾峦卷及榜發鍾峦亦中式同蕭都諫薛國觀出書体仁具以國表姓字查對見新進士多出復社大為駭異休仁後為廢科目用保舉因此

社事因以文章氣誼為重尤以獎進後輩為務其於先達所崇奉為宗主者皆宇內名宿兩直則文震孟姚希孟顧錫疇錢謙益鄭三俊瞿式耜陳必謙鄭鄤侯峒曾陳仁錫金聲盧象昇吳甡等兩浙則劉宗周錢士升徐石麒倪元璐祁彪佳馮元飈等河南則侯恂侯恪喬允升呂維祺等江西則姜曰廣李邦華易

應昌熊明遇章允儒胡良機李日宣等湖廣則梅之煥劉弘化沈維炳程註等山東則范景文李璟張鳳翔高弘圖宋玫毛九華等陝西則李遇知惠世揚王繼謨等福建則黃道周黃文煥黃景昉蔣德璟劉麟長等廣東則陳子壯黃公輔等諸人職任在外則代之謀方面在內則為之謀妥卒皆陰為之地而不使之知事後彼人自覺乃心感之不假結納而要盟自固門墻之所以日廣營壘之所以日固呼應之所以日靈皆由乎此是時朝議起廢欲推舉虞山錢謙益而閣部持之堅無人敢發端乃共擁戴吳門文震孟中州侯恂上虞倪元璐餘姚劉宗周江右姜曰廣福閩黃道周期旦暮大用引翼同志其于後進內之中行評博外之知縣推官應得考選者亦俱力行引拔其現在各衙門任職者六部遷轉及臺省舉劾並得與聞天如雖以庶常在籍駸駸負公輔之望參預朝局矣

當黎元寬之街(浣)彈(治)書賈也而張及門以為快而育仁與休仁子隰佩大以為憾入京達之休仁使為區處休仁先已嗔復社得家報則大恚併惡元寬欲逐之

黎元寬字左嚴江西南昌人少負才名文章力追古、始與金正希楊機部齊名丁卯戊辰聯第會元三日以他故改第二其第三名即張采也采與元寬雖同列應社而未嘗識面神交有年釋褐日始聚首而人才名各冠于其鄉前達互相推與有館選之望然以才鋒穎露為時輩畏趨者側目故皆失之元寬則以姜燕及先生同里有人於內閣之側得躋二甲之前授職礼部主政在部公務之暇惟作詩文篇什出遠近傳録幾于長安紙貴又嘗代言官草疏訊切權要人多忌焉考溫陞浙江督學副使元寬通敏勤職然知交廣濫狥情面又不甚應輿論譁之既從而張之命而開陳爲程休仁遂進密揭言各處提學官員進學冒濫以致仕氣頹靡文休日壞乞降明旨令部院查核處治庶可挽回士習以振興學政上傳下部甲戌八月浙江科試卷解部復奏上傳提學官嚴行考核奉旨已經兩月何未見據實查參覆處奪人入監自來斜為始目下兩雍空虛何由充實至入學營

狥濫觴已極士風頹敝皆由於此但云姑近額裁十分之三終屬游移豈成畫一爾部院俱有育才飭憲之責着會同科臣秪遵嚴旨力破瞻狥振興學政仍將各款確議速奏礼科都給事中薛國觀抄參下部

十一月礼部尚書李康先疏曰除廪生充貢舉人若參與舉小學各款已經參奏外所有現在學臣有無稱職及舉人入監考入附學條款臣謹會同吏部尚書謝升(陞)等覆看得風化之源繫于黌序而貞教端範先自學臣始求所以毓真才而挽世運則提學一官責偹不得不嚴至于國學為造士賢關圜橋每虞其虛擲校為較才始軔蔭貢更防其濫臣等再奉明綸凜于日星敢不益矢公慎嚴加核議

一舉人入監臣等擬自來科為始乃聖慮淵深以目下兩雍空虛作何充實合行各省直歷舉人除原任撥歷外其未曾入監者各就南北附近肄業如北直山東河南應就北雍南直浙江江西湖廣福建應就南雍俱限崇禎八年各省于布政司兩直于本府起文赴南北礼部送監其山西陝西二省流寇披猖室家離散四川廣東廣西雲南貴州五省越在萬里跋涉甚遙量寬其程合于會試屆期入監南北各隨其願如無兩雍起送文書者不准入場會試成均首善之地不至落落無人矣

一考取入學臣等擬照近例裁十分之三今奉明旨責以游移欲定畫一之法謹遵聖明慎選精收之意再三詳議合于省直各州縣分為大中小三等每考入學除撥入府學外額定州縣之大者五十人中者三十人小者十五人其有人才蘩盛之處即五十名似覺其少然限額已定法在畫一自不得托多才而起覬望亦有人文寥寂之鄉即三十名十五名猶覺其多則須查照舊額遞為裁減不許借同人以啓營狥文到該撫按即同學臣將大中小州縣從公酌定先行報部凡考試一府完日該提督仍將進學花名造冊解部對查如有以中作大以小作中者臣部得據舊冊而參駁之總期取通經之士以仰副朝廷維新之盛典庶于進取既嚴則旁逕宜絕除運司鹽商子弟曾經奉旨准與收考外其有巧立隨任與擁閑

商童名色一槩禁止并黜生流寓假冒籍貫娼優奴隸濫污名色深可痛恨緣無賴廩生扶同覔利殊為不法尤當嚴杜如有犯者并保結廩生穮究又或有發榜之後復為續貂轉案之日暗行添足者更屬倖門有一于此提學官即屬不職參處至舊日在學諸生有賭營倖即曳白貽羞學業久荒覆暗無當及干犯倫理敗壞風俗武斷鄉曲把持有司包攬錢粮起滅詞訟者盡行黜革稂莠芟而嘉禾秀碱砆汰而美玉呈矣

一查參學臣凜奉明綸至再至三不啻嚴且切矣臣等敢不破情面而逐一稽查惟現任學臣除陝西廣東廣西雲南貴州河南四川尚未盡補外查得兩直湖廣福建山東山西俱係新任其一考已周者惟浙江江西兩學臣等乃浙江學臣黎元寬六年三月到任僅四越月遍考十一府科舉遺才可稱敏捷欲查進學有無濫收而冊未到部無從憑據惟磨勘解卷大約標新拔異之意多返雅還醇之力少據所取錢塘縣一等一名附學生金翀論語以能問于不能全章題起講及起服云云等語皆屬說夢又孟子是奚足扎三句題文內所云云尤背題[意]嘉興府學一等一名增廣生袁祚亨論語志于道四句題起講與起股後股云云竟似囈語又孟子猶彼白而我白之至無以異乎白人之白也題起股云云更屬荒唐奉化縣一等三名附學生王拱璧孟子與民同之一句題破承題中股云云杜撰為奇語多怪誕在金翀袁祚亨為甚王拱璧次之所當廩降附增降青者而學臣閱[公]（然有錄）之若此何以式衆所當籲[以]例查參者也元寬竟革職

時甲戌十二月也元寬被處半由社局累之天如修書慰藉當籌策去後事宜為後日地且云約集同志遇事抨彈矣由是復社諸人參論体仁無虛日兩張既與烏程有隙烏程慮之甚鄉曲戚里至京者皆言張溥身雖在籍而廣聲氣能遥攬朝權体仁愈益慮之乃令腹党往官吳地伺其隙而中之又聞江南富紳田連省會優免甚繇重大役務偏累小民又多縱奴僕漁獵小戶欺詐閭里疑清河世宦必然為甚因令新考選御史路振飛為蘇松巡按使圖之既抵任

按部至松即具賦役之苦已極不均之弊宜剔䟽畧曰臣惟國計重在賦役賦役関乎民生故均則衆擎易舉偏則獨累難堪吳民之苦于役有不可勝言者江南縉紳蔚起優免者衆應役之田什僅五六再加隔省官户占籍優免應役者什僅四五大户之豪有力者亦通官奴以詭寄賄辦役以花分應役者什止三四矣凡承重役無不破家因役賣產仍歸官籍于是大户不足役及中户中户不足役及𤰞户故去歲上海縣缺參劉知縣妟心編審凡田十餘畝查其同姓并為一户名之曰囤不問其相距遠濶素未識面也穴居舟處無不役之人累月窮年無安枕之日各縣大役五年一審今青浦縣前役用完從中亂提再役蘇息未定復又加之田苦其何以堪彼官門扶黨奴僕坐擁富厚耳中不聞役字其子侄無論已不均如此安得不苦况有軽粮如軍儲風汛南運等項耗費較省或為請托或為賠賣若漕粮等重務獨派良民怨之裘負薪皮毛俱盡孰與供賦役而辦國計哉臣已重申典例凡本地紳宦各以現任原任品秩免所

應免外餘田悉照民間一体當差其隔省寄籍於官户已故者槩不准免仍令各縣禁其花詭散其團圖嚴拿責富差貧之総書而軽粮一項年登各縣均派以同其甘苦歲儉荒區獨任以恤其灾疲苐查賦役不均曾經前任撫臣徐民式按臣房壯麗合同具題奉旨嚴飭花分詭寄歷經前按臣申誡而不均如故皆由强梗挠阻吏胥妄乱有司又奉行不力故一當調劑終成故也然查户部復陳内有據會典優免之例加倍常額則鄉紳之体貌攸存清積年冒濫之條逐畝科差則編户之勞逸共適有田必有賦賦無隱射之虞有賦必有役役無偏疲之苦并請今據華亭上三縣耆老紛紛告陳咸除優免外餘俱逐畝科差花分詭寄自無所用積書猾吏雖以作奸則役無無田之役田無無役之田大户小户永無偏苦輕役重役永遠樂從臣未知其可行與否懇祈勅下該部集四方在京鄉紳從長再議請旨定奪使小民任煩重之役無不均之嗟地方幸甚奉聖旨本内豪紳占免詭寄奸蠹賄結花分致重役獨累小民深可痛恨這

清查濫免豁禁花詭復舊均役等事宜不獨華上青
三縣當然照振飛即通飭所屬有司恪實力行如有
强梗阻撓守令畏狥的指名參來重處閱數日振飛
按部淮蘇又具民蠹實多屢懲未戢祈嚴旨申飭以
黄子遺疏曰江南之民一困于賦再困于役蓋已皮
盡而骨存矣不意又有如蠅如蟻吮膏囓血破其骨
而吸其髓者曰衙役夫衙役有額設者也江南則千
百成群各有項首占踞衙門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
兄弟傳為世守里下之圖區甲各有分司無一人不
害民無一事不擾民、總書之害為尤甚如官布北
運等若役查得萬曆年間縣丞顧正心置義田五萬
七百餘畝歲得租米二萬八百四十餘石助貼華青
兩縣各役今所貼之米不足供賠費之什一則蠹蝕
者衆也他邑無義田者更可憐也諸如皂快之鴟張
捕役之蔓害不一而足雖屢經前人禁革如扇驅蠅
散而復聚有司以忠勤而信任之害益不可言矣又
有為狐為叢窮權逞威使小民觸之立碎避之無門
者曰豪僕俗謂之鼻頭鼻頭云者吳音呼嘴為主以
其有主而反居主之上也借主之權勢遂自使之每
以假屍抄搶扛擡釘封修往年之睚眦爭之責之田
產且門牆連黨百鼻聚會小民畏惧甚于鄉紳遊宦
者不及知也有司忌器而姑容之害益不可言矣又
有如狼如虎咆哮市肆使人談之色變聞之心悸者
曰惡棍歃血會盟恃衆藐法各處有天罡打降攋皮
禁頭之不一其數而天罡中又有文武大小水陸男
女之不一其人毆鬪則此投誠訴訟則彩告彩証或
報私仇或假公憤遇可欺則凌遇可欲則奪屢置之
法慼不畏死有司以人衆而罔治害益不可言矣而
又有分身法父投公堂子投官族兄若弟與惡少為
緣兇窟相匿又有合身法被告則役通消息求贖則
僕作先容意所怫慊則惡少為之瞋目昂足相扶三
者之為地方害人人痛恨之人人能言之臣爰行禁
革解散重懲首惡但恐有司猫鼠同眠風氣是望今
欲以胥吏之有無需索定有司之操守以官僕之有
無縱恣定有司之風力以鄉村市肆之有無弱肉強
吞定有司之政教又念人衆不可勝誅豪僕関係鄉

紳褪祈明旨嚴飭有司同心救民達者容臣不時參
處三者各回心向道尋本分生理其怙終不悛過惡
正者容臣盡法懲治困敝之民庶幾得安孚体仁見
疏即手擬旨這奏內衙役豪僕惡棍皆為民害即着
痛革嚴懲如有玩狗鄉紳庇縱的路振飛不時指名
參來毋但請嚴飭張溥之父翼之素失歡于其兄[illegible]
司空輔之輔之有僕陳鵬過昆又從而搆之鵬善筆
劄主人居官章奏書牘皆出其手昆長于聚斂有月
進日進司空寵之甚，此內外家政事無大小必由
兩人翼之不達以主、臥之兩人益恚之刺翼之訐
司空不覺也溥嚙指血書壁曰不報仇奴非人子也
兩人聞之咲曰搨蒲簾兒何能為以天如毋本婢也
受先聞之憤謂溥曰我二人日後苟得志使兩奴得
生蓋戴者非夫也歲丁卯受先舉於鄉當樹棹楔木
有八字孔采欲鋸而去之曰是大類鼻孔吳下鼻頭
最壞事其除之匠與親友俱難之云無此例受先不
能强曰我有法于此從前鼻向外故奴多出外生事
向內或差今即不之去鼻宜朝內不朝外故受先掉

楔木八字孔獨內向其托志如此及戊辰聯第作書
約同年縉紳毋得收投靠家人吳下薄俗為之一變
云
至是路振飛按部疏婁采溥言陳過二奴于四府理
刑黃端旗徐日羲雷起劔徐世蔭達之兩道檄拘陳
過二奴下之崇明縣獄知縣頽魁登授意獄吏暗斃
之振飛復命繼為巡方者上虞祁彪佳浙局巨擘商
等輯媚也輪差時亦密有指授按部時適兩張治衙
蠹有奸胥董寅卿者、任南贑撫軍陸文獻之僕也
為庫吏時侵盜錢粮加派病民兩張致意祁公立斃
寅卿于杖下江南之害頓除夫休仁所注意者三事
復社一無所狗且皆嚴繩之而巡方不惟不能有所
加頓亥重之彪佳與之定交由此浙人之謀為之沮
止

復社紀畧卷三

自秦寇之再入楚豫也湖廣巡按余應桂疏言中原旱蝗江淮寂實臣策此番賊至勢必垂涎沿江一帶宜及未然先為之防可調馬爌駱舉之兵以備緩急南京樞臣呂維祺與職方郎陳洪謐發參將薛邦臣統兵守全椒趙世臣守浦口而鳳陽单外為憂工言淮撫標兵宜合秦調諸兵移鎮汝寧當賊來路毋使得近中都俱下部議乃淮撫楊一鵬次輔王應熊房師也老眊畏賊按臣吳振纓首輔体仁戚里也心亦憚賊皆使人至閣臣所求為之地樞臣張鳳翼庸[illegible]無識惟体仁應熊意指是狗得旨淮撫督漕任重不必移鎮防陵責專但勅東撫鳳翼與操江都御史弢守要害而已奉旨後止山東巡撫李懋芳發標兵三千赴留守司協防餘俱玩泄如故十二月闖曹二賊合兵破汝寧擄之

乙亥正月七月賊自汝寧薄潁川入之楊一鵬避之安慶賊移兵攻鳳陽中都無城賊至即陷縱火焚享殿陵廟皆燬是役也實中樞運籌失策閣臣票擬狗私中外扶同悮國聲氣諸人謂此事可以逐体仁也因群起參之

少詹文文震孟具皇陵震動疏上祭告天地哭于祖廟命駙馬都尉王昺太康伯張國紀往行祭慰礼改命兵部侍郎朱大典為淮撫旧將楊御蕃為総兵馳赴盧鳳修復園陵　工科給事中孫晋疏

正月考選吏部題截俸行取將在京俸足中行評博及取行推官知縣同都察院與吏科都給事河南道御史逐一考選分别科道部屬等官是時秉軸者皆浙人以故冢臣門生張繼曽少宰張捷之姪張孫振皆恃與援意為必得而是時吳門望重旧臺省多附之掌垣掌道又屬門墻聲氣社局所欲登進者宗學顯葉高標何楷張盛美胡江鄭爾說徐耀諸人為最已定江學顕高標耀為科爾說盛美等為御史矣乃纘曽孫振為所軋僅得部主事部堂俱不悦覘知体仁之姻商周初祚門人薛國觀年侄房之騏皆未得選選也因從史体仁揭請皇上御覽諸與考各官守

卿評實績欽自點定謂之改授以故汪惟效原擬兵
科今授戶科王之晉原擬陝西道劉昌原擬浙江道
程源原擬江西道荊祚永原擬福建道王正志原擬
廣西道韋朝薦原擬山東道各試御史今俱改給事
中鄭爾說胡江改部主事張纘曾張孫振原試主事
改授御史餘俱依擬吏部奉旨推補劉昌吏科韓源
荊祚永王正志韋朝薦俱礼科宋學顯商周初徐耀
傅鍾秀俱兵科葉高標李汝璨吳之英俱刑科申嘉
胤楊振源劉含輝房之騏俱工科張纘曾浙江道御
史張孫振江西道御史鄭爾說工部營繕司主事胡
江刑部福建司主事江孔燧南戶部主事胡中龍南
刑部主事胡獻策松江府同知鄭爾說孫淇澳之甥
胡江馬君常之門人皆已入臺而改部纘曾孫振皆
已註部而改臺人咸以轉移疑体仁胡江等因心恨
之又何楷張盛美文章治行社局所推科道傳單皆
註上考復為權要所擯公論之為惋惜明日吏部又
奉上傳部屬何楷張盛美俱改授科道体仁與銓部
亦莫測而人得之之由而深忌之

是年冢臣為謝陞憲臣為唐世濟功郎為蔡奕琛皆
浙脉也掌垣為盧兆龍掌道為羅元賓頗與聲氣合
南冢臣為延登考功郎為屈動各以門戶修隙而最
膝議論者以察用胡浩然南察用羅元賓比拾遺為
李明睿南拾遺用呂維祺
某月日首輔溫体仁因盜焚皇陵具慰安聖表疏爲
程是揭獨發外臺省閣全抄共謀發疏具糾遣江南
士紳有公揭投入各衙門其詞曰前日當國者欺罔
聖明亡吟票擬盡賊今即與言票擬夫票擬之失職
有大於私頤門墻狗庇鄉曲福及陵寢者耶國家二
百七十年來仇恥莫過于是則不必移鎮之旨甚之
雖禍陵者冦而縱冦禍陵者實司票擬者為之豈得
謂非其罪也我輩臣子當穴胸斷脰明目張膽求正
厥辜以雪此恥以復此仇揭布人情為之震快于是
浙人聚而謀曰投送暗揭素廟時間有行之今上御
極後絕未有聞矣而忽有之咸疑出自虞山太倉之
意因使腹授官江南伺察之
新考選諸人輪擬具疏先後先本兵次及閣臣由是

給事中劉昌具欲收滅賊之勝筭先斥誤國之樞臣
疏參兵部尚書張鳳翼鳳翼疏辨
垣長礼科給事中許譽卿疏直攻体仁宗學顯疏継
之御史張盛美疏又継之上傳諭総督楊一鵬巡按
吳振纓錦衣衛緹騎逮問張鳳翼戴罪視事閣臣置
不問
給事中何楷疏參次輔王應熊應熊疏辨請罷斥温
諭慰留
刑部主事胡江疏參首輔温体仁疏詞比他疏語加
厲体仁疏辨上降嚴旨胡江借端攻訐誣衊大臣着
錦衣衛逮下刑部獄法司究問治罪
考選之後聲氣中亦多與選由是社局諸人相聚言前
此論烏程者多被降黜新臺省言或見行他人出而
榜或疑與援貴州道御史許自表以明經為上所特
拔有言可保無降罰翰林頭煜回以疏稿授之其月
且自表疏上然体仁遂眷陰人言不能搖得旨自表
鐫級調外
乙亥大計京朝官家宰乃謝陞總憲乃唐世濟皆浙
脉也文選郎為李彬考功郎為蔡奕琛主察事俱附
之掌垣盧兆龍掌道羅元賓稍與声氣合而浙人党
魁吏部侍郎張捷尤用事護持其党甚力時同鄉史
𡎝前任御史時參劾異己恣意傾排門戶欲廢之𡎝
先巡按淮揚婪賄甚多天如屬揚郡春元鄭勲元廉
之備得其賍跡乃以款单達諸臺省傳单時捷力為
之地而莫能得𡎝自此被察得旨逮問下獄追賍
蔡奕琛父起家一榜未仕家貧與同郡胡浩然交好
少結婣婭及浩然發兩榜歷仕顯宦官至大方伯門
庭熾盛奕琛躬往修候服御倹素浩然心易之知交
詢問東床賢否浩然曰一長可取謂奕琛徒有偉幹
而別無才能也奕琛聞之心恨及成進士其親温体
仁為首輔奕琛由此遷吏部為考功郎掌察列浩然
款单十事皆賍跡遂入察籍謂人曰彼往日謂我一
長可取今彼有十短宜罷可歸矣其睚眦必報如此
御史劉宗祥輪差四川巡方時少宰張捷以成都知
縣賀儒珍見囑欲遂卓異後儒珍有穢聲宗祥疏參
之比宗祥任滿回道捷欲難入察籍吳門文湛持力

為護持始得免宗祥遂疏發擿狥私嘱托庇佑墨吏
賀儒珍以前所投私書為証達之御前幾邀殊旨爲
程相容為之地擿得無恙宗祥降級調用
六年大計館中旧制與外衙門不同詞臣去留臺省
不得專例以欵單達之掌院掌院憑之開送吏科都
河南道以定黜陟惟拾遺則臺省竟列欵糾參不復
関白掌院乙亥京察張溥雖庶常得與聞察事以前
會元刻稿事卸恨李明睿時為掌院者乃庚午南場
主司姜曰廣也係溥座師與明睿同籍同官曰廣避
嫌乃先致書明睿使知有欵欲處之而已不關送以
示德拾遺仍用之而委其責於臺省故是年明睿雖
倖免察而拾遺仍被糾後明睿知被處之由疏參曰
廣亦以私書入奏曰廣疏辨而相訐奏紛紛至不可
解云
浙人主察者南部較之北尤偏狥佐察者南考功屈
動為聲氣讐最甚嗔羅元賓曲庇史𦶜拾遺疏亦羅
入考功法以南部而制北部之命太是安体
南京都察院左都張延登于計典持議稍平而持局
者欲處南兵部尚書呂維祺延登以維祺負時望恐
招物議称病註籍大計疏上始出後維祺終以阻用
内官一疏為体仁所不喜被拾遺以去
九月姜思睿回奏疏上奉旨着吏部議處部覆思睿
回籍聽勘二十一日辭朝復具恭進御覧疏曰戝
性迂踈冒昧無狀荷蒙聖度優容鐫級思過職感激
砥勵莫知所報頃首輔温体仁人言詆蛾一疏指為
聚謀指為捏誣果如所云遂坐以欺罔大罪職雖欲
隱嘿有所不能然職亦不敢旁贅一辭重增罪戾惟
將舊學臣黎元寬原揭謄明敬進御覧其刻揭封送
内閣候皇上查取伏乞聖明核實以書之有無明揭
之真偽以嘱託之果否明聚謀之有無至職不諳世
故不及圓融惟知不欺朝廷不負桑梓懇求褫斥以
安愚耿
國家以資格用人故分進士舉人為甲乙科始行時
雖未嘗有軒輊近來乙科輕甚郡邑各官内徴得選
科道吏部者止可一二人此一二人者又必蠢氣厚
利揣摹押闒游光揚聲之流乃始得之固不若甲科

便文無营安坐而致要津十人而九也世既輕視乙科乙科自視亦自以為支子贅壻居官不肯自力即或間有自力者亦鮮克有終往往淹滯不得行其志由是乙科益自輕而莫之或振吏治因之窳敝甚矣資格之為吏害也甲戌會榜發德清以國表姓氏查對見新進士多出社局大異之因思變取士之制以禁其將來且可進其私党又念事体重大未易舉行躊躇數月未得其便時擬伺間論之

東林浙党各有簿籍開列應用應處諸人持局者前人貽之後人以此為心傳授受奕世不敢少變庶常鄭鄤乃振先之子少負才名尤為浙人忌嫉東林名彥若黃道周文震孟劉宗周輩咸相引重浙人謀處之尤急乃于鄤未起用之前先推轂吳宗達入相蓋欲因之以螫鄤也比鄤補官編修惧体仁抑之逢人肆詆言吾必糾之然特用虛聲為恐嚇耳未見施行也体仁聞之決計黜除先從宗達處賺得郎昔年杖母揭帖草奏糾參一日諸閣臣咸在直言及翰林陞轉論資不論俸文震孟從容言鄭峚陽俸雖未足年資甚深願進宮坊体仁艴然變色袖出一揭拱手謂震孟曰正有一揭上達欲借重大名今若此則不敢煩矣推案而起其月日首輔温体仁於弘政門投進特糾滅倫詞臣揭（時乙亥十月也）会河南撫臣　疏報飢民從賊寇勢燎原上拊膺嘆息不成寐体仁揭言中原寇盜之多由于民之從賊而民之輕于從賊由于飢寒之迫民之至于飢寒由于貪官污吏之朘削臣日夜思維弭盜之方莫如慎擇守令誠使守令得人則民生安民既安生自不思從賊民不從賊則賊勢自衰此返本窮源之道也乞降明旨下部有令守不肖已被參劾者速行更換不許留地方漁獵百姓但臣覌今之守令大段出于進士蓋進士出身但憑三場文字取中糊名易書房司主試不能豫知其人之長短未免賢愚互收廉貪雜進且時世降遷人材之生迥不如古賢者常少不肖者常多如年來外計所报大約可睹矣則當今取人之法至科目一途而已窮易曰窮則變變則通此正窮變通久之時也臣愚以為宜略做國初徵辟之法而稍立之禁例以变通之

太祖高皇帝洪武四年一舉制科後以其徒有文詞而鮮實行六年即罷科舉專用聘薦有經明行修懷材抱德賢良方正人才孝秀諸科羣舉于朝各省貢士皆令卒業太學以次除用廢科舉者十有二年至十八年而後舉行蓋薦舉親見其人之才品而後薦之非真實賢則不輕薦也故其時得人為盛但國初風俗淳厚人情謹愿畏犯法所舉無不得當今法紀凌夷人情習玩情面賄賂在所宜防臣請易其名為保舉如外有司所行保任之法其所舉之人即為所保之人本人若稱任使即為所保得當如本人一有過犯即為所保不當舉主一体連坐庶人心悚惧莫敢行欺而所舉無不得人也所舉得人則守令皆賢而百姓安全百姓安全即驅之為盜臣知其不欲也臣由謀諸心外揆之時勢而實實有見其事理者如此上覽揭手報曰卿所云誠救時碩畫人情有自家自然願為良民不願為盜賊焉得有賢守令以愛養我民使不從賊乎但科舉由來已久豈能猝廢卿當更熟籌之休仁復揭言國家科目用人行之二百五十餘年一旦議更人情必然不欲識有如聖心所慮者但今日講求變通之法故不得不出于此耳臣以為科目縱未能遽廢保舉請暫一舉行俟其考成以兩者相較若科舉得人多而保舉少則請仍行科舉若保舉得人多而科舉少則請專行保舉上從之命擬旨下部施行

十月有旨下諭兩京文武三品以上於進士舉人貢監中各舉堪任知府者一人五品以上及翰林科道在外撫按司道知府官于舉貢歷監生吏民中各舉堪任知州知縣者一人彙送吏部考試選授先是選人變格有三途並用有舉貢歷監有孝弟力田有經明行修有奇謀異勇有民間俊秀諸科至是復行保舉吏部雜而多端公私不勝其獘朝野共訕之命為闕百草言如兒童角戲但務以多為貴也江南紳士以三字為題爭製詩章唱和云

保舉命下社局主盟集同志謂曰若止行科舉我等三年始得一出身若薦舉可歲歲登進矣乃傳示各邑社長推擇經濟博達之士能興道致治者與夫才

力智術能排斥異己者彙造一冊又馬君常與天如言録用忠諫後人乃遊歷郡縣徧謁當事坐名推舉知名者新建陳弘緒桐城左光先無錫高如麟南昌萬六吉莆田黄以陞吳門張世偉崑山陸遜之太倉黄翼聖沈綿應宣城沈壽民永州袁耀祥符阮之鈿慈谿秦俊德山西辛全德閩中秦所式臨川秦栻九江李茂實武陵朱常湄陝西張兆熊江右朱由栻懷寧蔣臣皆登啟事

其冬吏部彙疏開報保舉人員姓名蔡奕琛取復社社目查對見社局反居大半手録以告体仁体仁閲之大駭曰為之奈何奕琛曰聞皇上急于程效將來保舉一途定於期年考成信否体仁曰然矣琛曰社局諸人既得任職自能有力進身雖有部院為主焉得人人而阻抑之是彼入臺省者較之兩榜反捷爾時參論我党必力患尤劇属是行保舉遠以自戕也体仁愕然良久曰念不及此然則併廢行取何如奕琛曰恐未易行也体仁曰言路言之内閣票之何患不行矣琛曰當與同志共商之出約永州同諭韓城為述体仁語薛國觀曰此事大乖物情恐衙門與吾輩合者亦無人敢任且此何等事而輕示人以端覲若異己者知所由来必萬矢叢集矣以愚所見目今火星逆行皇上青衣布袍齋居武英殿莫若因天変下詔求言許天下臣民直陳時政闕失納奏應行事宜以弭災異乃募一有學識秀才或博聞强記布衣授之意旨或繕疏與之令之出名上奏士民不識忌諱言総戾當無関理亂仍假借明旨行之且録其人破格尊顯之以示必行之意斯時即舉朝立異議煩多政地與言路皆不任咎耳奕琛大然之乃共入語体仁從之密授意閣吏王藩使四出求其人如所畫云丙子崇禎九年春三月淮安衛三科武舉臣陳啓新奏為獨違時尚直布癡衷泣陳天下大病根力復祖制以破郡迷急觧民厄以平諸亂果世登上理臣死有餘榮事恭惟皇上屢旨清問與聖人之疇咨無異不遺芻蕘與聖人之擇執無異臣生逢明聖曷任慰荷而無如世道如此時切隱憂何也顧今日文明[illegible]制度詳矣臣下未見有巨憝擢奸者何以回此

臣政謂專尚文辭而鮮實行因仍苟且而制度廢弛
臣下工射利狥情面誤國殃民尤甚于奸慝矣夫棟
之蠹也外雖無恙内實腐朽一遇風雨未有不顛仆
者今之天下何以異此臣習賈誼之痛哭流涕蓋已
有日自傷卑賤不敢遽言尚冀有能言之者乃兩奉
聖諭竟無一入告者何也因諸臣迷於情利之局日
深故不能作局外想局外觀具局外語也臣旁觀甚
清所以不得不言自皇上御極以來奴三次入犯冦
七年不滅是天以敎國外患寓殷憂啟聖之机奈下
無有立致中興者何臣深測時勢之可乘所以不敢
不言皇上宵旰之勞拊髀之思便殿之居責躬之諭
減膳撤樂且欲與行間共甘苦是上有堯舜之君而
群臣悠悠忽忽不能仰承宣布諺云有君無臣詎不
信然臣寸心莫過所以不忍不言竊謂今日之天下
有三大病根總成一迷局一日以科目取人是病根
也古謂文運關世運而今世運蓋文運何則今日文
章之士孝弟與堯舜同轍仁義與孔孟爭衡及其見
于政事者恣性情任喜怒所云孝弟仁義竟成紙上
空言計其幼學之時莫不謂讀書可取富貴莫不謂
讀書可榮身親迨歷仕既久又莫不謂讀書可博封
廕自此三者而外誰復思有君而我致有民而我澤
者乎是政事文章既已相悖則文運世運兩者何關
諺云文章如敲門甎開則無用矣斯言獨不詒譏于
世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賴
以科目取人哉一日以資格用人是病根也伏考國
初曾以典史馮經任僉都以貢士彭友信任布政以
秀才曾太授尚書何嘗以資格限之苟遵行不替則
今日之典史貢士秀才就不以經信太相期許夫何
超擢不行塞人向往之路然嘉靖中猶三途並用今
則惟尚進士一途貢生官止于貢舉人官止于舉累
限既分菀枯遂判貢生明知前途無路取如是不取
亦如是毋寧多取以為身家計乎舉人明知歷任有
限貪如是不貪亦如是毋寧多貪以為子孫計乎若進
士則朝廷之爵皆其硯几上物天下之官皆其朋比
中人嘘成一氣打成一片銓選則曰某衙門其甲第
遷轉則曰某俸久某資深賢否莫問賄賂通行誠有

如昔年聖諭所講明旨可藐暮金自如者臣試就見聞一二言之如禁肩輿未嘗不許其乘馬長安道上數日前猶半肩輿即此細事猶屢煩天語而不遵況值財利之大者安望其不藐旨而趨之乎如禁交通未嘗不屢其違玩而諸臣私第誰無親故往賚居間輩轂之下猶不之遵遠方外郡又安望其恪守乃賍而不入暮金乎波靡如是寧能得官不貪吏不污耶設有一二清廉自愛者且共目為矯共詆其異不識其誰肯為孤注之擲立伏之鳴乎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則亦何取以資格用人哉一曰以推知行取科道是病根也旧制給事御史以進士舉人教官等項除之後又以行人博士中書及行取進士舉人出身推官知縣充之弘治間又以助教教官兼選嘉靖中以舉人歲貢監生一体考選萬曆初猶令行取推官知縣以四分為率進士三分舉貢一分考選今則惟以進士選矣夫推知選科道者謂其練諳世務熟識民情耳審是則中行評博當不入選矣既中行評博可選是亦無用其諳諫熟識則推知可以知

舍矣蓋推知行取科道無異民間窩訪作奸之輩謀入工司衙門名為緊而者大推知何怨于臣而臣必欲塞其向往之路哉蓋為民怨而不敢言也民怨不敢言以致其為盜也知縣者民之父母也既失愛養復加暴征暴征不已復益贖鍰贖鍰不前挺而立斃者不知凡幾不勝刑撻追而走險者不知凡幾臣昨見秋刑時皇上必令朝審以服其情許進鼓狀以昭其枉臨審皆給綵襖臨刑復有赦宥慎刑罰也如此為有司者不但不能效法而尨政兼殺酷以濟貪溝壑內皆瘠民庖廚中盡肥肉不知民恩在其有率獸食人之父毋也民之憔悴于虐政未有甚于此時者以皇上之行仁而天下從仁宜乎事半功倍胡反以為叛乎無奈有扞格我皇上之施者奉躅停而有司之追比如故禁火耗而胥役之勒索愈加使民積蓄無餘于三冬图嗟剜肉之苦新穀已糶于五月莫窺敲骨之苛怨柄揭之斗者滿市悲翁舌之箕者盈邨欲盡形容亦難圖繪民既畏官如狼虎畏政如水火安得不畏世如陷阱乎所以然者良由行取為科道

也彼受任時先以科道自居謂异日吾能舉劾人能榮辱人及至地方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謂彼異日可舉劾我可榮辱我結交可為股臂捉契可為輿援敬畏之不暇又何敢忤其意制其行乎故虐民剝民顛倒民凌蔑民無不肆其所欲可憐蚩蚩之民叩閽無路赴愬無門舉疾首蹙額而相計曰與其羅罪而速死無寧逃亡而偷生與其飢寒而戕生無寧搶掠而緩死與其立為杖下鬼無寧且為釜中魚于是咸以從盜為得策遂倡之和之而半中原皆盗矣臣所以效賈誼之痛哭流涕者此也乃者皇上降諭招安謂來歸者為赦回难民不許稱其為降寇地方官一体撫循毋禁侵侮大哉王言即視網亦不過是臣毎誦聖諭未嘗不叩頭零涕感極而悲不虞其仍遭毒害也以理揆之有司若能撫循今盜即昔民是誰驅之耶求其能不侵侮今民使不為盜以助盜足矣嗚呼使昔民為盜使今盜不民者皆有司也若夫推官掌一郡之刑名寄巡方之耳目權能生殺人威可勢福人加之自恃為科道人待為科道而不擅勢橫行要挾有司凌虐豢屬者有幾（[illegible]）驕恣如是下民又能安其生乎民既不能安其生又能已于亂乎則亦何取于以推知為科道哉夫國家受此三大病根猶（似此）是章句日鬪党與日盛苛暴日加羅網日密惟利是好非情不行竟成一迷局舉世盡醉夢于中而不醒矣每見青衿中朝不謀夕者有之家徒四壁者有之一叨鄉荐便無窮奪人及登甲科遂鐘鳴鼎食肥馬輕裘僕妾盈前金珠滿篋膏腴徧野大廈凌空此胡為乎來哉嗟嗟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財不在上則在下固亦有數焉今之財苟其在下也今日輸賦稅明日輸加餉猶有入之之日即其在上也今日發內帑明日發京庫猶有出之之時則天下何不幸而使財盡奪于中之鄉紳乎朝廷何不幸而使財盡侵于縉紳之家乎侵而且奪則何日得其出而能流通于世乎不獨不出也彼且產無賦身無徭田無粮屋無稅且避奸民丁役入之正未有艾也即或有時出焉非買科第即買田宅買陞轉而出一無不獲百者況出而買世世科第則世世以一獲百矣夫天下有

數之財豈能當此永聚不出而使永獲入者乎又何怪乎朝廷匱閭閻空乎人謂漢之財耗于匈奴唐之財耗于藩鎮宋之財耗于納幣皇明之財耗于九邊臣謂非耗於九邊也耗於諸縉紳也諸縉紳之求獲如是因而胥吏效之舞文作奸求獲也頂首遂至數千萬數金隸卒效之用奸助惡求獲也頂首亦數百數千金因而將士效之求獲于偷安吞食兵法壞矣而將士以疲官旗效之求獲于乾折盜賣漕法壞矣而官旗戲商商灶效之求獲于夾帶私販鹽法壞矣而商灶未殷鼓鑄效之求獲于盜鑄私行也錢法壞矣而棍徒亦囷何也凡有敗露仍諸縉紳治之有罰贖仍縉紳收之以故富者貪貪者怨怨極思亂而盜起由是也奸者呼呼者應應者多而莫制而披猖由是也今日諸臣又求獲在全身保家而欺罔由是也今日兵將又求獲在乘机擄掠而削弱由是也上好下甚薰蒸習染日趋日極今天下危矣灾剥膚矣若痞根不痛加改除迷局必不能破盜賊必不能息盜賊不息內而元氣受傷女户必不能滅女户不滅外而神氣再虧勢不至舉皇上之天下斷送于章句腐儒

之手不止也斯則當世大利大害之關無人為君父言者非不知而不言也政其諱觸時忌而不敢言也臣嘗欲喚醒衆人醉夢急救民生倒懸故狂言無忌然臣言出口臣身必死矣以拂人所好當死以觸人所忌當死設邀皇上殊恩即待臣以不死而舉天下何地無推知禍朝野何地非進士聚衆之噬可以沒臣之身率衆之口可以銷臣之骨臣與其死于嫉妒之手不若就皇上刑西市以為天下後世出位妄言之戒之為愈也故席藁跪伏大明門外引頸待死再陳治病之藥有四一曰速停科目以黜虛文一曰速舉孝廉以崇實行一曰速罷推知行取以除積年恣横之陋習一曰速蠲灾傷錢粮以蘇累歲無告之顛連停科目非臣創論太祖嘗行之見于通紀可考今復祖制而行之則諸臣不得堅立党與固結情面而世臻上理矣舉孝廉行超擢亦非臣臆說也列祖嘗行之昭昭布在方策今遵祖制而行之則人盡安分不但進士感奮為名儒即貢舉亦不自畫于不肖而世臻上理矣至推知一罷行取則推官自居為推官知縣

自居為知縣道府可制推知推知亦畏道府從前驕恣之習雜以傒逕凌抗之行上下莫信猶夫牧馬者去其害馬者則馬肥牧民者去其害民者則民生足矣民生既足盜自寡助盜寡勢孤不招自歸歸而得安歸惟恐後盜息民安而世臻上理矣目今四郊多壘庚癸頻呼而言蠲停錢糧恐未易言也然臣有一說焉二祖開基兵農合一令軍什三備操什七屯種食土屯力守衛萬世善經也使長守不變何至募兵代衛士而以輸將為年例哉臣在草莽中嘗論國家

之患半在文士半在募兵兵不耕而食失意則譁殆可畏焉今不幸而臣言中矣臣謂今日不急復屯政天下終無寧日也蓋財斂于吏上與下交困免加派兵無以餉行加派民不聊生非屯莫救也況許下屯湟中屯渭南屯古人行之已效矣猶記萬曆四十五年張抱赤上興屯書洒洒將二萬餘言深為屯政碩畫臣怪當日何寢閣不行也倘皇上加意於此幸緩臣須臾之死容臣繕本另進雖時異勢殊稍加損益而行之實天以文基之泉源待皇上疏通成中興不

世之美政也迨至餉充矣兵足矣然後訪知大將而任之語曰世不絕聖國不乏賢耕漁屠釣中寧無伊呂韓岳其人為皇上治亂持危滅寇勦虜者緣病根日深迷局日固豪傑即出而掣肘者比比雖有超乘之材將安所施乎又何怪乎裹足而不至哉然今日之將雖言之矣仰鼻息于文臣聽提撥于下吏用之如呼小兒易之如棄敝屣因文官視如奴隸故三軍遂玩若艴威望既莫重于平時號令胡能施于對壘故虜寇之來風聞先潰而莫制虜寇之去傾望狼狽

而不前惟事掠拾餘貲以滿壑執殺難民以杜口此今日兵之第一能事以致民之畏兵甚于畏賊生靈塗炭幾高白骨之山郡縣凋殘已見金甌之缺今茲皇陵震動湯沐受傷皆由任將不專事權不一之所致也臣愚以為當徵求將才既得其人即當禮幣聘請舉行推轂凡軍國一切重務悉以委之予以尚方便宜行事有司有害民者亦俾處分罷一切監制掣一切謗讟令天下曉然知皇上不憚屈己重將以削平禍亂也如此知皇上以除民賊之任亦付之大將

大破有司陋習以救民也如此三軍亦必知天子之重其事而隆禮於我將也如此武將威重而文官曾不得輕之也如此漢高之壇文帝之細柳燕昭之金臺復見於今也又如此軍氣自壯兵威自肅行見壁壘改觀旌旗变色此一役也民怨可平賊寇可化如酋可伏于以慰皇上上悯下疚之懷不難矣雖然臣言任將設有訛臣者曰目今師濟克廷鷙鴞在位何必專任武臣不知今日務廢弛不審盜之時矣盡之興圓繼世之賢君不有九二師中之名臣振起頹靡鮮克有譽臣固謂非大重將權委任歸一事能任挽積習用酹皇上與民更新復還祖宗之舊之念伏望皇上審時酌理毅然獨斷毋狗群工而滋惑毋因遊說而廢言臣雖死當愉快也臣家世淮陰八歲喪父母劉若節三十六年紡績育臣和丸教臣倖徼武科是臣有母尚未終養臣年四十尚未有後有母無後遷以死言是天下之大不孝無過于臣者矣但臣不言知必無言者臣及今不言後雖言有無益者故不惜冒死盡言臣雖死知皇上必憐而存恤臣母即屬臣養不虧臣雖死知後世必有以臣為忠即屬臣後未斬臣不為勢阻不為威惕捐糜瀝血以上告聖明臣曷勝悚栗待命之至奉聖旨開科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何可盡罷舉孝廉罷推知行取與求將與屯各款該部確議奏奪張抱赤屯書著即進覽陳啟新敢言可嘉着授吏科給事中如遇不法之實許直陳不諱各衙門一体相待若有排擠輕侮者重處不貸啟新就職之旬日再疏進張抱赤興屯書得旨留覽

廣東道御史詹爾選一本為敬循職掌明剖是非以定人心以塞乱源事職聞天下所以長治而不亂即乱而可復治者非泯棼之衆易于整齊由于心志之定也民志之所以定者非智之所能謀力之所能強由于是非之一也是非一則凌競息綱紀換而國勢亦已壯矣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而孟子以處士橫議歸本于聖王之不作明乎議論之關于人心世道者大也職請先言職掌而後瀝愚衷可乎謹按高皇帝欽定御史職掌内一款凡文武大臣果

係奸邪小人搆党為非擅作威福紊乱朝政致令聖
澤不宣灾眚迭見但有見聞不避權貴具奏弾劾此
為大臣言之也一款凡百官有司才不勝任猥瑣闒
茸善政無聞肆貪壞法者隨即糾劾此為庶僚言之
也一款凡外有司擾害良民貪贓壞法致令田野荒
蕪民人受苦者体訪得實具奏提問此為外臣言之
也一款凡學術不正之徒上書陳言変乱成憲希求
進用或才德無可称挺身自拔者隨即糾劾以戒奔
競夫上書陳言之徒即希求進用不過倖博一官何
至著為謨訓與大臣及内外諸司并防之也高皇帝
之意総為成憲慮曰為奔競者耍耳夫人微奔競之
利則已此端一起則何念不可萌何人不可妶何言
不可發于是祖宗之典制可以不畏聖賢之詩書可
以不尊舉世之人才可以一口罵盡而黑白不分如
近者陳啓新獨違時尚一疏亦或從憤激中來然何
至論及制科與推知不肖出脫一人甚而為清官亦
不下数萬甚而欲大将登壇以尚方劍殺有司創此
無例（一作不經）之論也高皇帝自洪武十八年定設制科以來
迄今二百年從無廢弛間有大故次年即為補行豈
不偶行徵辟而畢竟剔科為正孝廉為副者亦明知
井田封建終不可以治今日之天下耳以故名卿碩
輔與夫排大奸定大難之臣科目十常八九即從祀
于廟者四居其三此外尤不可勝舉焉嗟乎士何嘗
盡負國家也故謂科目皆賢固偏辭也謂盡無豈賢
非誣指乎即謂推知有不肖誠確論也謂皆不肖豈
遂公論乎且以事二祖十一宗而有餘者乃謂以事
皇上而不足皇上雖聖神天縱亦未嘗以此言輕天
下士而何啓新之罔念也天地如此其大矣臣係如
此其衆矣皇上進一啟新以愧勵諸臣豈足為異哉
所慮者天下之為啟新者不少耳盖難定而易亂者
人情之恒也今五方雜處之人治亂所係誰不欲富
貴誰不懐私恩誰不蓄睚眦苟遂隙衆之求寧頓感
德之累（乃此途一開）不無四方傳食之徒累粮而至者又不知凡
幾聚天下豪傑之徒處于五城橐空望奢作何散遣
不審皇上何以處此也當此夷冠交訌民之洶洶思
乱已不忍言皇上即十分鎮静百計輯寧謹守成憲

以御群囂猶壤壤奴馭朽奈之何不深長思也為今之計願皇上立召九卿科道令啟新覿面數陳罄其底蘊其使廷臣識其言論丰采果有他長然後天下之人知啟新特達之遇本不偶然庶幾弱植思售者或抱慚而退以後除敷正道併訴　已重事外一切詭語勸詞梯榮干澤及懷挾私意潜（一作布周瑯廷）行薦舉者嚴勅納言直敲等臣不許封進攪擾恣肆者從重參究并祈連勅各撫按榜示通衢使曉然知皇上慎重名器鑒別是非之本必庶人心漸定而亂源亦漸可塞矣

戝非不知目前急務無如流寇但兵難遙度語亦無敢襲陳戝不必言也惟此一着視流寇更急而閑國家安危更大又係臣戝掌故敢恩效忠如此且戝于是而有概焉冢臣謝陞者為皇上持用舍之衡者也惟皇上偶擢啟新原無旁濫何所不可獨是啟新受命之時則忠言可以相正譏言亦可以相成乃遲遲逾月寂然無聞其于將順得人矣而以可與忠言可與深言之明聖頓坐失机會視臣救為第二義將如天下後世何有李化龍之賴懋直被譎而不知申救有

陳啟新之誑誕蒙褒而不知駁明戝臣不能為冢臣解而輔臣体仁等之尸素之愧又不待言已戝敢冒哀懇字稍逾限統祈聖明鑒宥之　聖旨陳啟新以敢言特擢奉旨甚明并倖售挾逞的重治已經嚴飭詹爾選何得又行瀆擾姑不究該部知道

詹爾選疏入陳啟新疏與辞戝且請罷斥通政使格不上啟新再疏參納言違背祖制阻抑言路自擊直鼓以聞奉旨陳啟新着恪遵供戝不必因言求退奏由下馬紅碑不遵殊屬玩肆着嚴行申飭違者參來重處

詹爾選再疏參啟新　嚴旨着緹騎拿送獄詔即訊閣臣揭救奉旨奏內事情前旨甚明詹爾選何得借端逞臆且將明旨緊要字面故意訛遺又奏本貼黃互異明屬恣肆欺罔本當重究念閣府諸臣申救姑着錦衣衛放了從重議處部院知道

大學士溫体仁揭帖奉旨時事多艱總緣大小臣玩誒廢弛所致各宜奮迅精神實圖幹濟如巡撫屢推不効自當悉心確核軍餉匱缺愈甚豈可不求長策

勦兵調撥須酌量時勢作何裒益若但以人才尠少
用費浩繁兵雖度遂為詳該部職掌何在至言官論
事不抒公失蓋一味逞臆挾私恣肆欺罔殊為病忍
啟爾選本當重究姑因卿等申救薄從誅處今後有
效尤的定行重究不宥
啟爾選奉聖旨接社局主盟相聚而謀出自兩榜中
人參論啟新工必以為忌嫉故不見信從反加重處
今後參論啟新必須科目以外人乃可未幾求得擾（下）
吏（兵部四字）程君候選府庫大使程品一本為乞斥虛誕以責

實效以全國脈以維世道事臣聞陳啟新以三科武
舉建言而得吏科臣不勝舉手加額以下臣而沐皇（上）
上之知立賢無方之特典也及讀其疏乃知憑逞胸
臆議論則多惧成功之或少耳臣反覆而誅啟新之
心無非迎合聖意以邀高位臣試言之啟新之參科
目非參科目也是傷國脈也非參科目諸臣是參孔
孟也孔子曰為君難為臣不易此君臣治天下之大
機孟子曰君之視臣如手足臣則視君如腹心此君
臣治天下一體之血脈又曰敬大臣則不眩又曰忠

信重祿所以勸士也啟新一旦而欲罷之然則經綸
天下之謂才此將誰居耶況古之取士歷朝有法唐
詩晉宋漢選舉孝廉至我朝則以科目若科目可罷
正所謂居今之世反古之道灾必及其身矣有如皇
上明旨科目取士原屬典制其中豈無才能豈可盡
罷此即皇上聰明睿知法祖敬天乃知其為虛誕但
不忍塞其獻言之路無奈其蘇張之舌熒惑聖聽是
以皇上不加之斧鉞而反加之顯秩且欲天下之人
棄仁義而務口給也且蘇張之遊說可以行之于一

時而不可垂之于千古當日逞詞攄臆尊（此下失一段）
四海鼎沸今則不然有九邊有外夷有四方流冠各（有）
處驕兵豈一登壇所敢（能）遙制之乎臣視皇上遣督師
邊臣微寓此意而啟新不知也將得推轂賜尚方許
便宜豈過是乎皇上若欲專敕誰可登壇誰可舉主
就令啟新舉何人以副皇上側席之思欲罷推知考
選此又不通之論且推知貪濫者固有而清廉耿介
者亦不少每年有按臣入境復命之舉劾有進表之
賢否有年終風聞之有大計之黜陟法綱不為不密

賢者自應考選否者自應擯斥皇上自有藻〔書〕鑑宣容混淆但〔原若〕云與中行評博共選此三百年不易之定典乃為至公至正此即三途並用也官無大小止滛才守論之〔然以進士守〕百十之中有一二不才不肖以舉貢才守論之百十之中有三四不才不肖以監儒才守論之守有餘而才不足以吏員才守論之才有餘而守不足此皆資格所限倘一槩考選則人人思為賢良誰肯自暴自棄甘心自廢于汙下者哉又曰章句之士無益于世臣累舉數人如文天祥王守仁于謙鄒元標孫丕揚郭子章楊漣左光斗諸人皆表表古今炳燿史冊者比往哲之可鑿至于今之在朝在野諸臣〔以〕不敢舉者恐蹈附會線索訣邀寵之謂也又曰一登進士則家計百萬少亦不下十萬此在淮言淮乃一隅之近見非天下之通論也天下大矣不可考矣以臣廬陵言之如甲辰科蕭象烈登賢書三十餘年尚亦家徒四壁一縣如此他可類推又曰推知貪酷小民而日以鞭朴為事惟利是圖情面是狗種種揣竊又何異于戰國諸人乎他不可知如原任吉安〔知〕府毛堪廬陵縣知縣陸康稷此二臣者才比王佐守並夷齊在邦在家誰不知之臣鄉士民誰不念之啟新淮人也知淮推知而已或有所以激之也不然焉能如孔孟之席不暇暖過化存神而知天下之政乎啟新又恐誘儒之說不行又杜撰有君無臣之謠以欺誑皇上夫謠者遍京內外誰不聞之臣一人不聞不足取信乞勅五城御史查訪有無是謠即知啟新無往而不虛誕也充啟新罪科目之念不至于焚書坑儒不止也充啟新罪推知考選之念不至于舉天下之官不盡屬啟新〔一本無此三字〕與啟新之黨與不已也啟新極口誘儒而又曰恐諸臣之傾陷排擠也啟新又恐人之議其後而以四〔一本作一〕死箝天下人之口又何異于立監止謗也臣之所以參啟新者豈有他哉竊恐有傷皇上都俞吁咈之義乎足股肱之情致以啟新之言而不盡其平日修已治平之學但要体認一翻〔猛省一翻〕有則改之無則加勉臣之所以參啟新者不參其敢言而參其空言無補不能同寅〔協恭〕耳夫給事何官啟新何人而可以遽受之乎禮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孟子曰左右

大夫國人皆曰賢然後用之今不知左右大夫國人皆曰賢否而皇上用之是孔孟不足法也且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啟新之說可行則天下之民稍有一知一識無不效啟新之說奔趨闕下忍不揣之言汗牛充棟而皇上又豈能一一遍觀之乎又豈能人人而與之以啟新之顯秩乎其勢必置高閣則此輩又何以解散乎不竄入流冠作頭領必奔走異域泄我情形亂天下者必自啟新始且臣以啟新遽受此官必以經國陳之皇上以為國為民為已任不謂嘿嘿無言也即言亦不過煩瑣細碎之事日以司冠為事是故開雜于天下以亂為快也即如通政使以不封啟新之疏開罪啟新首恭之是啟新借此為奇貨為洩忿報怨之地耳詳閱啟新屯田一款在趙充國固言之詳矣今啟新興言及此想亦素經籌畫矣若改啟新為屯田之官聽其撥可以屯田之區若干頃給牛種若干費金錢若干得子粒若干計其利國之多寡為啟新陞補之崇卑則朝廷受人之益而啟新亦可報朝廷之殊恩矣臣之恭啟新不但得罪于啟新亦且有干于聖旨臣豈不知巽語取容危言死忠顧皇上赫然震怒以臣吏員下品敢逞螳臂鬪逆龍鱗斬臣頭以謝啟新以遏亂萌然後改啟新為屯田之官以責實效溫諭滿朝文武大小臣工以全國脉以維世道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也治平之本在大經大濟而不在小忠小信流冠在解散而不在征誅女酋在善守以示其不敢犯而不在窮兵黷武以招其來以今日之急務在省刑薄斂憐才用人此皇上自有宸斷九卿科道亦自有碩畫又非區區小臣所得而言也伏乞皇上寬而宥之　奉聖旨陳啟新擢用奉旨甚明程品何得逞臆瀆擾着刑部提問具奏

陳啟新入垣後同官交棄之即公會無與接談者啟新心恨甚科規輪值公務亦絕不與聞以故經年無所建白時人以為恥啟新不得已多言細事以塞責有色服穿朝御街走馬護日不敬三疏皆得溫旨下部申飭又一日啟新復疏言燒窰傷龍時局諸人群聚而姍笑之因檢宋書紹興乙卯大旱禱雨禁屠疏議大夫趙霈工言自來祈禱斷屠止禁豬羊今請併

禁鵝鴨胡致堂在西臺聞之曰可謂鵝鴨諫議矣嘉
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乞行措置多分捕捉同
臺正言張次賢疏言人盤嶺乃禁中來龍宜禁人行
太學諸生遂有羅擒虎張尋龍之號今日啟新正同
此類有以其事作書榜之六科廊者啟新恚甚而不
得主名乃無如之何
其月考選都諫姚思孝孫晉不與啟新酌商啟新遂
具考選預定疏參江南行取知縣陸自嶽訪單公舉
翰林四字遂奉嚴旨自嶽謫外自嶽馬君常薦舉張
天如門下也自是以後同垣愈絕之比啟新轉刑左
刑部諫宋玫與之同署則與啟新言醫藥卜筮事娓
娓不倦啟新乃喜謂掌科親我未幾姚孫相繼陞任
去科主垣局者為都諫徐耀則曰不可絕之過甚遂
反前人所為遇事與啟新同議啟新喜江（垂天學）北銓部缺
耀不還坐名對衆以姓名鬮置瓶中拈之得大行張
一如雖（新蹇）預定不復疏糾蓋情分稍投不忍立異也然
啟新與人交接健談對客輒至移晷議或投契多自
訴少時遊遭舊事不少隱諱一日同垣俱以公務他
出啟新獨守科呼胥吏共語語久款洽謂諸書手曰
若輩即古之掾吏皆有出身之階我少時亦嘗從事
此中若輩能奉公守法我官即若官也自是以後始
知啟新昔嘗為書手社局諸人聞之遣班役往淮安
訪問啟新出身履歷既得實使人疏糾焉丙子八月
北兵入犯畿輔啟新以科規輪守厚載門時有官生
楊光先欲繕疏參溫體仁以及啟新見啟新坐門歷
階而上責以不請纓而守門啟新慚答言一死無益
光先曰當今冠進賢冠者從寒窗攻苦得來戴兜鍪
者由先世汗馬得來公徒以口舌得官既荷殊恩當
有異報乃惜一死耶拂衣欲出啟新復揖之入光先
復言前不當受戟既受戟後國計民生兵馬錢糧絕
不侃侃直言而乃今日一疏色服穿朝明日一疏御
街騎馬後日一疏護日不敬豈未為官時天下便有
許多可痛哭流涕處一為官後便人人遷善改過事
事革故鼎新天下事遂無一可言耶啟新不能答光
先乃曰公一味真方假藥恕己責人尋人小疵搪塞
了事異日者被聖明看破討不得做明哲保身爾時

思子言晚矣啟新怒光先別去
某月日新安所千戶楊光先舁厝大明門前擊值鼓
疏參陳啟新以及首輔溫体仁此疏要錄奉嚴旨逮下獄
某月日科臣章正宸疏言楊光先草莽介士妄干朝
事已屬不經且致以不祥之器輕污禁地滔天之罪
可勝誅耶蓋條陳參劾亦常事耳何須作此怪誕之
為第據其所論陳啓新與輔臣溫体仁則有未可盡
非者啟新以胥役而受特恩自宜始終盡言至死無
二何以尸位年餘一籌莫展啟新自負耶抑忍于負
卷三
皇上耶臣意啟新原是未嘗讀書之人寧鮮致君澤
民之道今試舉其昔日所奏屯據諸大政一一面問
而詰以舉行其能之否拾人之唾餘轉眼而失矣在
皇上置之諫垣無非欲鼓舞廷臣以激為勸耳而沐
猴天垣遺羞名器不衹如繁纓之大可惜也至輔臣
溫体仁須要錄完得旨該部者議具奏陳啟新自破格特
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著降二級照舊
閏四月二十七日陳啟新復具徽臣名節辛业家審鑿
疏自請褫斥

復社紀畧卷四
陸文聲字居實少讀書外父貢士周文潜家時張受
先亦從文潜受經兩人同塾得交後受先通籍成進
士文聲援例入雍海塩錢肅樂來宰婁于諸縉紳中
獨信受先言聽計從行鄉約立約正副博採人言分
別淑慝而懲功之政聲籍甚文聲間條陳地方利病便
文無害肅樂亦採之時有一陶姓惡人所為不法受
先恐之列其惡欵欲達當道偶置硯下文聲竊視漏
泄其事陶人往張自辨受先知文聲所為因大怒文
聲央楊姓老儒同至張所解釋受先不顧竟欲將文
卷四
声褫挾老儒屬聲責受先乃止時崇禎丙子三月也
文聲不堪挫辱忿恨甚聞上曰星変下詔求言乃裒
集受先交通上官把持武斷諸事繕疏走入京期登
聞上奏逢璽卿王時敏家人階之進謁
烏程黨人自韓城德清永新外又有四任子焉一曰
朱泰蘊文懿公賡之後也一為許曦穎陽相國國之
後也一為袁樞文榮公煒之後也一為王時敏文肅
公錫爵之孫緱山公衡之子也四人皆以才識通練
為相君所倚重侯歷俸著績即破格遷轉方面已有

定局時敏與休仁又以兩世通家誼恩禮較他人尤厚太倉望族瑯琊太原延陵穎昜峙顯皇之季清河聿興迨至兩張倡立復社門墻熾盛邑中士望若汝南高陽河南譙國諸子弟皆贄居門下時敏之子挺揆撰甥吳世睿世澤俱美秀有文獨外壇坫兩張疑與立異意頗少之時又以吳世睿有家僮張羌者能文章少受業于趙自新兩張叔之為弟子列名社錄主人不之許使之供隸役戢抄謄羌恥之避之南張所延陵拘縶羌之父母南張為羌請甚々事雖解而

使執役如故羌不能堪擧家徙之武陵吳來之處之賓廣未幾兩張言之學使者顧吳江贊庠延陵控之當事求正叛亡罪卒不勝之之兩張囑知州事周仲璉携來之手書造延陵進贖金為羌削隷籍延陵歷于州父母勉從之而内不能平太原家法素嚴僮奴千餘深以此為耿而竟無如之何由此怨復社文声一見時敏告以入京之意前張羌事南張主之時敏故卸受先甚于天如乃曰相君、正仇復社参之正當其机但相君嚴重不輕見人而主張党局者惟德清

為政宜就商之曰使人導之蔡奕琛所文聲面進疏稿奕琛即袖入示休仁休仁意中不知有受先且素無嫌怨乃曰誰為張采不過三家邨免園學究耳焉足瀆聖聰今朝廷所急者張溥耳能併弾治溥當授官如陳啟新也奕琛出為文聲述相君語令削草更進閱數日奕琛復述相君言張漢儒訐錢瞿已逮緹騎此案遷列名當併得逮但江南一時興兩大獄恐聳上聽反至起疑不若借端籌餉歷陳奸弊末後指及黨局姑下地方官查覆俟錢瞿獄竟乃具第二疏

指名行逮耳袖出疏稿授文声十二月太倉州監生陸文聲疏為國賦萬難議緩等事奉旨奏內三吳逋餉悉由奸胥攬解分派侵吞及花詭私占屯田引挩優免冒溢水利阻撓衙蠹豪奴藉勢詐害并宜興燒劫崇明獄變未敢以實形明告等項俱関地方重大情弊着該撫按逐款查明明白奏奪至太倉復社結党恣行把持武斷提學臣所职何事致士習囂橫若此着倪元珙一面查究懲飭仍據實回奏俱不許隱徇取咎

復社奉旨後天如使人謂文聲子茂貞曰黍在同里
與尊君素昧平生若因他人負罪而無故加兵是城
火地殃也如陰隲何茂貞因疾赴京為文聲述天如（靜）
文聲以詞直默然不答茂貞進曰復社党與徧天下
獨不為子孫計乎文聲乃許之時社中夏允彝陳子
龍吳克孝皆候選在京克孝又文聲中表弟也共計
文声居京師必為浙人頤指莫若說之就選出之于
外社局始得安乃醵金為部費使擇善地員缺文聲
恐有報復克孝等為之盟誓以堅之始允就選令茂
貞歸報丁丑某月茂貞北帰天如偕之謁蘇松道馮
元颺郡知府陳洪謐言文聲已就職無復更有後叅
矣元颺洪謐達之學臣倪元珙謂可具疏回奏元珙
言須得生徒主名數人然後可以塞請否者恐得罪
詞臣徐汧謂元珙曰社中多才儁科名恒出其中但
使社局得無恙公祖目前雖暫詘後必大伸元珙以
為然乃據府道申文具疏回奏曰臣受命督江南學
政奉有復社一案夫結社会友乃士子相與考德問
業耳此讀書本分事不應以此為罪陸文聲挾私憾
喘讕詆欺故奏事不以實熒惑上聽臣昧死據實以
聞其所指名以事外廢生顧思敏陶鏻（[illegible]）江德淳董士
鎔錢渡等工奏有旨責元珙隱狥着降二級調外任
倪元珙既外轉継任督學者為山東亓瑋時社局諸
公疏叅温相無虛日蔡奕琛促文聲更具第二疏指
名叅奏當視穩啟新例授京畿道御史文聲不應祥
言他事以謝時局兵已出口帰巢乃疏劾祖大壽屠
至不能力戰膺退但言尾追又疏荐劉澤清勇敢善
戰德州頼之保全標任里居大學士馮銓捐家貲募
士固守涿州其功不細均應叙録亡何基臣姜思睿（兼進用學臣黎元寬[illegible]內有[illegible]托[illegible]疑體仁）
疏叅温体仁[力]辨而惧不能安位再授指文聲叅元
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体仁因邀温旨復入直未安
位再授文聲叅元寬進學冒濫宜行追論体仁因邀
温旨復入直未幾文聲選湖廣永州府道州吏目以
去其前叅復社一案有旨下亓瑋再勘瑋会丁艱帰
齊人張鳳翮代為督學延臨川羅萬藻歌文止閱文
鳳翮學政為萬藻一手握定復社再奉嚴旨鳳翮卒
置不覆奕琛計無所出左右有言前泗州衛運弁李

應實以逋運負罪居戶部繫突琛使人授之旨借條
陳漕政利弊為周之變辨究通政使奏聞有旨周之
變是否因病乞養還着該撫按確查擬實具奏不許
狥飾取咎撫臣張國維按臣路振飛下道府查報道
臣馮元飈覆言李應實假借言事代人游說妄引祖
制與漕例不合乃引紅碑例坐應實說謊欺君罪在
不赦應實懼及禍扶突琛手書至閣令之變赴闕辨
白原官可復得且有不次陞擢之變毋服未終應命
九年八月之變先具呈應天撫按

廢任直隸蘇州府推官今告病丁憂周之變為聖明
去位情由仰祈轉達天聽以昭苦哀以免罪咎事之
變去位小臣甘心泉壑何敢復預天下事乃伏處苫
塊親友喧傳之變姓名又蒙聖明詰問罪且不測急
借抄傳邸報果見本年六月內有戶部一本新運伊
逋事奉聖旨周之變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還着
該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狥飾取咎變跪讀不勝
驚駭夫以疎遠外吏奉法無狀而度乞身聖明不即
加誅優容其去已浩蕩難報今廢棄年餘不才姓名

猶預部疏得被清問雖未見全本不知事起何因變
罪何所然天語煌煌下及微賤已感激洒涕思粉骨
碎身上報主恩而無從矣惟是之變去位情由實因
崇禎六年十一月內原任太倉州知州劉士斗從鄉
紳翰林院庶吉士張溥原任江西臨川縣告病知縣
張采持議以風災申文欲將長洲吳縣常熟崑山吳
江五縣之軍儲輕粮四萬五千一百二十八石盡歸
本州永作長例而洒出本州額內漕粮四萬五千一
百二十八石攤派五縣為代兌時兌期已迫州民停

斛觀望變恐誤運往復辨論而二紳持議甚力勒變
轉詳且刻有軍儲說以示必行變情急面稟兩院揭
稟總巡二漕院以駁其說緣該州只申文兩院故變
不得不具揭辛漕院前撫院並批州申云今歲蘇州
風災正筭太倉與各邑之漕粮軍儲果否堪以互兌
仰府確議查報按漕二院各行牌催兌而太倉州額
粮原一十一萬五千餘石時僅報完一萬石變過懇
紳民出米是劉士斗後來得逭誤漕之罪實變爭執
之力然同舟共濟職分當然任怨則有之初不敢居

功也不意越十二月十二日知州劉士斗因署崑山
縣印減遠米脚價激泗州衛指揮張景文等軍変鬨
總巡二漕院劾疏中追録夔一月前言太倉州不宜
泗兑之揭聖奉旨劉士斗違法干譽紊乱漕規該部
從重議處崑山兑粮鼓譟事情即着爲好善確擬具
奏掌部覆又奉聖旨劉士斗違紊漕規致有罵妄何
得復地方着降四級調用原夔前揭只就漕言漕未
及劉士斗他不公不法諸陰事使士斗不激軍変必
不論劾降處聖明僅處違紊漕規之州官未嘗及偪

議把持之鄉紳也爲張溥張采者亦可以已矣乃憤
其説之不售圖爲州官報怨主使復社生徒于甲戌
七年四月初一日公粘謗帖誣夔受州同林朝欽賄
囑揭害劉知州遂搶毆林朝欽于公庭即係劉士斗
解救又播蜚語于京師謂夔害知州劉士斗同知晏
日曙夔不堪誣蔑雖敺衆怨動文自劾并出揭于故
大學士文湛持自明求去掌院基憐夔無罪又曲全
鄉紳不忍并發合郡士民保留迫切前任蘇松道周
至届憲休臨府署强夔起視事夔自料海濱孤立而

張溥張采爲復社盟長主持東南半壁天下予奪生
殺咸在其手夔必不免夔嫡母蔡宜人因夔失母撫
遇已出相依爲命年已九十在家慮夔及禍驚危成
病屡次招隱即夔本房坐師春坊庶子許在京屡書
促夔行勸兩院筞夔善去避禍遂以本年九月十六
日告乞終養兩院准爲具題下吏部覆本省得推官
周之夔拮据着勞肺石稱直拜家具見才守運漕緯
有苦心就其爭執太倉漕儲亦是奉公維法之念至
謂援引養親謝事殊非肩勞任怨之心但查本官毋

雖垂老親兄尚存承歡有人菽水非乏況當金閶多
故又值漕兑方新正王事靡盬之時豈臣子依親之
日所宜勅下該撫按衙門仍令照舊供職庶本官得
展任事之能而地方再收得人之效矣奉聖旨是夔
母子不忍相别且二張声言若敢再来定以他題下
石人人皆爲夔危不得已而次哀求兩院再爲代題
終養不允夔惧違明旨傍徨就道于八年二月初三
日復任而忧惧禍憂煎成病屡乞休掌兩院具題奉
聖旨准致仕去方夔在境上候命間家報言夔母因

薆出門後悲怒病危思與薆一面薆稟明兩院蒙念
至情准于七月二十日星馳八月初七日抵家僅及
與母永訣嗚呼為人臣不能報國為人子貽親之憂
忠孝兩虧薆何以生為哉續蒙院臺哀薆不棄准報
丁憂文為咨吏部又蒙巡按御史王復命倚薦云原
任蘇州府推官周之薆清操勁骨實學真才當考成
之時急以歸養引請又復任之後旋以母憂成病輿
疾抵里與母永訣越一日而母逝是不獨才可經世
而孝亦可作忠矣似當聽其服闋趨部補選者也適

計薆在任時足三年零六箇月蒙各院正薦一十二
次提薦三次查盤明白蒙攔紀錄一次七年正月大
計蒙部舉卓異一次今既去之後又蒙院臺咨部薦
剡無已其履歷去就本末昭然獨與知州爭執漕規
觸怒二張百端加害小臣無從叩閽自白惧致亡身
及親老母倚門孤危乞命情勢窘促而旁觀事後不
平謂跡涉托故蒙聖明遠照查詰恐罪陷欺誑雷電
之下戰慄匪寧乞臺憲俯察愚臣本因戢守仰思明
主可與忠言將薆去任情由直說護漕忿爭果係初

時實爲養親告病亦出後來真情庶荷聖慈寬釋萬
一罪不可赦薆甘身受何敢上累恩臺下貽他人況
明旨命確查具奏不許徇飾取咎森嚴若此而薆爭
執漕規之事衙門有案牘各院有批語御前有嚴旨
海內有共知似難稍飾其爭之是非去之可否薆與
劉士斗張溥張采俱無可逃死似難曲徇臣子於此
只合束身待戮安敢更朦朧支吾自陷不忠大罪咎
將誰歸薆憂制未滿莫能躬詣懇恩別白雖死之日
猶生之年也為此合備前由另具書冊遣義男周進

賫投伏乞照詳確查據實具奏施行申文達應天撫
按莫為申理之薆乃叱馭入京

崇禎丙子九年十月原任蘇州府推官告病丁憂周
之薆具復社首惡紊亂漕儲逐官殺弁朋党蔑旨疏
曰崇禎九年六月見邸報戶部一本為新運伊邇等
事奉旨周之薆去任情由是否因病乞養著該撫按
據實回奏不許徇飾取咎臣伏讀驚惧以廢棄小臣
尚蒙清問捐糜無地惟是臣戢光護漕受翰林院庶
吉士張溥江西臨川告病知縣張采毒害天下共知

撫按不敢言即近奉聖明嚴究復社天下共快而溥
采正復社首惡寧代受譴莫肯實對者同黨相護也
切炤蘇屬漕粮九十三萬石州縣各有定額而太倉
鎮海二衛軍儲四萬五千餘石分派長吳等五縣支
給崇禎癸酉六年十一月溥采假救荒用奸書宋文
傑謀奪各縣所派盡歸掌握歲扣萬金而本州漕兌
派各縣代兌今州申文自刻軍儲說勒臣奉行臣思
祖制軍儲與兵粮皆分派協濟不使聚于一處音于
一人防奸雄藉手耳溥采身居海濱阻險一旦欲聚
軍儲意欲何為况州漕卸縣誰甘鄰壑未經題請誰
敢亂制利害所關臣安得不爭及劉士斗署崑山減
遠米腳價激泗州軍變漕臣烏安善錄臣前揭疏劾
荷皇上寬仁但降處州官未誅求豪紳也溥采可以
已矣乃對訟朝廷以臣洩忿粘布謗帖大肆詬逐臣
見亮皎屢文乞休臣母蔡氏在家聞禍驚懼臣師庶
子許士柔南司農鄭三俊皆教臣急去避禍今知府
陳洪謐時在南部六手書促行撫按不肯實題勒啟
告養臣出門溥采王（吾參）覺頓敏思陶鏞等罵毆又坐吳
江沈初馨家伏奸再逞臣隱（忍）而去不意行後有運官
李應賓義激條陳漕政中傷臣去奉旨查議及吏部
覆臣爭執軍儲奉公維法肩勞任怨親見尚在養例
不合得旨照舊供職臣畏溥采情求撫按不允再題
奉旨復任溥采又假手下石臣慮禍思親憂煎成病
囑醫徐繼芳藥害臣不得已告病致仕到家一日僅
及訣毋終天抱恨切思幼學壯行幸逢堯舜豈甘由
棄况俸歷四年正荐十三次紀錄舉卓異遭此不得
考滿茶親竭忠報國然棄一官而下爭一郡久遠利
害上護朝廷三百年漕規臣子當為困窮不悔溥采
可以已矣又恨應賓公言創稿授腹吏翁思礼令府
臣陳洪謐稱臣並無爭漕道臣馮元颺不依律例擅
引紅牌坐應賓說謊欺君訣弁辨究通政使炤政紀
咨部復荷聖明洞炤臣九年八月本年正月兩次具
呈僅路振飛批會據實溥采仍把持狗飾夫臣爭漕
一案勿論士民公呈各院批語鄉紳書牘即御前有
屢旨也溥采敢蔑視而陷殺運弁以伏殺臣之機感
力制縛使箝口無訴臣安得不急求救于君父哉况

當日撫臣張國維有為門下拂衣討必有一通駁題
目始便措處之語前按臣祁彪佳有不佞欲以州官
與門下去就分為兩截不必粘帶一團之語原書具
在則臣去任情由今日豈容徇飾至溥采自誇社集
之日維舟六七里祖道六百人生徒妄立四配十哲
兄弟致號常侍天王同己者雖蹻跖亦曰聲氣異己
者雖曾史亦曰逆邪下至娼優隸卒無賴雜流盡收
為羽翼使士子不入社必不得進身有司不必社必
不得安位每一番歲一番科舉动然溥采操權飽欲

孤寒飲泣惡已彰聞猶為壅蔽臣恐東南半壁從此
不可治矣其他妻場弊竇盜賊詐鄉民有証據之贓
已累鉅萬一疏難盡容臣列款詳奏臣毋服未滿何
敢冒瀆緣受害冤深奉旨嚴查猶經年寢閣萬不得
已七千里匍匐伏闕臣孤立無援攖此雄鋒自分必
死然生無可報國不惜捐軀以明漕儲利害朋黨罪
惡伏望皇上立奮乾綱大破黨局提張溥張采與臣
面鞫得實乞斬溥采以謝朝廷併斬臣以謝朋黨奉
旨該部嚴查具奏旨下日周之夔復呈懇都察院咨

下撫按督學衙門速奏回
二月督學御史張鳳翮久不回奏年例外轉
丁丑殿試狀元為劉同升榜眼為陳之遴探花為趙
士春三人皆復社天下榮之先是淮安府推官孫肇
興識夏曰瑚屈于童試以儒士入場而肇興分房曰
瑚卷適在其房取中頭卷末得趙士春卷奇之意在
推轂主司令卜之肇興見兆曰兩君後皆為名臣不
可軒輊也乃舍之迨辛未曰瑚以第三人及第而士
春歷甲戌猶未得遇時士春制義力摹先輩非復向

時才情曰瑚曰不售由此丁丑回瑚會闈分房士春
亦以第三人及第時謂衣鉢相傳後先不爽浙人忌
之題其榜為社榜云
初丙子南場禮記分房松郡鄞推李瑞和才而佻與
華亭諸生諸宸通關節有定約矣編號者失檢初場
卷號誤編太倉增廣生孫以敬二三場則無訛榜發
以敬魁選宸落孫山及揭公舉三聯卷以敬之後場
則諸宸卷也宸家富交遊廣捐重幣而不得雋刻揭
言以敬刻卷雖中以敬天如門下也言之郡守方岳

貢制衰使不得逞偕瑞和迎入衙署許以貢入北雍
来科鄉試補薦衰不得已勉從之故事中式舉人刻
硃卷三場俱倫以敬硃卷有初場而無後場亦一異
也以敬赴北會試衰尾之而行意尚不能忘吳偉業
聞之密為以敬地時會闈禮記房師一為夏曰瑚一
為羅大任偉業以以敬囑之既入闈曰瑚病痢劇甚
同簾入視疾曰瑚口已不能言見枕畔有一卷大任
取閱之尚未動筆衆皆曰此必嗇公所心賞也遂薦
之主裁者知其故因皆批取中拆號果為以敬卷曰
瑚蒐舉發于闈諸衰見以敬聯捷乃無言而歸

六月司禮太監曹化淳使人發張漢儒陳履謙陰事
訐之東廠掌廠太監王之心與錦衣衛掌印指揮吳
孟明拷訊得實立枷長安門謙益之獄乃解

某日大學士温体仁再疏引疾得旨允之遣行人吳
本泰護行馳驲歸

温体仁辭朝揭薦太常寺卿少薛國觀大理寺右少
卿蔡奕琛等六人可大用上納之

八月陞太常寺少卿薛國觀禮部右侍郎拜東閣大
學士入閣辦事大理寺少卿蔡奕琛刑部左侍郎蔡
國用工部右侍郎范復粹刑部右侍郎

其年閏四月工部主事朱國壽一本為假言騙官欺
君辱國懇乞明斷立加禠逐以雪公憤以光青史事
切惟六垣之長表帥諸司風厲天下為皇上耳目第
一官責綦重矣所以皇上慎選其人拔之制科徵其
才品試其治行尤必考之鄉評酌之公議凡此蓋恐
一落豪狗遂辱官方辱朝廷以辱天下後世也今陳
啟新何物么麼假滅祖叛聖坑儒亂世之言遂騙六
垣之長謂皇上用之誠可以愧制科勵制科矣獨不
思啟新久為漕運刑司書手免狡娼營之醜舞文弄
智之奸大有所得遂鑽武舉謂啟新為武舉也雖小
辱夫絕無糾糾壯氣謂啟新為文士也録寫掾役可
是謫籍吉人以不文不武之書手而大言無忌才品
何在治行何在鄉評公議又何在乃竟儼然垣長也
臣昨歲治內江時聞之猶以為此必異人皇上賞識
乃在尋常之外詎漸數奇見樹奇勳以應皇上闢門
之求以短制科之氣使天下後世傳誦皇上當夷叔

朝廷之時有此撥亂反治之一異人也孰知日以及月月以及歲不過數陳習套以塞責大負皇上委任之心皇上期望之意幸奉聖旨該部看議具奏陳啟新自破格特用後軍國大事竟無一言陳奏著降二級照舊銜此大哉皇言已窺破啟新之假騙矣用一格外之啟新未暇計時之上理祗以長宵小躁等無上之奸啟匹夫無級而升之臆當此劇寇猖狂尚可開此端以引叛亂哉天下之人不敢言惟輔臣可以言輔臣休容之度不屑言惟省臣臺臣可以言至省臣臺臣而不言非不言也臣知其故矣大約謂我制科也陳啟新一書手也制科而與書手爭不智矣遂成啟新之彖面各自尸其位此省臣章正宸前疏恬嘿自完但獲一官有味其言之也噫嘻輔臣應挽回而不言臺省臣應駁正而不言使一官生楊光先而言哉臣有感于制科之不必設而汙流吏輩不容不言臣之言啟新見皇上大破畏狗之諭旨並章正宸疏中之恬嘿自完暨楊光先之言有激而言也臣之言非有私也第求為侃侃之忠臣絕不願為嘿嘿之良臣以負皇上之納言天心回而霖雨布果宸斷立見除邪將天開泰運而澤不溥于無疆乎遂出位妄言不避皇上斧鉞之誅不避啟新報復之慘伏乞皇上鑒臣愚忠寬臣狂瞽審照假騙以中詩廣傳之天下後世聖明一轉環間而斯辱之穢青史增光矣奉聖旨陳啟新已有旨了朱國壽何又渾襲瀆陳至誣祖叛聖坑儒等語尤屬誕妄著吏部議處

九月左諭德黃道周疏劾楊嗣昌奪情廷辨觸上怒降江西布政司都事

烏程謝政淄川張至發為首輔

十月應天巡撫張國維具疏回奏為直陳漕儲無誤之實理官去任之繇明公道以祈聖鑒事崇禎十年七月十三日吏部咨原任蘇州府推官今致仕周之夔奏為復社首惡擅作福威紊亂漕儲逐官殺弁事奉聖旨云云咨查崇禎九年八月戶部為新運伊邇漕政可虞事掌部覆奉旨周之夔去任情繇是否因病乞養著撫按確查據實具奏不許狥飾取咎戢時自在行間未遑會覆且以周之夔苦疑逞臆久當自

悔不意其母服未終赴京上疏復奉旨嚴查矣夫之變之去任謂由爭漕也臣請先言漕儲之無悞以破其借端可乎蘇郡兑漕之外復輸倉粮以養本地之軍名曰軍儲漕兑苦于橫軍勒索耗贈日增而軍儲乃在地方交納絶無耗贈小民利之崇禎四年太倉州值風潮傷稼知州劉士斗請將他邑輕粮軍儲歸之州額以本邑漕運扣還各邑此在州言州出于救荒之追念前撫臣莊祖誨有漕儲二項豈得更易互兑之批前案臣祁彪佳有漕運屆期作速料理毋使

州民藉口觀望之批事遂不行至士斗署崑山為運弁張景文逞兇毆辱事在崇禎六年十月與太倉軍儲之議原係兩時兩事迥不相涉且其時崑民相率完兑亦與太倉無異漕儲之無悞亦已較然矣無所悞而何必有爭無有爭而何以求去則因有私揭一事為公論所擯乃借題以相陷也之變與士斗同年同事然懷有夙隙暗將士斗恤災詳文指為献媚鄉紳具揭于總漕及巡漕二臣而撫按不知迨總漕[illegible]漕二臣因崑山縣運軍狂逞并糾士斗引軍儲一節招

出之變私揭于是都中訛議之變者藉藉臣時叨有撫吳之命實稔聞之之變見士民籲留士斗自知無所容于衆論去志從此決矣其詳文有曰總漕巡漕採職言入告致劉士斗為法受過職獨何心安位苟容似此數語真心未泯深慚私揭之非可為去位之鉄案所云悞漕爭漕皆蛇足也初次具詳即以終養為詞及轉展求去勢不可留臣惜其才冀以善全甚終就累詳所請歸養代為具題誰為强勸之乎迨業恩復任臣等交相慰藉人情絶無齟齬之變可以相

安矣忽涵成病一卧數月輿疾竟帰此固國人所共見聞非有他端臣又不得不為具題矣夫前之求去由私揭發露有漕臣之疏可稽後之終决去由真病經綿有道府勘詳可據乃曖昧之情欲掩覆于已陰陽之患互委咎于人幾于不可控揣其意不過從一官起見然不妨徐為申理胡為嘗陸文聲張漢儒高張之時奔馳赴闕拾其餘唾但知好善自口不顧哀服在躬士類鄙之臣又焉能曲庇之至于疏中摭拾語語張大其詞似乎張溥張采有紊亂把持之事宜

動聖明詰究臣等為朝廷執法如果壞漕干紀敢後鷹鸇之逐但年来漕兑如故軍儲如故旗軍與百姓相安如故其相生端者獨有之藥與欠漕之奸弁李應實耳然之變即百端借訐張溥張采無片語相干又國人所共見聞也若仍舊而坐以紊亂則漕運之功令無憑若靜聽而坐以把持則紳民之耳目俱亂臣正為漕政慮為地方慮不能增無事以為有事也臣會同巡按御史王志舉合詞據實上奏仰祈聖鑒施行得旨下部該部一併參看来說

爾時又有怨惡復社者託名徐懷丹製十大罪檄其詞曰復社之興主為張溥佐為張采幾二十年下亂群情上搖國是種種姦慝禍變將来眉睫愚表哀痛嘗著論說于數年之前而伏在寒陋畏禍莫敢倡言今賴祖宗之靈爽天子之明聖闢聰遐矚不遺芻菲發察其逆惡布告天下將有懲創之舉海內風動企踵拭目謂流寇可靖夷氛可息凶荒可救太平有日不勝喜極破涕但伏思之公道久靡正氣不伸蠱惑既衆詭誣復多使不明正其罪狀將復飾說以欺罔禍本不除必滋決裂追其傾覆挽回何日用敢節舉十罪聞訴四方上冀天威銷鑠之有日下幸世道至公之猶存凡抱恫怵共祈鳴鼓

一曰僭擬天王春秋之法誅心為烈素王之政正名為先惟天王至尊故稱天以臨之降自公侯不敢匹也張溥何人敢僭號天如式曰此妄自尊大耳非其心也何以有朋聚結衆之社始名應社者易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也今名復社者易曰復見其天地之心也溥固讀易者也居聖朝而萌革命之志

為臣子而冒天地之稱是可忍孰不可忍乎或曰此隱自僭擬耳非其著也何以榜示同志之書前額名文匡者語曰一匡天下也繼額國表者詩曰表正四國也無將之心溥固儼然命之而無忌矣或曰此名適湊合耳非其質也何以更有稱朕稱妃之實跡其稱朕者一再見于舉要錄之後批也容可竄也其稱妃者則直勒諸碑文墓誌之首也不可沒也鹿馬之指溥復公然居之而不疑矣張王治張源張漣張質先張濬張泳等時稱十常侍誇呼十大王挾以江南

小天子之威令跨縣連州聚財納叛隱姓埋名一名李樽一名京廡沈意欲何為甚至金錢較射一郡拳勇之徒趨之若狂則張采實輔此罪之魁也其罪一也

一曰妄稱先聖仲尼至德遠于堯舜蕩蕩千古莫之與京溥采何人竊其位號而南面聖人趙自新張誼王家穎蔡仲文名四配字肇敬煥徒曰十哲呂雲孚吳偉業周肇孫以敬許煥金達盛胡周鼐周群吳國杰穆雲桂等十弟子人人公輔賢于七十處處同門數過三千口詩書而蹈無賴躬奸宄而矜聖賢誕妄不經侮戲淩蔑其罪二也

一曰嫡聚朋黨朝野請寫為福至治大道為公官進勤職守士子勵志行貴賤不可相援出處何必互殉兹者沿戶聚徒列處要盟勢利行而廉恥喪奔競急而業務襲乃至千里赴會傳橈動以他萬艘一刺與謁簿註輒已盈箱贄儀行賄勤于輸輓郵筒薦引恩子羽符下至僧道優娼入社而聲價驟貴徵至星醫卜相入社則技術乃行上方三君八俊品行何稽下比八關五鬼奸鄙已極嗚呼從來朋黨雖清流人望鮮不起釁國家況乎此輩有不為喪亂之階乎其罪三也

一曰妨賢樹權夫賞罰者人主之柄取舍者賞罰之原今未及此試名第預揭若非周張之徒即楊顧之黨周為周鍾楊為楊彝顧為顧夢麟魁元成于黃頫增廣定于赫號遂使司衡空設登落一決于黨人好修無憑榮辱惟視乎盟社嗟乎明主求賢惟日不足今年嚴試較明歲復薦舉詔諭不下數十糜費動以萬計然而總不出溥采之黨則何不直宣二子博徵國表諸士咨以王伯之畧富強之策與拳勇騎射方術之輩上不至升天下不至入地凡宇宙可辦之事古今曾有之人無不羅儲于社中稽名進用考較不煩帑藏不費閨防不設時日不曠豈不私公交利乃使黜陟謝于私門恩威不出主上何其謬乎其罪四也

一曰招集匪人夫賓誼吾拜之士杜門自旂守卓犖之英折為義故子冶不通交于高蔡巨勝獨抗節于伯東跬步自好出處可觀茲何獨拜床下不過名豪權貴之家傳經帳中悉是財虜勢桀之子汎首高尻廉恥掃地懷金挾刺奸宄搢天同門分據于要津竟渠羽翰其門戶或號神行太保孫孟樸或呼智多學究曹閒遠

傳檄星馳電發宴會揩丘內林夫公荐國寶桃李播
嫵私植陰署隼犬爪牙將以誰施豈無異人誤附狡
麾徒令菜儒浪詑仙舟然而醜類既繁能無邪慝之
作怙勢無已必有睥睨之心此其罪五也
一曰傷風敗俗蔑倫斁于門帷化行務去漓澆故修
子家者不驚其名篤于志者不惑乎勢里俗所以樸
賤政令所以易施也今者蠅附蟻趨成炙手之勢熖
狐擾鼠竊深腐心之陰謀或士子而插盟當道或縉
紳而奴隸衣冠富貴為遊子可以逐其父名勢所倚
弟可以傾其兄惟利是親惟名是友貧交賤底棄如
仇冦老成愿士賤若死灰故時俗所稱五倫僅有其
二二者又喪其半盖謂父知愛子子不知愛父情篤
夫婦炎涼轉離合也其餘長幼用友以及君臣又何
有乎如此悖悪習以成風恬不知怪此其罪六也
一曰謗訕横議政治得失有言責者當建明有職守
者當奉法且其才可用雖祁奚何惡于仇苟無可取
即馬服不私其子所以效忠貞而示至公也茲者黨
人未即大用則忌不是朝廷黜其私人則相不是惟
復社乃有經術惟復社乃有功名外乎黨者雖房社
不足言事業異我朋者雖屈宋不足言文章曾閔夷
齊閉門難稱德行張韓衛霍寡交難列才能衆噓飄
山聚葦航海達其毁薄王公可驟失貴邀其盼睞寒
暖可立致身噴噓殘露知水盟社至此殆莫測其所
終此其罪七也
一曰污習喪品士子人倫之羽儀縉紳國家之楨榦
志趣不高明無以為風化行止不端謹無以為事功
惟茲復社名爵所聚慕效攸聞乃游博馬吊之戲老
傅而童習中籌賈豎之言途誦而口占誇豪擧于一
擲錙銖動成詬詈買歡笑于千觴別袂已見睚眦族
謀朋誘貪同椎梧詭欺虐謔薛若鋒刃座則紅粉成
行宴必梨園空國使財匱民媮姦賊莫挾端實由斯
此罪其八也
一曰竊位喪功窮有操守故達有廉節學務沉容故
事多幹理才德若何平居可知今此復社歷數名貴
指方多展資格成績録無片長大較處錢穀則費索
而後國備司銓擧則最黨賄而殿直理刑獄則端滑

混而富貴別臨戎馬則戰勝絀而遜避精種種伎倆
惟見諂晦班班功效何人建明夫小國多君子十室
有忠信豈堂堂天朝曾無一人屢頒收之猷追管樂
之略卒使明主有仰屋之咨忠良同晨星之數典戎
無功斡方莫理乃至于此良由此輩攻尚怪僞立悝
權黨懸旌呌噪攘臂衡鬻使風聲之子因迷而失所
學壞現之疹懷蓋而不肯干故人才零落衰弱日見甚
也自是制科無人不得不任貂璫文臣無人不得不
進武弁讒諛無人不得不詢朦瞽理勢必然無足怪

者今不自尤平日鮮志操少學術無以慰聖天子之
顒望死不足以塞責乃群相致憾于引用之謬流品
之雜為銓衡甄選之累抑何說歟此其罪九也
一曰召寇致災側陋揚而幽憤釋真才獲而任使精
疹蠲所以消寇亂所以平也今社黨布結横于朝野
主司無非社友府縣多是用徒盃酒相囑騖騍可以
更價苞苴所遺鴟鳳無妨變形故雅修自重有維谷
窮途之嘆樸直不阿無端被舉浴之恩怨毒憤盈則
奸亂樂禍之徒不呼而集悲愁沉灌則愆陽伏陰之

變有名而來近歲風蝗繼作流寇陸發使骨血涸于
劍鋌羸弱轉為溝瘠天人之應實有相因此其罪十
也
嗚呼牛李興而唐不振蜀洛角而宋用衰其時尚多
端偉之人又不虛百十之數然而旋類太別則好惡
恆僻志氣既乖則爭鬭必紛積輕成重羽可覆舟上
誤君父下悖物情自來禍本多出于此況以越州踰
郡之衆諸敎雜流之伎誣罔驕狠之習險詐諂鄙之
謀相牽推戴此狂妄之溥案閉賢路絶公道布爪翼

恣貪諂靡人不有靡亮不為而以賊衋斯民疑誤主
上雖社稷靈長之福萬萬無窮亦豈堪為斯輩朘削
乎是真當痛哭流涕而急以上聞者也其等艸野疎
遠忠憤自矢伏讀制書嚴切仰望鋤奸誅叛激濁揚
清不得更容逆黨蒙蔽反覆永長亂源如其有此則
君子之道終消治理殆不可復非志士裂冠毀冕之
日即忠良忘生勵節之秋當不憚君門萬里要斧鑕
而鳴其罪矣特此露布以彰公討至于吞婪武斷耗
斃鄉曲又通行之惡非賊國之原無重爰書何堪毛

舉崇禎戊辰兆困敦歲强圉作噩月嘉定徐懷丹布

張溥著書甚多有七録齋集七録齋近集史論一編

二編史論畧春秋三書若干卷所輯有十三經疏及

合纂史則有歷代文典文乘及崇禎大典尚未成已

行世者有通鑑紀事本末宋元紀事本末評定南北

史魏齊周書子則取文選廣文選唐文粹宋文鑑元

文類芟之名曰五芟合漢魏六朝諸文人共百有三

人名曰百三名家集古今奏疏名曰歷代名臣奏議

甲戌八月五日校於綉佛幢

復社紀畧終

社局總綱

戊辰崇禎元年　前丁卯應天鄉試張采中式經魁　張

溥恩貢　正月周鍾選社十三子文行世　二月

會試黎元寛張采徐汧蔣德璟周鑣金聲皆中式

三月殿試蔣德璟中探花　張溥廷試高等

成均大會　蔣德璟授編修　徐汧金聲庶吉士

黎元寛周鑣俱禮部主事鑣南禮部　張采授

臨川知縣　十一月温體仁訐錢謙益召對廷辨

謙益削籍　枚卜閣臣欽點韓爌

己巳崇禎二年　尹山大會　用内臣　十二月周延

儒為東閣大學士

庚午崇禎三年　六月温體仁入閣　八月應天鄉試

姜曰廣為主考熊開元為房考　楊廷樞中解元

張溥吴偉業皆魁選　吴昌時陳子龍夏曰瑚

並中式　陳際泰亦舉於其鄉　金陵大會

辛未崇禎四年　二月會試首輔周延儒為主考李明

睿為房考　吴偉業中會元　張溥中會魁　楊

以任馬世奇成德管正傳周之夔劉士斗並中式

三月殿試吳偉業中榜眼授編修　張溥庶吉
士　周之夔授蘇州府推官　劉士斗授太倉州
知州　五月錢龍錫戍定海衛　吳偉業疏忝蔡
奕琛

壬申
崇禎五年　張溥給假葬親歸　虎丘大會張溥
為盟主合諸社為一定名復社列國表社集行世
　十二月周鑣疏諫用內臣奉旨削籍

癸酉
崇禎六年　黎元寬授浙江提學副使　六月周
延儒馳驛歸　溫體仁為首輔　行磨勘　八月
應天鄉試（馬世奇為主考）劉士斗為房考　陳名夏胡周鼒歸繼登皆
中式　周之夔申訐張采張溥劉士斗　劉士斗
降級離任

甲戌
崇禎七年　二月會試溫體仁為主考文震孟項
煜為房考　陳際泰吳昌時光時亨黎志陞周仲
璉皆中式　仲璉授太倉知州　周之夔致仕去
旋丁艱　十二月黎元寬革職

乙亥
崇禎八年　七月文震孟拜東閣大學士　八月
行保舉　撤回內臣　召起劉宗周惠世揚黃道
周　十一月文震孟閒住　逮庶吉士鄭鄤

丙子
崇禎九年　二月三科武舉陳啟新建言授官吏
科給事　五月逮滋陽知縣成德下獄（德攻溫體仁章凡十）
上　八月鄉試孫以敬周家玉俱中式　十月奪
情起守制楊嗣昌為兵部尚書（嗣昌具四正六隅疏及均輸事例疏）

丁丑
崇禎十年　正月張漢儒疏訐錢謙益瞿式耜奉
旨逮問　二月會試孫以敬中式　三月殿試狀
元劉同升榜眼陳之遴探花趙士春　陸文聲疏
論復社　倪元珙疏覆甄社降級調外　六月溫
體仁致仕歸　八月薛國觀入閣

戊寅
崇禎十一年　吳昌時赴行人任拜首輔薛國觀
門下　薛國觀疏題歷事監生王陞彥為中書舍
人

己卯
崇禎十二年　三月考選吳昌時考授北科欽改
北部授禮部主事　八月鄉試周鍾趙自新張若
羲吳晉錫並中式　磔庶吉士鄭鄤於市　九月
楊嗣昌督師討賊

庚辰
崇禎十三年　二月會試胡周鼒中式　四月黃

道周解學龍逮下詔獄　六月給事中表愷疏叅
貪官受賄首輔薛國觀回籍冢臣傅永淳少司寇
蔡奕琛並逮下獄　十二月吳昌時告假歸　左
副都御史葉有聲逮下獄　薛國觀即訊
辛巳　崇禎十四年　三月楊嗣昌自縊於軍　四月召
起舊輔周延儒賀逢聖張至發至發辭不赴延儒
逢聖應命　五月張溥病卒（年四十）　八月薛國
觀賜死中書王陞彥棄市各籍其家　十二月黃
道周戍辰州衛
壬午　崇禎十五年　三月吳昌時起官禮部主事未幾
改吏部文選司郎中　四月起用馬士英為鳳陽
總督　六月枚卜閣臣欽點吳甡陳演黃景昉　下
冢臣李日宣於獄併及司官　八月鄉試　黃道
周復職　皇極門粘貼二十四氣　姜埰熊開元
廷杖
癸未　崇禎十六年　四月周延儒視師　五月周延儒
放歸　七月史可法為南京兵部尚書　九月會
試（時賊勢孔迫故移會期）項煜為房考　會元陳名夏　吳
易張若羲黃淳耀周鍾朱積皆中式　十二月周
延儒賜縊　吳昌時棄市

社事標目

卷一
鹿城文社　江右奇文　艾羅陳章　選義準的
周介生變文風　艾千子與周介生論文書　又
又　周介生主應社　張溥刻若讀書　周張辨難
訂盟　張溥選貢入京　艾千子與陳臥子論文書
艾千子復夏彝仲書　外黃評論　房書刪定序
張天如貽張受先書　吳來之致張受先書
艾千子答張受先書　艾千子斧圈被扶　張天如
聯合諸社　社友姓氏　吳偉業中會元榜眼　張
溥得館選　及門遥拜　虎丘大會　復社牌額
六書辨正　用朕書元妃

卷二
西張南張　四配十哲　十常侍五狗　公薦轉薦
獨薦　門第門墻　孫鋪司綠牡丹　兩張不畏強

桀 周之夔劉士斗 張受先軍儲說 劉士斗申文 周之夔私揭劉士斗 劉士斗罷官 復社檄逐周之夔 張受先覆周之夔書 周之夔致仕去任 周之夔刊送復社或問 吳鍾巒貢入北雍肄業 項水心計奪會元 張天如叅預朝局 黎左巖詩文紙貴 溫體仁密揭提學官員進學罰盈一 李康先疏提學一官嚴加責倍 黎元寬以磨勘革職 路振飛賦役不均疏 又民蠹實多疏 張受先隸揳 兩張治惡奴衙蠹

卷三

溫體仁票擬徇私 考選科道 士紳公揭 各科道疏攻溫體仁 乙亥大計 一長十短 張溥興聞京察 姜思睿疏 甲戌進士多出復社 溫體仁揭叅鄭鄤 溫體仁請行保舉揭 闢百草 保舉人員大半復社 蔡奕琛薛國觀 陳啟新三大病根疏 詹爾選叅陳啟新疏 程品叅陳啟新疏 陳啟新疏言細事 宋玫徐耀 陳啟新出身履歷 楊光先面責陳啟新 楊光先舁櫬叅陳啟新 章正宸叅陳啟新疏

卷四

陸文聲入京 四任子 王吳子弟不入社 吳氏家僮張堯 王時敏怨復社 王時敏導陸文聲見蔡奕琛 陸文聲叅復社 陸文聲就選 倪元珙降級調外 陸文聲第二疏伴詁他事 張鳳翮延羅萬藻閱文 李應賓為周之夔辨冤 周之夔達撫按申文 周之夔叅復社疏 丁丑殿試揭社榜 潘宸孫以敬 孫以敬硃卷無後場 朱國壽叅陳啟新疏 張國維覆周之夔疏 徐懷丹討復社十大罪檄 張溥著書

附録

復社始末

秀水朱錫鬯曰天啓甲子吳郡張天如溥張受先采楊維斗廷樞楊子常彝顧麟士夢麟朱雲子隗王惠常啓榮吳來之昌時金沙周簡臣銓周介生鍾檇李錢彥林梅共十一人為應社既而昌時梅謀大之為廣應社貴池吳次尾應箕劉伯宗城涇縣萬道吉應隆蕪湖沈崑銅士柱宣城沈眉生壽民長洲徐武子樹丕咸與焉崇禎初嘉魚熊魚山先生宰吳江好扶植後進邑人吳扶九翻藉祖父之貲會文結客與嘉興孫孟樸淳最契屢乃偕吳去盈允夏沈聖符應瑞等倡舉復社大會於吳郡群彥胥來雲間幾社（周勒卣立勳陳卧子子龍夏允彝彝仲徐閣公孚遠徐思曠方廣李舒章雯）浙西聞社江北匡社江西則社歷亭席社崑陽雲簪社吳門别有羽朋社（徐汧沈我楊廷樞鄭敷教劉曙宋學分姚宗典朱隗等共二十人）武林讀書社（聞子將啟祥張天生玄為延年千秋嚴子岸渡子同津子餐沆等倡）山左大社（掖縣貢生趙士喆伯濬倡及卒私諡文潛先生）盡合於復社始於戊辰成於己巳扶九出白金二十鎰家穀二百斛孟樸奔走聯絡以二張為盟主秀水姚北若澣大會於秦淮幾二千人溫相君有子求入社扶九持不可十年正月太倉監生陸文聲疏陳風俗之弊皆原於士習之橫張采張溥倡立復社以亂天下思陵下其事督學倪元珙以議文聲妄訐奪職同社周之夔希閣臣意值丁憂墨經詣闕奏溥等樹黨挾持案久未結復有草莽大罪檄以討復社者十五年御史金毓峒給事姜埰救之始解而留都先有防亂公揭一事戊寅秋南直諸生顧杲（子方無錫）吳應箕魏學濂（子一嘉善）黃宗羲（餘姚太冲）等一百四十二人合詞具揭討阮大鋮（集之懷寧）及福藩稱制大鋮謀報復嗾王實禹疏劾復社逮沈士柱陳貞慧（定生宜興）繫獄錢秉鐙（幼光桐城）沈壽民亡命匿金華山中得免（己卯秋應箕貞慧等舉國門廣業之社於金陵）假令王師下江南稍緩則復社諸君難乎免於白馬之禍矣

二張以文章聲氣結納於東南間為東林之繼是曰復社有依附得名者與論不無異同溫體仁當國因惡諸正人欲借端刪除異己奸人陸文聲希政府意作續蠅蚋錄（先有蠅蚋錄係溫體仁作）約二千餘人皆

海内君子上言復社不治將為不軌帝已疑之會
蘇州推官周之夔以漕事罷官深忌溥等亦疏訐
復社生徒妄立四配十哲名目皆溥采為之主而
劉宗周黃道周等附之帝乃下其事於督學御史
倪元珙元珙故遲久乃奏曰諸士修立名節即矜
激無所害帝意稍寬而體仁以為黨護擬旨鐫二
級降光祿寺錄事又之夔與采溥不相能已而巡
按劾之之夔疑其受意於二張也上書誣告溥等
交結諸郡生徒共為部黨名曰復社而陸文聲以
不合於采而怒亦走京師言東南大害必始復社
二張與錢謙益相厚遂以復社嗣於東林為天子
言之天子震怒下郡國按其事兵使者馮元颺力
爭之始解

吳江計甫草曰復社社之後起者也庚午熊魚山先
生自崇明調宰我邑最喜汲引人才孫孟樸吳扶九
呂石香輩數人創復社楊維斗頗不快孟樸嘗懷刺
謁維斗再往不見呵之曰我社中未嘗見此人我社
者應社也應社之興久矣天下但知應社耳大江以
南主應社者沈眉生萬道吉劉伯宗婁東有應社十
子吳門有應社十三子又有五經應社楊子常顧麟
士主詩楊維斗錢彥林主書周介生兄弟主春秋張
受先王惠常主禮張天如朱雲子主易孟樸為應社
五經徵文游揚聲氣當日紛紛社集文字如南彥天
下善人文聚諸書與復社之國表二集三集四集天
如一人大公無我獎植後起且推魚山主持之乃合
兩社君子倡導正學砥節厲行以相師友焉又曰應
社本於拂水山房浙中讀書社本於小築各二十餘年
時西陵聞氏嚴氏與金沙婁東吳門及江右之艾皆
鼎立不相下戊辰天如至京與嚴子岸定交子岸睠
始大合兩浙同人於吳門受先宰臨川以消艾氏之
怒故得化異同成聲氣云昔結陳大士

吳門鄭士敬曰復社始自丙寅丁卯間吾師熊魚山
先生貢主斯盟四海翕然從之吾郡楊維斗張受先
張天如吳來之楊子常顧麐士雲間夏彝仲徐闇公
恐卧子金沙周仲馭周介生孫章羅文止陳大士章
大力艾千子浙西錢彥林萊陽宋澄嵐冀狎主中原

及於楚豫閩浙粵東西山左右絡繹奔會而來中孫孟樸為東西南北之郵族屬既廣真偽不齊其中大雅之群淡若水介如石雖不自附於黨人而真氣所洽亦可以孚真足為論行之本也介生有人文聚之選彥林有天下善之選吳次尾錢吉士有國表之選吳中應社雲間幾社海寧一社後先唱和而統以復社為總持隱然龍門月旦而嫉之者至矣往自顧涇陽先生立東林書院萃天下之賢人講學論道後世衣鉢相承吾鄉前輩若吳同卿黙文文肅震孟姚文毅希孟周忠介順昌傳燈嫡派而復社則東林之正傳也憶余初登賢書張吳度先生遺書於余曰名利中斷不可熱聲氣中斷不可冷孔孟介然自異於鄉原者以此余負其言若楊維斗徐九一顧端木顧漢石劉公旦侯豫瞻侯雍瞻黃蘊生黃介子夏彝仲陳卧子以節赴義增榮泉壤後之君子可以興矣余幼時見有九龍廣山竹西小築四社合選馬君常錢受之聞子將方孟旋諸公為倡黃貞父設教西湖有素業五編顧九疇金伯閶有貽清堂文筆山居社藝薰伯王暇編皆彬彬然相雜而文彰神廟久道化成之盛巖巖大儒多出其間執謂文社不足重歟盛衰倚伏流品雜進三十年來吾目中遂見其敗、

本朝舉丁亥會試馮涿州銓作序娓娓千言皆甘心復社銓事魏閹東林諸君子定逆案罪廢者二十年後從

本朝投弘文院大學士思快睚眦聞洪承疇阻其事故得免焉

辛未會試吳偉業中會元乃同榜第八名張溥受業門生瓊林宴時不敢僭坐師上奉旨張溥坐會元之上盛事亦奇事

崇禎新政紀畧十卷不知何人所輯以天
之間舉朝皆奄黨矣所云參魏忠賢劾崔
皆奄黨圖自救之術非惡魏崔也此時雖堯舜在
斧扆亦不過瓦釜雷鳴而已有何可採之章疏則
輯此書者亦奄黨也故每於暗右逆黨之語輒評
黃圈點之獨倪鴻寶世界已清方隅未化一疏但
錄首意而不加甄錄則此書之無一可取亦可知
矣惡直醜正實繁有徒以崇禎闇愚之君身當其
際又孰知正味哉宜乎轉去轉遠卒以社動胥化
淪為心腹而後已死病無良醫詎不信耶置此
於坐間若妖魅呈形不用照妖之鏡矣
光緒十九年七月望前一日一癡道人

序

今上御極而大憝以除衆正以興乾坤為之一清日月為之重明否轉為泰無復晦塞之象剝極而後乃見天地之心
旨之下人人手額
諭之須在在謳歌竊思虞帝至
聖其格天協帝儲之陶漁耕稼之初闢門明目聞之聽試

諸犯之後若夫生知安行不
思不勉者有如家
皇上者乎一時新政留美世
以為楷諸臣讜論似麐鳳以
争鳴頗

綸綍之令五申亟使迭出互現
何妨璧生璣馳而奏章動若
千言亦須刪繁就簡便覽閲
門山見遂加編次敬付棗梨
道長道消之機真一目了

猶蕩蕩平平之風其跂
足以俟
外史氏識

新政紀略凡例

○一近刻有太平洪業止載十疏
清朝聖政亦多未備是編極簡而盡一目無餘依次
續刻逐日增補

○一是編翻閱邸報備錄
聖天子新政有關親賢遠奸一切大朝常悉紀其略以
備參考　諸名紳章疏間或指摘其喫緊語以醒
人目更無一字添入

○一是編以天啟七年十月通政楊公侍御楊公學

新政紀畧　凡例　一

院貫公疏參為始一依編年體格逐日記去其上
疏得
旨日期參差亦是報本有訛耳

○一是編或有疏無　旨有　旨無疏　以金陵邸報
原多未備無從查考

○一是編有撮取要領接續成文者有採其疏中大
意者有採其條呈諸目者有關列薦舉糾參名姓
者

○一是編疏章關係起用廢臣及屏逐奸邪者俱得
臚列除陞遷大計年例不悉載

○一附載初參魏客疏章及近日詮部訪單遣謫姓
名于後

○一是編依邸報相連紀錄俾
清朝新政凡我父老子弟皆得備閱

○一他刻僅止天啟七年冬月未覩其全茲備錄目
前近事撮其最精要者採取其畧凡有關繫者並
無遺漏

新政紀畧　凡例　二

聖朝新政要略卷之一
天啟七年十月十五日
今上皇帝於天啟七年八月二十四日
登極伏覩
皇上聰明天縱仁孝性成朝常典禮壹遵
祖制中外臣民業已欽仰
聖天子嬈美堯舜度越千古矣第是時逆璫虐焰未
熄虎穴未離內操中樞杞握兵柄雖九列臺省素
懷忠憤然猶惴惴不敢擅開釁端一有原任都給事
新政紀畧　卷一
陞南通政楊所修首參兵部尚書崔呈秀工部尚
書李養德延綏巡撫朱童蒙少卿陳殷奪情事蓋
皇上即位之初即首隆
聖母徽號居然以孝治天下乃自古求忠臣必于孝
子之門且衰絰視事殊為不祥矧方今
三殿告竣邊事稍寧亦安用此不忠不孝之臣為哉
所當速令回籍守制以光新政者也　奉
聖旨楊所修如何率意輕詆使大臣不安其位姑不
究該部知道自是權奸崔呈秀等亦以守制次第
還里而親賢遠奸之路自此闢矣

十月二十一日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為朝野望治方殷權臣欺擅
久著今據實直糾以贊聖明更始之政事蓋其盛
於唐虞而四凶終堯未去必至舜始放流誅殛之
竊見兵部尚書崔呈秀立志卑污居身穢濁初以
淮揚巡方敗事輿論一時稱快及
大行皇帝召環奴顏婢膝趨向愈下上言大臣德政
律有明禁何況內臣呈秀乃首先違之門如市闠
如鬼用吳淳夫論舊輔馮銓而部郎以數月躐卿
新政紀畧　卷一　二
貳矣越資用倪文煥掌河南道而言厰臣非文煥
不可誣丘志充而嫁禍於禮部尚書李思誠矣至
病痊起發之李應薦亦列賜環之中前任掌道張
汝懋寔為優容又未幾以其弟凝秀為浙江總兵
曾有兄為本兵而弟握兵權於外者乎種種欺君
誤國不可枚舉最可異者三殿工程吉祥善事軍
旅鑿凶而出者不同呈秀以不祥之人經理其間
經營甫畢
先帝遐升未必不由於此臣與同朝所共慮者不止

此也當
大行皇帝崩逝之日百官聞
皇上將御文華殿急自乾清宮趨出忽有數內臣急
招呼兵部尚書崔家來聞者莫不錯愕所言公當
與衆公言之天下事豈呈秀一人所可私與者言
及此又不覺寒而竦矣總之
先帝信任廠臣甚專而廠臣亦孜孜竭力任勞任怨
以圖報稱獨是誤信呈秀一節而呈秀又交結廠
臣王掌家而廠臣未之知耳且內諛廠臣外擅朝

新政紀畧　卷一　三

政又有吏部無背大臣周應秋專與朋奸而其穢
狀不可勝道也懇乞
皇上處分或急正兩觀之誅或薄示三褫之典或聽
其回里守制從前高爵美廕儘足酬其因人成事
之微勞而及今擁名娼據金穴亦足暢適其衣錦
食稻之志矣殄窮兇而慰輿望在
皇上固自能為新政計也初得
旨楊維垣如何率意輕詆念朕臨御之初優容言路
姑不深責

○雲南道御史楊維垣為臣言一字非誣權臣誣辯
無稼謹再疏相質以聽　聖鑒事崔呈秀凭城凭
社上竊
先帝之威靈蒙面喪心下欺天下為聾啞殘彰惡著
誰不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乎除吳淳夫倪文煥
另疏剖析惟呈秀首辯者通內一節呈秀既嘗大
工時與廠官周旋時時稱功頌德私密之處更復
備極醜態凡求拜于廠臣呈秀尸其德凡急于仕
進者無不奔走其門此明白彰著非止鼠竊狗徑

新政紀畧　卷一　四

已也故當楊左之時人皆以不參廠臣為罪當呈
秀之時人又以不譽廠臣為罪不為呈秀所惑者
滿朝不過數人而已然廠臣公而呈秀私廠臣不
愛錢而呈秀貪廠臣尚知為國為民而呈秀惟以
招權納賄為事丘志充事敗露以王家棟死而活
口無矣至張元芳之改銓乃選司為所驅使耳總
之呈秀名節掃地乞早賜罷斥職等實羞與之同
朝也
十月二十三日

亦繼春入天監錄
○直隸提學御史賈繼春奏為聖明御極言路宏開
直糾不忠不孝之臣伏乞　聖斷以光新政事人
臣立朝事君惟忠與孝忠者潔己奉公砥名義以
奉一人孝者明倫盡禮敦人紀以篤天性兵部尚
書崔呈秀狐媚為生狼貪成性以聽勘御史未及
二年驟升宮保賣官鬻爵家累百萬種種貪淫穢
跡難以枚舉堂堂盛朝當邊塵少淨之時而必藉
才于苫塊方新之人吏部娓娓擁戴知有佞而不
知有君呈秀罔罔長心知有官而不知有母豈有

三綱廢絕人禽不辨而望以安攘之猷可責以君
父之義者乎至若田吉以二載曹郎而尚書極品
單明翊以作令不踰朞而督撫侍郎此真笑破士
紳之口也
十月二十四日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為恭應明詔直陳利弊事
內列四款　一曰正士習臺省庶僚不聞靖共爾
位惟日以稱功頌德為事至疏奏不敢明言忠賢
姓名以盡廢君前臣名之禮舉之以皋夔尊之以
周孔等王恭稱功德者至四十八萬人士大夫首
上建祠之疏以致市蠹儒暴在在效尤木匠夫頭
俱為卿貳內臣總理庫藏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
堂下成何體統　一曰糾官邪近來言官緘默置
奸佞于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婪無恥罄竹
難盡臺臣楊所修略悉其概初以御史監工帶左
都銜今又以樞貳不棄舊銜毋非欲借總憲以彈
壓言官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絰視事況
大行皇帝在殯百官猶且素服而呈秀紅袍玉帶坐

明轎入衙門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一曰安民
生欲安民生在慎刑罰今立枷之設罪未定而三
四日內命已絕矣且一經廠衛捕風捉影嚴刑酷
拷遂無生理　一曰足國用大工興造搜括靡遺
生祠廣建費不下百萬及今變價尚可得數千萬
金伏乞　勅下所司施行
十月二十五日
○兵部主事錢元慤奏為　聖政維新羣陰見晛謹
陳一得以消疵慝以息紛囂事臣嘗讀詩經假樂

乙之章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乃通年以來不媚天
子而媚權璫以至僕厮賤隷夤緣扳擠立躋要路
玷列卿貳朝署常伯有續貂之誚爛羊興關内之
謠綱維既隳廉恥日喪于是有敗倫犯義傷壞名
教如呈秀者夫呈秀之敗于貪橫無忌皆緣藉廠
臣魏忠賢今呈秀雖去而忠賢猶存威權所在羣
小蟻附極重之勢漸成難返稱功頌德布滿天下
幾如王莽之妄引符命列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
梁冀之一門五侯遍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
新政紀略 卷一 七
之狡兎三窟輿珍華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
塢自固動輒傳 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
爲馬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鈎党株連
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温之壁後置人廣開
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彼魏良卿
革既非開國之勳又匪從龍之寵安得玷兹茅土
從此與章亦宜速令解組至如告訐獲賞之張體
乾鍛練驟貴之楊寰夫頭乘輜之張凌云奉委開
棍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爾耕寧國契交之白

天啓錄

太始龔翼明等與凡牙爪鷹犬俱令廷臣明正其
罪令奸党清肅人情安士氣振從此平臺煖閣不
時宣召大臣軍國利弊臣下咸得面陳俾假托者
無所售其奸而上下血脉常流矣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等朕自獨斷已有旨了錢元慤
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該部知道
○直隷提學賈繼春奏爲 聖鑒斷天聞羣情踴躍敬
陳時政之急伏乞
皇上神明洞矚自爲社稷大計事 一曰保令躬食
新政紀略 卷一 八
息起居之處時存睥睨非意之防深宫邃密之中
亦懷跬步弗謹之念 二曰正疏體上下自有截
然冠履之分善則歸君百官之交頌廠臣已堪食
不下咽天無二日匪類之尊稱上公更爲語不擇
音 三曰重爵賞師傅乃二百餘年不敢止之席
黄口子未可驟膺公侯伯之爵乃
二祖以後不多見之封典 四曰畏名義交結原有
明禁況假子親父之稱兒童走卒共述何以施眉
目于人間晉接自有禮儀若小帽青衣之見朝野

中外共聞何以別簪紳于螺息　五日課職業門
戶封畛誠不可不破奈何不問源委資格階級誠
不必盡拘奈何不顧防維以付粉之衣冠作媚文
承懽之賞　六日罷祠費祝厘遍寰宇如狂如沸
何故費巨億之資丹堊還喬門擬聖擬神遂欲並
宣尼之祀　七日開言路
祖宗設言官責以指示奸佞青蒲可伏高墉可射豈
袖手所得旁觀近日列在糾彈迫于隅虎之勢焰
難為梧鳳之諧鳴則埋蔽亦可念也　八日矜廢
臣
先帝創懲頗僻原非阻其自新各有本末各有生平
乎宜清時所忍禁錮則幽遐亦可悲也以上八款
皆時政之膏肓至于倚草附木輩則昭昭天下之
耳目聽彼自知之而自裁之于以振聖朝之成憲
權奸之擁戴也奉
聖旨提衡道法毖飭朕躬是社稷大計本內事情朕
自獨斷已有旨了
並業許可徵浙南籍民人己未科○兵科許可征為清議自明匪人既遠乞　聖明盡

兵垣加副都御史
用直言早賜處分以省議論以臻平康之治事魏
忠賢罪在三爵重封生祠廣建傾動天下至舉朝
不敢論事此猶曰非士大夫知禮義也崔呈秀受
國厚恩而狡桀不仁用緣為奸中外影嚮張勢弄
權狠如狼虎今呈秀去矣其弟崔凝秀尚可總兵
于浙江彼兄弟濟惡並食美官忍置毋樞不顧何
異于檮杌饕餮乎奉
聖旨崔呈秀着該部參看來說
十月二十六日

○山東道御史吳尚默為賊臣之身已去賊臣之黨
未暴謹據一時　國政以定罪案事伏覩
皇上沖聖御極首允樞臣崔呈秀之去此與孔子兩
觀之誅何異呈秀鬻身與援之門入賓閹寺之幕
煬灶者每假大柄以作威作福而呈秀復假其所
假樹叢者猶盜大柄以攘功而呈秀復盜其所盜
凡負罪譴而獲免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免者
凡邀顯擢而詭得者未有不夤緣于呈秀而得者
黃金白鏹未厭而羅奇珍以進美珠寶玉未厭而

帝麗姬以獻橫開奔競之門廣肆苞苴之實顛倒任意翻覆在手以推權會推題差被處者不知幾許人人稱功頌德習為固然恬不知恠天下幾不知有廉恥一時緘口結舌習為容容以苟免于禍天下幾不知有名節人人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天下幾不知有身家之樂部臣李養德寺臣陳殷邊臣朱童蒙相繼以奪情留天下幾不知有父母一部幾尚書一院四憲臣天下幾不知有名位之秩又其甚者當

先帝不豫中外傍偟又且嘵嘵論功陞賞為餙喜之舉至浼幾一諭易簀且及明知不親政務不問黜陟乃黜章累牘頒爵賞而列封廕而羣臣謝恩之日御

先帝賓天之日天下幾不知有改革之大故矣此以定賊臣之罪棄而厰臣魏忠賢之功業亦可覆閱列爵惟五而三據之茅土侈于一時此尸祝而彼俎豆廟食遍于天下訖從賊臣以問厰臣能無靦顏愧心乎奉

聖旨崔呈秀已有旨了厰臣魏忠賢事各官不必牽扯該部知道

○承天守備太監李　自陳不職准回京閒居

○南京守備太監楊　自陳不職准回京閒居

○太和山太監馮玉自陳不職准回京閒居

○天壽山太監孟進自陳不職准回京閒住

十月二十七日

○浙江嘉興縣貢生錢嘉徵一本奏為請清宮府之禁以肅中興之治以培三百年士氣事切見權奸

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厰太監魏忠賢可容一日逭四凶之誅竄魑魅之投畀哉　一曰並　帝夫

大行皇帝龍飛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誇功德必以上配

先帝及奉俞旨必曰朕與厰臣從來有此奏體否此滔天之罪一也　二曰蔑　后夫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　皇親張國紀未催不赦之條聞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而忠賢滅旨不傳致　皇后

當
先帝御前析逆權奸逆羅織　皇親多方欲致之死
賴
先帝仁明祇膂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二也
三曰弄兵
祖宗朝不聞有内操之制忠賢外脇臣民内逼宮闈
操刀割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賴
九廟有靈潛消睥睨滔天之罪三也　四曰無
二祖　列宗伏讀

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國政蓋鑒前代之失垂
後來之戒至法程也乃忠賢軍國重事一手障天
立仗之馬必叱吠堯之犬必膚屠毒縉紳株連士
類凡錢谷衙門邊腹重地漕運咽喉多置腹心意
欲何為滔天之罪四也　五曰遐剥　藩封夫桐
封大典皆金枝玉葉自宜從厚以體
祖宗之心以光
先帝孝治者也今三藩一時之國其庄田賜賚合三
藩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公侯伯之田土揀選

青腴不下萬頃是
祖宗本支百世之親反不若一豪悍之家奴滔天之
罪五也　六曰無　聖夫　至聖先師為萬世名
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
釋奠忠賢何人而敢建祠太學之側實逼處此以
刀鋸之餘孽而擬洙泗之俎豆八月二十一日陸
萬齡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遂以次日賓天亦可為凜凜矣滔天之罪六也
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古制凜然

祖宗册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黔國成國外雖開
平偉蹟亦止封侯今忠賢竭天下物力佐成三殿
工至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損朝廷威望而公
然襲上公之封靦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　八曰
掩邊功自奴酋犯順以來墮名城俘士女殺大將
神人共憤今未恢尺寸地即錦寧之捷差强人意
袁崇煥舒十年未雪之憤而忠賢虛冒邊功封公
封侯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版籍又何以
酬忠賢功乎且文武諸臣出死力以悍國忠賢居

樽俎以冒賞致豪傑短氣滔天之罪八也　九曰
朘民夫國課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況經連年水
旱東西交訌或流離或哨聚以致仰屋司農泣告
水府而天下之請建祠百餘所計一所之費不下
三萬金是豈四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挨門敲剝
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楊雄之頌日上即此靡
費之金錢孰非國家之膏血滔天之罪九也　十
曰通同關節設科取士而揭榜在二十六折卷在
二十四日為忠賢所私者貼出三名後上賢書實

緣要結不可勝數此下第之劉黃巔天叩閽莫撲
祖宗朝考官劉三吾等故事翹首
皇上覆試而逡巡躊躇者滔天之罪十也凡此十惡
有一于此駢首夷族況種種無法無天社傭寵養
叨世襲于皇家乾兒廕于濫襍裾于紳族魏撫民
以乳臭而班冠六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公室試
詢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偽傳大府之藏何故若掃
其何說之詞罄南山之竹不足書其奸決東海之
波難以洗其罪伏乞
皇上獨斷於心　勅下法司將忠賢明正典刑以雪
天下之憤以彰正始之治臣自知冒觸凶鋒勢同
壓卵願將一介微命仰荅涓埃使後世讀史者謂
聖主當陽有敢言之士萬死何辭焉

呂圖南入天監錄

○貢士錢嘉徵又一本奏核通政呂圖南身受國恩
職司喉舌乃不顧清議阻塞言路多少忠言被其
埋沒律以邀截實封不即引奏之罪夫復何辭奸
狡如圖南良心已死更乞
聖明裁察焉奉

聖旨魏忠賢事體廷臣自有公論朕心亦有獨斷青
衿書生不諳規矩本當重處姑饒一遭

天監錄

○通政司呂圖南又一本罪狀久明事奉
聖旨呂圖南兩駁陸萬齡等疏據經守正不愧納言
朕所鑒知青衿亦詆大臣成何政體本當重究姑
饒一遭
○通政司呂圖南一本貢生進言甚急事奉
聖旨覽奏內兩駁參疏心事皎然錢嘉徵所詆不足
與辨即出供職原駁二疏着封進陸萬齡等法司

究問寺映日着革去衣巾以政士習
十月二十八日
〇刑部員外史躬盛奏為直發欺君誤國之奸懇祈
速正典刑以光聖治事切惟上所馭下者權權不
容輕假下所自安者分分不可僭踰蓋自忠賢以
閹官竊國柄而朝野竝歸決裂舉天下之廉恥澌
滅盡矣舉天下之元氣剥削盡矣舉天下之官方
紊亂盡矣舉天下之生靈魚肉盡矣舉天下之物
力消磨盡矣何謂澌滅廉恥夫賞足勸善罰足懲

貪則廉恥生夫既殫其途以為招復嚴其繩以鉗
嚇彼以羽毛瘡痏供倏喜倏怒之資人遂奴顏婢
膝効趨榮避禍之計試想今日之官僚行徑其晝
可告妻子夜不愧衾影者曾幾人幾事也寧復有
廉恥耶何謂剥削元氣國之有才品其原委則祖
宗培植之起家則科名策勵之其入仕路也則爵
禄功名鼓舞之況　國家功令考核年例森然或
降或推亦宜遲以應得之名目乃魏忠賢意少不
合概曰久依門戶削職為民追奪誥命問其門戶

者何人所依者何事無論旁觀駭然即身受削奪
者亦莫不自訝其無因此不過懸坐之題陷人之
局也致令孝子傷心勞臣喪氣而寧復有元氣耶
何謂紊亂官常臣該會典嘉靖十年准兵部官推
曾接邊鄙練軍務或曾任兵備等官有將略才望
者疏請簡用彼呈秀有一相合者否以一聽勘之
臺臣驟躐崇階于司馬至母死半年仍戀鷹犬于
權門任道遂于蟒玉笑罵由人衾行自認長安三
尺兒童誰不掩口而笑即如臣所知陳大剛一書

辦丘集鳳一夫頭張凌雲一夫匠頭耳而大肆鑽
貧公然開棍與凡列齋驅且令一部縉紳幾成戲
局濫觴至此良由忠賢欲自為地假朝廷之名器
借破例之私恩成其僭踰之志試問忠賢有何開
國元勳乘
先帝大漸之時急急分茅胙土券麼列侯
列聖章程委之無用而官方寧不隕越耶何謂魚肉
生靈國家設三法司以懲不軌古之帝王必于萬
死之中求一生之路乃忠賢則有異焉廣布緝番

託名詐緝彼貪功圖利者捉影捕風迨至參進刑
部而苦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極矣大工興建
以來財用萬分告匱加派不已繼之搜括搜括不
已而通融事例小民剜肉醫瘡當事捉襟露肘亦
自誇功尸祝而無恥之崔呈秀首上德政以建祠
之說進而海內如鶩如狂較三殿之成不啻神速
真有鄭監門不盡于繪圖賈太僕難摹其痛哭者
自有忠賢以來而數百年整齊之世界剗為混濁
之世界真天下萬世之罪人也奉

聖旨魏忠賢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月二十九日
○禮科都給事吳弘業一本為權奸既去公論漸伸
更祈
聖明澄清仕路以增新政之光事自
大行皇帝以沖齡踐祚一切機務獨任廠臣魏忠賢
而威福漸以下移忠賢又偏聽一呈秀而是非惟
其倒置致令朝綱不礪廉恥不惜切八柄以餌人
營三窟以謀利茲臺臣楊維垣入告竟允呈秀以

去世界頓已開爽
皇上日月之明雷霆之斷徹于中外臣民之頌述矣
獨有一無骨大臣如冢臣周應秋者即為呈秀作
買賣之人也彈射紛紜衷如充耳秉銓以來非呈
秀欲用之人一推不得三四人七八人而亦不得
今
皇上一概外議點用正推亦既以用人職掌復還吏
部不知省應秋多少奔競聽探之勞第欲責其秉
公持正則應秋鼻令人牽魂不附體已非一日所

宜首罷者也今天下眾怨所歸謂折毀民居敗壞
公所逼處陵寢孔廟而大干公憤者非創建生祠
耶向誰首先獻諛作此厲階者非南京兵部右侍
郎原任浙江撫潘汝禎耶夫海內稱功頌德猶以
虛詞相假借至建生祠之舉則或斂民財或扣軍
餉或損官俸或動公帑戕山震海蕩析離居使天
下吞聲飲恨敢怨而不敢言此首事之流毒即與
孫與烈陸萬齡等同律共擬亦不為過尚得醜九
列而悠遊司馬之堂耶又科場試卷弊端皆禮部

與職科覆閱之責也先是順天場事揭曉後人言嘖嘖謂崔呈秀之子崔鐸只三篇半文字已貼而復中心甚訝之及禮部取試卷送職科見其七篇清順覺人言之未然今貢士錢嘉徵疏内一款有帖出之語職再細加磨勘見墨卷第五篇題目有空補痕跡當日之帖出者果有名且坐此故耶若然外簾知之内簾未必知也惟有覆試一法耳

奉

聖旨所奏崔呈秀事情着九卿科道從公會勘具奏（新政紀畧 卷一 三十）其子崔鐸着覆試定奪潘汝禎首倡生祠獻媚顯是忠臣鄙夫着行削籍追奪誥命以為佞臣之戒其各處生祠撫按盡行拆毀變價解京助邊魏忠賢已有旨了

○戶科段國璋上本直糾冢宰銓臣以重銓政事内參吏部尚書周應秋心術曖昧性行滑熟一味罷軟柔脆全無執持權當自東銓以來推升不問体資啟事但徇情面呈身權要之門盡委其職掌以殉之馬　奉

業送乘周維持名奇注云周應秋之三弟　明史七卿表周應秋天啓六年吏部尚書七年十一月免

聖旨進退大臣亦關國體這所奏知道了

○營繕司主事湯齊一本三殿完工事　奉

聖旨天生人財以幹國事分門別戶已非治體王林逮疑似殊可憫鄒奏内諸臣着該部確核生平酌量起用

○東廠魏忠賢衰病難堪事　奉

聖旨爾奉祀

先帝歷練有年殿工邊務多方拮据剔奸釐弊夙着勤勞朕所鑒知有旨慰留乃屢疏引疾求去情詞（新政紀畧 卷一 三十一）懇切至義不可強准回私宅調理以成爾恬退之美

○又一本世爵成命未收事　奉

聖旨爾奉祀

先帝爵賞攸隆今退歸私宅控辭三爵具見誠懇准改公為錦衣指揮使侯改指揮同伯改指揮僉事

○刑科楊文岳一本

聖主虛懷事　奉

聖旨覽奏以是非定功罪此是肅清政體之法崔呈

秀等自有獨斷屢旨已明該部知道

○河南道御史倪文煥被劾准養親

已票有周良材

○吏部司官周良材被劾准回

○國子監陳　一本

聖命新頒事　奉

聖旨懸生背旨交結着法司作速追贓正罪遣所奏

地仍還射圃改爲官舍偎依

○太僕卿官生白太始被劾回

已票吳孔嘉徽州人 乙丑科翰林滿洲薦 收任客其奉新一家

○編修吳孔嘉明旨屢禁株連事　奉

新政紀畧　卷一　三三

聖旨吳養春一案庄銀不無波累山價慮有強派覺

奏准于庄內先減五萬兩昭朕德意仍行該撫案

從公查核無漏無苛遵先命確難全免准據實入

告之旨作速酌定回奏以憑裁奪

○工部尚書吳淳夫被劾准歸養

○厰衛張體乾被劾准回籍○尚寶卿監生魏撫民

被劾准回

十月三十日

已票郭興言 河南洛陽人

○工科郭興言一本　權奸事

右科工部給副 加御史

聖旨誥命予奪原是勵世之大典加納例即停止工

部近來事類紛集該部僉議會同章集一編具奏

一應外解及事例銀兩仍照舊規赴節慎庫會議

以便稽查夫工費過錢糧着各監作速造清冊送

科并巡視楊夢袞等一同銷筭其木料補欠銀兩

着照數給與勿得欠壓以至困累

十一月初一日

已票陳維新浙江 上虞人吏科給事中

○工科陳維新朝綱已振衆鬱未伸懇乞

聖明立除凶黨并陳時要以快輿情以光新政事　奉

新政紀畧　卷一　三三

錦衣田爾耕腹心牙爪布滿中外于是羅織羅于

事件伺察密于塗炭告訐盡于商販一經捕捉懸

入覺中遂以不即死萬無生之路供招指揆鈎棘

株連而自是斃多命以立枷付冠紳于兩市該部

寺官平反無聞奉行唯命竟使三光無色冤魂晝

號士類安得不吞聲小民安得不重足乎昔漢文

帝首除肉刑禁一城父老扶携出聽以觀政化之

成故屛除酷吏乃今日新政輝煌之第一議也

奉

聖旨覽奏門户澄汰雖嚴至有借題摧殘升補會推
題差處分者着九卿科道從公分别具奏定奪不
許濫及匪人田爾耕已有旨了
十一月初二日
（龔萃肅南直合肥人丙辰科御史）○御史龔萃肅一本　聖治維新事内叅崔呈秀吳
淳夫田吉張凌雲陳大同等救徐州知州汪心淵
奉
聖旨崔呈秀已令廷臣會勘張凌雲陳大同已經處
分汪心淵功罪行該撫按從公查核具奏魏忠賢

田吉田爾耕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天啟錄）○通政司呂圖南一本欽奉　聖旨事奉
聖旨覽進陸萬齡等及李映日等原疏猖狂僣逆非
所宜言該司守正駁寢具見定力李映日止于革
去衣巾不足盡其辜着并王承明徐行孫淮陽等
送法司同陸萬齡儲萬奇等嚴審擬罪具奏該部
知道
（安伸天啟錄逆案皆有名山東淄川人丁未科濟寧書院）○御史安伸一本　聖主去佞事　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多端着九卿科道官會勘
具奏已有旨了内說不拜生祠反遭陷害的指名
出來
（程特庄浙南道御史小寺少卿）○江西道安伸奏　旨入告事奉
聖旨耿如杞不拜生祠具見風節已有旨
○河南右叅政兼提學僉事潘曾弘奏為微臣職司
風化敬陳風化本源入告
聖明仰祈睿斷事　一曰開錮士詞臣陳子壯方逢
年等科臣周之綱熊奮渭以時事發策陰寘規諫
而名士艾南英諸人亦據實以對衡文者今一概

坐以誹謗于是上言德政之風遍天下矣　一曰
嚴責諫司寇奉厰臣意旨疾于雷霆欲戍則戍欲
絞則絞欲斬則斬而
皇上屢下之明旨褎如充耳不媚竈之耿如杞兩次
息詔不為昭雪一語　一曰改濫祠國學社圃與
先帝隣可竝建祠乎夾關壯繆岳武穆而建祠致名
紳黄汝亨以一言而頸身若盡撤之不若易祀開
國之劉基宋濂有功社稷之于謙王守仁百折不
回幾死靡悔之方孝孺孫燧可也奉

聖旨這本所陳有裨風化李映日等着法司究問內
外生祠通行拆毀變價助邊有旨了開鋼士類陳
于壯等該部科俱與酌議來說

逆案黃立極北直元城人甲辰科內閣[illegible]

○太學士黃立極等揭帖　奉
聖旨覽奏卿等具見為國籌邊恢復封疆之意朕悉
鑒知但師克在和事權貴一今督鎮諸臣意見參
商各邊鎮守內臣一概撤回封疆事重其戰守機
宜俱付督撫諸臣協任朕知道了

十一月初三日

○國子監司業朱之俊一本懇生罪狀等事奉
聖旨魏忠賢生祠在京在外已發未發的都着通行
拆毀變價助邊這建在國學尤屬無等即刻拆毀
不准存留別改
○兵部尚書田吉被劾准回
○戶科左給事李覺斯薰題為元兇既去眾正宜升
乞急用賢以襄盛治事薦原任兵部尚書王永光以
規諫不合排抑而去又如詞臣肖命官賀逢聖既
中虛焰携扶而去又如楊汝誠成劉重慶馬之驥
等亦以門戶處之甚為可憫至如典試諸臣以犯
忌諱而處者恐諸臣之終不服也　奉
聖旨覽奏魏忠賢與元兇宜並行處的是疏稱王永
光等觸忌遭抑着從公分別酌用具奏至廣鋼以
門戶猶屬可矜并與議覆

逆案李應薦山東恩縣人

○太僕少卿李應薦奏為媢璫撫臣無益封疆據實
糾參以質公論事參原任順天巡撫今升薊遼總
督劉詔承膝而叩喜容之前大冒而尾行邊之後
如原任遵化兵備耿如杞以不拜喜容中之致死

胡士容以多用夫馬擬辟莫不知其為冤　奉
聖旨劉詔新簡用不必苛求耿如杞着與查議胡士
容照本等罪過開釋

逆案劉徽北直清苑人丙辰科原御史少卿

○太僕寺少卿劉徽一本為朝政一清輿論協揚敬
効蒭莸仰裨萬年泰運事　一曰君德　二曰主
權　三曰王道 不宜分別門戶速起林漣　四曰人情 釋眾黨充追贓
奉
聖旨覽奏諸欵深得勵精治圖治之本于朕新政有裨
○撫甯侯朱國弼一本為遵恩詔直述臣冤伏乞

聖鑒以伸綸綍并糾賊臣罪狀以祈處分以光聖
治事先因條陳魏忠賢罪狀革任罰俸三年遠臣
僕并寫本人等下獄又革臣王帶令罰俸三年已
滿尚未開復　內言吏部員外周順昌等十二命
之可憐知府劉鐸方景陽同日棄市之可憐　又
如武進士同演戲文與孫文豸等寸磔可憐　其
死于縲絏如蘇繼歐到任一月即解任削髮之徽
州知府石萬程以致內容之逐縣尹新安之驅部
臣貫褻越國體之甚矣　奉

聖旨朱國弼俸帶即與開復所論魏忠賢罪過多端
朕已洞悉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國子監朱之俊一本龍飛文盛事奉
聖旨國學解額着確查舊額來看其監生走班肄業
祖宗自有深意扣納准停止該部知道
○錦衣正堂田爾耕被劾准回
○尚書李養德巡撫朱童蒙少卿陳殷被劾回守制
○尚書李夔龍吏部司官周家椿張元芳被劾回
新政紀畧卷一終

聖朝新政要畧
十一月初四日
○兵部揭出
聖諭朕御極以來深思治理國事有逆惡魏忠賢擅
切國柄姑盜內帑誣陷忠直草菅多命狠如狼虎
本當肆市以雪衆冤姑從輕處已命之徒身帶凶
器不勝其數喬擁隨行勢若叛然朕心甚惡着錦
衣衛差的當官旂前去紐解押赴彼處交割明白
至經過地方着各該撫按等官多撥官兵沿途護

送所有跟從郡奸即就擒拏具奏勿得縱容遺患
若有疏虞責有攸歸爾兵部馬上差官星夜傳示
各該衙門特諭
送案郭興言何 南陽人丙辰科 工科加副都史
○左副都仍管工科事郭興言一本為君側之巨奸
難除
祖宗之大法未正懇再悉罪狀以祈
聖斷事歷數忠賢之罪當立賜誅殛者有五忠賢
惛悖借縉紳以攻縉紳大權一入牢不可出中官
擅預國政一　非軍功擅廕公侯伯爵二　欽殺

皇親張國紀舊府丞劉志選以逢迎上疏而得擢
江美缺三　皇親李承恩乃世廟寍安公主附馬
李和之子襲錦衣衛加陞都督無大罪過止因得
罪魏忠賢力主承恩僕隸陳才程告擅穿龍衣玉
帶以公主欽賜之物坐承恩違禁有犯官揚州知
府劉鐸以他事偶為承恩稱冤開忠賢有腹心張
體乾捏誣咀呪重臣引壽詈祖父母律斬于市決
不待時知府可殺　皇親可冤罪四　耿如杞胡
士容以道官不拜生祠一坐以剝軍激變一坐以

監追倉糧罪之大辟五　奉
聖旨所列忠賢五罪甚快人心堪稱權奸鐵案奏內
李承恩羅織擬辟着即寬宥劉志選已着削職耿
如杞胡士容已有旨了

逆案張文熙北直景州人癸丑科御史加少卿

〇太僕卿仍管浙江道張文熙為
聖政維新敬獻一得仰贊中興事內言舊樞臣王永
光舊台臣高弘圖以應變陳言而去　潘汝禎首
建生祠　劉志選參害張國紀太監李明道崔文
升宜一并撤回

聖旨覽奏內高弘圖因變陳言具見忠愛着該部酌
用劉志選奔競權門離間母后削籍為民起用王
永光撤回李明道等俱已有旨了

逆案李燦然浙江仁和人己未科御史

〇福建道李燦然為一時奸貪當嚴加處分萬年實
錄亦宜速行改正事
祖宗立法交結內侍有禁盖謂其禍必中于國本元
兇既去然不究其犯上無將之實不窮其濁亂朝
政之源不清其此唱彼和之私不揭其自吐自供
之實則其奸未露其党未明試檢七年以來一切

章疏
先帝批答詔諭恭進御覽誰為監璫準而頌德稱功
誰為効狐媚而貢諛獻佞誰先推戴以居功誰肆
驅除以入幕大臣以斥逐為常小臣以削奪為幸
謂宜速令閣臣盡發其偽以明示非
先帝之意
〇禮部抄出
聖旨原封成妃李氏因逆黨魏忠賢竊弄國柄矯旨
革奪卿冤未雪朕思

皇兄在天之靈仍復成妃
○文書房傳出
聖旨籍沒犯人魏忠賢及客氏家私着東華太監張
邦紀等眼同廠衛及五城御史等官打點勿得隱
匿
○兵部接出
聖諭朕惟軍旅國之大事必事權一而後號令行必
人和協而後勝算得勢敵則交接力均則無別自
非審一以定期何由出令而制勝

先帝于宣大關薊遼東江等處督撫而外分遣內
臣協同鎮守蓋亦慎用之意而一柄兩操徒滋
弊比來內外督臣愈見參商委成賛員督鎮諸臣
各有異見委難并任矧宦官古來有戒朕今于各
處鎮守內臣一概撤回一切相度機宜調度無使
委任不專體統相蔡以藉其口各鎮督撫諸臣及
大小將領務提起精神殫竭忠畫以付朕懷語曰
明君委任以責成功成有重賞不成有顯罰其敬
聽朕命爾兵部即馬上差人傳與各臣每知道諭
到之日各內臣即着作速馳驛回京將原領在官
器械馬匹如數并交與督撫官分給諸將以備戰
守開數具奏其自備器械馬匹携帶回京毋得阻
抗特諭
十一月初五日
○江西道御史周昌晉為聖斷既彰言路再闢謹（案周昌晉浙江鄞縣人丙辰科）
陳時政之要以一治體事　一慎槩擬前者旨多
偽傳今宜盡歸閣臣親賜御批不令口傳或不時
召見面商可否　一明職掌六部各有職掌忠賢

椽而專之某人之應升出于裡面要用某人應升
而不升出于裡面要處其緝訪之人皆關說市權
之人東廠理刑孫雲鶴奸貪之尤鎮撫羅綱張而
刑部無三尺矣廝養負乘多而工部無體統矣朝
列清美職守昭明斯守道守官之要也　一慎名
器忠賢茅土封廕薦侈已極滿朝宮保貫郎卿寺
工匠廕子至賛畫之條可大得于異擬之囑託冒
闌之趨廣亂出于內臣之保舉又有藩封致勞添
註侍郎之朱國盛吏部宜勘酌升轉之法以澄清

仕路也
先帝嚴于門戶故以重典行之後乃反其術以用之
正人君子為阱圍中莫能自白謂宜分別起用以
舒鬱氣吏部尚書周應秋以綿軟之資挾患失之
念中樞以七人塞責而擁戴惟一崔呈秀魏撫民
之政尚賓非制也曾不少停孫如列之建祠即日
登堂而拜亦可謂喪心矣伏乞速行罷斥
奉
聖旨票擬原屬閣臣職掌其事關重大親題御札不

時召見朕當次第採行至慎名器起廢棄該部分
別酌復
○湖廣道御史曹谷為風曆新碩鴻漸應運仰祈
曹谷浙江秀水人[illegible]
聖明開言路以成一代中興事伏讀 明旨一則曰
朕有獨斷一則曰宏開言路已令狐鼠潛消幽遐
頻耀然今南北科道寥寥考選甚不可竊大臣如
王永光霍維華武以天變陳言武以邊功多叙見
幾明決不可多得至于科道諸臣有十年考選一
到即斥之蔡國用有賜環未幾掌道即斥之王業
浩有指掌邊情而條奏被斥之黃承昊有避嫌建
祠而巡視被斥之虞廷陛有循次題差而頻行被
斥之陳以瑞有陳漕務民情而反加削奪之何早
至懸坐門戶不一而足借東林之名色陷西方之
美人鄉貳詞林亦復不少頃者一二小臣有言亦
蒙採納明亦不厭翦苑登眾正于皇路遊天下于
蕩平彼倚草附木憑藉氷山自知薰蕕不同罷顛
而無所施今日自陳一人明日請告一人不覺蔽
秀自除而佳禾日茂矣 奉

聖旨王永光霍維華着即與起用其廢去言官諸臣
核其生平始末果非和黨許疏名上指以憑裁奪
○戶部四川司主事劉鼎鄉為仰遵明旨敬獻太平
第一義事內叅首輔黃立極票擬無一事不歸功
厰臣甚而駢詞對偶稱神稱聖當
先帝未晏駕時二十餘日綸音之下如雨此時票擬
不知為誰當以大不敬論者如薊遼總督劉詔五
年前不過盧氏縣令未幾而副使而按察司布政
未幾而建牙為總督伊誰票擬耶 如戶部尚

書張我續坐贓六十餘萬爲聽勘之楓臣倚助工
爲名俄而侍郎俄而尚書俄而宮保腰玉𦜕子伊
誰票擬耶大明律有持寸刃入宮殿門內入皇城
杖一百發邊遠充軍非宮殿及
太廟內放砲彈碑石者何等律法內操一設誠恐一
聲砲響天下事竟不可知矣忠勇營一日不撤即
忠賢一日不去矣
○漕運太監李文道自陳准回○太監崔文昇准回
○刑部一本欽奉恩詔事奏
新政紀畧卷二
聖旨廠衛深文鍛鍊深加痛恨耿如杞着與復原職
胡士容李柱明俱照奏內擬發落方震孺惠世揚
着九卿科道從公會議來說
崇五年已見
○御史周昌晉一本貪奸事奏
聖旨假旨害人嚴權植党朕已處分
先帝實錄史臣纂修着秉公論其已經彈劾諸奸贓
私顯着者仍着不時糾劾
十一月初七日
○吏部司務甯承煕爲宇宙之義氣已伸門戶之坐

八

名多誣乞九卿科道從公勘實以洗沉冤以光新
新政事自魏忠賢怙勢作威專權擅政羣兇交臂
報伏公行乃立門戶之名忽其一網打盡之術滕
朧數字株殺生平蔓引株連捕風捉影輕猶削奪
以爲恩重則玉石之俱碎搖手觸禁重足謀生國
家之元氣幾漸縉紳之慘禍已極天開泰運
聖主秉乾操用辟言逐魏忠賢崔呈秀一時撤回各
邊內鎮以煥伏
祖宗舊規至于奸黨之所擠攢已死者不知其幾何
新政紀畧卷二
人矣至于爲黜落爲謫擬亦當速爲議覆奏
聖旨這本說廢錮諸臣明白從公勘來具奏已有旨
了
從東陳子龔浙江山陰人丙辰年以刑科起朝由吏科給事加太常寺卿
○吏部陳爾翼一本 寶曆初頒事奏
聖旨覽奏廢棄諸臣果有真才真器自宜確勵起用
以褒大道迫霍維華周道登等着該部科從公詳
核本末分別具奏俟朕裁用耿如杞情罪可原已
有旨了
此董陽鄉副浙江上虞人壬戌科給事中加副都御史
○右副都管工部陳維新奏爲部臣情窮巧卸董再

九

疏糾駁以質公論事內駁薛貞之不救耿如杞胡
士容等而追賍不受顧指挺立弗回之李養正執
法不阿盜甘鍋秩之沈演所當劾法者今忠賢雖
除餘威尚振田爾耕經職白簡已不必贅至鎮撫
掌印許顯純理刑孫雲鶴楊衰崔應元等亦併宜
重治之　奉
聖旨這所奏事情朕已洞悉法司從公會審除大奸
惡人命重情律有明條的不許濫開其情罪本係
鍛練重擬的着確審釋放楊寰田爾耕已有旨了
新政紀畧　卷二　十
該部知道
○刑科楊文岳為懇乞　聖明急清無辜之獄並除
媚奸之臣以廣
皇仁以彰乾斷事內救道臣耿如杞止以不拜生祠
追賍論死胡士容止以多用夫馬追賍論死　參
順天府丞今陞南操江劉志選逆戚臣張國紀宜
速罷斥
○直隸巡按王會圖為都司乃
欽點之官猥優豈專闡之人跋扈權奸欺罔

逆案

沖聖大玷官方董據實直糾乞
賜題參立斬么麼于市曹稍伸國法于萬一事　內
參忘八蕭惟中以妄又升參雲車營都司黃蓋乘
輿　奉
聖旨猥優而居專閫大辱冠裳蕭惟中法司拏問已
有旨了
○太僕少卿管浙江道龔萃肅為賊臣罪狀未悉諸
賢名用當穀董請
睿斷以光
新政紀畧　卷二　十一
聖治事崔呈秀初以部堂兼總憲尚非其意所欲為
而政府一片席正其所垂涎者當時適冢宰缺人
謀推冢宰以為枚卜地舊憲臣劉廷元道臣王業
王業浩入文監係
浩聞呈秀之妄圖非據恥預會推廷元則註籍業
浩臨期引避而統均之念既阻巖立之念未諧啣
恨矣原任南吏部侍郎錢龍錫以清貞之端品不
依門戶不阿權貴應簡輔臣而呈秀陰挽之嗣是
台省有京堂之推而王業浩與舊科臣彭汝楠具
鍋秩矣又原任通政倪思輝有聲掖省曾疏斥客

霍附華入人臣錄
氏原任兵部尚書霍維華挺論邊功殺然以已陰
讓與袁崇煥反為忠賢所怒而拂衣歸田劉有源
徐揚先名入逆案
乃名用之台枎中逆呰病何意徐揚先非附祁黨
之人推升削籍何周熊奮渭以典試直言致犯時
忌而抗救之劉廷佐不免沉淪可乎他如葉有聲
題差落職陸康伏等題差投閑原任御史盧謙者
清正有執尚依丘壑所應一併起用者　奉
聖旨覽奏劉廷元見在簡用王業浩錢龍錫以下諸
臣俱着遵旨一併從公分別酌用
新政紀畧　卷二　十二
逆案
○御史周昌晉一本董遵會勘之
旨等事　奉
聖旨這本會勘權奸而究極源委可謂切當之語連
日奏牘章滿公車總彙精擇取自上裁自是吏部
職掌朝廷用人惟求真才以濟時事若一概濫收
覆車可鑒九卿科道俱要曉得此意
○都察院揭出
聖諭御極之始澄清諸奸自逆要魏忠賢等造孽異
常神人共憤將一切家產盡没入官大快民望適
聞無籍奸棍乘機搶掠已累無辜肆無忌憚成何
法紀着都察院堂上官即傳示五城御史率領兵
馬等官多撥番快晝夜嚴加緝拏如遇前項無籍
之棍擅行刼掠速行擒拏以正國法以清輦轂但
兵馬有地方之責坐視旁觀仍前疏縱責有所歸
特諭
○吏部尚書周應秋被劾回籍
○左都督孫雲鶴被劾回籍
○吏科陳爾翼一本微臣得與勘奏之局事奉
新政紀畧　卷二　十三
聖旨崔呈秀事迹如會議斟酌定爰書具奏以聽裁
奪論籍諸臣從公分別來用無遺無濫已有旨了
○工科左給事陳維新一本為
賜環業奉
明綸真才不宜久鬱董補牘以舉所知以襄太運事
業郭鞏具近要人
内薦難進之郭鞏易退之徐紹吉力排祠議之林
釺不阿權奸之喻安性及傳櫆排陷嬌持之高弘
圖　奉
聖旨覽奏郭鞏肆談傷殘數多疏稱諸臣及詞林散

館之被黜者着遵前旨一併從公分别具奏候御
批票擬已採行了該部知道
○刑科楊文岳一本懇乞聖明事　奉
聖旨這本說清刑獄一事着法司將二三年來經廠
衛緝拏深文重擬着從公會審務情罪兩合具奏
無遺株連者與審實開釋其惡奸巨魁人命重情
律有明條不得濫開俱已有旨了
十一月初八日
○禮部主事劉夢潮為權奸播弄已久流品靜觀自　新政紀略　卷二　十四
分懇乞
聖明褫顯業以參衆論事內參首建生祠者則浙江
巡撫潘汝禎首稱上公則順天府尹李春茂山東
巡撫黃憲卿二疏俱在也阻建生祠則司農林釬
也如詞臣姜日廣以不附權奸遭錮劉先春以江
西二字加之門戶削奪又如原任兵部尚書王永
光工部尚書黃克纘觸時而去又如原任禮部尚
書李思誠削奪追贓亦甚慘矣伏乞　擇施行
奉
聖旨李春茂首稱上公甘媚權璫着冠帶閒住陳尔
翼已有旨了王永光諸臣着遵旨即與起用該部
知道
○北鎮撫許顯純准回○順天巡撫單明詡被劾回　[illegible]
○督師王之臣為欽奉　聖諭事　[illegible]
聖旨覽奏說和衷協力期掃奴氣具見忠藎朕又念
事權不一委非邊計已有旨撤回內鎮了卿一力担
當及時整頓以固封疆
○兵科許可征一本賊臣欺君事　奉　新政紀略　卷二　十五　[illegible]
聖旨蕭雄中倡優賤品竊躐都司着法司拏究正罪
章奏字句還要雅馴
○直隸巡按汪裕　為聖治方新事　奏　[illegible]
聖旨崔呈秀嫁禍李思誠本素會勘自明宣大內鎮
旗尉俱撤回其補誥勅釋冤繫着該部議妥具奏
餘俱知道了該部知道
十一月初九日
○戶部員外王守履奸臣罪狀事　奉
聖旨這本說崔呈秀罪狀明悉先行削了籍為民追

奪誥命餘會勘定奪陳爾翌三疏自相矛盾是非
反覆着冠帶閑住舊輔韓爌清忠有執朕素鑒知
虞廷陛已有旨杜應芳劉先春都該部酌復
呂圖南入實錄
〇通政呂圖南為媚祠之罪既彰事　奉
聖旨該司守正不阿所薦諸臣本末俱確黃克纘即
與起用王紹徽准與贈卹林釬等及虞廷陛俱各
着伏官前來供職朕覽言雖廣用才必核所薦之
人亦將轉核其薦人之人諸臣慎之
〇戶部員外王守履為奸臣之罪狀甚明誅殛宜速
新政紀畧　卷二　十六
奸臣之党類伏存罷升宜急伏乞
聖明天斷以彰天誅事內論崔呈秀借鑄錢盜用太
常寺嚴鼎是毀先廟之宗器矣又假傳聖旨箋視
祖制不丁覩憂紊亂綱常選植奸党布置要津則倪
文煥周良材陳爾翌李夔龍非邊功非殿功倏而
右都何速也逐徐楠等而起用六千里之周家椿
蘇繼歐與楊漣杯酒之交孫織錦因有夙憾以七
千金及珍玩投于崔呈秀吳淳夫之門遂下毒手
賄投陷害坐以死党削奪已甚流言遠聚而繼歐
投繯以死是呈秀報復高攀龍之故智也織錦旋
而方伯陪推巡撫則吳淳夫當與崔呈秀並行追
賍正罪而高攀龍蘇繼歐亦當速復原官以慰冤
魂至魏持衡以監倒為尚寶右寺丞欲行蹦躋遂
認魏忠賢為一族將左少卿王守謙左寺丞霍索
霖糸處而遷升正卿又聞文臣有五虎即崔呈秀
李夔龍吳淳夫田吉其一知之不真武臣有五虎
則田爾耕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也　又薦
甫田臣韓爌科臣杜喬芳虞廷陛劉先春　奉
新政紀畧　卷二　十七
聖旨朕御極以來親閱章奏票擬權出朕裁朝上夕
下未常留滯王守履奏內事情已經處分如何不
奉宣喚突入大內臣道不明紊亂朝政成何法紀
本當重處姑降三級調外任具糾議御史不行糾
勘顯是曲狥情面着回將話來
〇兵部員外劉泓直陳中興第一切務以復　祖制
以伸士氣以利民生事　奉
聖旨違說漕船未見挽運多遣使滋紛擾崔文升撤
回已有旨了何早准與議復

第436冊 續修四庫全書 史部

○御史楊維垣急請明旨處分事　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等上侵府藏下剝民膏家資法當盡入豈容匿藏諸寃所訴有據着差去內外各官將本內有名人犯行拘查究僧浴先着嚴解務在必獲其原籍肅寧縣家產彼處撫按嚴加封固查明從實具奏如有容縱一體治罪

十一月初十日

○吏部主事聶慎行一本仰遵聖孝事　奉
聖旨往日追奪誥命諸臣固有可原亦豈無罪應追奪不為枉者如何一概補給卽如近日追奪之灌汝禎謂不當其罪乎還着分別酌議為妥本中說袁崇煥一事着與確議奏復

新政紀畧　卷二　六

十一月十一日

○都察院抄出
聖諭朕承祖宗洪基嗣登大寶至早夜思維銳精治理稔知魏忠賢叨
先帝之寵任擅朝廷之威福密結權奸播誣善類稍有觸忌肆行慘殺數年來蟣誣不知幾許削奪不知幾許幽閉蔽日沉黑彌天寃抑所積上干玄象以致星殞地裂兵連禍結不可勝記皆逆惡所致也今魏忠賢崔呈秀天刑已殛萬民之忿舒而詔獄遊魂猶鬱錮籍含寃未伸豈所以昭朕維新之治着該部院九卿科道將已前斥害諸臣從公分別採衆定評有最可憫者應褒贈卽與褒贈應卹廕卽與卹廕削奪牽連者應復官起用卽與復官起用尚有身故捏贓難結家屬被累猶羈者應開釋卽與開釋勿至久淹傷朕好生之意嗚呼天網恢恢無奸不破王道蕩蕩有側宜平昭茲寃結解鬱昭蘇階之正直以後諸臣大家以國事為重毋伏壽玄黃之角外朕承平之化特諭

新政紀畧　卷二　十九

逆黨吳孔嘉　歙州人

○編修吳孔嘉為　聖主當陽事　奉
聖旨太學風節重地林釺朱之後等守正不阿不附權貴知道了林釺已有旨准復原官該部知道

○太僕寺少卿貴州巡按陸獻明逆苗事　奉
聖旨這本說黔事情形甚悉開屯養兵嚴偵防賊具見方畧至勳以成撫還悉心與督臣計議行

○太僕卿洪如鍾乾綱剛大振事　奉
聖旨違本說提衡流品全在觀實行課職業不宜以
東林名號錮人甚得權時針砭奸惡既去諸臣當
公忠體國勿以恩怨互相報復着實申飭行褒死
各官已有旨了
十一月十二日
○太監施桀一本權奸之惡事　奉
聖旨覽奏王安侍
皇祖皇考輔道有年勤勞茂着以忤權奸忠賢慘殺

貶竄私沒家貲情委可憫准復原官仍賜御祭與
他祠額名慭勞該部知道
○尚書陳九疇張我續被劾准回
○刑部主事耿應昌奏為龍綱御極至治難逢敬獻
刑官一得之愚以廣聖主如天之澤事　一曰釋
衆臣擧朕如杞不拜生祠胡士容忤崔呈秀方震孺魏所羅織惠世揚極以通內李柱明世楊門生迎之春明門外　二曰遵法律刑當如律不宜懸坐　三曰重詔獄許顯純忠賢義子手屠殺忠良　四曰禁告密動以訪緝羅織　又薦原任叅
將胡惟寍當逆事亂扯波及之日惟寍超然免于
評論之外忠賢意欲坐派游士任巨萬惟寍奮烈
士之概一肩替死今絕產敲髓足暢忠賢之私且
嬰育錮疾已奉
恩詔此之違奇勳實永武猶可原也
十一月十三日
○戶部主事陳此心為　聖治事重光日月普天並慶
唐虞敬陳一得下悃以贊久安長治事列十二款
一曰振會勘之大指　二曰信祖宗之法度　三
曰釐正僞旨以昭大分　四曰總查造祠以實估

報　五曰彙次發臣以待聖裁　六曰覆定要典
以解錮禁　七曰量恤寃臣以廣新恩　八曰禁
苛索以甦解役　九曰革陋規以息商困　十日
責成樞督以期廓清　十一曰嚴核虛冒以裕中
外　十二曰明賞罰以示鼓舞
○錦衣衛鄭士穀欽奉　聖諭事奉
聖旨是奸惡魏良卿等着送法司從重擬罪其未獲
魏良棟等都察院移文彼處撫按并緝事衙門嚴
行訪拏務在必獲以正國法該部知道

逆案

十一月十四日
○通政司楊所脩題為大奸叛跡已彰羣孽逆謀未
淨殲渠魁以正典逐脅從以煥群撫安人心肅清
世宙事慨自忠賢挾權呈秀從旁鼓之焰表裏為
奸同惡相濟附已者提之九天異已者沉之九淵
析楊㦀良善之命削奪銷縉紳之骨至革 宮妃
之號幽 帝室之親 朝廷之賞罰供一已之愛
憎竭山海之供億實一已之囊橐生殺予奪一手
障天種種惡跡科道諸臣已數言之九卿科道會
新政紀畧 卷二 壬三
議王化貞事而呈秀云待我上邊回過老祖爺選
一經略帶出意在化貞也從此呼朋引類吳淳夫
等盡收之膝下且蓄亡命于禁中寄腹心于邊塞
盜帑金不下千萬買馬不止數千欲用 天子禮
樂而孫如烈以上疏升官欲封玉帶劍履上殿而
業有聲楊汝成以不與削籍乞 勅下各衙門凡
係忠賢義子義孫速着退避則大奸漸除矣
○工科給事中郭興言為奸惡媚權殺人之狀自供
甚悉董擬原揭奉開仰祈 聖斷立賜誅戮以雪

奇冤以定通內之罪業事內辨劉鐸之死據張體
乾之揭魏忠賢使之也乞將魏良卿張體乾楊寰
等送法司定罪 奉
聖旨劉鐸一業罪增魏忠賢誣殺非條屬可矜張體
乾既聽使令勿得強辨擬罪已有旨了該部知
道
十一月十五日
○錦衣衛接出
聖諭朕聞之除惡務盡御世之大權人臣無將有位
新政紀畧 卷二 壬三
之炯戒我國家明懸三尺嚴絕大憝典至重也朕
覽諸臣屢疏陳列逆惡魏忠賢滔天罪狀具已洞
悉切思
先帝以左右微勞稍加恩寵忠賢不思盡忠報國以
酬隆遇專一逞私植黨怙惡作奸盜弄國柄擅作
威福難以枚舉略舉數者將
皇兄懷孕人主生母成妃李氏假旨革奪至今含冤
未雪威迫已封裕妃張氏立致云大生雖死九泉其
目未瞑擅將敢諫忠貞之臣羅織削奪慘毒備至

又復串同腹心酷刑嚴拷誣揑賍私立斃多命他
若寒謗痛于杖下柔良苦于立枷臣民重足道路
以目丙奸惡身受三等爵崇五等極人臣未有之
榮通同客氏表裏為奸當
先帝彌留之時猶復加恩晉秩竟無紀極今賴
祖宗在天之靈海內蒼赤有幸天厭巨惡神奪其魄
二犯罪業次第畢露朕思忠賢不止竊擾名器紊
亂刑章將我
祖宗蓄積庫儲傳國奇珍珠寶金銀等物朋党盜竊

幾至一空何物神奸大膽乃爾本當寸磔念梓宮
在殯姑置鳳陽即將二犯家產着錦衣衛會同五
城及緝事衙門親詣住所一應家私庄田及違禁
等物盡數籍沒入官逐件從實開具來看其原籍
違制服舍等項着落有司親查的確具奏如有隱
匿寄藏等情許據實糾參一併連坐亦不得株連
無辜其冒濫弟侄親屬俱發烟瘴地方永遠充軍
嗚呼大奸脫距國典用彰自罹上辟情罪允孚特
諭

薛貞入逆案

○刑部尚書薛貞被劾准回籍
十一月十六日
○御史楊維垣一本朝政方始清明群言漸已淆亂
懇祈
聖明鑒往毖來以圖久安長治事切自魏忠賢崔呈
秀之用事也專以門戶二字害陷人益藉此以驅
異己之人但恐一呈秀去而衆呈秀又互相援引
互相驅除如諸臣只知為用人如傅櫆附和以主

傅櫆則天監錄已逆案俱有名

張三業者也可用否楊鶴等擁帶熊廷弼等以斷

送逮左者也可用否孫必顯等衣缽趙南星鄒元
標等以背公死黨者也可用否說者謂諸臣用衛
已久或洗心惕勵職則謂不肖者寂寞已久慕羶
橫發難堪他不具論如孫杰邵輔忠陳爾翌豈不
曾被邪黨排陷今各依附呈秀晚節不終是住轍
之可鑒也

孫杰邵輔忠均入天監錄　陳爾翌入逆案

皇上既以票擬付內閣尤當以議論歸言官大臣中
如王永光馮三元霍維華黄克纘徐紹吉劉廷元
郭鞏沈演袁崇煥林釺等之守正不阿小臣如魏

王永光霍維華黄克纘徐紹吉劉廷元郭鞏沈演均入天監錄

馮三元鄭華李恒
蔣均入逆案

熙來玄默陳熙昌李恒茂高弘圖劉重慶王業浩耿如杞湯道衡余大成等之屈抑有據當次第用之若孫党熊党趙党以及鄭党無復入之啟事庶仕路可清矣　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近日薦人之疏業已冗雜已後議論還歸言官各守職業不許旁囂言官薦人所薦不當薦者坐罪本中所薦俱着次第起用鄭元標素有品望不宜苛求已有旨了

王永光天啓錄
第八

○廣西道梁炳堇題為仰遵　新政紀畧　卷二　亥
明旨俯竭愚衷以佐蕩平以襄新政事薦王永光張鼎郭鞏白儲焰田維加李標劾薛貞劉詔孫織錦
奉
聖旨覽奏王永光已有旨了張鼎李標等諸臣吏部一并確酌起用人材宜擇這本俱可行孫織錦納賄營升着削了籍
○薊遼總督劉詔被劾准回籍
○工部尚書楊夢袞奏為停止新例以清冒濫事
一停准貢　二停納通判　三停納運判　四停納附納附一款猶為可哂語云秀才無假　國家儲士特設衡文使者以作養真才於朝之初豈可便以阿堵為媒今青衿纍纍遍滿天下遊泮之日問其所習何經所作何文漫無以對儲材之典不幾成兒戲乎所當急行停止者也　五停王官納升　六停納長使奉
聖旨覽奏事例准貢等六款並站官常允當議革
○刑科楊文岳一本　聖政一新事奉
聖旨這本說的是所薦諸臣俱確慎銓臣最當今進　新政紀畧　卷二　亥
退人才第一義起用一節銓臣簡用應當從公分別無遺以平人情無濫以定國是一切係門戶不係門戶俱為朕拚棄不留以為玄黃相角恩仇相尋之根在庭諸臣當體此意評博中行等官在京應考者准先行考選以通言路有功論叙
十一月十八日
○戶部郎中加升參議劉應遇為天下有六大苦情神人共憤堇據實畧陳仰祈　聖明矜豁處分以快人心以光新政事　一曰諸臣逮繫之苦自楊

漣二十四罪之疏請斬逆璫忠賢而海内縉紳之
禍從此始但彼時尚苦無題目後以移宮一案懸
坐尤苦無贓借題封疆受熊廷弼賄而提騎出矣
初逮楊漣一時士民若狂各州縣設醮祈禱至數
百處老嫗菜傭跛廢乞兒爭持一錢以餽漣行至
許州有舊識吏部郎中蘇繼歐以一飯而遭慘毒
高扳龍左光斗以同官慘死　一曰諸臣拷死之
苦自楊漣逮下鎮撫而諸臣之續逮者俱不赴司
寇矣借贓加刑因刑速斃楊漣之死體無完膚僮

僕驚散得　旨而後敢殮又值暑月屍供蠅蛆僅
以血濺舊衣裹置棺内此則其受
顧命鋤奸邪一場結果也有人心者獨不憐乎如是
疑其黠竄疏稿而詞臣繆昌期死疑其募貲結姻
而銓臣周順昌死天地寒心鬼神飲血而王恭廠
希有之變非此希有之寃致之哉　一曰諸臣追
贓之苦自借題封疆以殺善類而楊漣懸坐二萬
顧大章懸坐四萬二臣極苦而漣尤甚親戚鄉人
以反佛寺道觀無不好義施助母子住干城樓男

婦棲于客店有挈族盡逃海濱其子或死于獄死
于途父子妻兒俱為畫號之鬼于是夤緣捷徑者
日以楊左為彼富貴之媒亦可傷也　一曰仕路
去就之苦自門户株連如火燎源不獨被譴者無
樂生之意雖陳列者亦無安枕之情刀山劍海舉
足皆驚萬苦千辛幸逃食息三年四方孔道無敢
偶語者驛路停驂無敢言一魏字者去國諸臣蕭
條狼狽全無士氣　一曰新進禁錮之苦凡推升
題差株連削奪者已經銓次起用乃初列班行未

經授職如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鄭鄤程良籌等
皆未嘗一命之士也　一曰廷臣被削之苦自忠
良被殺以來惟勳臣朱國弼一疏而已逆璫妖姆
作祟
先帝耳怵不得保其　宫妃　懿親况外臣乎　奉
聖旨權奸竊柄煽虐慘毒異常所奏諸臣苦狀朕為
惻然逆惡魏忠賢原籍房産盡沒入官已有旨了
其遠死各官已做在官既經奏報者撫按查實解
進未完的都與豁免家屬悉與釋放所薦諸臣分

別錄用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上林苑監丞樊維城為奉　旨直糾諸臣顯著之

贓仰祈

聖明立賜誅籍以正國法以儆官邪事內論魏忠賢

與崔呈秀當磔碟斬于市曹、（呑）田吉田爾耕吳淳

夫皆應籍之人張體乾以武夫忝職四品官劉鐸

兵部郎中王登三何以不處薦前職方郎余大成

錢元慤首論逆璫何以即差遣而去惠世揚

方震孺何以不速出獄

新政紀畧　卷二　三十

新政紀畧卷二終

聖朝新政要畧卷三

天啟七年十一月十九日

○巡按直隸卓邁奏魏忠賢同李朝欽于十一月初

六日縊于阜城縣店主家相驗是實

[illegible]福建莆田人己未科御史加太僕寺少卿

○錦衣衛指揮方弘璿為聖朝御極言路宏開敬遵

明詔直陳本衛利弊仰祈

聖鑒以光新政事蓋自臣鄉楊漣首論忠賢二十四

罪即觸忌羅織慘毒受禍惟楚為烈今之被逮削

奪亦惟楚為烈曾不念楚為

新政紀畧　卷三　一

世宗龍興之地亦太忍矣今正人君子漸有啟事而

武臣中豈無人品如原任北鎮撫不附權奸首被

削籍之劉僑原任南鎮撫不肯建祠而隨被削籍

之徐本高當惡焰熏天之日而能守正不阿

朝廷設立鎮撫名曰詔獄使委任得人豈不可為法

持平乎無奈數年盡用私人試問許顯純一納指

揮何以貪緣鎮撫又問崔應元既為忠賢掌刑何

以治

天子詔獄罪案既即此可定心腹百口何辭乞

皇上勅下兵部已後詔獄從公遴選被削諸臣即為
錄用奉
聖旨這本說各欵都說得是慎詔獄起廢官清濫役
革易支猶為吃緊各着與議伏
○大興知縣饒可久一本為全楚人材摧殘已甚懇
乞
聖明洞賜甄別以昔無私之覆載以光新政事竊湖
廣
世宗龍興之地二百年來振鷺充庭素稱盛矣近至

今日果何如耶卿貳中虛無人焉胡以摧殘若是
皆起于舊憲臣楊漣糾參逆璫二十四罪之疏一
上以此開罪東廠造意欲誣坐以賍北鎮撫司下
手遂拷之以死自此獄一成而縉紳之命不啻草
菅株連無已在楚尤烈幾于一網打盡但自此以
後想欲修
熹宗實錄乞　勅史館將楊漣首參魏忠賢二十四
罪疏宣付史館以無湮其曲突徙薪之意　奉
聖旨要典一書關係闡明三朝慈孝豈容輕議更改
人材摧殘已甚銓臣自當從公分別無遺無濫以
憑裁奪小臣各紛紛薦舉是非雜揉將來成何政
體饒可久出位多言紊亂國政錯寫廟號大不敬
着與降二級該部知道
○户部主事陳此心為奸黨尚據要地勘議終當庇
私懇乞
聖明立賜罷斥以清伏奸以定公案事　參吏掌科
陳爾翼實係奸黨諸臣交章攻之奸已決　旬月爾
翼曾不一言及惟日引

先帝澄汰已定之案致成紛爭以阻人言復自取
皇上新治肅清之諭條附影會以箝人不敢言比見
二奸已破乃始薦霍維華楊鶴攻劉詔薛貞以明
示不附忠賢舉露轉換之譎恣伏見會勘呈秀之
旨出伏出一疏託名會勘畫一之法以嘗巧卸且謂
諸臣疏中所指未盡顯著夫呈秀罪惡滔天中外
震驚牧豎樵叟誰不知之爾翼九列鷄班豈獨無
耳乃云不盡顯著乎其顯著者無如交結忠賢始
鑽司空使盜工銀繼營司馬切弄大兵親弟凝秀

匿喪而授總兵其子崔鐸營求而登賢書郎男宗
以乳臭而授守備蕭惟中以鶵子而受都司此
等繊跡顯乎不顯乎着乎不着乎滅天常喪人紀
辱
朝
廷羞壯志已為天不蓋地不載之窮奇即應服于
不孝臣不忠之大辟况其布列羽翼包含禍心此
等大罪爾翼獨充耳不聞乎其上言德政則有廣
建天下之生祠在殺戮忠良則有楊漣一案之冤
見在党錮正人則有崇集諸疏之嚴與在擯斥異
新政紀畧　卷三　四
己梳亂臺規擅權植党招權納賄爾翌豈盡充耳
爾翌欲人發一章單發一樣不過倚此尋參差之
隙以捜疑似之孔為呈秀脫卸地耳總之平日援
引情重實難束筆先諸科而下手故為是支吾之
說以難其勘而緩其獄盍負
皇上不負私恩耳伏乞　立賜罷斥爾翌選端方正
直者為掌科以定大逆之公案
十一月二十一日
○監生胡煥猷為

聖明御極朝野騰歡懇免四相削羣奸簡忠良以維
新政事竊惟巨奸當除而輔奸者不可一日容於
聖明之世輔奸者閣臣黃立極施鳳來張瑞圖李國
䅲是也
祖宗設立政府首端揆席乎以票擬假以事權朝綱
國事惟所主持而聽寺人遺惑乎一時人情惶惑
海內震驚內外臣工一刻不安其位而輔臣不能
力為匡救揣摩意旨一味逢迎度其心唯恐一言
相左複罪竞党自招其禍種種無君不法論其罪
新政紀畧　卷三　五
四相不減于二凶自宜免官去國無容觀望更不
思臺鼎何地參知何官甘與逆璫同朝數載正當
呂職之秋鉗口結舌無一字指摘浙直等處題建
生祠四相各為撰述碑文稱功頌德百口難辦律
以縱奸輔奸之罪將安逃乎今大小臣工如四相
之輔奸者不少有難枚舉如忠賢竊柄時諸臣累
牘頌揚事事必歸厰臣心跡暴露不問而知為逆
璫鷹犬也至若資俸未深遽爾超越無端而晉爵
加恩此又不問而知其為党類也又如請建生祠

督臣張樸史永安撫臣毛一鷺秦士文王點姚宗文楊邦憲李精白郭增光按臣卓邁盧承欽許其孝劉弘光黃憲卿諂侫奸逆致惑士民伏乞　勅加究奪又如忤璫之輔臣韓爌諫臣劉宗周詞臣林釬文震孟顧錫疇方逢年鄭鄤科臣沈惟柄部土青章允儒熊奮渭臺臣王心一四海具瞻兩間正氣伏乞　特加簡用（自張樸至黃憲卿十四人惟姚宗文王監孫伯皆裂名逆案）

先帝在位七年忠賢憑藉寵靈廣植邪党一忠賢附和于上衆忠賢附和于下幾成屹屹之勢今諸臣

之章奏具在　御前正邪之心術

皇上一展閱而立判謹不避斧鉞瀝血上陳免相削奸簡賢三事行而中興之治可立奏矣　奉

聖旨覽奏胡煥猷么麽下士糾薦多官猥不思紅牌有禁逞聽妄言輕詆大臣難逭出位亂政之咎着大小九卿科道從公會審依律正罪限三日具奏

十一月二十三日

○戶科李覺斯嚴禁煩囂事　奉

聖旨近來言路雜出深覺淆亂胡煥猷疏尤壞國體違本說得是着九卿科道作速會審依律定罪已有旨了假揭紛紜着緝事衙門嚴行緝治以後言責盡歸言官再有旁囂重處不宥

監生胡煥猷擬杖九十照例運灰贖罪完日出革發回原籍為民

○刑部一本遵明論事　奉

聖旨胡煥猷辨言亂政姑依律發落以後再有橫議的定行重究

○雲南道楊維垣為　聖主急于聽言狂生之目亂政

懇乞

皇上早賜處分併諭諸臣早究會議以杜煩囂事蓋以既奉有九卿科道會議之旨則從前寬者鋼者盡在參酌之中何致有胡煥猷之事哉會審時見其高談惟以驅除四相為首務似必有人從旁賄使之者不可不直窮到底也今日所以提衡君子小人者勿以門戶為業亦勿徒以崔魏為業惟以有無通內為業藉忠賢之勢以進退予奪天下者不問知為通內職生平不附楊佐左而當其被逮將

至時未嘗不隨霍維華諸臣申救之職今日力攻
崔魏而細閱年來被處人斷不敢附和時流謂皆
真者一以存國體一以維國是也伏惟上裁奉
聖旨胡煥猷定罪已有旨了雖必有賄使之者俱不
必搜尋以滋葛藤惟起用一節各衆虛公加之愼
重着九卿科道作速衆酌無遺無濫以聽裁奪這
本防微杜漸憂深慮遠於人情國事深有關係朕
甚嘉之
新政紀畧 卷二 八
○太學生沈原溥上同邑 施閣下自遂奸竊國柄擲
大忠大孝之人以遂其不忠不孝之私妄舉門戶
二字禁錮天下動輒目之曰東林邪党夫東林豈
真盜賊哉逮哉誅哉繫哉戕屠毒縉紳神人共憤
今幸
天子擴日月之明奮雷霆之斷 聖主獨斷于上
相公共斷于下俾天下忠臣義士早得効用共圖
中興之治謹啟
李夔龍天啟錄
○副都李夔龍被劾准回。楊褱被劾准回。孫杰
被劾准回

十一月二十四日
○戶科李覺斯為權奸已殄天刑權党未正國憲伏
惟一怒以暢臣民之懷以滿九齊之量事究衆忠
賢之十孩兒五虎及弟侄等 又內官蘇州織造
李實叅劾周起元周順昌高攀龍黃尊素李應昇
等五人一投水死四人盡斃囹圄 涂文甫自有
內衙門何為出坐戶工二部大堂勒買李承恩房
價六千五百兩宜一併究問 奉
聖旨這奏內元兇雖殄羣党五虎未正國憲豈容揚
新政紀畧 卷三 九
揚戩歸驕擾驛遞五虎其未知其一的係何人着指
名叅奏無得疑畏庇護各党應得何罪着三法司
會議具奏方震孺無封疆之責難坐重辟着大小
九卿科道官會議作何開銷周起元誣斃囹圄着
行優䘏李實獻媚誣叅以致疑騎激變地方罪責
莫辭着降級奉御發去南京校房閑住涂文輔勒
造衙宇糜費公帑豈容牙爪嚇索多金本當重處
姑從輕降做小火者發去鳳陽司香還各寫帖子
去以後內外各官都要痛加洗滌厥職毋得仍蹈

前繳以自取罪戾該部知道
逆案陳朝輔附江都縣人丙辰科御史終少卿
○御史陳朝輔為權閹罪狀以明朝斷處分宜早董
列數款不忠大罪以祈
聖鑒事　一日蔑　太后之聖以損　先帝之孝革除孝和
太后之姪新城侯封爵使之流落無所而王國興立枷矣　二日擅　皇上之美
以虧　先帝之仁歸皇上在藩邸時讓晴地掠為己之美　三日間毋
后之親張國紀以累　先帝之寵　四日凌虐勳
臣以孤　先帝之腹心削撫寧侯朱國弼之俸　五日侮慢大
臣以摧　先帝之股肱　六日箝制言官以蔽
新政紀畧　卷三　十
先帝之耳目　七日結納阿保客氏以惑　先帝
之心志　十日誅鋤善類以損　先帝之舉措
奉
聖旨覽奏權閹罪惡表裏為奸滔天罪狀真一死未
足贖辜逆閹魏忠賢十大惡罪朕已洞悉與崔呈秀
并已勘贓籍沒盡法已有旨了
逆案已見
○太僕寺少卿龔萃肅一本刑賞之素久淆幸逆
聖明澄清吏祈睿鑒以定大法事如楊漣二十四罪
之疏萬燄同憤慨既觸凶鋒遂致慘死而漣亦繼
之先楊漣而疏斥忠賢者方大任也遂以顧泝公貴
等坐之方震孺無封疆之責刑垣救之者霍維華
也臺臣救之者王業浩也法司逆迎其意與惠世
楊李承恩一併會問何恠汪心淵之勘崇達迎而
徐日曦之褫職耶許顯純崔應元楊寰孫雲鶴張
體乾此五兇可從末減乎袁崇煥苦心邊塞功實
甚輕而魏崔兩奸逆之以去可乎趙率教既錄其
功何為不盡其用乎又有父子貪淫為世檮杌之
范得志尚儼然郡守其藉手與援多矣　奉
新政紀畧　卷三　十一
聖旨這本說起廢籍雷寬獄已有旨了着部院科道
從公會議袁崇煥趙率教即與起用封疆事大冬
防正急在事諸臣宜一力担當悉心料理以保萬
全
○戶部尚書張我續為蒙恩賜敘事　奉
聖旨這所奏為權奸排陷諸臣悉本內有名的都着
從公酌議應否起用應否優卹應否開敘各要詳
研回奏以聽裁奪
○御史王會圖一本逆閹已罹天誅事　奉

聖旨覽奏魏良卿楊六奇等既係魏忠賢族戚豈容
寬假究贓外即行將捕戍崔呈秀贓私尚多還着
嚴訊崔鐸追解并將冒濫親族究遣楊棟朝等吏
部議用該部知道
○原任右都督張國紀為奸璫逆惡事　奉
聖旨張國紀誼屬懿親被權奸陷害假招誣蔑朕夙
鑒知着以原官來京供職以全戚誼以雪沉冤
○太僕卿湯齊一本奏為天道既清一陽來　復事
奉
新政紀畧　卷三　十二
聖旨這本說用真才核職業循名實合異為同是當
今第一要務所論各衙門事理亦多切當與着實
申飭嚴行
○刑部員外瞿棟為久假爲知事　奉
聖旨瞿棟無辜受逮奸黨摧殘殊為可憫權璫巨惡
已有旨了
逞束
○巡按山西李燦然為
聖治昭明朝綱振肅直杼人心之積憤以仰祈
聖斷事　內薦王永光以持論不阿竟逐泉石朱欽
相以曾恭容氏橫被擯斥吳國華以彈糾狎邪之
曹欽程而逐為當戶之鋤徐日久以糾柳河敗事
之馬世龍而竟落職以去又如王心一陳熙昌姚
應嘉等皆年裁表表相繼削奪借題門戶人情不
平　奉
聖旨覽奏權璫摧抑人才數多王永光起用已有旨
了朱欽相等諸臣都着該部酌議起用閹扉未結
宜勘緝事冒濫宜清說得是該衙門知道
十一月二十五日
新政紀畧　卷三　十三
崇業劉弘光崇末貼
吉人己未科御史
○巡按山西劉弘光為
聖治維新奸臣屏跡謹竭下悃之愚仰祈
聖聽事　一曰勤名對杜喬宜假旨　二曰廣考選　三曰
辨冤抑張體乾陷害劉鐸　四曰惜人才如科臣黃承昊處
廷陛杜喬芳臺臣高弘圖劉重慶戶員外馬任遠
行人宋鳴梧浙江巡撫王洽皆當起用　奉
聖旨這本說勤名對以杜旁假廣考選以弘言路皆
有裨新政可行各奸玩除廢棄宜伏劉鐸昭雪已
有旨了張體乾自應重處黃承昊等以門戶削奪

逆案李應薦崇 息縣人

都與酌議起用

十一月二十六日

○太僕少卿仍管河南道李應薦為國是漸見清明
朝次更宜斟慎董劾蔚苑末議仰祈維新之盛治
事　內言劉大受巡按淮揚按差崔呈秀周不為
補還庫藏而削奪王心一以保劉大受而并斥他
如劉鴻訓周士朴張捷姚應嘉陸世科宋鳴梧張
至發皆宜録用　又論學不可不講惟是山林之
人倚以進制朝權則不可如鄒元標初劾權相要
新政紀畧　卷三　畄
厲孤忠嘗叢聚講學無奈山林之人附其名高而
終南捷徑得矣是非講學累人而講學之小人為
正人累也伏遇
皇上登極之初切切以講學為首務而天下之標的
已端于此矣更期黜匪類以育真材庶陶冶公之
天下教化還之
朝廷　奉
聖旨據奏統均得人宜擇司厲講學何妨期黜匪類
説得是見在推知俸序又期者着查例一體考選

逆案

其廢籍諸臣即與酌議起用該部知道

○御史曹谷一本清議論以肅朝常持公道以定國
是事項見武弁冒汲引之瀆上林鼓嗇夫之口以
至青衿議論煩興昨者逆璫罪樞表裏窃弄二三
閣臣遭逢不偶真懷苦心乃狂生胡煥猷一疏而
糾四相亦大可異矣且如所薦鄭鄤劉宗周鬼帷
華彼獨稱揚何為伏讀
聖諭拳拳於受害諸臣極其矜憫乃有戶主事陳此
心條議以為禁錮宜解而并欲覆之要典獨不思
新政紀畧　卷三　主
要典告成專為三朝慈孝作也禁錮可開而要典
必不可更蓋一更則無所不更如首犯亮鋒旋遭
怵毒之楊漣萬燝一十七人均為可憫乃其中豈
盡無一二分別耶如今日首剌奪情之科臣楊所
修臚列罪狀臺臣楊維垣賈繼春三臣當拔置耳
目之前特備股肱之用南遷者名之奉差者留之
序資升遷者超擢之　奉
聖旨胡煥猷已付廷議要典關係三朝慈孝已有旨
了禁錮自應開釋不必紛更國是人情蕩平正直

自可交仰這本朕是之諸臣各體此意
十一月二十七日
○都察院司務許九皋重題爲久鬱之輿情不可不
舒滿朝之臣奸不可不急誅更祈篤懿親愼名器
而根安在保
聖躬事 內叅田爾耕當籍沒塡占生員高鯨戶部
主事周京兩家之田宅又塡占內閣李明 欽賜
院宅將
聖旨御碑拉倒打碎而無忌憚其富不在魏崔下

至若李承恩之處乃涂文甫使之也 叅戶部尚
書張我續以有十二萬之贓乃持數萬金之賄入
呈秀之門遂得起用赴京大拜忠賢之祠自是尚
書宮保腰玉恩廕取異數如拾芥柳臣又一說爲
振乾綱除賊奸肅懿親惜名器甚盛舉也然善保
聖躬又所當先孔子曰少之時戒之在色唐宦官仇
士良語其同輩作自固之策惟曰毋令 王上讀
書蓋不讀古書則不知興亡之故不親正人不諳
得失之規而一爲聲色貨利所惑則邪說生矣惟

皇上善保令躬惟是古書在御眞良相規舉歷代治
亂興亡之數探討講究是在 聖主明徹耳 奉
聖旨據奏魏忠賢等元兇巨惡已經殄滅家產盡沒
稍釋中外之忿其田爾耕職任要地冒濫錦衣榮
膴僕隸鯨吞塡占慘害生民不可勝記今被害之
家欲食肉寢皮蓋盈室所積莫非民膏不啻元兇
之富其侵占故相賜宅擅毁聖旨御碑尤可痛恨
着先行削籍爲民其家資并各處夥計該撫按即
時封固盡數籍沒以充邊餉李承恩已有旨了保

身之說于朕有裨知道了
○文書房傳出
聖諭朕自御極以來孜孜民力艱苦思與休息惟是
封疆多故征輸重煩未遑甦諮織造錢糧雖係上
供急需朕念連年加派絡繹東西水旱頻仍商困
役使民不聊生朕甚憫焉今將蘇杭見在織造錢
糧上緊成造着該地方官解進梁棟不必候代着
印馳驛回京其改織錢糧仍入歲造內應用織造
員役暫行停止朕不忍以衣被組繡之工重困此

一方民稍加軫念用示寬仁俟東西底定之日方
行開造以稱朕敬天恤民至意特諭
十一月二十八日
逆案友彩永
○直隸巡按夏敬承一本　聖主飭治等事　奉
聖旨這本說安民各欵俱切實可行責成撫按之說
尤是着實申飭行咨訪時政清心寡慾有裨朕躬
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備耿如杞一本　聖主殊恩事　奉
聖旨覽奏強項始末及下獄情節深可嘉憫耿如杞
新政紀畧　卷三　十六
着即與銓補優缺以振其氣不必陳情回籍
○文書房出
聖旨原任司禮監秉筆徐應元原廕弟侄等俱着革
職為民當差　先以保魏忠賢打八十發鳳陽司
香
逆案
○工科陳維新言路既開等事　奉
聖旨年來逆璫擅權言官科道見缺多虛着遣不敷
這考選人數着與斟酌原額評博中行并該部諸
臣一應俸滿在京候考的先行咨訪嚴慎務要審
擇得人仍計來歲所考若干通融酌議昭朝廷弘
開言路之意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一日
○禮部主事劉夢潮為媚權之疏不臣展辨之詞蔑
旨懇乞
天威嚴加震斥疏稱前有李春茂黃憲卿之糾謂其
獻媚魏忠賢並頌公德擬符命皆公然無人臣禮
也今春茂　奉
旨聞注憲卿未蒙處分而春茂遂變其詞以自解以
新政紀畧　卷三　十九
卸罪于共事之孫如列春茂初捐一千六百兩以
與如列爭功人人知之又豈如列之一人所能强
耶黃憲卿疏內有自西自東自南自北語則謝之
誦周天子也二臣擁戴忠賢之心顯然可見矣
逆案
○工科陳維新奏為會議欽奉　明旨事　奉
聖旨覽奏妥與三案俱在逆璫未秉事之先書內不
及逆璫纂修諸臣紛紛被逐朕已鑒悉定論難更
人才當惜秉心公慎有何相碍此奏堪佐會議朕
為是之該部知道

延業房壯麗北直安州人乙未科左副御史吏部尚書加太子太傅

○吏部等衙門尚書房壯麗等謹題為遵
旨會勘事吏科抄出禮科吳弘業等題抄到部該臣
會同九卿科道戶尚書郭允厚等會勘已死罪臣
崔呈秀等人同猶狼心似鬼蜮巡方而贓私狼藉
以致掌院靈章之糾賁緣而投附權璫逆徼意外
賜環之幸念頭既已不正尚安敢冒初則青衣小
帽以乞憐五經掃地繼則假父義子以結契四維
盡捐稱頌借至呼吸潛通浸假而巡視浸假而總
憲浸假而蟒玉宮保威福惟其旁竊也則矯託之

新政紀畧　卷三　二十

上傳線索由其暗提也則概歸之由意假門戶為
陷阱而無辜波及守復玉石之分借助工為標題
而誣贓枉坐者誰憐薏苡之謗至若丘志充之六
十元寶則擅權納賄有憑如一單中濫推十三武
弁則懸秤賣官有據最可恨者身亦屬于毛裏貪
叙封功而忍忘母喪尤可鄙者念一僻于娼援而
昏欽點妄甬司關且也身據中樞而使惡弟握兵
權于重地意殊可誅總之首倡頌功以成其結交
近侍之迹罪焉可逭惡罄竹以難書　奸彌天而更
大不惟臺省交發其織抑亦我
聖明深洞其微雖呈秀業已自刎家資盡行籍沒似
少快中外之心稍泄神人之憤但一死妾有不盡
之辜比律尚有應得之罪懇乞
皇上勑下法司按律擬罪暴其惡于天下後世庶足
為人臣負君忘親通璫擅權者之戒
十二月初二日

延業黃立極北直元城人甲辰科內閣學士官至大學士明史三百六閹黨有傳

○大學士黃立極一本為節宜慎等事　奉
聖旨覽卿等奏忠靖端亮德望素孚輔弼宏猷潔慎

新政紀畧　卷三　二十一

有加第奸惡魏忠賢竊柄擅權誣陷內外忠良豈
勝枚舉但孝希哲獻媚逢迎俱建首功舉藏金縢
已經處分其中諸事卿等堅意主持善為調濟足
徵丹赤誠然砥樹之倚終始無間心迹自明朕悉
鑒知其楊漣等首禍先鋒遭冤詔獄情隸可憫特
加優卹以慰忠魂方全國事紛嚣東西未靖正賴
卿等竭力匡勷安心輔理以副朕懷
○中書房監生王之鼎為城狐作祟黴民倒懸懇乞
聖明急剪荼毒以蘇民命事參劾大理寺副許志吉

越制官土為魏忠賢家臣歛民吳養春懷璧其罪
與合郡士民風馬牛不相及
先帝特遣工部主事呂下問往彼追贓變價黃山騙
害殺民滅殺寡婦尤曰慘被一隅復差許志吉則
毒流合邑合郡矣挾黃山為奇貨結虎梘為爪牙
以威佐猛父母之官視如奴隸以酷濟貪桑梓之
民供其刀俎遍挾富户捶楚威勒傷哉無辜心肉
已剜而瘡無醫骨髓盡竭而敲不已破家析產雖
懷土以難安搶天呼地砍叩閽而無路乞
新政紀畧　卷三　二十二
皇上名同志吉早賂無辜殺民水火目擊時艱不得
不冒斧鉞之誅　奉
聖旨黃山一案着遵前旨該撫按速結具奏許志吉
生事擾民着撤回該部議處
○工部主事今開住門洞開奏辨被害之由并叅逆
党淆亂朝政之實內叅通政呂圖南阻塞言路工
尚書薛鳳翔依附廠臣稱功頌德　奉
聖旨工臣拮据多事門洞開見係屬官見在開住如
何極口詆誣當自處分是否受壓從公酌議具覆

世業　世業

○南道御史夏敬承一本會勘賊臣奉事　奉
聖旨奸惡崔呈秀大刑已殄家產籍沒仍着法司定
罪彰惡已有旨了劉大受忤奸削奪准與起用劉
垂寶楊汝成等着照原官即與銓補該部知道
十二月初四日
○廣東道御史劉徽為太運宏開懇乞
聖明慎簡真才以維盛治事煌煌明諭撥棄門户二
字不談無留以為玄黃相角恩仇相尋之端大哉
王言蕩乎盛世伏見今日如原任寺臣彭鯤化光
新政紀畧　卷三　二十三
祿卿潘士良科臣周士朴玄默董承業臺臣劉廷
佐馬鳴世劉其忠劉大受原任吏部主事徐大相
等皆權奸所排抑者叅劾織監李實虎踞江南妖
罵節鉞近見
聖諭將徐應元等世職俱革三年來魏忠賢名下諸
世職并乞澄汰削斥　奉
聖旨覽奏內逆奸魏忠賢等弟侄已經處革其親屬
并各名下救濫冒濫世職者即傳示內外各該衙
門徹底澄清具奏以聽處分以清遺孽至就官守

課職業以推起用諸臣本末旣得是所薦各官俱
着確查具伏耿如杞即與擢用京卿以勵風節胡
士容酌量叙用劉徽前疏糾逆奸具見防微深慮
忠計可嘉
。工科郭興言題為枚卜關係事內叅已故次輔魏
廣微通魏忠賢見今張瑞圖假票擬獻媚駢語撰
文皆出其手　奉
聖旨覽奏枚卜妥係忠着會推諸臣務秉公虛確擇
真品的贊襄大運還着依律作速舉行毋得羈遲

天啓錄

次輔張瑞圖諳練機務倚毗方殷不允所求
。御史楊維垣巡方久有成命事　奉
聖旨楊維垣持論端直着遵旨協理察典其河東巡
鹽另改差來看
。刑部奏為奉　旨籍沒等事　奉
聖旨逆孽魏良卿罪惡貫盈既奉　旨籍沒家貲自
應固封還官其親屬亦當束身待罪乃挈奸竊貲
逃匿大干法紀內官梁應琦等着司禮監提問追
贓治罪劉奎美及見獲魏撫民并都着法司嚴提

正罪
。禮科吳弘業覆試奸逆之子事　奉
聖旨覽奏崔鐸同惡相濟豈得伏玷賢書着將濫冒
錦衣之子查名概褫并送法司究擬
。吏部司官周家椿張元芳被劾回。崔應元王涖
民白太始魏持衡被劾回

新政紀畧卷三終

聖朝新政要畧卷四
十二月初五日
○工部員外楊壽芳一本為奸邪既去衆正宜收謹　叢
獻一得以備採擇以杜紛囂事伏覩
皇上龍飛之始不兩月闢言路除大惡撤內使收廢
棄次第舉行尤朝夕以講學為事甚盛事也大學
平天下惓惓于放流媢嫉之小人保全休斷之君
子以其保我子孫黎民而已
明旨云一切倚門戶字樣俱為朕撥棄不談無留以　逆叢

為玄黃相角忿怒相尋之根真萬世用人之法也
倚門戶與攻門戶皆以一時之相勝為智而不知
後日之潰敗更愚　內薦朱延禧吳宗達錢象坤
薛三省等不在錢龍錫李思誠下也成基命曾楚　逆叢
卿蕭命官劉鴻訓方逢年姜逢元不在張鼐陳仁
錫林釬下也李懋芳解學龍張捷劉有源不在戾
延陸業有聲徐楊先丁也又薦袁宗煥余大成
奏
聖旨這本說得是倚門戶與驅門戶皆屬方隅之見

脫却二字尋論人品為用舍纔是公平奏內薦舉
諸臣俱着從公酌量起用考選亦着實公行
○右副都御史陳維新一本會議久奉
明旨國是不宜紛囂懇乞　勅部速結以正人心以
光新政事內言要典不宜更改薦徐紹吉黃克纘
劉廷元霍維華
○耿如杞升太僕寺卿○工部尚書楊夢袞被劾
准回
御史張文熙一本枚卜已奏　恩詔事奏

聖旨說枚卜之典在破偶見核真品說得是所薦諸
臣邦爲賓等及葉燦等着一并酌議用張慎言查豁
已有旨了
○御史陳朝輔一本用人之途事奉
聖旨覽奏起廢枚卜目前第一義千人情定國是須
秉虛公奏內捐域見課實職防黨隙皆有裨時政
至以國家二字破門戶二字尤為確論諸臣深體
此意新銓臣素稱公慎枚卜着作速行
○工部尚書孫杰被劾　准回

姚士慎入天監錄

十二月初七日
○太僕寺少卿姚士慎爲循職抒忠乞誅逆孽以新
國法釋繫囚以擴
皇仁事内參忠賢餘孽當立肆市朝惠世揚方震孺
當行釋放說者謂高出胡加棟彼其一逆再逆鉄
案如山毛士龍已經遣戍復行提解彼其魂驚魄
奪武宦海島武死道路宜乘
皇恩浩蕩之時令其自投法司姑從寬結　奉
聖旨覽奏奸孽魏良棟等着該衙門嚴行緝獲正法

新政紀畧　卷四　三

方震孺已有旨了惠世揚以言官勢傾宫闈罪雖
自取既經恩䘏着作速會議開釋毛士龍着自行
投到法司從寬結案

逆案宋禎漢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御史

○直隸巡按宋禎漢爲聖政日隆事　奉
聖旨覽奏斥邪任賢乃是治平定論許溥等官與前
咨擬部的見在考選了餘候明春舉行仍着内外
各衙俸取考至䘏忠直裁冒濫已有屢旨疏内應
䘏應用應究削逐的都着從公確議具奏

逆案

○御史安伸爲　聖明留治事　奉

聖旨覽奏宜簡拔寒徑實此是治平確論疏内稱賞
繼春楊維垣忠蓋破奸公論始定知道了案典在
通維持公道宜籍端人楊維垣着留佐察
十二月初八日
○户科李覺斯爲遵　旨指名事　奉
聖旨倪文煥既係五虎之一着法司一併會議具奏
○吏部文選郎中周家椿被劾回籍

逆案劉漢湖廣沔陽人

○南山東道劉漢一本　聖學緝熙方懋　聖政明
斷日新普同歡舞之人情仰攄芻蕘之愚誠事

新政紀畧　卷四　四

一曰崇正學以培源本　二曰厲廉取以清仕路
三曰慎名器以尊體統　四曰重耕農以節財
用　奉
聖旨這本條陳四款甚合朕懷誠一虛公涵養此心
講學親賢以資夾輔此是正學要訣朕當力行之
廉恥乃士人大節邇來奔走權門者已行斥逐余
自當核生平定流品至惜名器一款尤切時弊滞
衙既多兼管太盛揆之
祖制太相倖矣已有勅諭着該部議加清汰至清查

假貢納銀生員不許優免都說得是適來兵農兩匱貪吏復揩瑞誅求以致百物彫耗朝覲各官都要曉諭他既知朝廷德意一以愛民為主其穢跡顯著者嚴拏重治務要體卹百姓以養財源

實錄至今天啓録

○太僕寺少卿賈繼春為權奸既斥羽翼宜清公論既伸湯手宜燗再獻蒭荛未盡之悃伏乞
聖繼以永固太平事臣見
皇上處分魏忠賢崔呈秀等明如日月斷若雷霆臣

新政紀畧　方辭　卷四　五

祖陵于南京鳳陽道中見　祖陵少西天壇少北詢其魏然者知為魏忠賢生祠也又于臨淮根本之地學宮泮水之𣴎閱其朱欄連雲强占學地又詢知惡党稱呼皆以九千九百歲稱之此何語耶且呈秀不作他官而作本兵意欲何為謹再條陳數欵

一曰真正奸党之難寬內劾李夔龍之攢入典銓孫織錦之殺蘇繼歐梁夢環之論熊廷弼多庄至於殺其子而辱其妻不亦已甚乎吞張國紀而搖撼中宮尚有人心乎刑尚書薛貞羅織劉鐸一業皆張體乾之捏造也許志吉以么麼官于呈身獻媚投幹追贓以本縣鄉宦坐本縣罄院垂楚縣民理法蕩然

一曰非類之玷當復仕版之垢當洗也如楊寰張凌雲白太始陳大同等一彩神棍抱金洩玉無故加銜及濫冒世廕宮保尚書接踵侍郎都憲居肩清卿車載斗量金吾蚊飛蝶聚

一曰死冤之當卹生罪之當酌也如已死萬燝及繼死之蘇繼歐寃殺之劉鐸等當盡數查出予以贈卹也又如一經廠衛緝獲及凡預指摘各官

新政紀畧　卷四　六

或被累者戍者徒者追贓未結者曾作撫臣之李若星而加責百板條逾奴隸原任御史張慎言被曹欽臣誣謟永為伏盆所宜予以起豁

一曰廢棄之路當公党錮之禁當解也自
神宗迄今三十餘年立黃進搆有自說為門户東林者即自說為攻門户東林者亦皆非也共事一人誼同一體何所為而分之角之無已時也今居
聖明之世當千康之治又安問其誰東林誰攻東林誰門户誰攻門户以蹈漢唐宋之末流宜勅吏部

將魏忠賢用事以來或引退閒住削奪諸臣盡數
列名送九卿科道從公評註其行已端方大閒不
踰者盡賜起用如已故之鄒元標馮從吾顧憲成
王紀孫瑋張問達等皆老成耆碩畢竟抹殺不得
如見存之王永光崔景榮薛三省錢謙益盛以弘
范濟世喬允升張鼐李長庚蔡毅中黄克纘李養
正汪輝郭鞏李騰芳孫居相王惟儉朱欽相高弘
啚瞿鳳冲周士朴秦聚奎倪思輝沈演魏應嘉賀
逢聖文震孟莊際昌林釬姜習孔周之綱張捷陳

熙昌吳國華陳良訓李日宣陳以謙田惟嘉解學
龍王業浩虞廷陛胡永順孫之益易應昌徐揚先
歐陽調律陶崇道賴良佐鄭宗周劉大受張經陸
世科劉重慶沈惟炳練國事董承業李遇知黃公
輔彭鯤化楊鶴梅之煥史孔吉陳胤叢段然周用
賓宋師襄蔣允儀劉芳倪應春喬承詔熊奮渭霍
鍈玄默蔡國用周邦基俞思恂吳之仕晏清張國
紳余大成徐日久梁克順瞿學程宋鳴梧石萬程
等又如歷身南北之馬之駿崔爾進徐景濂遵例
乞身之楊春茂馬鳴起方應明倒轉之李光春熊
則禎服闋在籍之汪泗論崔呈秀移贓之李思誠
及降察非辜之魏尚賓楊朴等皆端品長才畢竟
淹抑不得當速復官爵特賜召還者　一曰考選
之當速場闈之當飭也
祖宗朝考選不時舉行今雖夫計在邇一面考選一
面入計咨訪諸臣止許課其職業核其生平不許
混造東林門户字樣以錮終身之路即蒙選諸臣
亦宜共破積習勿分畛域若夫科場一途本以待

博學直言之士及本年秋闈中各省直所出試題
既多媚党之語甚至式録序文竟為内官列銜之
諸亦可哂也又況順天科場權奸之子貴緣中式
皆名義所在急當申飭者也至于
先帝繼統之初移宫之事奉行自是正理而楊漣等
過于奉行王安之私慫逆令　裕妃　皇妹幾不
自保首送大權于中宫臣彼時具揭乃王安相商
内批殺臣其後迫于公論止從削籍及王安頭後
楊漣等亦血氣男子驟忝魏忠賢於是忠賢從此

決裂羣小附和舉世衣冠並遭塗炭初不過手訓
鄭證之搆釁而幾于曹操王莽之披猖今忠賢既
已正罪則諸臣之黍忠賢者俱當賜叙以吐士氣
奉
聖旨這本事核論確于人才世道甚有關係權奸既
殄黨與宜清李夔龍等有旨了建祠諸臣𡸁生平
以定去留說的是萬燝劉鐸楊漣蘇繼毆死可憫
都着議䘏李若星張慎言無辜冤陷行該撫按即
與查豁另議起用所薦諸臣剖破方隅堪佐蕩平
新政紀畧　卷四　十
之理該部核着俱覆又說朝廷大法首嚴交結近
侍之條王安作俑魏忠賢流禍更大俱是探本之
論賈繼春前後不附具見風裁該部知道
○刑部一本致奉事　奉
聖旨是魏良卿市井傭販首冒上公全恃妖姆逆璫
表裏交結僭竊無等陰謀叵測與侯國興既問擬
的確會官處決客光先楊六奇等姑着發烟瘴地
方永遠充軍餘依擬
上傳與吏部南兵部添設左侍郎員缺原係會典額
外官員不必推補各衙門添設官員有缺概不准
補以清核塹濫
十二月初十日
○兵部一本塘報事　奉
聖旨奴孽被創思逞無日忘我據奏交結西虜狡計
窺何情甚叵測着薊門一帶加意偵探仍倫紅夷
滅虜等砲安置沖要揀選兵將朝夕戒嚴其督臣
張鳳翼新撫臣王應豸務要星夜兼程赴任即應
有舉劾等事俱着到任後舉行關內道員夬亟選
新政紀畧　卷四　十
有邊略的就近調補

道業十七日陝西傳聞
人言科任探督師爲
書太子太師

○督師王之臣一本塘報事　奉
聖旨覽奏奴孽狡詐叵測以一紙番書宣懷好音陰
陽款虜頗是窺伺往鑒非遠鄉總師岩塗值此氷
堅胡騎欲疲嚴飭道鎮將領多方偵探預設隄防
諸要害處倍加整頓以固金湯釋朕東顧之憂
十二月十二日
○太常少卿阮大鋮為兇逆罪惡滔天神人朝野共
憤謹據實直糾乞　宸斷立加寸斬以光新政以

仲國法事謹按忠賢原以宄人冒入司禮荷
先帝任用深恩不思圖報惟日以招權拉政冒寵殺
人為事信其甥傅應星引用王安門下鷹犬汪文
言於幕一時　朝政陰為關通把持甲子春科臣
直糾之而救之者反參忠賢為脫文言地遂令忠
賢有以藉口展辯而一擊之激愈肆披猖凡參欵
之惡未盡有者從此一一補足之而凶鋒毒焰遂
令　天日盡晦　社稷幾至動搖為今古未有之
奇變矣其他罪狀擢髮難數臣謹糾其大者臣聞

國有大柄曰禮樂曰征伐曰賞有功曰誅有罪四
者帝王所以奉天出治凡為臣子所不敢干干者
罪無赦而禮樂之大孰如　孔廟必一代名賢始
議配享忠賢何人公然投意獸生陸萬齡等裂地
請祠直令　素王在廟之靈振振不安聞留雍已
有効而尤之者向非米之俊直糾于北雍喻義力
止于南萬世名教掃地矣是可忍孰不可忍此其
應寸斬者一也錦寧之役督撫鎮道將士棲死敵
愾思犁庭封狼居胥為快忠賢屢遣官旗往擾亂
之名曰催督其實牽掣臣聞將在外雖君命有所
不受而今且不敢不受命于忠賢征伐大柄旦手
握定適羌賁國何難為之即他邊鎮之功處處冒
躐是閫以內閫以外惟知有忠賢不知有　君命
與將令矣此其應寸斬者二也茅土世及惟開天
翊運勛在　社稷者得與河山帶礪之盟而忠賢
一門三爵如取如攜黃口小兒亦冠貂珥振瑾華
未常為者而忠賢敢為之至若蒼頭厮子俱列金
吾寘林至此若無塡處此其罪豈止貪冒蓋僭越

恣睢以一代叙賞報功之典攘為家譜目中絕不
知有　朝廷矣
神宗時奸棍傅時假傅友德枝派襲職錦衣論罪如
法况數十百金吾公侯伯三爵皆盜竊之罪較時
德又倍屣此其應寸斬者三也諸臣凡事關封
疆挑宮闈者自有公論國法而此外概用門戶二
字為阱快其誅鋤無論是党非党為党所攻與力
攻党者動輒拷掠以死流徙削奪竟無虛日是以
天地挺生　列聖培養至今之人材忠賢等手龍

鶴問叅曰熹劉馬而若不足即　上天示儆王恭
廠之焚震動　大內忠賢毫無悔心殺手益辣即
同類遺其殘害者亦復不少此其應寸斬者四也
年來禮樂征伐刑賞大柄無一不為所竊掠殆盡
國家之元氣　祖宗之成法民生之命脉無一不
為其殘削破壞殆盡忠賢之皮可勝寢肉可勝嚙
于其他事廠事而飛陷無辜性命身家立遭齏粉
冤魂若血遍滿圜闠不可朋數即各省直財賦咽
喉之地冠裳輻輳之鄉遍卒私人往來如織山林

重足道路寒心
陛下聰明神智超出今古試思　后妃之家戚畹之
臣忠賢敢欲報睚眦剪羽翼必使
先皇孤立　坤位不寍此其惡何所不極而鉗網鍛
練尚有遺人有寍日乎哉　奉
聖旨覽奏奸逆罪惡諸款皆實今天刑已臨家產盡
沒族屬正法足紓中外之忿既大鉞秉著清直即
來供職該部知道
十二月十三日

○南道蔣守藩奏為
聖主燭奸已畢權奸罪狀已明仰懇
聖慈亟沛　明綸以廣　皇仁以光新政事　奉
聖旨大奸既去求正宜登速所奏削奪諸臣從公分
別速繫株連確查寬卹俱有旨了
○翰林院簡討陳盟題為孤臣勞勳等事　奉
聖旨覽奏劉時俊着查蜀功及被逮情由另與昭雪
優卹該部知道
●原任南道張繼孟奏為奸貪等臣事　奉

聖旨張繼孟奏內事情着南京部院確查具奏許志
吉撤回議處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十二月十五日
○吏部後楊維垣疏題覆為朝政方始情明羣言漸已清
亂懇祈
聖明鑒往毖來以爲久安長治事　奉
聖旨云云抄出到部送司除霍維華袁崇煥魏照乘
耿如杞俱經起用外王永光馮三元黃克纘徐紹
吉劉廷元邦華沈演俱另候會推外所有原任閣

芑業

于監司業林釬科臣立默陳熙昌李恒茂道臣高
弘啚劉重慶王業浩知府湯道衡中書周大成俱
應以原官用內陳熙昌原任吏科都給事今給事
員缺已補魏照乘𧦬陳熙昌應候升京堂遇大推
用湯道衡遇知府大推用俱照伏棠具呈到部候
會推後令到任管事
○太僕寺卿張文熙為枚卜已奉　新綸適選務協
輿論謹獻一得以備採擇事　臣所知者如郭尚賓
程紹真憲明李成名王大智周延儒皆可謂濟世

新政紀畧　卷四　十五

真才持世真品如吳國華吳之仁吳甡周文煥姜
清余大成皆可謂勿欺之士不二之臣又如練國
事之灼見持平正以魏大中同門而見猜胡永順
之秉虛不倚正以唐紹堯爪葛而被斥是又不可
與劉光春侯廷陛等一并　名用者乎又如方隅
家寬之業爍衣鉢見疑之姜逢元曽楚卿是又不
可與陳仁錫陳子壯等一并擢用者乎　至遭戍
張慎言等尤當一併開豁者臣初入言路即有欲
平天下先平人情一疏及再入長安　明知權璫煽

虐借搢紳以害搢紳遂不敢輕薦一人自参貪撫
畨應甲之后不敢輕論一人恐一為所借而職不
可言矣
○雲南道楊維垣剔蠹當窮其源事　內叅太監李
永貞劉若愚　奉
聖旨覽奏權璫罪極雖殄尚有虎彪諸兇業下三法
司會議如何奇然不題顯是敍長着上緊擬罪來
奏李永貞劉若愚俱經降發處分了該部知道
十二月十七日

新政紀畧　卷四　十六

○南祭酒羅喻義題為惡生造事敗類媚權叛師謹
據實備陳懇乞　勅下法司嚴緝正罪以挽世風
以光新政事內叅監生樊元脩汪猶龍蕭鳴鶴倡
建魏忠賢生祠于　太學旁挾辱祭酒　奉
聖旨爾來士風狂逞匪彝敗類實煩有徒這樊元脩
等倡祠媚權挾師叛教名法豈容着　行南京法司
提究分別正罪具奏
○部院揭出
聖諭朕批覽載籍見古之帝王無不以敬　天愛民為

第一義而其要在于用人理財靖亂庇民有司各
齋其官百姓不失其業相以消弭戾沴鞏固邊防
道必由長爾者上天垂戒月食太甚朕仰觀玄象
惕焉不寍月食愈形得非無辜兆民愁苦怨氣所
結致茲薄蝕朕夙夜寅畏興爾等大小臣工共商
挽回災變之策即如九邊京運歲多不敷所出遼
以業郭如闇江西廣信人癸丑科南科
邊新餉月增而尤虞其匱嗷嗷咨怨實在三年欲
求充足其道何由夫位署有定壅滯堪虞而各衙
門吏官冗吏猥濫吏甚分毫無益徒吸民膏哉減
所伏乞晏回
清汰豈可以不極力講求加沐之徵勢非得已近
來有司復敲骨竭髓以實其意則懷保百姓寬省
刑罰潔己愛民責在良吏作何選擇薊州彫殘目
今東西交訌戰守竟無定謀師老財殫尚無成算
禦侮之道其効安在脫民貧而歲復被吏寇而法
骫大臣猶預疑畏不竭靖共之畜小臣望氣占風
已啟紛囂之漸有一於此足干天和爾九卿科道
等臣務秉丹誠各陳所見即勅諭所未載不妨悉
心條畫苟可以安民察吏富國安邊者朕將採行
之諸臣亦宜痛洗風習共勵全忠以付予一人尤
宜斟酌實意而行勿徒以虛文塞責其敬听朕命
特諭
十二月十八日
○南吏科郭如闇為元兇既除餘奸尚貸乞大奮乾
剛以伸公論事　參文紳中之劉詔乃忠賢所顧
指氣使者　武弁中田爾耕許顯純乃忠賢助焰
揚波者　又歎諸臣往往以門戶見斥而不知門
戶為誰突羅奇冤臣欲舉之不勝舉也大約以題
差逐以推升逐者不一而足俱宜復其原官　奉
聖旨朕以天下為公向來門戶俱置不問被斥諸臣
分別錄用劉詔已久回籍餘俱有旨了
吏部題為媚祠之罪既彰阻祠之冤當白並陳所
見以存公論事　除黃克纘另侯會推王紹徽另
行贈卹林釬已另起用外所有詞臣姜曰廣莊際
昌胡尚賓朱繼祚丁進科臣虞廷陛俱應以原官
起用
○吏部為權奸欺弄已久流品靜觀自分乞

聖明據實素以恭公論事文選司業呈奉本部抄出
禮部主事劉夢潮奏前事內薦林釪姜曰廣劉先
春王永光黃克纘李思誠各起用等因　奉
聖旨查得戶科李覺斯見任合無將劉先春以禮科
起用
○吏部覆起補翰林院等官　祭酒賀逢聖　編修
傅冠　編修陳仁錫　檢討張四知　謝德溥
起補吏科劉懋賓　河南道劉大受
起補左春坊右諭德管國子監司業林釪
新政紀畧　卷四
起補編修姜曰廣　戶科右給事劉先春
十二月二十二日
巡按徐吉四川內江人丙辰科蘇松浙江巡按
○浙江巡按徐吉為直糾貪險奸臣以伸　國法以
雪公憤事崔呈秀以一勘問之貪夫鼓其翻天覆
地之手段一年間要總憲即為總憲要尚書即與
尚書兄既濫竽中樞于內弟凝秀握兵柄于外意
欲何為哉蓋欲一手擎定以遂其不可知之舉動
至其貪饕始而愛金玉既而愛古董愛美姬寵妾
二十八人以應二十八宿至魏殿爺崔二哥之稱
哭破中華之口有子崔鐸前塲貼出賣緣中式又
有喪心少卿李魯生附和亂政尚書劉詔蒙面獻
媚侍郎范濟世奔競權門此數臣寧待教而後誅
耶　奉
聖旨覽奏崔呈秀種種罪狀并弟與子俱有旨處分
徐吉曾參逆璫朋奸亟宜治處具見風裁該部知
道
○兵部李魯生伏官聞言事　奉
聖旨覽奏楊維垣等向緣
新政紀畧　卷四
先帝賜環今彈劾奸惡甚賴正人之力李魯生前具
疏推用情節自明着照舊供職
○刑部一本遵旨會議事　奉
聖旨奸惡魏忠賢串通逆婦客氏恣威擅權逼死裕
妃馮貴人矯旨革奪成妃名號慘毒異常神人共
憤朕與昭雪伏誅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其戕害
縉紳盜匿珍寶未易枚舉皆由崔呈秀表裏為奸
包藏禍心謀為不軌賴
祖宗有靈陰謀隨破二凶天殛人心大快乃五虎李

燮龍等附權驟擢機鋒勢焰赫妄逼人五彪田爾
耕等受指估成殺人草菅幽囹累囚沉冤莫白其
元凶客氏魏忠賢崔呈秀早定爰書虎彪俱照各
官前後疏參着法司并行依律擬罪以伸國法
十二月二十四日
○督師王之臣外患正急事　奉
聖旨封疆之事朕既委卿一切機宜全不中制至降
夷一節屢煩廷論覽奏夷相參患難相同形跡稍
可疑者分發兩鎮未嘗以養夷動支正項銀兩具

見安插方略邊鎮正賴卿當一意禦敵以抒壯猷
有訛言煽惑人心者盡法究治
○吏部一本欽奉　聖旨事　奉
聖旨錢龍錫楊景辰來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俱
陞禮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俱入閣同首輔施鳳
來等辦事龍錫宗道標道登鴻訓差官行取來京
十二月二十五日
逆案鮑奇謨浙江[illegible]人己未科河南巡撫以作逆[illegible]有一[illegible]
○河南巡按鮑奇謨題為　聖政維新羣臣漸暢敬
紓平情之要以佐上理事　一曰平職守之情

一曰平適選之情　一曰平爵賞之情　一曰平
刑戚之情　一曰平用舍之情
○吏科魏照乘等題為枚卜之典既隆事　奉
聖旨枚卜求賢自昔所重金甌盛事修為美談朕俯
採公評仰承天意虛公虔慎不敢自弛惟期忱恂
得人以為社稷生民之利適所奏紀事核詳勉匡
新甫得體着著為例嘗入會典永為遵守召對儀
先朝政事朕自當舉行之
○貴州總督張鶴鳴逆酋山狡事　奉

聖旨覽奏逆酋允狡必不可撫則宜急勦卿相機為
之朕不中制糧餉不敷三軍枵腹豈能制敵着該
部速為議處不拘何項錢糧措發以濟黔中急需
首次考選科劉漢儒　仇維禎　閻可陞　彭祖壽
張鼎延　鍾炌　楊時化　顏繼祖　祖重曄　曹思稷
道徐良彥　宋景雲　甘學潤　林棟隆　張養
李應期　梁天奇　羅元賓　楊仲極　韓光先
李炳　李遵　黃仲曄　南科陳兆年　南道朱純
聖朝新政紀畧卷四終

聖朝新政要略卷五

崇禎元年正月初四日

逆案宋禎漢福建莆田人丙辰科御史

○直隸巡按宋禎漢一本伏覩　仁綸事　奉

聖旨逆璫罪樞朋比擅政被害諸臣朕所矜憫李思

誠典禮清慎并吳甡誥勅着就便給還奏內薦舉

各官着該部勘酌用以後應復官者都照例選與

誥勅以昭朝廷孝治天下之典

○户科楊文岳一本內憂已靖事　奉

聖旨覽奏載內防外方今亟急儲邊才留心甄別裕

折次乙冬萬乙　一

軍需亟資糧糗具與恤民課職在終實事酌行清

汰循資序升皆屬有當之言至清章奏無使亂棨

勤名對以防壅蔽猶於朕躬新政為有裨益朕將

申飭力行之

○兵科李會生為

聖主以天知人以人立政事

聖旨朕勵精圖治奉天無私大小臣工亦宜靖共爾

位共襄泰運說得是被劾諸臣務酌核本末以定

用舍追贓之事拖累堪憐這熊廷弼妻楊漣毋都

着寬什贓跟免追其梅之煥程註贓銀該撫按官

即與查豁具奏

正月初六日

逆案李時馨陝西綏德人戊辰科南道御史

○南浙江道李時馨一本為

聖治日新權邪漸除敬陳要務仰乞

聖明洞鑒事　一曰內正君心　二曰仰体天意

三日首重論道　四日錄用忠直台諫　奉

聖旨這條陳四款於時政有裨餘俱有旨了

逆案汪裕河南商丘人戊辰科御史加少卿

○太僕少卿仍管巡按直隸御史汪裕為

新政紀畧　卷五　二

聖治已臻蕩平臣工惟同熙亮以息橫議以臻實功

事竊逆璫擅權結其離心者不過五虎五彪十孩

兒如吉詳如羅織如請封公封侯封伯如投意糾

參此其大者夫害當求其去罪當誅其大其無甚

關理亂之類亦可無事吹求也然猶有說焉其貪

邪當舍者如舊輔顧秉謙貪鄙乃其生平也故魏

忠賢呼為老實竄入枚卜推官許其進鑽營乃其

生平也故崔呈秀受賄關說吏部忠良之當用者

大臣如王永光李長庚霍維華鄭寺如白儲珞周

之綱梅之煥彭鯤化臺省之吳國華虞廷陸杜齊
芳李恒茂玄默熊奮渭李茂芳練國事石三畏敢
再申請以見秉彝之公再有司道周汝弼沈應時
以按臣疏薦竟被削奪此從來未有之處法也
正月初七日
○刑科薛國觀為權奸伏辜黨羽當治謹疏摘以清
政事內奈原任祥符知縣李寓庸用賄五千進崔呈
秀営買南直司官原任揚州府推官許其進用賄
三千選揚州美姬二人送崔呈秀買山東司官原
新政紀畧　卷五　三
任灤州知州劉繩祖盜灤州庫藏賄進崔呈秀買
陞刑部員外又如太僕卿梁夢環因魏忠賢欲謀
逐張國紀以斷
先帝之耳目遂興劉志選共出死力奈逐以搖織
中宮今志選積梁夢環猶然居位公論共為不平
又奈舊冢宰王紹徽一味陰謀報復使人奈害無
辜而使閒居少遲半月馮從吾亦作獄中鬼矣至
用喬應甲從來未有都察院副都出而建牙開府
者有之自紹徽之用應甲始在紹徽借之以紓仇

怨在應甲來之以充囊橐至喬應甲之貪縱穢狀
到處同聲亘古罕有三秦傳為笑柄萬世留為罵
名所勘定一萬五千賍銀尚不盡什之一二所宜
一併谿處者也　奉
聖旨覽奏權兇柄事賄賂公行大滿清議深可痛恨
李寓庸許其進劉繩祖俱着該部議處來說梁夢
環着冠帶閒住喬應甲撫奏移跡多端再加勘議
○吏部等衙門接出
聖諭朕聞除　奸登朕後人主之大權皆心竭力人臣之
新政紀畧　卷五
大節故必藉勸懲以維法守戒覆轍以勵新圖今
為爾文武百官明詔之逆者逆璫罪樞表裡為奸
招搖羣狐盜竊國柄刑政多僻賞罰無章上累
先帝之明下斂萬民之怨此固爾諸臣所耳聞目見
者也幸天厭巨奸早正國法垢孽盡沒內外廓清
即爾諸臣才品各有短長立身各有本末殷鑒不
遠具可忽諸自今為始務要洒濯肝肺各修職業
提精明振作之念消悠忽誕謾之習勿得苟懷私
圖致誤國是且動妻之奸權掣肘不得自行其志

今大奸既除職掌還之各司而猶不致忠竭節亦
非所以事朕也內府各衙門積年獎賞尚未清耗
着該部院自行簡舉陳奏痛加洗剔勿事虛文大
要為國節財為民擇吏固圉者以封疆為重守土
者以民困為本其有挾私壞公逞意熒聽不從國
家起念專以窺瞷妄營者朕決不輕貸一切奏議
有關國計者俱遵我
祖宗舊章不得妄議紛更惟期大法小廉柔遠定邇
以佐朕于明之治特諭

新政紀畧 卷五 五

正月初八日
○原任兵部尚書霍維華為感荷 天恩莫能圖報
謹劾芻蕘以佐 聖明新政事 一曰勤聖學以
親萬幾 聖明天縱乾綱獨攬然治亂得失之林
非鑒往何以察來時陳經史披閱紬繹不惟可以
明淅治理並可以陶養身心 一曰嚴宮闈以杜
假竊向者權璫狎侍左右密布腹心致能一手障
天口啣天憲至宮禁之內行其離間今者屏除近
習穆清獨湛宮闈永肅 一曰執中道以簡遺賢

天鑒錄

蓋惟用人者有鑑空衡平之心而後為所用者無
東西南北之限據所知中立不倚清慎有執則有
吳默薛三省唐世濟鄭以偉朱欽相曾楚卿李徵
儀趙士諤于士廉徐揚先高弘圖余大成王伉當
急還朝端以備股肱之寄者若以典試薦舉推陞
題差及無端波及而處如董承業史弼張捷王心
一李茂芳吳之仁李恒茂胡永順劉思誨等皆推
璫矯旨罷黜當先復原官陸續推補者如游鳳翔
王洽翟鳳冲郝土膏李遇知吳甡張廷拱所當悉

新政紀畧 卷五 六

與湔雪還其故物以破異同者古人罰不及嗣如
程良籌方釋禍通籍何至罹于不叙用之條乎
一曰殛黨惡以謝幽冤人臣莫難於就死國法莫
難於擅殺劉鐸被刑最慘萬璟吳裕中立斃杖下
楊漣等十餘人之死不惟受之者倍天日之慘即
素不相友善者亦抱狐兔之悲數十人皆死於忠
賢之手問誰公然發縱則李永禎其人也問誰暗
地運籌則劉若愚其人也問誰潛通線索則許弃
其人也忠賢已就天刑而數人可置不問乎 一

曰釋眾繫以平刑獄耿如杞已經起用方震孺惠世楊并宜赦宥惟王之寀孫慎行雖應赦之歸終難免其罪毛士龍畏死逋竄亦當赦免趙南星止應罷免亦宜銘歸至如王隆歸德以不及之官亦行追贓徐縉芳三赦之後不免一遣如胡加棟高出雖不係權璫所害本律亦不應死并宜伏審定奪者也

○錦衣衛指揮同知許夢麟直糾冒濫巨奸懇逮籍沒并拿餘黨議清華轂以正國法事慨自魏崔表裡為奸招權納賄匪獨士紳慘毒即細民無所措手足中外洶洶勢同鼎沸今忠賢呈秀籍沒矣田爾耕亦復籍沒矣人心大快猶有許顯純孫云鶴楊寰王涖民此四奸非逆璫之爪牙乎最可恨者許顯純之敲朴縉紳皮開肉綻而日不一瞬假此詔獄之威勢所取何啻數十萬金至如孫云鶴楊寰以緝訪事件為名招集嚇詐無中生有縉紳則曰門戶戚畹則曰犯禁或削奪或立枷或斬絞如受家奴吳榮多金而即架訪擭斃吳養春父子于杖下何其慘也更可駭者楊寰何人也私家營造敢用大工木料而張凌雲日為之督工至王涖民已經參處之千戶賁緣差題所得吳養春贓私不啻數萬四奸者逞虎假之威恣狼貪之欲所當一併籍沒者臣以在衛之官言衛之奸不敢一毫踰越者也

新政紀略　卷五　七

逆業係保泰福建惠安人癸丑科間任指揮劉局仰史

○直隸學院陳保泰為

聖主御極政治方新謹瀝愚悃仰祈

聖裁事蓋門戶之名從古未有祗皆黨人創立名號修怨者借此二字暗肆中傷如科臣中有朱欽相沈應時彭汝楠陳熙昌臺臣中有王業浩高弘圖周用賓劉其忠田唯加等孤忠不撓勁骨獨立先後皆以門戶削去一時注差推陞又有李茂芳陸世科姚應嘉張捷徐揚先相繼摧折有兄弟不為門戶者如吳玄之與吳亮是也有同鄉不為門戶者如徐大化之與李三才胡應台之與楊漣是也有師生不為門戶者如舊輔方從哲無纖逆之事操戈反噬必欲殺之者周希令章是也詞臣錢象

坤錢龍錫肖命官曾楚卿林釬莊際昌等前後被
處莫知其故至散館之揚汝成劉垂寶等亦無端
波及之猶有進焉 戚臣張國紀開罽可原舊撫
臣袁崇煥盃遠出師天下壯之
○吏科魏照乘河南道安伸枚卜之典既隆燮理之
道宜光董述新条 簡用始末以勵在公之節以
昭一時之盛事蓋聞梦卜求賢三代共侈為盛舉
金甌卜相千古爭羨為美談孰敢有嚴承簡在之
無心加之爰立之始事使明良作會日月為昭都

俞從容
君臣一体如今日者也職等言官也目擊其事可無
一言紀盛以為新輔異日相業之助乎先是
皇上諭輔臣之請 勅吏部會推閣員已于本月二
十二日疏名上請矣偶于二十三日職等辦事本
衙門閒
皇上詔閣臣與吏科河南道職照乘伸隨三閣進至
乾清宮見 殿前設香案七爵內臣引職等入 殿
叩頭禮畢

上語輔臣并職等云內閣公孤大臣倘得其人
社稷之福朕不敢自定欲求之天昔輔衪鳳來云海
內多事望
皇上多點幾員
上即命允云知道了職等即起趨出亭立于香案之
西下時
皇上親舉香行拜三叩頭禮內臣設小卓置筆硯于
香案之左前隨出紅紙十方每方各書一名逐一
遍示各臣為閣入金甌內

上舉題祐之每祐一閣必以示職等遍觀然後執筆
點之隨伏再祐俱慎如前共點錢龍錫楊景辰來
宗道李標周道登劉鴻訓等六員
上伏行一拜三叩頭禮畢
上還御座職等伏趨入叩頭稱謝是日
天顏溫藹和悅可掬職思
祖宗朝君臣相得為家人父子之相親即有權奸無
能壅蔽
皇上今日舉事奉天道之至公協人情之至快蓋昔

召對之遺乎天卜相之禮邈矣我
皇上為國求賢且不難法夢卜𠷔卜精意考慎宣猷
刱召對乃
先朝故事
皇上踵而行之真易易耳抑職等因是而不能不重
望于新輔
皇上鄭重此舉仰告
上天俯對百官以精簡之慨異日者六臣于用人行
正之間有一事不可以告

皇上一念不可以語百官便不足以光特典而報知
遇則矢公矢慎竭臣下馮翌孝德之贊啟心沃心
濬
皇上受命茀祿之源知六臣必夙夜匪懈以勤一人
矣職等願
皇上并伏召對之家法而六臣大奮名節之相業仍
乞　勅俞詞臣編此為例增入會典永為遵守
正月初十日
○浙江道御史甘學澗為泰象已見圖治有要謹陳
五事乞賜採擇以光新紀事　一曰清化源　二
曰飭臣工　三曰固邦本　四曰酌澄汰　五曰
羅真才　奉
聖旨覽奏清君心以端化甚于朕躬有裨諸臣各修
職業無使越畔民生軫恤去其蠹害天下何憂不
治酌清汰公考選已有旨了
上御文華殿講讀畢伏全輔臣施鳳來侍班于帷幄
前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至行禮畢
上傳諸臣曰前周月食已有勅諭着各衙門修省條

陳吏弊近見科道雖有章奏人各一說茫然不定
部院大臣如何不見條議還着條陳所見以憑裁
酌隨出手諭重加申識諸臣叩頭伏　班輔臣施鳳
來等上言
皇上修明祖制行召對之典使部院諸臣各修職業
是新政第一勝事天下何憂不治臣等不勝歡忭
上曰諸臣各修職業以佐平康朕與卿等共之
○御史梁炳一本
聖明圖治方殷事　奉

聖旨祖制爲萬代致治法程以后內外諸司務要恪
守舊章毋得仍前任意更改覩載籍以鑒前代興
亡之理實于化源有裨朕將力行之民俗奢侈上
下無章至寛袍大袖及婦女濫用金冠袍帶乘轎
成何体統即着五城御史刊刻榜文曉諭若不遵
的便擒拿律治虜患方殷修墻猶亟這古地桃林
一片石雖住時修葺以泥塗了事各邊督撫等官
已後責令邊將領督鳩工務俾永固至懲貪酷以
樹民生慎採訪以簡邊材嚴申飭以正士風俱救
新政紀畧 卷五 十三
時確論着該部即與議覆
○戶部主事陳此心一本仰慶惟天事 奉
聖旨這所奏恤民數吏閱練積儲屯田說亦有可採
凡章奏事俱宜簡要不得擬拾冗長本內千字腹
字墩字俱着改正行
○司理監張邦紹一本房屋估價事 奉
聖旨這逆犯魏忠賢等庄房變價銀共四萬四千五
十一兩五錢着觧進內庫照數查收其肅寧府地
不必估計着該城御史等官撥夫看守所有房祖

逐日征取貯庫年終類進侍東西底定朕將留賜
第以待功臣
○工部尚書薛鳳翔被劾回籍
○應天巡撫李待問一本目擊黄山事 奉
聖旨據奏許志吉以發覆織吏投身奸逆籍沒追贓
變價事魚肉鄉邑深可痛恨罷斥不足盡其辜着
該撫按一并提問追贓正罪具奏
○薊遼總督張鳳翼一本危邊微報事 奉
聖旨覽奏奴虜交通撩荊擁衆內面所在戒嚴密鎮
新政紀畧 卷五 十四
月餉欠缺該部仰屋無措着查田爾耕籍沒銀兩
與餉司兌支抵補該鎮欠數其不足者陸續補發
并將薊鎮已題未發銀兩作速那處以濟急需
正月十一日
○編修倪元潞謹 奏爲世界已清而方隅未化邪
忿已息而正氣未伸謹瀝愚忱仰祈
聖鑒事 奉
聖旨朕屢旨起廢務秉虛公酌量起用有何方隅未
化正氣未伸這所奏不當各處書院不許倡言創

伏以滋紛擾王守履混亂朝議業經薄罰豈容薦
舉市恩
。御史韓光先一本半載久欽事　奉
聖旨這奏有俾朕躬典學及政本邊防者朕當加意
行至說合差宜伏戢体宜寬着該部院即與議復
大祀重典務期嚴肅以後有不恭的着恭處来說
皇明二字倒寫着改正行
正月十二日
。工科給事中祖重燁為

聖治日隆輿情大暢謹瀝芻蕘之愚仰裏初元新政
伏覩
皇上登極以來首鋤肘腋元兇次撤京邊逆黨鯨鯢
就法彪虎清夷而又卜相金甌鎌選丹壑卹忠魂
於九地開錮黨于千秋舉數年之天下能言而不
敢言者
皇上獨發睿斷次第舉行止漏網巨奸李永禎李若
愚慶經恭劾必蒙
宸斷大臣心膂自當身任天下之重　如處其位而不
履其事則伴食覆餗千古貽譏小臣為手足肢体
亦宜守職奉公故議論宜清也門戶宜破也頻年
玄黃相角平陂相尋至魏崔結黨借題害人以門
戶為穽不論是非推而納之衣冠之禍極矣楊漣
等既罹兇鋒自應褒卹台臣周宗建祇因攻魏客
啣恨最深喉顛痴部臣曹欽臣及濟惡內臣李實
恭之誣贓擬罪冤死最慘至若黃山一案初則呂
下問激變地方繼則許志吉流毒桑梓封疆之臣
全係賞罰激勸袁崇煥有功于邊黔撫李標亦有

嬰城之勞王三善忠勇自矢匹馬解圍進搗巢穴
全師被戕青血郊原亦當卹錄抑臧于閹臣顧秉
謙不能不追議焉逆璫在天啟元年未敢甚肆自
秉謙交結獻媚備諸醜態膝下呼兒廉恥盡喪若
夫甯寕封伯則逢迎恐後矣遼東鎮守則阿承作
總四六天語則票擬駭聽矣忌同官則斥丁紹軾
害鄉戚則逐李自春斥考官而顧錫疇丁乾學艾
南英不免矣戕多命則楊漣等五日一比之
旨惟權黨所指矣三吳共啞萬口交譏切恐秉謙雖

居林不宜仍竊鼎鉉名號以徽異日恩榮也　奉
聖旨名門大臣商確機務此
先朝任賢圖治之法知道了周宗建條邪黨慘死着
與優恤李實織造錢糧該撫按徹底清查具奏其
自建生祠一併折毀變價助餉黃山一案俟撫按
查明奏請定奪
○簡討項煜奏為
聖政千載一時愚臣千慮一得敬陳撥亂保治之策
以佐中興事臣聞千古來撥亂難而保治猶難撥

亂有方保治有道　一曰去邪之當酌也渠魁脅
從法有輕重宦官自大逆不軌魏忠賢而外則有
罪盈惡積之李實可誅也實之塗炭江南慘毒難
以言狀即一疏而陷名流高攀龍等五人斃之死
罪羅鉗吉網不是過矣此忠賢之第一幫手急宜
與忠賢並肆諸市朝以為宦官作惡者之戒而他
若總督內鎮作福作威雖經撤回仍行竄殛可也
奸黨自禽行獸心崔呈秀而外則有如鬼如蜮
之倪文煥可誅也文煥之側身閹寺八拜呼爺以
笑破海內之口亙日夜與呈秀合謀殺人媚人荼
毒忠良數載倚勢騙錢積至贓私累萬者呈秀之
第一幫手亟宜與呈秀並誅市朝以為小人黨惡
者之戒而他若冢卿椳式欺天媚灶重則流放輕
則削黜可也更有么麼小臣大惡無道如許志吉
者貪橫異常嫣璫嚇民贓私不下三十萬　一曰
起廢之當酌也小人道消則君子道長群賢連茹
此其時矣但世間正不少黎丘之鬼而當事勿漫
好葉公之龍今海內多賢而知之不真未敢妄舉

有同里閈深相信之文震孟陳仁錫姚希孟王心
一則又有八千里不識面之袁崇煥今仁錫已登
啟事則三臣應各
賜環若宦遠一守
宗社晏然誰之力乎食其功而棄其身何以勸邊臣
也則崇煥當及今速用雷霆既肅雨露宜施則凡
忤權璫而斃囹圄者貞魂可不優卹乎執戈戍邊
者可不放歸乎清貧撤骨之周順昌追贓至今不
休可不開釋乎德音一沛寒谷生春矣　奉

聖旨知道了李實業經處分文震孟等已着起用其
未起用的并酌議具伏許志吉以勘黄山一案肆
行貪横吳于騁等殘虐地方即着該撫按提問追
賍正罪
正月十三日
○南吏部主事涂紹煃為欣逢
聖明太平有象謹陳太平八要以備芻蕘以光
聖治事伏覩
陛下登極幾何時弛張剛柔之間環海内外莫不欽

大聖人舉動以為即堯舜復生莫能過焉惟是堯兢
兢舜業業此段心法須臾不可忘經筵欲勤而後
聰明日擴召對欲頻而後釜鬵無虞郊　天禮廟
時一舉行而後怨恫無歸大法小廉畨於忠飭乾
剛獨攬嚬笑欲嚴為一要
陛下知奴酋之逆我顏行而數不利于圖乎道路流
言僉以為今夏奇捷莫非鹿馬之奸夫奴子方以
大兵東渡擊朝鮮安得又有大兵蹂乱我中國乎
此忠賢欲邀邊功以冒

上賞即袁崇煥不欲自以為功其意可知也今及時
未雨綢繆以收成功于萬舉萬當為二要
陛下知民窮財盡至今日而極不堪頭會乎哉當忠
賢之世又加派又横征又設措又搜括又追賍吸
髓剥膚三空四盡竊以惟正不可不蠲也遼餉一
事亦須從長酌議崇禎元年為
陛下改元之初請　准免天下遼餉所籍忠賢客氏
呈秀諸賍不知幾百千億萬亦可少抵至如生財
之要莫如錢莫如屯莫如塩造錢有要頒錢有則

廣錢有本行錢有道屯有邊屯有腹屯衆可得而
食也考於塩之利塩之害權可得而瓷也急講生
財之大道為三要也
陛下知文運國運相關乎哉今日經生家言偽辭偽
理雖非厲氣且以命題為獻諂之計致諸生又以
我夫子獻媚璫父可權啟聖射圖可占生祠病狂
喪心至此極哉至吾鄉滬臺先生祠是東江以右
之祖也致利其祖并賣其祠又有喪心買之者吾
道無光今日已極尊吾道所以匡天地尊宗社為

四要也
陛下知忠賢罪惡滔天豈獨憑寵任之過哉外則崔
呈秀為之招權納賄則李永貞自雄學海狐鼠輩
亦奉為智囊宵小朋比實煩有徒雖不必苦株連
傷元氣亦安得不問渠惡清亂源為五要也
陛下知魏廣微之與忠賢謬結同姓實為戎首乎哉
今天奪其魄未受顯誅而不追奪于身後恐無以
雪諸臣憤冤于地下至于李夔龍之穢迹多端儼
然為群牙長豈不玷憲体羞舉吏乎用人不可不
慎為六要也

陛下方以孝治天下奈何不弘錫類以沛孝思乎哉
陛下初登寶位追崇
聖母人孰不有父母從前所追奪之誥命一應補給
至于物色之起又在後也為七要也
陛下亦知忠言不可似伏而多言亦易濫觴乎當忠
賢竊柄箝結天下鬱鬱已極今言路弘開火燃泉
達勢不可禁啟
陛下厭聽之端轉開堂簾睽隔之路職聞止戈為武

今且以言止言乞先賜罷職為多言戒其餘一切
真實利病凡可以糾官邪正士習安民生足國用
等項仍許諸人直言無隱癡度投言之益為八要
○工科顏繼祖奏為
皇圖興歲序更新事　奉
聖旨覽奏奸璫煽虐擯逐數多諸臣酌議起用黃山
一案屢旨從公伏勘這波累强派的還着該撫按
確查具奏取稅承買另寬議行慎起廢禁吹求與
冒濫應汰俱已有旨了餘可行的俱酌與議伏

正月十四日
○江西道御史林棟隆為
聖明求治甚殷臣子靖共宜切敬效蒭蕘末議以裨
新政事　一曰重票擬　二曰伸公論　三曰惜
爵賞　四曰嚴覈實　五曰慎言路　六曰審機
權　奉
聖旨萬幾雖煩朕當思執要之法這所奏保躬知道
了票擬關係國事是閣臣實力担當說得是至伸公
論惜爵賞核功能審執權救時要論考選屆期作

何戴俸吏部議定來說
○工部郎中吳炳奏為亂賊業已伏罪從前究抑宜
伸謹據實直陳仰祈查核昭雪以廣　皇仁事伏
覩
聖主當陽草木禽獸皆安仁育而被忠賢殺戮者拖
累者禁錮者尚未查檢昭雪
皇上如天之仁必有聞言而憫惻者戕敢昧死陳之
誰為忠賢殺戮之人則楊漣周順昌等數十人是
也誰為忠賢拖累之人則追贓家屬是也誰為忠
新政紀略　卷五　二三三
賢禁錮之人則韓爌劉一燝等數百人是也
皇上試查天啟四年夏秋之交自閣臣以至大小九
卿科道但叅論忠賢者無不斥去夫此人才實
祖宗數百年之培養不足供奸璫一日之削除吁可
恨也此等諸臣各有生平本末應否查核酌用自
有
聖裁非戕所敢議而已追之誥命似宜盡行補給以
成錫類之孝恩已奪之官階似宜先復冠帶以吐
鬱結之士氣也抑戕又有說焉履土食毛同是朝

逆案

推升削奪的早與起用說得是優卹異廣制願着
該部即議復
○兵部一本賢能司官事　奉
聖旨覽奏卿所舉職方司官皆清執忤權為時論所
推不宜久滯林全余大成鹿善繼優以京堂王繼
謨沈棨准補原官都與起用
○督師王之臣為申報安挿降夷事　奉
聖旨祖宗朝原有招降夷人之制載在會典甚明但
時乎虜無大志是亦柔遠之法今諸臣懲于往事
新政紀略　卷五　二三四
鰓鰓邊慮覽奏東西降夷已經解發關內安插訖
不絕其向化之路不墮其刼發之謀具見方畧卿
既相度機權抹勵以待應發粮餉着戶部速與轉
輸還宜萬分戒備勿至疏虞餘并着兵部看議具
復
正月十五日
徐憲卿入東林點將錄
○南京光祿寺少卿徐憲卿為織法之大憝已除清
明之世界立見謹頌揚神武并獻芻蕘以贊中興
盛治事　其一謂起居宜慎也肘腋之蠹雖以狀

廷臣于方祈一心營戢以媚
天子水火鹽梅亦可共濟而忠賢創為門戶臣不知
門戶為何但見忝忠賢忤忠賢以致殺戮拖累禁
錮者忠賢悉指為門戶為邪黨然則跪拜忠賢尸
祝忠賢周孔忠賢反為正黨乎恭讀
明旨有曰分門別戶已非治徵至株連殊可痛恨大
哉王言固已洞悉之伏乞立賜採行
○吏科劉漢儒為　聖政聿新敬竭一得之愚以平
人情事　一則為仕途之澄汰宜急也　一則為
新政紀畧　卷五　二三五
議論之淆亂宜清也　一則為權門之羣小宜處
也（內叅潘汝忠劉志選不止削奪許其進李寓庸營求吏部何宗聖久濫物議白太始張士昆奔競權門）　奉
聖旨王道平乎人情此是蕩平要論起用諸臣及見
在加級加銜諸臣都細加分別務要確論嚴禁舊
紛屏逐羣小已有旨了畿民收買料豆最稱苦累
着戶部幷督餉御史區畫停當來說
○禮科閆可陛為　聖政更新事　奉
聖旨這本說廢棄諸臣當先擇其力忝奸逆及題差

去然闢忠賢多蓄死黨自衛其內操之軍士豈盡
驅散與膳與衣與冠之內豎豈盡無彼私交此外
廷不知而
皇上自知乂
皇上之左右必知之宜再請更播換一番所為去惡務
盡此亦防閑所必周不可不早為計也　其一謂
仕路宜清也記曰君子非其友不交曾未見置身
權璫之門而尚望有光明俊偉之業者今仕路邪
・類恐不止田吉吳淳夫諸人矣使奴顏婢膝借以
新政紀畧　卷五　二三六
捷收其利今逆改頭換面而巧避其名無論難外
睿鑒且不可以逃長安士大夫之口也若不嚴加
澄汰薰蕕混淆而班行無色何以肅官箴焉　其
一謂眾正宜登也自忠賢柄政舉三百年培養之
人才磨耗無餘以門戶為摧折之題目以削籍追
奪為刻成之印板升轉者逆題差者逆典式而涉
時事者逆有數省人才之數尤為抱蔓幾非任國
毒流祖父悽暗天日莫有甚于此者
皇上既去邪勿疑自當任賢勿二如三案所削奪勅

部查復近日諸臣所薦人員速與分別起用　其
一謂寬抑宜伸也天地以生物為生人主以好生
為德年來廠衛捕風捉影盜賊滋多西市之鬼夜
號圜扉之魂不散怨氣所積致有王恭廠之變亘
古希聞而今死者不可復生矣亦當昭雪以瞑其
目而未死如耿如杞胡士容惠世揚方震孺等罪
何致死情亦可原胡不盡為復用乎　其一為恩
濫宜裁也頃纓繳矜自古惜之況名器之重延世
之賞尤非可輕擲者忠賢一門三等半百錦衣蔭

金吾而垂涎符卿之弟侄而移廕外姓皆千古創
見惟己濫而不得不濫人以自蓋于是殿工有敘
寍錦有敘藩封有敘延鎮東江有敘敘一番則恩
廕加級一番自內璫以及文紳武弁金吾之廕幾
無坐處矣若輩亦須知此廕後來不穩急急開名
早襲如河工而敘及風馬牛不相及之薊撫世廕
而賞一鍛鍊枉殺之田爾耕諸如此類
皇上即一概塗抹勿令久玷冠裳為　祖制少存萬
一可也　其一謂勵政宜革也

天子藏富于民郡縣之充實閭閻之康阜上即其富
未有掃天下之積聚之大內以為富者自呈秀輩
導利以媚忠賢而忠賢借以自潤搜刮作俑有不
應而數少者削職于是患夫鄙夫驚之苦狂爭多
以求勝人一官到任諸事未遑先搬所屬其有無
碍錢粮者盡括之去而不顧其空其無碍銀兩者
括及正額而貽害後人之補甚至官遷徙廉常為
時無幾此甫括以進而後來復然所當速渙新猷
與天下更始者不然誅其人而猶襲其事無論兩

賊臣切笑地下有何異兩賊臣尚在耶　奉
聖旨這本說驅散惡党以慎起居朕自鑒悉疏才伸
抑請裁冒濫俱有旨了藏資于民其論甚正以後
有司官除攫括銀兩已經奏報者照舊解進餘不
得借名措辦擾害百姓違者重處
○大理寺少卿將一驄為直揭逆璫之惡事　奉
聖旨這本說逆璫無將錢神為祟朕已次第廓清計
典方行廢籍亦起尤宜獎廉抑貪以示風勵以後
一切論薦必下部院查復說得是趙瑞梓着該部

重處來說

○工科濬士聞〔逆案濬士聞江西宜春人己未科工科給事福建主試〕為　聖治日新事　奉

聖旨遠本說辦忠佞公賞罰是討典嚴重苟能實舉

康卓吏治何由不肅至有借遠朕自當持之所荐

諸臣該部議覆

新政紀畧卷五終

聖朝新政要畧卷六

正月十六日

○兵科給事中彭祖壽一本

明旨和衷宜遵臣下藩籬宜破敬攄一得以請

聖武以肅朝政事職一介書生欽蒙

聖恩拔置言路得竭悃誠一切運事角勝之見不惟

不敢萌諸心即今諸臣中誰為夾陸之非局誰為

摧折之東林亦尚茫無所知也祇今知人臣以身事

主全憑一念之公其心公則靜以養國家之氣何妨

落落而寡援其心私則急以收四海之權必至營

營而植黨歷覽古今分毫不爽者也乃數年以來

逆璫亂政皆縉紳以陷縉紳朝士不以忠厚存心

而以徂繪為態不以匡救建白為職守而以巧題

轉嗟密結權心者為辣手之英雄不分流品以為

招來而標榜以相擁戴于是行一事焉則必向裡

邊說用一人焉必且問裡邊等飄風于名教盤津

要為與援以致工部為貪狼之窠舉朝列義子之

席而吳楚秦晉遂夢斷長安釀成空國之憂側援

宵人之柄此倡彼和蔓引株連有自來矣我
皇上神明天縱聖政維新而明旨更惓惓于門戶廢
弛之談即金甌之下亦必焚香祝天允
聖祖以來二百餘年未有之盛舉我
皇上嚴然行之愈見蕩蕩無名之心直不世出之
主凡在廷諸臣幸際此大有為之運固人人當打破
病根亟挽狂瀾而台省之敷陳銓曹之啟事更為
晚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大家議論貴公毋惑溺
于黨同之說執持貴冷毋徒奔走于薰灼之門毋

明知人才之可惜泥方隅而陰為禁錮之謀毋明
知奸佞之當祛挾恩私而故為左袒之計至若吳
楚秦晉何獨無君子諸臣若尤以私意介于其間
不盡國家之人才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不止
矣職閱邸報見憲臣貫繼春之疏有曰途出于公
則何局可造理歸于正則無黨可翻坦蕩之大道
非調停之陋術斯言真今日良劑諸臣幸際此堯
舜之主遭逢真是不偶何可妄自菲薄不瞿然思
猛然省乎至起廢一節惟江西與職鄉湖廣傾害

最慘職鄉與江西之四年來錮于楊漣萬璟無論
外而節鉞之臣內而大小九卿即七品官員之台
諫亦無有一人在我
皇上左右者惟職幸一二中行與寥寥部曹散秩為奸
黨所不屑擠者獨存耳今幸
明旨煌煌徹臣似可無言但切見近日巨奸雖去而
黨羽未清以故江楚之恨尤然牢不可破職若以
進言之初且隱忍不以入告恐日遷月化將兩省
鄉會之科可不必開版章之籍亦可不必列矣是

可不為寒心耶若恥趨惡熖投鬧自甘者固自多
然而亦有大奸大惡或抄揭遍于要津或尺牘滿
于南北或幕中被逐而作可講之色或草野占風
而興伏雨之雲凡若此者皆不得借口處自魏崔
番切忤權之令名巧通燃灰之線索者也如果誣
陷有據人望咸歸即當暫復原官仍候實缺起補
至若大工加級工部諸臣不必問其昏夜之行早
已識其縉紳之路況都憲寺臣豈宜出入郎署之
門叅

祖制而玷官常莫此為甚職初入言路愧無所効其
愚惟見諸臣富貴功名之腸太急廢棄門戶之旨
未遵不敢不直陳于
君父之前至于江西與職鄉湖廣更望我
皇上天語申飭毋使
聖明之朝兩省獨遭党錮之禍奸邪敢挾背公之權
則國家幸甚　奉
聖旨這本說諸臣議論貴乎銓曹執持貴定甚得用
人要領江西湖廣推折已多朕甚憫惜一應廢弃
新政紀畧　卷六　四
諸臣如果誣陷有據人望咸歸者即與復官遇缺
貲補其物議彰明者不得借題起用工曹加銜太
濫吏部一并清汰具奏
○浙江道御史范良彦為
聖主求言不遺葑菲微臣効蓋欲献芻蕘敬攄一得
之愚仰贊維新之治事　一曰慎察典遴來懸價
鬻爵稱金買官仕路畀污已甚今須考察以懲貪
為第一義勿徒取一二鄉貢病老之人草草塞責
也　二曰公會推吏部舊制會推凡部堂督撫有

新政紀畧　卷六　五
缺必集九卿科道會推于東閣松林中比年祇成
故事冢臣與司官商于密室註于手摺業一定不
易止徇故事遍邀九卿科道多不至側聽一揖而
事已畢矣今當秉公無我凡所推舉務求備時論
之望　三曰清奸党魏崔逆謀誠罪之首凡稱功
頌德創建生祠者亦當分別生祠見在地方詼詞
俱在
御前但以創建之早晚稱頌之多寡為罪案之重輕
彼亦何辭耶　四曰急錄卹逆璫前後燔　首逮
補士紳不下二十餘人如萬璟首犯尧熖劉鐸之
身首異處蘇繼歐之自盡高扳龍之投水諸如累
纍冤魂應蔭應卹宜速毋効薛貞熱審一以照舊
二字抹殺忠良之氣節也　五曰嚴升敘
世宗入承大統正劉瑾亂政之後詔令大臣自陳一
時罷尚書等官數十人今殿功邊功河工藩封不
啻滿朝皆太保一部兩尚書
皇上寬仁聽其自裁謂宜滿盤托出徹底澄清可也
六曰正士習甲子以典試處陳子壯周之綱等

今科主司命題舉擬稱頌士子巧合意旨場屋文
體大壞謂一洗前弊可也　奉
聖旨大計重廉素著織迹者必黜無赦會推公與務
集衆思說得是清党郎錄有旨了向來升叙之濫
欲行澄汰以後科道部屬俱着銓臣酌議辭衙一
并具奏武臣并加清查正文體廣科額着該部議
伏
○福建道李應期為　聖治益隆事　奉
聖旨這奏下問以通事情朕自當舉行近來事例委
新政紀畧　卷六　六
非良法還以汰冗禁侵為實着降夷議處已有旨
了以後加納須有在見任官員生刺須痛懲椎關
須用廉慎科甲會試錄稍加潤色以程多士鄉式
錄已經進呈不必另補
○刑科給事中曹師稷奏為景運方新董陳安攘末
議以襄上理事竊聞
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又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禦
寇所以保民而攘外必先安內方今最可慮者無
如東事一壞于叛將再壞于降夷三壞于奸細衷

崇煥經理數年士氣稍振而逆璫攘為己功崇煥
且見逐矣然每見奴酋之來多在春夏而不在寒
冬今須一番策勵精神以必戰為主以固人心為
本以得人為要又有不可知者插漢擁兵聲言并
奮此即奴酋滅南關之故智萬一奴子假道入喜
峯諸口作何備禦乎昔嘉靖時虜數入寇諸臣集
議
肅皇帝加嘆曰得人一語尤探本之論豈非今日龜
鑑哉更有最急者惟境內家給人足斯無他虞若
新政紀畧　卷六　七
百姓愁苦民心思亂則胡越起于輦轂而羌夷接
踵豈可不寒心哉　奉
聖旨攘外最急無如東奴屬戰氣固人心此策担當
誠能得人朕豈煩東顧至恤民尤屬本論江南实
民議折與核兵餉去糜濫該部即與具覆
○吏科左給事張惟一奏為　泰運弘開昌言不諱
敬述見聞所得仰披忠告之忱事慨自權璫播惡
阿附如流祝釐之祠無之非是廣陵姑蘇在在有
之而雄據于杭之湖上者為盛煇煌瓊宮峻宇者

其禍也巍然聳峙于門左右者須德碑文也作之
者誰乃借輔臣之官銜以示重宜輔臣之不任受
乎職方愧天啟之間無言路而欲輔臣不稍用妥
蛇以行其潛移默奪之術斯亦難矣而終不敢盡
為然者年來削奪杖戍追贓詔獄之慘諸臣動輒
罹之然則小臣真足以生死弟而輔臣惟是以去
就弟耳性命難割功名難捨以故古來詔可焚牘
可補弄臣之戲殿可召貳房之逆謀可折回天補
日之勳得之寧執者十九若猶作生死恐怖之想

慮攖虎狼之怒將使權奸生心無復忌憚以櫱成
臣子不忍言之惡亦將曰不能與也不敢惜也天
下事更且望之誰哉故此段說輔臣貳以寫憂苦
之衷而決非啟自寬之路也軍國乎章天下已任
所願秉新恭受事之初竭同心協贊之謨遇有大
利大害廷臣所不敢言不能爭者務一力担當庶
幾荅四海仰望之心付　九重倚毘之重此有慨
于中者一　夫閩之漳泉浙之溫台海濱錯壤也
去春海寇披猖閩之焚劫最慘該撫業疏聞之出

沒無常隱憂叵測溫台實切震隣之恐聞海濱官軍
無如彼何稍稍賂結以幸旦夕之安宜急為申飭先
俾為遠左水西之續此有慨于中者二　大江南
北人情洶洶無過黃山楊州兩案許志吉以猴冠
張虎吻假附勢而射利阻壞兩淮鹽稞非劉鈔關
力勸之回楊州又亂場矣推官許其進言者第謂
營鑽吏部不知八十萬庫銀一筆註之至到任三
月之汪運使懸坐二十萬贓銀原鱠拖累幾遍臨
清追比之苦不啻敲骨吸髓愁怨之聲至于鬼哭

神號公然以數百家姓命為一己博美官此有慨
于中者三　取道清河見守備周名世許弘功假
造運船擾騷驛遞么麼武弁輒扼要而播之虐豈
非軍儲之巨蠹而驛路之蟊賊乎此有慨于中者
四　輦轂之下詮衡之司有若居心不淨行檢有
虧趨熱附炎賣官鬻爵如聶慎行者何可一日容
于堯舜之世哉　奉
聖旨逹本說輔臣殫竭忠猷力持國是海寇流突消
彌宜急着閩浙兩撫嚴加申飭行周名世等兵部

查明具奏許志吉許其進逮與罷斥簫慎行看議
來說
十八日
。陝西道御史李炳為　聖主用人方殷諸臣會議
未定敬陳愚見以備採擇事伏覩
皇上鋤奸之後即頒　勅諭會議起用雖臣下亦有
將順而　宸衷早已獨斷今未用而待議者尚多
也以當用者論某也觸權奸而被譴者某也以權
奸借端而被黜此皆
新政紀畧　卷六　十
皇上所必欲起用者然有必用者當與衆共收之不
可用一二人之言輕棄之以不當用者論某也不
附權奸之党而瑕疵並著某也偶發于權奸之日
而職業原虧某也已呈身權奸之門而忽以小嫌
見斥此皆
皇上所不欲概用者也然不可用者當曉然與衆共
舍之不當茫然使人意揣之主議者須以大公之
心秉鑑以憐才之念持衡節褒其大勿以微疵棄
士過摘其顚勿以曖昧錮人若慮其用數多一時

攤帶請于諸臣分為二案第一案先用之第二案
繼用之蓋拔擢之姓名既定林藪共無淹抑之虞
推遷之次第可循仕路並無壅滯之患必如是而
人情自平國是自定矣　奉
聖旨這奏議諸臣被遣削者不必概借權璫為題還
宜酌量才品此亦虛平之論至起用分為二案尤
為考功良法該部知道
。御史梁天奇為　聖明圖治方殷宇宙昇平已見
堇抒一得之愚以光新政事　一曰恪遵　祖制
新政紀畧　卷六　十一
二曰勤勉　聖學　三曰愛養民生　四曰慎簡
邊將　五曰防範士習　六曰釐正民俗　奉
聖旨覽奏治平道在用人而要于人君之明斷說得
是季寓庸薛慎行着該部即與議處張鳳翔等俱
核實用崔景榮准復官誥生撫按康訪將才有司
選舉壯士議俱可採餘并着該部酌議
兵科給事中張鼎延為實曆初開歲功伊始敬獻
芻荛一得之愚以裨巍蕩萬年之計事蓋　聖躬
宜保而聖學宜脩也

皇
上退朝清心寡慾批答不倦可謂勵精好學然情
欲難制鴻鵠易馳保無進銳退速則遠去內璫日
親圖史為要政事宜修而用人宜審也彼逆璫附
臭大裂防維鷹鸇之逐當不少待即初終兩截心
口互異方搖尾以乞憐旋改頭而換面狐鼠之羣
亦須盡換至如用人之大莫如簡相而行政之大
莫如卹民籍沒贓私或量給恤死之家或直信助
餉之旨可也 奉
聖旨朕親裁万几緝熙志學這本說檢束身心懲前
新政紀畧 卷六 十二
毖後知道了用人宜審不得徇人姑息關借題之
門說得是大奸既殛党與宜清已着 法司定罪至
慎拈微誅戮一洗舊習有俾新政
○禮科給事中仇維禎為漏網之邪党當糾誅奸之
國法未盡懇乞 睿斷處分以明憲典事言今日
大憝雖已剪除處除虎彪已經擬罪尚有一二未盡
之党不減于虎彪者 其一已給假驗封郎中周 良
延業周良材宣南永 西人丙辰科吏部郎中
材向因王家棟事私送魏崔數千兩得免隨身入
幕府貴官鬻爵肆行無忌吏部舊例一轉即請假

迴避何以被 旨留郎署小臣豈真出內批之欽
徐四岳呂崇下注云肯 以大理寺卿
綸不過通內結謀與党倪文煥等據定河南道吏
部耳 其一為工部郎中加陞太僕卿徐四岳紈
袴之子有何賢能即躐同鄉不過以田爾耕同縣
姻戚夤緣忠賢一歲三遷都中傳言廝養列同鄉
指四岳也 其一太僕少卿梁夢環雖已 閑住豈
足盡其辜乃欲殺 國戚乃欲傾 中宮夫以楊
漣之移宮止出之太速未使欲動搖彼時選侍未
有封號尚且羅織成辟即後數忠賢二十四罪首
新政紀畧 卷六 十三
犯光鋒身殞家破論者雖卹其死尤不能遺恨于
當日之輕舉患世揚以通王安擬罪尤屬風影懸
坐令
皇仁浩蕩僅以事無的據止免一死夢環比之患世
揚尤為有據比之劉志選尤從寬政真大逆不道
之賊臣當速下法司追論擬罪者也 奉
聖旨通內結奸人臣之大戒朕痛懲此輩不啻三令
五申這本說的是周良材徐四岳着該部分別來
說梁夢環已有旨了本內中字遺失着改正行

閻鳴泰見明史
三百六閹黨傳

○兵部尚書閻鳴泰為奴報屢急事　奉
聖旨毛文龍遠駐海島牽制終屬虛着覽卿當日移
駐蓋套之議情形瞭然今卿欲據南衛以通奴大
意與此疏同還同督撫鎮道諸臣確議行
○吏部一本為考察事
聖旨這貪酷害民官都着革了職為民見在應朝的
着錦衣衛拿送該司究問其餘的該巡按御史嚴
行提問具奏追贓助邊不得容縱還立限與他
○兵部一本為東事結局無期事　奉
新政紀畧　卷六　十四
聖旨覽奏頻年縻奴師老財匱結局無期每軫朕東
顧這說關門東江為首尾蓋套居其中據此形勢
相接奇角相聯信是制用長策蓋套奴所必爭與
奴相守須宿重兵以重將選先舉將在得人卿前
疏欲移毛文龍于蓋套着與內外諸臣商確行主
主張在中樞說得是卿與督師與撫臣同心合謀
何憂孽奴不滅移督撫于關門畀自肅撫宣遠該
部并議覆
○兵部尚書閻鳴泰奏為毛帥已奉明旨事　奉
聖旨毛文龍任師東江原以備牽制之用然必真能
制奴方見成功有如聲息不接糧餉虛糜則孤軍
何濟于事覽卿前疏欲毛師移蓋套亦是封疆起
見卿既實一力担當必有定筭但此舉安危所係
甚大還與督撫鎮道諸臣從長計議行
十九日
○河南道楊維垣奏為詞臣持論事　奉
聖旨倪元璐持論稍偏已有不當之旨楊維垣復加
駁正知道了以後詞臣東筆禁地自有本業不必
新政紀畧　卷六　十五
希建白之名該部知道
○南京戶科陳允言為仰體　聖明德意俯竭芻蕘
以佐新政事　一曰定聖志　二曰先泰交　三
曰慎人才自奸惡擅權概以門戶二字錮人謂宜
早復冠帶以補　登極詔書所原暫停之一款
四曰慎邊防　五曰息紛囂　六曰重名器蟒玉
下被于廝役冠裳濫及于傭販至恩貢附學盡以
白丁水買名器弁髦极矣
聖旨這奏定君志先泰交此是治平要論磨藉諸臣

還着次第起補冠帶誥命准與先復降夷一節分
插隅達說得是近來買官名色委玷仕播宜加澄
汰該部與議復奏內少日字着改正行
○四川道御史楊中極為 聖政維新乾坤開泰恭
陳三綱九目以裨新政事 一曰務實學以裨
聖政 二曰崇禮制以期功化 三曰理財用以
裕國體何謂務實學其目有三其一謂講春秋以識
大義其一謂覽綱目以洞興亡之炯鑒其一謂遵
祖制以承朝政之家法何謂崇禮制其目亦有三其

一謂器使以盡所長其一謂久任以責成功其一
謂平心以慎賞罰何謂理財其目亦有三其一謂
冗費宜汰其一謂屯田鹽法宜清 奉
聖旨覽奏三綱九目皆有裨新政朕當確遵祖訓春
秋綱目俟次第講解崇禮節財倍聞防治道屯田
鹽法猶邊儲急需着加意清理申飭行
○江西道御史張養為元曆伊始 聖治維新謹劾
芻蕘仰資末議事 一曰重政本 二曰核議論
三曰備邊材 四曰定廟筭 奉

聖旨朕獨斷兼聽總期事理之當雖御札間有處分
一閣臣不妨獻替說得是浮游附會之言朕所厭聞
備邊才定廟筭誠今日急着東江核定兵數以為
餉計俱酌確議具復
○都察院為仰遵 聖諭事 奉
聖旨覽卿條議具見救時遠猷邇來有司積谷半充
囊槖深可痛恨今後除該撫按濟邊正額外方可
盡準時值收谷入倉以備荒年仍着撫按不時廉
察違者重治破情面絕餽遺以嚴懲偽吏尤得循

名責實之法盜賊縱橫上下交相養亂俱着行撫
按官勒限消弭朔覲官即速赴原任安輯地方不
許枉道回家士氣囂凌今日已極副榜會試監生
乞恩貢尤為近例所無着該部立案勿行其有豚
党把持衙門者督學及緝事員役嚴行究逐來朝
官員經留用者着各陳兵農要務揭送戶兵二部
精擇類進朕得採天下公議以究治安之策
二十一日
○河南道羅元賓為起廢考選并舉羣賢一時同升

意見少畸治亂攸關懇乞　聖明燭照獨斷并
勅新舊諸臣破從來積惑以維萬世治安事近
奉
聖諭因月食求言而惓惓于敬天恤民之要職切思
之　國家百務所以不得其理者以無實心任事
之人耳人之所以不實心任事者則門戶二字為
之祟也心存荆棘口播玄黃始則勝氣浮情各分
支派後乃吠聲逐影遂生葛藤一片精神盡用之
結搆報復之塲而本等職業無暇修舉人競其無
新政紀畧　卷六　十六
益之虛爭而　國受其廢弛之實禍也是故耳今
者起廢考選次第舉行諸臣彙征遴集以協恭成
師濟之風者此時以修賔釀傾擠之禍亦此時若
不提醒仍恐紛競夫人之以門戶起見者豈以門
戶為不可消者乎戢請述門戶所自來而破其惑
心夫累朝以來無所謂門戶也自東林出而聚徒
講學以淑世自托非不善也然壇坫立而標榜起
標榜起而依附生不肖者且以道學之名為勢利
之藪因而排異己因而侵朝政天下聞而非之于

是有攻東林者夫攻者攻其頗僻偕之大道可也
乃于人則引繩批根于己則堅營固壘以彼為我
敵而自處多瑕追二十四罪之疏一出而觸怒權
逆流毒冠紳昔之氣燄一旦摧折攻東林者快之
然而其盟主則忠賢也其傳頭則呈秀也其護法
則虎彪也其敗局則貪位慕祿之徒也借要典之公
議以洩其私憤執門戶之虛套以暢其毒心比之
東林殆又甚焉能無敗于究而論之門戶羣小所
搆煽而成者是依附之局非東林之局也攻門戶
新政紀畧　卷六　十九
戶權奸所侵殘而成者是魏崔之局非攻門戶之局
也茲賴
皇上神聖奸邪殄滅世道于是一新然而所誅殛者
逆璫罪樞耳所屏逐者脂韋縮蓄之輩所懲創者
不公不法之罪何與于門戶亦何與攻者事也而
得無有欣欣然喜之者曰局可翻矣于是呼朋引
類伏機設械以圖報復者惑也又得無有竊竊然
憂之者曰局可翻矣于是防其捲土挽其逝波以
彌縫其間者亦惑也職曰正直之王道也願大小

臣工以正直勵操行而墻壁可以不倚以正直修
職業而愚懦可以不辱而用人者亦惟正直是求
但論操行職業之賢否一切是門戶非門戶根株
蔓引悉宜斬斷望
皇上主直道于上不惟革小人肆禍之階而并革君
子道長之名不惟革借門戶以錮人之弊而并革
借攻門戶以報圖報之端使人皆舉攻訐之精神歸
并于職業何患庶政不得其理哉職誠恐起用者
困抑鬱之久而尚執成心新進者以方長之氣而

更生崎見雲霧不掃戈矛復起如陽侯之波一浪
滅復一浪生浪與浪相逐而其舟危矣豈國家之
利哉惟　聖明採擇焉　奉
聖旨朕與諸臣恭指大道故起發考選一時并舉惟
期合新舊人才以啚治安其有修隙扳擠及啚報
復的察其心跡定行重處諸臣宜消融意見各脩
職業勿得自苦煩辭以取罪責
○浙江道御史宋景雲題為御曆方新泰運伊始俯
竭愚悃以佐末議事　一曰　聖躬當保　二曰

言路當專　三曰鳴冤當禁　四曰司官當補
五曰識察當嚴　六曰賞罰當信　七曰台規當
復　八曰會額當重　奉
聖旨覽奏慎保朕躬責成相臣啟沃良是爾來荐舉
旁雜以後議論還歸言官即被廢諸臣宜聽公論
不得陳冤自誦擇銓司禁流言與公賞罰語俱有
當台規着遵舊例行會式係登極首科照萬曆已
未例以三百五十名為額
二十二日

○雲南道御史李遵為主治日隆　聖聰日廓敬
瀝愚昧仰佐清明事　一曰君德貴于慎思　一
曰主術貴乎杜漸　一曰核言路之體要
○吏部一本遵奉　明旨事　奉
聖旨吏治臧否關係世道生民覽卿奏具見精核糾
劾貪墨肅清吏治第一義着行省直撫按官申飭
道府等官凡有司賍跡顯著不時聞報即行糸提
如道府等官狥情庇護事發一并重處用人宜
破方隅勿得以趋走遺令以乖政體說的是以後

凡經撫按彈劾及叅處官不許妄辯其奉差部司
于地方甚有干涉該撫按官一体舉劾進表官照
州縣例開註所屬司府考語報部至南北直亦照
各省例用兵道官前來勿徒畀官無數國家等官
宜積俸升轉俱依議行
○山西巡按李　爲庆端伊始事　奉
聖旨這奏聖學宜遍覽古今通鑑一書有裨法戒朕
方進備知道了召對以治泰交訪邊才以需急用
說得是通來京庚如掃借脂没餘銀以充餘本寬
新政紀畧 卷六 二十二
權減業既有利兼以羨息給京軍是亦救時一法
該部與酌議行
二十三日
○禮科都給事吳弘業爲泰運弘開人才競奮懇乞
聖明廣彙征以羅新進急環召以錄舊人爲元年第
一盛舉事
皇上金甌肇舉爰立六相正明良喜起之交倘新榜
不廣不虛此遭哉
先帝登極壬戌加至四百今宜加增五十名以昭一

時盛美至起廢一節今且奉有先擇其力叅逆奸
及題差推升削奪的叅如起用之　明旨一時共
事如許譽卿陳良訓周洪謨喻思恂劉惟忠揚棟
朝等非力叅忠賢而一鳴輒斥者乎杜倒置之漸
近來官方之壞莫甚于加銜一節部郎而加方面
之銜郡守而加監司之銜豈可久乎一日擴虛懷
以杜疑畏之漸今者昌言盈廷不乏讜論且以累
擬還內閣議論歸台省刑罰付司寇豈欲使之將
順惟謹哉伏願一擴虛懷凡有建白未愜　聖衷
新政紀畧 卷六 二十三
不妨與輔臣從容請議一日嚴邊功以杜決裂之
漸夫執訊獻馘歲額日虛而邊事日非此偉功非
戰功也數時得奏之音少息亦
皇上明見萬里之外督師樞臣及起用袁崇煥當何
如以圖報稱耶一日實邊儲以杜遺耗之漸東西
交訌竭天下以奉遼黔而日苦不足屯種之利亦
既舉行而奈何不竟其說乎毛帥自負奇男子不
貲國家財賦而可早收底定之功不可以此自勒
乎　奉

逆案

聖旨這科額數已有旨了應用房考俱照已未科行
起廢一節不宜久稽所薦陳良訓等着該部酌議
用其起煥升與查復舉人武者必經磨勘方許會
武該提調官有怠玩的指名查參奸逆生祠建與
圻燬禮部員缺着即會推以憑簡用
○吏部尚書房壯麗等為遵奉　明諭條行事宜以
祈
聖裁事本月十二日蒙
皇上宣召六部都察院堂上官於文華殿面諭臣等 二十四
新政紀畧 卷六
前因月食已有敕諭着各衙門條陳例弊近見科
道官雖有章奏人各一說茫然不定部院大臣如
何不見條議還着各開所見以憑裁酌臣等恭逢
召對盛典覩　聖顏之睟穆聆　天語之諄切如
身入唐虞之廷而親際都俞吁咈之美也安敢有
懷不吐惟是臣衙門職在用人而吏治盛否世道
理亂生民休戚係焉以一二事宜關切銓政者敬
陳焉　一曰貪吏之糾劾宜嚴　一曰用人之方
隅宜馭節鉞大臣卿貳不及于吳楚秦晉之人毋

逆案

惑乎不平則鳴也　一被劾之妄辯宜禁　一奉
差部司宜有舉劾　一進表官所屬地方宜有考
語南北直隸皆用兵道　一開曾之銓轉宜酌其
期
二十四日
○登萊巡撫武之望為島帥欺罔盡露事　奉
聖旨住登萊撫東帥等事海上偶忤意見判相儀具
疏內爭執張盤曾有功情節與錢粮首尾自明不
必致辨毛文龍擁布海外歲靡重餉着即奮力恢 二十三
新政紀畧 卷六
遼以慰東顧除勿苟求移師蓋套還宜商酌行已
有旨了
○吏部一本仰承　明旨事　奉
聖旨舊輔臣劉一璟韓爌馮銓佐政先朝忠猷夙著
忤奸削逐朕為惻然着各復原官以致仕一璟誥
命准與補給以彰朕優禮輔弼之意
方震孺入東林
點將錄
○原任御史方震孺孤臣即日等事　奉
聖旨方震孺備經苦毒已蒙開釋其規勸諸臣持論
亦平知道了在京在外監禁多人應否照數公審

法司確議來說
○兵部一本安插降夷事
聖旨覽奏降夷分置山海三屯亦是督師散處防患
至意但移入內地奸細可虞人心易動關薊宣大
並稱重地豈容不思熟防禦還是延宣甘固沿邊
安插為妥仍照例沿邊賞給口粮以示撫恤
二十五日

溫皋謨廣東東莞人癸丑科 湖廣巡按

○湖廣巡按溫皋謨為進繳誥命等事　奉
聖旨賀逢聖學行端醇削奪原非其辜既經起用這

誥命自應免追年來楚才摧折過多朕深測念這
所奏謝其衆等各誥命俱着該部院來說

逆案

○刑部一本仰遵　聖諭事　奉
聖旨覽卿奏在刑言刑敷陳明切甚得朕刑期無刑
至意至視朕躬以愆久不怠尤于新政有裨近來
官籓冷戒人懷殫心若徒視秋曹為閒散之司圖
家安得慎獄之用今科刑部辦事進士着照成化
年間例同各司問鞫俾陳舊章如各司有才品卓
起者不妨從優升調其司官以刑名為戒尤宜講
明律例夙夜在公豈可到部未幾即營着差自便況
有借差為名優游里門者俱聽堂官指名參處錦
衣非法非刑俱慘酷異常此非盛世所宜有着遵
高皇帝勅諭概從焚毀卿通與各屬用心矜恤俾囹圄
無冤平明有賴這所奏如議申飭行

吳業傳樾江西臨川人癸丑科刑科給事加太僕寺少卿

○原任刑科傅樾為　龍飛利見事　奉
聖旨這本說要與已成事無論定諸臣意見參錯不
必永錮說得是朕方欲消融同異以臻蕩平傅樾
心跡自明着吏部即與銓補

二十六日
○御史曹谷題為　聖明求治方殷臣工効忠宜力
謹遵
聖諭陳用人理財之一端以裨集衆以光新政事
皇上求賢若渴首言起廢山林之士欣欣向用豈患
無人顧才與官相稱則才易展品不為才所掩則
品益真今之方隅果盡破于涇渭果盡辨于果其
可用則用之不必問其東西南北也如鄭以偉錢

錢象坤　唐儒　薦天監錄

象坤誠清世之麟鳳唐世濟李凌雲周世朴郭尚

屓寶先哲之蓍龜又如徐楊先朱欽相王心一皆
名御史也若理才一節古来無出開節二字今財
源已無可開惟節之一字可得而講藉今州縣有
循吏藩郡有良牧軍國之需何憂不充乎再有過
計門戶二字
皇上已厭棄不談再有拈出東林二字者是必欲畔
中道而走岐路也葛藤不了波浪疊興使賢者復
動顧卻之情不肖者旋動翻覆之局流毒豈淺小
乎

○刑部一本奸弁媚權事　奉
聖旨覽奏劉鐸一業羅織衣冠駢首西市献媚權惡
立弊多官神人共憤罪豈勝誅張体乾斬谷應選
絞允當着監候處決餘依擬
○刑部等衙門為遵　旨會議事　奉
聖旨覽奏逆惡魏忠賢掃除廝役憑藉寵靈睥睨宮
闈荼毒良善非開國元勳妄分茅土過至尊而自
命尚公盗帑弄兵陰謀不軌串同逆婦客氏傳通
聲息把持內外崔呈秀妄身奸閹無君無親明壞
威福之柄大開縉紳之禍無將之誅國有常刑既
會議明確着行原籍撫按魏忠賢于河間府戮屍
凌遲崔呈秀于薊州斬首其客氏身尸亦着查明
斬首示衆仍將爰書刊布中外曉諭以為奸惡亂
政之戒魏志德等俱依前旨發烟瘴地面永遠充
軍誥命概行追奪其魏良棟魏朋翼崔堂崔龠既
係孩稚無知准釋放以彰朝廷法外之仁
二十七日
○刑部一本遵　旨會議事　奉

聖旨奸逆盗權陰謀叵測凡厥党與所宜嚴懲這五
虎五彪既會議的確李夔龍吳淳夫倪文煥田吉
行原籍撫按照數追贓解助邊餉完日發附近衛
所充軍田尔耕許顯純都着原籍監候處決崔應
元楊寰孫雲鶴行原籍撫按發邊衛充軍各犯誥
命通行追奪以為附權蠹政之戒
二十八日
○督師王之臣為遵左屯政久環事　奉
聖旨屯田實塞原是根本深計覽卿奏以遼民集遼

地無力者酌借也本仍畢歲時地利以定壞甚得
辟土安民之法然經理其事須專官着擇有才揉
的方用該部速與查議復行
○原任刑部主事萬嗣達為權奸党害事　奉
聖旨覽奏萬嗣達着該部查明具復并將曹欽程貪
媢看議來說
○兵部主事李正中為敬列條陳事　奉
聖旨這所奏撫守備省黜降陟安攘四欵亦有可採議
論屬之言官章奏務宜簡要已有旨了還着申飭
新政紀畧　卷六　三十
行
○御史林棟隆為疆場不堪再壞事　奉
聖旨朕已撤回內鎮委任督師明以封疆之責俾其
一力担荷近見督師條議布置頗有方畧獨降夷
一節廷論紛然及報安插塞外朕以推誠不疑這
奏內事情關係甚大着吏兵二部詳議來說
二十九日
○兵部一本為仰遵　聖諭事　奉
聖旨向來選將無法專閫非人以至行伍空虛士氣
積弱四郊多壘九代未彰深可痛恨這所條議皆
改弦易轍安邊克敵之要今後武弁有賍穢迹最
著者撫按提問追賍依律正罪不得概從功立贖
罪例至狡猾之潜通徑竇鑽刺之夾求情面正與
貪惡相濟俱着從重究擬彈劾不得驟更以啟倖
門閑送一准李報以嚴查核東江兵數今登撫會
同毛鎮彚册報部武當香稅令撫按確查見積湊
足黔餉這數款皆務循名責實秉衡不許凌躐
升轉咨留年限違化此近時積弊殊乖政体允宜
新政紀畧　卷六　三十一
痛革令疆圉未靖安危係之將帥用命尤屬中樞
總在力秉公虛一洗故套俱着實申飭行
○山西巡按李　為昌運一新等事　奉
聖旨朕敷新政以亶鬱剔弊為第一義金世俊周如
昌着該部即與昭雪冒濫名器如郜士垣等并查
核米歷嚴加汰出至清武弁兌邊備着兵部看議
具奏李實已經處分了

新政紀畧卷六終

聖朝新政要畧卷七
二月初一日
簡討項煜一本為　聖主虛懷訪道微臣因事納
忠并極言政體以平人情以定國是事切惟我
皇上好學求言真千載一時臣奉使而出無涓埃之
獻亦何以廣聰明而盡諏謀詢度之義乎謹據見
聞少效芹曝以補前疏不盡蓋年來海內三空四
盡庫藏無千金之貯閭閻無終歲之粮年來逋負
名為赦而實不赦朝廷赦而胥吏不赦臣鄉蘇州

今歲荒歉異常畏考成而不敢作荒調停之心良
苦百姓奉法度而難免終事剝削之狀奚堪
皇上仁覆天下寧不念稼穡艱難耶黃山一案流毒
無窮始之呂下問繼之許志吉磨牙噴血竭澤焚
林獮之富室空城而遠徙　國家即甚貧何忍與
小民爭錙銖耶微臣目擊心傷義不忍默也近日
議論紛嚚漸不可長其究將貽大臣之體衰于小
臣奪廷議之權歸之草野成何政體乎且夫小臣
妄言亦大臣無以服之也當事者之過在于防君
子太嚴而待小人太恕何也分別門戶之號
皇上已化之諸臣必欲留之名節忠義之派
皇上已憐之諸臣必欲錮之斯不亦嚴于防君子乎
何以信從公酌用之　明旨而塞斯民直道之口
也臣請平心質之東西南北皆臣子何人獨外于
光天父兄師友亦偶然安得便錮其一世不惟影
響株連者可用即真正東林亦可用不惟會推升
轉題差之彼斥者可用即曾經彈射者更可用蓋
會推升轉題差之被斥者獨多兩歧中立之人而

觸忌彼彈者半係孤行獨任之士崔魏私人之所
擠陷今日正堪錄用奈何掄棄之不問是党非党
但問是賢非賢捐城府以遵
明旨秉虛公以慰輿望此則平人情定國是之大機
括也舉直錯枉悉當人心而尤有分嚚不止者杖
之謫之削之可矣如今名賢抱向隅之悲諂奸享
敵國之富而逃于禁人勿言恐衆實有口不可箝
也柳宋儒有言天下治亂係宰相
君德成就責經筵夫　經筵固濟濟多英賢

皇上更欲妙選端人備顧問予則衆論爭僉同現在
簡用之諸賢真其選矣奉
聖旨這說蘇民困苦有司當加意樹楠良是許志吉
已有旨了朕立賢無方原不欲以東林二字禁錮
人才屢有分別之旨銓臣自當仰遵以後建白還
歸言官詞臣只合各遵職業
○南京福建道朱紀一本為聖治維新太運初隆謹
効蒭荛以翌　聖明事　一講讀宜明　一邊事
宜嚴　一匱之宜究　一内侍宜清　一財源宜
新政紀畧　卷七　三
裕　一程文宜復　一刑獄宜平　一元氣宜培
○山西巡按李燦然一本為履端伊始泰運方新謹
陳蒭荛之言仰佐升恒之盛伏乞　聖明採擇事
一日課聖學之要　一日洽堂廉之情　一日儲
邊才之選　一日裕京庾之蓄　奉
聖旨這奏聖學宜從修齊法帝王治說的是餘款有
裨邊防國体裕才彰法者酌議行閣中宜用程文
已有旨了培元氣一語尤為根本至論
○編修倪元璐一本為微臣平心入告台臣我見未

除謹再疏申飭以祈
聖鑒以質公論事項臣不揣固陋冒陳世界已清一
疏此臣原為台臣楊維垣而發特以意存微机譏
語似含糊至蒙
皇上責臣以不當臣方惕息省愆措躬無地既又恭
繹
明旨務秉公虛一言非特教戒臣愚實足儆醒群寐
維垣正人自負度其必無悟心乃接邸報見維垣
有詞臣持論甚謬一疏辯析臣言甚力則臣請先
新政紀畧　卷七　四
明前疏之意而後及維垣之所析臣可予臣于維
垣非敢苛求也維垣繼楊所修後而直糾罪樞又
改鹽差而佐察典荷
皇上之重任則凡一切轉移世局攬羣才而遊天通
者非維垣誰望乃臣切讀維垣入告諸疏則深訝
其仰負
聖心且若與
皇上相反然者蓋
皇上之諭一則曰分别門戶已非治徵二則曰化異

為同而維垣之言則曰孫黨趙黨熊黨鄒黨
皇上之于韓爌文震孟曰清忠有執曰已着起用而
維垣于爌孟曰非賢是
皇上之于方隅無所不化而維垣之于方隅實有未
化
皇上之于正氣無所不伸而維垣之于正氣實有未
伸
皇上事事公虛而維垣言言我見臣懼維垣以城府
之心至墮成績所以冒昧有言蓋為

皇上聽啟沃者微而為維垣啟忠告者大不圖維垣
之以臣為甚謬也據維垣折臣甚稱東林蓋以東
林之尊李三才而護熊廷弼也然亦知東林有首
發忠賢二十四款之楊漣及提門崔呈秀欲追贓
擬戍之高攀龍乎且當時之議其于三才也特推
其揮霍之器而未嘗不指之為貪于廷弼也特未
即西市之誅而未嘗不坐之以辟則猶未為失論
失刑也若以今日之事言之以忠賢之窮凶極惡
積贓無算而維垣猶且尊稱之曰廉曰厰臣不受
錢曰厰臣為　國為民而何況李三才乎以五虎
五彪之交結近侍律當處斬法司奉有　嚴旨初
擬止于削奪豈不亦驕兒護之而維垣身係言官
不聞駁正又何尤于昔人之護廷弼者乎而以臣
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韓爌夫爌昭然
抵觸逆璫及抗疏嬰禍之蹟而加以說情罔利莫
須有之言已為非論矣即如廷弼一事爌持票免
一梟未嘗救而欲用之也至廷弼行賄之說自是
逆璫借此為楊左諸人追贓地耳逆璫初擬用移

宮一案殺楊左諸人及獄上而以為難于坐贓于
是再行復訊改為封疆之案派贓毒比此天下所
共知之維垣奈何尚守是說乎至不附紅丸與孫
慎行君子一說臣言原非矛盾蓋慎行清望較與
王之采不同議雖刻深亦不失春秋書趙盾之法
使後之人加慎焉耳夫董狐不為責直趙盾亦未
常貶賢而以臣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
文震孟夫震孟不更論即如王紀清正着稱臣不
知其與冤死之周朝瑞擬戍之惠世揚蹤跡何如

而但知其以秦沈漼忤逆璫而譴斥震孟則以薦
王紀而降削蓋均之得罪于逆璫者也至以破帽
策驢傲璘玉馳驛此說何可全非夫刑賞出于朝
廷而榮辱因之時已半是忠賢之刑賞矣維垣試
觀數年來破帽策驢之革較之超階躐級之倖誰
榮誰辱不特此也宮保璘玉之劉詔何如械繫桎
梏之耿如杞自此義不明而于是乎頌德建祠而
希璘玉馳驛者遂呼父九千歲而不顧可勝嘆哉
至此批照 公祖之誘吳人盡能辨之蓋當朱童

蒙官吳時偶一犯獄而妻不能欽乞丐里中震孟
從衆助金事正此耳有何把持旋排而以臣為謬
臣不受也維垣又折臣盛稱鄒元標夫元標之為
兩截人者若詆之要錢多藏則又是厭臣不愛錢
之轉語臣雖斬首穴胸不敢受也故謂都門聚講
非宜則可謂元標講學有他腸必不可謂聚講之
徒不盡端人則可謂聚講之意盡出邪謀必不可
當日逆璫之所以驅逐講學之人而拆毀書院者
其意正欲以箝學士大夫之口而恣意無所不為

之心自元標以偽學見驅而逆璫遂以真儒自命
學宮之席儼然揖宣尼為平交使講學諸人而在
豈遂至此哉若臣易名之擬議元標寬大之度此
為定論而以為謬臣不受也維垣又極力論臣矯
激假借四字夫臣之此言正為人之污真狂狷為
假名義者發也當崔魏之世人皆任真率性為
頌德建祠使有一人矯激假借而不頌不祠此不
猶賴此人哉而非為臣之有取于假及東林賢者
之于名義盡假也東林已故及被難諸賢自鄒元

標王紀高攀龍楊漣之外又如顧憲成馮從吾陳
大受周順昌魏大忠周起元周宗建等之為真理
學真氣節真吏治戍邊如趙南星真骨力真担當
其餘被廢諸臣臣不敢疏名以冒薦舉之迹而其
間之為真名賢真豪杰者多有其人凡茲存沒不
同並有真着豈有所矯激假借而然哉維垣怒臣
抑揚之詞為一成之論而曰臣大謬臣益不受也
乃若維垣之持論臣心所未安者有三維垣以為
真小人待其貫滿可攻而去之而臣以為非計也

必待小人之貫滿而已不知壊多少世界殺多少
正人雖攻而去之不亦晩乎即如崔魏之貫滿久矣
使不過
聖
明御極亦誰有能攻而去之者乎維垣到底以無
可奈何之時為頌德生祠解嘲而臣以為非計也
假令崔呈秀一人舞蹈稱臣于逆璫其餘諸臣便
以為不可異同而盡舞蹈稱臣乎又令逆璫以掃
諸臣便從叛逆而諸臣便亦畏而從之以為適值
無可奈何之時乎維垣又言今日之忠直不當以

新政紀畧　卷七　九

魏崔為對案而臣謂正當以魏崔為對案也夫人
意見不同議論偶異總不足以定貞邪如宋臣蘇
軾之與程頤交詆為邪而兩人並自千古哉
朝
大禮之爭論者亦兩賢之而惟至品節大閑一失
遂至實壊夫品節試之于崔魏而定矣故有東林
之人為崔魏所恨其抵觸畏其才望而必欲殺之
逐之此正人也有攻東林之人雖為崔魏之所借
而勁節不阿此亦正人也以崔魏定邪正維垣不
取衷于此而别為中途温解之喻即維垣所稱鄉

愿之属乎至云東林二字不當復言總之東林之
取憎于逆璫獨深受禍獨酷在今日總當原其高
明之概不當毛舉其纖微之瑕若與逆璫以首功
及代逆璫而分謗斯亦不善立論者矣人才不可
不惜我見不可不除羣議不可不集堯舜之主必
不可負英雄之續必不可墮忠告善道之言必不
可指為生心害政之說願維垣之熟計之也若臣
鄉中之賢者亮節苦心臣雖未嘗與謀度其不以
為謬而么麽胡煥猷至拾其唾餘者哉然而下士

新政紀畧　卷七　十

一言偶合亦豈必盡廢而反之古人有師馬師蟻
者惟是忠賢之餘掄呈秀之故智則必不可奉以
為經守之不失耳臣以維垣持議愈衆不得不再
剖折要于就事言事此外雖有見聞不敢旁參一
語惟
聖明裁察施行奉
聖旨朕總覽人才一秉虛公諸臣亦宜消融意見不
得互相詆訾宣重鬱集群議惟在起廢一節已下
所司着銓臣的確具奏

○工部一本欽奉事　奉
聖旨年來大工頻興在部諸臣俱有勞績乃冗員案
賚亦復不少覽奏條議具見條業剔蠹之法殿工
既定浙直二運木植乃川湖貴楠杉木准如議停
止以休息物力河道錢粮侵年日甚着巡漕御史
逐一條覆有司官以勞加銜者依例裁減加外銜
者定格酌升俱開送吏部甄別具奏所薦諸臣俱
着分別起用鑚營宜清官常宜汰巨奸趙瑞梓着
法司提來追贓定罪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一

先帝陵工甚急在事各官自當慱選精詳以襄大
典奸惡魏忠賢廢墳石料着與折毀別用不得
移入紅門都嚴加申飭施行
○御史宋景雲一本
聖主立賢無方事　奉
聖旨被廢諸臣屢着分別斟酌之旨奏內薦舉各府
州縣俱着核酌議用張維一等資俸併與確查具
覆
二月初二日

二次考選
戶科汪始亨　張承詔　兵科林正亨　宋鳴梧
刑科楊文昌　湖廣道吳阿衡　四川道吳煥勳
福建道張三謨　河南道范汝梓　山東道祝徽
高捷　雲南道潘士遴　江西道袁弘　葉成章
南京兵科錢元鯨
南江西道張善政
○刑科曹師稷一本
聖主求財才甚苦事　奉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二

聖旨這本說南直人才摧折過多當照邮錄用着銓
部遵旨一秉虛公務期宣鬯平情俊義同升諸臣
亦宜平心靜聽勿起紛紜
○御史楊維垣一本微臣絕無城府事　奉
聖旨朕見往來起廢不無冒濫故以無遺無濫為當
日用人持衡這本說宣鬯集思之中尤加慎重說
的是共見訪諸臣削奪者復其冠誥遣戍者悉與
釋還以彰浩蕩之仁至若起用的俱着核實明註
即與啟事勿以用舍二字含糊塞責務要從國家

起見不得存一私念庶幾賢才可致方隅可融楊
維垣首疏參惡妄曲若心朕俱鑒知倪元璐已有
旨了

巡業郭尚友山東濰縣人辛丑科漕運總督加戶部尚書

○漕運總督郭尚友奏為請改就便查明事　奉
聖旨據奏楊州府庫貯操餉銀兩逐年挪借數目甚
淅楊嘉祚顏容暄妄係誣衊俱宜昭雪着該部查
明具復

官存崇天聖錄

二月初三日
○南河道御史夏敬承為楚臣摧殘殆盡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二

五葉

聖明錄用宜廣謹不識忌諱瀝血瀆聽以憑公議事
臣楚臣也在楚言楚臣鄉人也鄉人知鄉人其知
最真語云內舉不避親蓋緇衣之好根于秉彝有
其知之不容不舉也　原任吏部尚書周嘉謨當
年統均衡鑒無私　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奴焰
初熾遼餉燃眉水陸催運寒暑匪懈　原任戶部
尚書陳所學歷官清正中外夙推　原任吏部尚
書李騰芳文章追美歐蘇經濟足追韓范　原任
南國子監司業劉鍾英渾朴性猶孩幼圖書習仍
子矜詞壇名器輔世碩望　原任南贛巡撫楊鶴
申救熊廷弼君子過于厚緣情而採望亟宜還其
故物　原任順天府尹泰聚奎憫郵民窮一疏字
字切中時膏肓語語足稱救時訏謨　原任太常
少卿官應震抗垣籌邊條陳餉務率多石畫邊材
難得宜為封疆擇人　原任巡撫梅之煥吏科給
事劉弘化瓚闥風清台衡望重　原任御史外轉
參政黃彥士舊芬猶襲台端新轉業不配德　原
任太僕少卿劉蘭直聲丕著南北私交疑涉鄉井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三

原任太僕少卿田生金部復心迹甚明政推成
案可據　原任御史例轉參政周邦基例轉未几削
奪無因　原任太僕卿劉惟忠原任大理寺丞蕭
毅中端方雅着栢臺依附豈是定論　原任文選
主事晏清原推吏部司官太常博士汪始亨清通
簡要輿望攸隆　原任陝西參議李純元居官原
無破綻乞身根於恬退　原任吏科給事沈惟炳
居家淡泊自茹立朝慷慨持正　原任太常少卿
甄淑兵科給事胡永順勁節丕着中外共仰　原

任南道陸師贄已甘泉石何遜褫奪　原任福建
提學陞陝西参政未任周之訓衡文鏡懸八閩恬
退節高三秦　原任浙江粮儲参政魏士前才守
素優何遽削奪　原任徽州知府石萬程席未及
煖遂爾投閒不無可惜　原任刑部員外張雲鄂
以楚宗欲糾合楚紳為魏忠賢建祠而雲鵠與質
逢聖居官　都門不肯列名遂加削奪以上俱楚
臣也又如原任尚書呂兆熊寺丞張志發按察王
弘祖御史何早徐復陽梁克順游鳳翔劉三鳳等

[illegible]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五

並當不俟議勘無加賜環者也　奉
聖旨朕軫惜楚才已有屢旨所荐各官俱着分別議
用
上傳近來章奏習見冗長不便省覽苟能論事切當
可行何必攢拾浮語以後各衙門條陳章疏務要
簡明其字不出一千外如詞意未盡不妨再行另
本具奏勿得汎濫詞句使臨時厭觀着通政使申
飭傳示各衙本門知道
○戶部楊時化奏為率土莫非王臣事

聖旨國家用人何得以方隅起見這說廢籍諸臣核
才品酌量先後分別起用無設藩籬此是虛乎之
論且諸臣既起各修職業無尋玄黃尤為着防九
卿科道如議行書欽程裔應甲貪職該部併看來
說

逆案施鳳來浙江平湖人甲辰科內閣學士專典制誥敕

○大學士施鳳來等一本仰信事題劉鍾英升補洗
馬錢象坤汪輝李康先薛三省徐光啟唐大章起
原官協理詹事府事莊際昌升諭德丁進升右贊
膳

新政紀畧　卷七　十六

○吏部一本漏網之邪党事復周良材降三級徐四
岳降五級俱調外任用
○兵部一本仰遵
聖諭直陳膚見以光新政事　一曰懲貪弁　一曰
黜猾弁　一曰重明旨　一曰取官評　一曰禁
鑽刺　一曰覈兵數　一曰揆黔餉　一酌兼銜
一慎咨留　一定年限
○太常寺阮大鋮一本公算事
聖旨自神奸汪文言納交王安攬事納賄廣報恩仇

逆閹禍始至奸惡魏忠賢承用益加毒憯追本合
算年來先後通內諸奸俱有實跡朕所鑒悉人才
摧折已極而中立不倚者更為難得今既報仇雪
恥消融方隅應起應卹諸臣着都與分別已有旨
了

○黄州知府胡芳桂題　聖明新政事　奉
聖旨各欵俱平實可採着行地方撫按與申飭行裁
去把總以蘇民困重慶司理別選甲科該部與覆
議來說

○廣西經歷程光裕奏為權奸蠹國事　奉
聖旨許志吉等騙嚇多贜蠹壞塩課着行地方各官
該撫按及塩臣嚴核具奏程夢庚贜銀并着撫按
確審果係虛贜准與開豁

○兵部一本蜀省用圍事　奉
聖旨覽奏四川先年解圍伏城搗巢有功官員稽業
既久妄查敘以彰激勸朕今方綜覈名實以杜冒
濫該部還細加確評果係身在封疆事關職掌功
符年月者方與敘錄仍着覆閱舊業以三業有名

北海道大學藏

者為上功兩業者次之一業者又次之內有一業
而功多者另與優敘務要的確簡明無遺無濫以
便省覽裁奪其在京官員職業無涉年月不符者
不必概敘

初五日

○工部左侍郎張維樞為遵奉明諭條陳應行事宜
以祈　聖裁事　一耗費之役宜省　一陵工之
計宜酌　一河舟之用宜核　一酌勞之役宜定
一賜環之典宜亟　一營鑽之實宜清

○南都察院經歷高光斗謹奏為誅姦須窮其源用
人當慎其始懇乞　聖明大振乾綱謹持太阿以
永規試事切自逆璫煽禍以來忠直之士垂首喪
氣諂諛之夫希寵取憐馴至稱尚公建生祠一時
依阿濞認筆如醉如狂而非天心悔禍逆之歲月
稱功頌德者當不減王莽之四十萬人亦危矣乃
其初誰授之柄則閣臣魏廣微是也聞楊漣二十
四罪之疏魏忠賢惶懼奔走莫知所措此時廣微
誠有為國之心以大義責之以大勢怵之俾其投

閒置散是窒蟻穴而滔天之勢無由作熄烈火而燎原之焰無自起也即不然不為之揚其波而助其焰忠賢懼外廷之有人亦不至于大肆乃廣微正欲以献媚固寵之心為乘機報怨之計而復有徐大化者出而慫慂之曰老先生若肯承當忠賢取　旨如寄楊左可立去共保富貴無憂耳廣微信之遂與訂盟從此一意主張倒翻世界試問當逐楊左而使之去者何人之票擬也逮楊左而使之來者何人之播弄也雖廣微止於欲辱而臣于繆紬未必有殺之心然忠賢轉恨轉深殺機已動勢固不能中止也崔呈秀漸以用事特其末流耳有一崔呈秀負嵎而處而後五虎五彪十兒相繼而進是群姦又其流派耳開釁始禍非廣微開其源而誰哉今之言者皆未嘗遡流窮源何也此其間有説焉正由廣微柄政之日考選者出其門墻彼既公道以樹私恩人亦顧大體而存雅道所以大魏小魏之謠當時洋溢于國中者至今人人能言之而人人若忘忘之矣若論結交近侍之臣廣微真罪之魁矣臣非過求於廣微正以忠良被戮者雖沒猶當議卹則賊害忠良者雖死亦當議處也

新政紀畧　卷七　十九

皇上發雷霆之威正始禍之罪一以誅姦魄于地下一以慰忠魂于九原其於懲前儆後関係非淺鮮矣臣所謂誅姦須窮其原者此也夫言路不可不開説者謂考選宜廣其額是也但今之考選亦何常考其學問心術操守才望乎選之者欲收為門生被選者即認為座師師生之分定而門戶分矣後遇大利大害有盈負　國家不忍負座主者

新政紀畧　卷七　二十

國家有何賴焉其行取推知則又惟利是視是以近日談者率曰一入都門不問賢否而門書儀以有無分妍媸以多寡分殿最可謂切中膏肓矣

○御史周昌晉為清明之治方隆事　奏

聖旨這本考究年來情事甚悉持論亦虛公可採偏黨相激彼此俱敗何如究心于兵疲餉匱民窮財盡乃為實着的實人材可惜吏部當速議訪冊從公閱列論定者有缺即補計未定者先復其官誥以後條議既當紛囂自息

〇鄭陽撫治梁應澤為
聖主因變憂民等事奏
聖旨梁應澤遠撫鄭陽因變陳言甚得治安之畧清
冗濫革貪風責成於銓臣撫按說得是師老財困
朕日廑於心奏內說須主計本兵督撫合為一人
兵餉內外合為一事務要斟酌減省定期精覈此
議鑿鑿可行至清查兵士以計月餉休養物力以
俟大舉着該部與督撫議詳具覆
二月初六日

〇江西道張鐄謹題為巨憝雖已伏誅奸党尚多漏
網直陳媚璫之狀并糾媚璫之臣以伸
國法以昭公論事切惟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
奸威福獨擅已經　宸斷處分臣為忠賢不能自
為也忠賢特受人擁戴而還為人啖使丹蠹者即
縉紳中有通內尤厭然畏人知或有指其為通內
者尤逡巡不自安蓋尚知有廉恥者不意後來愈
趨愈下忠賢之氣炎日熾月昌而附忠賢之精神
亦日新月異有顯而附之者青衣小帽行八拜禮
呼九千歲是也有直而附之者稱功頌德者是也
有曲而附之者結魏良卿為兄弟認崔呈秀為義
父是也有拙而附之者以珠寶為羔雁以苞苴填
谿壑是也有先(巧)意而逢(附)迎之者以搜括為公忠以
鍛鍊為精明是也有先意而逢迎之者忠賢意所
欲去則代為驅除意所欲用則代為薦拔是也有
后事而獎借之者如談邊事則歸美於鎮臣之內
臣談餉務則歸美于督漕之內臣是也有先恭之
而後附之者初時迫於公論後則露其本色也有

(先倨)之而今恭之者勢炎則甘為小人以逐羶勢衰則
嘗為君子以護身也有附忠賢而為忠賢所棄者
是邪佞之屢增非方正之不容也種種情態備極
醜污今冰山既潰尤嘵嘵自解是隱忍以避禍也
委曲以觀變也夫果懼禍胡不托冥鴻之高飛即
果觀變弟緘默養晦焉可乎胡為揄揚之不置而
祝釐之恐後也敢作美新之論巧飾解嘲之文非
有貫日之忠妄希縱博之跡諸臣縱不自羞恐傍
觀者已代為之羞矣臣請舉媚璫之臣而概言之

蓋有三等焉其一等鍾鳴漏盡之輩彼計忠賢
得權之日長而一身受用之日短故苟可邀福於目
前不恤貽臭于身後如劉志選等是也其一等梯
營干進之夫彼見株守者循資而積俸何如徑趋
者一歲而九遷遂不惜以枉尺之謀爲直尋之階
如楊夢衮李養德等是也其一等乘機報復之徒
彼計威福操自 朝廷則臣下誰敢妄干威福出
自貂璫則幺麽皆可私借故苟可快一時之忿不
惜决終身之防如朱童蒙等是也楊夢衮以兵科

兼管工科得與呈秀密通因而投身忠賢從來工
部錢粮俱交節慎庫串通呈秀喉忠賢變亂
祖制設立内庫數年外解及節慎搜括損助俱飽夢
衮私橐李養德以已未進士躐躋尚書晉秩太傅
有何品望速化乃爾不過拜忠賢爲義父奴顔承
歡又何怪毋死不奔喪忍心害理之極于朱童蒙
兵備蘇松恭戾貪縱江南士民怨入骨髓巡撫周
起元據實糾參職自應爾遂暗通線索使織造李
實參起元被逮拷死李實在杭州對人云出疏原
非已意明言出童蒙之手可不一窮其源于最可
恨者以媚權璫而得巡撫延綏何地不闗選将練
兵而建生祠于邊地矛且滅倫奪情又禽獸之不
如矣他如劉弘化梅之焕程註皆誣以多贓并宜
省核者也
聖旨這本說往日媚璫情形義正詞嚴可稱說論劉
志選業經處分楊夢衮李養德朱童蒙李實俱已
有旨周起元觸璫被禍着與從優議卹劉弘化受
誣之贓并行查豁、

○御史李炳題近畿疲邑擾害事 奉
聖旨揚州府江淮重地則賦空乏可虞劉文耀所催
解備倭銀兩應否議豁着該撫按據實查奏其各
處協濟該府諸項錢粮委難通累該部當如議復
行青灰廠係
祖宗舊設非今創始難輕議廢張永成該監撤回另
選才幹清廉的前去接管
○巡撫宣府李養冲奏邊詖踵至事 奉
聖旨覽奏上谷係邊疆重地據前撫逞衷實過索兼

以兵馬器仗俱不足恃何以禦敵着戶兵二部速
催補餉查發額賞并撤還戍卒防守該撫着與鎮
道急修戰守之具毋致疏虞
○督師王之臣題東事結局事　奉
聖旨樞臣蓋套之議規模弘遠卿意尚有異同亦是
老成深慮不妨協心斟酌以求萬全眼前勝着惟
在實心實事朕一以悉卿毛師兵餉作何查核酌
量該部查看議來說
○徽州吳養春義男吳世忠一本逆僕殺主事　奉

聖旨吳養春一案受禍慘殺株累亦多着行該撫按
確查開釋吳崇等以奴殺主惶害過當挾詐多贓
着行提問正罪追贓
○吏科劉漢儒為用人須仗真才　奉
聖旨今所亟在兵餉須得實心作事之人說得是奏
內薦劉廣生有邊才郭行征堪理餉該部與核實
來說石三畏等另行酌用世路清夷畛域應化為
得起葛滕着該部與申飭行
初七日

○南京尚寶司卿萬寅亮為
祖制之成規大壞官常之弊習宜清懇乞　特勅會
議酌處以遵治典以杜亂萌事近日躐升官職皆
以邊功殿工為題至拖金横玉遍滿朝堂尚書薛
鳳翔革希旨權奸壞法之尤若郭鞏歷陞樞貳竟
未一日受職劉廷元引避改南霍維華讓廕邊臣
皆深懷雅尚者然　俞旨業擬尚有閣臣在乃宮
銜世廕蟒玉煇煌當先受之若將以錦衣延世真
堪與權璫之簪纓競壽並垂帶礪也者故每遇票

旨讚諛忠賢開施鳳來輒為具草又作西湖祠碑
以致稱功頌德舉朝效尤至如目前部郎相繼乞
敘俱得加銜撫按之以頌璫故被參求罷仍邀留
任道制封駁又有科臣在乃大小九卿加銜幾遍
亦羣然受之言官僅七品耳一經論列
至尊改容九老避席位雖卑而勢實重若加銜則內
遷外轉以及考察一竅百竅亦宜急為改正以清
言路　奉
聖旨年來升廕加銜各官委宜清汰已下該部酌議

具奏輔臣世廕先經辭免訖至說欲極時艱須先
去不附內璫諸臣着吏部一併看議來說
初八日
○禮部題為仰遵　宸諭俯循職掌敬陳應行事宜
以祈　聖裁事　一收講筵之實益　一禁士習
之囂凌　一議宗藩之田祿　一嚴卹典之請乞
一禁左道之除孽　一嚴三衛之防範　一速回
夷之歸程　一防朝鮮之貿易　奉
聖旨覽卿奏講筵實益之論朕深加納宗藩體恤議

裁二款及端士習慎恤典禁左道防三衛肅四夷
核宣市仰該部切實可行事宜着如議申飭行三
藩並建爾時恩數不無少儉庄田一節該撫按遵
旨速處優給以稱親親之意
○江西道安伸謹奏為清議必不可淆旁囂必不可
長謹據公論仰乞　聖裁以息水火之形以襄平
明之治事如守正不阿之鄭以偉喬允升胡應台
阮大鋮畢茂康張鳳翔張至發急流勇退之劉弘
化徐鑒毛一鷺程紹直言不諱之蔡國用王心一

喬承詔張慎言又如無端深求之謝啟光翟鳳冲
惜端永鋼之韓原善周永春重惜去而亟其來人
臣以人事
君只求其賢誰問東事哉　奉
聖旨分人品以定用舍此端本澄源之確論銓臣宜
虛公博論定力主持息紛囂以佐平民楊維垣首
擊權奸改差佐察出朕獨斷況元璐已有旨了本
內所薦諸臣與確酌起用
原任知府湯道衡補東昌知府

○吏科虞廷陛題中興太運已開事　奉
聖旨這本說保躬進德講學召對已行數事益加乾
惕深合朕心諸臣從自己職業照顧從君父國家
起念以和衷為第一義說得是考選須得清貞挺
幹之士及所列賜環酌用三等俱切當可行裁濫
卹寃已有屢旨梁夢環該部看議來說已有旨了
○禮科仇維貞題用人原公事　奉
聖旨起官一節原欲登進人才為國家用既經發冊
咨訪在廷諸臣各舉所知署名送部類進御前他日

如有貪殘不職者舉主并坐諸臣各宜修職業不
許紛言亂聽果有實迹不妨直奏不得妄設疑端
該部知道
初九日
○巡撫直隸宋禎漢謹題為
龍飛紀元之始敬瀝葵衷一得之愚以贊昌期以崇
聖德事　一曰養心以保
皇躬　一曰講學以裨　聖政年來撫臣亦皆繫籍
聖賢夫豈不知依附逆閹必至蒙訕損望而卒不
新政紀畧　卷七　二九
不難洩認以狥之者畢竟是富貴爵祿之心沾帶
未能撤卻耳夫當逆閹專擅時舉臣亟攖其鋒逺
難自保不惟殺身無益且重　國体之傷故有不
得不少需以待時若諸輔臣共秉正氣肯以去就
力爭在
先帝未必不感動而傲逆亦未必不斂戢即有不測
亦不過一官之予奪豈敢以辣手加相臣者何其
見不出此也嗟嗟一時榮膴有盡千載詬名無窮
乃執以一時易千載哉新敕下諸臣叢業躬逢亢
齊之
君豈甘自遯於參變之位業煩調停之術可不亟洗
夫詭隨之非謂宜黽勉同心靖共乃位務為帝臣
之有違則弼而毋面從後言務為王臣之正色率
下而毋險人是昵務為古人臣之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而毋容容徼福務如宋廣平之忠直為倖倖
所不能致之容而毋如平李之植党私門務如楊
文公之耿介所幸臣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之顛
而毋如皇甫鎛輩之巧拔自用以
新政紀畧　卷七　三十
君國為重勿以權勢為重以名節為重勿以一時之
榮辱為重庶可登閣相業可以報答主知職切為
諸新輔臣殷殷望之而尤願
皇上亟一勉勵之也是則元首股肱明良道合軼唐
虞而躋商周有不立致者哉
天啓錄　逆案
○兵科傅櫆題為廢棄等政宜亟起用公論宜寬乞
諭當事諸臣直沛解網之恩徐議考功之法以登
皇仁以慰群望事蓋廢棄諸臣非袖有彈文以鷹鸇
之逐而嬰戎則生無媚骨以姜桂之性而遠突即

不無微瑕之足商亦可爲大節之所掩况既爲逆
璫之所怒便當爲公論之所持若必曰其出實無
辜其罪罔應爾則忠賢乱臣賊子原無中節之喜
怒兇心毒心手安有明允之刑章即欲大沛
聖主之恩而尤弃用逆璫之法莫宜今日更始之意哉
又思既死諸臣黄壤之白骨已冥雖癈何事夜台
之英魂可弔議邺當先至如謫戍諸臣身寄瘴鄉
名隸兵籍英雄之氣已短陰陽之患無常且諸臣
每有河清之可似則令其生還故里俾族論定官
新政紀畧　卷七　三十二
之此實萬里之外日日以幾望殊恩之下逮者也
奉
聖旨覽奏廢籍諸臣寬議起用是亦更始平情之法
至死者宜邺戍者宜還俱着該部悉與查確覆奏
朕振治登明豈論吴楚諸地方域量品舉用務秉
虛公屢有旨了會典四品以下不得乘轎諸臣着
遵
祖制行
○大學士施鳳來等一本經筵事　奉

（一字康熙戊　浙江海寧人丙辰　翰林吏科給事中）

聖旨是張惟賢施鳳來知經筵事張瑞圖李國楷來
宗道楊景辰同知經筵事還賜勅以示勉勵温体
仁等充經筵官梁世勛照例侍班
○兵部一本爲夷情事　奉
聖旨覽奏插酋聲言進貢意欲暗搶朵顏其氣不在
狡奴之下且西虜素與奴會乃指稱避難移營而
向情甚叵測薊門一帶冲口多瑕若許其近邊住
牧恐不免墮其術中宜計之得還着督撫道鎮等
官嚴加防禦毋致疏虞王世忠既以撫夷爲職自
新政紀畧　卷七　三十二
宜乘此東奴西虜攜貳之會多方連結虎酋俾其
入我牢籠違所陳俱保境安邊要着鄉等還加申
飭行
○吏科虞廷陛題爲補全　恩詔事　奉
聖旨覽起廢叙邺諸款詔書委宜開載但已經頒行
不便補入着吏部查明分別上請即與起用優邺
復還官譜昭朕惜才旌直之意
上傳
祖宗設立部科衙門各有職掌內外覺察法至明備

乃近來人情玩愒法弛成風即如何項章疏或奉
旨而科抄久不到部或已抄該部久不題覆以致
要緊事務卒與稽遲殊非政体已往不究外今後
該各該衙門務將已發未覆的事件着各作速覆
奏不許遲慢自元年二月爲始一切發行內外章
奏俱限十日內題覆該衙門仍務考成着實遵行
如有仍前稽遲的科部互相查核具奏對扶同違
玩者朕不時摘查一併究處

初十日

○直隸巡按何廷樞爲
聖主求言若渴微臣曝悃愚將敬攄芻蕘之見以仰
荅
宸衷萬一事內荐祝萬齡方夫任倫肇修唐世濟李
征儀易應昌胡永順

○江西道周昌晉爲清明之治方隆紛囂之形未已
仰乞
聖明申飭各捐意見共臻蕩平事追庚戌十年爭淮
撫爭內察是一局壬戌數年間爭三案爭熊廷弼

三案

爭講學又是一局甲子乙丑以後門戶敗毀門戶
者亦敗又是一局事初相激至于水火至貴事後
反觀又如夢幻泡影今日比肩而事者鼎新之
皇上也所急如兵瘦餉匱民窮財盡又日言之而不
盡也以
皇上之官任天下之才以天下之人理天下之事苟
其賢雖仇必舉苟其不賢雖親亦棄何不明舉其
人某也治兵某也治餉某也建白何事忠節表表
於當官某也宣力何地經綸未竟其風把則東西

南北之地原不必分江楚秦晉之名亦將併化剗
以門戶二字標之爲的而招之以爲天下位武以
廷臣與廷臣爭內臣起而乘其弊是往事之鑒也
以臣下與臣下爭
皇上因而生厭薄猶未然之萌也以前人恩怨之施
後人任受其報同李代桃言也以六合大同之內
一隅復判真膺亦兩手自鬪也且善于居身者不
必有獨居君子之名而善於立論者亦不可有偏
狥已見之意不以虛公之論聽之天下乎臣所知

者前日媚權而取高位者應去前日忤璫而居困
厄者宜來前日意在趨炎而獻諛效者斥逐無貸
前日勢處橫流而巽順以自全者心迹可原加銜
之級原非應得者宜聽其辭免吏部收冊之
後宜盡開列論定者所當亟起未定者不妨徐議
急起者有缺即補無缺添註科道之資俸深者竟
予京堂其部屬藩臬亦為優擢次則復其官而稍
遲其用又次則予之冠帶誥命而待論定焉明亦
資深者必起則羣情平未定者徐起則羣情息而

一切自敘勞績自辯冤枉者皆當報罷亦請議之
一端乎

○通政使周惟京一本敬陳地方利病事　奉
聖旨覽奏應天民困可憫陳設一項遵旨究擬外一
切無名之徵該部查明應免者即與豁免其協濟
驛遞銷筭供億錢糧該撫按確議具奏目今郡國
空虛已極不得再行搜括逆璫生祠在南都者都
着撫按官作速拆毀變價充餉起廢宜確核已有
旨了守催各官應否宜停該部一并與着覆

二月十一日
○工科祖重燁為
聖主意在和衷酌用宜遵
明旨謹因起廢咨訪虛心平論以質輿情事內薦
九列大臣王永光黄克纘薛三省唐世濟胡應台沈
演朱欽相陳于廷卿卿寺詞臣徐揚先張捷王伉秦
聚奎彭鯤化曹楚卿葉燦方逢年姚希孟陳子壯
等台省部寺司道如陳良訓沈惟炳葉有聲顧其
仁董承業吳之仁王政新胡永順王心一陳祖苞

徐天衢徐日久劉永祚陳序吳寔時李奇珍徐應
秋等又有品望素優如何熊祥徐必達朱燮元劉
遵憲彭宗孟王志道李凌雲者又有官應震先玫
東林致羅棨典繼因楚産未獲昭雪所當亟為表
章以需簡拔者　奉
聖旨這本說起廢在于確覈是乎以向日之職業議
論定品格勿設藩籬勿徇情面此是宣爵息囂第
一義至收冊不無異同尤在銓臣主持畫一雖一
時不能盡用着先立定案以杜異日紛紜之端該

得是奏內王永光黃克纘諸臣當即起用已有屢
旨了方面卓異諸臣既經開薦雖俸未及不妨量
轉優示該部一併酌議
二月十二日
○刑部一本仰体
皇仁事 奉
聖旨萬燝寃死堪憐這解到註坐贓銀三百兩着原
解官領回給還家屬以旌忠直
○御史甘學濶為奸黨未除事 奉
新政紀畧 卷七 三七
聖旨清仕路起於勵廉恥良于世教有裨今後吏部
司官務核真品真才從公推舉不得朦朧引薦大
工優敘亦須量其應得之銜毋得超躐以至濫觴
聶慎行何宗聖還着該部看議來說
○雲南道李遵奉邊事核實等事 奉
聖旨覽奏邊疆安危全在軍民向背說得是更換督
師易置大将關係匪輕豈得不熟思審處還着該
部作速確議具奏熊文燦喻安性既負邊才着即
推用馬應龍并與勘處

○南京御史李如馨為據事直糾等事 奉
聖旨許志吉貪橫異常已着該撫按官提問這本所
列贓私并着審實追沒濟邊張紹孟速與勘覈該
部知道
○工科郭興言為錢料侵欺等事 奉
聖旨國用匱乏皆因侵耗多端覽奏張凌雲陳大同
趙瑞祥郭守仁等侵銀至百餘萬侵錢至四百餘
萬各有的據耗蠹欺罔法所不容并前疏着法司
嚴提人犯究問追贓具奏該科據法再糾具見能
新政紀畧 卷七 三六
修職業該部知道

聖朝新政要畧卷八

二月十三日

○吏部一本仰水

聖明之德炳竭芻蕘之一得等事文選司案呈送吏

科抄出南京戶科陳奏前事奉

聖旨云云欽此欽遵除將閣臣劉一燝韓爌馮銓仍

還原官　誥命業奉

欽依訖今查各部寺卿等官先因忤奸概遭削奪者

應查覈

請如　原任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周嘉謨　太子太

保吏部尚書崔景榮　南吏部尚書余懋衡　吏

部侍郎陳于庭　南戶部尚書周希聖　侍郎區

大倫　右侍郎魏說　禮部尚書李騰芳　尚書

孫慎行　南禮部侍郎張鼐　兵部侍郎張鳳翔

侍郎孫居相　侍郎李瑾　侍郎王國禎　南

兵部左侍郎岳元聲　右侍郎郝名臣　兵部侍

郎解經邦　兵部侍郎劉策　刑部左侍郎沈演

右侍郎朱世守　工部尚書朱光祚　右侍郎

南居益　董應舉　都察院右副都御安性　程

正己　畢懋康　楊鶴　郭尚賓　劉可法　南

都察院右都御曹于汴　通政司余一椿　南通政

倪思輝　左通政王孟震　左通政管右叅議事

韓國藩　左通政劉宗周　大理寺卿曹珍　右

少卿易應昌　章蕃　陳徹業　蕭毅中　倫肇

修　右寺丞楊一鵬　張廷拱　彭鯤化　南大

理右寺丞姜習孔　彭維城　少詹錢謙益　右

春坊右庶子葉燦　修撰文震孟　編修侯恪　庶

吉士鄭鄤　應天府尹談自省　太常寺卿陳伯

友　少卿程註　甄淑　麻禧　趙時用　莊欽

隣　姜志禮　太僕寺卿韓策　陸完學　少卿

滿朝薦　劉惟忠　張潑　孫之益　馬孟禎

倪應春　羅汝元　歐陽調律　張捷　徐揚先

南太僕卿凃喬遷　少卿汪先岸　光錄寺卿

史𣝕　徐如珂　少卿王伉　錢春　史記事

王國瑚　南光錄卿戚世承　少卿彭遵古　南

尚寶卿傅宗皋　少卿陳以聞　范鳳翼　須之
彥　司丞吳殿邦　以上各官為民者削奪者合
合無准伏原官致仕仍給與應得
誥命另候各衙門從公酌議妥確分別起用恭候
命下臣部一体
欽遵施行奉
聖旨廢籍諸臣沉淪已久朕此番昭雪非徒弘曠蕩
之恩正欲考其進退始末以衡人品覽奏周加詳
九十員被黜年月雖已開載其各官削逐情節尚
新政紀畧　卷七　三
未詳明還着分款查細具奏當起廢之始即欲實
按其人非故靳其官誥也該部及言官俱要仰体
此意
○四川道楊忠極為太運弘開等事
聖旨朕搜羅遺賢以襄治平這山西廢籍諸臣着一
併核酌議用所荐韓繼思等俱確議與起用
○戶科李覺斯奏為海氛全熾事
聖旨海寇橫逞該撫終非長策該地方官宜用心料
理兵餉速備船隻銃砲火藥以為勦滅之資其鹽

臣案

鐵課銀兩既係該省舊額軍需粵餉暫留粵用亦
計之得督撫二臣各務壯猷自當同心并力相機
調度以滅賊為期所荐各官着量才擢用
○吏科虞廷陛謹題為中興太運已開亟修實政宜
揚敬陳芻議仰佐聖謨事今日緊要關頭首以修
實政平人情為第一而欲平人情先公考選酌起
廢即刻下　咨訪將何以仰遵
明旨無遺無濫職以為允當　賜環者三如孫鯨自
持借題被出者如條陳疏議觸忤被出者　如借師
新政紀畧　卷七　四
生兄弟族屬方隅牽連坐出者宜分別酌用者三
有奉　旨起用為權璫所壓而未及推者有才品
真堪世用而退避狂焰闇然好修者有偶掛彈章
罷黜太重瑕不掩瑜者至逮死諸臣尤人情共憤
宜照受冤始末以定卹典重輕即　三朝公案各
有不同亦何至桁楊桎梏不付法曹不經對簿衆
景冤魂呼號獄底如楊漣者畢竟以二十四款被逆
璫御報私仇已奉　旨陸續議卹矣其餘負冤
諸臣不當逮為分別早　賜議卹乎殺一人已干

大辟逆璫李實一疏又論寃慘動天一日未辟市
寃魂肯瞑目乎周順昌與魏大中一席論吏有何
死法乎殺劉鐸者已正典刑陷耿如杞者可一勘
了局乎其有不關邊守相繼奪情非楊所修首發
一疏人心幾漸減矣若夫叙功冒濫蟒玉滿庭既
奉
旨澄汰矣至諛誦連扁生祠滿道
先帝厭臣大廷并奉郊　天享　廟餘孽親承不知
喪多少士氣竭凡許民膏坏多少紀綱法度奸孽
新政紀畧　卷七　五
概就戮矣今日平恕折衷孰中有取媚借椎已彰
牙角定須罪斥或廹于威焰靡靡從風亦亮當日
時勢姑置弗議焉可也刱只爲無端意氣蔦藤不
了釀成門戶一借于李三才一借于汪文言再借
于魏崔二奸逆玷身名而誤人國往事懲于前矣
故謹以和衷之說進之　奉
聖旨這本說保躬進德講學召對已行數事益加乾
惕深合朕心諸臣從自己行職業照官從君父國
家起念以和衷爲一義說得是考選須得清貞挺

幹之士及所列贓璫酌用三等俱切當可行我濫
卹寃已有屢旨梁夢環該部酌議來說李實已有
旨了
○太常寺添註少卿阮大鋮爲合算天啟七年以內
諸奸先後通內亂政之狀據實直陳伏乞　聖明
詳行查勘并賜處分以伸一時彰癉以明萬世是
非事　奉
聖旨自神奸汪文言納交王安攬事納賄廣報恩仇
遂開禍始致奸惡魏忠賢承用其惡益加毒慘這本
新政紀畧　卷八　六
合算年來先後通內諸奸俱有實跡朕所鑒悉人
才摧折已極而中立不倚者更爲難得今既報仇
雪恥消融方隅應起應卹諸臣着都與分別已有
旨了
二月十五日
○戶科鍾炌謹題爲被錮人才有偏受之毒幸逢
明聖有必偶之情矜念全情　宸慈加　恩總歸公
道事切惟臣之于君猶手足之于腹心均之手足
也偏于一處血脈壅骨節爲痛則必疏壅摩痛使

慎無恙然後百休通泰腹心愈安吳楚江西誰非
王土誰非
皇上父母天地所覆載之邦推心置腹所懷顧之也
乃天啟七年八月以前逆璫櫂惡視此一方儼然
化外顯職要衢並無一人可幸托跡山林泉石纍
纔邊戍被逮被逐被戮踵相接道相望骨為白血
為碧也　國家二百年來如振如瑾曾取其地而
錮之取其人而殘之肆毒如是其極投毒如是其
偏乎哉其餍諸臣之毒部院卿寺一筆都肉宮詹

新政紀畧　卷八　七

台省以次盡掃是　朝廷要樞使之不得攙登也
其陷諸臣之毒因親友以相及株師弟以相連是
人間世備使之徒以結禍也其死諸臣之毒借名
于
君父其實閹豎所以立威權題擬為　國寃其實群
小所共恣排陷是疇昔白馬清流不徒復見哉慘
也
皇上知萬燝就杖時內閣百餘揪髮扣冀以行毛髮
半盡又喝令重打斬立息氣于劉鐸典刑莫敢殮

收碎身壞骨拋棄原壤乎楊漣左光斗斃于極刑
屍腐十餘日然後得出面目莫識手足異處乎熊
明遇黃龍光徐良彥鄒維璉澄御漢等贓究家破執
父投荒孤軍衣食無倚而衛所凌虐頻加乎其見
擯乎　朝削籍于家杜門斂跡唧冤而莫可告抱
鬱而誰為憐翹首河清延頸睨見柳何指不勝歷
乎他處不甚罹逆璫之凶鋒獨數處為甚他處不
全遭逆璫之毒乎獨數處為全日講學曰門戶贓
以此成以此殺以此閑住以此削奪以此冤乎謂

新政紀畧　卷八　八

門戶把持　朝政然彼時四方之仕無不各登于
朝自假門戶為屠戶為借徑東南士夫殘殺竟同犬
豕芟鋤不啻草菅夫解肢体罪妻子沒家業擬戍
遣禁終身以處置門戶亦過矣況其不盡門戶也
故必鳴其情鳴其不平也崔魏焚林燎源之焰偏
以灼爍吳楚江西兩凡諸三台八座之貴豈真極
一時驕虜鷙驚職同官彭祖壽書師稷楊時化各
疏衰鳴總生于其地不因秦越相視詞臣倪元璐
局外發抒憤見乎詞要亦衷誠所激人人攄血披

心以地方諸臣條苦上告于
君父之前今職陳乞亦猶是也夫
皇上不嘗動念諸臣乎　旨示諄諄人情急于解網
泣罪痊骨賜環之仁洋洋露于言表
皇上試平心酌處凡罪不至死而死死者之目不瞑
不應削而削削者之心不服况一方士氣否極宜
開以泰孤極令與以伸兄弟偏苦非父母誰憐乎
足偏痺非腹心誰知乎夫門戶之說外庭倡之內
璫借其局而用之璫憑假之外庭又順其勢而安
新政紀畧　卷八　九

之抑念人才係地方英華所萃天為
國家而生乃祇以共數十年纍殄成一方寃抑則夫
矜之恤之培之植之惟恃有
聖明在上主持公道而已矣乃職鄉講學之罹禍已
烈先哲之氣節嘗存首當杖殺首當弃市首當戍
遣積成迫脇終是劉勝北城兵馬彭大科一鄉榜
耳以不往肅寧府跪賀上梁後題升工部主政昭
疏半載不下竟外遷一廣東不可赴之缺以旋則
鄉榜亦有强項吏也職鄉之敗數惟曹欽程立糾
之者即職同鄉致忠賢謂西江並無一好之其所
謂好不知是何等樣而亦足見職鄉人品之概矣
特從人情之不平仰求其平于
皇上　奉
聖旨奸悉用事時吴楚江西秦晋人才摧折獨多朕
所鑒知萬爆劉鐸等着分别贈䘏熊明遇鄒維漣
鄧渼即與釋路復其官誥仍擇才品題著者推用
其餘廢棄諸臣着確議
○戶部一本欽奉事奉
新政紀畧　卷八　十
聖旨近來國計空虛灌輸宜酌覧卿奏條分縷析具
見壽國苦心此後有司吏調有征收錢糧夫額的
不准解官親自解納包攬的重治銀兩入庫令解
官親兄不許吏胥經手交兄掛欠的立限追補嘗
粮廳總收總會有零星分扺的送司究罪省直每
季彙[illegible]須內外查核不對的拘提追比至事例加
納半歸為有部科對照方許聽選廵倉樓差着都
察院斟酌來說其餘王田撥給各倉泰罰追究把
總增價折閲買漏議俊監兄守催司官俱酌行

○太和山太監趙和忠恭報接代事　奉
聖旨楚民方難豈堪派納着香稅准暫濟用
○廵撫湖廣姚宗文謹遵　明旨事奉
聖旨覽奏楚臣贓罪始末甚悉朕所矜憫楊漣首發
奸惡寃陷慘毒准該省見在贓銀撥給五百兩以
贍其母子仍與贈䕃梅之煥程註劉弘化唐紹堯
各贓都與豁免態廷弼既係家產盡絕姑免追王
進忠量與豁減以昭朕加意全楚德意程良籌伏
官銓補有旨了餘着該部議復

二月十六日
○禮科劉可壁為起廢屢壓
明旨酌用宜有定衡謹因咨訪謬為敷陳以祈
聖鑒以惜人才事切聞治天下有道不過親賢遠奸
而已
皇上于大奸既鋤之後急于求賢不惟使朝無倖位
亦且使野無遺賢一時諸臣遭逢
明聖故薦人之牘無不報可而酌議起用之
旨不一而足銓臣用是發一訪單遍為咨詢期之廷得

當豈非仰体無遺無濫之旨哉近又有
求起廢不免冒濫可見
皇上于起廢一節至切亦至重也職愚以為此番起
廢亦略與往年起廢不同何也往時諸臣中之廢
者或以黃髮示懸車之高或以恬退躭煙霞之癖
或以羸弱憚鞅掌之勞或以論列伏歸休之地故
當訪其年力譽望[illegible]鄉善狀耳而三四年來之
廢棄者皆遭崔魏之毒手者也彼其人皆端方直
亮秉正嫉邪寧不顧功名身家而必不肯阿附權

奸故崔魏御之遂橫加陷害不問生平不分玉石
莫不坐以東林門戶之名色而株連蔓引備極摧
殘諸凡于慘死者已不能起九泉而肉白骨矣其
骨鯁介特之致已昭然在人耳目尚待訪哉職疏
所稱當先擇其力恭忠賢及題差推升削奪諸臣
早
賜蒲輪還其原職正指此也
皇上亦以職言為然奉　旨着該部議復煌煌
天語豈非憫其無故之淹滯欲還諸　盛世之人文

予知銓臣早晚啟事矣惟是在魏忠賢與用之時先經罷免及曾為撫按所糾參又如初聽忠賢嗾使擊排善良後無與于小人無常之喜怒亦遭斥逐者自當徐為商確不得混而同之也若毫無分別一概以訪冊之言為據將彼以是非此亦一是非心心有主喙喙爭鳴愛憎忽出毀譽並存職恐意所欲抑將以吹洗之求為下石之計彼孤踪寡援之士終無占天就日之期矣不几虛起用之屡
旨而負憐才之盛心乎于是轉而為約結之氣憤而

新政紀畧　卷八　十三

為不平之鳴紛爭而不已者未必不坐此也職願銓衡之司試查某臣所荐者有几人某有被荐者有几人取其明白顯著如職所謂忠賢殘害者先用數員以定人情以掛衆望以息紛嚣然後漸次酌別磨于無遺無濫之　旨其有合乎若必欲人人道好而始用之此亦必闒然媚世之鄉愿而後可即孔子且有叔孫之譏孟氏亦來臧倉之訕況狂狷之間者哉又聞進賢者相臣之職頃有憐念吳楚秦晉之才庶几開誠布公之道斯亦今日化方隅伸正氣之大端也不無于　綸扉之地有深
望焉　奉

○御史甯光先為媚臣難以輕貸　天憲不容久稽懸乞
聖明立賜乾斷以自為社稷事思昔王莽篡漢楊雄雖劇秦美新而未至于建祠也建之自天啟七年魏忠賢之生祠始職請指其先後以定罪案可乎二月間建祠宣鎮者張素養也至三月而密鎮則有閻鳴泰劉詔梁夢環倪文煥房山則有何宗聖

新政紀畧　卷八　十四

昌通兩鎮又有閻鳴泰梁夢環矣四月曹爾禎請建五臺山李春茂黃憲卿孫如洌請建　宣武門而朱童蒙李蕃黃運[illegible]張鳳翼郭增光鮑奇謨張化愚李若琳曹爾禎亦各有請焉六七八月南越則潘汝禎北畿則盧承欽二東則吳淳夫黃憲卿涿鹿則閻鳴泰劉詔兩淮則許其孝宣雲則汪裕荆楚則温奉謨以上諸臣有建祠四處者一人三處者一人二處者二人一處者二十二人若誅其心必有于逆璫之驕　旨中見　朝廷遜美動輒

曰賴厰臣臣民襲能輒曰体厰臣切以人歸即天
與比于黄袍加申則此祠之榱桷几莚即當先之、
順天逆命而封伯封侯封公遂于魏氏世世無窮
是敢于為叛逆也讀　大明律一款几謀叛但共
謀者不分首從皆新此
國法之不容逃也即原其情武有胆骨不動識見不
遠而與衆波靡但今日清明已有潘汝禎首倡建
祠革職為民追奪誥命之　旨則前後于汝禎而
建者凜凜
新政紀畧　卷八　十二
天語可為共業乃既不引慝　明廷又不蒙而荒谷
而尚嘵嘵焉卸其過于士民屬官將何以折服辜
者之心而稱平明之治哉此人情之必不能想者
也況
國朝二百六十年來既為天地神人之
主諸臣且生為明臣死為明鬼矣而一旦陳九歲之
俎豆作衆孩兒之趨蹌此一種毒魂何以見
太祖而三尺穢形何以對
先帝乎蒼天不忍令諸臣之作孽而易主
皇上乃可安魏氏之餘派而不易更乎奈何以
天下相而不以天退不肖也如天理之不能宥者也
職初于班行即欲出疏具以
皇上既首誅惡逆必除鋤逆党今且于建祠之置辦
者每有心迹自明之　旨夫文臣之心迹自明即
武臣之戴罪立功忍以斷送封疆者再播弄　社
稷耶職因有感于武臣之滿桂也容春虜戰寧城
滿桂按兵不動反折袁崇煥令箭叙功又以通內
居先寧撫寔畏其衕焉伏乞
新政紀畧　卷八　十六
皇上勅下該部于建祠則議處于滿桂則更置庶朝
班無狐鼠而軍中有韓范矣此外如仍有遺奸謬
必有起而拾之者以継其後也夫邪者當退則触
邪者自宜篤之以壯正氣如楊所修楊維垣安伸
吳尚默楊春茂李應薦輩清心質鬼涖神忠肝指
天誓日就中即有忌為過峻者想亦
皇上所默鑒也至輔臣施鳳來等聞有索助祠金者
皆經不與亦足見主持之苦心不當以所過之時
并無抹殺者也　奉

聖旨褒者逆璫方焰諸臣各有本末這本說人臣當
重身名各防波靡具見正論滿桂着兵部看議來
說楊維垣楊所修端清風着知道了
二月十七日
○刑科薛國觀爲秦材推折事　奏
聖旨秦材推折過多朕所鑒知昭雪錄用自不容緩
這所荐蔵以弘等着一体酌用其各省廢籍各官
俱有旨分別至說推折人才務求真品其借題啟
事與倚與援者科道官指名參處尤得謹始慮終
新政紀畧　卷八　十七
之法荐起不當罪坐舉主者前已有旨併申飭行
○御史米景雲仰遵　聖諭事奏
聖旨方今兵冗餉詘吏慢民殘這本說都宜清汰說
得是兵不許老弱虛冒餉不許稽遲侵尅貪墨不
許徇情容隱俱着實申飭行寧錦屯田進樣蓋奏
着督撫鎮道酌行該部院知道
二月十八日
○御史羅元賓爲目擊時艱敬陳一得以襄治安事
一日議起廢之公典茲者訪册已發懷慎重之慮

者惟恐失入則無濫之意居多出疏通之說者惟
恐失出則無遺之意居多惟當事者以虛公自矢
精心執鑒定力持衡毋待兩可已爾　一日議奸
党之芟除二逆戮屍人心大快然已收藁街之張
体乾何以有暫着監候之
旨已經行提之田爾耕許顯純何以有都着原籍監
候之
旨若此業逆定何以雪公憤慰寃魂此外四虎二彪
罪畧相當乃該部先僅以削奪了局及奉有
新政紀畧　卷八　十八
嚴旨而後溥加贓罰量擬遣戍且一則曰附近再則
曰原籍惟恐不保護之者豈崔魏之宿醒未解耶
所宜急定爰書者也至若倚草附木聽其自栽如
行賄東鐵諂諛献頌者非秦士文乎一載甲科突
躐京堂者非表嫡乎所當速令自處者今聞將有柎
求十孩之說夫孩兒之數豈止于十推而廣之兒
必有孫孫必有重孫曾玄瓜瓞綿綿寔有紀極耶
一日議士紳之節行二奸煽乱三綱幾絶以爵禄
爲餌以刑誅爲驅士大夫入其牢籠者既不能以

品言奏掃除之績又不能以色舉遠行濁之蹤而
輙曰有待耳不得已耳其言不可為訓也
聖
主當陽可為良臣不必為忠臣然忠良無二道必
有忠臣之節操而後能為良臣之幹濟骨力堅凝
砥柱波靡而後可也　一曰議進言之持平自古
朋党之起始於言論相左遂成胡越持正論者一
是非執正論者亦一是非名為解紛實以佐鬪于
是有解其解忿者有佐其佐鬪者前之門戶未消
後之門戶更起水火玄黃將無已時謂宜各捐意

見另立世界當光天光日之下展尊主庇民之猷
可也　奉
聖旨朕今持虛公以定刑賞鑒革風弊起廢一節既
發訪冊着精加詳註以俟採集不名紛紛疏薦說
得是朕見年來誅戮詔獄煩刑極禍嚴烜元凶余
党稍從末減爰書既定遵前旨行至敦尚節行消
融意見俱于新政有裨
二月十八日
○御史梁天奇為公道昭明賢奸區別懇乞

聖明黜邪登正以清仕路以襄太平事閑之有君子
猶佳禾之與稂莠也稂莠不除則佳禾不茂小人
不去則君子不庸如戶部尚書郭允厚剛身逆璫
之門傾心側媚之徒即如封安平伯一事
俞旨有下即求媚悦其心不敢須臾少紆稱功若亘
古少有頌德若近代絕無即出媚璫一疏有曰撥
給贍田係戶部職掌今逆璫已矣將職掌不盡失
于似此邦媚心腸有何正直肝膽乃尤戀戀名位
蒙面立　朝不忍斷然一割于廉恥二字全然不

講若不急斥小人効尤何以示勸懲耶又如銓部
李嵩庸作令貪汚大壞官箴彝慎行穢跡賂彰已
經論參至于京秩部曹濫加外銜可不速為改正
于武弁王旂民挑閒吳養春賍私數萬可使冒濫
錦衣乎至權忻諸臣已蒙起用此外如張鳳翔朱
欽相曰偏紹方大任徐楠晏清及原吏尚書崔景
榮皆建議召還者也方今遼局未結兵餉匱之時
用名將共圖恢復如趙率教既以寧錦有功可不
使之復在寧錦乎侯世祿既遠從而僅調來豈可

後使再往不當就近調用于柳吉之名將如衛青
身起人奴岳飛起自行伍不謂海內如此其大遂
謂無人宜
詔天下各撫按廣為廉訪各舉智畧出群者一二人
以應稻幹之用至勇力壯士無地不有每州縣起
送六七人赴名將教習一年之外盡可成兵矣簡
名將揀壯士吏兼粮餉足用鼓行而東奴酋有不
頓滅乎 奉
聖旨覽奏治平道在用人而安于人君之明斷說得
是李寓庸聶慎行着該部即與處分張鳳翔等俱
核實用崔景榮准伏官諸撫按廉防將才有可選
舉壯士議俱可採余并着該部酌議
二月十九日
○兵科彭祖壽參臣周衡已久事 奉
聖旨蒐羅廢籍諸臣原欲得真才實用之人以幹國
事陳于壯等以試錄削奪即與速起徐日久官應
震等并與議用大破方隅以宣衆轄銓臣作速集
議舉行

二月二十日
○廣東道晏春鳴謹題為附奸邪匠擇地而佐據實
糾參以肅官箴事內參文選司主事李師沆作令
安肅滿腹精神止以結納魏崔銓部缺出同鄉公
論正推者汪始亨陪推者師沆三千金入呈秀止
推者閑住陪推者點用邪正不兩立今始亨來而
師沆不去醜類在位豈不為銓地玷哉伏乞
皇上亟將李師沆罷斥以為人臣鑽營附奸之戒奉
聖旨
○工科顏繼祖為救閩必先救漳事 奉
聖旨閩事之壞逃帥罪在不赦俞咨皐着該省巡按
御史提解來京法司擬罪海邦飢困捐助聽人自
行援納原非長策前旨自明既這等說暫行濟急
事平即罷惟新撫簡總兵已有旨了付將須擇人
地相宜其死事經守與脫逃并各賞罰尤宜分別
通商千余糧海運陸輓是救飢急着這議欲以聯結
惠潮河漳道臣以捍蔽汀漳責南贛撫臣亦着實
可行督核着刻期到任以資料理

進士曹爾禎南直長洲人戊戌科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

○戶部尚書曹爾禎被劾　准回籍
○刑部尚書蘇茂相被劾　准回籍
○兵部為緊急夷情事奏
聖旨奴孽狡謀多端引兵渡河則塔山以西薊門一
帶處處皆當防備着馬上差人與提督鎮道等官
俱要據險抗敵以守為戰勿致疏虞仍星速偵探
消息以計征調都與議申飭行
○刑部侍郎丁啟濬題賊報踵事　奉
聖旨彈壓海邦全賴撫道大將既說熊文燦才堪節
新政紀畧　卷八　二十三
鉞徐日久既暢兵事與夫所薦各弁都着吏兵二
部作速推補水戰之兵既倚東南才將至其招募
責之任事鄉紳協同地方官精擇教練亦計之得
浙閩分處這議借浙粮調浙兵亦是為桑梓苦情
但須浙撫力能辦事其庄良尚不足邊餉之用安
可那以濟閩地彈竭加派應否可行還須酌議海
上通賊奸徒聽新撫臣到任廉訪真跡盡法勿貸
具見方略該部一併具覆
御史高弘圖為謀逆賊臣事　奉

聖旨梁夢環着法司同劉志選一并擬罪來說劉詔
即行革職議處耿如杞強直着解圖報充切宜委
之事任以竟宏才及王允民梁廷棟毛九華分別
擢用
○兵部題微臣奉　命東防事　奉
聖旨薊昌一帶與虜為鄰這修理邊墻防禦奴虜行
近邊道將加意綢繆薊遼唇齒關切該鎮兵馬挑
選技藝專備應援亦屬可行俱依擬

姚士慎人天監保

○南太常寺姚士慎謹奏為微臣遠違
新政紀畧　卷八　二十四
闕廷敬効愚衷以備採擇事　一曰聖學宜弘
一曰國宜定　一曰經費宜核　一曰邊才宜儲
一曰元氣宜培　奉
旨覽所奏五款俱關切可行朕方稽古立政這田賦
兵制等項着內閣指舉博
雅儒臣擇日開館各分門類編輯成書用資御覽
封疆事重大臣宜一力担當不避嫌怨說得是保
舉邊才尤今日戡亂張本務要博訪精擇明濟緩
急刑須平允昭朕好生之德其外解襟項應否改

祈該部酌議行
○御史張鑛爲恭繹明綸直數玩愒廢弛之弊乞
勅大小臣工各洗積習以維泰運事以臣觀于今
日一以情面難破痼習難除忍負　朝廷而不忍
于負私友盜曠職而𤕤不敢于任勞怨真有如
聖諭所云扶同遣玩者臣有慨于其中矣請盡言而
無諱可乎如起廢一事諮訪未定者尤云有待乃
屢奉
旨之主永光黄克鑽何以尚稽啟事豈現列要津者
新政紀畧　卷八　廿五
竟一網允網耶至　題差推升被黜諸臣原與經
彈射者不同臣不敢舉以示恩就臣所知之最真
科臣如葉有聲彭汝楠台臣如周用賓劉其忠周
邦基姚應嘉部臣如張履端晏清陸康稷等卓識
定力真足砥柱中流獨不可亟爲　題補以信
明旨乎如贈卹一事雖諸臣本末不同然均屬可憫
乃奉　旨已數閱月卒未見舉行豈罔周之寬恢
與追贓之苦楚死者之冤容有未盡而生者之恨
猶有未快耶如錦衣冒濫已奉有清查之　旨竟
置之高閣豈腰金黄蓋者盡應得之㢟耶彼夫非
有邊功而妄徼世爵及重身擬重辟而子孫尤擁金
吾狐假招搖狼貪嚇詐獨不可嚴爲澄汰以重名
器乎如刑獄一事向之附權蠹政者業已伏辜然
倪文燦弟殺夏之令張体乾弟殺劉鐸而劉志選
直欲移動
中宮使其謀果遂將
先帝不有其后天下人不得有　先帝又非特逼死
裕妃華奪　康妃已也閻志選到　南京即市淮揚
新政紀畧　卷八　廿六
四美妃遣人携送呈秀至中途聞信始扶以歸今
復百計營求希圖得免獨不可速正典刑以舒公
憤乎又如大工錢粮臣前疏叅楊夢袞李春德未
蒙究處近閱科臣郭興言疏稱侵欺銀至百餘萬
錢至四百餘萬雖張凌云等之貪横亦夢袞等之
縱容且模糊奏謝欺罔顯然臣謂夢袞養德所當
先行革職俟勘明定罪者也　奉
聖旨朕勵精圖治推誠任人諸臣亦宜一洗因循以
修職業至破情面任勞任怨宜自大臣始奏内諸

欵亟切時弊王永光等着速與推用葉有龢等都
伏原官銓補糧餉告匱勳稱外解延緩今大計群
吏如何不見糸一人諸臣慘死久覊贈䘏錦衣冒
濫宜急屏汰都與作速具奏劉志選攜賚宫闈着
法司擬罪來看楊梦袞李養德姑着削奪聽勘

聖朝新政要畧卷九

二月十一日

○工科顔繼祖神人有必雪之沉冤事　奉
聖旨起廢䘏恩是當念急務萬燝周啟元等受禍獨
酷着早與贈廕以慰忠魂陳子壯等已有旨起用
彭汝楠游鳳翔等俱有實疏可考評註詳確都與
議用汪承爵懸坐贓銀行該撫按查豁李師沆等
已下部議該部一併具伏

○戶科張承詔為
聖政方新事　奉
聖旨講筵當陳切要時務乃為沃心實益大學衍義
一書有關治道當次第進講以佐政機大臣不宜
避怨嫌進說平章須一意擔當同心商確說得是
銓司始進宜擇端品今後發訪之日官評為據既
全在鄉評毋開私竇士風頹靡已極欲抑浮競須
自清貞執法之學臣始耿如杞張文熙並有風節
朕所鑒知起廢一節人多論雜合作速將應推補
應候缺應伏官冠帶誥命先為分別以省議論之

啚邊事壞有虎冒關盅剿叠兵馬着該撫按着實
盡查侵年數欵深有裨靖共之實本内寥字錯寫
着改正行
○吏科張惟一爲旦工職業當修議論紛紜非体董
循職入告以信信　明旨以一人情事　奉
聖旨朕方以職業課諸臣以職掌之修悖定人品之
賢否此外是非自可付之公道何必紛紛相角自
起爭端這本說着議論以修職業深得蕩平急務
中州人才被抑不少當起用當贈卹的吏部速與新政紀畧卷九　二
核實來看劉志選已着法司擬罪梁夢環曹欽承
先行削職併議處分
○通政司楊紹霍爲暢神　聖威事　奉
聖旨朕撫有萬方凡討亂自當以次削平這所奏亦
是然雖有選練决勝的實酌其清忠知勇之師該
部還博訪其人以資專閫
○工部湓士聞巡業湓士聞江西宜春人乙未科工科給事福建主試封疆關係甚大閫外寄託匪輕懇乞
聖明立賜斧斷事職讀春秋傳元帥三軍　司命主
將得人則干城有寄攻智將動有成筭身將所向

無敵未有翱翔海上八年未復一城一池而可以
言智奴來深匿窮島奴去仍言牽制而可以言勇
如毛文龍者有謂各島兵數自旅順口及三山島
男婦二萬兵數僅三分之一有當軍六七年不見
一文錢者更不知連年火藥銃炮等物置之何地
耶有謂往歲獻俘皆竊取各處撥兵以希重賞者
有謂内監賫勅稽查兵餉槁賞五萬今文龍自知
虛冒轉送内監復以五六萬金送内監不點人馬
差毛承祿壓送銀鞘上舡將舡底鑿破令登兵下新政紀畧卷九　三
海撈取不全將登兵打死三人淹死二十餘人有
謂文龍差徐虎臣領遼人千餘在鮮地採金又差
心腹張姓領遼人二千在鮮地挖參自鐵山破奴
兵直入此二項人盡被殺死者有謂文龍每年招
降夷千人俱改毛姓養之内室因鐵山失陷降夷
欲内應假以元宵賜酒盡數殺之假報新功者有
謂文龍在海外不問來歷但有渡海者每銀十兩
給引一張即真奸細不問者有謂抗騙客商貨本
百萬金致舍究絶島不記其數稍觸其怒捏作奸

細覔行殺戮者有謂見島將做官日久積有多金
爲事抄沒錮于太蒼島仍將妻子給與遼人若林
茂春等可証者有謂文龍與四監結拜之後對胡
太監說人馬散處在外不便查點胡監笑云點甚
麽人馬只要替老祖爺做些功勞多封幾箇侯伯
何愁富貴不久長掛一畫像頭戴冕旒身穿袞龍
手執圭供一金字龍牌寫當今上公魏老祖爺朝
夕焚香禮拜者　先是屢　旨移鎮概不敢命可
稱跋扈度其詭謀長枝不過以所糜軍餉肇金潛

新政紀畧　卷九　四

住長安多方布置為庇護地爯為今之計姑赦其
從前欺罔令移鎮要害近地以功贖罪可也若猶
然聽其不移毋論尾大不掉漏卮無底舉朝之上
豈全無口耳鼻眼乎況鉄山已經失守鮮地已失
其半如此伎倆可稱為長城耶　奉
聖旨毛文龍專閫海外今已八載粮餉器械轉輸不
貲近額皇賞輙開五十萬果有是實數否這本說
移鎮要害近地查兵稽將及限兵數盡汰冗員省
費課實確然可行餘俱依擬

二月二十二日
○御史楊　為申明漕政事　奉
聖旨漕規漸弛弊竇叢生一切拖欠乾沒兌運回空
各遵近日條議嚴加整頓有司有玩愒悞事者聽
巡漕御史據實叅奏如遇水淺舟膠之時河道諸
臣一一疏通勿妨運事把總不必裁但在申明功
令禁其需索該部議行
上傳諭內閣朕覽奏內敘川功太濫着與兵部將當
時在事文武臨陣對敵嬰城固守者亦有久任無

新政紀畧　卷九　五

無地方者亦有倏來倏去虛糜官餉者還當確查
功之輕重分別敘錄來看
二月二十三日
○兵科李魯生敬陳防禦宜周事　奉
聖旨督撫相機戰守已有屢旨偵探乃兵家所先如
何止聽回鄉之口降夷効力正在此時說得是馬
紹愉酌用王良臣李春華望敵遁歸閆云從等無
功冒賞俱酌着查的實報
○陝西巡按李應公用人之途既闢事　奉

聖旨朕方欲宣壅拔滯以弘維新之化所薦顧慥等
俱實績可考着分別議用其一切削逐諸臣應還
應候早與確評具奏該部知道
二月二十四日
○戎正尚書霍維華奏為聖明用人無方事奉
聖旨這本條陳起廢以佐咨訪甚得用人權衡凡推
升考滿題差典試建言請告諸臣各有應得之官
先與伏職起用即人多缺少亦須題名陸續填補
其被劾處的都核情節以公用舍劉璞等另與分

別議處文震孟酌用孫慎行持論過刻朕方弘曠
蕩之恩并與還其官誥諸臣宜盡化畛域同心幹
國勿得報復恩怨以蹈覆轍
○御史高弘圖討賊之法終不得伸事　奉
聖旨劉志選梁夢環兩人前疏具在罪無可逭着該
省巡按御史提解來京究問劉詔先革職該部院
將高弘圖前奏內所叅劾事情嚴行查勘定罪
上傳朝廷設官分職內外各有攸司人臣守正奉公
交通甚為非法朕覽大明律一款凡諸衙門官吏
若與內官及近侍人員互相交結漏泄事情夤緣
作弊而扶奏啟者斬妻子流三千里安置
祖宗深知治亂之源邪正之辨以此為后世臣子鑒
誠至為明切昨逆惡魏忠賢崔呈秀表裏為奸把
持朝政變亂
祖制胎禍生靈業已磔誅以舒臣民之憤自后大小
臣工須知各修職業各效忠誠本無招權納賄之
私心何必巧營別竇共矢特立獨行之風節自可
結居高听卑朕方曠詢于明達踰階立位爾宜自

愛其身名倘有敢蹈前轍交結作弊者甘為禍胎
罔顧王章朕必究治如律繼斷不姑息仍許科道
官不時據實糾叅務醒積習用肅官箴爾等其欽
承之特諭
○江西道林棟隆督臣持論甚謬飾辯支離謹再為
駁正以祈　聖鑒事內叅督師王之臣初因崟雲
徐可大曾以同官開封因而通于崔魏因以可大
為贊畫以酬其勞首破奪情之例以為諸人倡且
以計逐袁崇煥

二月二十五日
戶科張承詔奏為
聖主方釐圖治之精臣工宜効靖共之實謹抒愚忠
陳休要以佐　新猷以襄泰運事　一曰務啟沃
之實　一曰務平章之實　一曰澄銓路之實
一曰培風化之實　一曰亟起廢之實　一曰核
封疆之實　奉
御史范汝梓奏為聖主御極事　奉
聖旨這所說保躬講學是端本澄源要務當採行之
新政紀畧　卷九　八
起廢須確覈才品仍以所舉當否定其功罪然後
議論可清兵食還足宜廣布真才除其虛冒選將
足餉二欵尤切時宜該部着與伏議行
○御史李應期奏為泰運彌新藎臣宜别謹効臚列
仰祈
宸斷亟賜罷陟以肅仕路以襄治平事內忝南贛巡
撫洪瞻祖　山西巡撫牟志夔　福建巡撫朱一
馮　工部侍郎張文郁　江西提學僉事虞大復
刑科楊文昌奏為

聖明勵精事　奉
聖旨這本說自強不怠朕當力行之閣部該臣親承
召對當進思退實實修舉職業用奏安攘庶不虛
朕勵精至意
二月二十六日
○江西道張養奏為人才可惜公論宜伸懇仰答
聖明起廢德意以佐平康事職歷覽古今治亂皆以
賢才進退為証　國家用舍總以人心是非不驗
自逆璫切柄與善為仇維時邪險成羣豺狼載道
新政紀畧　卷九　九
教猱升木殺人媚人縉紳之毒千古無兩死者不
生戍者不返摧折之餘自甘畢世沉淪無復天日
再見之望伏遇
聖主當陽掃除邪逆下恤死之　詔開起廢之門天
下聞之莫不祝
聖呼嵩當此之時勢如救焚海內臣民以為朝令夕
行庶几抒久蓄之人心還大公于世道因奉有無
遺無濫之
旨當事者遂鄭重其事延緩其時漸失

主上錄用舊臣之心以至意見各殊紛嚚將起職切
慮之孰狐疑之心者來纔謗之口借假借鄭重之說
者開擯棄之端恐廢棄諸臣未受無遺之福先受
無濫之寃職非謂用賢可以不慎而小往自當大
來蓋起廢一事原與遴選初進物色方新者不同
今日起廢又與　誤多端歲久易混者不同自二
十四罪之疏上其后逮問遺戍削奪諸臣雖借端
各不相同孰非忤觸逆璫為異已驅除計者此即
諸臣本末何事更尋本末即諸臣各有本末正不
新政紀畧　卷九　十
當以逆璫所定之本末為諸臣之本末當事即為
慎防之說亦當防其後來被棄之人而不當防其
從前推抑之人蓋逆璫忿氣方新芟除任意一時
忠良以忌取禍自無可疑其后固有穢迹昭着或
胥人陽相排擠以致逆璫厭之因而斥逐如曹欽
程輩間亦有之不過數人此外則多賢者今日之
計有觸奸邪無使溷入同為最善倘不然者萬萬
不可以防小人之嚴而過防君子以刻語云賞濫
則懼及淫人罰濫則懼及善人與其及善寧寬于
淫但不當明知菲人因而推拔薦達俾邪正雜投
實生勵階職願
皇上申諭在廷諸臣務令秉公矢慎捐疑去私各舉
所知以襄盛理當思廢棄諸臣蒙禍最慘受抑實
正為宇宙所共憐共惜所起雖有次第之分將來
無可抹殺之理至于同鄉耳目最真月旦素定大
賢小賢必有實據其間交與親情不無疏密公道
之行必自此始不可以此混置低昂兩無以服一
鄉之心又何以服天下之心職因一為道破可使
新政紀畧　卷九　十一
鄉評益重大道益公矣伏望
皇上始終以明斷行之諸臣不得借口無遺無濫之
旨私有仲柳士類幸甚　奉
聖旨人才原當愛惜凡被逆璫摧折之臣所起務有
次第絕不可遺違說起廢當以從前之被抑為先
不必別生疑慮漸起紛嚚說得是採評以定公論
亦用人所必資該部知道
○浙江道御史宋景雲為仰遵
聖諭直陳膚見永圖安攘以佐　廟謨以釀太和事

自奸逆擅權輕變
祖制督兵督餉添設內鎮布滿要害賴我
皇上神明首擊大憝首撤內鎮此清汰第一着無何
而清汰之　旨一出各衙門已漸漸裁減撤底澄
清矣然欲清汰孰有大于兵餉與夫吏治邊防者
乎司兵者以清汰之法清兵而兵何患不清司餉
者以清餉之法清餉而餉何患不清耶夫今邊防
者行清汰之法而吏治邊防何患不清耶夫今之
招募調遣者不可不應計惟有揀練之一法揀之

不精十人不得一人之用練之有法一人可收十
人之功選智勇之將以十教百以百教千以千教
萬自日閒可得勝兵數萬而又賞罰以鼓之忠義
以激之昔孫武子可使婦人女子赴湯蹈火此也
然有兵不可無餉今日餉非不足也外解不前司
農告匱那東補西遷延時日軍無顆粒分銀入手
勢必稱貸甚至鼓譟搶刼及餉司解到中軍造冊
中之總兵總兵用印轉之監軍掛號方行給散中
閒書役需索往返駁造駝閣稽遲且自千把叅尤

屑累而上往返交饋剝削侵扣已耗強半餉安得
足若餉到即發一切弊竇盡行汰革餉非神運鬼
輸勢不得不取之民間愛養物力以充軍實惟在
良有司耳乃最為民害者長吏十之三佐貳十之
七彼多銅臭進身原無鼎可愛日夜惟朘民脂膏
以媚堂官縱惡殃民無所不至長吏誠賢若輩自
知斂戢若閫外机宜勢難遙度近聞奴孽賄結西
虜喜峰塔山一帶尤宜嚴警錦州實奴必由之路
未完城堡急當修葺此外更無如屯田為長策果

可接餉銀之不給草可佐豆料之不足近日樞臣
欲分寍遠兵三萬移居蓋牟據遼之中牽制首尾
策應東西其着甚穩凡此皆安民察吏富國安邊
之略總之清汰二字一了百當矣
○江西道高弘圖奏為謀逆賊臣法在必誅懇乞
聖明大奮乾斷立建正法伸萬世公憤事我
皇上聰明神武事事獨斷非臣下所能及其大者魏
忠賢亂政竊國種種謀為不軌
皇上暴其罪狀從此凌遲戮屍頒布爰書而亂臣賊

子之業始定五虎五彪之子逆璫濫竊名器決裂
防維殺人媚人遺千秋之臭而若夫傾危　社稷
搖動　宮闈顯稱擁衛之干戈爭作反叛之羽翼
曰劉詔曰劉志選曰梁夢環此三賊者懸實浮于
虎彪而
天討未加此忠臣義士拊膺泣血叩　九閽請尚方
之劍而不能須臾緩者也蓋詔之極貪極淫極媚
極險經諸臣交章糾彈已無剩膚可恨者薊鎮何
地堂堂

天子之憲臣于忠賢喜容之前呼九千歲行五拜三
叩頭禮非以倡逆九邊使皆効尤而舉事乎又于
去年八月二十一日開
先帝備留在遵化教塲點兵三千更置將領盡用私
人朱來卜文煥等精甲良馬一一忠賢頒賜而薊
惟中領搪報家丁直隸都門汲汲乎奪督府而踐
之明乎時哉弗可失若非有
大聖人者出焉內應之謀一逐同享富貴而非詔而
誰其逆惡止于虎彪否

先帝雍雍在宮原無驪姬褒姒之寵止因逆璫妖姆
表裏為奸幾魚貫以進者苟非忠賢之所取肆行
殘害如　聖諭所云革奪成妃　裕妃自盡此天
下莫不切齒究也媒孽　中宮斥張皇親在外而
百計中傷志選夢環實有謀焉以故連坐糾劾
天子不得庇其外戚
母后不得全其生父若一旦易　后之謀成而兩賊
遂為元勳矣華歆代曹操勒殺伏太后狠不過是
此逆惡止于虎彪否而偶當　大計拾遺劉詔于

考功法蓋謂官箴壞于作道之時逆迹露于開府
之后提問追贓猶屬輕典不意庇奸罪即經改為
聽勘以至志選謹與潘汝禎同削奪夢環復與倪
文煥同遣戍夫罷斥之法為人臣不盡其職者設
耳世豈有安忍無親中　宮闈以不測之禍而猶
得庇于人臣況憝天壤閒乎又豈有呼嵩稽首舉
兵從賊而猶煩徐勘乎則閣臣模稜累擬非所以
為訓也頃見邸報建祠諸臣半入白簡勢不盡化
要澂以謝清議其強項有據彷彿耿如杞之一班

職安忍理沒不一表而出之　一日知府王堯民
始終不爲崔文升李明道等仰面屈膝而因被私
人吳淳夫恭論　一日道臣梁廷棟方當上梁祝
釐之會而拂衣終養凜凜風節令人心折　一日
縣令毛九華亦不肯呈詳建祠之故而劉詔唆倪
文煥恭之彈文非華家乎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
民服惟我
皇上以處呈秀者處三賊臣　勅下法司速問窮究
立正典刑以雄如杞者雄三直臣堯民廷棟立（新政紀畧卷九 十六）
賜起用九華行取庶賞罰明功懲矣至于如杞萬
死一生必是　九廟有靈留之以輔佐明主爲
社稷重臣而贅疣同席虛擲歲月天之篤生如杞
如杞之圖報
國恩而無當也謂宜遇有督撫缺出首　賜簡用使
竟弘施語云韓范在軍西賊胆寒如杞威望不讓
韓范而位尚不能配其德職功謂用人者殊欠權
衡此其一端矣　奉
御史范汝梓奏爲再糾海外事　奉

聖旨毛文龍受國厚恩歲餉不貲自當枕戈環甲覘
奴西渡或直擣其巢或潛擊其後方成牽制這兵
額該部即着定其數照數轉餉自崇禎元年爲始
各擣毛以節制之兵录議開毛文龍仍往來料理
說得是海外將領應聽登撫統轄方可約束該部
即酌議來說
○原任遼東副總兵茅元儀奏爲感戴　天恩事
奉
聖旨據奏茅元儀効力關寧屢經薦舉如果投抑權（新政紀畧卷九 十七）
璫具見韜略該部酌議擢用該部知道
○御史高捷奏爲　聖政維新事　奉
聖旨年來兵威未振皆因選將練兵范無實着餉領
虛冒狃爲固然屯種既已廢更長收置之不講這
本于事情甚晰以爲嚴禁債帥實叙首功兼勇樹
恩威精訓練裁冒濫修要務俱着實行屯墾講伏
商人開中舊制誠爲長利車戰全在演習至和衷
尤爲切要督撫鎮道須体此意
○太常寺添註少卿阮大鋮奏爲孤臣忻覩　龍光

敬陳蟣悃以仰贊
聖世平明之化事臣以拙性孤踪甲子春受抑時局
乙丑再起遭奸人曹欽程陷害更毒蓋欽程為舉
人時販私鹽于臣鄉事犯彪臣轉求于督捕同知
王可宗臣恥其無行峻拒之鹽隨入官因此恨臣
切骨殆臣起官入京而欽程正以殺李應昇等媚
璫居然與傳應星結為兄弟遂暗行搆害誣入臣
名于要典以圖殺臣向非科臣潘士聞持正一言
臣得全此首領哉臣即時討差歸里遠避虐焰兩

年來不敢越于舍一步後因要路謬列啟事臣愈
益愧怵業于秋間具呈吏部批准給假絶不萌出
山想幸遇
陛下神聖繼天簡忠除逆臣兩疏胥荷　俞鑒始遵
今旨供職茲　天顏咫尺忍無所靖獻以答千載
知遇乎臣所目擊真切而不能已于披陳者臣鄉
僻處江干頗稱仕國連年逆璫煽亂受禍獨深其
釁根皆起于昔日僉堂而不知臣鄉諸臣自立腳
根若矜修亮節　如何如寵葉燦已　召還講幄朝

野同歎而清恬如咸世承端方如方大鎮博雅如
吳應賓人人咸斗山仰之然最清苦者莫如右通
政楊材材官漳浦著廉惠聲居銓謝絶干瀆歷任
鄉寺素節無改癸亥掛冠即以不附同鄉要路氣
概依然四壁蕭條瓶果屢空也最坦直者莫如原
任太僕寺少轉卿倪應春方大任應春真純君子愷
祥愷悌居臺持論以養元氣護善類為主居鄉宦
深自處然精力尚壯報　主之念未忘也大任戇
直與科臣郭鞏同而直相值未免展爭而后來一

觸璫被罪一觸璫被錮風節亦矯矯相配今巡城
御史劉廷元首薦之生平端亮無不可告天事甲
子請告疏語直刺奸人不愧三代遺直而更有論
戍臣鄉如原任御史游士任當其募兵時但荷過
銳信人過真諸臣每有切責此誠正論即臣亦常
微規之然年來流離貧苦極矣大都癡心赤腸人
耳若　疏攻客氏以寢逆謀從新之功斷不容泯
者臣鄉原任知府陳鑛端謹練達通判殷騰霄若
節清操又有修城之功止以屬吏彭參以不與分

房不入考選懷忿上疏俱行削奪參此舉誠措然
作今清和亦難抹殺當此　聖世豈忍終錮之臣
者均宜還其原官用全器使可矣以上諸人事績
臣皆目擊最真故敢以直為剖心披瀝伏乞
勑部即行議用　奉
聖旨阮大鋮守正忤奸朕已鑒悉所荐舉楊材倪應
春方大任游士任即與起用陳鑣等准復原官該
部知道

聖朝新政要畧卷之十

二月二十八日

刑科楊　奏為

聖主勵精圖治慶始猶當厚終人臣遭時遇主循名
猶當責實以共襄　中興泰運事伏覩
皇上御極以來種種善政史不勝書然聖學懋矣勿
始慕而終塞枚卜啟矣勿始慎而終疑正人進矣
勿始親而終疏言路開矣勿始止輦而終防川大
奸除矣勿始拒虎而終進狼初終一脈後先濟美

願我
皇上之慶始厚終者此也然　主聖必須臣直上倡
必須下和為閣臣者必日如何而燮理陰陽如何
而啟沃宸衷為銓臣者如何而鑒別流品酌起遺
佚為計臣者如何而不病國病民如何而不剜肉
不枵腹為禮臣者如何而春祠秋嘗冬郊夏澤為
樞臣者如何而督師練兵如何而犂庭掃穴為法
臣者如何而雪冤理枉如何而刑措囹空為工臣
者勿再興無益之土木虛糜有限之金錢願諸臣

之循名責實者此也
○戶部為欽奉
聖諭據實敷陳以備採擇事　一曰議復巡倉御史　一
曰議重守催之任　一曰議核鈔關冒濫　一
曰議禁逋賦營謅　一曰議押運掛欠之罰　一
曰議本色查驗　一曰議禁委解包攬　一曰議
嚴核報掣手批　一曰議王田撥給　一曰議各
倉叅罰
○南吏部主事臧照如為
新政紀畧　卷十　二
聖主作新事內論鄒元標高攀龍趙南星三君子議
謚當於清忠介愍中酌議二字至于起廢卹典不
可久稽　奉
聖旨易名重典非官鄉評者核真不以輕畀鄒元標
等三臣品行素著該部清集羣議確明具奏以憑
朕裁起廢查核已有屢旨凡為逆璫摧折所最先
之人與首劾逆璫者允宜起用不得苛求耽如杞
貫繼春立大節知道了周順昌等慘死可憐恩卹
宜優着該部知道

○御史朱純為　聖猷廟筭事　奉
聖旨定計用人是籌邊要着但在主之以斷責之以
成說得是樞臣條議既確即當以其議力行而奏
成功袁崇煥孤臣却敵已經名用令催其速來俾
與新撫臣共襄天討師克在和既各從封疆起見
可否便與相叅不必再搖旁議所在各舉所知果
有實才着廉訪推用
○御史吳琛奏為天開　聖明事　奉
聖旨軍興謹以收軍民安得不窮必清軍餉汰冗員
新政紀畧　卷十　三
民力可蘇加派無益於國徒損于民誠不若量減
外加惟嚴課額內之為得乘時經理還當徐議守
令于民最親今後督撫監司當與郡邑熟商地方
疾苦其廉貪治狀一聽巡方御史察實入告升黜
徐之遠議皆於安民實政有裨
○御史袁弘勳為圖治務在急先用人事　奉
聖旨朕屢旨從公起廢全是愛惜真才欲為國家收
實用如前者標榜攻擊轉生事端遂令逆璫借口
橫肆摧殘人才國事並受其害可為痛惜今日先

將題差典式諸臣與見幾引退諸臣盡發啟事其
餘酌量分別務使妥當其諸臣須要洗滌肺腸共
致蕩平期不負朕拔擢至意李標死守危城反加
摧抑與徐日曦都與起用楊邦憲該部酌議具覆
○御史李炳為邊事孔棘督師不宜弛但責之貴嚴
降夷不可再收阻之有法伏乞　聖明勅下諸臣
詳擇會議以固封疆事
二月二十九日
○兵部塘報事爲照奴孽奮謀而犯非一日矣然今
新政紀畧　卷十　四
奴子馬步兵二三萬營連千里二月十五至拱兔
男青把都住處甦開板城尚未起身則拱兔一枝
已與奴并矣今奴兵南可以窺寧遠西可以逼關
門喜峰諸口在在可虞若不早爲防備恐蹂躪之
患不在門庭而在堂奧矣
○御史李應薦題爲逆璫遺孽未正國法乞　速賜
裁處以清纇賦以雪沉冤事以職所知如劉文耀
胡良輔可一日容于堯舜之世哉二璫之在淮揚
矯　旨攙括止有四項曰挖河曰募兵曰會保曰
加罰共八十餘萬惟時職與撫臣蘇茂相道臣王
化行運使汪承爵皆設法湊足二十萬起解乃盡
昧血心別生枝節先恭知府後參運使後先褫革
耿　旨如寄以爲唬嚇榜樣繼此大肆咆哮雖續
解九十餘萬皆挪移正課借派商民爲權耳盜餘
計耳此銀解京果否支銷有據要得不一問也如
府顏日睡到任一月而罷運使汪承爵到任踰月
而盜祇嫌其追比過寬隨駕誣恭借口追贓嚴行
籍沒既出承爵于含室復禁妻孥於別所遣人入
新政紀畧　卷十　五
銜横肆抄掠若拷書吏一次加贓十萬又一次加
贓九萬不經面質從來有此坐贓法否捶及僕從
未已也伊子貢生儒士拷掠幾無完膚毒殺于淮
揚未已也文耀又親詣臨清房屋田產抄掠無遺
從來有此追贓法否灘派吏書二十餘萬未已也
又懸坐前運同譚天相二十一萬商人吳棵三十
萬敲打施難加之刑術楊多夜號之鬼至人妻楚
景象天地寒心安可不一問也最可恨者擅動若
拷承爵銀兩支數萬借口助生祠於南京等處如

此貪橫人人啣恨家家為仇文耀罪惡貫盈決難漏網乞　查先後解過一百一十萬兩仍將那移盜粿一一查明作正并將知府顧容暄運使汪承爵議復原官起用商民盡行起豁庶積怨可伸矣

○御史劉徽廣屬正直事　奉

聖旨覽奏廢棄之錄宜早考選之額宜寬邊俸之升宜酌資深課職業皆如議正丕忠厚從事說得是北土荒曠墾闢可嘉沿邊屯種有資戰守着該地方撫按有司官商確便宜行

三月初一日

○禮科閻可陛為媚党建祠献媚顯干法紀懇乞

聖明立賜處分以暢公論事自逆璫盜竊國柄忝糾者一身九死則諂附者一歲九遷二三年稱功頌德倡和建祠於除臺臣甯光先糾劾外據職所知尚有數人如創建三祠者李蕃也天津河間真定等處樱金建祠上梁迎像行五拜三叩頭禮呼九千歲真不知有　君父矣創建兩祠者李精白也金像祈懺親詣上梁其對聯有云至聖至神並乾坤而立極多福多壽同日月以常明居然尊之為天子何忍至此極乎毛一鷺建祠應天居然與潘汝禎同一作俑姚宗文張翼明建祠于湖廣大同為害地方不小朱童蒙延綏建祠用琉璃黃瓦劉詔薊鎮祠冕旒金像吳淳夫臨清祠毀民房萬餘間河南祠毀民房數萬江西祠基毀先賢祠得罪名教播惡生靈然亦有劉腸動骨如知縣姜兆元不肯附和陝民建祠山東有鄉官謝啟光梁廷棟沈珣王堯民等恥于列名至江夏知縣王爾玉借

熊廷弼贓事挾騙其子珍玩致長男慷慨自刎其妾申宪將二婢去衣責四十板天下有此貪暴之吏乎德安知府李行志應山知縣夏之彥為楊漣捐俸募緣不避時忌若爾玉視之當愧死無地矣真定撫臣宋師襄馬逢皋皆以不媚忠賢而降處例轉所當復還原職者至若鄒元標馮從吾之理學楊漣之節義當並峙為一代山斗豈容輕議今骨已寒寃尚未雪么魔郡類乃敢妄言詆毀必欲使逆璫有子孔孟無徒祇為奸人報復而自外名

教不已甚乎至起廢一事已奉　廑旨而數月會
推鄉二尚多依附稱頌之人則今日之局面亦可
知矣
三月初一日
○山東道高捷為　聖政維新言路廣闢敬効一得
以遵
明旨以重封疆事　一曰選將材惟邊將不以賄賂
進而以才品進則登大將之壇者何患無人　一
曰課實功惟軍功不以情面叙而以功能叙則紫　新政紀畧　卷十　八
罩于之類又何患無人　一曰兼謀勇雖戰以勇
為主而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自非天下有心人斷
不能也　一曰樹恩威與士卒同干戈須如士卒
同甘苦　一曰急和衷欲平塞外之犬羊先撤邊
臣之參越　一曰精訓練兵不堪用與無兵同器
不相習與無器同至火藥一節尤　國家之長技
一曰裁冒濫邊關公費一切取辦軍粮至降夷所費
不過借撫欵為名為射利窟穴耳與其妄費以
饜狼毒之腸孰若增餉以飽捍衛之軍士耶　一

曰復屯田　國初納米豆于邊以領引今胡為領
引于邊地納銀于塩局當速為復舊制也　一曰
習戰車自編廂轉運不靈惟修獨轉之制驅馳得
以自如載戎器火銃使敵至方舉發者迅不及停
當者迫不及避進則竝驅止則連營　一曰修要
害關門山水與天造地設惟相地所宜密布險阻
高處創築增高壙處濬渠樹木我據之為要敵臨
之為害此以逸待勞之法也
○兵科宋鳴梧興治必先釐弊謹陳年來積習仰于　新政紀畧　卷十　九
聖斷事　一曰元氣而不知培　一曰神氣靡而不
知運　一曰廉恥道微人不知防
吏部恭繹　明綸事抄出御史張鏞薦王永光等
尚書王永光六年回籍　尚書黃克纘五年回籍
禮科葉有聲七年以典試題差削奪　禮科彭汝
楠　御史周用賓六年題陞京堂削籍　御史
劉其忠六年題差巡按閒住　御史周邦基例轉
參政削奪　御史姚應嘉七年陞推寺丞削奪
吏部主事晏清七年題陞員外削奪　兵部主事

張履端陸希稷六年題陞吏部削奪又查編修陳
于壯五年以式錄策語削奪　戶科熊奮渭禮科
章允儒兵科董承業俱六年以策語降級削奪
戶部主事馬任遠七年題差典試削奪相應一併
題復
○兵部一本黔蜀之謀事　奉
聖旨曾大受果能出奇立功自當優敘贊畫勅印既
屬破例不必增給
○南兵科錢允鯨仰体　聖衷俯籌時務謹條末議
新政紀畧　卷十　十
以欲先資事一曰懋執中之學允舜相傳不過一
中中者無偏無陂皇之所為極也
皇上講幄弘開典謨日進如曰方命圮族則附逆殺
人如吳淳夫劉志選梁夢環張体乾李實等之誅
竄宜亟曰疇咨若時則忤璫擢抑之王永光馮三
元唐世濟徐紹吉徐必達王佐須之彦等之登
庸宜先一曰明輔相之職逆璫首竊國柄舊輔顧秉
謙授以柄而盡失其職繼之身承其尾捧日有誠補
天無計今補卜天考相相不自任恐以委轡而漸
致旁落願一力担當不避恩怨朝夕献替毋滋築
舍之議聞兩可之端吾心如稱衡量不爽而後同
寅協恭合于天理人情之至曰是曰非劃然而解
使無可窺之隙則政本端矣一曰重封疆之任自
有遼事即有黔屬之難流賊海寇妖党窃發乃邇
者用兵結局無期夫朱燮元懸功不敘閔夢得忽
逢璫怒王三善死難無卹李㰅死守貴陽亦自難
泯喻安性任遼被抑袁崇煥保障錦寧猶來譏口
何以鼓舞豪杰作勸忠臣耶茲者樞臣閔鳴泰屢
新政紀畧　卷十　十一
奉勘議何以遲疑瞻顧惟是功罪核則賞罰自明
又何歲月持久之足虞也一曰明進退之節試察
諸臣孰從旁逕孰從大道諸臣亦自省其當日孰
為正志孰為逐羶心迹無他者不必引嫌指視黨
集者何妨引退若果誤當三楚摧折之餘值藩封
祠建之日捜括既窮督責交臏為地方請命不從
媚竈起念凡若此者皆原心而寬其議也悉定
廢籍之案而速賜環之詔庶臣節明而是非定矣
一曰宏卹齎之恩自逆璫切齒楊左諸臣令心腹

許顯純等懸坐重贓蔓連株引甚于籍沒今楊漣
萬燝皆有給賞泣罪解網不過于此今張凌雲等
乾沒不下百餘萬或可量給死者之家虎彪贓罪
無幾而遺虎彪之嘆者先處于盡李實囊橐尚飽
而被李實之計者皮骨皆空至若贈蔭之典屢徼
明旨不知何以抗違也凡此皆採諸輿論知見最
真者故敢以入告焉奉
聖旨聖學以執中為要相臣以身任為資方是明良
戚際說得是餘欵俱切中機宜封疆事重年來効
新政紀畧　卷十　十二
力諸臣如朱燮元閔夢得等俱議用守正遂程行
徑自別懸坐贓私概宜豁免都與酌議來說
三月初三日
○福建道御史李應期題為
聖明無微弗照臣忠有見必陳謹據實條列以備採
擇事一曰居重馭輕以壯神氣一曰恤民惠商以
固元氣一曰聚廢闢幽以顯真才何謂居重馭輕
天下兵當自京營始
祖宗朝以武功定鼎設五京營統以文武重臣分轄
十二萬神策羽林無事則實餉有事則備征討
邇來京將不聞有一員可當推轂京兵不聞有一
隊可効馳驅根本如此單弱九邊何所瞻望況談
兵說劍幾滿公車俱出儒臣章奏而武臣議論絕
無豈武臣有言兵之禁乎今日京營先汰營庸品
急選名將仍令各陳所見在兵言兵不令越俎他
談以致洩機也何為恤民惠商恤天下之民當自
京民始
祖宗朝徙天下富民隸籍京師更免傜役以安內地
新政紀畧　卷十　十三
而收人心近見僉報商人事百姓不能安枕今日
京商當令京差御史會同秉公指誓天日以清夙
弊亦急解倒懸由近及遠之一策也至起廢諸臣
才品固多就臣所見聞開入訪用者陳之如原任
工部侍郎周廿貴浙江巡撫王洽大理寺丞彭鯤
化太僕少卿陸完學禮科彭汝楠吏部員外李日
春陝西道張慎言吏部郎中呂維騏河南按察使
葛錫璠兵部侍郎張鳳翔大理少卿王雅量至于
陞倫員理官于紹興此中人材被抑各有薦疏獨

徐如翰劉永基呂奇策尚屬遺珠臣鄉天啟二年
妖變道臣曹爾禎王從義徐從治各任監軍皆能
出奇料變今爾禎從義各登八座而從治尚以方
面淹抑非情之平也又有力保危疆之程啟南孫
朝肅趙延慶今尚在淹抑更非平也又如原任慶
陽知府阮自華學究墳典人多器重死守孤臣嘔
盡心血當諂媚成風之世皆出于患得患失之心
如自華坦率自甘絕不以世味介意是亦足以風
者以上皆關理道喫緊伏乞　勅下該部舉行奉
旨
新政紀畧卷十
聖旨京營根本重地卒弱可虞急選名將訓練且令
各陳己見以觀其略不得為越俎之談僉商公慎
此是綏安京民第一義俱如議着實行所舉廢臣
明世賞著與論既協即議用
三月初四日
○河南道羅元賓為揆地虛列相業宜光乞　勅新
舊輔臣奮堅凝之骨力以肩國是事談相業者曰
相度曰相才臣以為未也有度而無骨祇以狥情
而養奸有才而無骨祇以首鼠而營窟我朝名臣
代不乏人猶相業不少概見自
神宗迄今四十餘年令人遐想于初年之張居正相
業可知矣他不具論自有遼事以來秉國成者非
葉向高子向高以陰陽閃爍之心為彼此彌逢之
術一出再出喪師喪土後來閣臣一入閣臣便如
抱木之寒蟬噤不敢動又如有線之傀儡挈之便
靈欲尚公則尚公欲封爵則封爵矣欲建祠則建
祠矣欲內鎮則內鎮矣欲誅殺削奪則誅殺削奪
矣風雲月露之詞無日不入綸扉諛佞邪逆之章
新政紀畧卷十　主
剉處可鑠金石紀綱名節澌滅殆盡而徒以小小
之補綴自居于平勃仁傑之功噫何其舛哉試就
近日票擬言之張凌雲陳大同之侵欺乃曰不必
苛求益賄賂重而法度輕也閣事孔棘乃於當事
之輔臣聽其規避僨事之罪帥姑從輕擬又何說
也前所請張休乾之肆市田爾耕許顯純之行楔
四虎三彪之從重吏議非求多于法外也諸奸輩
金入都貨緣寬釋附近之遣戍似遣非遣原籍之
監候似監非監誰司票擬一手握定使司寇不得

明刑言官無從關說上瀆　朝廷之明斷下起通
國之疑慣香火之情耶錢神之靈耶狐兎之悲耶
總以休休有容者容情面以營營顧慮者顧爵祿
每見言官論事重大疑難滲無可否者有之全不
照管者有之下之部而止耳使輔臣為掛號之官
不惟有叢脞誤　國之形且有專擅行私之　漸也將
馬用彼相哉

三月初五日

○工科祖重燁邊計宜周事　奉
新政紀畧　卷十　十六
聖旨降戎保無他賞督師自當身任募之浙兵借行
粮着撫按官酌議閩粵協勦浙為犄角推舉邊才
已有旨特訪精擇袁崇煥着速推到任王在晉已
經推用喻安性即與起用卿寺諸臣須卓品強力
知道了該部知道

○兵部一本奴兵西歸事　奉
聖旨覽奏奴尊乍魁拱兎捲甲遄歸蠢茲兵情虛實
難料何狃於奴歸遂弛隄防果青首可力為外陣
東首可力為講耆即有督師及撫鎮道將等官相

幾調度務保萬全以紓朕東顧之憂自有論功行
賞之典卿可差人說與知道

○山西道劉重慶為逆惡誅殛少雪可恨神奸漏網
難緩天刑並據實直糾仰祈　聖斷立速正法事
參太監李永貞劉若愚李實當立正典刑以剪餘
兇

三月初五日

○大學士李國楷一本病臣叠徽　寵眷事　奉
聖旨覽卿所奏十事訏謨碩畫禪朕新政必務實益
新政紀畧　卷十　十七
廣納敢崇節儉事關朕躬當一一採納施行以後為
分難時有內傳卿等不妨執奏諸臣章奏做古人
貼黃之法自撮要粘原本進呈以便執要分曹置
簿參稽綜核卿宜即出與同官商確舉行核才品
懲貪墨務久任之議于用人恤民尤為關係該部
如議着實申飭覆奏

○江西道林棟隆為
聖主求賢事　奉
聖旨年來羣臣水火相尋無有窮已傷國元氣朕甚

患之這番起廢必得特力獨行絕無依傍者以為
前茅無使望風占影之番覆交搆說得是本內所
薦多乎輿論着即與分別議復起用
○吏部題欽奉　明綸事題王永光黃克纘遇缺會
推彭汝楠周用賓遇京堂員缺董承業遇左給事
員缺晏清張履端陸康稷各遇吏兵員缺周邦基
遇叅政員缺各查起補今將素有聲起補禮科劉
其忠起補湖廣道姚應嘉起補貴州道陳子壯起
補編修馬任遠起戶部主事
新政紀畧　卷十　十八
三月初六日
○戶科汪始亨題為仰体
聖衷作人闓治謹抒末議期諸臣大破情面實實舉
行事自逆璫煽禍縉紳中不肖一流不獨欲免禍
且欲徼福引羣呼類拖泥帶水不敢謂虎彪而外
稂莠盡鋤也彼歷歷醜態在在瑕瘢而猶遲回觀
望又何待乎內外止有此缺建五祠之司馬不去
則正色立朝之司馬從何得補內侍通線索之督
臣不去則孤臣保障之撫臣從何得用至于後官

起用之旨已下四個月矣題差推陞考試三項冢
臣無事敲推不必待兩到計日開題每一缺出必
新舊間補貳新二舊一若夫訪單註評俱宜各註
所知不必責其徧及徧及則累月難周所知則的
日可徼徧及則泛詢泛應愛憎得以互行所知則
見聞是非難以別誘惟瑕瑜互叅是非兩持如掛
彈章可議而奉逆璫意題殺人之彈章又可議推
抑可原而先為逆璫之所敗後以厭薄被斥者又可
議職鄉每廑　聖念楚才催折最可憫惜之
新政紀畧　卷十　十九
旨屢下不禁淚流不敢廢舉已見于章疏者有四
人焉一原任戶部尚書李長庚文武壯猷浙地尸
祝海運貲盡苦心改南折而北至今賴之原任吏
科給事沈惟炳兵科給事胡永順四虛無倚秉持
公論原任吏部王事晏清循良之蹟在吳江水鏡
之衡在銓部所當以原官起用者也　奉
聖旨起廢一節數月尚懸空談何以發舒又簡達奉
說員缺間補新二舊一及看直輪補先儘題差推
升考選諸臣不必候收詞用陸續叅酌起用俱疏

滯核品之法如議覆行本內所薦四人俱確李長
庚即與會推紫要衙門用沈惟炳胡永順晏清俱
着以原官前來供職
〇吏部題請考滿典試條議請告薦舉等項原被斥
史𨚗田惟嘉顧錫疇劉之鳳滿朝薦文震孟鄭鄤
等四十五人准復原官補誥命遇缺銓補
三月初八日
〇御史吳阿衡為乾德日新事奉
聖旨這所奏朕自當力行不倦以圖治安全遼未復
新政紀畧　卷十　二十
軫朕心顧精簡器械嚴課將卒是禦敵急着今留
勛府第以待功臣大將有犁庭掃穴者自不吝封
拜之典重權重体有求不應俱與申飭行
三月初十日
〇內閣題錢謙益起詹事朱繼祚起陞中允姚希孟
起陞贊善
〇督師尚書王之臣被論准回籍
〇吏部題請會推陞轉題差各官被抑者駱從宇王
之寀倪斯蕙鄒尚賓朱欽相彭鯤化白鵠紹等六
十二人各先復原官補給給誥命推陞者照推陞職
銜起用題差者照原官起用各遇缺推補
〇吏科魏照乘申明職掌事奉
聖旨該科與銓部職掌相關俸單妥宜開送以憑查
核會推大僚亦宜先期詢謀以求僉同俱說得是
單明翊何宗聖張文郁附權驟遷都着削籍為民
周應秋嘖有訾議着量與官銜冠帶閒住
〇浙江巡按王際達恭奏明事奉
聖旨這本所陳有裨察吏安民足國安邊至計從寬
新政紀畧　卷十　二十一
大以蔭和平朕當採納端民風慎吏評二款如議
與着實申飭以核冒破劾輸助嚴邊防各款着與
詳伏議來說
三月十一日
〇兵部一本內開已靖事奉
聖旨恢伏遼疆有進無退處置降夷有散無聚繕治
墻堡有堅無瑕備蓄邊才有豫無卒遴簡武臣有
真無假嚴明賞罰有公無私該部院既經議妥着
實加意申飭行至糧餉兵甲硝磺各部俱當悉心

多慍湊邊臣手以資勝算

。禮部主事喬若雯一本是非既有定案事　奉
聖旨這本說勘是非以定賞罰多有可採白太始著削籍為民滅倫逆姓的係何人還實指出名來吳裕中准與優卹順天屬邑果有獨創奸逆生祠并着該撫按拆毀以后有司官敢有在任自建生祠的着撫按官將本官及獻媚之人參奏拏究餘俱該部看覆

吏部大小九卿科道訪單

北直隸二十一人

崔景榮　癸未吏部尚書削籍

高第　己丑兵部尚書六年閑住

徐大化　癸未工部尚書七年閑住　天監錄

呂兆熊　丙戌戶部尚書五年閑住

成基命　丁未禮部右侍郎六年閑住

郭鞏　癸丑兵部左侍郎七年閑住　逆案

王點　丁未大同巡撫七年閑住　逆案

趙興邦　辛丑太常寺少卿六年閑住　逆案

白儲玿　甲辰太常寺卿七年閑住

韓策　丙戌太僕寺卿五年削奪

石三畏　己未陝西道御史五年為民　逆案

田惟嘉　丙辰江西道御史六年為民

徐楠　庚戌吏部郎中七年削奪

劉廷諫　己未吏部郎中五年削奪

趙士煥　官生太僕寺丞六年閑住

鄭師聖　官生刑部員外七年閑住

點將錄

李庭芳　舉人工部員外七年閑住
傅　梅　舉人戶部主事六年削奪
馬任遠　已未戶部主事七年削奪
米萬鍾　乙未江西按察使六年削奪
張基命　舉人原任永州府推官未任四年陞衛府審理

南直隸九十八人

余懋衡　壬辰南吏部尚書五年削奪
李思誠　戊戌禮部尚書六年削奪　逆案　天監錄
陳于庭　乙未吏部左侍郎四年為民　新政紀畧　畫單　二
何如寵　戊戌禮部左侍郎五年閑住
畢懋良　乙未戶部右侍郎五年閑住
點將錄鐵笛僊
鄭三俊　戊戌戶部右侍郎五年閑住
徐光啟　甲辰禮部右侍郎五年閑住
張　鼐　甲辰禮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點將錄小溫侯
何士晉　戊戌兵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吳用先　壬辰兵部右侍郎五年閑住
申用懋　癸未右副都五年閑住
畢懋康　戊戌右僉都五年削奪

韓國藩　戊戌左通政六年為民
倪思輝　丁未南通政六年削奪
錢謙益　庚戌少詹五年削奪　點將錄
葉　燦　癸丑右春坊五年削奪
點將錄聖手書生
文震孟　壬戌修撰七年削奪
點將錄小尉遲
顧錫疇　己未簡討六年削奪
點將錄矮脚虎
姚希孟　己未簡討五年削奪
點將錄白面書生
鄭　鄤　壬戌庶吉士七年削奪
汪先岸　己丑南太僕寺卿五年削奪　新政紀畧　畫單　三
吳　烱　己丑南太僕寺卿五年閑住
徐如珂　甲辰光祿寺卿六年削奪
史　𥚃　壬辰光祿寺卿六年削奪
游漢龍　戊戌南光祿寺卿五年閑住
譚自省　甲辰應天府尹五年削奪
姜志禮　己丑太常寺少卿六年削奪
趙時用　癸丑太常寺少卿五年削奪
馬夢禎　戊戌太僕寺少卿五年削奪
倪應春　丁未太僕寺少卿五年削奪

陸完學　丁未太僕寺少卿五年削奪
徐揚先　癸丑太僕寺少卿七年削奪　逆案
張捷　癸丑太僕寺少卿七年削奪　天鑒錄
徐玉麟　丙戌南太僕寺少卿五年閑住
錢春　甲辰光祿寺少卿五年為民
史孔吉　庚戌尚寶司卿六年閑住
須之彥　戊戌尚寶司少卿六年削奪　天鑒錄
張鳳翼　戊戌尚寶司少卿六年削奪
吳爾成　新政紀略　甲辰光祿寺丞四年閑住　訪單　四
許鼎臣　丁未光祿寺丞七年閑住
解學新　癸丑禮科左給事中五年削奪
葉有聲　己未禮科右給事中七年削奪
侯震暘　庚戌吏科給事中二年降一級調外任
盜柄東林夥
許譽卿　丙辰兵科給事中四年降一級調外任
方有度　丙辰吏科給事中五年削奪
楊朝棟　癸丑禮科給事中七年削奪
點將錄白日鼠文作毛頭星
毛士龍　癸丑刑科給事中五年為民
江秉謙　庚戌山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點將錄
陳必謙　癸丑南江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方大任　丙辰廣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逆案
徐復陽　丙辰江西道御史六年削奪　逆案
王心一　癸丑河南道御史六年削奪
何早　癸丑河南道御史七年削奪　逆案
吳甡　癸丑山西道御史七年削奪
王政新　丙辰廣西道御史六年閑住
劉有源　丁未湖廣道御史七年閑住
唐暉　新政紀略　庚戌吏部郎中五年削奪　訪單　五
吳鳴虞　壬戌戶部郎中六年削奪
余大成　丁未兵部郎中六年為民
張醇儒　舉人工部郎中五年削奪
呂克孝　舉人工部郎中四年為民降三級調外任
點將錄一丈青
夏嘉遇　庚戌吏部員外四年為民
李春白　丙辰兵部員外六年削奪
笪繼良　舉人工部員外六年削奪
程國祥　甲辰吏部主事四年為民
于志舒　壬戌吏部主事六年削奪

點將錄撲天鵰
賀烺　庚戌禮部主事四年革任
張履端　丙戌兵部主事六年閒住
陸康稷　丙辰兵部主事六年閒住
孫元化　舉人兵部主事七年閒住
注楊東林彩
沈正宗　丁未兵部主事　年削奪
汪用世　壬戌兵部主事七年削奪
湯本沛　壬戌刑部主事六年降三級調外任
陳振豪　己未刑部主事六年降三級調外任
徐申懋　壬戌工部主事六年降調

徐石麒　壬戌工部主事六年削奪
李徵儀　辛丑行人司正七年削奪
汪邦柱　己未行人七年閒住
汪起鳳　辛丑廣東左布政七年閒住
李守俊　辛丑廣西左布政五年削奪
陳應元　癸丑湖廣按察使七年為民
沈應時　癸丑陝西右參政六年削奪
蔣謹　丁未江西右參政五年削奪
蔣允儀　丙辰湖廣副使五年削奪

徐儀世　壬戌廣東副使六年閒住
方孔炤　丙辰江西右參議五年削奪
汪康謠　癸丑潼州府知府七年削奪
姜玉菓　壬戌衢州府知府七年削奪
朱大典　癸丑撫州府知府六年閒住
顧懋光　官生南雄知府降陝西鹽運使司運使五年為民
李繼貞　癸丑兵部主事降按察司經歷六年削奪
何棟如　戊戌太僕寺少卿五年為民逮問遣戍
點將錄活閻婆
方震孺　癸丑湖廣道御史五年為民提問

吳伯與　癸丑浙江右參議七年閒住
俞彥　辛丑光祿少卿三年降級　天監錄
吳煥　丙辰工部主事　年
顧起鳳　庚戌南鴻臚寺卿五年致仕
周詩雅　己未上林監丞五年為民

浙江四十人

薛三省　辛丑禮部尚書五年閒住
錢象坤　辛丑禮部尚書七年閒住　天監錄
駱從宇　甲辰禮部尚書七年閒住

沈景炌　己丑南工部尚書五年閒住
李康先　丁未禮部左侍郎七年閒住
岳元聲　癸未南兵部左侍郎五年削奪
唐世濟　戊戌兵部左侍郎五年閒住 天鑑錄
沈演　壬辰刑部左侍郎六年為民 天鑑錄
喻安性　戊戌右副都五年削奪
點將錄赤髮鬼劉唐
劉宗周　辛丑右通政五年為民
劉憲寵　壬辰南太僕寺卿五年閒住
王一中 新政紀畧　丁未太僕寺少卿七年削奪 訪單 八
葉憲祖　己未太僕寺少卿七年閒住
姜習孔　己未南大理寺右寺丞六年削奪
點將錄中箭虎
丁元薦　丙戌尚寶司少卿四年閒住
姜逢元　癸丑少詹六年閒住
方逢年　壬戌編修六年削奪
周洪謨　壬辰戶科右給事中六年閒住
陶宗道　庚戌戶科給事中四年降二級調外任
陸世科　丁未山東道御史七年閒住
李懋芳　癸丑山東道御史七年閒住

周用賓　癸丑雲南道御史六年削奪
姚應加　癸丑貴州道御史七年削奪
徐日久　庚戌兵部郎中五年削奪
葉大受　甲辰兵部郎中六年為民
徐日葵　己未刑部郎中六年降三級調外任
周鳳岐　己未工部郎中七年閒住
吳昌期　舉人工部員外五年削奪
沈景初　癸丑吏部主事七年為民
徐應秋 新政紀畧　丙辰禮部主事六年削奪 訪單 九
胡敬辰　壬戌禮部主事七年降三級
沈棨　癸丑兵部主事七年削奪
陳祖苞　癸丑兵部主事六年閒住
呂奇策　己未工部主事六年降福建布政司經歷司都事
遼編木林彪
錢士晉　癸丑河南右布政五年削奪
楊廷槐　乙未山東右參政七年閒住
蔣英　庚戌福建副使七年削奪
劉永基　丙辰山東僉事五年削奪
徐如翰　辛丑山東僉事五年削奪

金世俊　丁未太常寺少卿五年削奪　天監錄

江西四十三人

蕭近高　乙未南兵部左侍郎五年閑住

點將錄

李邦華　甲辰兵部右侍郎四年閑住

朱世守　乙未刑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朱一桂　壬辰南右都御史六年閑住　天監錄

魏時應　乙未南通政使六年閑住

黄龍光　戊戌太僕寺卿五年為民譎戍

凃喬遷　己丑南太僕寺卿六年削奪　新政紀畧　訪單　十

詹爾達　甲辰光祿寺卿七年閑住

唐大章　丁未詹事六年削奪

[illegible]

鄧渼　戊戌右僉都五年為民譎戍

徐良彥　戊戌右僉都五年為民

點將錄[illegible]

熊明遇　辛丑右僉都五年為民譎戍

朱欽相　庚戌右僉都六年削奪

傅宗皋　戊戌南尚寶卿五年削奪

易應昌　丁未大理寺少卿五年削奪

曾汝召　辛丑太常寺少卿六年削奪

羅汝元　癸丑太僕少卿五年削奪

劉思誨　丁未大理寺左寺丞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彭維城　辛丑南大理寺右寺丞六年削奪

曠鳴鸑　丁未尚寶少卿五年降二級調外任

章允儒　丙辰禮科都給事中六年削奪

賴良佐　癸丑刑科右給事中五年削奪

陳良訓　癸丑户科給事中四年降三級調外任

點將錄立地太歲

熊德陽　丁未刑科給事中二年調外任

凃世業　丙辰南山東道御史五年削奪　新政紀畧　訪單　十一

點將錄右將軍

李日宣　癸丑雲南道御史五年削奪

樊尚燝　丙辰山西道御史六年削奪

陳以瑞　己未雲南道御史七年削奪　逆黨

葉國用　庚戌福建道御史五年閑住

吳之仁　癸丑湖廣道御史五年閑住

温國奇　丙辰浙江道御史六年閑住

劉廷佐　丙辰廣西道御史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點將錄八臂哪吒

鄒維璉　丁未吏部郎中四年為民

鄭履祥　丙辰兵部郎中六年削奪

黎祖壽 癸丑工部郎中三年降三級調外任
徐大相 丙辰吏部員外三年降二級調外任
徐天衢 己未吏部主事六年削奪
詹以進 丙辰兵部主事六年削奪
楊嘉祚 丙辰廣西副使六年削奪
胡良機 丙辰浙江右參議五削奪
點將錄
萬事達 舉人雲南僉事五年削奪
聶心湯 甲辰降趙州知府州五年削奪
謝儼昌 新政紀畧 江西弋陽人中城兵馬司吏目七年罷斥 坊單 十二

湖廣五十人

點將錄笑面虎
周嘉謨 辛未吏部尚書五削奪
周希聖 乙丑南戶部尚書五年削奪
李騰芳 壬辰禮部尚書五年削奪
朱光祚 乙未工部尚書五年削奪籍
點將錄
胡應台 戊戌南刑部尚書五年削奪
魏說 戊戌南戶部右侍郎六年削奪
田生金 甲辰太僕寺卿五年閑住 天監錄
王佐 丙戌太僕寺卿五年閑住

周延光 甲辰光祿寺卿五年降一級
秦聚奎 辛丑順天府尹六年閑住
梅之煥 甲辰右僉都御史五年削奪
楊鶴 甲辰右僉都御史五年削奪
吳之皞 甲辰大理寺少卿五年削奪
程註 庚戌太常寺少卿五年削奪
點將錄鎮三山
甄淑 庚戌太常寺少卿五年為民
潘朝薦 甲辰太僕寺少卿二年為民
傅淑訓 新政紀畧 甲辰太僕寺少卿五年削籍 坊單 十三
劉惟忠 丁未太僕寺少卿五年閑住
孟習孔 乙未太僕寺少卿五年閑住
蕭毅中 丁未大理寺左寺丞五年削奪
楊一鵬 庚戌大理寺左寺丞五年削奪
陳以聞 丁未尚寶寺少卿五年削奪
陸師贄 舉人尚寶寺少卿五年削奪
劉鍾英 癸丑南國子監司業六年削奪
賀達聖 丙辰洗馬七年削奪
黃彥士 甲辰御史三年外轉

劉弘化　庚戌吏科都給事中五年為民
沈惟炳　丙辰吏科右給事中六年削奪
點將錄旱地忽
游士任　庚戌廣西道御史五年徧謫
胡永順　丙辰兵科給事中五年削奪
劉之待　丙辰浙江道御史七年削奪　逆案
周邦基　癸丑雲南道御史七年削奪
點將錄船火兒
萬言揚　舉人四川道御史五年削奪
龔世法　癸丑吏部郎中七年削奪
童述先　舉人南戶部郎中七年閒住　新政紀畧　訪單　十四
張雲鵬　舉人刑部員外七年削奪
潘　達　舉人工部員外六年為民
晏　清　乙未吏部主事七年削奪
段　然　乙未兵部主事五年為民
汪始亨　壬戌太常寺博士七年閒住
張大猷　乙未山西右布政七年閒住
王維章　癸丑山東叅政五年為民
樊王家　甲辰廣東副使五年為民
胡士容　庚戌江西副使七年為民

魏士前　庚戌浙江副使六年為民
楊所蘊　丁未順德知府二年為民
石萬程　壬戌徽州知府六年削奪
程良籌　乙丑進士未任五年為民
唐紀堯　壬戌北直高陽縣知縣

福建二十人

董應舉　戊戌工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涂一榛　甲辰右通政五年削奪
曾楚卿　癸丑詹事七年削奪　新政紀畧　訪單　十五
莊欽鄰　辛丑太常寺少卿五年削奪
蔡獻臣　己丑光祿寺少卿六年閒住
陳一元　辛丑應天府丞五年閒住
張廷拱　辛丑大理寺右寺丞五年削奪
點將錄鬼臉兒
李炳恭　甲辰光祿寺寺丞四年閒住
彭汝楠　丙辰吏科都給事中六年削奪
吳國華　丙辰兵科給事中五年削奪
林汝翥　舉人四川道御史四年廷杖為民
劉其忠　丙辰湖廣道御史六年閒住

馮時來　癸丑吏部郎中爲民

劉行義　庚戌吏部員外五年閑住

楊瑩鍾　甲辰廣西右布政六年閑住

真憲時　甲辰江西右布政六年削奪

曹學佺　乙未廣西副使六年爲民

陳　鏜　甲辰湖廣副使五年削奪

顏容暄　庚戌揚州府知府六年爲民

劉鱗長　己未潮州推官六年削奪

河南三十三人　十六

新政紀畧　訪單

喬允升　壬辰刑部尚書五年閑住　（點將錄稱病關索）

汪　煇　甲辰吏部右侍郎七年削奪

扶克儉　丙辰刑部左侍郎五年閑住

王維儉　乙未工部右侍郎五年閑住

劉可法　甲辰右僉都五年削奪

李若星　甲辰右僉都五年謫戍　（盜柄東林夥）

杜齊芳　己未刑科給事中七年削奪

練國事　丙辰四川道御史五年削奪

楊玉珂　壬戌山東道御史四年擬降行人　（點將錄稱病大蟲）

侯　恂　丙辰山東道御史六年削奪

劉之鳳　丙辰陝西道御史六年閑住

梁克順　舉人雲南道御史六年削奪

陳胤叢　甲辰大理右少卿七年削奪

周之綱　甲辰太常寺少卿六年閑住

彭鯤化　丁未大理寺右寺丞七年削奪

侯　恪　己未編修五年削奪

李可灼　納銀鴻臚寺左寺丞五年閑住

熊奮渭　丙辰戶科都給事中六年削奪　十七

新政紀畧　訪單

王則古　癸丑兵部主事六年削奪　（盜柄）

張如蘭　舉人南大理寺右評事七年爲民

霍鎮芳　乙未湖廣右參政六年削奪

余思明　己丑山東副使六年削奪

賀仲軾　庚戌陝西副使七年降三級

周汝弼　丙辰陝西右參議六年削奪

袁可立　己丑兵部左侍郎致仕

周士樸　癸丑太常少卿請告

霍景霽　納銀鴻臚寺少卿七年爲民

呂維棋　癸丑吏部郎中
田首鳳　乙丑知縣閑住
劉貢卿　舉人肅寧知縣為民
張篤敬　辛丑南禮部郎中五年削奪
彭充泰　中書六年削籍
馬從龍　壬辰通政司六年致仕

山東二十五人

張鳳翔　辛丑兵部左侍郎五年削奪　入國史貳臣傳　（東林籍貫）
謝啟元　丁未南兵部左侍郎七年閑住
新政紀畧　訪單　十六
劉　策　辛丑兵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明史二百四十八　（點將錄狄角龍）
王孟震　乙未左通政五年削奪
曹　珍　辛丑太常寺卿五年削奪
陳伯友　辛丑太常寺卿五年削奪
王　洽　甲辰右僉都五年閑住　明史二百五十七　（點將錄白衣蛇）
亓詩教　戊戌右僉都六年閑住
翟鳳翀　甲辰右僉都五眨為民
張　潑　丁未太僕卿五年削奪
王雅量　甲辰大理寺左少卿陞轉致仕

王命新　庚戌南大理寺右寺丞五年降三級外任
杜三策　壬戌兵科給事中六年削奪
房可壯　甲辰浙江道御史五年削奪　入國史貳臣傳　（點將錄飛天大聖　業可壯入貳臣傳）
張　鯉　庚戌江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劉　璞　舉人江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王象春　庚戌吏部郎中五年削奪　（點將錄活閻羅）
高　默　丙辰刑部郎中六年降三級調外任
何顯宗　庚戌工部員外五年削奪
馮士欒　官生刑部主事六年削奪
新政紀畧　訪單　十九
李　瓚　官生刑部主事六年削奪
宋鳴梧　己未行人七年閑住
杜　詩　戊戌江西左布政七年閑住
王納諫　丙辰雄縣知縣
王象復　例貢保定府同知

山西三十九人

李　瑾　乙未兵部左侍郎五年削奪
王之采　戊戌兵部左侍郎七年致仕
孫鼎相　戊戌右侍郎四年閑住　（點將錄）

盜柄東林夥　白所知　癸未工部尚書
潘　文　乙未太僕寺卿五年閑住
東林籍貫　李成名　甲辰右僉都四年閑住
魏雲中　辛丑右僉都四年閑住
點將錄　程正己　丁未右僉都五年削奪
點將錄　孫居相　壬辰右侍郎五年削奪
曾于汴　壬辰南右僉都五年削奪
郭之宗　丁未右僉都五年被論
霍守典　新政紀畧　庚戌太常寺少卿五年閑住　許單　二十
東林籍貫　潘雲翼　癸丑太僕寺少卿六年閑住
東林籍貫　張光房　辛丑光祿寺少卿五年閑住
王周翊　壬辰光祿寺少卿五年削奪
王守謙　納銀鴻臚寺少卿
韓于宣　官生太僕寺寺丞
董承業　癸丑兵科給事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霍鍈　丙辰江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點將錄　楊新期　丁未湖廣道御史五年削奪
張慎言　庚戌陝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東林籍貫　趙延慶　丙辰湖廣道御史七年削奪
鄭家周　丁未山東道御史五年削奪
喬承詔　庚戌江西道御史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東林籍貫　魏光緒　癸丑福建道御史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點將錄　王允成　舉人江西道御史四年削奪
點將錄崇禎籍　張光前　庚戌吏部郎中四年降一級調外任
張其寔　丙辰吏部員外七年削奪
萬國孚　官生戶部員外五年閑住
翟師雍　新政紀畧　舉人刑部員外六年削奪已病故　許單　二十一
晉承命　舉人刑部員外七年降三級調外任
荊養喬　乙未浙江道御史五年閑住
東林籍貫　張光晉　甲辰河南按察使五年為民
李養賢　丙戌陝西按察使請告
藥濟衆　舉人平昌道副使六年閑住
張鵬雲　丙辰四川右參議六年為民
翟學程　舉人四川僉事五年削奪
程啟南
張崇禮　己丑陝西副使

陝西二十八人

王國禎　乙未兵部左侍郎五年削奪
郝名宦　己丑兵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南企仲　庚辰南戶部右侍郎五年請告
南居益　辛丑工部右侍郎五年削奪
惠世揚　丁未大理寺少卿五年為民　點將錄
麻　僖　丁未太常寺少卿五年革任聽勘
史記事　乙未光祿寺少卿五年削奪　點將錄摸着天
文翔鳳　庚戌南光祿寺少卿五年降三級調外任
新政紀畧　訪單　三王
趙昌運　丁未光祿寺寺丞五年削奪
孫紹統　癸丑吏科給事中六年削奪
郝士膏　癸丑吏科給事中六年削奪
劉　懋　癸丑禮科給事中五年削奪
李遇知　庚戌兵科給事五年削奪
李　玄　丙辰廣東道御史五年削奪
馬鳴世　丙辰浙江道御史六年削奪
張繼孟　己未南湖廣道御史六年削奪　點將錄
宋師襄　丙辰廣西道御史五年降一級調外任

李喬崙　舉人四川道御史五年削奪
王總衡　官生戶部郎中七年削奪
劉永祚　己未兵部郎中七年削奪
孫必顯　丙辰吏部員外五年削奪
惠承芳　舉人戶部主事五年閑住
李孔慶　官生戶部主事五年為民
張國紳　庚戌四川右參政五年為民
劉　芳　丙辰四川副使五年削奪
王繼謨　庚戌山西右參議五年削奪
新政紀畧　訪單　三十三
祝萬齡　丙辰保定府知府六年閑住
王允民　甲辰東昌府知府七年致仕

四川二十一人

徐紹吉　乙未戶部右侍郎六年閑住
倪斯蕙　壬辰南戶部左侍郎七年閑住
胡世賞　辛丑工部右侍郎七年閑住
李思魁　甲辰太常寺卿二年調用　點將錄賽仁貴
王　伉　庚戌光祿寺卿七年削奪　天鑑錄
顧　造　戊戌太僕寺卿六年閑住

辛　蕃　甲辰大理寺右少卿五年削奪
孫之益　丁未太僕寺少卿五年削奪
歐陽作調　庚戌太僕寺少卿五年削奪
張　健　甲辰尚寶寺丞六年閑住
顧其仁　癸丑工科給事中七年削奪
王祚昌　癸丑山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喻思恂　丙辰山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王任杰　丙辰吏部郎中五年閑住
馮福謙（新政紀畧）　舉人戶部主事六年爲民（訪單）（二十四）
熊　江　己未兵科主事五年削奪
彭　参　己未刑部主事五年削奪
宋之臣　甲辰陝西右叅政四十八年請告
馮甲第　舉人右府經歷四年閑住
胡思明　舉人貴州鎮遠知府五年閑住
何士林
廣東十一人
徐兆魁　丙戌刑部尚書六年閑住（天監錄）
區大倫　己丑南戶部左侍郎六年爲民追奪

（東林籍貫）

郭尚賓　甲辰右副都六年削奪
曾陳易　戊戌南太僕寺卿七年閑住
倫肇修　丁未大理寺右少卿七年削奪
吴殿邦　癸丑尚寶司卿六年削奪（逆案）
陳于壯　己未編修五年削奪
黄公輔　丙辰山西道御史五年削奪
梁元柱　壬戌陝西道御史七年削奪
林枝喬　丙辰吏部郎中五年削奪
李陞問（新政紀畧）　舉人刑部員外六年削奪（訪單）（二十五）
雲南二人
李柱明　壬戌戶部主事五年拿問
王元翰　辛丑工部主事五年削奪
貴州一人
田景新　己未廣西道御史七年閑住（逆案）
遼東二人
洪敷教　癸丑南禮部員郎中六年閑住
周汝昌　舉人懐慶推官七年爲民

己故各官三十八人

趙南星　北直人吏部尚書遣戍
王紹徽　陝西人吏部尚書
張問達　陝西人吏部尚書
趙秉忠　山東人禮部尚書
王　圖　陝西人禮部尚書
馮從吾　陝西人工部尚書
公　鼐　山東人禮部左侍郎
饒景暉　江西人兵部左侍郎
新政紀畧　訪單
二六
周炳謨　南直人禮部右侍郎
王之寀　陝西人刑部侍郎
鄒元標　江西人左都御史
高攀龍　南直人左都御史　投水死
楊　漣　湖廣人左副都御史　死于獄
左光斗　南直人左僉都御史　死于獄
周起元　福建人應天巡撫　死于獄
董元儒　浙江人廣西巡撫
羅尚忠　直直人光祿寺卿因劾中官木叙功

趙　健　南直人南太僕寺卿
曾汝召　江西人太常寺少卿
呂　濬　浙江人太僕寺少卿
周朝瑞　山東籍江西人太僕寺少卿　死于獄
繆昌期　南直人諭德　死于獄
丁乾學　北直人簡討
魏大中　江西人吏科都給事中　死于獄
李應昇　南直人御史　死于獄
周宗建　南直人御史　死于獄
新政紀畧　訪單
二七
吳裕中　湖廣人御史　廷杖死
舒榮都　南直人御史
黃尊素　浙江人御史　死于獄
夏之令　河南人御史　死于獄
謝其槃　湖廣人御史
袁化中　山東人御史　死于獄
蘇繼歐　河南人吏部郎中　縊死
萬　燝　江西人工部郎中　廷杖死
周順昌　南直人吏部員外　死于獄

施天德　江西人叅政

顧大章　南直人副使　死于獄

劉鐸　江西人揚州知府七年取决

張汶　北直人後府經歷

新政紀畧訪單終

附錄

首叅魏忠賢二十四罪全疏

天啓四年六月初四日

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楊漣題為逆璫怙勢

作威專權亂政欺　君藐法無日無天大

負

聖恩大干

祖制懇乞大奮乾斷立　賜究問以早救

宗社事臣惟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内官不許干預外事在

内廷祗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法無赦故

在内官惟循謹奉法為先

聖子神孫相守未敢有改雖有驕横恣縱王振

劉瑾其人者旋即誅戮故

聖明在上乃敢有肆無忌憚濁乱　朝常罔上

行私傾害善類損

皇上堯舜之令名釀宗社無窮之隱禍如東廠

太監魏忠賢其人者舉　朝盡為威制無

敢指名糾參臣實痛之臣前以禮科都給
中親承
先帝之命輔
皇上爲先帝之君言猶在耳今若畏禍不言是
臣負忠義初心以負
皇上起臣田間特恩他日有何面目以見
先帝于在天之靈謹撮其大罪之著者二十四
欵爲
疏稿皇上陳之忠賢原一市井無賴人耳中年淨身 二
夤入內地非能通文理自文書司禮起家
者也
皇上念其服役微勞拔之幽賤寵以 恩禮原
名進忠改命今名豈非欲其顧名思義忠
不敢爲奸賢不敢爲惡哉乃初猶謬爲小
忠小佞以倖恩既而敢爲大奸大惡以亂
政
祖宗之制以票擬託重閣臣非但令其靜心參
酌權無旁分正使其一力擔承責無他卸

自忠賢等擅權
旨意多出傳奉傳奉而眞一字抑揚之間判若
天淵傳奉而僞執與辨之近乃公然三五
成羣勒逼講讀政事之堂幾成鬧市甚至
有竟自內札不相照會者假若夜半出片
紙殺人
皇上不得知閣臣不及聞害豈眇小以致閣臣
請問聖意求去壞
疏稿祖宗二百年來之政体大罪一也舊閣臣劉一 三
燝冢臣周嘉謨同受
顧命之大臣也一燝親捧御手著定大計嘉謨
倡率百官于松棚下義斥鄭養性立寢后
封以清宮禁
皇上宜遂忘之忠賢交通孫杰論去急于剪已
之忌不容
皇上不改父之臣大罪二也
先帝壯年登極一月賓天進御樂進藥之間普
天實有隱恨執春秋討賊之義者禮臣孫

慎行也明萬古綱常之重者憲臣鄒元標
也忠賢一則逼之告病去一則嗾言官論
劾去至今求南部餘席不可得願于護黨
氣歐
聖母者之人曲意綢繆終加蟒玉以贈其行是
何親于亂賊仇于忠義偏不容
先朝有痛念弓鼎之老臣大罪三也王紀鍾羽
正先年功在國本及紀為司寇執法如山
羽正為司空清脩如鶴忠賢一則使人喧
疏稿　四
嚷于堂辱而迫之去一則與沈㴶交構陷
之削籍去至今諸臣求一復職不可得願
于予媚善附之人破格點用驟加一品以
歸是真與我善者為善人與我惡者為惡
人必不容威時有正色立
朝之直臣大罪四也　國家最重無如枚卜忠
賢欲一手握定力阻前推之孫慎行盛以
弘史為他辭以錮其出是真欲門生宰相
乎無顧金甌之覆字圖作貂璫之私情大
罪五也爵人于朝莫重廷推去歲南太宰
北少宰推皆點陪一畫枚卜點陪之業一
復借用為逆之奸致一時名賢不安位俱
去顛倒有常之銓政掉弄不測之机權大
罪六也　聖政初新正資忠直乃滿朝薦
文震孟鄭鄤熊德陽江秉謙徐大相等九
人抗論稍忤忠賢傳奉盡令降斥屢經
恩典竟阻賜環長安謂
皇上之怒易解忠賢之怒難饒大罪七也然尤
疏稿　五
曰外廷之臣子也上年
皇上南郊之日傳聞宮中有一舊貴人以德性
貞靜荷上寵注忠賢以恐其露已驕橫撰
謀之私比託言急病立刻掩殺是
皇上且不能保其貴幸矣大罪八也尤曰無名
封也裕妃以有喜得分中外欣欣相告矣
忠賢以抗不附已嘱其私比捏無喜矯
旨勒令自盡不令一見
皇上之面昔堯以十四月而生假令當日裕妃

尚在安知不為充毋
皇上又不能保其妃嬪矣大罪九也尤曰在妃
嬪也
中宮有慶已經成男凡在內庭當如何保護乃
統電流虹之剎忽化為飛星隨月之捺傳
聞忠賢與奉聖夫人實有謀焉以
皇上麟趾開祥何妨斯男則百而忠賢抱蔵禍
心若此是
皇上又不能自保第一子矣大罪十也
疏稿
六
先帝之在青宮四十年操心慮患所與護持孤
危成劫之不動刺謗之不變者僅王安一
人耳登極一月安不可謂無微功
皇上倉卒受命擁衛防護之中亦不可謂無微
忠即使有罪亦當聽
皇上明正其罪與天下共見之而忠賢以私忿
旨掩旨掩殺于南海子身骨異處肉飽狗彘是
不但仇王安而實敢于仇
先帝之老奴與
皇上之老犬馬器無顧忌也此復內臣誰復肯
為忠義者其餘內臣無罪擅殺擅逐者不
知數百千也大罪十一也因而欲廣肴欲
今日討獎賞明日討祠額要挾無窮王言
屢褻近又于河間府毀人房屋以建碑坊
鏤鳳雕龍于雲插漢築愁樹怨飲恨吞聲
又不止于塋地擅用朝官規制僭擬陵寢
而已大罪十二也今日廕中書明日廕錦
衣金吾之堂口皆乳臭詰勅之館目不識
疏稿
七
丁如魏良弼魏良才魏良卿魏希孔及外
甥野子傅應星等五侯七貴何以加茲不
知忠賢有何軍功有何相業甚褻
朝廷之名器矣大罪十三也因而手滑膽粗用
立枷之法以示威前歲枷死皇親數命矣
其家枷號家人者欲扳陷皇親也其扳陷皇
親者欲動搖三宮也當時若非閣臣力有
護持言官極為糾正椒房之戚又興大獄
矣大罪十四也尤借曰禁平人開稅也良

鄉生員章士魁即有他罪自有提學乃以
爭煤窑傷其墳脉托言開礦而死矣假令
盜長陵一杯土何以處之趙高鹿可為馬
忠賢煤可為礦大罪十五也王思敬胡遵
道侵占牧地果真小則付之有司大則付
之撫按學院足矣而竟拏擊獄三次拷訊
身無完膚以
皇上右文重道秋仲幸學而忠賢草菅士命使
青燐赤壁之氣先結于閟宮泮藻之間孔
疏稿　八
子之神不無忿恨大罪十六也未也而且
明懸監榜之令于臺省矣科臣周士朴執
糾織監一事原是在工言工忠賢竟停其
升遷夫使吏部不得專其銓除言官不敢
司其封駁險邪因之以偷換手眼那移叙
升致士村平因頓以去于以成中宮之尊
大得矣而　聖朝何可有此名色大罪十
七也未也且將開羅織之毒于縉紳也北
鎮撫臣劉僑不肯殺人媚人自是在刑慎

刑也忠賢以其不善鍛鍊竟令削籍明示
大明之律令可以不守而忠賢之律令不
可不遵將使羅鉗結網然後快心于是彰
忠賢之威焰得矣而國脉何可崇此蘊毒
大罪十八也未也且示移于大臣目之手
于絲綸矣科臣魏大忠到任已奉　明旨
鴻臚寺報單忽傳詰責及科臣回話臺省
交章又再褻　王言幾成解訓無論玩弄
言官于股掌而煌煌
疏稿　九
天語提起放倒信手任心令天下後世視
皇上何如主大罪十九也最可異者東廠原以
察奸細緝非常非擾平民也自忠賢受事
雞犬不寧且直以快恩仇行傾陷野子傅
應星等為之招搖引納為之鼓舌搖唇傳
繼教為之投戈打網片語違忤則
駕帖立下如近日之拏中書汪文言不從閣票
不令閣知不理閣救而應星等造謀造密
尤日夜未已勢不至于興同文之獄刊党

銅之碑不已者當年西廠汪直之橫恐未足語此大罪二十也尤可駭者東西未靖內外戒嚴東廠訪緝何事前韓宗功潛入長安打點實住來忠賢私房之家事露始令避去假令天不悔禍宗功奸細事成一旦虜逼城下忠賢固為奴酋首功之主人矣其發銀七百兩更創肅寧新城誠可作為眉塢深計不知九門內外生靈安頓何地大罪二十一也

祖制畜內兵即四衛之設備而不操原有深意忠賢謀同奸細沈㴶創立內操不但使親戚羽党交互盤踞其中安知其無大盜刺客東酋西夷之人寄名內相家下倘或伺隙謀乱發于肘腋智者不及謀勇者不及拒識者每為寒心忠賢復傾財厚與之交納者劉瑾招納亡命曹吉祥弟姪傾結達官忠賢蓋已兼之不知意欲何為大罪二十二也近日忠賢進香涿州鉄騎之簇

擁如雲蟒玉之趋遮耀日警蹕傳呼清塵載道人人叨為

駕幸涿州及其歸也以輿夫為遲故駕駟馬羽幢青蓋夾護環遮則已儼然乘輿也其間入幕密謀叩馬献策者實煩有徒忠賢此時自視為何如人想亦恨此一人耳不知更作何轉念恐太山之神必陰殛之矣大罪二十三也窃思寵極則驕恩多成怨聞今春忠賢走馬

御前

皇上曽射殺其馬貸忠賢以不死

聖恩已厚忠賢不自畏罪議死且聞進有傲色退有怨言朝夕隄防介介不釋心腹之人時時打點

皇上果真有此事從來乱臣賊子只争一念放肆遂致收拾不住奈何尚有養虎兕于肘腋間乎此又寸臠忠賢不足盡其辜者大罪二十四也凡此逆跡皆得之邸報招稟

與長安共傳共見非出于風影意度者忠
賢負此二十四大罪擢內廷之罪其奸殺
者殺換者換、左右既畏而不敢言懼外廷
之發其奸逐者逐錮者錮外廷又皆觀望
而不可言更有一種無識無骨苟圖富貴
之徒或攀附枝葉或倚托門墻或密結居
停或投充門客逢其所喜挑其所怒無所
不至內有受而外發之內有呼而外應之
疏稿
面背忽移禍福立見或內廷內奸狀敗露又
十二
有奉聖客氏為之彌縫其罪戾而遮飾其
回衣故掖廷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都城之內知有忠賢不知有
皇上即大小臣工又積重之所移積勢之所趨
亦不覺其知有
皇上而只知有忠賢每見中外有緊切當行之
事當起用之人必曰要與內邊說說或人
不得用事不得行亦只說內邊不肯宮中
府中大事小事無一不是忠賢專擅即奉

奏之上反覺
皇上為名忠賢為實且如前日忠賢已往涿州
矣一切事情必星夜馳請其意旨票擬必
忠賢到始敢批發嗟嗟
天顏咫尺之間乃怠慢不請裁決而馳候忠賢
意旨于百里之外事勢至此
皇上之威靈尚等于忠賢耶否耶世界至此尚
為有天日耶無天日耶天祚
十三
疏稿
聖明屢行譴告去年以熒惑守斗告今年以長
日風霾告又以一日三地震告而乾清之
震尤甚忠賢積陰敝陽之象
聖明獨不覺察尤加之思而忠賢愍不畏死吏
甚之惡羽翼已成騎虎難下太阿倒持主
勢益孤及今不為早治職不知
皇上之宗社何所托三宮九嬪之安危何所托
如此毒心辣手膽橫已不能為下意狠不
肯容人即普天同戴之
皇子元良託重之貴妃能保時時得其懽心而

不犯其所忌又不知貴妃
皇上之安危何所托萬一少有差池職即欲以
死報
皇上亦復何及哉伏念
皇上天縱聰明春秋鼎盛生殺予奪豈不可以
自主何為受制么麽小豎令中外大小真
坐針氊之上而惴惴莫必其命耶職在禮
科曽忝及進忠名在
御前疏稿蓋實有見今忠賢狼子野心不可為肩不函
意
聖明斷之不早養成今日倘復優游姑息再念
隨侍舊人客氏又或從旁巧為營解不即
加處治小不忍則乱大謀矣
高皇帝洪武十年有內侍久侍內廷從容言及
政事
上即日斥遣隨諭羣臣以漢唐之禍雖曰中官
之罪亦人主信愛之過使然向使內官不
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乱其可得乎今此宦

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
懲將來也洋洋
聖謨中官言及政事且懲將來忠賢欺
君無上惡着罪盈豈容當斷不斷伏乞
皇上大奮雷霆之威立集大小文武勳戚
勅法司逆款嚴訊考歷　朝中宦交通內外擅
作威福之柄違
祖宗法壞
朝廷疏稿事失天下以欺　君負恩事例正法以快圭
神人公憤其奉聖客氏亦併
勅令居外以全恩寵無復令其孱毒于　宮中
其傳應星傅繼教等着法司責問然後布
告天下暴其罪狀亦　君側之惡已除交
結之禁已塞以如此而天意弗回人心弗
悅內治外安不新開太平氣象者請斬臣
以謝忠賢臣知此言一出忠賢之黨斷不
能容臣然而臣不懼也但得去一忠賢以
不悞

皇上允發之名即可以報命
先帝可見
二祖十宗之靈一生忠義之心事
兩朝特達之恩知願已畢死且不恨惟
皇上鑒臣一點血誠即　賜施行奉
聖旨朕自嗣位以來日久兢兢謹守我祖宗成
法惟恐失墜凡事申明舊典未敢過行各
衙門玩愒成風紀綱法度十未得一二這
本部特從前奉旨一切政事朕所親裁盡
從旁落至于中宮皇貴妃并裕妃事情宮
壺嚴密況無指實外廷何以透知內言毒
害中宮忌貴妃皇子等語憑聽結禍是欲
屏逐左右使朕孤立于上豈是忠愛楊漣
被論回籍起擢今官自當盡職酬恩何乃
尋端沽直本欲逐款窮究念時方多事朝
端不宜紛擾姑置不問以後大小各官務
要修職不得隨聲附和有不遵的國法具
在決不姑息該部知道

疏稿　十六

戶科給事中臣阮大鋮謹
題為乞彰
國法以折亂萌以光
泰治事臣觀今日時事雖戎馬在郊外懼未
釋竊見自
陛下好逑鍾鼓以來終風不暴霖雨其蘇且黃
髮之英盡皂承明之履赤心之彥同披封
事之囊地天之交君子道長種種皆屬泰。
象然而有醜奴訌發于外而又有逆保構
通于中有糾結之奸黨偽冒于椒房而又
有匿名之文書遍騰于槐陌似有一段陰
翳之氣固結不開此亂之萌而人心世道
隱憂方大不
勅國法以維之禍未已也除槃奴一事經臣於
難易緩急先後異同之間登壇數語已自
了了臣無所事借箸惟是劉保一獄
天褫其魄通夷情狀自吐自供袖懷之中幸免
蜂蠆之發然其子劉于簡所供稱者黨則

疏稿　一

書姓書名事則紀月紀日文既無害人豈
于虛今市珠贈蛛之貂瑠業息游魂于湯
沐槖饋躡足之經師尚稽蕭斧于藁街而
慣窩逸人之劉世祿叛將奸細之韓登雲
以及劉相劉六同為狼顧甘受倀驅奈何
今其共作鞲鷹長從廷尉而為山頭之望
若不嚴逮審結明正典刑竊恐吞舟一漏
出柙可虞此乱民之在罪犯不可不盡折
者一也宋八孫二劉進一獄業奉

二

疏稿

明旨已經打問然必先有劉進為之主謀而後
宋八為之煽乱孫二因而矯誣猶之有龐
保劉成而後有張差之棗棍也試思貫索
釜魚何故而駕此瞞空之鬼語市門土蜮
何故而造此掩月之鼻謀刀鋸椓人何故
而興此障天之蜃夢若不直窮到底力批
其根將戚畹可假何事不可假
母后可誣何人不可誣而喋血含沙可令之迭
見于

華轂連中于宮闈即大逆不道恒律難枸此乱萌
之在官官不可不嚴折者一也楊鎬李
如楨喪師失律鉄案如山寸斷奚謝萬靈
百喙難逃一死士師已得其情國人皆曰
可殺而匿名暗揭遍滿通都此何為者大
必刑書可活然後孔方有靈倘絕無一線
之生機誰能居暮夜為奇貨況綸閣雲司
豈人人盡喪其生平遂處處能恣其打點
此風不禁則凡中人者止須寸楮數字黑

三

疏稿

夜遍糊紙上泉阿括于七首矣且大比
大計兩者屆期暗揭之端萬不可長若弗深究
肆毒無窮此乱萌之在奸徒不可不預折
者一也至逮繫之高出馮誠明一當斆其
本集之圍果曽以孤軍死守一當詳其
請告之舉果曽在遼警之先罪固難辭而輕重
之業已定矣若悠悠畫地長繫南冠又一
不了之局是豈風雷勅法之意哉微臣一
片朴忠但願人心坦蕩世界清平法度修

明紀綱振舉
廟堂敦大法小廉之誼閭閻鮮作奸犯科之行
是爲
社稷靈長之福不意值
龍飛首出而狼烟踵至于邊庭魅影迭興于內
地憂心萬目厭見亂徵伏乞
皇上立勅法司與緝捕衙門速審嚴禁以折其
萌庶
疏稿　泰運有光人心世道不無小補矣奉　四
聖旨這本說亂萌宜杜良是各犯着法司速行
問結匿名文書律有明禁緝盜衙門密訪務
獲正法以靖地方

廣西道御史游士任一本爲裁溢分之情
杜漸生之間以肅
宮禁事臣玩易之大壯曰君子以非禮弗
履而知聖人之裁情也蓋禮自有數而情
衷于禮否則下有越畔之思上無令終之
典惟從剛以動乃名大壯而後有利貞之
吉今客氏保護
聖躬逾十年比及危疑無有二心功固未可久
也而奉聖夫人之號不時賞賚之渥豈二
疏稿　一
百餘年乳保之所有乎客氏得此負且乘
致寇至之悔尚猶戀戀內庭不即求去而
聖主亦念其疇昔濡恩不能割焉恐驕蹇之念
易滋而凌逼之嫌亦易生漸至安身無處
粃觸可憐未可知也而
聖主所以賞功之情至是反窮矣所謂裁溢分
之情者此也臣又讀坤之初六履霜堅氷
至而知聖人之所以防漸也夫坤有含弘
光大之德必乾有雲行雨施之功否則山

澤之氣稍陽而沴戾之形遂起何以成地
天之泰而致品物之亨今
母后好逑既遂鍾鼓乃和適來雷雨滿盈風日
清朗可為得
賢淑之徵矣而何敢于觸諱建言諸臣公疏單
疏必欲究造言之根而何以拿孫二宋八
等數人不見直窮到底倘孫宋自分一死
多方離間捏而又捏誣而又誣令
聖衷潛移而不覺
疏稿
二
聖母亦自疑而不安即寸對此奴何足蔽罪而
聖主所以正家之德至是稍虧所謂杜漸生之
間者此也云云伏候
上裁 奉
聖旨游士任頒勅辭朝何暇條議宮庭屢奉
明旨募兵責任重大還着一意籌邊速圖報
命該部知道
天啟元年七月初四日上

山西道御史畢佐周一本為中宮抗
旨匿跡神奸大膽網漏伏懇
聖明念天分難犯大惡難縱
嚴勅該監的查正犯務期必獲以懲橫璫以昭
法紀事項內官楊正朝侯長子串通孫二宋八
等皷奸煽禍傾陷
中宮臣恨奸璫之構害憤巨璫之偈謀具疏糾
叅希正典刑奉
聖旨楊正朝等法司一併究擬欽此臣以為內
疏稿
一
宮之出入
宮掖非若外犯之可容展轉支吾一提當即
到案乃靜聽三月茫無結局昨見刑部謹
遵
明旨一疏奉
聖旨本內原供內犯該監查無楊正朝仍嚴提
侯長子據實供招毋令詭供姓名致稽問
結欽此臣捧誦見
皇上燭奸之神不能不駭愕于權璫之支吾閃

變也夫正朝之隸尚衣監與侯長子之管
事安樂堂正朝之矯稱
娘娘懿旨與侯長子之穿蟒衣坐迎賓館原招
一一俱在以聳觀動聽之巨惡一旦化為
烏有正朝之大膽轉換真神出鬼沒彼為
正朝更名變姓藏頭換面者亦大可驚詫
矣臣見楊正朝之條有條無因應侯長子
之可真可假無何而長子果以假辨矣時
日既久賄賂悉通囑托既通情節皆變彼
疏稿
二
法司方據孫二為的証孰知孫二死賊初
何顧恤銀錢到手緇黃任口何錦衣供吐
之詞不可改耶
明旨日毋令詭供姓名致稽問結真洞見奸監
之肺肝矣猶恨司官呂封畏首畏尾㑹
升卸担當長子到案不會三法司庭訊具
偽俾迅雷不及掩耳致巨奸日久計熟展
轉支吾莫決今且提郎三倪三矣移手本
討高魁矣臣慮高魁之伏為楊正朝也然

則此一大獄遂置不結乎抑止就孫二宋
八等姑結案乎內臣衣蟒騎馬見內官之
有職掌有名號此內官而有職掌有名號
內官中誰不人人識面別即內官用籍中亦
誰一不一一分辨
皇上第再
嚴勅內監日中官傾陷正宮罪與指斥
乘輿謀危
社稷同該監的查正犯必獲無縱如仍前朦朧
疏稿
三
黨匿連坐無赦彼該監即有心黨護豈不
仰畏
嚴旨耶抑臣由是而知御內官之益宜有法也
彼目不解詩書之義口不道忠信之言利
苟可邀罔恤
國家之名法權苟可恃莫雇朝廷之体統往不
具論即
陛下臨御以來壞法亂紀者未易枚舉如
陵監之敲單卒以挾賞如庫監之匿鎖鑰

以縱盗如司禮監之選淨身而受賄如司
禮監之通番而禍
國如織造監之參縣官以快私索如門監之擊
豸冠以辱憲臣如醉監之詈閣臣以傷相
体種種不法皆
皇上之耳而目之者
皇上尚謂此輩之盡可親盡可憑依乎云云惟
皇上參為燭照急為
裁制謹題請
旨

疏稿　四